

約翰·佛克塞

福克斯的 殉道者之書



New Covenant Publications International Ltd: Chinese

版权所有©2020年。新约国际出版物协会。

保留所有权利。未经作者明确的书面许可，不得以任何形式或手段复制或传播本书的任何部分，但批评文章和评论中体现的简短引文除外。请将所有相关的问题提交给出版商。

保留所有权利。未经出版商书面许可，不得以任何形式或通过任何手段，包括影印、录音或通过信息存储和检索系统，复制或传播本书的任何部分--但评论员可以在杂志或报纸上刊登的评论中引用简短的段落--除外。

ISBN: 359-2-85933-609-1

ISBN: 359-2-85933-609-1

出版资料中的编目

编辑和设计者: 新约国际出版物协会

在英国印刷。

2020年5月26日第一次印刷

出版者：新约出版社 新约国际出版集团

New Covenant Publications International Ltd.,
Kemp House, 160 City Road, London, EC1V 2NX

访问网站: www.newcovenant.co.uk

福克斯的 殉道者之书



约翰-福克斯 (JOHN FOXE)

如果我们必须死，就别像那些猪
被逼困在阴暗的角落里
任由疯狂的饿狗包围，狂吠
高声嘲笑着我们这些可怜虫
如果我们必须死——哦，那就让我们死得高贵
使我们珍贵的鲜血不会白白
抛洒。那样，即使是我们所蔑视的怪兽
也不得不低头向我们致意
啊，同胞们！斗争是唯一的出路
势单力薄也要英勇无畏
以一当百，一剑封喉
即便半只脚已踏进坟墓，那又如何？
让那些阴险，卑鄙的恶狗来吧
斗争斗争！哪怕穷途末路，奄奄一息。

如果我们必须死, 1919

克劳德·麦凯

此頁面故意為空白

New Covenant Publications



International Inc.

改革的书籍，转化的头脑

Alt-Heerdt 104, 40549 Düsseldorf, Germany

Tel : +49 211 399 435 234

Email: newcovenantpublicationsintl@gmail.com

鸣谢

此书献给上帝

前言

新约出版物国际重新连接读者与神圣的计划结合天地和加强爱的法律的永久性。标志，约柜代表基督耶 耶稣 和他的子民之间的亲密关系和神的律法的核心地位。[31 耶和華說：“看啊，時候將到，我要與以色列家和猶大家另立新約；雖然我是他們的丈夫，他們卻違背了我的約。這是耶和華說的。” 33 耶和華說：“那些日子以後，我將與以色列家立這樣的約，我要把我的律法放在他們腦中，寫在他們心上。我要做他們的上帝，他們要做我的子民。]的确，新约证明了一种救赎，是由不减的纷争和被血所封印的诞生。

无数个世纪以来，许多人忍受着痛苦和难以理解的压迫，企图抹杀真相。特别是在黑暗时代，这个光明被人类传统和普遍的无知所困扰和模糊，因为世界上的居民鄙视智慧，违背了盟约。与日益增多的罪恶达成妥协的祸害引起了这样一种肆无忌惮的堕落和恶魔般的不人道的祸害，许多生命被不公正地牺牲，拒绝放弃良心自由。然而，失去的知识被恢复，特别是在宗教改革期间。

16 世纪的改革时代引发了一个真相，根本变化和随之而来的动荡的时刻，反宗教改革反映了这一点。然而，通过这本书，人们从改革者和其他勇敢的先驱者的角度重新从他们的叙述中，人们可以理解 拉文纳 的战斗，这种惊人的抵抗和超自然干预的背后原因。

我们的座右铭：“改革的书籍，转化的头脑”，突出了独特的文学流派，在一个关键的时代及其影响组成。它也引起了个人改革，重生和转型的紧迫性。由于古腾堡出版社，再加上翻译机构，传播改革信仰的原则，大约 500 年前，数字化的新闻和网络媒体将在这最后一次以某种语言传达真理之光。

目录

目录	3
第 1 章：第一篇 早期基督徒所受的迫害	5
第 2 章：第二篇 次大逼迫	11
第 3 章：波斯基督徒遭受的迫害	28
第 4 章：教皇的迫害	39
第 5 章：宗教裁判所的记述。	58
第 6 章：—在教皇统治下意大利遭受的迫害 (Italy)	87
第 7 章：宗教改革的晨星 威克立夫约翰 (Wycliffe)	143
第 8 章：胡司约翰长老的殉道史 (Bohemia)	161
第 9 章：马丁·路德的故事 略述其生活和教训 (Luther)	204
第 10 章：德国的普遍迫害	230
第 11 章：荷兰的迫害情况	237
第 12 章：上帝的真仆人和殉道者威廉 (William Tyndale)	243
第 13 章：约翰·加尔文 (John Calvin) 的生平	266
第 14 章：大不列颠和爱尔兰的迫害记述	271
第 15 章 - 火药阴谋 (1605 年)	307
第 16 章：苏格兰的殉道者 (Scotland)	314
第 17 章：玛丽女王统治时期英格兰的迫害	330
第 18 章：新教在爱尔兰的兴起和发展及 1641 年的大屠杀	426

第 19 章：关于约翰-班扬生活的文章 (John Bunyan).....	444
第 20 章：关于约翰-卫斯理生活的文章 (John Wesley)	447
第 21 章：福克斯的生活和迫害 (John Foxe)	453
第 22 章：年法嚙大革命及其迫害 (1789)	456
第 23 章：1814-1820 年法国新教徒在法国遭受的迫害	490
原版后记	509

第 1 章：第一篇 早期基督徒所受的迫害

在新约马太福音书里，我们救主基督听见门徒中西门彼得第一个公开承认耶稣是神的儿子，知道这是神的作为，就称彼得（暗示他名的意思）是一块活石。他要把他的教会建立在磐石上，阴间的门不能胜过她。这句话有三个要点：第一，基督要在地上建立一个教会；第二，这教会要受世界以及阴间一切权势的强烈攻击；第三，不论魔鬼如何凶残恶毒，这教会终必存在。

今天，我们看到基督的预言已经奇妙地被证实了，因为教会从起初到现在的整个经历都在证实这个预言。首先，基督已经建立了教会，这个事实不必再赘叙。其次，历代的亲王、皇帝、君主、地方长官、世上的统治者以及臣民都公开或私底下竭尽全力抵档教会！第三，尽管如此，教会已胜过所有的打击，并且忍耐到底，持守着所交付她的真道。更令人惊异的是：第一，神在教会中奇妙的工作，显出了他的荣耀。第二，教会的不断往前，累积了更多的知识和经验，更足以坚立基督徒的信心。

基督起初传道，带来了福音。照理说，有谁能比懂得神律法的法利赛人和文士更可能认识他、接受他呢？但是事实上，又有谁比他们更厉害地迫害、弃绝他呢？结果如何呢？他们拒绝基督作王，而揀选该撒作他们的王，最后却被该撒灭亡了。

神的震怒和审判

然而神的震怒和处罚临到罗马人也不轻。该撒提庇留接到本丢彼拉多的信，晓得了基督所作的事和他的神迹、复活和升天，以及他如何被许多人接受为神；该撒本人也因此受感动而相信了，并且要罗马元老院也尊基督为神。但元老院不同意，他们拒绝了基督，因为这与罗马的法律相违背，理由是它还未经过元老院同意与受封，就自称为神。所以，自负的元老院受到惩罚（因为他们满足于君王的统治，不愿接受慈爱、荣耀的王——神的儿子作他们的

王)，陷入他们自掘之不义陷阱中，自食其果。他们既然拒绝基督，宁愿要君王，神就激动他们自己的君王来反对他们。结果元老院的议员几乎全遭毁灭，整个城市经历了极大、极可怕的痛苦，几长达三百年之久。

圣史蒂芬

圣司提反依次受难。他的死因是他以忠实的方式向背叛和谋杀基督的人宣讲福音。他的敌人愤怒到了疯狂的地步，将他赶出城外，用石头将他砸死。一般认为，他受难的时期是主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之后的逾越节，直到第二年春天主升天。

结果，所有自称相信基督是弥赛亚或先知的人都受到了大迫害。圣路加立刻告诉我们，"从那一天开始，有大逼迫临到耶路撒冷的教会。除了使徒以外，他们都分散到犹太和撒马利亚地区"。在"因司提反而起的逼迫"中，约有两千名基督徒与七位执事之一尼卡诺尔一同殉道。

詹姆斯大帝

根据《使徒行传》中圣路加福音的记载，下一位殉道者是西庇太的儿子雅各，他是约翰的哥哥，也是我们主耶稣的亲戚。他的母亲莎乐美是圣母玛利亚的表亲。司提反死后十年，第二次殉道才发生。希律~亚基帕(HerodAgrippa)刚被任命为犹太总督，为了讨好他们，就对基督徒发起了猛烈的迫害。他决定把矛头对准基督徒的领袖，给他们以有效的打击。我们不能忽视一位著名的原始作家克莱门斯亚历山大里努斯(ClemensAlexandrinus)给我们的描述。他提到，当雅各被送往殉难之地时，他的控告者因使徒非凡的勇气和胆量而悔悟。他跪倒在他脚前请求赦免，自称是基督徒，并决心不让雅各独自接受殉道的桂冠。因此，他们两人同时被斩首。就这样，第一位使徒殉道者愉快而坚决地接受了那杯他曾告诉我们的救

世主他愿意喝的酒。提门和巴门那差不多同时殉道；一个在腓立比，一个在马其顿。这些事件发生在公元 44 年。

菲利普

腓力出生在加利利的伯赛大，最初被称为"门徒"。他在上亚细亚辛勤劳作，在弗里吉亚的赫利奥波利斯殉道。他被鞭打，投入监狱，之后被钉在十字架上，公元 54 年。

马太

他生于拿撒勒，职业是收税员。他用希伯来文写了福音书，后来被小雅各翻译成希腊文。他的工作地点是帕提亚和埃塞俄比亚，他在埃塞俄比亚殉道。公元 60 年，他在纳达巴城被戟（或斧头）杀死。

小雅各

据推测，他是主耶稣的兄弟，与约瑟的前妻所生。这一点很值得怀疑，而且太符合天主教的迷信，即除了我们的救世主之外，马利亚从未有过其他子女。他被选为耶路撒冷教会的主席，是圣典中归于雅各的书信的作者。九十四岁时，他被犹太人殴打，并被用石头砸死。最后，他们用一根木棒敲出了他的脑浆。

马蒂亚斯

与其他大多数门徒相比，人们对马提亚的了解较少。他被选为填补背叛者加略人犹大的空缺。他在耶路撒冷被乱石砸死，然后被斩首。

安德鲁

安德烈是彼得的兄弟。他向亚洲许多国家传讲福音，但在抵达埃德萨时，他被抓获、逮捕，并被钉在十字架上。十字架的两端横向固定在地面上。因此，人们就有了圣安德鲁十字架这个称谓：圣安德鲁十字架。

圣马克

马可出生于利未支派的犹太人家庭。他曾担任彼得的抄写员（或写作助手），并在彼得的监督下用希腊文写下了福音书。马可在祭祀偶像塞拉皮斯（Serapis）的盛大仪式上被亚历山大的人拖成碎片。在他们无情的双手下，他的生命被缩短了。

彼得

在许多其他圣徒中，有福的使徒彼得被判处死刑，并被钉在十字架上，正如一些人所写的那样，是在罗马。然而，另一些人却对此表示怀疑，他们的怀疑不无道理。赫格西普斯说，尼禄想把彼得处死；当人们意识到这一点时，就千方百计地恳求彼得逃出罗马城。在他们的苦苦哀求下，彼得终于被说服了，准备躲避攻击。但到了城门口，他看见主耶稣来迎接他，他向主耶稣下拜，说："主啊，你往哪里去？"主回答说："我再来要钉十字架。"彼得因此明白了自己的苦难，就回到城里[面对自己的殉难]。杰罗姆说，他被钉在十字架上，头朝下，脚朝上。他之所以要求这样做，是因为他说自己不配以与主耶稣相同的形式和方式被钉在十字架上。

保罗

之前被称为扫罗的使徒保罗，在为传播基督的福音付出了巨大的艰辛和难以言表的努力之后，也在尼禄统治下的第一次迫害中受难。阿庇迪亚斯宣称，在保罗被处死后，尼禄派了两个尊贵的贵族，费雷加和帕特米乌斯，去传达保罗的死讯。他们到达时，看到保罗正在教

导百姓。他们希望保罗为他们祈祷，使他们能够相信；保罗告诉他们，不久之后，他们就会相信，并在他的坟墓前接受洗礼。祷告之后，他把自己的脖子交给了刀剑。

犹达

犹大是雅各的兄弟，通常被称为撒督。公元 72 年，他在埃德萨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巴尔多禄茂

巴塞洛缪在多个国家布道，并将《马太福音》翻译成印度语。他在印度传播了《马太福音》。然而，他最终被急不可耐的偶像崇拜者残酷殴打，然后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托马斯

托马斯名叫狄迪莫斯，在帕提亚和印度传讲福音。他激起了异教祭司的愤怒，最终殉道。他们用长矛刺穿了他。

路加

福音书的作者，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福音书的作者。他与保罗一起游历了多个国家。据说他被希腊崇拜偶像的祭司吊死在一棵橄榄树上。

西蒙

西门姓泽洛特斯，在毛里塔尼亚、非洲甚至不列颠传扬福音，公元 74 年，他在不列颠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约翰

这位"蒙爱的门徒"是大雅各的兄弟。他创建了士每拿、别迦摩、撒狄、非拉铁非、老底嘉和梯雅推喇教会。他奉命从以弗所被派往罗马。据说他被扔进沸腾的油锅里。他奇迹般地

逃脱了，没有受伤。多米提安后来将他放逐到拔摩岛上，他在那里写下了《启示录》。多米提安的继任者涅尔瓦将他召回。他是唯一逃脱暴死的使徒。

巴拿巴

巴拿巴原籍塞浦路斯，但他是犹太人后裔，他的死据说发生在公元 73 年左右。尽管遭受了这些持续不断的迫害和可怕的惩罚，教会却与日俱增，深深扎根于使徒、传道人、牧师的教义之中，并用圣徒的鲜血浇灌。



第 2 章：第二篇 次大逼迫

现在我们要讲述三百年之中罗马人对早期教会基督徒的迫害。说到这成千上万，没有罪却被折磨至死的基督徒所受的残酷刑罚真令人难以相信。然而刑罚的花样虽多，殉道者却只有一个态度——坚贞不屈。或者我们应该说是主的能力覆庇他的圣徒，使他们能坚强地忍受各种残酷的折磨以及非人的刑罚。正如耶柔米所说：“只有正月初一不杀人，天天都有殉道者的记载，全年累积达五千人之众！”

“他们为什么受逼迫？”

罗马君王迫害基督徒的主要原因，是恐惧和仇恨。

第一、恐惧。因为罗马君王和元老院的盲目无知，不晓得基督国度属天的性质，害怕他们的帝国会被颠覆。所以，他们想尽方法来折磨、杀害基督徒，想要完全消灭基督徒这名称和人们对他们的记忆。

第二、仇恨。一面因为这个世界的本质就是仇恨、恶待神的子民；另一方面，因为基督徒的生命和信仰与他们相反。基督徒是单单事奉又真又活的神，厌恶他们的假神，反对他们拜偶像，多次制止了撒但藉偶像所显的能力；因此，这个世界的王——撒但——激动罗马君王和盲目拜偶像的人仇视、迫害基督徒。无论是罗马城里或其所属的省内发生了什么灾祸，例如饥荒、瘟疫、地震、打仗、异常的事情或气候反常，以及其他他们认为不吉祥的事情时，他们都归罪于基督徒。

撒但的暴君并不满足于单单处死基督徒、剥夺他们的生命而已，死刑的种类花样百出，令人毛骨悚然；凡是对人体刑罚的方法，不论多么残酷，都用来施加于基督徒身上——鞭子抽打、挖出心肺、把人活活撕裂、用石头打死、用火烧红的熨板烫、深地牢、分尸、在狱中

勒死、喂野兽、上烤架、绞刑、野牛触死等等。处死之后，还将尸体堆起来，放狗看守、不准埋葬，任何人求情都不许领取尸体去安葬。

虽然迫害和酷刑连续不断，但是教会的人数却与日俱增，信徒们扎根于使徒的教训，并领受了圣徒鲜血的浇灌。

第一次大逼迫

十次大逼迫中的第一次是在主后六十四年，是由尼罗王发动的。暴君尼罗疯狂地迫害基督徒，据犹西别记叙：“人们在各城里看到横尸遍地，其中有老人也有少年人，也有裸露的女人尸体，丝毫不尊重女性。许多基督徒看到尼罗的丑恶、可憎以及令人不堪忍受的残暴，就认为他是敌基督的。”

彼得、保罗的殉道

在这次迫害中，蒙福的圣徒里还有使徒彼得。黑杰西泼斯说，尼罗寻找口实想要处死彼得，百姓知道了就去恳求彼得逃离罗马。因着他们的再三劝阻，彼得终于同意避开。当他走到城门口时，看见主迎面而来，他就向主敬拜，又问：“主阿，祢往那里去？”主回答说：“我要再去钉十字架。”因此，彼得明白了他必须受难，于是返回罗马城从容殉道。据耶柔米记述，彼得要求倒钉十字架——头朝下，脚朝上，因他说他不配和主同样地被钉十字架。结果他被倒钉十字架殉道。

原先称扫罗的使徒保罗，在受到极大的痛楚和难以形容的劳苦，并广传了福音之后，也在尼罗的第一次大逼迫中殉道。据爱勃顿斯所说，保罗被判死刑后，尼罗派两个随从弗雷加和派替米斯去向保罗宣判死刑。两人到了保罗那里，他正在教导百姓，他们两人就要求保罗为他们祷告使他们信主；保罗便告诉他们说不久以后他们自会信主，并且将在保罗的墓旁受

浸。说完这话，保罗就被兵丁带到城外的死刑场，他作完了祷告，就把自己的颈项放在斩刀上。

第一次大逼迫过去后，维斯佩基安王让可怜的基督徒稍有安宁。他的统治结束后不久，第二次大逼迫就开始了，是提多的兄弟杜米仙所发动的；本来他是个温柔容让的人，后来因为无法克制的骄傲，犯下了滔天罪行，他自称为神，用金银作自己的像放在京城里，命令百姓敬拜，并在首都各处设摆他的金像和银像。

约翰的流放与获释

在这次大逼迫中，使徒约翰（传福音者）被杜米仙王放逐至拔摩海岛。当杜米仙王被人刺杀之后，他的法令被元老院废除了，约翰因而获释，此时他年约九十七岁，他去以弗所并住在那里直到图雷真王兴起。在以弗所，约翰管理亚细亚各教会的工作；并且写了约翰福音。他在主受难后六十八年离世，那时他大约一百岁。

牧养教会

亚历山大市的革利免曾对约翰的生平作了一些补充，特别提到他对善事的热爱和忠诚。他说：“约翰从拔摩海岛回到以弗所，邻近的许多地方要他去帮助。他就到某城去安慰弟兄们，发现其中有一位青年弟兄体格强壮、容貌俊美、心里火熟。于是约翰非常严肃地对新上任的主教说：“我在基督和教会面前，郑重地把这位青年交托给你。”

主教按约翰的吩咐接受了这位青年，并答应尽心培养他，约翰又一次叮咛主教后才回以弗所去。主教接受了约翰的托付，把这位年青人带回家，照料他，培养他，最后为他施浸。但后来主教逐渐放松对那个青年的看顾和照管，以为自己已经给他最好的保护，他身上已经盖有主的印记了。

“这个青年人得着自由后，又和他昔日的旧友交往，他们都是一伙懒惰、放荡、心硬作恶的人，他们先请他参加奢侈放荡的宴会，又引诱他夜间出去偷窃和抢劫，后来更怂恿他去作更大的恶事、犯更大的罪。他随从了当时的风俗，犯罪愈来愈有经验，越过越有计谋和胆量，就像一匹脱缰的野马，离开了正路，任意妄为，不受约束，很快地陷入邪恶和暴行的深渊中。他完全忘记了从前所接受的救恩，也背弃了所领受的教训，反而在这群强盗和恶贼之中成了首领，犯了许多谋杀重罪，还洋洋自得。

指责主教

“后来约翰又有机会奉差遣去那个地方，又遇见那位主教，就是从前他在基督和会众面前作保，把那个青年人托付给他照料的主教。当约翰向他问及以前所交托他的事时，主教对约翰的话感到困惑，以为约翰曾托他们照管一笔钱，但他实在不记得有这回事，（但他不敢怀疑约翰，也不敢反驳他的话，）所以不知道如何作答。约翰看出他的困惑，就明白地讲：“我指的是那位青年人，我曾把我们弟兄的灵魂交托你保护。”主教听了之后，随即大声哭道：“他死了！”约翰问：“他怎么死的？为什么死的？”主教答道：“他对神死了，因为他已经变成一个作恶自弃的强盗。现在他不来礼拜堂，反倒如那群恶棍、盗贼经常窝聚在山上。”使徒约翰听了，当场就撕裂衣服痛哭，说：“我离开时交付你看护的是一个弟兄的灵魂啊！真是一位好管家！快备马，找人带路。他骑上马随着领路的人，匆匆离开礼拜堂，来到贼山上。山上有守卫的人，约翰并不逃脱也不抵挡，对看守的人讲：“我来此之目的是要见你们的首领，请带我去。”当他见到那个青年人时，那个青年人全副武装，凶恶地瞪着约翰，不久，他认出眼前这位老人是约翰，就满面羞惭慌乱地逃走了。

挽回弟兄

年迈的约翰忘记了自己的年龄，跟在后面紧追不舍，一边喊道：“我儿，你为什么要逃避你的父亲？为什么一个武装的人要逃避一个赤手空拳的人？为什么一个青年人要逃避一个老人呢？可怜我，我的儿阿！不要怕，你还有得救的希望。在基督面前我要为你担代；若是必要，我可以为你代死，正如基督为我们死一样。请相信我，是基督差我来的！”

“那个青年人听见这些话，先是疑惑不解，后来站住不动了，勇气完全消失，终于放下了武器，开始颤抖地痛哭起来，转过身来奔向约翰，拥抱这位老人，放声大哭，重新悔改并受眼泪的洗礼，他羞愧地把右手藏在身后。”

“使徒约翰跪下来祷告，并告诉年青人，救主基督完全赦免他的罪，又吻了这只杀人的右手。（先前他因为羞惭，不敢伸出这只手来，现在因着悔改得洁净了。）约翰带他重返教会，而后一段时期并天天为他禁食祷告，用许多话安慰他，坚定他的信心，终使他成为一个真心悔改、得着新生的佳美见证，也是将来复活时的胜利纪念品。”

第三次大逼迫

当第三次大逼迫的时候，有一位著名的学者蒲林尼第二目睹基督徒惨遭屠杀，怜悯之心油然而生，他写信给图雷真王，作证说：“每天处死成千上万的基督徒中，没有一个是触犯了罗马律法该死的罪。他们被定罪的全部（所谓的）理由，就是因为他们按习惯在规定的日期有清晨聚会，向基督祷告，称他为神，有一种力量把他们联结在一起——他们的目的不是为作恶，相反地——这些基督徒从不偷盗、不奸淫、不说谎、不欺骗人，聚会之后就各自回家了，到了规定的时候又来一起聚会，大家共餐。”

伊格内修的殉道

在这次大迫害中，蒙福的殉道者伊格内修，他是许多著名的神仆之一，曾接替彼得，被任命为安提阿的主教。据说，他奉差遣从叙利亚去罗马时，因为公开承认信仰基督而被喂野兽；也有人说，他途经亚细亚时，虽然受到严紧的看管，还是传讲神的道、劝勉信徒，使所经过之各城的教会得以坚固。他来到士每拿城时，写信给罗马教会，要求他们不要设法救他免于殉道，以至剥夺了他最羡慕和盼望的福分。他说：“现在我开始作主的门徒了，无论是可见的或是不可见的，我都不计较，只要能赢得基督，让火和十字架、让大群野兽来吧！让他们打碎我的骨头、撕裂我的四肢、粉碎我的全人，让撒但一切的恶毒临到我吧！真愿如此，只要我能赢得基督！”最后他被判喂野兽，这正是他迫切想望的。当听见狮子吼叫时他说：“我是一粒基督的麦子，野兽的牙齿来磨碎我，我就好被制成纯洁的面包了。”

当平静温和的安多尼诺斯·皮阿斯死后，他儿子马卡斯·奥里欧斯在主后一百六十一年接任为王。他是一个极严厉的人，虽然学过哲学，在百姓和官员中享有声誉，但是他对基督徒既严厉又凶狠，他发动了第四次大逼迫。

第四次大逼迫

在马卡斯的时代，有大批人公开表示信仰基督，因而受到许多折磨和酷刑，其中有波雷卡，他是士每拿令人尊敬的主教。他的殉道应当载入史册，据犹西别宣称，在波雷卡殉道后，士每拿教会中有人写了一封可靠的书信给全世界的弟兄们。

“愿主的旨意成就！”

信中说：“在波雷卡被捕前三天，晚上他祷告的时候睡着了，梦见他枕着的枕头烧着并很快地烧完了，醒来后，他把这个异象告诉了同伴，并预言说他自己要为基督被活活地烧死。

当追捕他的人临近时，爱主的弟兄们把他藏在另一个村庄里，追捕者跟踪他，在附近抓去两个男孩，鞭打拷问其中的一个，因而知道了波雷卡的藏身之处。他们找到波雷卡的时候已经夜深，那时他睡在房顶的阁楼里，如果他要逃走，还可以逃到隔壁的房子里，但他不愿再逃走，只说了一句话：“愿意主的旨意成就。”

“听见追捕者来到，他就从楼上下来，高高兴兴，脸色和善地对他们讲话，他们为眼前所发生的事惊愕不已，事实上他们从未见过他，在这种情况下初次见面，才知道他是如何德高望重，态度安祥。他们不知道自己到底在做什么？为何要如此迫切地抓这样一位老人呢？波雷卡立刻摆上一桌菜招待他们，热情地劝他们吃点东西，又请求他们让他安静祷告一个小时，获准后他就进去祷告，听见他祷告的人都惊奇他如此满有神的恩典，许多人都感到惋惜，这样一位令人尊敬又虔诚的老人竟然就要被处死了。

“他祷告时题到了所有认识的人，不分老少、贫富，都为他们代求，还为世上主的教会代祷。走的时候，追捕者让他骑上驴子进城，途中，他遇见了希律和他父亲挪士梯，父子两人请他上车，在车上劝他说：“你就是称该撒为主向他献祭，又有什么害处呢？这样就可以救你自己了。”起初他不作声，后来他们逼他答覆，他才回答说：“我决不照你们劝我的那样去作！”他们知道无法说服他，就用恶言伤他并把他推下车去，虽然因此擦伤了下巴，但他好似丝毫不觉痛楚，反而在看守的押送下喜乐地走进运动场。那时嚷声极大，什么都听不清楚，当波雷卡走进运动场的时候，天上有声音对他说：“波雷卡，要作大丈夫，要刚强。”没有人看见谁对他讲话，但是许多人都听见这声音。他被带进法庭，当人们知道他就是波雷卡时，立即引起一场大骚乱，地方长官问他是否就是波雷卡时，他回答说：“是。”长官要他否认基督，对他说：“想想你自己，要怜惜自己的高龄。”又用许多陈词滥调劝说再三——“你要凭该撒的命运起誓”，“要悔改”，“打倒无神论者”。

波雷卡庄严地看看运动场里的全体百姓，向他们挥挥手，并定睛望天，长叹一声说：“除掉无神论者。”

长官催促说：“你起誓辱骂基督，我就立刻释放你。”

波雷卡回答：“我已经事奉他八十六年了，他从未亏待过我一次，我怎能亵渎那曾经救赎过我的救主呢？”

长官又逼说：“你要凭该撒的命运起誓。”

波雷卡答：“要我起誓是白费劲，你不了解我的真性情，我坦诚地宣告——我是一个基督徒——如果你要明白基督徒的教导，请给我一天时间，你们都可以听到。”

长官接着说：“我已经预备好野兽，你若不悔改，我就把你喂野兽。”

波雷卡答：“你放野兽吧，如果要弃善从恶，那么悔改对我们而言是恶行。只有弃恶从善，才是好事。”

长官又说：“你若不悔改，又不怕野兽，我要用火制服你。”

波雷卡答：“你用火来威吓我，它只能烧一个小时，很快就熄灭了。但是对于不信者，将有审判的火和永远的刑罚，这是你所不知道的。为什么还迟延呢？要用火，就请烧吧！”

地方长官差传令官到运动场中央大声宣告三遍：“波雷卡公开承认自己是基督徒。”众人，就是士每拿的犹太人和外邦人愤怒地大叫：“这人就是亚细亚的博士、基督徒的祖宗，是我们诸神的颠覆者，他教人不献祭不敬拜我们的诸神。”他们立刻叫亚细亚的总督菲立普放出狮子来咬死波雷卡，但是遭到拒绝，他说今天的活动已经结束了。但是众人不肯罢休，齐声叫喊：“他应当被活活烧死。”这正因为他祷告时的异象——枕头烧掉了——必须应验。百姓立刻从工场及澡堂搬柴来，惯于作恶的犹太人更是抢先助纣为虐。

以鲜血见证所信的道

他们要把他绑在火刑柱上，他说：“不要绑我，那位赐力量让我能够耐火的，必坚固我，使我站立得稳，也不要钉钉子钉我，我决不从柱子上滑下来。”他们就把他捆在火刑柱上，

没有钉钉子，他祷告说：“哦，父阿，我感谢你，你竟使我配列在殉道者的行列之中。”

他刚说完阿们，官长就点起火，弓形的火焰像张满了风的帆，又像围墙挡住殉道者的身体，似乎火不是在焚烧一个血肉之身，却像在炉中炼金炼银，我们所闻到的也像是焚烧乳香和贵重香料时所发出的香味。最后，这群恶棍看火烧不掉他的身体，就命令武士用剑刺他，他身上血如泉涌浇灭了熊熊大火。怀恨的仇敌对义者的嫉妒、恶毒和仇恨如此之深，甚至不许我们取下他支离破碎的尸体。那些人向挪士梯建议不要把尸体交给基督徒，他们说：“免得人们崇拜那个被钉十字架的波雷卡。”他们的建议也引起犹太人私下的争论，当我们去取下尸体时犹太人还一直盯着我们不放。百夫长知道犹太人的恶毒，就把波雷卡的尸体烧了，我们就取了他的骨灰收藏起来，这比黄金、珠宝更为珍贵。”

法国的殉道者

在这次大逼迫中，当时的法国的里昂、维雅那两城市也有许多荣耀坚贞的殉道者，这些荣耀的见证，对全体基督徒是一台戏，也是在主基督里卓越坚毅的榜样。他们的殉道史都由他们所在的教会阐明了：

暴怒的百姓、巡抚和兵士对维雅那的执事赛脱斯和晚年信主大有能力的马吐路斯大大地迫害。另外还有别迦摩的爱他勒斯也在受迫害的行列中，他是我们教会的支柱。最后他们又迫害白兰蒂娜，基督藉着她指出，人们看为不齿的事，在神面前却有极大的荣耀，因为这

是真正竭力爱护他的名，不是夸大虚浮的言词。我们都为白兰蒂娜担心，她肉身的主母也惟恐她会因体弱而不能作美好的见证——这位主母先白兰蒂娜被列在殉道者行列中——然而白兰蒂娜是如此坚强地忍受着，他们从早到晚整天折磨她，打手们都筋疲力尽，也用尽了各种刑具；但是他们惊奇地看到她遍体鳞伤，皮肉撕裂，却仍在呼吸。这位蒙福的女人在自我表白时又恢复了活力，令人一眼就看出，她一切的痛苦都消失了，她坚持地说：“我是基督徒，在我们中间并无恶行。”

赛脱斯忍受了人所无法忍受的野蛮侮辱，那恶者企图逼迫他诽谤福音，但是不论时间多久长、痛苦多剧烈，他始终坚忍地抵挡。他不讲自己的名字、国籍、民族、身份，也不讲他是奴隶还是自由人，对于每个问题他只回答：“我是基督徒。”这是他对所有问题最坚定的答覆。

这些忠心的圣徒被带走时都是踏着轻松的步伐，容貌因恩典而荣耀发光。他们的锁链就是最美丽的装饰，他们就像是穿戴华丽的新妇，呼吸着基督的芳香。他们被各式各样的酷刑折磨至死，但是，这些苦难好似各种香料与花朵，让他们编织成一个花冠，奉献给父神。

马吐路斯、赛脱斯、白兰蒂娜和爱他勒斯都是被送往圆形剧场喂野兽，以供外邦人观赏。他们忍受了疯狂百姓的大声喊叫，也忍受各种暴行，最惨无人道的是坐在烧红的铁椅上，身体被烤焦而发出令人恶心的臭味，却要经过很长一段时间才死去。

尊贵的妇人

白兰蒂娜被悬挂在柱子上给野兽噬吃，在这令人难以忍受的痛苦中她仍然热切地祷告，这情景鼓舞了她的斗士同伴，透过这位可敬的姊妹，信徒们仿佛可见为他们被钉十字架的主。由于没有一只野兽咬到她，于是暴徒们又把她放下，关入狱中。她看起来似乎是衰弱、受尽

羞辱的，但是却披戴了基督——有能力、永不倒下的战士——因而，历经各样争战后，她成了战胜仇敌的得胜者，并戴上了不朽的冠冕。

爱他勒斯是我们中间享有美名的人，民众也竭力要求处死他。他喜乐、肃穆地向前走去——是一个老练、装备齐全、随时都能为真理作见证的基督徒。人们在他胸前挂着一个牌子，上面写着：“这个爱他勒斯是基督徒”，然后带他到圆形剧场绕一圈。这时，百姓的忿怒爆发了，要求立即处死他。但巡抚知道他是罗马人，就命令再把他关入监中，允许他和其余罗马籍人为罗马公民的特权辩护。一面写信给皇上，等候该撒下令。该撒命令，凡坚信基督者必要处死，唯罗马公民有权要求以斩首处死，其他民族则一律喂野兽。

由于圣徒们美好的见证，在那些原先已放弃信仰者中间，救赎主也被尊为大了。于是他们就受隔离审问，并立刻被解雇，他们的表白使外邦人十分惊奇，也把他们列入殉道者的行列中。

蒙福的白兰蒂娜是最后一个受刑的，她像宽宏的母亲在教导孩子一样，把他们一位一位荣耀地呈交在天上君王的面前，看见他们都受了当受的苦难，她自己也迫不及待地满带着得胜和喜乐去殉道，她好像应邀赴婚宴，而不像去喂野兽。她遭到鞭打、野兽的撕裂、坐烧红的铁椅、装入网中被公牛触撞抛来抛去；但她没有被疼痛所折服，因为她满有盼望，深信所望之事必成为眼见，她在与基督活的交通中殉道了。

教会珍宝

基督最坚贞最勇敢的殉道者首推圣劳伦斯，他的话语著作在基督徒的心中像繁茂的月桂树永远新鲜长青。他的心渴慕生命的活水，盼望能经过痛苦死亡的窄门而得着它。当他看到守护他的牧者罗马主教塞斯德像无罪的羔羊被牵到凶恶的暴君那里去处死时，他勇敢地大声呼喊：“哦，亲爱的父亲阿！你去那里能没有你的爱子同去吗？我身上有什么罪触犯了你的

父权呢？你是不是看出我里面有邪恶？亲爱的父亲，请试验我是不是你拣选的忠心仆人？你否认他有分于你的血迹吗？”劳伦斯含着泪讲这些话，不是因为害怕他的牧人受苦，乃是惟恐不能与他同受苦而失去他向来渴慕的死亡之坏。

塞斯德回答：“儿阿！我不会丢弃你，我知道有更利害的争战在等着你，我已经是一个身体衰弱的老人，因此这路程越跑越轻松，死亡对我算不得什么，然而你还年轻健壮，你会更坚强、更荣耀，你会战胜这个暴君，你的时间近了，停止哭泣和悲伤吧，三天以后你将要跟着我。为什么你要羡慕与我一同殉难呢？我已经将我全部的遗产传给你了。”

当我们走近劳伦斯殉道的大火旁时，冰冷的心就会温暖起来。凶残的暴君知道他不仅是负责圣餐的牧师，也是分发教会钱财的人，就想牺牲他的生命而一举两得。首先，暴君在穷苦的基督徒身上搜括钱财，然后用暴虐的火叉反覆搅乱，以使他们的信仰如蜡熔化。当这个贪婪的狼面带狂怒和残暴，命令劳伦斯交出教会的财产时，劳伦斯请求三天的期限，答应他三天后一定宣告教会的财产在那里，然后他召集了大批穷苦的基督徒。三天后，迫害者又来逼他讲出教会的财产在何处，勇敢的劳伦斯将两臂伸向穷困的基督徒说：“他们就是教会的财宝。这是真财宝，因为基督的信心在他们里面作王，基督在他们里面找到了居所。基督按着他的应许住在他们里面了，有什么珍宝比这些人更宝贵呢？因为圣经上说：“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作客旅，你们留我住。”又说：“你们既作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作在我身上了。”我们的主基督拥有的财宝，有什么能比这些穷信徒更宝贵呢？主乐意在他们身上彰显他的荣美！

暴君黔驴技穷了，哦，有什么语言能表达出暴君心中的怒气和疯狂！他蹬脚、瞪眼、暴跳；他双目如火，口如野猪吐出泡沫，牙如地狱的看门狗一样，龇牙咧嘴，他完全失去了理智，简直像一头怒吼的狮子。

他吼叫道：“点火，不要省柴，这个恶棍竟敢愚弄皇上？除掉他！除掉他！用鞭子抽他，用棍打他，用拳头和棍子打他的头！这个叛逆者竟敢嘲笑皇上？用火钳夹他，用烧红的铁板夹他的腰，要用最粗的铁链、火叉和铁床放在火上烧，捆住这个反叛者的手足，把烧红的铁床给他睡、烤他、炙他、抛他，把他翻转。掌刑者阿！你们要竭力尽责，好出出我的怒气。”

话刚讲完，一切的暴刑都执行了。当他受尽了种种酷刑之后，这温柔的羔羊躺在那里，他并不像睡在烧红的铁床上，而是安卧在软床上；神如此精炼他的殉道者，如此奇妙地掌握火焰，使劳伦斯似乎不是躺在铁床上忍受火烧的痛苦，却是在；软床上享受甘甜的安息。

英国的殉道者

阿尔本是英国第一个为基督之名殉道的，当时戴克里先和马克西米皇帝发了文告，允许用最严厉的方法迫害基督徒。阿尔本起初是个不信者，有一次一位教会的执事逃避迫害躲进他家里，阿尔本看见他日夜儆醒祷告，深受感动。因着神极大的怜悯，他逐渐接受了执事良好的教导，也效法执事的信心和善行，不再盲目拜偶像，终于成了一个忠心的基督徒。

那位执事与他同住了一段时期后，有人向暴君告密，说他可能住在阿尔本家中或其附近。皇帝立即派兵丁去调查此事，在兵丁还未到时，阿尔本穿上了执事的衣服，顶替了执事，而后被捆送到法官那里。

为弟兄舍命

蒙福的阿尔本立即被送至法官的面前，当时法官正在祭坛上向鬼献祭，当他看见被绑来的人竟是阿尔本时，不禁勃然大怒，因为他竟敢将他窝藏的客人安全放走，又把自己交在兵丁手中作阶下囚，自愿来送死。法官下令把阿尔本带到自己所拜的偶像前，说道：“你竟敢

窝藏并送走一个反叛者，不将他交给长官，他藐视我们的诸神当受亵渎神的刑罚；即使你只有一点点背叛我们所敬拜的神，也要和他受同样的刑罚。”但可称颂的阿尔本自称是基督徒，这是对迫害者的反抗，一点也不怕皇上的种种威胁，而以属灵的武装公开宣告他决不顺从法官的命令。

法官问：“你的祖先是谁？”阿尔本答：“我的祖先与你有什么关系呢？如果你要听我讲信仰的真理，我告诉你，我是基督徒，并且致力服事于那位呼召我的。”法官又说：“告诉我你的名字，不得迟延。”他回答：“我的父母叫我阿尔本，我敬拜创造天地万物、又真又活的神。”法官大怒道：“如果你要享长寿之福，就要献祭给我们大能的诸神（人手所造的）。”阿尔本回答：“你们是向鬼献祭，它们既不能帮助祈求的人，也不能应允他们的祈求。”法官听了怒不可遏，命令掌刑者鞭打这位神的圣徒，阿尔本深知话语的争辩不能胜过逼迫，他为主忍受了残酷的鞭打而得胜了。法官见鞭打无效，引诱也无法使他放弃基督徒的信仰，终于将他斩首。

其他地区的殉道者

除英国外，在其他国家，迫害也极端疯狂。

残酷的伽勒利皇帝和大臣阿克列比德入侵安提阿城，要用武力迫使全城的基督徒都放弃纯净的信仰。当时基督徒正在聚会，有一位叫罗马纳的信徒匆匆赶来报信说：“狼已近了，要吞吃基督的羊群。但弟兄阿！不要惧怕，不要因这迫近的危险而心乱。”神藉罗马纳的话显出他奇妙的恩典，合城的男女老幼都同心合意，就算是流血牺牲，也要坚持基督徒的信仰。

豺狼与羊羔

大臣闻知武装兵丁之所以不能战胜用信心武装起来的大批基督徒，是因着罗马纳有能力地鼓励他们，使他们绝不爱惜自己的性命，并渴望为基督的名荣耀地殉道。大臣说：“把反

叛者找出来，他可以代表他们来回答我。”罗马纳像一只羊被绑送至屠宰场，他来到皇帝面前，皇帝满面怒容地看着他说：“什么，你就是煽动叛乱的首领吗？是你鼓动要使这许多人丧生吗？我凭着我的诸神起誓，你一定要被剑刺死，既然你鼓动同伴叛乱，你必为此受皮肉的痛苦。”

罗马纳回答：“皇上，你的宣判我乐意接受，我也不会拒绝为弟兄舍命。你们可以用你们所发明的各种酷刑来对付我，但是基督徒聚集之处要拒绝你的兵丁，因为他们不容许拜偶像和拜鬼魔者进入神的圣所，玷污忠心祷告者之地。”

大臣听见他如此刚强的答覆，怒火中烧，命令将他捆绑并剖腹挖出五脏。掌刑者比大臣有怜悯心，他说：“大臣阁下，不要这样，此人出身高贵，将一个贵族如此低贱的处死是不合法的。”大臣说：“那就把鞭子头包上铅，鞭打他。”鞭打时，罗马纳不流泪、不叹息、不呻吟，他始终唱着诗，还要求他们不要因为他是贵族而优待他。他说：“不是祖先的血，而是基督徒的信仰使我高贵。”殉道者坚定的回答使大臣火上加油，他讲得越多，大臣越疯狂，甚至命令用矛刺殉道者的胸部，直至露出白色肋骨为止。

罗马纳接着传讲永生神和他爱子主耶稣基督，我们只要藉着信，在他的宝血里就能得到生命。大臣命令掌刑者打他的嘴，打落牙齿，这样至少让他的话讲不清楚。又打他的脸，以指甲撕破他的眼皮，用刀划他的面颊，把他的胡须一点一点拔掉，以致于皮肤一块一块的扯落，最后完全毁坏了他的面容，但温柔的殉道者却说：“大臣阿，我感谢你，你为我开了许多嘴，可以用来宣讲我的神和救主基督。看哪，我有这许多创口，我就有了这许多嘴来称颂神。”

大臣惊奇他的非凡坚贞，下令停止上刑，又用烈火威胁这位贵族殉道者，并亵渎神说：“你钉十字架的基督只是昨天的神，而外邦诸神却是最古老的神。”

罗马纳又有一次机会长时间传讲基督的永生、他的人性、基督的死，满足了全人类。讲完，他又说：“大臣阿，找一个七岁的孩子来，这种年龄是没有恶毒及各种罪恶的，你听听他所讲的。”大臣同意了。

勇敢的孩子

大臣从人群里找出一个男孩，领到他面前。罗马纳问他说：“小儿阿，告诉我，你想我们是应该敬拜一位基督和他里面的父神呢，还是应该敬拜诸神？”

小孩回答：“我坚信神是一位，而这位神也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基督是独一无二的，他乃是真神。所以我们儿童不相信有许多神。”

大臣因而惊奇的说：“你这小恶棍、反叛者，你从什么地方、从谁那里学来这种说教？”

小孩答说：“我从母亲的乳汁里学到的，我坚信基督。”他的母亲也被叫了出来，大臣下令把孩子吊起来鞭打，凡有怜悯心的目睹者看到这种酷刑无不流泪，但喜乐的母亲却孤独地站在那里，不流一滴泪水。当那可爱的孩子要求喝一口水时，她还告诫孩子宁可口渴，不要讨水喝，因为伯特利的小孩喝了一口水就忘记了母亲的奶和奶头。她要孩子想想以撒，虽然看见刀、自己也被放在祭坛上，却甘愿把自己的颈项放在他父亲的刀下。此时，命令下来，掌刑者扯下了小孩的头皮和全部头发。母亲哭着说：“我的儿阿！你要忍耐，你立刻就要到主那里去，将有一顶永远荣耀的冠冕要戴在你光秃的头上。”母亲劝孩子，孩子得着了劝勉；母亲鼓励孩子，孩子得着了鼓励，因此能够以微笑来忍受鞭打。

当大臣知道他连这个孩子也无法战胜时，他完全溃败了，就下令把这蒙福的孩子关入恶臭的牢里；又命令对罗马纳重新上刑，并要加倍的折磨，因为他是主犯。

罗马纳又受鞭打，旧创再添新伤，折磨好久，连暴君都厌烦了，终于判他死刑，并对他说：“你活得这么久，感到痛苦吗？你要知道火已经烧旺，不一会就要把你、那孩子和跟从你的反叛者烧成灰烬。罗马纳和孩子被解至刑场，母亲紧紧抱住孩子，刽子手叫母亲交出孩子，她吻了孩子后把他交了出来。她说：“我的爱儿啊，再见了！你已经进入基督的国度，在那个有福的美地，纪念你的母亲。”当刽子手的剑刺入孩子颈项时，她唱道：“哦，主阿！我们向你屈膝，从心里高唱所有的赞美，我们知道你的圣徒之死，在祢眼中是极其宝贵的。

无辜孩子的头被斩了下来，母亲将它包在自己的衣服里放在胸前；在刑场另一端，升起了熊熊大火，罗马纳被投入火中，但一阵狂风吹灭大火。最后大臣因为看见殉道者的坚贞、勇敢而感到困惑不解，又命令将他再关入牢狱，最后在狱中把他绞死。



第 3 章：波斯基督徒遭受的迫害

福音传到了波斯。崇拜太阳的异教祭司们大为震惊，他们害怕失去以前对人们的思想和财产所施加的影响。因此，他们向皇帝抱怨基督徒是国家的敌人。他们与波斯的大敌罗马人进行着叛国的通信。

萨波雷斯皇帝天生厌恶基督教，很容易就相信了对基督徒的指控，并下令在帝国各地迫害基督徒。由于这项命令，许多著名的教会和国家人物成为异教徒无知和凶残的殉道者。

君士坦丁大帝得知波斯发生的迫害后，给波斯君主写了一封长信，信中讲述了迫害者遭到的报复，以及那些不迫害基督徒的人所取得的巨大成功。

君士坦丁在谈到他对当时敌对皇帝的胜利时说："我只是通过对基督的信仰才征服了他们；为此，上帝帮助了我，让我在战斗中取得胜利，让我战胜了敌人。他还扩大了罗马帝国的疆域，从西洋几乎延伸到东方的尽头。为了这个统治权，我没有向古代神灵献祭，也没有使用法术或占卜。我只向全能的上帝祈祷，并追随基督的十字架。如果波斯的王座也能获得荣耀，拥抱基督徒，我会感到欣喜：这样，你们和我，他们和你们，都能享受所有的幸福。

在这次呼吁之后，迫害暂时停止了，但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当另一位国王继承波斯王位时，迫害又重新开始了。

阿里乌异端的迫害

阿里乌异端的作者是阿里乌斯，利比亚人，亚历山大的牧师，他于公元 318 年开始发表他的错误。他被利比亚和埃及主教会议判刑，公元 325 年尼斯会议确认了这一判决。君士坦丁大帝去世后，阿里乌派想方设法讨好君士坦丁大帝的儿子、东方的继承人君士坦丁皇帝。于是，一场针对东正教主教和神职人员的迫害开始了。著名的亚他那修(Athanasius)

和其他主教被流放，空缺的主教职位被阿里乌派占据。埃及和利比亚有 30 位主教殉教，还有许多其他基督徒受到残酷折磨。386

年，亚历山大的阿里乌派主教乔治（George）在皇帝的授意下，开始在亚历山大及其周边地区进行迫害，其手段极其残忍。埃及总督卡托福尼乌斯和埃及军队将军塞巴斯蒂安、司库福斯蒂努斯、罗马军官赫拉克留斯都在他的恶魔般的邪恶行为中提供了帮助。赫拉克留斯，罗马军官。

迫害猖獗到神职人员被赶出亚历山大城，教堂被关闭，阿里乌派异教徒所遭受的严酷迫害与异教偶像崇拜者无异。如果被指控的基督徒侥幸逃脱，他的全家都会被屠杀，财产也会被没收。

叛教者朱利安统治下的迫害

这位皇帝是朱利叶斯-康斯坦丘斯之子，君士坦丁大帝之孙。他曾在君士坦丁堡的异教徒、太监马尔多尼乌斯（Mardonius）门下学习语法基础。一段时间后，他的父亲将他送往尼科米底亚，由他的亲戚尤西比乌斯主教教导他信仰基督教。但他的原则被修辞学家埃西波利斯（Ecebolius）和魔术师马克西姆斯（Maximus）的恶毒教义所腐蚀。

君士坦丁于 361 年去世，朱利安继位，他一获得帝国的尊严，就放弃了基督教，信奉异教。虽然他恢复了偶像崇拜，但并没有公开颁布反对基督教的法令。他召回了所有被放逐的异教徒，允许各教派自由信教，但剥夺了所有基督徒在宫廷、司法部门或军队中的职位。他贞洁、节制、警惕、勤劳、虔诚；但他禁止任何基督徒开办公立学校或神学院，并剥夺了君士坦丁大帝赋予所有基督教神职人员的特权。

巴西尔主教因反对阿里乌派而闻名，这引起了君士坦丁堡阿里乌派主教的严厉报复。他还反对异教。皇帝的代理人试图用承诺、威胁和鞭打来操纵巴西尔，但都徒劳无功；他仍然

坚守信仰，当皇帝意外抵达安西拉时，他被囚禁起来，遭受更多的折磨。朱利安决定亲自审问巴西尔；当这位圣人被带到他面前时，皇帝想尽一切办法劝阻他坚持信仰。巴西尔不仅一如既往地坚守信仰，还以预言家的精神预言了皇帝的死期，并预言他将在来世受尽折磨。朱利安听后恼羞成怒，下令每天将巴西尔的身体撕成七个不同的部分，直到他的皮肉被完全撕碎。这一惨无人道的刑罚被严格执行，这位殉道者于公元 362 年 6 月 28 日死于刑罚之下。

与此同时，阿雷佐主教多纳图斯和隐士希拉里努斯，以及罗马地方官戈尔迪安也遭受了苦难。罗马驻埃及军队的总司令阿特米乌斯是基督徒，他被剥夺了职务，然后是财产，最后是头颅。

迫害在 363 年年底肆虐。但由于许多细节没有流传下来，我们有必要大致回顾一下：在巴勒斯坦，许多人被活活烧死，还有一些人被赤身裸体地拖着脚在街上走，直到死去；一些人被烫死，许多人被乱石砸死，还有许多人被棍棒击打脑部。在亚历山大，无数殉教者遭受了刀剑、火烧、钉十字架和乱石砸死的痛苦。在阿雷图萨，许多人被四分五裂，在他们的肚子里放进谷物后，猪被带到那里，猪吃掉了谷物，也吃掉了殉道者的内脏；在色雷斯，埃米利亚努斯被绑在火刑柱上烧死。多米提乌斯在他避难的山洞里被杀。

公元 363 年，使徒皇帝朱利安在波斯远征中受伤而死。临死前，他说出了最可怕的亵渎之言。约维安继位，恢复了教会的和平。约维安死后，瓦伦提尼安继承了帝国，并与他一起统领东方的瓦伦斯。他是阿里乌派信徒，性格无情，喜欢迫害人。哥特人和汪达尔人对基督徒的迫害在君士坦丁大帝时期，西徐亚的许多哥特人接受了基督教。尽管统治西徐亚的两位国王和大多数人仍然是异教徒，但福音之光在西徐亚大肆传播。西哥特国王弗里特格恩与罗马人结盟，而东哥特国王阿塔纳里希则与罗马人交战。在前者的统治下，基督徒的生活不受干扰，但后者被罗马人打败后，对他的基督徒臣民进行了报复，并于 370 年开始颁布异教禁令。

在宗教方面，哥特人信奉阿里乌派，自称基督徒；因此，他们摧毁了所有异教神像和庙宇，但没有破坏正统的基督教堂。阿拉里克具备一名伟大将军的所有素质。除了哥特野蛮人的野蛮勇气，他还拥有罗马士兵的勇气和技巧。他率领部队越过

阿尔卑斯山进入意大利。虽然他暂时被击退，但后来又以不可抵挡之势卷土重来。

罗马人的最新 "胜利"

在成功战胜哥特人之后，罗马举行了所谓的 "凯旋"庆祝活动。数百年来，成功的将军们在打胜仗归来时都会获得这一殊荣。在这种情况下，罗马城会被满载战利品的军队囚禁数日，他们拖着战俘，其中往往包括被俘虏的国王和被征服的将军。这是罗马人最后的胜利，因为它庆祝的是罗马人最后的胜利。虽然是由斯蒂利科将军征服的，但功劳却由孩子皇帝霍诺留获得，他乘坐胜利之车进入罗马，在人们的欢呼声中驶向国会大厦。之后，按照惯例，斗兽场上进行了血腥搏斗，角斗士们手持刀枪，像在战场上一样激烈厮杀。

血腥场面的第一部分结束了；死者的尸体被用钩子拖走，发红的沙地上又覆盖了一层干净的新沙。之后，竞技场围墙的大门被打开，一些身材高大、体格健壮的壮年男子走上前来。他们有的拿着剑，有的拿着三棱矛和网。他们绕着城墙行进了一圈，在皇帝面前停下，将武器保持在安全距离，齐声行礼：万福，凯撒，向您致敬！- "万岁，凯撒，即将死去的人们向您致敬！" 战斗重新开始；拿着网的角斗士试图缠住拿剑的角斗士，一旦得手，就用三棱矛刺死对手。当一名角斗士打伤了对手，无力地躺在他的脚下时，他会看着观众渴望的面孔，大喊 "Hoc habet"！"他赢了！"并等待着观众的欢呼，或杀或饶。

如果观众向他伸出双手，拇指朝上，失败者就会被带走，以尽可能地养伤。但如果观众发出 "拇指向下

"的致命信号，输家就会被杀死。如果他表现出任何不情愿将脖子伸向致命一击的样子，观众席上就会响起轻蔑的叫喊声：Recipe

ferrum！"接受烙铁吧！"观众席上的贵宾甚至会走下竞技场，以便更好地目睹一些异常勇敢的受害者在被拖出死亡之门前的死亡痛苦。

表演继续进行；许多人被打死，人们被那些坚持战斗的人的拼命勇气所激动，疯狂地高声欢呼。但突然间，演出中断了。一个穿着粗布长衫的人影在观众席上出现了一会儿，然后勇敢地跳上了竞技场。这是一个粗犷但威风凛凛的男人，光着头，脸被晒得黝黑。他毫不犹豫地走到两名正在进行生死搏斗的角斗士面前，用手按住其中一人，严厉地斥责他滥杀无辜；然后，他转向周围成千上万张愤怒的面孔，用庄严而低沉的声音向他们发出呼唤，声音在幽深的围栏中回荡。他是这样说的：

"不要用自相残杀来报答上帝的仁慈，他已经把你们敌人的刀剑拒之门外！"

愤怒的喊声和哭声立刻淹没了他的声音："这里不是传教的地方！- 罗马的古老习俗必须得到尊重！-

来吧，角斗士们！"角斗士们推开陌生人，想要再次发起攻击，但那个人挡住了去路，将他们隔开，徒劳地试图让他们听到自己的声音。"煽动叛乱！煽动叛乱！打倒他！"喊声震天。角斗士们被一个外来者干涉了他们的天职而激怒，立即将他刺死。愤怒的人们还向他投掷石块或手边的其他飞弹，就这样，他死在了竞技场中央。

从他的衣着可以看出，他是隐士中的一员，他们致力于祈祷和自我牺牲的圣洁生活，即使是那些漫不经心、喜欢争斗的罗马人也对他们肃然起敬。少数几个认识他的人告诉我，他是从亚细亚的荒野来朝圣的，来罗马参观教堂和庆祝圣诞节；他们知道他是个圣人，他的名字叫忒勒马科斯，不再是了。他看到成千上万的人蜂拥而至，观看人与人之间的屠杀，他的

精神为之震撼，他怀着朴素的热忱，试图让他们相信他们的行为是残酷和邪恶的。他死了，但没有白死。他的工作在他被击倒的那一刻完成了，因为在他们眼前发生的这种死亡的震撼改变了人们的心灵：他们看到了他们盲目沉迷的最喜爱的恶习的可怕一面。从忒勒马科斯死在斗兽场的那天起，斗兽场再也没有举行过其他角斗。

约五世纪中叶至七世纪末的迫害

普罗特里乌斯被亚历山大里亚主教西里尔任命为牧师，西里尔非常了解普罗特里乌斯的美德，于是委托他传教。西里尔去世后，亚历山大的教区由迪斯考鲁斯（Discorus）占据，他是前任主教和家族的死敌。他因信奉尤蒂奇亚斯（Eutychias）的错误而受到卡尔西顿大公会议的谴责，因此被罢黜，皇帝批准普罗特里乌斯（Proterius）填补空缺。这激起了一场危险的叛乱，亚历山大城分裂成两派：一派支持老人的事业，另一派支持新主教。在其中一次起义中，欧迪奇教派决定对普罗特里乌斯进行报复，普罗特里乌斯曾躲进教堂避难；但在公元 457 年的耶稣受难日，大批欧迪奇教派冲进教堂，野蛮地杀害了主教；然后，他们拖着尸体穿过街道，侮辱他，将他碎尸万段，焚烧他，并将他的骨灰撒向空中。

埃尔门吉多是哥特王子，是西班牙哥特国王莱奥维吉多的长子。这位王子原本是阿里乌派教徒，后来通过妻子英贡达改信东正教。当国王得知他的儿子改变了宗教信仰后，剥夺了他在塞维利亚担任总督的权力，并威胁说如果他不放弃刚刚接受的信仰，就把他处死。为了防止父亲的威胁付诸实施，王子开始采取防御姿态。西班牙的许多东正教徒都宣布支持他。国王被这一叛乱行为激怒了，开始惩罚所有被他的军队俘虏的东正教徒，从而开始了非常严厉的迫害；他还率领一支非常强大的军队向他的儿子进军。王子逃到塞维利亚避难，却在阿西埃塔被围困和俘虏。在复活节那天，他拒绝接受阿里乌派主教的圣体，愤怒的国王命令卫兵将王子碎尸万段，586 年 4 月 13 日，卫兵们准时将王子碎尸万段。

罗马主教马丁出生于意大利托迪。他天生崇尚美德，父母给了他令人钦佩的教育。他反对皇帝赫拉克留（Heraclius）支持的被称为一神教（Monothelites）的异教徒。马丁被判刑到君士坦丁堡，在那里，他被暴露在最公开的地方，受到人们的嘲笑，被剥夺了主教身份的一切标志，受到最严厉的蔑视和对待。在狱中度过数月后，马丁被送往一个遥远的小岛，并于公元 655 年在那里被分尸。

伦巴第大区贝加莫的主教约翰是一位受过教育的人，也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他竭尽全力清除教会中阿里乌主义的谬误，并与米兰主教约翰一起从事这项神圣的工作，在打击异端邪说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他因此于 683 年 7 月 11 日被暗杀。

基利恩出生于爱尔兰，从小受到父母虔诚的基督教教育。他从罗马教皇那里获得了向德国弗兰肯地区异教徒布道的许可。在乌尔茨堡，他说服了总督戈兹贝特（Gozbert），在接下来的两年里，大多数人都以他为榜样。公元 689 年，在劝说戈兹贝特他与兄弟遗孀的婚姻是有罪的后，后者将他斩首示众。

八世纪初至十世纪末的迫害

门茨大主教、德意志教会之父博尼法斯是英国人，在教会史上被认为是这个国家最耀眼的人物之一。他原名温弗雷德或温弗里斯，出生在德文郡的基尔顿，当时是西撒克逊王国的一部分。大约六岁时，他开始发现自己喜欢思考，并似乎渴望获得有关宗教主题的信息。沃尔夫拉德修道院长注意到他天资聪颖，有强烈的学习倾向，于是将他转到温彻斯特教区的努特塞勒神学院学习，在那里他将比在埃克塞特有更好的发展机会。

经过适当的学习后，修道院长看到他有资格担任神职，便强迫他在 30

岁左右时接受了这一神圣的教职。从那时起，他开始布道，为拯救同胞而工作；他被释放大去参加西撒克逊王国的主教会议。后来，在 719 年，他去了罗马，当时坐在彼得宝座上

的格里高利二世非常友好地接待了他，发现他充满了使徒传教士的所有美德，就把他解职了，没有给他任何委托，让他到任何地方向异教徒传讲福音。他经过伦巴第和巴伐利亚，来到图林根，这个国家还没有接受福音的光辉；然后他访问了乌得勒支，又去了萨克森，在那里他使几千人皈依了基督教。

在这位温顺的牧师任职期间，皮平被宣布为法国国王。这位王子的野心是由他能找到的最神圣的主教为他加冕，于是博尼法斯被任命主持加冕仪式，仪式于 752 年在索松举行。第二年，他年事已高，体弱多病，在征得新国王和教区主教的同意后，他将自己的同乡和忠实的弟子卢尔祝圣，并将他安置在门茨（Mentz）教区。在卸任后，他用非常强烈的言辞将门茨教堂托付给新任主教照管，希望他完成富尔德教堂的修建，并看到他被埋葬在教堂里，因为他的末日即将来临。

离开这些命令后，他踏上莱茵河前往弗里斯兰，在那里他改变了几千名土著蛮族人的信仰并为他们施洗，拆除了庙宇，并在那些迷信建筑的废墟上修建了教堂。为了让大量新皈依者皈依，他命令他们聚集到布尔德河附近的一个新开阔平原。他前一天刚回到那里。他在那里搭起帐篷，决定在那里过夜，以便清晨做好准备。公元 755 年 6 月 5 日，他的死敌—一些异教徒得知这一消息后，趁夜扑向他和他的传教士同伴，杀死了他和他的 52 名同伴及随从。845 年，上弗里吉亚的阿莫里亚有 42 人被撒拉逊人杀害，具体情况如下：

西奥菲勒斯在位期间，撒拉逊人摧毁了东方帝国的许多地方，对基督徒取得了一些相当大的优势，攻占了阿莫里安城，许多人殉难。

弗洛拉（Flora）和玛丽亚（Maria）这两位杰出的女士同时殉难。完颜亮出生于西班牙科尔多瓦，从小信仰基督教。他天资聪颖，掌握了那个时代所有有用的宫廷文学。同时，他的能力并没有因为他的能力而闻名，反而因为他的虔诚而令人钦佩。最终，他接受了祭司的

命令，并非常勤奋和准时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责。公元 850 年，他公开宣称马哈茂德是冒名顶替者，被判处斩首，随后被处死。

997 年 4 月 23 日，布拉格主教阿达尔贝特（Adalbert），波希米亚人出身，在卷入许多问题之后，他开始考虑异教徒的皈依问题；为此，他回到了丹齐克，在那里他皈依了许多异教徒并为他们施洗，这激怒了异教徒祭司，他们扑向他并用飞镖击打他。

世纪的迫害

坎特伯雷大主教阿尔法奇出身于格洛斯特郡的一个大家族，接受了与其显赫出身相称的教育。他的父母都是值得尊敬的基督徒，阿尔法吉似乎也继承了他们的美德。

由于艾瑟尔沃尔德的去世，温彻斯特的主教职位空缺，坎特伯雷大主教邓斯坦作为全英格兰的主教，将阿尔法吉祝圣给了空缺的主教职位，教区的所有相关人员都对此表示满意。邓斯坦对阿尔法格斯异常尊敬，当他濒临死亡时，他恳切地祈求上帝让他继承坎特伯雷的教席；他做到了，尽管直到邓斯坦去世后大约十八年，也就是 1006 年才做到。

阿尔菲格统治坎特伯雷教区约四年，为自己赢得了巨大声誉，也为他的人民带来了好处，之后丹麦人袭击了英格兰，并围攻了坎特伯雷。当攻打这座城市的计划传来时，许多主要居民都逃离了这座城市，他们本想劝说阿方索效仿他们的做法。但作为一个好牧羊人，他不会听从这样的建议。就在他忙于帮助和鼓励人民的时候，坎特伯雷遭到了猛攻；敌人涌入城中，用火和剑摧毁了他们遇到的一切。他鼓起勇气向敌人求助，把自己献给他们的刀剑，因为他比人民更值得他们愤怒：他恳求他们救救他，把所有的怒火都发泄在他身上。他们抓住他，捆住他的双手，粗暴野蛮地侮辱他、辱骂他。他们强迫他留在原地，直到他的教堂被烧毁，修道士被屠杀。然后，他们屠杀了所有居民，包括神职人员和教友，十个人中只剩下一个活

着；这样，他们共处死了 7236 人，只剩下四名修道士和 800 名教友活着，之后，他们把大主教关进了监狱，在那里关押了几个月。

在他被囚禁期间，他们提议用 3000 英镑赎回他的自由，并说服国王用额外的一笔钱买他们离开王国。1 万英镑。由于阿尔法格的身体状况无法满足高昂的要求，他们将他捆绑起来，对他进行了严刑拷打，逼迫他揭开教堂的金库；此时，他们确保了生命和自由，但这位主教顽固地拒绝向异教徒交代。他们再次把他送回监狱，又关了六天，然后把他囚禁到格林威治，在那里对他进行审判。他在教会金库的问题上仍然一意孤行。但他敦促他们放弃偶像崇拜，信奉基督教。这激怒了丹麦人，士兵们把他拖出营地，毫不留情地殴打他。

公元 1012 年 4 月 19 日，一名皈依他的士兵知道他的刑罚将是漫长的，因为他的死期已定，于是出于一种野蛮的怜悯，砍下了他的头颅，从而为他的殉难画上了圆满的句号。这一行动就发生在今天格林威治教堂的所在地，而这座教堂正是为纪念他而修建的。他死后，尸体被扔进了泰晤士河，但第二天就被发现了，伦敦和林肯的主教将其安葬在圣保罗大教堂；1023 年，大主教艾瑟尔莫斯将其运往坎特伯雷。

杰勒德是威尼斯人，从小就献身于上帝的服务：他进入一家宗教机构工作了一段时间，然后决定前往圣地。他前往匈牙利，结识了该国国王斯蒂芬，斯蒂芬任命他为乔纳德主教。斯蒂芬的继承人奥沃和彼得被废黜，而斯蒂芬的德国表兄拉迪斯劳斯的儿子安德鲁则获得了王位，条件是他必须利用自己的权力在匈牙利消灭基督教。这位野心勃勃的王子默许了这一提议，但杰勒德得知这一不虔诚的协议后，认为自己有责任提醒安德鲁罪行的严重性，并说服他收回承诺。为此，他在三位对宗教同样充满热情的牧师的陪同下，前往王子那里。新国王当时在阿尔巴-

雷加利斯，但当四位主教准备渡过多瑙河时，他们被驻扎在那里的一群士兵拦住了。他们耐心地忍受着石块的攻击，士兵们无情地殴打他们，最后用长矛杀死了他们。他们的殉难发生在 1045 年。

克拉科夫主教斯坦尼斯劳斯出身于波兰的一个名门望族。他父母的虔诚与他们的富裕不相上下，而后者则服从于所有慈善和仁爱的目的。有一段时间，斯坦尼斯劳斯一直犹豫不决，不知道是选择修道院生活还是投身世俗神职。最后，克拉科夫

主教兰伯特-祖拉说服了他，授予他圣职，并任命他为大教堂的教士。兰伯特于 1071 年 11 月 25 日去世，当时选择继任者的所有相关人员都支持斯塔尼斯劳斯，斯塔尼斯劳斯继承了他的教区。

波兰的第二任国王博利斯劳斯天性善良，但却因任性而犯下了许多罪行，最终被冠以 "残忍" 的称号。只有斯坦尼斯劳斯有勇气向他揭露他的过错，当时，他抓住一个私人场合，肆无忌惮地向国王揭露了他的罪行。国王被他的一再放纵激怒了，最终决定对这位极其忠诚的主教来个釜底抽薪。一天，国王得知主教独自一人在离城不远的圣米迦勒小教堂里，便派了几个士兵去杀他。士兵们立即执行了这一血腥任务。但是，当他们发现自己站在斯坦尼斯劳斯面前时，主教尊贵的外表让他们敬畏不已，以至于他们无法完成自己的承诺。在他们返回时，国王看到他们没有服从自己的命令，便猛烈地向他们抨击，从其中一人手中夺过一把匕首，怒气冲冲地跑向小教堂，在那里发现了祭坛上的斯坦尼斯劳斯，便将匕首刺进了他的心脏。1079 年 5 月 8 日，这位主教随即去世。

第 4 章：教皇的迫害

迄今为止，我们的迫害史主要局限于异教世界。现在，我们来到了这样一个时期：迫害打着基督教的幌子，犯下了异教史上从未有过的滔天罪行。教皇教会无视福音的格言和精神，以刀剑的力量为武器，对上帝的教会进行了长达几个世纪的骚扰和蹂躏，历史将这一时期称为 "黑暗时代" 再恰当不过了。地上的国王们向 "野兽" 交出了自己的权力，屈从于那些可悲的寄生虫的践踏，而这些寄生虫往往占据着教皇的宝座，比如德意志皇帝亨利。教皇迫害的风暴首先袭击了法国的瓦尔登派。

瓦尔德西亚人在法国遭受的迫害教皇将各种革新带入教会，并用黑暗和迷信驱散了基督教世界。少数人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些错误的有害倾向，他们决定展示真正纯洁的福音之光，驱散巧妙的牧师们在福音周围升起的乌云，以蒙蔽人们的眼睛，遮蔽其真正的光辉。

其中最著名的是贝伦加尔，他在公元 1000 年左右大胆宣扬了福音的真理，使其保持了原始的纯洁性。许多人信服了他的教义，因此被称为贝伦加尔。贝伦加尔的继任者是佩尔-布鲁斯 (PeerBruit)，他在一位名叫希尔德丰苏斯 (Hildephonsus) 的伯爵的保护下在图卢兹传教；改革者的全部教义，以及他们脱离罗马教会的原因，都发表在布鲁斯写的一本书中，书名是《反基督者》。

公元 1140 年，改革宗的人数非常多，他们的人数可能会增加，这引起了教皇的警觉，他写信给几位王子，禁止他们进入自己的领地，并雇佣了许多有学问的人撰写反对他们教义的文章。1147 年，由于图卢兹的亨利 (Henry of Toulouse) 被认为是他们最杰出的传教士，他们被称为 Henerici；由于他们不承认任何宗教证据，除了从圣经本身可以推断出的证据，教皇派给了他们使徒的称号。最后，里昂人彼得-瓦尔多 (Peter Waldo) 因其虔诚和博学而成为教皇制的坚决反对者；从他那里，当时的改革派得到了瓦尔多派

（Waldenses）或瓦尔多伊（Waldoy）的称谓。教皇亚历山大三世从里昂主教那里得知这些行动后，将瓦尔多及其追随者逐出教会，并命令主教尽可能将他们从地球上消灭掉；教皇对瓦尔多派的迫害由此开始。

瓦尔多和改革派的行为引发了宗教裁判官的首次出现；教皇英诺森三世授权一些修道士担任宗教裁判官，搜寻改革派并将其送交世俗权力机构。审判时间很短，因为指控被认为足以定罪，被告从未得到公平的审判。

教皇意识到这些残酷的手段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于是派了一些博学的修道士到瓦尔登派教徒中传教，试图让他们放弃自己的观点。这些修道士中有一位名叫多米尼克的人，他似乎非常热衷于教皇的事业。这位多米尼克建立了一个修道会，多米尼克修道会由此得名，多米尼克修道会的成员自此成为世界上各种宗教裁判中的主要审问者。宗教裁判官的权力是无限的，他们想起诉谁就起诉谁，不分年龄、性别或等级。即使指控者臭名昭著，指控也被视为有效；即使是匿名信件，也被视为充分的证据。富有与异端同罪；因此，许多有钱人被指控为异端或异端教唆者，他们被迫为自己的观点付出代价。

亲朋好友不能为因宗教信仰而被监禁的人提供服务，否则会有危险。给被囚禁的人带去一点稻草或给他们一杯水被称为偏袒异教徒，他们会受到相应的起诉。没有律师敢为他们的兄弟辩护，他们的邪恶甚至延伸到了坟墓之外；因此，许多人的尸骨被挖出来烧掉，以儆效尤。如果一个垂死的人被指控是瓦尔多的追随者，他的财产就会被没收，继承人也会被骗走遗产；有些人被送往圣地，多明我会没收他们的房屋和财产，当主人回来时，往往假装不认识他们。这些迫害在不同的教皇和天主教会其他要人统治下持续了几个世纪。

对阿尔比根人的迫害

阿尔比根人是居住在阿尔比国的改革派教徒。在拉特兰大公会议上，教皇亚历山大三世下令以宗教理由谴责他们。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大肆繁殖，以至于许多城镇都只居住着信奉他们教义的人，一些著名的贵族也接受了他们的教义。其中包括图卢兹伯爵雷蒙、富瓦伯爵雷蒙、贝济耶伯爵等。

教皇在图卢兹伯爵的领地上杀死了一位名叫彼得的修士，并以此为借口迫害这位贵族及其臣民。为此，他派人到欧洲各地集结军队，对阿尔比根人采取强制行动，并许诺给所有参加这场被他称为圣战的战争并在四十天内携带武器的人天堂。所有为此目的而来的人和在地参与十字军东征的人都获得了同样的赦免。勇敢的伯爵以最英勇的气概保卫了图卢兹和其他地方，并在与教皇使节和偏执的天主教贵族蒙特福特伯爵西蒙的战斗中屡立战功。在未能公开制服图卢兹伯爵之后，法国国王、王太后和三位大主教又集结了一支强大的军队，并巧妙地说服图卢兹伯爵前来参加会议，但他却被奸诈地俘虏了，被迫赤脚、光头出现在敌人面前，并被迫签署了一份卑鄙的退约书。随后，对阿尔比根派进行了严厉迫害，并明令禁止教外人士阅读圣经。同样在 1620 年，对阿尔比根派的迫害也非常严重。1648 年，一场严重的迫害肆虐立陶宛和波兰。哥萨克人的残暴程度让鞑靼人自己都为他们的野蛮行为感到羞耻。阿德里安-查林斯基（Adrian Chalinski）牧师也遭受了迫害，他被用慢火活活烤死，他的痛苦和死法可以说明基督教传教士从救世主的敌人那里所遭受的恐怖。

事实上，早在公元 3 世纪，一位名叫阿尔默里库斯（Almericus）的有识之士和他的六名弟子就因为声称上帝并没有以不同于其他面包的方式存在于圣餐面包中，为圣人建造祭坛或圣地是偶像崇拜，为圣人上香是荒谬的而被下令在巴黎烧死。

然而，阿尔默里克和他的学生们的殉难并没有阻止许多人认识到他的思想的正确性，也没有阻止他们看到宗教改革的纯洁性，因此对基督的信仰稳步增长，随着时间的推移，不仅传播到了法国的许多地方，还将福音之光传播到了其他各个国家。

1524 年，在法国一个名叫梅尔登的小镇上，一个名叫约翰克拉克的人在教堂门上张贴了一张海报，称教皇为反基督者。为此，他被反复鞭打，然后在额头上打上烙印。然后，他去了洛林的门茨，拆毁了一些画像，为此他的右手和鼻子被砍掉，手臂和胸部被钳子撕掉。他以惊人的毅力忍受了这些残酷的折磨，甚至冷静地吟唱了明文禁止偶像崇拜的《诗篇》第 115 篇；之后，他被扔进火中，化为灰烬。在此期间，法国各地，尤其是巴黎、马尔达和利莫桑，有许多信仰改革宗的人被殴打、折磨、鞭打和烧死。

马尔达（Malda）的一个人被烧死在火刑柱上，因为他说弥撒明显否认了基督的死亡和激情。在利莫辛，改革宗教的神职人员约翰-德-卡杜尔科（John de Cadurco）被捕并被烧死在火刑柱上。

弗朗西斯-布里巴德（Francis Briard）是红衣主教德-佩莱（de Pellay）的秘书，1545 年，他因发言支持改革派而被割掉舌头，然后被烧死。詹姆斯-科巴德（James Cobard）是圣迈克尔镇的一名校长，因为说 "弥撒是无用和荒谬的"，于 1545 年被烧死；与此同时，14 名男子在马尔达被烧死，他们的妻子被迫参加行刑。1546 年，彼得沙波特将一批法语《圣经》带到法国并公开出售；他因此受到审判，被定罪并在几天后被处死。此后不久，一个来自莫城的瘸子、一个来自费拉的名叫斯蒂芬波利奥特的校长和一个名叫约翰-英格力斯的人因信仰被烧死。

布隆德尔先生是一位富有的珠宝商，1548 年在里昂被捕并被送往巴黎；1549 年，宫廷下令烧死他。赫伯特，一个 19 岁的年轻人，在第戎被判处火刑；同年，弗洛朗-维诺特（Florent Venote）也被判处火刑。1554 年，两名信奉改革宗教的人以及其中一人的儿

子和女儿被捕，被关在尼韦尔讷城堡。在接受审问后，他们承认了自己的信仰，并被下令处死；他们身上涂满了油脂、硫磺和火药，高喊着："盐，在这罪恶的腐肉上撒盐"。他们的舌头被割掉，然后被扔进火焰中，由于涂抹了可燃物质，火焰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将他们烧成灰烬。

巴黎巴塞洛缪大屠杀等

1572 年 8 月 22 日，这一邪恶的血腥暴行开始了。其目的是一举摧毁新教这棵大树的根部，而此前它的枝干只是受到了部分伤害。法国国王巧妙地在他的妹妹和纳瓦拉王子--

新教徒的队长和王子--提亲。8 月 18 日，波旁红衣主教在巴黎为此搭建的高台上公开庆祝了这场轻率的婚姻。两人与主教一起隆重进餐，并在巴黎与国王共进晚餐。四天后，王子（科利尼）从议会回来时，被一颗子弹击中了双臂；他对亡母的大臣莫尔说："哦，我的兄弟，我现在明白了，我真的受到了上帝的爱，因为他至高无上的爱让我受了伤"。虽然维达姆建议他逃走，但他还是留在了巴黎，不久后被贝姆尤斯杀死，贝姆尤斯后来宣称，他从未见过比这位海军上将更英勇就义的人。

在一个特定的信号下，士兵们奉命在全城展开大屠杀。当他们杀死海军上将后，将他从窗户扔到街上，砍下他的头颅送给教皇。教皇的野蛮人仍然对他怒不可遏，他们砍下了他的手臂和私处，在街上拖行了三天后，将他的脚后跟吊死在城外。在他之后，他们又杀害了许多身为新教徒的重要人物和有名望的人，如罗克福考伯爵、海军上将的女婿泰利尼乌斯、安东尼乌斯、克拉里蒙图斯、拉维利侯爵、路易斯-布西乌斯、班迪内乌斯、普鲁维阿利乌斯、伯涅乌斯等，并对普通人进行了持续多日的屠杀；在前三天里，他们杀害了各阶层各阶层的人，人数多达一万。尸体被扔进了河里，鲜血汹涌地流淌在街道上，河水立刻呈现出血流成河的景象。他们的地狱之怒是如此之大，以至于他们杀死了所有被怀疑不太忠于其魔鬼宗教的教皇派教徒。从巴黎开始，毁灭蔓延到了王国的各个地区。

在奥尔良，有一千名男子、妇女和儿童被杀害，在鲁昂，有六千人被杀害。在梅尔迪思，有两百人被关进监狱，然后被带出监狱，惨遭杀害。在里昂，800 人被屠杀。在这里，孩子拥抱父母，父母亲昵地拥抱孩子，这些都是那些自称为天主教会的人的刀剑和嗜血思想的理想食粮。在这里，三百人在主教府被杀害，不虔诚的修道士不允许任何人入土为安。

在奥古斯托博纳，当人们听说巴黎发生了大屠杀时，他们关闭了城门，不让任何一个新教徒逃脱，并竭力搜寻每一个改革宗教会的成员，将他们囚禁起来，然后野蛮地杀害了他们。他们在阿瓦里库姆、特洛伊斯、图卢兹、鲁昂和许多其他地方实行同样的待遇，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从城镇到村庄，足迹遍布整个王国。

为了证实这场骇人听闻的大屠杀，下面这段由一位敏感而博学的罗马天主教徒撰写的有趣叙述显得尤为恰当。

"年轻的纳瓦拉国王与法国国王的妹妹举行了隆重的婚礼，凯瑟琳、王太后和

国王都对他们表示了极大的关注、友好的保证和神圣的誓言。最后，在圣巴塞洛缪节前夕的晚上 12 点，信号发出了。新教徒的所有房屋立即被强行打开。科利尼海军上将被骚乱惊动，从床上跳了起来，这时一队刺客冲进了他的房间。为首的是一个叫贝斯梅（Besme）的人，他从小就是吉斯家族的仆人。这个卑鄙小人用剑刺进了上将的胸膛，还击中了他的面部。贝斯梅是德国人，后来被新教徒俘虏，罗切尔人想把他带走绞死，但他被一个叫布雷坦维尔的人杀死了。亨利，年轻的吉斯公爵，后来成立了天主教联盟，并在布卢瓦被暗杀。

他站在门口，直到可怕的屠杀结束，大声叫道："贝斯米完事了吗？"紧接着，暴徒们将尸体扔出窗外，卡里基纳死在吉斯脚下。

"泰利尼伯爵也牺牲了。大约十个月前，他娶了科利尼的女儿。他的面容是如

此迷人，以至于暴徒们在上前杀死他时，都会心生怜悯；但其他人却更加野蛮，他们冲上去杀死了他。

"与此同时，卡里基纳的所有朋友在巴黎各地被杀害；男人、妇女和儿童不断

被屠杀，每条街道上散落着奄奄一息的尸体。一些牧师一手拿着十字架，一手拿着匕首，跑到刺客首领面前，强烈要求他们不要放过任何一个亲戚或朋友。

法国元帅塔万内是一个无知而迷信的士兵，他将宗教的愤怒与党派的愤怒结合

在一起，骑马穿过巴黎的街道，向他的部下高喊："血！血！血！八月的鲜血和五月的鲜血一样健康"。在他儿子撰写的这位狂热者的生平回忆录中，记述了他父亲临终前在对自己的行为进行忏悔时，神父惊讶地对他说："什么！没有提到圣巴塞洛缪大屠杀？塔万内回答说："我认为这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可以洗刷我所有的罪孽"。虚假的宗教精神会激发出多么可怕的情感！

"国王的宫殿是大屠杀的主要场景之一；纳瓦拉国王的住所在卢浮宫，他的所有仆人都新教徒。其中许多人是在与妻子同床共枕时被杀害的；还有一些人赤身裸体地逃走，被士兵们追赶着穿过宫殿的各个房间，来到国王的候见厅。纳瓦拉的亨利的年轻妻子被可怕的喧闹声惊醒，她担心自己的妃子和自己的性命，惊恐万分，半死不活地从床上逃了下来，扑到了她哥哥国王的脚下。但她还没打开房门，一些新教仆人就冲进来避难。士兵们立即跟了上去，一看到公主就追了上去，并杀死了躲在公主床下的一个人。另外两个被长戟刺伤的人倒在了王后的脚下，王后因此浑身是血。

"罗什福柯伯爵是一位年轻的贵族，因其英俊潇洒、彬彬有礼、谈吐爽朗而深

受国王的喜爱，他与国王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夜晚，直到 11 点钟，他尽情地释放着自己的幻想。君主感到有些懊悔，出于同情，两三次邀请他不要回家，留在卢浮宫。伯爵说他必须去找他的妻子，国王没有再逼他，而是说：

'让他去吧！我看到上帝已经宣判了他的死刑"。两个小时后，他被暗杀了。

"只有极少数新教徒逃脱了狂热迫害者的怒火。其中有一个十岁左右的男孩拉福尔（LaForce，后来是著名的拉福尔元帅），他的解放非常了不起。他的父亲、哥哥和他本人一起被安茹公爵的士兵抓获。这些刺客扑向三人，对他们一阵乱打，然后三人都倒在了一起。最年幼的弟弟没有挨上一击，但看似已死的他第二天设法逃了出来；他的生命如此奇妙地保存了下来，并持续了四五年。

"许多不幸的受害者逃到了海边，有些人游过塞纳河来到了圣日耳曼郊区。国

王从俯瞰塞纳河的窗口看到了他们，便用他的一个侍从为此装上子弹的卡宾枪向他们射击；而王太后在大屠杀中丝毫不受干扰，安然无恙地在阳台上观看，她怂恿凶手，嘲笑被屠杀者痛苦的呻吟。这位野蛮的王后被不可抑制的野心所驱使，不断变换阵营以满足自己的野心。

"在这次骇人听闻的行动几天后，法国法庭试图用法律的形式来减轻它。他们

假装用诽谤为屠杀辩护，指控海军上将有阴谋，但没人相信。议会被要求对卡里基纳进行追悼，他的尸体被锁链吊在了蒙福孔的绞刑架上。国王亲自去观看了这一令人震惊的场面。他的一位廷臣劝他退下，并抱怨尸体的恶臭，他回答说："死敌的味道很好闻"。圣巴塞洛缪日大屠杀被绘制在罗马梵蒂冈的王室大厅里，上面刻着："Pontifex, Coligny necem probat", 即 "教皇批准科利尼之死"。

"年轻的纳瓦拉国王不是因为王太后的怜悯，而是因为政治而幸免于难，王太

后将他一直囚禁到国王驾崩，这样他就可以成为征服侥幸逃脱的新教徒的保证和抵押。

"这场骇人听闻的大屠杀并不局限于巴黎市。宫廷还向法国各省的省长下达了

类似的命令；因此，在一周之内，约有十万新教徒在王国的不同地区被分尸！只有两三个总督拒绝服从国王的命令。其中一位名叫蒙莫林（Montmorin）的奥弗涅省省长给国王写了以下一封信，这封信值得流传后世。

"陛下：我收到一封盖有陛下印章的命令，要求处死我省所有的新教徒。我非

常尊敬陛下，不相信这封信是伪造的；但如果（上帝保佑）命令是真的，我也非常尊敬陛下，不会服从命令。"

罗马的欢乐如此之大，以至于设立了一个大宴和大庆日，并对所有庆祝这一天的人给予极大的宽容，让他们尽情地表达自己的喜悦之情！国王也下令以各种喜悦的表情庆祝这一天，他认为胡格诺派的整个种族现在已经灭绝了。

许多提供了大笔赎金的人很快就被杀害了；有几个城镇得到了国王的保护和承诺，但他们一向国王的将军或队长投降，就被切断了联系。

在波尔多，一个邪恶的修道士在布道时煽动教皇派进行大屠杀，在他的唆使下，有 264 人被残忍地杀害，其中一些还是参议员。在缅因州的阿根迪库姆（Agendicum），同一个虔诚的兄弟会中的另一个人也制造了类似的大屠杀。在那里，人们在神圣的宗教裁判官的撒旦建议下，扑向新教徒，杀死他们，洗劫他们的房屋，拆毁他们的教堂。吉斯公爵一进入布卢瓦，就让他士兵们扑向战利品，杀死或淹死他们能找到的所有新教徒。他们不分男女老幼，先是亵渎妇女，然后将她们杀死；他们从那里来到梅雷，连续多日实施同样的暴行。在那里，他们找到了一个名叫卡塞博尼乌斯的牧师，并把他扔进了河里。

在安茹，他们杀害了大臣阿尔比亚库斯；在那里，许多妇女被玷污和杀害，其中包括两姐妹，她们当着父亲的面被辱骂，凶手把她们绑在墙上让她们看，然后把她们和父亲都杀了。

在为自己的生命付出一大笔钱之后，他被残忍地用棍棒殴打，衣服被剥光，双脚被翘起，头和胸被吊在河里；在他死之前，他们剖开他的肚子，撕出内脏扔进河里；然后，他们用长矛带着他的心脏绕城一周。

在巴雷，人们使用了非常残忍的手段，甚至对小孩子也是如此，他们被撕成碎片，被掏出内脏，愤怒地用牙齿啃咬。那些逃到城堡里投降的人几乎被绞死。他们在马蒂斯康镇也是这样做的；他们把砍掉他们的胳膊和腿，然后杀死他们当作一种运动；为了取悦来访者，他们经常把抗议者从高高的桥上扔到河里，说："你见过跳得这么好的人吗？

在彭纳，在向他们许诺救赎之后，有三百人遭到了惨无人道的屠杀；在阿尔比亚，有五百四十人在主日被屠杀。在农内，尽管他们屈服于保障条件，但还是目睹了最可怕的场面。人们不分男女老幼，被不分青红皂白地杀害；街道上响起了痛苦的哭喊声，血流成河，房屋里燃起了被遗弃的士兵扔进的大火。一位妇女和她的丈夫被从藏身处拖出来，先是遭到残暴士兵的辱骂，然后，他们命令她拔出一把剑，在她手中的剑插入了她丈夫的内脏。

在萨马洛布里奇，他们杀死了一百多名新教徒，在此之前还向他们许诺了和平；在安齐多尔，他们杀死了一百多人，把他们一部分扔进了坑里，一部分扔进了河里。被关在奥尔良监狱里的 100 人被愤怒的暴徒杀害。罗谢尔的新教徒们奇迹般地躲过了地狱的怒火，并在那里避难，他们看到那些臣服于神圣魔鬼的人的下场是如此悲惨，于是开始保卫自己的生命；其他一些城镇也受到鼓舞，纷纷效仿。为了攻打罗谢尔，国王派出了法国几乎所有的力量，他们围困了罗谢尔七个月；虽然他们的进攻对居民造成的屠杀很少，但由于饥荒，220 个居民中有 1.8 万人被消灭了。由于死者太多，活人无法掩埋，他们成了害虫和食肉鸟类的食物。许多人把棺材抬进教堂墓地，躺在棺材里死去。长期以来，他们的饮食让有钱人不

寒而栗；甚至人肉、内脏、粪便和最恶心的东西最终都成了这些真理和自由捍卫者的唯一食物，而这个世界不配拥有他们。每次进攻，围攻者都会受到无畏的欢迎，以至于他们在战场上留下了 132 名队长和相应数量的士兵。围攻最终在国王的弟弟安茹公爵的请求下被打破，安茹公爵已被推举为波兰国王。

在这场可怕的大屠杀中，参与的福音牧师不超过两位，这真是天意的巧妙安排。新教徒的悲惨遭遇不胜枚举，无法一一详述。暴徒们在这位殉教者的床上将其杀害后，去找他的妻子，他的妻子当时正由接生婆照顾，随时都有可能分娩。接生婆恳求他们停止谋杀，至少等到孩子出生，也就是第 20 个孩子出生。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将匕首插入了这个可怜的女人的身体。女人急于脱身，跑向谷仓，但他们追了上来，刺中了她的腹部，然后把她扔到了街上。在摔倒的过程中，孩子挣脱了奄奄一息的母亲，被一个天主教暴徒抓住，刺伤了他，并把他扔进了河里。

从废除《南特敕令》到 1789 年法国大革命南特敕令》的废除所引起的迫害发生在路易十四时期。该敕令由法国的亨利大帝于 1598 年颁布，赋予了新教徒在民事和宗教等各方面与王国其他臣民平等的权利。路易十四通过另一项名为《尼姆斯敕令》的法令确认了新教徒享有的所有这些特权，并将这些特权不可侵犯地保留到了他统治的末期。

路易十四即位时，王国几乎毁于内战。在这个紧要关头，新教徒们不顾主的告诫：“拿起剑的人必死于剑下”，积极为国王出谋划策，以至于国王不得不承认，他之所以能登上王位，全靠他们的帮助。他非但没有支持和奖赏为他而战的党派，反而认为保护他的同样的力量可能会推翻他，于是听从教皇的阴谋，开始颁布禁令和限制，这表明了他的最终决心。罗谢尔很快发现自己被大量的谴责所包围。蒙托邦和米卢被士兵洗劫一空。教皇任命了一些专员来主持新教徒的事务，除了向国王会议申诉外，不可能对他们的命令提出上诉。这项措施从根本上打击了新教徒的民事和宗教活动，使他们作为新教徒无法在任何法庭上起诉天主教

徒。随后又颁布了另一项禁令，规定在所有教区调查新教徒在过去二十年中的一言一行。这样一来，监狱里挤满了无辜的受害者，其他人则被关进监狱或流放....。

新教徒被逐出了所有的职位、职业、特权和工作，从而剥夺了他们获得面包的手段；他们甚至不允许助产士主持仪式，而是强迫他们的妇女在这种危急关头屈从于他们的敌人--残暴的天主教徒。他们的孩子被天主教徒带走接受教育，七岁时就被迫接受教皇制。改革派被禁止照顾病人或穷人，禁止进行任何私人礼拜，而且必须在教皇牧师在场的情况下进行神圣礼拜。为了防止这些不幸的受害者离开王国，所有边境口岸都被严密把守；然而，在上帝的仁慈之手下，约有 15 万人躲过了他们的监视，移居到不同的国家，讲述着这个悲惨的故事。

迄今为止所讲述的一切不过是对其宪法宪章《南特敕令》的践踏。最终，1685 年 10 月 18 日，邪恶的废除敕令获得批准，并于 22 日进行了登记，这违反了一切形式的法律。随即，龙骑兵蜂拥而至，包围了整个王国的新教徒，整个法国都充斥着这样的消息：国王不再容忍胡格诺派教徒出现在他的王国里，因此他们必须决定改变自己的宗教信仰。这时，每个教区的教区长（他们是教皇的长官和间谍，负责控制新教徒）将改革派居民召集起来，告诉他们必须毫不拖延地成为天主教徒，无论是自由还是强迫。新教徒们回答说，他们

"愿意将生命和财产献给国王，但他们的良心是上帝的，他们不能这样做"。

军队立即占领了城市的大门和大道 在所有的通道上都安排了守卫他们手持利剑进入城市高喊"要么死，要么成为天主教徒！"总之，他们用尽了一切邪恶和恐怖的手段来迫使他们改变宗教信仰。

他们把男人和女人的头发或脚吊起来，用干草熏他们，直到他们几乎死去；如果他们仍然拒绝在悔过书上签字，他们就再次把他们吊起来，重复他们的野蛮行径，直到他们被无尽的折磨折磨得精疲力竭，才迫使许多人屈服。

还有人用钳子拔光他们的头发和胡须。还有一些人，他们会点燃大火，然后再次拔掉他们的头发和胡须，如此反复，直到他们勒索到收回承诺为止。还有人会用钳子拔光他们的头发和胡须。还有人会把他们扔到大火上，然后再拔出来，如此反复，直到他们被迫收回承诺。

有些人剥光他们的衣服，在对他们进行最恶毒的侮辱之后，用针从头到脚戳他们，用刀子扎他们；有时，他们用滚烫的钳子拖住他们的鼻子，直到他们答应缩回去。有时，他们把父亲和丈夫绑起来，在他们眼前强奸他们的妻子和女儿。许多人把他们囚禁在最嘈杂的监狱里，在那里秘密实施各种折磨。他们的妻子和孩子把他们锁在修道院里。

那些试图逃跑的人被迫进树林，在田野里被追杀，像野兽一样被射杀；没有任何条件或品质可以使他们免受这些地狱龙骑兵的凶残：甚至议会议员和军官，尽管正在服役，也被命令放弃他们的岗位，直接回家遭受同样的暴风雨。那些向国王控诉的人被送到巴斯提尔，在那里他们喝下了同样的酒。主教和管家率领着龙骑兵，带着一队传教士、僧侣和其他神职人员，激励士兵们执行这一令他们的神圣教会感到高兴、令他们的魔神和暴君国王感到光荣的处决。

在制定废除南特敕令的诏书时，大公会议出现了分歧：一些人希望监禁所有的牧师，强迫他们和教友们一样皈依教皇；另一些人则主张流放，因为他们的存在会增强新教徒的毅力；如果他们被迫皈依教皇，那么由于他们在争议问题上的渊博知识和丰富经验，他们将永远是教会怀抱中的秘密强敌。因此，他们被判处流放，只给了他们十五天的时间离开王国。

在废除新教徒宪章的法令公布的同一天，教皇们拆毁了他们的教堂，放逐了他们的牧师，只给了他们二十四小时离开巴黎的时间。教皇不允许他们处置财产，并在他们的道路上设置了一切障碍，以拖延他们的逃跑时间，直到他们在船上被判终身监禁的有限时间结束。海港的守卫增加了一倍，监狱里挤满了受害者，他们所遭受的折磨和苦难让人不寒而栗。

大臣和其他使节在帆船上所受的苦难似乎远远超过了他们所受的一切。他们被拴在桨上，无论白天黑夜，无论刮风下雨，都暴露在露天下；当他们因身体虚弱而晕倒在桨下时，他们得到的不是能让他们苏醒的药水，也不是能让他们提神的食物，而是鞭子的抽打、藤条或绳子的抽打。由于缺乏足够的衣物和必要的清洁，他们饱受害虫的折磨和寒冷的摧残，寒冷驱走了夜间殴打和折磨他们的刽子手。无论生病还是健康，他们都没有床，只能睡在 18 厘米宽的硬木板上，除了可怜的衣服外，没有任何遮盖物：一件粗布衬衫，一件红色的小绢布外套，两边剪到腋窝处，袖子敞开，长不到肘部；他们每三年穿一次粗布长袍，戴一顶帽子遮住头，头总是剃得光光的，以示他们的恶名。他们的食物和那些让他们遭受如此苦难的人的感情一样匮乏，他们生病时受到的待遇令人震惊，不胜枚举：他们注定要死在黑暗船舱的木板上，浑身都是害虫，得不到大自然一丝一毫的安慰。作为基督的传道者和正直的人，他们却与罪犯和最可恶的恶棍被锁在一起，他们亵渎神明的言语从未停止过。

如果他们拒绝听弥撒，就会被处以 bastinado 刑罚，下文将描述这种可怕的惩罚。在准备过程中，镣铐被卸下，受害者被交到掌管桨的土耳其人手中，土耳其人将他们剥得一丝不挂，然后将他们拉到一门大炮上，使他们动弹不得；在此期间，整个船上一片死寂。被任命为刽子手的土耳其人认为他的先知穆罕默德可以接受这种祭品，于是用粗糙的棍棒或虬结的绳索残酷地殴打可怜的受害者，直到皮开肉绽、奄奄一息；然后他们给她涂上令人痛苦的醋盐混合物，把她送到那家令人无法忍受的医院，在那里，成千上万的人死于他们的残忍。

约翰-卡拉斯殉难我们忽略了其他许多殉教者，包括 1761 年的约翰 - 卡拉斯 (John Calas)，他的殉教无可辩驳地证明了教皇的偏执，也证明了无论是经验还是改进都无法根除罗马天主教徒顽固不化的偏见，也无法让他们对新教徒变得不那么残忍或无情。

约翰-卡拉斯是图卢兹市的一名商人，他在图卢兹定居下来，过着良好的生活，并娶了一位法国血统的英国女子为妻。卡拉斯和他的妻子是新教徒，有五个孩子，他们教育孩子们信奉同样的宗教；但其中一个儿子刘易斯却成了罗马天主教徒，他是被一个在家里住了大约 30 年的女仆改变信仰的。然而，父亲并没有对此表示不满或愤怒，而是将女仆留在家中，并为儿子设立了年金。1761 年 10 月，家里有约翰-卡拉斯 (John Calas) 和他的妻子、一名女仆、长子马克-安东尼-卡拉斯 (Mark Anthony Calas) 和次子彼得-卡拉斯 (Peter Calas)。马可安东尼奥曾接受过律师教育，但由于他是新教徒而无法入行；因此他变得忧郁，阅读了所有能得到的关于自杀的书籍，似乎决心要毁灭自己。除此之外，他生活放荡不羁，嗜赌如命，做尽了一切放荡不羁的事情；因此，他的父亲经常责备他，有时甚至用严厉的语言，这大大加重了他的悲伤情绪，似乎压抑着他。

1761 年 10 月 13 日傍晚五点左右，图卢兹著名律师拉维兹之子、年约 19 岁的年轻绅士戈伯-拉维兹先生遇到了他的父亲约翰-卡拉斯和长子马克-安东尼（他的朋友）。父亲卡拉斯邀请他共进晚餐，一家人和客人在楼梯顶端的一个房间里坐了下来；全家人包括父亲卡拉斯和他的妻子、儿子安东尼和彼得卡拉斯以及客人拉维兹，除了前面提到的仆人之外，屋子里没有其他人。

此时大约七点钟。晚餐时间不长，但还没吃完，安东尼奥就离开餐桌，像往常一样来到同一层楼的厨房。女仆问他冷不冷。他回答说："恰恰相反，我很热。在此期间，他的朋友和他的家人离开了他们用餐的房间，走进了一间卧室；父亲和拉维兹一起坐在沙发上，小儿

子皮埃特罗坐在一张肘椅上，母亲坐在另一张椅子上；他们没有问任何关于安东尼奥的问题，一直在一起聊天，直到九点到十点，拉维兹告辞了，已经睡着的皮埃特罗被叫醒去点火。

卡拉斯家一楼有一间商店和一间仓库，仓库与商店之间用一扇折叠门隔开。当彼得-卡拉斯和拉维兹走下商店时，他们极为震惊地看到，安东尼奥把门打开了一半，衣服被挂在他放在两扇折叠门上的横杆上。发现这可怕的一幕，他们发出一声尖叫，父亲卡拉斯吓得跌倒在地，母亲则吓得站在上层通道里瑟瑟发抖。当女仆发现发生了什么事时，她留在了楼下，因为她害怕告诉她的女主人，也因为她要为她的主人做好事，她的主人正拥抱着她儿子的身体，用他的眼泪为他洗澡。因此，母亲独自一人下楼，与前面描述的场景混在一起，自然而然地产生了情绪。与此同时，彼得被派去找附近的外科医生拉莫尔。拉莫尔不在家，但他的学徒格罗索先生马上就到了。他们听说安东尼奥卡拉斯死得突然，而且检查尸体的外科医生说他是被勒死的，便认为他是被谋杀的，由于他家是新教教徒，他们立即认为这个年轻人要改变宗教信仰，并因此而被处死。

可怜的父亲因失去儿子而悲痛欲绝，他的朋友建议他叫来法警，以免被天主教暴徒撕成碎片，因为他们以为他杀了自己的儿子。首席治安官戴维将父亲、彼得、儿子、母亲、拉维兹和女仆拘押起来，并对他们进行看管。他们对尸体进行了检查，以寻找暴力痕迹，但除了脖子上的勒痕之外，没有发现任何暴力痕迹；他们还发现死者的头发是按照通常的方式梳理的，完全顺直，没有丝毫凌乱；他的衣服也叠得很整齐，放在柜台上，衬衫也没有被撕破或解开扣子。

尽管表面上如此清白，都城人却认为他们是在迎合群众的意见，并认为是老卡拉斯派人来找拉维兹，告诉他有个儿子要被绞死；拉维兹是来执行刽子手的任务的，他得到了父亲和兄弟的帮助。

由于无法获得所称事实的证据，国会大厦采用了警告或一般信息的方式，其中认为犯罪是理所当然的，并要求人们提供他们能够提供的相反证词。它指出，拉维斯受新教徒的指示，在他们的儿子因改变宗教信仰而被绞死时，他是他们的普通刽子手；它还指出，新教徒在绞死他们的儿子时，会强迫他们下跪，其中一个问题是，是否有人看到安东尼-卡拉斯在他父亲勒死他时，跪在他父亲面前；它还指出，安东尼死时是罗马天主教徒，要求提供他信仰天主教的证据。

但在这一警告发布之前，众人就已经猜到安东尼奥-卡拉斯会在第二天加入白衣忏悔者协会。因此，国会大厦将他的遗体安葬在圣斯蒂芬教堂中央。安东尼奥-卡拉斯下葬几天后，白色忏悔者在他们的小教堂里为他举行了庄严的仪式；教堂铺上了白色的地毯，中间竖起了一个墓碑，上面摆放着一具人体骸骨，骸骨的一只手拿着一张纸，上面写着 " 摒弃异端邪说，另一只手拿着殉教的标志-棕榈。第二天，方济各会为他举行了同样的仪式。

11 月 18 日，都城继续进行无情的迫害，在没有丝毫证据的情况下，就对不幸的父亲、母亲、兄弟、朋友和仆人施以酷刑。

对于这些可怕的程序，不幸的人们向议会提出了上诉，议会立即受理了此事，并宣布国会大厦的判决不合规定，但他们继续起诉，在刽子手宣布安东尼不可能像人们想象的那样被绞死之后，议会的大多数人认为囚犯有罪，因此命令图卢兹刑事法庭对他们进行审判。其中一人认为安东尼无罪，但经过长时间的辩论后，大多数人都赞成使用酷刑和绞刑轮，不管他是否有罪，都可能将他作为试验品判刑，希望他在痛苦中能够认罪，并指控其他囚犯，而其他囚犯的命运也随之暂缓。

然而，可怜的卡拉斯，一位六十八岁的老人，却独自被判了这一可怕的刑罚。他顽强地忍受着酷刑，临刑时的精神状态令所有看到他的人钦佩不已，尤其是两位道明会修士（布尔热神父和科尔达格神父），他们在他最后的时刻帮助了他，并声明他们认为他不仅无罪，而

且是真正的忍耐、坚韧和基督教慈善的楷模。当他看到刽子手准备给他最后一击时，他向布尔热神父做了新的声明，但话音未落，队长，也就是这场灾难的始作俑者，爬上了脚手架，只为满足自己亲眼目睹他的惩罚和死亡的愿望，跑到他面前，大声喊道：'可怜虫，那是要把你的尸体化为灰烬的柴草！说真话吧。卡拉斯先生没有回答，只是把头微微侧向一边，就在这时，刽子手履行了他的职责。

朗格多克民众对这个家庭的愤怒如此强烈，以至于所有人都希望看到卡拉斯的孩子被车轮碾碎，他们的母亲被活活烧死。有人建议年轻的多纳特-卡拉斯去瑞士。他去了那里，找到了一位绅士，这位绅士起初只是同情和宽慰他，而不敢评判对他的父亲、母亲和兄弟们的严厉行为。不久之后，他的一个兄弟也投向了这位先生的怀抱，而这位先生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采取了一切可能的预防措施，以确保他们一家的清白。一旦确信无疑，他认为自己出于良知不得不动用自己的朋友、钱财、笔和信用来弥补图卢兹七位法官的致命错误，并让国王会议对诉讼程序进行复审。这次复审持续了三年，德-格罗讷先生和巴夸库尔先生因调查这一令人难忘的案件而获得的荣誉是众所周知的。请求法院的五十名法官一致宣布卡拉斯家族全家无罪，并向国王陛下推荐了仁慈的正义。舒瓦瑟尔公爵不放过任何一个彰显其伟大人格的机会，他不仅用金钱帮助了这个不幸的家庭，还从国王那里为他们争取到了 36 000 里弗尔的酬金。

1765 年 3 月 9 日，逮捕令签署，为卡拉斯家族开脱，改变了他们的命运。1762 年 3 月 9 日是这个家庭无辜而贤德的父亲被处决的同一天。整个巴黎都蜂拥而至，目送他们出狱，人们欢欣鼓舞，热泪盈眶。

这个可怕的偏执例子促使伏尔泰下笔抨击迷信的可怕；尽管他本人是个异教徒，但他关于宽容的文章却为他的笔下增添了光彩，并成为减少大多数欧洲国家迫害严重程度的一种有福的手段。福音的纯洁性同样会摒弃迷信和残忍，因为基督的温和原则只会教导今世的安慰

和来世的救赎。如果我们敬畏上帝，将纯正的基督教义奉为神圣，完全信赖《圣经》中的应许，并遵守我们所居住国家的政治法律，那么我们无疑有权受到保护而不是迫害，并按照我们受福音准则支配的良知所建议的那样侍奉上天。



第 5 章：宗教裁判所的记述。

当改革宗教开始将福音之光传播到整个欧洲时，教皇英诺森三世对罗马式教会产生了极大的恐惧。为此，他设立了一系列审问官，即调查、逮捕和惩罚异端的人，教皇派称改革宗为异端。

多米尼克是这些宗教裁判官的首领，他被教皇封为圣徒，以使自己的权威更受尊重。多米尼克和其他宗教裁判官遍布各个天主教国家，以最严厉的手段对待新教徒。随着时间的推移，教皇发现这些巡回裁判官并不像他想象的那样有用，于是决定建立固定的、正规的宗教裁判法庭。在这些固定法庭成立后，宗教裁判所的第一个办公室设在图卢兹市，多米尼克成为了第一 固定的宗教裁判官，因为他之前是第一 巡回宗教裁判官。

一些国家设立了宗教法庭。但西班牙宗教裁判所的权力最大，也最令人畏惧。就连西班牙国王自己，虽然在其他方面都很专断，但也开始惧怕宗教裁判所领主的权力。他们实施的可怕的残忍行为迫使许多与罗马天主教观点不同的人小心翼翼地隐藏自己的情感。

在所有教皇僧侣中，最热心、最服从罗马教会的是道明会和方济各会；教皇将主持宗教裁判所各法庭的专有权交给了他们，并赋予他们最无限的权力，因为他们是教皇委派的法官，直接代表教皇本人：他们可以根据最轻微的异端报告，将任何他们认为合适的人逐出教会或判处死刑。他们可以对任何他们认为是异端的人发动十字军东征，还可以与宗主国的君主结盟，用他们的军队参加十字军东征。

1244 年，皇帝腓特烈二世进一步加强了他们的权力，宣布自己是所有宗教裁判官的保护者和朋友，并颁布了以下残酷的法令：1.烧死所有顽固不化的异教徒。2.2.将所有悔过自新的异教徒终身监禁。

皇帝对天主教宗教裁判官的这种狂热，源于一个传遍欧洲的谣言，说他打算放弃基督教，成为一名穆斯林；皇帝于是以最大的偏执，试图推翻这个谣言，并以残酷的手段表明他对教皇的依附。

宗教裁判所的官员包括三名审问官（或法官）、一名税务律师、两名秘书、一名地方法官、一名信使、一名接管人、一名狱卒、一名没收财产代理人；若干名评估员、理事、刽子手、内科医生、外科医生、门卫、家庭成员和来访者，他们都要宣誓保守秘密。

对接受该法庭审判的人的主要指控是异端，包括任何违背罗马教会信仰或传统的言论或文字。宗教裁判所还处理那些被指控为魔术师、用普通语言阅读《圣经》、犹太人的《塔木德经》或穆斯林的《阿尔科兰经》的人。

每一次，宗教裁判官都会以最严厉的方式进行审判，并以最残酷的手段惩罚那些冒犯他们的人。新教徒很少会得到宽恕，而皈依基督教的犹太人也远非安全。

在宗教裁判所的辩护对囚犯来说没有什么用处，因为仅凭怀疑就足以定罪，而且他的财富越多，危险就越大。宗教裁判官的残忍大多源于他们的贪婪：他们为了占有财产而毁灭生命。他们以热心为借口，掠夺每一个有罪的人。

宗教裁判所的囚犯从不被允许见到指控他的人或对他不利的证人的面孔，而是采取一切手段，包括威胁和酷刑，迫使他自证其罪，从而证实他们的证据。如果宗教裁判所的管辖权没有被完全接受，那么质疑它的人就会遭到报复；如果有任何官员反对它，那么反对它的人几乎肯定会因自己的胆大妄为而遭殃；宗教裁判所的格言就是制造恐怖，恐吓，或者恐吓它的权力对象。高贵的出身、显赫的官阶、伟大的尊严或显赫的职都无法抵挡它的严厉。宗教裁判所最低级的官员也能让最高级的人物发抖。被告一旦被定罪，就会遭到严厉鞭打、暴

力折磨、送进监狱或被判处死刑。在这两种情况下，个人物品都会被没收。宣判后，将举行前往行刑地点的游行，这种仪式被称为 auto da fe（信仰行动）。

下面讲述的是 1682 年在马德里上演的一出汽车舞剧。 5 月 30 日，宗教裁判所的官员们在号角、小鼓和旗帜的引领下，列队前往大广场上的宫殿，并在那里发布公告，宣布将于 6 月 30 日执行对囚犯的判决。

在这些囚犯中，有二十名男子和妇女，以及一名叛变的穆斯林，被判处火刑；五十名犹太人和犹太人，以前从未被监禁过，但他们已经悔过自新，被判处长期监禁，并戴上黄帽。整个西班牙宫廷都出席了这一场合。大法官的座被安排在一种远远高于国王的宫廷里。

在受难的人当中，有一年仅 17 岁、美貌动人的犹太少女。她发现自己正坐在王后所坐的脚手架的同一侧，于是她向王后致辞，希望得到王后的宽恕，并发表了如下悲惨的演说：伟大的王后，在我如此悲惨的境况下，您的御驾亲征难道不会对我有所帮助吗？请看在我年轻的份上。哦！想想看，我即将因为信奉自幼习得的宗教而死去！"女王陛下似乎很同情她的遭遇，但还是把目光投向了别处，不敢对这个被宣布为异教徒的人说一句好话。

弥撒开始了，神父从祭坛上走下来，站在绞刑架附近，坐在为此准备的椅子上。随后，首席宗教裁判官身披斗篷，头戴法冠，从圆形剧场走了下来。在祭坛前鞠躬后，他走近国王的阳台，在几名官员的陪同下走上阳台，手持十字架和福音书，手里拿着一本书，上面写着西班牙国王的誓言，他们保证保护天主教信仰，铲除异教徒，并以一切权力和力量维护宗教裁判所的程序和法令；议员和全体集会人员也进行了类似的宣誓。弥撒在 12 点左右开始，直到晚上 9 点才结束，因为宣布了对不同罪犯的判决而延长了时间，这些判决已经被一个接一个地分别大声朗诵过了。

紧接着，二十一名男女被烧死，他们无畏地承受着可怕的死亡，着实令人吃惊。国王与罪犯们近在咫尺，罪犯们痛苦的呻吟声让他听得一清二楚；然而，他却不能缺席这个被视为宗教仪式的可怕场面。他的加冕誓言要求他必须出席法庭的所有活动。

我们已经说过的内容可以适用于一般的宗教裁判所，特别是西班牙宗教裁判所。葡萄牙的宗教裁判所与西班牙的宗教裁判所完全相同，都是在同一时期建立的，并遵守同样的规则。宗教裁判官只允许使用三次酷刑，但在这三次酷刑中，囚犯要么死于酷刑，要么永远跛脚，每次换人时都会遭受最剧烈的疼痛。我们将广泛介绍酷刑所造成的剧烈折磨，这要归功于一经历过三次酷刑，但幸运地从残酷的折磨中幸存下来的人的叙述。

第一次受刑时，六名刽子手走进来，把他的衣服脱得只剩内衣，然后把他仰卧在离地面几英尺高的一种木架上。刽子手们首先在他的脖子上套上铁项圈，在他的两只脚上各套上一个铁环，将他固定在支架上。拉伸四肢后，他们在每条大腿上缠上两根绳子；绳子从脚手架下面的孔中穿过，在一个给定的信号下，由四个人在同一时刻拉动所有绳子。 不难想象，紧接着的痛苦是难以忍受的；细小的绳索将囚犯的皮肉割得千疮百孔，导致被捆绑的八个不同部 鲜血直流。由于囚犯坚持不对审问者的要求供认不讳，绳索被这样连续拉了四次。

施加第二种酷刑的方式如下：他们强迫他的双臂向后，使他的手掌朝向身后。这时，他们用一根绳子将他的手腕绑在一起，并用马达转动绳子，使他的双手逐渐靠近对方。这个动作使两只手的手背相碰，并保持完全平行。由于这种剧烈的扭曲，两个人的肩膀都脱臼了，嘴里流出了大量鲜血。这样的酷刑重复了三次，之后他被带回地牢，外科医生将脱臼的骨头接好。

第二次酷刑两个月后，囚犯稍有恢复，再次被命令到刑讯室，在那里，他最后一次遭受了另一种惩罚，而且是不间断地遭受了两次。刽子手们用一根粗铁链拴住他的身体，铁链穿过他的胸部，最后到达他的手腕。然后，他们把他背靠在一块厚木板上，木板两端有一个滑

轮。一根绳子穿过滑轮，将铁链的末端钩住他的手腕。然后，刽子手用放在他身后一定距离处的滚筒拉伸绳子的末端，按照铁链两端的比例压迫或挫伤他的腹部。他们用这种方式折磨他，以至于他的手腕和肩膀完全脱臼。不过，外科医生很快就把它们恢复了原。但是，野蛮人还不满足于这种残酷的折磨，马上对他施以第二次同样的折磨，他以同样的毅力和决心忍受了这种折磨（尽管可能是更剧烈的疼痛）。之后，他再次被关在监狱里，在外科医生的帮助下包扎瘀伤，固定脱臼的部，他就一直待在这里，直到他们对他进行迫害，或者自取灭亡，或者把监狱交出去，他才被释放，终生残废，病入膏肓。

英国商人尼古拉斯-伯顿（Nicholas Burton）在西班牙被烧死的经过。 约公元 1560 年 11 月 5 日，居住在小圣巴塞洛缪教区的伦敦公民、商人尼古拉斯-伯顿先生平静安详地从事着他的货物贸易。在西班牙安达卢西亚的加的斯城，有一个犹太，也就是人们所说的宗教裁判所教父们的熟人闯进了他的住处；这个人找尼古拉斯-伯顿，假装手里有一封信要交给他；尼古拉斯-伯顿立刻与他交谈。由于没有信要交给他，在魔鬼主人（他是魔鬼主人的信使）的建议下，这个发起人或熟人编造了一个谎言，说如果尼古拉斯-伯顿愿意留下任何东西，他就把他装在船上的船带到伦敦去；这样做的目的之一是为了弄清他把货物装在哪里，以便扣押，特别是为了延长时间，直到宗教裁判所的军士来抓住尼古拉斯-伯顿的尸体；他们就这样肆无忌惮地干了起来。于是，他意识到他们无法指控他在那个国家写过、说过或做过任何违反王国教会或世俗法律的事情，便大胆地问他们要指控他什么才能逮捕他，并请他们陈述案情，他将作出回应。然而，他们没有回答，而是用威胁的话语命令他保持沉默，不要对他们说一个字。

于是，他们把他带到了加的斯市肮脏的普通监狱，在那里，他和盗贼们一起被铐了十四天。

在此期间，他根据上帝在这方面赐予他的天赋，向这些可怜的俘虏传授了许多上帝的话语，还教他们用西班牙语发音，在很短的时间内，他就使几个迷信无知的西班牙人接受了上帝的话语，摒弃了他们的教皇传统。

得知这一事实后，宗教裁判所的官员将他满身镣铐地押送到一个叫塞维利亚的城市，关进一个叫特里亚纳的最残酷、最不人道的监狱。上述宗教裁判所的教父们按照他们一贯的残酷暴行秘密地对他进行了审判，因此，他再也不能给他的同胞写信或说话；直到今天，人们也不知道控告他的是谁。

接着，12月20日，他们把尼古拉斯伯顿和其他一大批囚犯带到了塞维利亚城，因为他们信奉真正的基督教，他们把这些囚犯带到了一个地方，在那里，审问官们坐在那里进行审判，他们把这个地方叫做“车厢”，“车厢

”里有一件布制的斗篷，斗篷上有几处画着一个巨大的魔鬼，魔鬼正在烈火中折磨一个灵魂，魔鬼的头上还有一个同样图案的蓄水池。

他的舌头被人用利棍从嘴里拔了出来，这样他就不会向人们宣扬他的良知和信仰，于是他和另一个来自南安普顿的英国人以及其他几个因宗教原因被定罪的人，包括法国人和西班牙人，一起被绑在上述宗教裁判所前的绞刑架上，在那里宣读和宣布对他们的判决。宣判后，他们立即被带到城外的刑场，在那里被残忍地烧死，上帝因他们的恒久信仰而受到赞颂。

这个尼古拉斯伯顿在路上和烈火中都表现得如此开朗，以所有的耐心和喜悦拥抱死亡，以至于站在附近的折磨者和敌人说，在他到达火海之前，魔鬼就已经得到了他的灵魂。因此，他们说他的知觉已经消失了。

上述尼古拉斯伯顿被捕后，他通过贸易带到西班牙的所有货物和商品立即被扣押（按照惯例），并被带去没收；其中，属于另一个英国商人的许多货物也被卷了起来，他被记为该

商人的保理商。这商人一得知他的代理人被监禁，他的货物被扣押，就立即派他的律师前往西班牙，授权律师索要他的货物，律师名叫约翰弗朗顿，是布里斯托尔的公民。

当他的律师在塞维利亚上岸后，他向圣院出示了他所有的信件和著作，要求将这些物品交到他的手中时，他得到的答复是，他必须通过汇票和律师提起诉讼（但毫无疑问，这一切都是为了拖延他、出于礼节，他们给他指派了一个律师，让他准备诉状和其他请愿书，然后提交给他们神圣的法庭，每份请愿书要价八英镑，尽管他们并没有给他提供比不提交更好的条件。在三四个月里，这个家伙每天上午和下午都要去宗教裁判官的宫殿，跪在地上乞求把利品交给他，特别是交给当时担任塞维利亚宗教裁判所所长的塔拉康主教，让他以绝对的权威下令归还 利品。但这些 利品价值连城，数量巨大，很难追回。

最后，他花了整整四个月的时间打官司、提要求，但都无济于事，最后得到的答复是，他必须拿出更好的证据，从英国带来比他已经提交给法庭的更充分的证明。于是，当事人立即前往伦敦，并按照他们的要求，以最快的速度带着证人证言和更大更多的证明返回塞维利亚，并向法庭展示。尽管如此，审问者们仍然对他避而不见，理由是他没有空闲时间，而且他们正忙于更重要的事务。

最后，该党几乎花光了所有的钱，因此更加坚持要求派他去，他们就把这件事

完全托付给了主教，主教回来后回答说："他自己知道该怎么做，虽然他只是一个人，决定权在其他委员和他自己手里。"就这样，该党派了一个一个人去，却无法结束自己的事业。然而，由于他的咄咄逼人，他们决定派他去，于是就有了这样的结果：一 名叫加斯科的审问官是这方面的专家，他希望当事人在晚饭后去找他。

这朋友听到这个消息后非常高兴，以为他的财产要归还给他了，而且因为一个小误会，他被传唤来与另一个囚犯谈话，讨论他们的账目，听到审问者说他有必要与这个囚犯谈话，

他半信半疑，认为他们是善意的，于是在傍晚时分回到了那里。他到达后不久，狱卒就奉命把他关在他们指定的监狱里。

起初，该党还希望是因其他事情而被召唤，但事与愿违，它看到自己被扔进了一个黑暗的监狱，它意识到，这个世界在他身上发生的变化与它想象的大相径庭。但两三天后，他被带到法庭，在那里，他开始要求得到他的财产；因为这是一个权宜之计，在没有其他情况下也能很好地满足他们的要求，所以他们让他念万福玛利亚："万福玛利亚，大恩大德，Dominus tecum, benedicta tu in mulieribus, et benedictus fructus ventris tui Jesus Amen"。

他们把他送回了监狱，并以异教徒的罪名起诉他，因为他没有按照罗马人的方式念圣母经，而是以一种非常可疑的方式结束了圣母经，因为他应该加上

"Sancta~Mariamater~Deipronobis~Peccatoribus"；"然而，他们说他们缩写了这句话，很明显他不承认圣人的调解。因此，为了让他在监狱里呆得更久，他们把他伪装成他们的样子带到了舞台上，在那里宣判他必须没收他起诉的所有财产，即使这些财产并不属于他，此外，他还必须在监狱里服刑一年。英国人马克-布鲁格斯（Mark Brughes）是一艘名为"仆从号"（Minion）的英国船只的指挥官，他在葡萄牙的一个小镇被烧死。

约 16 岁的英国青年威廉霍克（William Hoker）也因同样的正义之举在塞维利亚城被几个年轻人用石头砸死。本世纪初，西班牙的王受到两王子的争夺，他们同样声称拥有主权，法国支持其中一 争夺者的事业，英国则支持另一 争夺者的事业。

贝里克公爵是詹姆斯二世的亲生儿子，詹姆斯二世已退 给英格兰，他指挥西班牙和法国军队在著名的阿尔曼萨 役中击败了英格兰军队。随后，军队被分为两部分；一部分由西班牙和法国军队组成，由伯维克公爵率领，向加泰罗尼亚挺进；另一部分仅由法国军队组成，

由奥尔良公爵指挥，前往征服阿拉贡。当军队逼近阿拉贡城时，地方长官前来向奥尔良公爵献上钥匙。但奥尔良公爵傲慢地回答他们说，他们是叛军，他不会接受钥匙，因为他奉命从一个缺口进入城市。

因此，他用大炮攻破了城墙，然后率领全军穿城而入。在采取了一切必要措施后，他离开去征服其他地方，并立即留下了一支强大的守备部队，由他的副将德拉法尔先生（M.deLegal）指挥守卫。这先生虽然从小是罗马天主教徒，却完全不迷信，他集才华与勇气于一身。他是一 能干的军官，也是一 不折不扣的绅士。

公爵在离开之前，下令以下列方式向城市征收重税：

1. 地方长官和主要居民每月为公爵的餐桌支付一千克朗。
2. 每家每户都必须支付一支枪的费用，这相当于每月 18 000 支枪。
3. 每所修道院和修道会根据其财富和收入比例缴纳捐款。

最后两笔捐款将用于军队的维持。对地方行政长官和主要居民以及每家每户征收的钱款一经要求就会立即支付。但当人们找到修道院和寺院的负责人时，却

发现神职人员并不像其他人那样愿意捐钱。 在神职人员募集的捐款中耶稣会学院将支付 2000 支枪。

-阿戈斯蒂尼

-多米尼加人 , - 1000

-卡梅利塔尼 , - 1000

M.DeLegal 先生向耶稣会发出了立即付款的强制命令。耶稣会会长回答说，神职人员为军队支付军饷违背了所有教会豁免权。他不知道有什么论据可以授权这样做。于是，德

拉法先生派了四个连的骑兵去学院驻扎，并带来了这样一个讽刺性的消息：为了让您相信支付这笔钱的必要性，我从军事逻辑体系中抽取了四个实质性的论据寄给您的学院。因此，我希望你们不需要任何进一步的告诫来指导自己的行为。

这些事实让耶稣会士大惑不解，他们派人到宫廷去给国王的忏悔者送快件，忏悔者也是耶稣会士。但是，龙骑兵的抢劫和破坏速度比信使的速度要快得多，耶稣会士眼看一切都要毁于一旦，便想好了友好地解决此事，并在信使回来之前付清了钱款。奥古斯丁会士和加尔默罗会士从耶稣会士的遭遇中得到警示，谨慎地去交钱，从而推掉了龙骑兵的军事论证研究和逻辑教学。

但多米尼克人都是宗教裁判所的家属或附属机构，他们认为这种情况会成为他们的保护伞。但他们错了，因为 De Legal 先生并不惧怕或尊重宗教裁判所

。多明我会的会长向军事指挥官捎话说，他的修会很穷，没有钱支付捐款；事实上，他说："多明我会的全部财富只包括使徒和圣人的银像，这些银像有一生那么大，放在我们的教堂里，如果把它们拿走，就是对它们的亵渎"。

据宗教裁判官说，法国指挥官不敢如此亵渎神灵，因为他想拥有这些珍贵的神像。

不过，他还是让大家知道，银像将是一种令人钦佩的货币替代品，而且银像在

他的手中比在多米尼克修会本身手中更有价值："因为[他说]当你们以现在的方式拥有它们时，它们矗立在壁龛里，毫无用处，一动不动，对整个人类甚至对你们自己都没有任何好处。但当它们归我所有时，它们就会有用；我会让它们运转起来，因为我打算让它们变成硬币，那时它们就能像使徒一样旅行，在不同的地方发挥作用，并流通起来，为全人类服务"。

宗教裁判官们对这种待遇感到震惊，他们从未想到会受到这种待遇，即使是来自王冠上的头颅；因此，他们决定以庄严的游行方式交出珍贵的圣像，以激起人民的反抗。随后，多明我会的修士们奉命带着使徒和银色圣像，以悲壮的方式向德拉尔宅邸进发，他们点燃了蜡烛，一路上痛苦地呼喊 "异端，异端"。

M.DeLegal 先生听到这些情况后，命令四个连的榴弹兵沿着通往他家的道路列队；每个榴弹兵都被命令一手拿着装好的导火索，一手拿着点燃的蜡烛，这样部队就可以用武力击退武力，或者尊重这种滑稽的庄严仪式。

修士们想尽一切办法煽动骚乱，但老百姓们害怕武装起来的军队，不敢服从他们的命令；因此，银像不得不交给德-拉格尔先生，他把银像送到造币厂，命令立即铸造。由于未能发动叛乱，宗教裁判官们决定将 DeLegal 先生逐出教会，除非他在铸币厂监狱中的珍贵银圣像被熔化或肢解之前将其释放。法国指挥官断然拒绝释放圣像，但表示他们应该去旅行并做好事；此时，宗教裁判官们起草了逐出教会的表格，并命令他们的秘书去向德拉法先生宣读。秘书准时完成了任务，认真而清晰地宣读了驱逐令。法国指挥官耐心地听完后，礼貌地告诉秘书他将在第二天做出答复。当宗教裁判所的秘书离开后，德拉法尔先生命令自己的秘书准备一份与宗教裁判所送来的一模一样的开除教籍表格。但要做这样的改动，用宗教裁判官的名字代替他的名字。

第二天一早，他命令四个团整装待发，指示他们陪同他的秘书，按照他的指示行事。秘书前往宗教裁判所，坚持要求入内，经过一番讨论后，宗教裁判所同意他入内。一进门，他就大声宣读了德拉法先生对宗教裁判官们发出的驱逐令。宗教裁判官们都在场，惊讶地听着他的宣读，他们从未遇到过一个敢于如此大胆行事的人。他们大声斥责德拉法是异教徒。他们说："这是对天主教信仰的大胆侮辱。"但更让他们吃惊的是，法国秘书告诉他们，他们

必须离开现在的驻地，因为法国指挥官想把部队驻扎在宗教裁判所，那里是整个城市最舒适的地方。

当秘书对他们严加看管，并把他们送到 DeLegal 生指定的地方接待他们时，宗教裁判官们大声叫好。宗教裁判官们注意到事情的进展，要求允许他们带走自己的私人财产，他们得到了允许。他们立即动身前往马德里，在那里向国王提出了最尖锐的控诉。但国王告诉他们，他不能给他们任何补偿，因为他们受到的伤害来自他祖父法国国王的军队，只有在法国国王的帮助下，他才能在自己的王国站稳脚跟。"如果是我的军队，我会惩罚他们。但现在的情况是，我无法行使任何权力"。

与此同时，De Legal 先生的秘书打开了宗教裁判所的所有大门，释放了总共四百名囚犯。其中有六十名年轻貌美的女子，她们似乎成了三主要审问官的动物园。这一发现揭露了宗教裁判官的丑恶嘴脸，大主教非常震惊，他要求德拉法先生把这些女人送到他的宫殿，他会照顾她们的。与此同时，他还发表了一份教会谴责书，谴责所有嘲笑或指责宗教裁判所神圣职责的人。

法国指挥官捎信给大主教说，这些囚犯已经逃跑，或者被他们的朋友，甚至他自己的军官藏得很安全，他不可能把他们送回去。因此，宗教裁判所在犯下如此滔天罪行之后，现在不得不面对自己的暴露。有人可能会说，奇怪的是，王室首脑和显贵们并没有试图摧毁宗教裁判所的权力，削弱这些教会暴君的权威，因为他们的家人和自己都无法幸免于难。

然而，令人惊讶的是，在这种情况下，迷信总是胜了常识，习俗也与理性背道而驰。事实上，有一王子曾打算废除宗教裁判所，但他在成为国王之前就失去了生命，因此也就失去了废除宗教裁判所的权力。

他就是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的儿子、著名的查理五世皇帝的孙子、和蔼可亲的唐-卡洛斯王子。唐-卡洛斯拥有祖父的所有优点，却没有父亲的任何缺点。他是一个活泼可爱、文化修养令人钦佩、性格和蔼可亲的王子。他有足够的理智来看待教皇的错误，并对宗教裁判所的名字深恶痛绝。他公开抨击宗教裁判所，嘲笑宗教裁判官装出来的虔诚，竭尽全力揭露他们的残暴行径，甚至宣称，如果他登上王位，他将废除宗教裁判所并消灭其代理人。

这些事实足以激怒审问者：他们因此决心复仇，决定消灭王子。现在，宗教裁判官们动用了所有的代理人和使者，对王子进行最巧妙的影射。最终，人民中出现了不满情绪，国王被迫将唐卡洛斯逐出宫廷。他们还不满足于此，还追杀他的朋友们，迫使国王把他的兄弟、王子的叔叔奥地利公爵唐胡安和国王的侄子、王子的堂兄帕尔马亲王也逐出了宫廷，因为他们深知奥地利公爵和帕尔马亲王都对唐-卡洛斯有着真挚而不可侵犯的感情。

几年后，王子对低地国家的新教徒表现出了极大的宽容和偏爱，宗教裁判所却对他大肆抨击，宣称既然这些人是异教徒，王子本人也一定是异教徒，因为他听信了他们的话。总之，他们在国王的心目中占据了极大的势力，国王完全成了迷信的奴隶，令人震惊的是，他在偏执的力量面前牺牲了天性，因为害怕招致宗教裁判所的愤怒，他放弃了自己唯一的儿子，并亲自下达了死刑判决。

事实上，王子获得了所谓的“放纵”，即允许他选择自己的死亡方式。像罗马人一样，这不幸的年轻英雄选择了流血和洗热水澡；当他的胳膊和腿上的血管被打开时，他逐渐死去，成为宗教裁判官的邪恶和他父亲愚蠢偏执的殉葬品。

对埃吉迪奥博士的迫害

埃吉迪乌斯博士曾在阿尔卡拉大学接受教育，在那里他获得了各种学，并特别致力于研究圣经和神学。神学教授去世后，他被选为神学教授，他的表现令所有人满意，他博学和虔诚的名声传遍了整个欧洲。

然而，埃吉迪乌斯也有敌人，他们向宗教裁判官告发了他，宗教裁判官向他发出传票，当他现身时，就把他关进了监狱。由于塞维利亚大教堂的大多数成员和多尔图瓦主教区的许多人都赞同埃吉迪乌斯的教义，认为这些教义完全符合真正的宗教信仰，因此他们向皇帝请愿支持埃吉迪乌斯。虽然皇帝接受的是罗马天主教教育，但他非常理智，不会偏执己见，因此立即下令将他的任期延长。

不久，他访问了巴利亚多利德的教堂，并竭尽全力促进宗教事业。回国后不久，他就病倒了，最后在极度衰老中去世。由于未能平息宗教裁判官们对他生前的怨恨，他们决定（因为皇帝的心思都用在了军事远征上）对他进行死后报复。因此，在他下葬后，他们立即下令将他的遗体运出陵墓。根据法律程序，他们被判处焚烧，并得到了相应的执行。

迫害君士坦丁博士

康斯坦丁博士是前面提到的埃吉迪乌斯博士的挚友，他具有非凡的天赋和深厚的文化修养；除了几种现代语言外，他还懂得拉丁语、希腊语和希伯来语，不仅对所谓的深奥科学非常熟悉，而且对那些被称为宫廷文学的艺术也非常熟悉。

他的口才使他讨人喜欢，他的教义也使他成为一名有益的传道者。他是如此受欢迎，以至于他从来没有在座无虚席的听众面前讲过道。他在教会中有许多升迁的机会，但他从未利用过这些机会；事实上，如果有人给他比他自己更有价值的生活，他都会拒绝，并说："我满

足于我所拥有的"。他经常大力宣扬反对殉教，以至于他的许多上司，在这个问题上并不那么细腻，却被他在这个问题上的教义所激怒。

在被埃吉迪乌斯博士完全确认为新教徒后，他大胆地只宣讲那些符合福音纯洁性的教义，而没有被罗马教会在不同时期潜入的错误所玷污。由于这些原因，他在罗马天主教中树敌甚多，其中一些人一心要消灭他。

名叫斯科巴里亚（Scobaria）的值得尊敬的绅士建立了一所神学学校，并任命康斯坦丁博士为该校的朗读者。他立即接受了这项任务，并分头宣读了关于《箴言》、《传道书》和《颂歌》的讲义。他刚刚开始讲解《约伯记》，就被宗教裁判官抓住了。

被带去检查时，他的回答非常谨慎，以至于他们找不到对他的明确指控，但他们仍然不知道该如何继续下去，因为以下情况的发生决定了他们的决定。

康斯坦丁博士把几本书寄存在一个叫伊莎贝拉_马丁的女人那里，这些书对他来说非常珍贵，但他知道，在宗教裁判所看来，这些书是例外。这被斥责为新教徒的妇女被捕了，经过小范围的审判后，她的财产被下令没收。然而，在警察到达她家之前，这妇女的儿子已经搬走了装满贵重物品的几个板条箱，其中就有康斯坦丁博士的书籍。一个奸诈的仆人把这件事告诉了宗教裁判官，一个官员去找儿子要箱子。儿子以为官员只是来要君士坦丁的书，便说："我知道您来要什么，我马上给您拿来。"

儿子去拿康斯坦丁医生的书和文件时，军官非常惊讶地发现了他没有找的东西。不过，他告诉年轻人，他很高兴那些书和文件被展示出来了，但他必须完成任务的目的，那就是把他和他拿走的财产带到宗教裁判官面前，他照办了；因为年轻人知道，争辩或反抗都是没有用的，所以他默默地接受了自己的命运。

审问者掌握了君士坦丁的书籍和著作，现在他们找到了足够的材料对他提出指控。当他接受复审时，审问者向他出示了一份文件，问他是否认识上面的笔迹。在意识到这是他自己的笔迹后，他猜到了整个事情的真相，承认了所写的内容，并为其中包含的教义辩解说："在那本书和我所有其他的著作中，我从未偏离福音的真理，而是始终牢记基督传达给人们的纯正戒律"。

在狱中被关押了两年多之后，君士坦丁博士被一股血流夺去了生命，结束了他在这个世界上的苦难。然而，审判是针对他的尸体进行的，在下次迫害中，他的尸体被当众烧毁。

威廉-加德纳的一生威廉-加德纳出生于布里斯托尔，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并在适当的年龄被一 名叫帕吉特的商人收养。 26

岁那年，他的主人把他送到里斯本当保洁员。在那里，他潜心研究葡萄牙语，勤勤恳恳地处理自己的事务，并以最亲切和蔼的态度对待所有与他有丝毫利害关系的人。他与一些人私下交谈，他知道这些人是狂热的新教徒。与此同时，他谨慎地避免冒犯那些罗马天主教徒；不过，他以前从未去过任何教皇的教堂。

由于葡萄牙国王的儿子和西班牙王后缔结了婚约，婚礼当天，新郎、新娘和整个宫廷都前往大教堂，参加婚礼的人来自各个阶层，其中包括威廉加迪纳，他全程参加了婚礼仪式，并对他所看到的迷信现象感到非常震惊。

他所看到的错误崇拜深深地印在了他的脑海中；他很遗憾看到整个国家都沉浸在这种偶像崇拜中，而福音的真理却如此容易获得。因此，他给自己定下了一个不明智的计划，尽管这个计划值得称赞，那就是在葡萄牙进行宗教改革，否则就死在改革的路上。他决定牺牲自己的谨慎来换取自己的热忱，即使他因此而成为殉道者

。

为此，他解决了所有的世俗事务，还清了债务，结清了账目，交付了货物。第二个星期天，他再次来到大教堂，手里拿着一本新约，站在祭坛附近。国王和宫廷立即出现了，一位红衣主教开始了弥撒，弥撒开始时正是人们祭拜主祭的时刻。加迪纳再也忍不住了，纵身跃向红衣主教，一把夺过他手中的圣物，踩在脚下。这一举动震惊了整个会场，一个人拔出匕首刺伤了加德纳的肩膀，如果不是国王劝他住手，他就会被重击致死。

加德纳被带到国王面前，国王问他是哪国人，他回答说："我出生在英国，信仰新教，职业是商人。我所做的一切并不是出于对您的蔑视，上帝保佑，而是出于对这里荒谬的迷信和粗暴的偶像崇拜的愤慨"。

国王以为他是受了别人的指使才这样做的，便问他的委托人是谁，他回答说："只是我的良心。我不会为任何活着的人冒险去做我所做的事，但我要把这件事和其他所有的事都归功于上帝"。

加德纳被送进了监狱，同时还下达了抓捕里斯本所有英国人的总命令。这项命令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执行（一些人设法逃脱），许多无辜的人受到严刑拷打，逼迫他们供认是否知道任何事情；特别是，一个与加德纳住在同一所房子里的人受到了无与伦比的野蛮对待，逼迫他供认一些可能揭露此事的事情。

加德纳本人也受到了最残酷的折磨。但在受尽折磨的过程中，他却为自己的行为感到光荣。当下令执行死刑时，在一个柱子附近点燃了大火，加德纳被用滑轮拉到柱子上，然后被带到火堆附近，但不能近到碰到他，因为他们烧死了他，或者说慢慢地烤死了他。尽管如此，他还是耐心地忍受着痛苦，并愉快地将灵魂交给了主。

可以看到，大火（烧毁了加迪纳）向港口喷出的一些火星烧毁了国王的一艘

舰。这场大火还造成了其他相当大的损失。加德纳死后不久，这次获救的英国人都被遣散了，只有和他住在同一所房子里的那个人例外，他被拘留了两年才获得自由。

苏格兰人威廉·利思高先生的生平与苦难记述这绅士出身名门望族，天生喜欢旅行，年轻时就游历了北部和西部岛屿，随后访问了法国、德国、瑞士和西班牙。他于 1609 年 3 月踏上旅途，第一个目的地是巴黎，并在那里停留了一段时间。然后，他继续旅行，途经德国和其他地方，最后抵达西班牙马拉加，这是他所有不幸的发生地。

在此逗留期间，他曾与一艘法国船的船长讨价还价，希望获得前往亚历山大港的船票，但因以下情况而未能如愿。1620 年 10 月 17 日傍晚，当时正在巡航打击阿尔及利亚袭击者的英国舰队在马拉加前方抛下了锚，这让马拉加的居民陷入了极度的恐慌之中，因为他们认为这些人是土耳其人。然而，早上人们发现了错误，马拉加的总督看到他们的旗帜上有英国的十字架，于是登上了指挥这次远征的罗伯特·曼塞尔爵士的船，停留了一段时间后返回，平息了人们的恐惧。

第二天，船队上的许多人都上了岸。其中有一些人是利思高先生认识的，他们在互相恭维之后，一起在城里庆祝和享受了几天。随后，他们邀请利思高先生上船向海军上将致意。利思高先生接受了邀请，受到了热情接待，并一直留到第二天舰队启航。海军上将很乐意带着利思高先生一起去阿尔及尔。但由于他已经订好了前往亚历山大港的机票，而且他的行李等都在城里，所以他无法接受这一邀请。

一上岸，利思高先生就走私家小路去他的住处（他当晚就要启程去亚历山大港），经过一条无人居住的窄街时，他突然发现自己被九名军士或军官包围了，他们给他披上一件黑斗篷，强行把他带到总督府。过了一会儿，总督出现了，当时利思高先生恳切地请求告知他受到如此粗暴对待的原因。总督只是摇了摇头，然后下令对囚犯严加看管，直到他做完礼拜回

来，同时安排传唤镇长、高级法警和镇公证人参加对他的审问，所有这一切都要绝对保密，以免消息传到住在镇上的英国商人耳朵里。

这些命令得到了严格执行，总督回来后，他和官员们坐下来，利思高先生被带到他们面前接受审查。总督首先问了几个问题：他来自哪个国家，要去哪里，在西班牙待了多久。在回答了这些问题和其他问题后，囚犯被带到一个小房间里，没过多久，镇长就来拜访他，问他是否去过塞维利亚，或者最近刚从那里来。她友好地抚摸着他的脸颊，劝他说实话："因为（他说）从你的表情可以看出，你心里藏着一些事情，为了谨慎起见，你应该把它们说出来。然而，他没能从犯人口中套出什么，便离开了他，并把整件事报告给了总督和其他官员，这时，利思高先生再次被带到他们面前，受到了一般性的指控，并被迫发誓他将忠实地回答向他提出的问题。

总督接着询问了英国指挥官的品质，以及囚犯对什么原因阻止他接受邀请上岸的看法。他还询问了中队中英国舰长的姓名，以及他所知道的关于登船或离开英国前的准备情况。对各种问题的回答都由公证人写成了书面材料。但议会似乎对他否认知道组建舰队一事感到惊讶，特别是总督说他在撒谎，说他是叛徒和间谍，直接从英国来帮助和教唆针对西班牙的计划，为此他在塞维利亚待了九个月，以获取关于西班牙海军从印度群岛出发的时间的情报。他们赞叹他与舰队军官和许多其他英国绅士都很熟，他们说，他们之间发生了不寻常的交往，但所有这些交易都被仔细记录了下来。

总而言之，为了使真相毋庸置疑，他们说这是当天上午在海军上将的船上召开的争会议上发出的，目的是执行指派给他的命令。他们指责他是焚烧西印度群岛圣托马斯岛的同谋。"因此（他们说）这些路德教徒，魔鬼的孩子，他们说的话或发誓都不应该有信用"。

利思高先生试图推翻对他的所有指控，并赢得有偏见的法官的信任，但他徒劳无功。他请求允许他去拿那个装有他的文件、可以证明他清白的斗篷包。他的请求得到了批准，因为

他认为这可以让他们发现一些他们不知道的事情。斗篷包被拿来了，打开一看，里面有国王詹姆斯一世签发的许可证，上面写着"手册"，声明携带者打算前往埃及；西班牙人对这份文件非常蔑视。其他文件包括护照、证明书等，都是由有身份的人签发的。然而，所有这些证件似乎都在证实而不是轻这些有偏见的法官的怀疑，他们在没收了囚犯的所有证件后，命令他撤回。

与此同时，他们协商决定把犯人关在哪里。阿尔卡德（即首席法官）赞成把他关进市监狱。但 Corregidor 表示反对，他特别用西班牙语说："为了防止他被拘留的消息传到他的同胞耳中，我将亲自承担后果。

决定之后，一名军士走到利斯高先生面前，索要他的钱财，并随意搜身。由于反抗无用，囚犯默默地服从了，当中士（在他的口袋里搜出 11 枚金币或银币后）把他的衣服剥得只剩上衣时。他翻开裤子，发现腰间有两个布袋，里面装着 137 枚金币。中士立即把钱交给了 Corregidor，Corregidor 经过商议后，命令他给囚犯穿上衣服，把他锁在屋子里直到晚饭后。

午夜时分，中士和两名土耳其奴隶将利思高先生从当时的囚禁中解救出来，但却将他带入了一个更加可怕的囚禁中。他们带着他穿过几条通道，来到宫殿偏僻处的一个房间，房间朝花园方向，在那里他们给他戴上了镣铐，并用一根一米多长的铁棍拉伸他的双腿，铁棍的重量使他既不能站立也不能坐起，只能一直仰面躺着。他们就这样让他躺了一段时间，然后带着点心回来了，包括一磅煮羊肉和一条面包，还有少量的酒；这不仅是他在这个地方逗留期间的第一次，也是最好的和最后一次。送完这些东西后，中士关上了门，让利思高先生继续自己的思考第二天，总督来找他，许诺如果他承认自己是间谍，就可以获得自由和许多其

他好处。但当他抗议说自己完全无辜时，总督愤怒地离开了他，说："除非进一步的折磨迫使他招供，否则他不会再见到他。"他命令看门人（他被托付给看门人）不允许任何人

接触他或与他交流；他的食物不得超过每两天三盎司发霉的面包和一品脱水；不允许他有床、枕头和毯子。"用石灰和石头封住他房间的窗户，用双层垫子堵住门上的洞：让他得不到任何类似的舒适"这些命令和其他类似的严厉命令都是为了让英国人无法知道他的情况。

在这种悲惨和忧郁的状态下，可怜的利思高一连几天都没有见到任何人。在此期间，总督收到了马德里给他的一封关于囚犯的回信。按照他得到的指示，他开始实施他所设计的残酷手段，而圣诞节假期的临近加速了这些手段的实施，因为这已经是他入狱后的第四十七天了。

凌晨两点左右，他听到街上有马车的声音，不久 听到监狱大门打开的声音，因为他已经两夜没有合眼了；饥饿、痛苦和忧郁的思考让他无法休息。

监狱大门打开后不久，抓获他的九名军士首先进入他躺着的地方，一言不发地用镣铐把他从房子里领到街上，一辆马车在那里等着他，他们把他放在马车里，让他仰卧着，不能坐下。两名军士陪着他，其他人在马车旁走着，但都保持着最深的沉默。他们把他带到离城大约一英里远的一家印刷厂，那里有一个私人运送的架子。当晚，他们把他关在这里。

第二天黎明时分，总督和阿尔卡德赶到，当着他们的面，利思高先生立即被带去接受复审。犯人希望按照该国法律允许外国人使用的翻译，但遭到拒绝，也不允许他向马德里高等法院上诉。经过从早到晚的长时间审问，他的所有回答都与他之前所说的完全一致，以至于他们宣称他已经背熟了这些答案，没有丝毫推诿。州长说："你仍然在我的掌控之中；如果你愿意服从，我可以释放你，否则，我将不得不把你交给阿尔卡德。州长继续坚称自己是无辜的，命令公证人起草一份逮捕令，把他交给阿尔卡德受刑。

于是，军士们把他带到石廊的尽头，架子就放在那里。刽子手（encarouador）立即取下他的脚镣，让他痛苦不堪。栓子拴得很紧，锤子在敲击栓子时撕下了他半英寸长的脚跟；

这种痛苦，再加上他身体虚弱（已经三天没有进食了），让他痛苦地呻吟着。无情的阿卡德说："邪恶的叛徒，这只是你将要忍受的痛苦的前奏。

当镣铐从他身上取下时，他跪倒在地，做了一个简的祷告，祈求上帝保佑他能够坚贞不屈，勇敢地面对他必须面对的严峻考验。阿卡德和公证人坐了下来，他被剥光衣服绑在刑架上，他们的任务是见证和记录罪犯的忏悔和所受的折磨。对他施加的各种酷刑无法一一描述。只要说他在铁板上被折磨了五个多小时就够了，在此期间，他遭受了六十多种最地狱般的折磨。如果他们再延长几分钟，他就难逃一死。对这些残酷的迫害者暂时感到满意后，囚犯被从刑架上取下，重新戴上镣铐，被带回到他原来的监狱，除了一点热酒之外，他没有得到任何营养，给他热酒更多的是为了防止他死掉，为将来的惩罚做准备，而不是出于任何慈善或怜悯的原则。

为了证实这一点，监狱下令每天早晨天亮前在监狱前停放一辆马车，这样，马车发出的噪音就会给不幸的囚犯带来新的恐惧和惊慌，使他失去任何休息的机会。

他一直处于这种可怕的境地，由于缺乏维持悲惨生活的普通必需品，他几乎要挨饿，直到圣诞节那天，总督夫人的女仆玛丽安（Mariane）给了他一些救济。这女士在获得探望他的许可后，带来了一些点心，包括蜂蜜、糖、葡萄干和其他物品。这 妇女看到他的情况后深受感动，痛哭流涕，在离开时，她对无法向他提供进一步的帮助表示了极大的担忧。 可怜的利思高先生被关在这个可恶的监狱里，直到他几乎被寄生虫吞噬。寄生虫爬满了他的胡须、嘴唇、眉毛等，以至于他几乎睁不开眼睛。他的双手和双腿被折磨得残缺不全，根本无法自卫，这让他更加痛苦。总督非常残忍，甚至下令每隔八天在他身上扫两次害虫。不过，由于一名土耳其奴隶的仁慈，他的这部分惩罚得到了一点 轻，这名奴隶在可以安全地帮助他时，消灭了害虫，并为他提供了一切可能的食物。

从这个奴隶口中，利思高先生终于得到了一个消息，这个消息使他几乎没有获得自由的希望，相反，他的生命将在新的折磨中结束。这些信息的主要内容是，总督雇用了一名英国神学院牧师和一名苏格兰合作社社员，将他的所有书籍和观察报告从英文翻译成西班牙文。总督家里的人都说他是个大异端。

这个消息让他非常震惊，他开始不无理由地担心，他们很快就会把他干掉，尤其是他们无法通过酷刑或任何其他手段让他改变他在各种考试中的一贯说法。收到上述消息两天后，总督、一名宗教裁判官和一名教规神父在两名耶稣会士的陪同下走进了他的监狱，一坐下，宗教裁判官就问利思高先生是否是罗马天主教徒，是否承认教皇至高无上的地。他回答说既不是也不是，还说他很惊讶自己会被问到这样的问题，因为英格兰和西班牙之间的和平条款明确规定，英格兰的臣民不得因宗教信仰不同等原因而受到宗教裁判所的审判或任何形式的骚扰。在痛苦的灵魂深处，他使用了一些与他的处境不符的温情表达，"你们差点因为假装叛国而谋杀我（他说），现在你们打算让我为我的宗教殉教"。此外，他还质问总督，1588 年西班牙人的舰队在苏格兰海岸遇难，成千上万的西班牙人获救，否则他们将惨遭灭顶之灾，而他作为英格兰国王的臣民，却向英格兰国王做出了糟糕的回报。

总督承认利思高先生所言非虚，但傲慢地回答说，国王当时只统治苏格兰，他更多的是出于恐惧而非爱戴，因此不值得感谢。一耶稣会士说，与异教徒在一起是没有信仰可言的。宗教裁判官站起身来，对利思高先生说了以下几句话：你被当作间谍抓走，被指控犯有叛国罪，并遭受了酷刑，我们承认你是无辜的（最近从马德里得到的关于英国人意图的描述就证明了这一点）；然而，是神圣的力量让你遭受了这些审判，因为你妄自嘲弄地对待了洛雷托的神圣奇迹，并在你的著作中对教皇陛下--基督在人间的伟大代理人和代治者-- 表示了不敬之意；因此，你理所当然地落入了我们手中，受到了他们的特别指控：你的书籍和文件在天意的帮助下奇迹般地翻译出来，影响了你的同胞。

这场骗局结束后，他们给了囚犯八天时间思考，决定是否要皈依他们的宗教；在此期间，宗教裁判官告诉他，他将与其他修会一起进行干预，为他提供所需的帮助。其中一名耶稣会士说（先在他胸前画了十字）："孩子，看哪，你应该被活活烧死。但由于你褻渎了洛雷托圣母的恩典，我们将拯救你的灵魂和肉体"。

早上，宗教裁判官带着另外三名神职人员回来了，第一 神职人员问犯人良心

上有什么困难使他迟迟不肯皈依；犯人回答说，他 "心中毫无疑问，对基督的应许

充满信心，并确信福音书中揭示和表明的基督旨意，正如改革天主教会所宣称的那样，他因恩典而得到确认，因此对基督教信仰有着无懈可击的确信"。对于这些话，宗教裁判官回答说："你不是基督徒，而是一个荒谬的异教徒，如果不皈依，就会走向灭亡。然后，囚犯告诉他，用压迫性的言辞、酷刑和折磨来说服人，而用从圣经中推导出的论点来说服人，这不符合宗教和慈善的本质。所有其他方法对他都完全无效。

审讯官被囚犯的回答激怒了，他打了囚犯的脸，说了很多侮辱性的话，还试图刺伤他，如果不是耶稣会士阻止，他肯定会这么做。从那以后，他再也没有探望过犯人。

第二天，两耶稣会士回来了，上司装出一副非常严肃和傲慢的样子，问他做出了什么决定。利思高先生回答说，他已经下定决心了，除非他能拿出改变主意的充分理由。上司迂腐地阐述了他们的七件圣事、圣人代祷、超圣体等，然后大肆吹嘘他们的教会、教会的古老性、普遍性和统一性；但所有这些都被利思高先生否认了，"因为（他说）我所坚持的信仰主张从最早的使徒时代就存在了，基督在你们最黑暗的时代一直都有他的教会（无论多么模糊）"。

耶稣会士们注意到他们的争辩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他们的折磨无法动摇他的坚贞，甚至无法动摇他对残酷刑罚的恐惧，他有理由相信，在严重的威胁之后，他们会对他宣判和执

行残酷的刑罚，于是他们离开了他。到了第八天，也就是最后一次审问，宣判的时候，他们回来了，但言行举止完全变了，在重复了很多之前的论点之后，他们眼含热泪，假装为他被迫遭受可怕的死亡而感到由衷的惋惜，尤其是为他失去了最宝贵的灵魂而感到惋惜。他们跪倒在地，喊道："皈依吧，皈依吧，亲爱的兄弟，为了我们神圣的圣母，皈依吧！"他回答说："我既不怕死，也不怕火，我已经做好了两手准备。"

这个血腥法庭的判决给利思高先生带来的第一个后果是，他在当晚被判处接受 11

种不同的酷刑，如果他在执行这些酷刑时没有死亡的话（从他当时的伤残和肢体瘫痪的状况来看，死亡也是情理之中的），他就会在复活节假期之后被运往格林纳达，在那里化为灰烬。这一判决的前半部分在当晚被野蛮地执行了。上帝赐予了他身心的力量，使他能够坚持真理，在可怕的惩罚面前幸存下来。

这些野蛮人暂时满足了自己的欲望，对这个不幸的囚犯施以最残酷的虐待之后，他们给他戴上了镣铐，把他送回了原来的监狱。第二天早上，前面提到的那个土耳其奴隶给了他一些安慰，他偷偷地用衬衫袖子给他带了一些葡萄干和无花果，他拼命用舌头舔着这些葡萄干和无花果。利斯高先生认为，这个奴隶之所以能在如此悲惨的境况下生存这么久，是因为他想出了一个办法，每周两次给他送去这些水果。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可怜的奴隶从小就按照他的先知和父母的格言长大，对基督徒极为蔑视，他被利思高先生的悲惨境遇深深地打动了，以至于病倒了，而且一病就是四十多天。在这段时间里，利思高先生得到了一黑人妇女的照顾，她是一名奴隶，因为熟悉利思高先生的房子和家庭，所以有办法为他提供比土耳其人更多的点心。她每天都给他带一些食物和瓶装酒。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可怕的境况令人厌恶，利思高先生期待着有一天能结束自己的生命，也结束自己的折磨。但令人欣慰的是，天意弄人，他的愿望落空了。

一西班牙绅士从格林纳达来到马拉加，总督邀请他参加招待会，他向总督讲述了利思高先生作为间谍被捕后的遭遇，并向总督描述了利思高先生遭受的各种痛苦。他还告诉总督，在得知犯人是无辜的之后，他非常担心。出于这个原因，他很愿意释放他，归还他的钱和文件，并对他受到的冒犯做出一些补偿，但是，在检查了他的著作后，发现其中一些具有非常亵渎的性质，对他们的宗教产生了强烈的影响；由于他拒绝放弃这些异端观点，他被移交给宗教裁判所，最终被判处死刑。

当总督讲述这个悲惨的故事时，在桌旁服务的一年轻的弗拉芒人（西班牙绅士的仆人）被描述的陌生人的痛苦所震撼，既敬畏怜悯。回到主人的住处后，他开始在脑海中回想所听到的一切，这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至于他无法在床上休息。在暂的睡眠中，他的想象力指向了被描述的那个人，他在烤架上，在火中燃烧。他就在这种焦虑中度过了一夜。早上，他没有向任何人透露自己的意图，就去镇上找了一个英国人。他被带到一 名叫怀尔德的先生家里，向他报告了前一天晚上听到的他的主人和总督之间发生的一切，但他说不出利思高先生的名字。然而，怀尔德先生猜想就是他，因为仆人回忆起他是一个旅行者，并与他相识的情况。

弗拉芒仆人离开后，怀尔德先生立即派人去找其他英国人，并向他们报告了关于他们不幸同胞的所有细节。经过简的协商，大家决定用快件向正在马德里的英国驻西班牙国王大使沃尔特_阿斯顿爵士报告整个事件。大使向西班牙国王和议会递交了一份奏折，并获得了一份命令，要求扩大利思高先生的规模，并将其交给英国保理商。该命令是发给马拉加总督的。血腥的宗教裁判所的全体成员对这一命令非常反感和惊讶。

复活节周日前夕，利思高先生获得了自由，他被帮助他的奴隶从监狱里背到了博斯比奇先生的家里，在那里他享受到了一切舒适的待遇。幸运的是，当时理查德

霍金斯爵士指挥的一支英国舰队正在路上，他们得知利思高先生过去的遭遇和现在的处境后，第二天就带着一支合适的卫队上了岸，从商人手中接过了他。他立即被连同毯子一起送上了"先锋号"，三天后被转移到另一艘船上，这是罗伯特曼塞尔将军下令照顾他的。农场主给了他衣服和所有必需品，以及两百个银雷亚尔。理查德-霍金斯爵士送了他两把双枪。

在离开西班牙海岸之前，理查德-霍金斯爵士要求交出他的文件、钱财、书籍等，但没有得到任何令人满意的答复。

我们不禁要思考，在这个可怜的人濒临灭绝的时候，天意是多么地为他着想；因为根据无法上诉的判决，他将在几天后被送往格林纳达，化为灰烬。一个可怜的普通仆人，对他没有丝毫了解，对他的生死存亡也没有丝毫兴趣，却冒着主人不悦和自己性命攸关的危险，将如此重要和危险的事情透露给一不知名的绅士，而他的生死存亡就取决于这绅士的保密工作。天意常常通过一些次要的手段来帮助善良和受压迫的人，这就是一个杰出的例子。

在海上航行了 12 天后，船只抛锚，大约两个月后安全抵达德普福德。第二天一早，利思高先生就被用羽绒床送到了赫特福德郡的西奥巴兹，当时国王和王室成员就住在那里。国王陛下当天正在狩猎，但当他傍晚回来时，有人向他介绍了利思高先生，并向他讲述了自己受苦受难和喜得贵子的细节。这个故事给国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表达了最深切的关怀，并下令把他送到巴斯，用王室的慷慨解囊来满足他的需要。通过这些方法，在上帝的帮助下，经过一段时间，利思高先生从最悲惨的景象中恢复了健康和体力。但他失去了左臂的功能，许多细小的骨头被压碎和折断，变得毫无用处。

尽管国王陛下和国务大臣们为他出谋划策，但利思高先生还是没能得到他的任何钱财。西班牙大使贡达莫尔（Gondamore）承诺会归还他的全部财产，另外再加 1000 英镑，作为对他所受折磨的补偿，这笔钱将由马拉加总督支付给他。然而，这些保证仅仅是承诺。虽然国王是这些承诺得以兑现的某种保证，但狡猾的西班牙人还是想方设法规避这些承诺。事

实上，在英国和平统治期间，他在英国议会中的影响力太大了，当时英国正受到欧洲大多数国家和国王的恐吓。

伽利略的故事

当时最杰出的科学和哲学人士也未能逃脱这种残酷专制主义的监视。伽利略是当时著名的天文学家和数学家，他是第一个成功使用望远镜来解决天体运动问题的人。他发现太阳是运动中心，地球和各大行星都围绕着太阳公转。由于这一重大发现，伽利略被带到宗教裁判所，一度面临被处死的危险。

在对伽利略的著作进行了冗长而尖锐的审查之后，他的许多最重要的发现都被谴责为错误、你，伽利略，由于你所写和承认的那些事情，使你自己在这个神圣的机构中受到了异端邪说的强烈怀疑，你相信并认为一种学说是真实的，而这种学说是错误的，违背了神圣和神圣的圣经，即太阳是地球轨道的中心，而不是从东向西移动。地球是运动的，并不是世界的中心"。

为了保住自己的性命。伽利略承认他错误地认为地球是围绕太阳转的，并发誓

"今后我再也不会用语言或文字说出或肯定任何可能引起这种怀疑的东西"。"但是，据说他在强制宣誓后，立即对站在他身边的一朋友低声说："地球是在运动的。

宗教裁判所概要

世界各地死于宗教裁判所之手的人不计其数，但却找不到任何真实的记录。但凡教皇掌权的地方，就有宗教法庭。在东方，宗教裁判所也已深入人心，果阿的葡萄牙宗教裁判所直到最近几年才饱受痛苦。南美洲被宗教裁判所划分为不同的省份。总督的到来和其他民众的庆祝活动都被认为是骇人听闻的模仿祖国罪行的行为，没有羽绒车就不可能举行。从颁布法令在荷兰设立宗教裁判所开始，荷兰就成为了大屠杀的场所。在西班牙，这种计算方法更容

易实现。在很长一段时间里，17 个法庭中的每个法庭平均每年烧死 10 个可怜人！我们必须记住，这个数字是在一个历来以迫害消除一切宗教分歧的国家，在那里，困难不在于焚烧，而在于献祭。

然而，即便是在异端荡然无存的西班牙，宗教裁判所的谋杀名单上仍有三万二千人！被烧成灰烬或被判忏悔的人数达到了 30.9 万，这些惩罚通常相当于流放、没收和血污，除了失去一条毫无价值的生命之外，其他一切都毁于一旦。但是，死在酷刑、监禁和破碎心灵的监狱中的人群，数百万因受害者的死亡而变得完全无助或加速走向坟墓的依附生命，是无法记录的；或者说，只有在他面前才有记录，他曾发誓说："引人入虏的，必入虏；用刀杀人的，必被刀杀。这就是宗教裁判所，上帝之灵宣布它是教皇王国的女儿和形象。要想了解这种亲 关系的力量，我们必须回顾一下当时的情况。

在 13 世纪，教皇国处于凡人统治的顶峰；它独立于所有王国；它的统治具有人类权杖从未有过的影响力；它是公认的肉体 and 灵魂的统治者；就所有世俗目的而言，它的权力无论善恶都是不可估量的。他本可以将文学、和平、自由和基督教传播到欧洲或世界的各个角落。但它的本质是敌对的；它的全面胜利只能揭示它的全部罪恶。人类的理性感到羞耻，人类的美德感到恐惧和痛苦，罗马在其最伟大的时刻，却充斥着畸形而可怕的审问！



第 6 章：—在教皇统治下意大利遭受的迫害 (Italy)

现在我们来谈谈意大利遭受的迫害，这个国家过去是，现在仍然是：

- 1.教皇的中心。
- 2.教皇之位所在地。
- 3.各种错误的根源，并且这些错误蔓延到其他国家，迷惑了数千人的思想，扩散了迷信和偏见的阴云，笼罩着影响着人们的理解。

在继续我们的叙述时，我们将包括已经发生的最引人注目的迫害和已经实施的残忍行为，

- 1.教皇的直接权力。
- 2.通过宗教裁判所的权力。
- 3.意大利王子的偏执。

12 世纪，教皇统治下的第一次迫害始于意大利，当时英国人阿德里安(Adrian)担任教皇的原因如下：

他是一位博学的人，布雷西亚的一位优秀的演说家，名叫阿诺德，来到罗马，大胆地宣讲，反对悄悄进入教会的腐败和创新。他的论述是如此清晰、始终如一，散发着如此纯洁的虔诚精神，以至于参议员和许多人都高度赞同和钦佩他的教义。

这激怒了阿德里安，他命令阿诺德立即以异端的身份离开这座城市。然而，阿诺德没有遵守，因为参议员和一些主要人物站在了他的一边，并抵制教皇的权威。

阿德里安现在将罗马城置于禁制令之下，这引起了全体神职人员的干预；最后，他说服了参议员和人民放弃这一点，并让阿诺德被驱逐出境。这是同意的，他收到了流亡的判决，并退休到德国，在那里他继续布道反对教皇，并揭露罗马教会的严重错误。

为此，阿德里安渴望得到他的鲜血，并多次试图把他抓到手里，但阿诺德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避开了为他设下的每一个圈套。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阿诺德都避开了为他设下的每一个圈套。最后，弗雷德里克·巴巴罗萨(Frederic Barbarossa)到达了帝国的尊严，要求教皇亲手为他加冕。阿德里安答应了，同时请皇帝帮个忙，就是把阿诺德交到他手中。皇帝非常乐意地把这位不幸的传教士交给阿普利亚，他很快就成了阿德里安复仇的殉道者，在阿普利亚被绞死，他的身体被烧成了灰烬。他的几个老朋友和伙伴也遭遇了同样的命运。

恩塞纳斯，一个西班牙人，被派往罗马，在罗马天主教信仰中长大；但在与一些改革派交谈后，并阅读了他们交到他手中的几篇论文后，他成为了一名新教徒。最后，这是众所周知的，当他被教皇下令焚烧时，他自己的一个亲戚告发了他，并举行了红衣主教的秘密会议。几乎在同一时间，恩塞纳斯的兄弟因为拥有一本西班牙语版的“新约”而被带走，但在指定的行刑时间之前，他找到了越狱的办法，逃到了德国。

法尼努斯，一个博学的普通人，通过阅读有争议的书籍，成为改革宗教的一员。在向教皇展示了对他不利的信息后，他被逮捕，并被关进了监狱。他的妻子、孩子、亲戚和朋友在他被监禁期间拜访了他，到目前为止对他的影响如此之深，以至于他放弃了信仰，获得了释放。但是他刚从禁闭中解脱出来，他的头脑就感受到了最沉重的枷锁，罪恶感的沉重。他的恐惧是如此之大，以至于他无法忍受，直到他从他的背道归来，并宣称他完全相信罗马教会的错误。为了弥补他的跌倒，他现在公开地竭尽全力使他皈依新教，并取得了相当的成功。这些诉讼导致了他的第二次监禁，但如果他再认罪的话，他会被判终身监禁。他不屑一顾地拒绝了这项提议，说他是在这样的条件下蔑视生活。当被问到为什么他要固执地坚持自己的

观点，让他的妻子和孩子陷入困境时，他回答说：“我不会让他们陷入困境；我把他们推荐给了一位优秀的托管人。”。“什么托管人？”问这个问题的人有些惊讶地说：法尼纳斯回答说，“我的意思是耶稣基督是受托人，我想我不能把他们交给更好的人照顾。”在行刑的那天，有人观察到 he 显得额外高兴，他说：“你在这样一个场合显得如此快乐太奇怪了，而耶稣基督本人在他死前，正处于如此痛苦之中，他流出了鲜血和水。”对此法尼纳斯回答说：“基督承受了各种痛苦和冲突，与地狱和死亡，因为我们的缘故，因此，通过他的苦难，使那些真正相信他的人从恐惧中解脱出来。”然后他被勒死，他的身体被烧成灰烬，然后被风吹得四散。

多米尼克，一个有学问的士兵，读了几本有争议的著作，成为了一个热心的新教徒，退役到了 Placania 后，他以最高的纯净向一个非常可观的会众宣讲福音。有一天，在他的讲道结束时，他说：“如果明天会众愿意参加，我会给他们描述一个反基督的形象，并把他涂上合适的颜色。”

第二天，一大群人参加了布道，但就在多米尼克开始布道的时候，一个民事治安官走上讲坛，把他拘留了。他心甘情愿地投降了，但当他跟着裁判官走的时候，他用了这样一句话：“我不知道魔鬼为什么让我一个人呆了这么久。”当他被带到审判席上时，有人问他这样一个问题：“你愿意放弃你的教义吗？”他回答说：“我的教义！我没有维护我自己的教义；我所宣扬的是基督的教义，我会为那些人丧失我的鲜血，甚至认为自己愿意为我的救赎主而受苦。”人们采取一切方法使他放弃信仰，接受罗马教会的错误；但当劝说和威胁被发现无效时，他被判处死刑，并被绞死在市场上。

伽利阿修斯是一位新教绅士，住在圣安吉洛城堡附近，因为他的信仰而被捕。他放弃了他的朋友们正在使用的巨大努力，并赞同罗马教会宣传的几个迷信教义。然而，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后，他公开宣布放弃。由于这一点，他被逮捕了，他被判焚烧，同意这一命令的人被

用铁链锁在火刑柱上，在火被扑灭之前几个小时把他留在那里，以便他周围的妻子、亲戚和朋友可能会诱使他放弃自己的观点。然而，伽利阿修斯保持了坚定的心态，并恳求刽子手把要烧死他的柴火烧了。他终于这样做了，伽利阿修斯很快就被火焰吞没了，火焰以惊人的速度燃烧，在几分钟内就使他失去了知觉。

这位先生死后不久，意大利各地就有大量新教徒因为信仰而被处死，这充分证明了他们殉道的诚意。

卡拉布里亚的迫害记述。

在十四世纪，普拉盖拉和多菲尼的许多瓦登斯人移民到卡拉布里亚，定居了一些荒地，在那个国家的贵族的允许下，他们很快通过最勤奋的耕作，使几个荒芜的地方出现了，到处都是青翠和肥沃的美景。

卡拉布里亚的领主们对他们的新臣民和房客非常满意，因为他们诚实，安静，勤劳，但是这个国家的牧师对他们表现出了几个负面的抱怨，因为他们不能指控他们做了什么坏事，他们建立了对他们没有做的事情的指控，并指控他们不是罗马天主教徒。不让他们的任何一个男孩当牧师。不让他们的任何一个女孩做修女。不去做弥撒。不把蜡锥送给他们的祭司作为祭品。不去朝圣。不向图像低头。

然而，卡拉布里亚的领主们安抚了祭司，告诉他们这些人是完全没有威胁的；他们没有冒犯罗马天主教徒，并兴高采烈地向牧师支付了十分之一的报酬，因为他们来到这个国家，他们的收入大大增加了，而他们，重要的是，他们应该是最后一个抱怨他们的人。

在这之后的几年里，事情进行得相当顺利，在此期间，瓦尔登斯家族形成了两个集团城镇，吞并了他们管辖的几个村庄。最后，他们派人到日内瓦去请了两名牧师，分配每个城镇一名，因为他们决心把自己的信仰公之于众。这件事的情报被带给教皇，加上第四世，他决

定从卡拉布里亚消灭他们。为此，他派遣红衣主教亚历山德里诺，一个非常暴躁的人和一个狂暴的偏执狂，连同两个僧侣一起去卡拉布里亚，在那里他们充当审讯员。这些授权的人来到圣西，由 Waldenes 建造的城镇之一，并聚集了人民，告诉他们，如果他们会接受教皇任命的传教士，他们应该不会受到伤害；但如果他们不这样做，他们应该被剥夺财产和生命；他们的意图可能是知道的，弥撒当天下午应该公开说，他们被命令出席。

圣西斯特的人们没有参加弥撒，而是带着家人逃进了树林，因此让红衣主教和他的协管人感到失望。红衣主教随后前往属于瓦尔登斯家族的另一个城镇拉加德，在那里，他没有像在圣西斯特那样得到服务，他命令锁上大门，所有的街道都守卫着。然后向拉加德（La Garde）的居民提出了同样的建议，就像以前提供给圣西斯特的那些人一样，但有了这个额外的诡计：红衣主教向他们保证，圣西斯特的居民立即进入了他的建议，并同意教皇应该任命他们为传教士。这一谎言成功了，因为拉加德的人民认为红衣主教告诉他们的是事实，说他们将完全效仿他们在圣西斯特的兄弟们。

红衣主教通过欺骗一个城镇的人民获得了他的观点，他派来了军队，以期杀死另一个城镇的人。因此，他把士兵派到树林里，像野兽一样追捕圣西斯特的居民，并给他们下了严格的命令，不放过年龄和性别，而是杀死所有靠近他们的人。军队进入树林，在瓦尔登斯夫妇被适当告知他们的计划之前，许多人就成了他们残暴的牺牲品。然而，最后，当几场冲突发生时，他们决定尽其所能地出卖自己的生命，在这些冲突中，半臂的瓦尔登斯夫妇表演了英勇的奇迹，许多人在双方都被杀害了。在不同的战斗中阵亡的大部分士兵，其余的被迫撤退，这激怒了红衣主教，他写信给那不勒斯总督要求增援。

总督立即下令在那不勒斯的所有领土上发布公告，所有的亡命之徒、逃兵和其他被取缔的人都应该因各自的罪行而得到赦免，但条件是要发动一场反对圣西斯特居民的运动，并继续武装起来，直到这些人被消灭。

许多穷困潦倒的人听到这个公告就进来了，他们组成了轻装连队，被派去扫荡树林，杀死所有他们能遇到的宗教改革派的成员。总督本人也加入了红衣主教的行列，率领着一支正规军；他们联合起来，竭尽全力去骚扰树林里的穷人。有些人抓住树枝挂在树上，砍下树枝烧掉，或者撕开树枝，任由野兽或猛禽吞噬他们的身体。他们在很远的距离射杀了许多人，但他们以运动的方式猎杀了最多的人。有几个人躲在山洞里，但饥荒摧毁了他们的隐居；因此，所有这些可怜的人都以各种方式死亡，以充斥无情的迫害者的顽固恶意。

圣西斯特的居民很快就被消灭了，拉加德的居民引起了红衣主教和总督的注意。有人提出，如果他们应该接受罗马天主教的劝说，他们自己和家人不应该受到伤害，但他们的房子和财产应该得到恢复，没有人会被允许骚扰他们；相反，如果他们拒绝这种(所谓的)仁慈，将使用极端的极端，最残忍的死亡将是他们不遵守的后果。

尽管一方有承诺，另一方有威胁，但这些值得尊敬的人一致拒绝放弃他们的宗教，或接受教皇的错误。这使红衣主教和总督大为恼火，下令立即把他们中的三十人送上刑架，使其他人感到恐惧。

那些被放到刑架上的人受到了严厉的对待，以至于有几个人在酷刑下死亡；特别是有一个查林被及其残忍地对待，他的肚子爆裂以至于肠子都出来了，而后他在极大的痛苦中死去。然而，这些野蛮行径并没有达到它们的预期目的；对于那些在刑架后还活着的人和那些没有感受到刑架的人来说，他们仍然保持着同样坚定的信仰，并大胆地宣称，身体上的折磨或精神上的恐惧都不应诱使他们放弃他们的上帝，或崇拜他们的形象。

根据红衣主教的命令，有几个人被剥得赤身裸体，被鞭打致死；一些人被大刀砍成碎片；另一些人被从一座大塔顶扔下来，许多人被沥青覆盖，被活活烧死。

其中一个侍奉红衣主教的僧侣生性凶残，请求他亲手屠杀这些可怜人；当他的请求被批准后，这个野蛮的人拿起一把锋利的大刀，割断了八十个男女老少的喉咙，就像屠夫杀羊一样，毫无悔意地割断了他们的喉咙。然后命令这些身体中的每一具都扎起来，把四分之一放在木桩上，然后固定在全国不同的地方，绕 30 英里的范围内。

拉加德的四名主要人物被绞死，牧师被从教堂尖顶上扔了下来。他摔得很惨，但还没有完全被摔死；这时，路过的总督说：“狗还活着吗？把它抱起来，交给猪。”这句话可能听起来很残忍，但他也相应地被处决了。

六十名妇女被如此猛烈地折磨，绳子刺穿了她们的手臂和腿，几乎快到骨头了；当她们被还押进监狱时，她们的伤口受到了折磨，以最悲惨的方式死去。还有许多人被用各种残忍的手段处死；如果有一个罗马天主教徒比其他人更有同情心，为任何一个改革派求情，他就会立即被逮捕，并与异端的偏好者承受同样的命运。

总督不得不回到那不勒斯，处理一些需要他在场的紧急事务，红衣主教被召回罗马，丁烷侯爵奉命为他们已经开始的事情画上最后一笔；他最终做到了这一点，他以如此野蛮的严酷态度行事，以至于在整个卡拉布里亚没有一个人生活在改革后的宗教中。

因此，大量无害的人被剥夺了他们的财产，他们的财产被抢劫，他们被赶出了家，最后被以各种方式杀害，只是因为他们的良心屈服于别人的迷信，不接受他们所憎恶的偶像崇拜的学说，不接受他们不能相信的老师。

暴政有三种，即奴役人的暴政，侵占财产的暴政，规定和支配心灵的暴政。前两种可以被称为民间暴政，历代专制君主都在实行，他们乐于折磨人民，窃取他们不幸臣民的财产。但是第三种，也就是给头脑开药方和发号施令，可以被称为教会暴政：这是最坏的一种暴政，

因为它包括另外两种；因为罗马神职人员不仅折磨他们迫害的人的身体和财产，而且夺走他们迫害的人的生命，折磨他们的心灵，如果可能的话，还会对不幸的受害者的灵魂进行专制。

山麓山谷中的迫害记述。

许多瓦尔登斯人为了躲避他们在法国不断遭受的迫害，搬到了皮埃蒙特的山谷里定居下来，在那里他们的人数急剧增加，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保持繁荣和谐的生活。

虽然他们的行为是无害的，谈话也是无伤大雅的，并向罗马神职人员支付了十分之一，但罗马神职人员并不满足，他们想给他们一些干扰：因此，他们向都灵大主教抱怨说，皮德蒙特山谷的瓦尔登斯人是异教徒，理由如下：

- 1.他们不相信罗马教会的教义。
- 2.他们没有为死者献祭或祈祷。
- 3.他们没有参加弥撒。
- 4.他们不认罪，不接受赦免。
- 5.他们不相信炼狱，也不花钱把朋友的灵魂带出炼狱。

根据这些指控，大主教下令开始迫害，许多人成为牧师和僧侣迷信愤怒的殉道者。

在都灵，其中一名改革者的肠子被撕开，放在他面前的一个盆里，在那里一直留在他的视线中，直到他去世。在雷弗尔，卡特林·吉拉德处在火刑柱上，他希望刽子手给他一块石头，他拒绝了，以为他是想把石头扔给别人；但是吉拉德向他保证他没有这样的打算，刽子手照做了，当吉拉德认真地看着石头说，“当一个人有能力吃和消化这块坚硬的石头时，我将要为之受苦的宗教将会结束，而不是在此之前。”然后他把石头扔在地上，兴高采烈地倒

在火里。更多的改革派通过各种手段被压迫或处死，直到瓦尔登斯人的耐心耗尽，他们为自己的防卫而武装起来，并组成了正规的身体”。

都灵主教对此大为恼火，便调集了一些军队，派人去对付他们；但在大多数的小规模战斗和交战中，瓦尔登斯一家都是成功的，这部分是因为他们比他们的敌人更熟悉皮德蒙特山谷的山口，部分是因为他们拼命战斗，因为他们很清楚，如果他们被抓走了，就不会被视为战俘，而是像异教徒一样被拷打致死。

最后，萨伏伊公爵和皮德蒙特最高领主菲利普七世决定干预，停止这些血腥的战争，这些战争极大地扰乱了他们的统治。虽然他不愿意违抗教皇，或冒犯都灵大主教；然而，他传递他们两个信息：他不能再温顺地看到他的领土被军队侵占，军队是由牧师而不是军官指挥的，由高级教士而不是将军指挥；他也不会让他的国家人口减少，而他自己甚至没有在这个场合得到咨询。

祭司们发现了公爵的决心，便竭尽所能歧视瓦尔登斯一家；但公爵告诉他们，虽然他不了解这些人的宗教信条，但他总是觉得他们安静、忠诚、顺从，因此他决定不再迫害他们。

祭司们现在求助于最明显和最荒谬的谎言：他们向公爵保证，他在瓦尔登斯家族中犯了错误，因为他们是一群邪恶的人，高度沉迷于放纵、肮脏、褻渎、通奸、乱伦和许多其他令人憎恶的罪行；他们甚至是本质上的怪物，因为他们的孩子出生时就有黑色的喉咙，有四排牙齿，全身毛茸茸的。

公爵并不缺乏常识到以至于相信牧师们所说的话，尽管他们以最庄严的方式肯定了他们断言的真实性。然而，他派了十二位学识渊博而又通情达理的绅士到皮德蒙特山谷去调查当地居民的真实面貌。

这两位先生走遍了他们所有的城镇和村庄，与瓦尔登斯家族的各个阶层的人交谈之后，回到公爵身边，向他介绍了这些人最好的一面，当着诽谤他们的祭司的面说，他们是无害的、忠诚的、友善的、勤劳的、虔诚的：他们憎恶他们被指控的罪行，如果一个人因为他的堕落而犯下了这些罪行中的任何一种，他就会受到他们的法律的惩罚。“关于孩子们，”绅士们说，“牧师们说了最粗俗可笑的谎言，因为他们出生时既没有黑喉咙，嘴里含着牙齿，身上也没有毛发，但他们却是人们所能看到的最好的孩子。”为了使殿下相信我们所说的话，（其中一位先生接着说）我们带来了十二位主要的男性居民，他们是以其他人的名义来请求原谅的，因为他们没有得到您的许可就拿起了武器，即使是为了自卫，也是为了保护他们的生命不受他们无情的敌人的伤害。我们也同样带来了几位妇女，带着不同年龄的孩子，以便殿下有机会亲自检查她们。”。

公爵接受了十二位代表的道歉，与妇女们交谈，并检查了孩子们，然后礼貌地辞退了他们。然后，他命令那些企图误导他的祭司立即离开宫廷，并发出严厉的命令，要求在他的统治范围内停止迫害。

第七代萨伏伊公爵菲利普去世之前，瓦尔登斯一家享受了多年的和平，而他的继任者恰好是一位非常固执的教皇。大约在同一时间，一些主要的瓦尔登斯教派建议他们的神职人员应该公开布道，这样每个人都可以知道他们的教义的纯洁性：因为到目前为止，他们只在私下布道，而且他们很清楚地向那些他们知道除了改革宗教的人以外没有任何人的会众传教。

新公爵听了这些话非常恼火，派了一大批军队到山谷里，发誓如果人们不改变他们的宗教信仰，他就把他们活剥了。部队司令很快发现，用随身携带的人数征服他们是行不通的，因此，他向公爵传话说，用这么小的兵力征服瓦尔登斯家族的想法是荒谬的；这些人比他身边的人更熟悉这个国家；他们已经把守了所有的关卡，装备精良，决心自卫；至于活剥他们的皮，他说，这些人的每一块皮都会让他付出生命的代价。

公爵被这个消息吓坏了，决定撤军，决定不用武力，而要用计谋。因此，他下令悬赏抓捕瓦尔登斯一家的人，因为他们可能会被发现离开了他们的安全地带；当他们被抓走时，要么被活剥皮，要么被烧死。

到目前为止，瓦登斯家族只有几本瓦尔登斯语言的“新约”和几本旧书；但他们现在决定用自己的语言完成神圣的著作。因此，他们雇佣了一家瑞士印刷商，用瓦尔登西语为他们提供了一本完整的“旧约”和“新约”，他这样做是为了换取那些虔诚的人民付给他的 1500 克朗的黄金。

教皇保罗三世是一个顽固的教皇，登上教皇宝座，立即请求都灵议会打击瓦尔登斯家族，认为他们是所有异端中最邪恶的。当几个人突然被他们的命令逮捕和焚烧时，议会欣然同意了。其中有巴塞洛缪赫克托，都灵的书商和文具商，他从小就是一个罗马天主教徒，但读过一些由改革后的神职人员写的论文后，完全相信罗马教会的错误；然而，他的思想在一段时间内摇摆不定，他几乎不知道要接受什么说服。

然而最后，他完全接受了改革后的宗教并被逮捕，正如我们已经提到的，根据都灵议会的命令被烧死了。

都灵议会现已举行协商，同意派代表前往皮埃蒙特山谷，并提出以下建议：

- 1.如果瓦尔登斯一家愿意来到罗马教会的怀抱，信奉罗马天主教，他们可以享受自己的房屋、财产和土地，并与家人生活在一起，并丝毫的骚扰。
- 2.为了证明他们的服从，他们应派遣 12 名主要人员和所有的部长和校长到都灵，由他们酌情处理。
- 3.教皇、法国国王和萨沃伊公爵在此场合批准并授权都灵议会的议事程序。

·4.如果皮埃蒙特山谷的瓦尔登斯人拒绝服从这些主张，迫害就会随之而来，他们一定会死。

瓦尔登斯夫妇高贵地分别回答了这几个问题：

·1.不管出于什么考虑，都不应该让他们放弃宗教。

·2.他们永远不会同意将他们最好、最受尊敬的朋友的监护和自由裁量权交给最坏、最根深蒂固的敌人。

·3.比起任何世俗权威，他们更看重统治天堂的万王之王的赞许。

·4.他们的灵魂比肉体更珍贵。

这些尖锐而激昂的回答极大地激怒了都灵议会；他们继续以前所未有的热情绑架那些没有采取适当预防措施的瓦登塞人，他们肯定会遭受最残酷的死亡。其中，不幸的是，他们抓住了安格罗涅的部长杰弗里·瓦尔纳格尔(Jeffery Varnagle)，他们将他视为异端而付之一炬。

然后，他们征集了相当多的法国国王的军队，以便完全从皮埃蒙特的山谷中消灭改革派；但就在军队要行军的时候，德国的新教王子插手干预，并威胁说，如果瓦尔登斯一家受到攻击，他们就派军队协助他们。法国国王并不想参战，他把军队还给了都灵议会，并通知都灵议会说，他目前不能抽出任何军队在皮埃蒙特行动。议员们感到非常恼火，迫害也逐渐停止了，因为他们只能处死那些碰巧抓到的改革派人士，而且随着瓦尔登斯一天比一天谨慎起来，因为他们缺乏施暴的对象，他们的残暴行为也不得不平息下来。

在瓦尔登斯一家享受了几年的宁静之后，他们又被以下几种手段打乱了：教皇的大使来都灵见萨伏伊公爵出差，告诉那位王子，他很惊讶他既没有把瓦尔登斯一家从山麓山谷中彻

底铲除，也没有强迫他们进入罗马教会的怀抱。他禁不住用怀疑的眼光看待这种行为，他真的认为他是那些异教徒的宠儿，应该向教皇陛下报告这件事。

公爵被这种反省刺痛了，不愿意被歪曲到教皇面前，他决定以最严厉的方式行事，以显示他的热情，并通过未来的残酷行为来弥补以前的疏忽。因此，他发布了明确的命令，要求所有的瓦尔登斯家族定期参加弥撒，纪念死亡之痛。他们绝对拒绝这样做，于是他带着强大的军队进入皮德蒙特山谷，开始了一场最猛烈的迫害，在这场迫害中，大批人被绞死、淹死、撕裂、绑在树上、用尖头刺穿、从悬崖上扔下来、被烧死、被刺死、被架死、头朝下被钉在十字架上、被狗咬死等等。

那些逃亡者的财产被洗劫一空，他们的房子被烧为平地：当他们抓住一位部长或一位校长时，他们尤其残忍，他们对他们施加了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严酷折磨。他们所掳去的，若有信心动摇的，就不杀他们，乃是打发他们到牢狱去，借着困苦使他们皈依。

在这一次，参加公爵的最残忍的迫害者有三个，也就是。1.托马斯·因科梅尔(Thomas Incomel)，叛教者，因为他是在改革后的宗教中长大的，但他放弃了信仰，接受了教皇的错误，成为了僧侣。他是个非常放荡的人，惯于犯下非自然的罪行，而且非常热衷于掠夺瓦尔登斯家族的财产。2.科尔比斯，一个本性非常凶残的人，他的职责是检查囚犯。3.司法部长，他非常渴望处决瓦尔登斯一家，因为每一次处决都是把钱放进他的口袋里。

这三个人无情到了极点，无论他们走到哪里，无辜者的鲜血肯定会流淌。除了公爵、这三个人和军队在不同的行军中实施的残忍行为外，当地还犯下了许多野蛮行为。在山谷里的皮格纳罗尔镇有一座修道院，那里的僧侣们发现他们可能会伤害改革派而不受惩罚，于是开始洗劫房屋，拆毁瓦尔登斯家族的教堂。在这座修道院里，僧侣们可能会伤害改革派的人而

不受惩罚，于是开始洗劫房屋，拆毁瓦尔登斯的教堂。没有遇到任何反对意见，他们抓住那些不快乐的人，谋杀男人，禁闭女人，把孩子交给罗马天主教的护士照看。

同样，圣马丁山谷的罗马天主教居民也竭尽所能折磨邻近的瓦尔登斯人：他们摧毁教堂，烧毁房屋，没收财产，偷走他们的牲畜，把他们的土地改成自用，把他们的牧师放火焚烧，把瓦尔登斯人赶到树林里，在那里他们除了野果、树根、树皮等什么都没有。

一些罗马天主教歹徒在一位牧师要传道的时候抓住了他，决心把他带到一个方便的地方烧死。他的教区居民知道了这件事，他们武装起来，追赶歹徒，似乎下定决心要救出他们的牧师；歹徒们一察觉，就刺伤了可怜的绅士，让他浑身是血，急忙撤退了。惊讶的教区居民竭尽全力想把他救回来，但徒劳无功：因为武器碰到了要害的部位，他在被抬回家的路上死了。

皮格纳罗尔的僧侣们很想让山谷里一个叫圣日耳曼的小镇的牧师掌权，于是雇了一帮流氓来抓他。这些人是由一个背信弃义的人领着的，他以前是牧师的仆人，他非常清楚有一条通往那座房子的秘密路线，他可以通过这条路带领他们，而不会惊动邻居。导游敲门，当被问到谁在那里时，他用自己的名字回答。牧师没有料到他施舍的人会伤害他，他立刻打开了门，但他一看到歹徒，就往回跑，逃到后门去，但他们冲了进来，尾随着他，抓住了他。他们杀了他所有的家人后，让他向皮格纳罗尔进发，一路用长矛、剑等刺伤他。他被关在监狱里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然后被绑在火刑柱上烧了。当时，瓦登斯家族的两个女人，为了救她们的命，奉命把鞭子拿到火刑柱上烧了。她们放下鞭子的时候，说：“拿着这些，你这个邪恶的异端邪说，作为对邪恶教义的补偿。”“你这个邪恶的异端邪说，把这些拿去吧，你这个邪恶的异教徒，作为对恶毒的教义的补偿，她们被命令把鞭子抬到火刑柱上烧了他。”他们两个都对他重复这些话；他平静地回答说：“我以前教你很好，但你后来学得不好。”然后，火被扑灭了，他很快就被吞没了，只要他的声音允许，他就呼唤上帝的名。

由于属于僧侣的歹徒军队在圣日耳曼镇大肆破坏，谋杀和掠夺了许多居民，改革后的卢塞恩和安格罗涅派了一些武装人员去帮助他们的圣日耳曼兄弟。这些武装人员经常袭击歹徒，并经常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这使僧侣们非常害怕，以至于他们离开了皮格纳罗尔修道院一段时间，直到他们能找到正规军来守卫他们。

公爵认为自己并不像他最初想象的那样成功，他大大增加了自己的兵力；他命令属于僧侣的歹徒团伙加入他的行列，并命令进行一次全面的监狱交接，前提是获释的人必须携带武器，组成轻型连队，以协助消灭瓦尔登斯一家。

瓦尔登斯一家得知这一情况后，就尽可能地保护了他们的财产，离开山谷，退到阿尔卑斯山之间的岩石和洞穴里去了；因为大家都知道，皮德蒙特的山谷就坐落在那些叫做阿尔卑斯山或阿尔卑斯山的壮丽山脉脚下。

军队现在开始掠夺和焚烧他们所到之处的城镇和村庄，但军队不能强行进入阿尔卑斯山的山口，那里有瓦尔登斯人的英勇守卫，他们总能击退他们的敌人；但如果有任何人落入军队手中，他们肯定会受到最野蛮的严酷对待。

一名士兵抓到了一只瓦登斯，咬掉了他的右耳朵，说：“我要把这个邪恶的异端分子带到我自己的国家去，把它作为稀有物品保存下来。”然后，他刺伤了这名男子，并将他扔进了沟里。

一队士兵在一个山洞里发现了一位百多岁的可敬老人和他的孙女，一位大约十八岁的处女。他们以最不人道的方式屠杀了可怜的老人，然后企图强奸女孩，当她们从他们身边逃跑的时候；但他们追赶她，她从悬崖上跳了下去摔死了。

为了更有效地用武力击退武力，瓦尔登斯家族与德国的新教势力以及改革后的多菲尼和普拉吉拉结成了联盟。这两个地方分别是提供军队的；瓦尔登斯一家在得到这样的增援后，

决心离开阿尔卑斯山(他们一定很快就死在那里了, 因为冬天快到了), 迫使公爵的军队撤离他们的家乡山谷。

萨伏伊公爵现在已经厌倦了这场战争, 这场战争使他精神上极度疲惫和焦虑, 耗费了大量的士兵和相当大的一笔钱。这比他想象的要乏味得多, 血腥得多, 花费也比他起初想象的要高得多, 因为他认为掠夺会改变探险队的费用; 但在这一点上, 他错了, 因为教皇的大使、主教、僧侣和其他教士参加了军队, 鼓励战争, 沉没了以各种借口夺走的大部分财富。由于这些原因, 以及他刚刚得到情报的公爵夫人的去世, 他又担心瓦尔登斯家族根据他们签订的条约会变得比以往更强大, 他决定带着他的军队回到都灵, 与瓦尔登斯家族达成和平协议。

他执行了这项决议, 尽管这极大地违背了教会教徒的意愿, 他们是主要的获益者, 也是最喜欢复仇的人。和平条约还没有得到批准, 公爵本人就在回到都灵不久就去世了; 但在弥留之际, 他严格地嘱咐他的儿子做他想做的事, 并尽可能地对瓦尔登斯一家表示好感。

公爵的儿子查尔斯·伊曼纽尔继承了萨伏伊的自治权, 并根据他父亲的最后命令, 完全批准了瓦登塞家族的和平, 尽管教士们竭尽全力劝说他这样做。

威尼斯迫害事件的记述。

虽然威尼斯的州没有审判员, 但大量的新教徒在那里定居, 许多皈依者是因为他们宣称的教义的纯洁性和他们使用的对话的无伤大雅。

教皇被告知新教的大量增加, 在 1542 年派遣审判员到威尼斯对此事进行调查, 并逮捕他们可能认为令人厌恶的人。于是, 一场严重的迫害开始了, 许多值得尊敬的人因纯洁地事奉神, 藐视偶像崇拜的外衣而殉道。

新教徒被剥夺生命的方式多种多样，但有一种特别的方法，我们将描述一下，它最初是在这一场合发明的；一旦宣判，囚犯身上就绑着一条穿过一块大石头的铁链。然后，他被平放在一块木板上，脸朝上，在海上两艘船之间划了一段距离，这时两艘船分开了，他被石头的重量沉到了海底。

如果有人拒绝了威尼斯审讯官的审判权，他们就被送到罗马，在那里，他们被故意关在潮湿的监狱里，从来没有被传唤去听证，他们的肉体受到羞辱，在监狱里悲惨地死去。

威尼斯公民安东尼·里凯蒂(Anthony Ricetti)被逮捕为新教徒，他被判以我们已经描述的方式溺水身亡。在他预定行刑的前几天，他的儿子去看他，恳求他放弃死刑，这样他的生命就可以得到挽救，他自己也不会失去父亲。父亲回答说：“一个好的基督徒为了救世主的荣耀，不仅要放弃货物和孩子，还要放弃生命本身：因此，我决心牺牲这个短暂世界中的每一样东西，为了在一个永恒的世界里得到拯救。”

威尼斯的上议院也同样给他传话说，如果他信奉罗马天主教，他们不仅会给他一条命，还会赎回他抵押的一大笔财产，并免费赠送给他。然而，他绝对拒绝遵守这一点，他向贵族们传达了一句话，他把自己的灵魂看得比其他一切都重要；当他被告知一个名叫弗朗西斯·西加的囚犯已经撤回时，他回答说：“如果他抛弃了上帝，我同情他；但我将继续坚定不移地履行我的职责。”他回答说：“如果他抛弃了上帝，我会同情他，但我会继续坚定不移地履行我的职责。”他发现所有劝说他放弃信仰的努力都没有效果，就按照他的判决执行了死刑，愉快地死去，并热情地将自己的灵魂推荐给全能的上帝。

里凯蒂被告知的关于弗朗西斯·塞加的叛教是绝对错误的，因为他从来没有提出放弃，但坚定不移地坚持他的信仰，并在里凯蒂几天后被处决，以非常相同的方式。

他被带到第二次审查，他指控教皇的使节和审讯员是无情的野蛮人，然后代表迷信和偶像崇拜的罗马教会在如此耀眼的光，以至于无法反驳他的论点，他们把他送回他的地牢，让他忏悔他所说的话。

在他第三次审查时，他们问他是否愿意改过自新。他回答说，他坚持的学说是没有错误的，是纯粹与基督和他的使徒所教导的一样，并在神圣的著作中传给了我们。审讯人员随后判处他溺水，处决方式如前所述。他带着极大的宁静去迎接死亡，似乎希望解体，并宣称他的生命的延长只会延缓真正的幸福，而这种幸福只能在这个世界上才能期待。

几位杰出人物在意大利殉难的记述。

约翰·莫利乌斯出生在罗马，父母声望很高。12 岁时，他们把他安置在格雷·弗里尔斯修道院，在那里，他在艺术、科学和语言方面取得了如此迅速的进步，以至于在 18 岁时，他被允许接受牧师的命令。

然后他被送到费拉拉，在那里，在长达六年的学习之后，他成为该市大学的神学读者。现在，他不幸地发挥了他的巨大才华，掩盖了福音的真相，掩盖了罗马教会的错误。在费拉拉居住了几年后，他搬到了贝霍尼亚大学，在那里他成为了一名教授。在阅读了一些改革派牧师写的论文后，他完全意识到了教皇的错误，并很快在他心中成为了一个热心的新教徒。

他现在决定，根据福音的纯洁性，在常规的布道过程中阐述“圣保罗致罗马人的书信” (St. Paul's Epistle to the Romans)。不断参加他的说教的人聚集在一起是令人惊讶的，但当牧师们发现他的学说的男高音，他们派遣了一个事件的记录到罗马；当教皇派遣一个叫科尼利厄斯的和尚，波诺尼亚，以阐述同一书信，根据罗马教会的宗旨。然而，人们发现两位传教士之间的差距如此之大，以至于莫利乌斯的听众增加了，科尼利厄斯被迫对着空荡荡的长椅布道。

科尼利厄斯写了一份关于他糟糕的成功的报告给教皇，教皇立即下达命令逮捕莫利乌斯，莫利乌斯因此被抓住，并被严密监禁。波诺尼亚的主教传话给他说，他必须放弃，否则就要被烧死；但他向罗马上诉，并被遣送到那里。

在罗马，他恳求进行公开审判，但教皇断然拒绝了他，并命令他以书面形式陈述自己的意见，他是在以下几个标题下这样做的：

原罪。自由意志。罗马教会的无懈可击。教皇的一贯作风。凭着信心而称义。炼狱。化身。弥撒。耳廓忏悔。为死者祈祷。主持人。为圣徒祈祷。去朝圣。极端的功能。以不认识的语言进行服务等。

这些都是他从圣经权威那里确认的。在这一场合，出于政治原因，教皇暂时赦免了他，但很快就逮捕了他，并将他处死，他首先被绞死，他的身体被烧成灰烬，公元 1553 年。

次年，伦巴第新教派的弗朗西斯·甘巴被逮捕，并被米兰参议院判处死刑。在行刑的地方，一位和尚向他献上十字架，他对他说：“我的心中充满了基督的真正的优点和善良，我不想要一根毫无意义的棍子来让我想起他。”因为这个表情，他的舌头都烦透了，后来他也被灼伤了。

公元 1555 年，阿尔杰留斯，帕多瓦大学的一名学生，也是一位博学的人，信奉了改革后的宗教，尽其所能使他人皈依。在这些诉讼中，他被指控向教皇犯有异端邪说，并被逮捕，被关押在威尼斯的监狱。

教皇被告知阿尔杰利乌斯的学识渊博和令人惊讶的自然能力，认为如果他能诱导他放弃新教事业，这将对罗马教会有无限的服务。因此，他派人把他叫到罗马，并用最亵渎的诺言试图把他争取到他想要的地方。但发现他的努力没有效果，他命令焚烧他，并相应地执行了判决。

公元 1559 年，约翰·阿洛伊修斯从日内瓦被派往卡拉布里亚传教，在那里作为新教徒被捕，被带到罗马，并被教皇下令焚烧；詹姆斯·博维利乌斯，出于同样的原因，在梅西纳被焚烧。

公元 1560 年，教皇庇护四世下令在意大利各州对所有新教徒进行严厉迫害，当时不同年龄、性别和状况的大量新教徒都遭受了殉难。一位博学 and 仁慈的罗马天主教徒在给一位尊贵的领主的一封信中这样说：“我的主人，我不能不透露我对目前正在进行的迫害的感情：我认为这是残忍和没有必要的；我对处决的方式感到颤抖，因为它更像是宰杀小牛和绵羊，而不是处决人。我要向您讲述一个可怕的场面，我本人就是其中的目击者：70 个新教徒被关在一个肮脏的地牢里；刽子手走进他们中间，从其他人中挑出一个，蒙住他的眼睛，把他带到监狱前的一个空地上，极其镇静地割断了他的喉咙。然后，他又平静地走进监狱，尽管他浑身是血，手里拿着刀，选择了另一个人，并以同样的方式把他打发走了；我的主人，他重复着这句话，直到所有的人都被处死。我让老爷来判断我在这个场合的感受，现在我的眼泪洗净了我给您朗诵的那张纸。还有一件事我必须提一提--他们面对死亡的耐心：他们似乎完全听天由命、虔诚虔诚，热切地向上帝祈祷，兴高采烈地面对自己的命运。我不禁不寒而栗地想，刽子手是如何用牙齿夹着那把血淋淋的刀的；他是多么可怕的身影，浑身是血；他是多么漠不关心地执行他那野蛮的职务。”。

有一天，一位碰巧在罗马的英国年轻人路过一座教堂，这时主人的队伍刚走出来。一位主教抬起主人，年轻人看到了，就把它抢了过来，扔在地上，把它踩在脚下，喊道：“你们这些可怜的偶像崇拜者，他们忽视了真神，却崇拜一块面包。”“你们这些可悲的偶像崇拜者，他们忽视了真神，却崇拜一块面包。”他说：“你们这些可悲的偶像崇拜者，他们忽视了真神，却崇拜一块面包。”这一行为激怒了人们，以至于他们会当场将他撕成碎片；但牧师们说服他们让他遵守教皇的判决。

当这件事被提交给教皇时，他非常愤怒，下令立即焚烧囚犯；但一位红衣主教劝阻他不要这么仓促地判决，说最好是慢慢地惩罚他，并折磨他，这样他们可能会发现他是否受到了任何特定人的煽动，犯下了如此残暴的行为。

这句话被批准后，他受到了最严厉的折磨，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只能从他那里得到这样的话：“这是上帝的旨意，我应该像我所做的那样去做。”

教皇随后对他宣判了这一判决。

- 1.他应该由刽子手带领，赤身裸体到中间，穿过罗马的街道。
- 2.他应该把魔鬼的形象戴在头上。
- 3.他的马裤上应该画上火焰的图案。
- 4.他的右手应该被砍掉。
- 5.行军时被抬着并被烧死。

公爵读完信后，有一段时间没有打断新教徒的话；但最后，他给他们发了一条消息，要求他们要么服从弥撒，要么在十五天内离开他的领土。新教徒们在这一出乎意料的法令出台后，派了一名副手去公爵那里，要求撤销法令，或者至少让他缓和一下。但是他们的劝告是徒劳的，那条法令是绝对的。

有些虚弱到足以去弥撒，以避免流放，并保护他们的财产；其他人转移，所有的影响，到不同的国家；许多人忽视了时间如此之久，以至于他们不得不放弃所有的价值，匆忙离开侯爵。那些不愉快地留下来的人被抓住、掠夺并处死。

17 世纪山麓峡谷的迫害记述。

教皇克莱门特八世派传教士进入皮德蒙特的山谷，诱使新教徒放弃他们的宗教；这些传教士在山谷的几个部分建立了修道院，对那些改革派来说变得非常麻烦，修道院出现在那里，不仅是作为遏制的堡垒，而且是所有这些人飞往的避难所，因为任何方式都会伤害他们。

新教徒向萨沃伊公爵请愿反对这些传教士，他们的傲慢和滥用变得无法容忍；但没有得到任何补救，传教士的利益到目前为止占了上风，公爵颁布了一项法令，其中他宣布，在法庭上，一个证人应该足以指控新教徒，任何证人，如果判定新教徒犯有任何罪行，都应该有权获得 100 克朗。

很容易想象，一旦颁布了这种性质的法令，许多新教徒就成了伪证和贪婪的殉道者；因为几个邪恶的教皇会为了报酬而发誓任何反对新教徒的事情，然后飞到他们自己的牧师那里，赦免他们的虚假誓言。如果任何一个比其他人更有良知的罗马天主教徒指责这些家伙犯下了残暴的罪行，他们自己也有被告发和惩罚的危险，因为他们是异端的宠儿。

传教士尽其所能把新教徒的书拿到他们手中，以便烧毁它们；当新教徒尽最大努力隐藏他们的书时，传教士写信给萨沃伊公爵，他为不交出圣经、祷告书和宗教论文的令人发指的罪行，派遣了一些部队驻扎在他们身上。这些军阀们在新教徒的家里大肆捣乱，毁坏了大量的粮食，以致许多家庭因此被毁。

为了尽可能鼓励新教徒的叛教，萨沃伊公爵发表了一份公告，其中说：“为了鼓励异教徒皈依天主教徒，这是我们的意愿和荣幸，我们在此明确命令，所有信奉神圣罗马天主教信仰的人，从他们皈依之日起，在五年内享有免税待遇。”萨沃伊公爵同样设立了一个法庭，称为铲除异端委员会。这个法庭将对新教教会的古老特权和不时制定的有利于新教徒的法令进行调查。”。但是，对这些事情的调查是以最明显的偏向进行的，旧宪章被剥夺了错误的意义，诡辩被用来歪曲一切的意义，这往往有利于改革派。

似乎这些严苛还不够，不久，公爵又颁布了另一项法令，严格要求新教徒不得在公开或私下担任校长或导师，也不敢直接或间接地向任何有任何信仰的人教授任何艺术、科学或语言。

这一法令紧随其后的是另一条法令，该法令规定，任何新教徒都不应持有任何利益、信任或荣誉的位置；最后，在最后的法令中出现了迫在眉睫的迫害的某些标志，通过该法令，它得到了积极的命令，即所有新教徒都应该勤奋地参加弥撒。

发布包含这种禁令的法令，可以比喻为展开血腥的旗帜，因为谋杀和强奸肯定会随之而来。最先引起教皇注意的物品之一是热心的新教徒塞巴斯蒂安·巴桑(Sebastian Basan)先生，他被传教士抓走，关了 15 个月的牢，折磨了 15 个月，然后被烧死。

在迫害之前，传教士雇佣绑架者偷走新教徒的孩子，让他们私下被罗马天主教徒抚养长大；但现在他们用公开的武力带走了孩子，如果他们遇到任何抵抗，就杀害了他们的父母。

为了加大迫害的力度，萨沃伊公爵召集了罗马天主教贵族和绅士的大会，发布了一项反对改革者的庄严法令，其中包括许多人头，并包括几个铲除新教徒的理由，其中包括以下几个原因：

- 1.维护教皇的权威。
- 2.教会的生活可能都在一种政府模式下。
- 3.凝聚各方力量。
- 4.向所有圣徒致敬，并向罗马教会的仪式致敬。

在这一严厉的法令之后，公元 1655 年 1 月 25 日，在公爵的批准下，民法博士安德鲁·加斯塔尔多(Andrew Gastaldo)发布了一项最残酷的命令。这项命令规定：“每一个家庭的

首领，连同该家庭的个人，改过自新的宗教，无论级别、程度或条件，除居住和拥有卢塞恩、圣乔瓦尼、比亚纳、坎皮利奥尼、圣埃迪多、卢塞内塔、拉托雷、费尼勒和布里切西奥的庄园外，应当在公布后三天内撤回和离开上述地方，并将其翻译成当地语言。

这一切都要以死为代价，没收房屋和财物，除非他们在有限的时间内皈依罗马天主教徒。在隆冬以这样的速度飞行，可能会被认为是一项不愉快的任务，特别是在一个几乎被山脉包围的国家。突如其来的秩序影响了一切，在另一个时期几乎不会被注意到的事情，现在出现在最显眼的灯光下。对于这个突然转移的命令，即使是有孩子的妇女或刚分娩的妇女也不是同情的对象，因为所有的人都包括在命令中；不幸的是，冬天对于他们来说及其残酷。

然而，教皇在约定的时间把人们赶出了他们的住所，甚至没有让他们有足够的衣服来遮盖他们；许多人死于恶劣的天气，或者因为缺乏食物而死在山里。然而，一些在法令公布后留下来的人受到了最严厉的对待，被教皇居民谋杀，或被驻扎在山谷的部队枪杀。一位新教徒在一封信中对这些残忍行为进行了详细的描述，这位新教徒当时就在现场，他很高兴地逃过了大屠杀。“军队(他说)站稳脚跟后，人数变得非常多，加上许多邻近的教皇居民，他们发现我们注定是掠夺者的猎物，就狂暴地向我们扑来。除了萨沃伊公爵的军队和教皇居民之外，还有几个法国辅助兵团，一些属于爱尔兰旅的连，还有几个由歹徒、走私者和囚犯组成的团伙，他们在这里得到了赦免和自由的承诺。

“在罗马天主教和僧侣的鼓励下，这群武装群众以最狂暴的方式袭击了新教徒。现在除了恐怖和绝望的面孔什么也看不见，房子的地板上沾满了鲜血，街道上到处都是身体，从四面八方都能听到呻吟和哭喊。有些人武装自己，与军队发生小规模冲突；还有许多人带着家人逃到山上。在一个村庄，在男人逃跑后，他们残忍地折磨了 150 名妇女和儿童，斩首了妇女，并撞出了儿童的大脑。在维拉里奥和博比奥镇，拒绝参加弥撒的人大多在十五岁以上，他们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头朝下；而这个年龄以下的人被勒死的人数最多。”。

60 岁的萨拉·拉蒂格诺尔·德维格尼斯被一些士兵抓走，他们命令她向一些圣徒祈祷，但她拒绝了，他们把一把镰刀插进她的肚子里，撕裂了她，然后割下了她的头。

玛莎·康斯坦丁，一位英俊的年轻女子，遭到几名士兵的极大猥亵和残忍对待，他们先是强奸了她，然后割下了她的乳房将她杀害。他们把这些东西炸了，放在他们的一些同志面前，同志们吃了，却不知道这是什么。当他们吃完饭后，其他人告诉他们吃了什么，结果发生了争吵，拔出了剑，发生了一场战斗。有几个人在争斗中被打死了，其中大部分是那些与可怕的妇女屠杀有关的人，他们对他们的同伴实施了这种不人道的欺骗。

有些士兵抓住了一个色拉西尼埃人，把他们的刀尖穿过他的耳朵和脚。然后，他们用滚烫的钳子撕下他的指甲和脚趾，把他绑在驴尾上，拖着他在街上走来走去；最后，他们用一根棍子猛烈地把绳子绕在他的头上，几乎要把它从他的身体上拧下来。

80 岁左右的新教徒彼得·西蒙兹被绑在脖子和脚跟上，然后被扔下悬崖。秋天的时候，一根树枝抓住了系住他的绳子，把他吊在半路上，使他痛苦地挣扎了几天，最后饿死了。

伊萨伊·加西诺拒绝放弃他的宗教信仰，被切成小块；士兵们嘲笑地说，他们把他切碎了。一位名叫阿尔芒的妇女把四肢分开，然后把各个部分挂在树篱上。两个老妇人被撕开，然后被留在田野里的雪地上，在那里死亡；还有一个非常老的妇女，她的鼻子和手都变形了，被割下了鼻子和手，就这样流血致死。

许多男女老少都被从岩石上抛了下来，摔得粉碎。拉托雷的一位新教妇女玛格达伦·贝尔蒂诺被剥得赤身裸体，头被绑在两腿之间，被扔进了一个悬崖；而同一城镇的玛丽·雷蒙德 (Mary Raymondet) 被人从她的骨头上切下肉，直到她死去。

维拉里奥的马格达伦领航员在卡斯托卢斯的山洞里被砍成碎片；安·夏博尼埃的一端木桩插进了她的身体；另一端被固定在地上，她就这样死去了，维拉里奥教会的老雅各布·佩林和他的兄弟大卫被活活剥皮。

拉托雷的一位名叫乔瓦尼·安德烈·米奇亚姆(Giovanni Andrea Michialm)的居民被逮捕，他和他的四个孩子，其中三个在他面前被砍成碎片，士兵们问他，在每个孩子死后，他是否愿意放弃他的宗教；他一直拒绝这样做。然后，其中一个士兵抓住了最后一个也是最小的一个的腿，向父亲提出了同样的问题，他回答说，就像之前一样，当这个不人道的野兽撞出了孩子的大脑时，他回答说。然而，在同一时刻，父亲从他们身边出发，逃走了；士兵们在他后面开枪，但没打中他；他飞快地逃脱了，躲进了阿尔卑斯山。

17 世纪在皮德蒙特山谷中的进一步迫害。

乔瓦尼·佩兰钦因为拒绝成为教皇，被一条腿绑在骡子的尾巴上，在一群不近人情的暴徒的欢呼声中拖着他穿过卢塞恩的街道，他们不停地向他投掷石块，并大喊：“他被魔鬼附身了，这样，无论是用石头砸死他，还是拖着他走在街上，都不会杀死他，因为魔鬼让他活着。”然后，他们把他带到河边，砍下了他的头，把他的头和身体都埋在了河岸上。

玛格达伦是彼得·方丹(Peter Fontaine)的女儿，彼得·方丹是一个十岁的漂亮孩子，她被士兵们强奸并杀害。另一个年龄相仿的女孩，他们在新山庄被活活烤死了；一个可怜的女人，听说士兵们正朝她的房子走来，就抓起她幼小的儿子睡着的摇篮，朝树林逃去。然而，士兵们看到了她并开始追赶；她为了减轻重量只能放下孩子，士兵们很快就追了上来，杀了婴儿并继续追赶，在一个山洞里找到了母亲，在那里他们先是强奸了母亲，而后把她切成了碎片。

波比奥教会的首席长老雅各布·米其里诺和其他几名新教徒被固定在肚子里的钩子吊起来，在最痛苦的折磨中死去。

乔瓦尼·罗斯塔纳尔是一位受人尊敬的新教徒，80 多岁，他被割下鼻子和耳朵，并将身体的肉切片，直到失血过多而死。

丹尼尔·希里亚吉奥（Daniel Seleagio）和他的妻子、乔凡尼·杜兰特（Giovanni Durant）、罗威治·杜兰特（Lodwich Durant）、巴塞洛缪（Bartholomew Durant）、丹尼尔·雷维尔（Daniel Revel）、保罗·雷诺（Paul Reynaud）这 7 个人嘴中塞满的火药被点燃，随后他们的头颅被炸成碎片。

罗罗塔（Rorata）的一位校长雅各布·比罗内（Jacob Birone）被剥得精光，只因为他拒绝改变他的宗教信仰。在不堪入目的示众后，他的脚趾和手指被烧得通红的钳子拔掉了指甲，手上被匕首刺穿了几个洞。然后，他的腰间被系上一根绳子，两个士兵一左一右带他穿过街道。每转过一个弯，他右边的士兵就在他的肉上割开一道口子，左边的士兵就用棍子打他一下，一边下手还一边同时说：“你做不做弥撒？你做不做弥撒？”雅各布·比罗内自始至终都表示拒绝，最终他被带上了桥。两个士兵在桥栏杆上割下了他的头，连同他的躯干一同扔进河里。

一位非常虔诚的新教徒保罗·加尼埃（Paul Garnier）被挖了眼睛，然后被活活剥皮并肢解成四块。这四块躯体被分散在卢塞恩的四所主要建筑中。他以堪称典范的耐心忍受了所有的苦难，利用每一个能够开口说话的机会赞颂上帝。这些清楚地表明了，一颗虔诚的良心能激发出何等的信任和顺从。

丹尼尔·卡登（Daniel Cardon）是罗卡皮亚塔（Rocappiata）人。一群士兵逮捕了他，砍下了他的头，油炸了他的脑浆吃下肚。两个可怜的圣乔瓦尼（St. Giovanni）老妇人被活活烧死。拉托利（La Torre）的一个寡妇和她的女儿被人赶到河里，随后被投石。

保罗·吉尔斯（Paul Giles）在尝试摆脱一群士兵时颈部中枪。士兵们割开他的鼻子，切下他的下巴，刺穿了他的躯干，最后把他的尸体扔给狗群。

一群爱尔兰士兵俘虏了十一个加西格里亚纳（Garcigliana）囚犯。在士兵的强迫下，这十一个囚犯相互推搡，把对方推进烧红的炉子里。最后，士兵们亲自动手，把最后一个留在外面的囚犯推了进去。

九十岁的老者迈克尔·戈内（Michael Gonet）被烧死。另一位老人巴普蒂斯塔·乌德里（Baptista Oudri）被刺穿。巴塞洛缪·弗拉斯基（Bartholomew Frasche）的脚跟被挖洞并穿绳，随后他就被这两根绳子拖着进了监狱，在狱中死于伤口腐烂。

玛德莱娜·德拉佩尔（Magdalene de la Piere）被几个士兵追捕，然后被扔下悬崖，摔得粉碎。两位老妇玛格丽特·雷薇拉（Margaret Revella）和玛丽·普拉维勒琳（Mary Pravillerin）被活活烧死。迈克尔·贝利诺（Michael Bellino）和安·布查德诺（Ann Bochardno）被斩首。

乔凡尼（Giovanni）的一个谋士的儿女一同被滚下陡峭的山坡，葬身于山脚下的深坑。一个商人一家（他自己、他的妻子、一个抱在怀里的婴儿），被从岩石上丢下，摔得粉碎。约瑟夫·查雷特（Joseph Chairet）和保罗·卡涅罗（Paul Carniero）被活活剥皮。

塞浦路斯（Cypriania）人巴斯蒂亚（Bustia）被问及是否愿意放弃宗教信仰而改信罗马天主教，他回答：“我宁愿放弃生命，转世成一条狗。”一个牧师回答说：“冲你这句话，你应该去死，然后被丢给一群狗。”随后巴斯蒂亚被拖进监狱，禁食相当长时间后活活饿死。他的尸体被扔在监狱跟前的街上，被一群狗以令人恐惧的姿态分食。

玛格丽特·萨雷塔 (Margaret Saretta) 被投石致死，尸首被扔进河里。安东尼奥·巴尔蒂纳 (Antonio Bartina) 的头被劈成两半。约瑟夫·庞德 (Joseph Pont) 被从身体中间切成两半。

丹尼尔·玛利亚 (Daniel Maria) 的全家都在发高烧。有几个教皇派的匪徒闯进了他家里，自称是来治病的医生。他们“治病”的方式是敲碎全家的头颅。

新教徒彼得·法恩 (Peter Fine) 的三个婴儿被埋在积雪中，窒息而死。一个名叫朱迪思 (Judith) 的老寡妇被砍头。一个漂亮的年轻女孩被剥光了衣服，身上插着一根夺走了她性命的木桩。

彼得·贝森 (Peter Besson) 的妻子露西 (Lucy) 已经处于怀孕中后期，她住在皮埃蒙特 (Piedmontese) 山脉的一个村庄里。她决定尽可能逃离随处包围着她的恐怖环境，于是她一手带着一个孩子，向阿尔卑斯山出发。然而在旅程第三天，她在山间分娩，生下的婴儿连同另外两个孩子死于在极端恶劣的天气。据听她叙述的那人说，她绝望地发现她身边的三个孩子都死了，她自己也奄奄一息。

弗朗西斯·格罗斯 (Francis Gros) 是一个牧师的儿子，他身上的肉被人慢慢地切成小块，放在他面前的盘子里；他的两个孩子在他面前被切成碎块；他的妻子被绑在柱子上，看到了所有这些对她丈夫和后代的残忍行为。最后行刑人对他们的酷刑感到了厌倦，砍掉了夫妻俩的头，然后把全家的肉都扔给了狗。

汤姆斯·马杰尔 (Thomas Margher) 老人在士兵们封上他的嘴后，逃进了一个山洞，后来死于饥饿。朱迪思·雷文 (Judith Revelin) 和七个孩子在床上惨遭杀害；一个将近八十岁的寡妇被士兵砍成碎片。

雅各布·罗诺（Jacob Roseno）被命令向圣人祈祷，但他坚决拒绝。随后一些士兵用棍棒殴打他，迫使他顺从，但他仍然拒绝。几个士兵向他开了枪，在他体内留下了许多子弹。在他奄奄一息的时候，士兵们冲他大吼：“你向不向圣人祈祷？你向不向圣人祈祷？”他回答说：“不！不！不！”这时一个士兵用一把大刀把他的头砍成两半，结束了他在这个世界上的痛苦；毫无疑问，他在下一世将得到荣耀的奖赏。

一个士兵想要强奸一个叫苏珊娜·盖昆（Susanna Gacquin）的年轻女人。拼命抵抗中，她把士兵推下了悬崖，士兵被摔得粉碎。士兵的同伙们，非但没有鼓掌赞美这位年轻女子勇敢捍卫自己的贞操，反而用剑把她砍得粉碎。

乔瓦尼·普尔胡斯（Giovanni Pulhus）是拉托利（La Torre）的一个贫苦农民，他被士兵们当作新教徒逮捕，皮涅斯塔（Pianesta）侯爵命令他在修院附近执行死刑。当他来到绞刑架前时，几个僧侣参加了仪式，并尽一切努力劝说他放弃他的宗教信仰。但他告诉他们，他永远不会皈依邪神；他还很高兴，因为人们认为他为基督名声而遭难是值得的。然后他们让他好好想想，依赖他的劳作生存的妻儿，在他死后将会遭受什么。对此他回答道：“我希望我的妻儿以及我自己，更多地考虑自己的灵魂和下一世，而不是身体；至于我可能留给他们的痛苦，上帝是仁慈的，他会在他们需要保护时为他们提供帮助。”看到这个可怜的人如此顽固，僧侣们喊道：“杀了他！杀了他！”刽子手迅速执行了，砍倒了他的躯干，扔进河里。

保罗·克莱门特（Paul Clement）是罗萨纳（Rossana）教堂的长老，他被附近修道院的僧侣们抓住，带到镇上的集市上，一些新教徒刚刚被士兵们在那里处决。士兵们给他看那些尸体，想让他见了感到害怕。在这个令常人震惊到极点的场景面前，他平静地说：“你可以杀死一个人的身体，但是你无法伤害一个真正的信徒的灵魂；至于你在这里向我展示的可怕景象，你可以放心，上帝的报应会追上杀害那些穷人的凶手，惩罚他们，因为他们使得无辜

的人流了血。”僧侣们对他的回答非常恼怒，他们命令立刻绞死他。他被绞死的时候，士兵们站在远处取乐，像射击靶子一样射击他的尸体。

维拉里奥（Vilario）的丹尼尔·兰博特（Daniel Rambaut）是一个大家庭的父亲，他被逮捕，和其他几个人一起被关进帕萨纳（Paysana）监狱。几个牧师找到他，不断劝说他放弃新教，改信教皇，但他断然拒绝了。牧师们意识到了他的决心，假装同情他的一大家子，告诉他如果他承认以下条目，他还可以活下去：

- 1.主是真实存在的。
- 2.圣餐变体论。
- 3.炼狱是真实存在的。
- 4.教皇是绝对可靠的。
- 5.那些为死者祈祷的大众将可以把灵魂从炼狱中释放出来。
- 6.向圣人祈祷将获得罪恶的赦免。

兰博特先生告诉牧师们，他的宗教、他的理智和他的良心都不允许他签署任何条款，理由如下：

1. 相信主的真实存在，是偶像崇拜与亵渎的惊人结合。
2. 为了矫饰奉献之词来执行教皇主义者所说的圣餐变体论，把薄酥饼和酒说成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基督的血肉，这哪怕对于一个无知的孩子而言都太荒谬不可信了；除了最盲目的迷信之外，没有别的什么途径可以使罗马天主教徒对一切如此荒谬的事情充满自信。
3. 炼狱的教义比童话还要自相矛盾和荒谬。

4. 教皇的万无一失是不可能的，教皇傲慢地自以为只有上帝才是完美的存在。

5. 这种为死者举行弥撒的说法是荒谬的，只是为了保持对炼狱寓言的迷信罢了。毕竟所有人的命运最终决定于灵魂与肉体的分离。

6. 向圣人祷告、求赦罪，乃是把敬拜放在错误的地方，就如圣人有机会在基督里代求一样。因此，既然上帝只能原谅我们的错误，我们就应该单独向他请求原谅。

兰博特先生并没有如牧师们所愿被迫签署条款，这使得牧师们生气到极点，以至于他们决定以最残酷的方法来动摇他的决心。他们下令每天砍掉兰博特先生的一根手指，直到他所有的手指都没了；然后他们以相同的方式处理他的脚趾。之后，他们每天交替割断一只手和一只脚。然而牧师们发现，他以极大的忍耐能力承受着苦难，以不屈的精神皈依于新教，坚定的决心和坚定的信念保持了他的信仰。牧师们刺穿了他的心脏，然后任由狗群吞噬他的身体。

一位颇有名望的新教绅士彼得·加布里奥拉（Peter Gabriola），被一群士兵抓住。他拒绝放弃自己的宗教信仰，士兵们就在他身上挂了很多小袋火药，然后点火炸死了他。

安东尼（Anthony,）是塞缪尔·卡蒂埃里斯（Samuel Catieris）的儿子。他是一个可怜的哑巴，但却极其温和。他被一伙士兵砍成了碎片。不久，这伙匪徒又闯进了彼得·莫尼克里亚（Peter Moniriat）的家里，把全家的腿都砍了下来，任他们流血而死。毕竟他们既不能自救，也不能互相帮助。

丹尼尔·贝内赫（Daniel Benech）被逮捕，他的鼻子被割开、耳朵被割掉，还被肢解成四块，每一块都被挂在一棵树上。玛丽·莫尼诺(Mary Monino)的下颚骨被打骨折，痛苦不堪，直到死于饥饿。

玛丽·普朗雄（Mary Pelanchion），一个维拉里奥（Vilario）镇的漂亮寡妇，被一群爱尔兰士兵残忍地殴打玷污。他们将她拽到一座跨越河流的高桥上，以最下流的方式将她剥光。士兵们倒挂她的腿，把她头朝下地丢进河中撞船，然后向她开枪直到她死亡。

玛丽·尼格里诺（Mary Nigrino）和她的智障女儿在树林里被砍成碎片，尸体被野兽吃掉。苏珊娜·贝尔斯（Susanna Bales）是维拉里奥（Vilario）镇的一个寡妇，她被囚禁直到饿死。苏珊娜·卡尔维奥（Susanna Calvio）逃脱了士兵的看守，躲进谷仓里，随后士兵们放火烧了稻草，把她烧死了。

保罗·阿尔芒（Paul Armand）被砍成碎片。一个叫丹尼尔·贝蒂诺（Daniel Bertino）的孩子被烧死。丹尼尔·米基塔里诺（Daniel Michialino）的舌头被拔了出来，就此被放任死去。安德烈·贝尔蒂诺（Andreo Bertino）是个瘸腿的老头子，他被人用一种非常可怕的方式弄得血肉横飞。最后他的肚子被剖开，五脏六腑被装在一架半人半马的短戟上移动着。

新教徒康士坦提亚·伯利尼（Constantia Bellione），因为她的信仰被捕。一个牧师问她是否愿意放弃邪恶而去做弥撒，她回答道：“我在一个宗教环境中长大，在这个宗教环境中，我总是被教导要与魔鬼断绝关系。不过，如果我答应了你的要求去做弥撒，我一定会在那儿见到各种各样的魔鬼。”牧师被她的话激怒了，叫她改邪归正，否则她会受到残酷的折磨。然而那位小姐却大胆地回答说，她并不看重他所能造成的任何痛苦，哪怕他能编造出种种折磨，她也要保持自己的良心纯洁，信仰不受侵犯。祭司随后命令片她的肉、切断她的身体。她以惊人的忍耐承受着，只对神父说，“真不知道我现在忍受的短暂痛苦，会让你在地狱里受怎样的长久折磨。”牧师对她的话感到恼怒，想堵住她的嘴，便命令一排火枪手朝她开枪，用她的鲜血结束了她的苦难。

一个名叫朱迪丝·曼顿（Judith Mandon）的年轻女子，拒绝改变自己的信仰并接受罗马天主教，被绑在树桩上，远处不断有棍子向她砸来。其方式与以前在忏悔星期二（Shrove-Tuesday）实行的野蛮习惯相同，不过那时是冲着石头扔。这可真是反人类的行为，这个可怜人的四肢被抽打得血肉横飞，最后她的脑袋被一根大头棒打得粉碎。

大卫·帕格里亚（David Paglia）和保罗·让尔（Paul Genre）带着各自的儿子，企图逃到阿尔卑斯山，结果在开阔地上被士兵追击。士兵们用剑驱赶他们，让他们跑来跑去，直到把他们累倒。当他们发现自己的精神已经相当疲惫，再也不能忍受跑步这种野蛮运动时，士兵们把他们砍成了碎片，任由他们血肉横飞的身体留在原地。

博比奥（Bobbio）的一个名叫迈克尔·格里夫（Michael Greve）的年轻人在拉托利（La Torre）镇上被捕，随后被带到桥上，扔进河里。因为他水性好，所以他打算游到下游逃跑。但是士兵和暴徒在河的两边都跟着，不停地用石头砸他，直到他被砸中太阳穴晕倒，最终溺亡。

大卫·阿尔芒（David Armand）被命令把他的头搁在一块木板上，随后一个士兵用一把大锤子敲碎了他的脑袋。大卫·巴里多纳（David Baridona）在维拉里奥被逮捕，被带到拉托利。因为拒绝放弃他的宗教信仰，他被硫磺火柴折磨——火柴被绑在他的手指和脚趾之间点燃。后来有人用火红的钳子把他的肉拔掉，直到他死去。乔瓦尼·巴罗利纳（Giovanni Barolina）和他的妻子被扔进了一个死水潭，他们被用干草叉和石头按着低下头，直到窒息而死。

一群士兵来到约瑟夫·加尼埃罗（Joseph Garniero）的家里，他们在进门之前朝着窗户里射击，以表明他们的到来。当加尼罗太太用一只手给婴儿喂奶时，一颗火枪子弹射进了她的一个乳房。发现他们的意图后，她苦苦恳求他们饶了婴儿的性命，他们答应了，立即把婴

儿送到一位罗马天主教的护士那里。然后，他们把丈夫吊在他自己的门口，开枪打穿了妻子的头，任由她的身体在血中翻滚，任由她的丈夫挂在绞架上。

上了年纪的以赛亚·蒙登（Isaiah Mondon），是个虔诚的新教徒。他从无情的迫害者手中逃到了一块岩石的裂口，在那里他吃尽了苦头。因为在隆冬季节，他被迫躺在光秃秃的石头上，没有任何遮盖物。他的食物是他在可怜的住所附近刨开的树根。他唯一能弄到饮料的方法就是把雪放进嘴里，直到雪融化。然而，一些没有人性的士兵在这里发现了他，在无情地打了他之后，他们用剑尖刺着他把他赶向卢塞恩（Lucerne）。他的生活方式使他非常虚弱，他的精神也被打击到了极点，他倒在路上。士兵们又打了他一顿，逼他继续走。他跪着求他们把他送走，好叫他脱离苦难。最后他们同意了：其中一个人走到他跟前，用手枪射穿了他的头，说：“好了，异教徒，接受你的请求。”

玛丽·蕾沃尔（Mary Revol）是一位值得尊敬的新教徒。当她在街上行走时，背部中了一枪，受伤倒地。但她很快恢复了足够的力量，跪着挺起身，朝着天堂的方向，以最虔诚的姿态向全能的神祈祷。这时附近的一群士兵向她射出了一排子弹，其中许多都击中了她，迅速结束了她的痛苦。

几个男人、女人和孩子躲在一个大山洞里，他们在那里安全地呆了几个星期。按照惯例，其中两个人要在必要的时候去偷偷地采购粮食。然而，这两人是这天的守卫，正好洞穴就是在这一天被发现的，不久之后，一群罗马天主教徒出现在洞穴前。在这个场合聚集的教皇是山洞里新教徒的邻居和熟人，有些人甚至是彼此的亲戚。因此，新教徒们站出来，用好客之情、血缘之情、老相识和邻居之情恳求他们不要杀害他们。但是迷信战胜了自然界和人性的感觉，被偏执蒙蔽了双眼的教皇告诉他们，他们不能对异端表现出任何怜悯之心，因此，要他们做好死亡的准备。新教徒听到这一点，知道罗马天主教徒的致命顽固，都放弃了抵抗，举起他们的手，以极大的诚意和热情向天堂祈祷，然后鞠躬，把他们的脸贴在地上，耐心地

等待他们的命运。很快，教皇们无情地愤怒地扑向他们，把他们切成碎片，把残缺不全的身体和四肢留在洞穴里。

乔瓦尼·塞尔瓦乔路过一座罗马天主教堂时，因为没有摘下帽子，后面跟着的一些会众就扑倒在他身上并杀害了他；雅各布·巴尔和他的妻子被萨伏伊的军官之一圣埃迪多伯爵俘虏，他把他们交给士兵，士兵割下了女人的乳房和男人的鼻子，然后朝他们的头部开枪。

安东尼·吉戈(Anthony Guigo)是一位性格摇摆不定的新教徒，他去到佩雷罗，打算放弃自己的宗教，接受教皇的教义。他将这一计划传达给了一些牧师，他们对此给予了高度赞扬，并选定了一个日子让他公开放弃。与此同时，安东尼又完全意识到了自己的背信弃义，良知日夜折磨着他，他决定不放弃宗教并逃走。很快就被有人追上并被抓走了他。路上的部队千方百计想让他放弃他的逃跑计划，但发现并没有效果，他们就在路上猛烈地打了他一顿。当安东尼接近悬崖时，他趁机跳下被摔得粉身碎骨。

一位富有的新教绅士，在博比奥每晚都被一个牧师傲慢挑衅，他非常严厉地反驳，其中提到教皇是反基督的，弥撒偶像崇拜，引发了一场闹剧，赦免了一个骗子。为了报复，牧师雇了五个绝命的歹徒，他们在同一天晚上闯进了这位先生的房子，粗暴地抓住了他。这位绅士吓坏了，双膝跪地乞求宽恕，但绝望的歹徒毫不犹豫地把他杀了。

关于皮德蒙特战争的叙述。

已经提到的大屠杀和谋杀发生在皮德蒙特的山谷里，几乎使大多数城镇和村庄的人口减少。只有一个的地方没有遭到袭击，是坐落在一块岩石上的罗拉斯的一小块公地。

由于其他地方的劳工工作日益松懈，萨伏伊公爵的军官之一克里斯托波尔伯爵决定，如果可能的话，他要占领并奴役这个地方，并带着这个想法，派遣了三百人秘密突袭此地。

然而，罗拉斯的居民知道这些军队会来，一个勇敢的新教徒军官名叫约书亚·吉安那维尔上尉，带领着一小群市民，埋伏着在一个峡谷里伏击敌人。

当军队出现并进入这个峡谷，这是唯一可以接近小镇的地方，新教徒们躲在灌木丛后面，不让敌人发现，隐蔽而精准地开火被打死了许多士兵，其余的人继续受到炮火的袭击，没有看到还可以威胁他们的人，他们认为可以撤退了。

这个小社区的成员随后向公爵的一位总司令皮亚内萨侯爵送去了一份追悼书，上面写道：“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他们都很抱歉必须拿起武器，但是一支军队的秘密接近，没有任何理由，也没有事先发出任何关于他们来的目的的通知，已经使他们大吃一惊，因为他们的习惯是从来不允许任何军队进入他们的小社区，所以他们用武力击退了他们，而且会再次这样做。”但在所有其他方面，他们都宣称自己对他们的君主萨瓦公爵尽忠职守、顺从和忠诚。

皮亚内萨侯爵为了有更好的机会迷惑和惊吓罗拉斯的新教徒，给他们送去了回信：“他们对他们的行为非常满意，因为他们做得对，甚至为他们的国家服务，因为那些试图通过峡谷的人不是他的军队，也不是他派来的，而是一群绝命的强盗，他们已经侵扰了这些地区一段时间，给邻国带来了恐怖。”为了给他的背信弃义增添更多色彩，他随后发布了一份似乎有利于居民的模棱两可的公告。

然而，在这个似是而非的宣言和似是而非的行为之后的第二天，侯爵派了五百人去占有罗拉斯，而他认为人民被他的似是而非的行为哄骗得万无一失。

然而，吉安那维尔上尉不会那么容易上当受骗：因此，他像对付前者一样，为这支部队设下了伏击，并迫使他们带着极大的损失撤退。

虽然这两次尝试都失败了，皮亚内萨侯爵还是决定了第三次，这应该更可怕；但首先他轻率地发布了另一份公告，对第二次尝试一无所知。

不久之后，700 名被选中的人被派去攻击，他们不顾新教徒的烈火，强行进入了罗拉斯，屠杀他们遇到的每一个人，不分年龄和性别。新教上尉吉亚纳维尔率领着剩下的人，虽然他失去了峡谷的人，但他决心反抗他们通过一个防御工事的山口，这个山口通向镇上最富有和最好的地方。他保持着持续的火力，而且他的部下都是十足的神枪手，最终成功的守住了这里。罗马天主教指挥官对这一消息大吃一惊，因为他以为自己已经克服了一切困难。然而，即使他竭尽全力强行通过，但由于一次只能带 12 个人在前面，而且新教徒都有掩体保护的，他认为他应该会被这些反抗的人所困住。

他对损失这么多军队感到愤怒，又担心如果他坚持尝试看起来如此不切实际的事情，就会丢脸，所以他认为撤退是最明智的选择。然而，由于进军的困难和危险，他不愿意让他的人从他进入的峡谷撤退，于是他决定从另一条叫做皮安普拉的山口撤退到维拉里奥，这条山口虽然很难到达，但很容易下山。但在这件事上，他感到失望，因为贾纳维尔上尉也在这里部署了他的小队，在部队经过时伏击他们，甚至一直追赶他们的后方，直到他们进入开阔的乡村。

皮亚内萨侯爵发现他所有的尝试都失败了，他使用的每一个诡计都只是向罗拉的居民发出了一个警报信号，决心公开行动，并因此宣布，任何愿意携带武器对抗他所说的罗拉顽固的异端的人，都应该得到充足的奖励；任何愿意消灭他们的军官都应该以王子的方式得到奖励。

这让马里奥船长，一个固执的罗马天主教徒，一个绝命的流氓，来承担这项事业。因此，他获准在以下六个城镇组建一个团：卢塞恩、博尔赫斯、法莫拉斯、博比奥、贝尔纳尔和卡沃斯。

他完成了由一千人组成的团之后，制定了他的计划，不是走弯道或关口，而是试图登上一块岩石的山顶，他想从那里他的军队可以毫不费力地向镇上进发，也不会遭到太多的反击。

新教徒一直按兵不动，等着罗马天主教军队几乎要占领岩石的顶峰，都没有给他们任何反击，也没有出现在他们的视线中；但一当他们几乎到达顶端时，他们就对天主教军队进行了最猛烈的攻击；一边保持着精准又持续不断的火力，一边滚落下巨大的石头。

这停止了教皇军队的职业生涯：许多人死于步枪，更多的人死于将他们击落悬崖的石头。有几个人在匆忙中牺牲了，因为他们试图急速撤退，摔成了碎片；马里奥船长自己也险些死里逃生，因为他从一个崎岖的地方掉进了一条冲刷着岩石脚下的河里。他被抬起来失去知觉，尽管他的伤痕累累了很久一段时间，但后来痊愈了；最后在卢塞恩病死。

另一支军队奉命从维拉里奥的营地向罗拉斯发起进攻，但他们也同样被新教徒的伏击击败，被迫再次撤退到维拉里奥的营地。

在每一次重大胜利之后，贾纳维尔上尉都会对他的部下进行适当的演讲，让他们跪下来，感谢全能的上帝的保佑；通常在十一篇诗篇中结束，主题是对上帝的信任。

皮亚内萨侯爵对罗拉斯仅有的几个居民如此迷惑不解感到非常愤怒：因此，他决心以一种几乎不会失败的方式驱逐他们。

带着这个观点，他命令皮德蒙特的所有罗马天主教民兵都被召集起来，并受到纪律处分。当这些命令完成后，他加入了民兵八千正规军，并将整个民兵分成三个截然不同的组织，他计划同时发动三次可怕的攻击，除非他向他们报告了他的巨大准备的罗拉斯人民愿意遵守以下条件：

(1)请求原谅我拿起武器。(2)来支付所有针对他们的探险队的费用。(3)承认教皇的无误。(4)去做弥撒。(5)向圣徒祈祷。(6)留胡子。(7)交出他们的大臣。(8)交出他们的校长。(9)去忏悔。(10)来支付从炼狱中解救灵魂的贷款。(11)酌情交出贾纳维尔上尉。(12)酌情放弃他们教会的长老。

罗勒斯的居民了解了这些情况，感到义愤填膺，他们回话给侯爵说，与其服从他们，还不如忍受三件事，而这三件事是人类最讨厌的，即。

*1.其产业须予扣押。

*2.他们的房屋须予焚烧。

*3.自己被杀。

侯爵被这个消息激怒了，给他们发了一封简短的信：

给居住在罗拉斯的顽固异端。

你应该得到你的请求，因为被派来对付你的军队有严格的命令去掠夺、焚烧和杀戮。
PIANESSA。

然后，三支军队开始行动，命令进行如下进攻：第一是通过维拉里奥的岩石；第二是通过巴格诺尔山口；第三是通过卢塞恩的峡谷。

军队凭借人数优势强行前进，在夺取了岩石、路和峡谷之后，开始进行最可怕的破坏，并进行最残忍的行动。男人被他们绞死、烧死、架死或砍成碎片；女人被他们撕开、钉死、淹死或从悬崖上扔下来；孩子们被他们扔在长矛上、切碎、割断喉咙或砸出脑袋。126 人在攻占该镇的第一天就遭受杀害。

军队顺从了皮亚内萨侯爵的命令，同样掠夺了庄园，烧毁了人民的房屋。然而，几名新教徒在贾纳维尔上尉的指挥下逃脱了，上尉的妻子和孩子不幸被囚禁，并在严密的看守下被送往都灵。

皮亚内萨侯爵给贾纳维尔上尉写了一封信，释放了一名新教徒囚犯，让他把它带给他。内容是，如果上尉信奉罗马天主教，他应该得到自战争开始以来的所有损失的赔偿；他的妻子和孩子应该立即被释放，他自己在萨伏伊公爵的军队中得到光荣的提拔；但是如果他拒绝接受提议，他的妻子和孩子就会被处死；而且侯爵悬赏了及其多的赏金来捉拿他，无论死活，以至于他自己的一些秘密朋友都有可能被诱使背叛他。

对于这封信，勇敢的吉亚纳维尔给出了以下回应。

侯爵大人，

没有比放弃我的宗教更折磨人的事了，也没有比死亡更残酷的事了：这样，诺言就失去了效力，而威胁只会增强我的信仰。关于我的妻子和孩子，我的主人，没有什么比他们被监禁的想法更令我痛苦，或者对我的想象来说，没有什么比他们遭受暴力和残酷的死亡更令我痛苦的了。我深切地感受到丈夫和父母的所有温情，我的心里充满了人类的一切情感，为了把他们从危险中解救出来，我愿意忍受任何痛苦，为了保护他们，我愿意牺牲。

但话虽如此，大人，我向您保证，他们的生命绝不是拯救我的代价。你可以控制他们，这是真的；但我的慰藉是，你的力量只是对他们身体的暂时权威：你可以毁灭他们的肉体，但他们不朽的灵魂是你无法企及的，他们将活着为你的残忍行为作证。因此，我向上帝推荐他们和我自己，并为你心中的改过自新祈祷。--约书亚·吉亚纳维尔。

这位勇敢的新教军官在写完上述信件后，与他的追随者一起隐退到阿尔卑斯山，并与其他许多逃亡的新教徒一起，通过持续不断的小规模冲突来骚扰敌人。

有一天，他在比比亚纳附近遇到了一群天主教军队，虽然人数较少，但他猛烈地攻击了他们，并在没有一人损失的情况下将他们击溃，尽管他自己在交战中被一个躲在树后的士兵射中了腿部，但吉安纳维尔觉察到了枪声从哪里来，把枪对准了那个打伤他的人。

吉安纳维尔上尉听说贾希尔上尉召集了相当多的新教徒，就给他写了一封信，建议他们的部队会合。贾希尔上尉立即同意了这个建议，并直接行进去迎接贾纳维尔。

在交界处形成时，有人提议攻击一个名叫加西利亚纳的城镇(罗马天主教徒居住)。这次进攻斗志昂扬，但是由于新教徒最近进城增援了马匹和步兵，他们被击退了；然而，他们巧妙地撤退了，只在战斗中损失了一个人。”。

新教部队的下一次尝试是在 St. Secondo，他们以强大的力量攻击，但遇到了罗马天主教部队的强大抵抗，他们在街道上设防并将自己安置在房子里，从那里他们倒出了数量惊人的火枪球。然而，新教徒们在大量木板的掩护下前进，有些人把木板举在头顶上，以保护他们免受敌人从房屋中射击，而另一些人则保持着定向良好的火力；因此，房屋和战壕很快就被强行推进，城镇也被占领了。

在镇上，他们发现了数量惊人的掠夺，这些掠夺是在不同的时间和不同的地方从新教徒那里拿走的，存放在仓库、教堂、住宅等地方。他们把这些东西转移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在受害者中尽可能公平地分配。

这次成功的攻击是以如此的技巧和精神进行的，以至于征服者付出了很少的代价，新教徒只打死了17人，打伤了26人；而教皇则遭受了不少于450人死亡，511人受伤的损失。

五名新教军官，即吉亚纳维尔、贾希尔、劳伦蒂奥、热诺莱特和贝内特，制定了一个让比奎拉大吃一惊的计划。为此，他们在五个不同的机构中行进，并达成协议，将在同一时间

发动攻击。船长贾希尔和劳伦蒂奥穿过树林里的两处污迹，安全地、秘密地来到了那个地方；但另外三具身体穿过一片开阔的乡间，因此更容易受到攻击。

罗马天主教徒接到警报后，派出大量军队将比奎拉从卡沃尔、比亚纳、菲林、坎皮利奥内和其他一些邻近地区解救出来。当这些人联合起来后，他们决定攻击三个新教政党，这三个新教政党正在开阔的乡村游行。

新教军官觉察到敌人的意图，彼此距离不远，以最快的速度联合起来，按照战斗顺序组成自己。

与此同时，贾希尔和劳伦蒂奥两位上尉袭击了比奎拉斯镇，烧毁了外面所有的房子，以便更容易接近；但他们没有得到其他三位新教上尉的支持，于是派了一个信使，骑着一匹快马，向开阔的乡间去询问原因。信使很快回来告诉他们，三位新教领袖无权支持他们的活动，因为他们自己在平原上受到了一支非常强大的力量的攻击，几乎无法维持这场不平等的冲突。

Jahier 和 Laurentio 两位上尉在收到这一情报后，决定停止对比奎拉的攻击，并尽一切可能进行探险，以解救他们在平原上的朋友们。这一设计被证明是最重要的服务，因为就在他们到达两军交战的地点时，教宗军队开始占上风，并即将在吉亚纳维尔上尉的指挥下包抄左翼。这些军队的到来扭转了局面，有利于新教徒：尽管教皇势力以最顽强的无畏作战，但他们被彻底击败了。双方死伤人数众多，新教徒带走的行李、军需品等也非常可观。

吉安纳维尔上尉得到情报说，三百名敌人将从拉托雷向米拉巴克城堡运送大量的物资、补给等，他决定在途中袭击他们。于是，他开始了对马尔贝克的进攻，尽管他的兵力非常不足。这场比赛漫长而血腥，但新教徒最终不得不屈服于人数的优势，被迫撤退，他们这样做的频率很高，但损失很小。

吉亚纳维尔上尉挺进位于维拉里奥镇附近的一个有利阵地，然后向居民们发送了以下信息和命令。

- 1.他应该在 24 小时内袭击该镇。
- 2.对于携带武器的罗马天主教徒，无论他们是否属于军队，他都应该按照报复性法律行事，并将他们处死，因为他们犯下了无数的掠夺和残忍的谋杀。
- 3.所有的妇女和儿童，无论他们的宗教信仰是什么，都应该是安全的。
- 4.他命令所有男性新教徒离开小镇，加入他的行列。
- 5.所有因软弱而放弃宗教的叛教者，都应被视为敌人，除非他们放弃放弃。
- 6.所有回到神面前的人，以及他们自己，都应该被接纳为朋友。

一般说来，新教徒们立即离开了小镇，非常满意地加入了贾纳维尔船长的行列，少数人由于软弱或恐惧而放弃了信仰，放弃了他们的教义，被接纳到教会的怀抱中。由于皮亚内萨侯爵已经撤走了军队，并在该国另一个完全不同的地区扎营，维拉里奥的罗马天主教徒认为，试图用他们仅有的少量部队保卫这个地方是愚蠢的。因此，他们以最大限度的沉淀逃离，把城镇和他们的大部分财产留给了新教徒的自由裁量权。

新教指挥官召集了一次战争会议，决定向拉托雷镇发起进攻。

教皇被告知了这一计划，他们派遣了一些部队来保卫一个污秽的地方，新教徒必须通过这个地方才能接近；但这些人都会被击败了，被迫放弃了关卡，被迫撤退到拉托雷(La Torre)。

新教徒继续行军，拉托雷的军队在接近时进行了猛烈的进攻，但由于损失惨重而被击退，被迫在镇上寻找避难所。总督现在只想保卫这个地方，新教徒开始从形式上攻击这个地方；

但在多次勇敢的尝试和猛烈的攻击之后，指挥官们出于几个原因决定放弃这个计划，特别是因为他们发现这个地方本身太强大，他们自己的人数太少，他们的大炮不足以完成推倒城墙的任务。

这项决议通过后，新教指挥官开始巧妙地撤退，并如此有规律地进行，以至于敌人在经过污秽的地方时，不会选择追赶他们，也不会骚扰他们的后方，因为他们可能已经这样做了。

第二天，他们聚集后检阅军队，全军共有 495 人。然后他们召开了一次战争会议，并计划了一个更容易的计划：这是对克鲁索尔的平民的攻击，克鲁索尔是一个居住着许多最顽固的罗马天主教徒的地方，他们在迫害期间对新教徒实施了闻所未闻的残忍行为。

克鲁索尔的人民听说了他们的阴谋，逃到了邻近的一座位于岩石上的堡垒里，在那里新教徒无法接近他们，因为只有极少数的人可以让众多的军队无法进入那里。因此，他们保护了自己的人身，但又过于急于保护自己的财产，而财产的主体确实是从新教徒手中掠夺来的，现在幸运地又落入了权利人的手中。它由许多丰富而有价值的物品组成，而在当时，更重要的是大量的军用物资。

新教徒带着战利品离开后的第二天，从卢塞恩、比奎拉、卡沃尔等地派遣的 800 名士兵抵达克鲁索尔，协助克鲁索尔人民。但发现自己太晚了，这种追求将是徒劳的，不空手而归，他们开始掠夺邻近的村庄，尽管他们拿走的是他们的朋友。在收集了一笔还可以忍受的战利品后，他们开始瓜分，但由于对不同的份额意见不一，他们从争吵到打架，做了很多恶作剧，然后互相掠夺。

就在新教徒在克鲁索尔取得如此成功的同一天，一些教皇游行时计划掠夺和焚烧罗卡皮亚塔这个新教小村庄，但顺便说一句，他们遇到了属于上尉 Jahier 和 Laurentio 的新教部队，他们驻扎在 Angrogne 山上。对于罗马天主教徒来说，一场微不足道的交战接踵而至，

在第一次进攻中，他们在极大的混乱中撤退，并遭到了大量屠杀。追捕结束后，一些散落的天主教军队会见了一位贫穷的农民，他是一名新教徒，他们用绳子绑住他的头，把它拉紧，直到他的头骨完全被压碎。

贾纳维尔上尉和贾希尔上尉共同谋划了进攻卢塞恩的计划，但是贾希尔上尉没有在约定的时间召集他的部队，他决定亲自尝试这一计划。

因此，他通过一次强行行军，在整个过程中向那个地方进发，天亮时就接近那里了。他首先要做的就是切断向城镇输送水的管道，然后拆掉那座桥，只有通过这座桥，才能让来自乡村的粮食进入。然后他袭击了那个地方，并迅速占领了两个哨所；但是，他发现自己不能成为这个地方的主人，就小心翼翼地撤退了，没有丝毫损失，不过，他把企业的失败归咎于贾希尔船长。

教宗们得知贾纳维尔上尉在安格罗涅只和他自己的人在一起，决心如果可能的话，想给他一个惊喜。带着这样的观点，大批军队从拉托雷和其他地方被调遣：其中一队人登上了他驻扎的山顶，另一队人打算占领圣巴塞洛缪的大门。

教宗们认为他们一定能拿下贾纳维尔上尉和他的每一个部下，因为他们只有三百人，而他们自己的军队只有 2500 人。然而，他们的计划是天意受挫的，因为教皇士兵之一轻率地在进攻信号发出之前吹响了号角，贾纳维尔上尉接受了警报，并将他的小连如此有利地驻扎在圣巴塞洛缪的大门和敌人必须从山上下来的肮脏地方，以至于罗马天主教部队在两次攻击中都失败了，并以非常可观的损失击退了。

不久之后，贾希尔上尉来到安格罗涅，并与贾纳维尔上尉的部队会合，给出了充分的理由为他前面提到的失败辩解。贾希尔上尉现在进行了几次秘密远足，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他总是挑选最活跃的部队，这些部队既属于贾纳维尔，也属于他自己。有一天，他率领四十

四个人去探险，当他进入奥萨克附近的一片平原时，突然被一大群马包围了。贾希尔上尉和他的部下拼命战斗，尽管困难重重，但还是杀死了敌人的总司令、三名上尉和五十七名列兵。但是 Jahier 上尉本人和他的 35 名手下都被杀了，其余的都投降了。其中一个士兵砍下了贾希尔上尉的头，把它抬到都灵，交给萨伏伊公爵，萨沃伊公爵给了他六百个金币作为奖赏。

这位先生的死对新教徒来说是一个信号损失，因为他是改革后教会的真正朋友和伴侣。他有一种最无畏的精神，所以没有任何困难能阻止他创业，也没有什么危险能吓倒他执行这项事业。他虔诚而不做作，仁慈而不软弱；在战场上大胆，在家庭生活中温顺，是一个敏锐的天才，精神活跃，一切事业都坚定不移。

使新教徒雪上加霜的是，不久之后，贾纳维尔上尉受了重伤不得不卧床休息。然而，他们从不幸中获得了新的勇气，并决心不让自己的精神低落，以极大的无畏精神攻击教皇军队；新教徒在人数上要差得多，但战斗的决心比教皇更坚定，最后以相当大的杀戮击溃了他们。在战斗中，一位名叫迈克尔·贝尔蒂诺的中士被杀，他紧随其后的儿子跳到他的位置上说：“我失去了我的父亲，但是勇气，战友们，上帝是我们所有人的父亲。”

拉托雷和塔利亚雷托的军队与新教军队之间也同样发生了几次小规模冲突，一般都是为了支持后者而终止的。

一位名叫安德里恩的新教徒绅士养了一团马，并亲自指挥。约翰·莱杰先生说服了一大批新教徒组成志愿连队；一位名叫米其林的优秀军官组建了几支轻装部队。这些都与新教老兵的遗骸结合在一起(因为在各种战斗、小规模冲突、围困等中损失了大量的人)。组成了一支体面的军队，军官们认为在圣乔瓦尼附近扎营是合适的。

罗马天主教指挥官对新教军队强大的外表和不断增强的力量感到震惊，决定如果可能的话，将他们赶出营地。带着这种观点，他们聚集了一支庞大的部队，包括罗马天主教城镇驻军的主体，爱尔兰旅的征兵，皮亚内萨侯爵派出的大量正规军，辅助部队和独立的连队。

这些人结成一个结合点，在新教徒附近扎营，花了几天时间召集战争委员会，并就最适当的进行方式进行辩论。有些是掠夺国家，以便把新教徒从营地里拉出来；有些是耐心地等待，直到他们被攻击；第三方是攻击新教阵营，并试图使自己成为里面的一切的主人。

他们中的最后一个获胜了，决议通过后的第二天早上被指定执行。因此，罗马天主教部队被分成四个师，其中三个师在不同的地方发动进攻，第四个师作为后备部队，随时待命。在袭击发生之前，一名罗马天主教官员这样长篇大论地训斥他的部下：

“弟兄们，你们现在要开始一项伟大的行动，这将给你们带来名利。你们以精神行动的动机也同样具有最重要的性质，那就是向你们的君主表示忠诚的荣誉，洒异端鲜血的快乐，以及掠夺新教阵营的前景。所以，勇敢的同胞们，倒下来，毫不手软，杀光你们遇到的一切，夺走你们接近的一切。”

在这个不人道的演讲之后，交战开始了，新教阵营在三个地方遭到了难以想象的狂暴袭击。双方都以极大的顽强和毅力维持着战斗，不间断地进行了四个小时，因为双方的几个连轮流换班，这样整个战斗中就一直保持着火力不断的情况下，双方都保持着战斗的顽强和毅力，不间断地进行了四个小时的战斗，因为双方的几个连轮流接班。

在主要军队的交战期间，派遣了一个支队从预备役机构攻击卡斯特拉的哨所，如果教皇携带，它会给他们的佩罗萨，圣马蒂诺，卢塞恩山谷指挥权，但他们被击退与巨大的损失，被迫返回到预备役机构，他们已经从那里分离出来了。

这支支队回来后不久，罗马天主教部队在主战中处境艰难，派来后备役部队前来支援。这些人立即去帮助他们，并在一段时间内继续怀疑这一事件，但最终新教徒的英勇取得了胜利，教皇被彻底击败，300 多人死亡，还有更多的人受伤。

卢塞恩的 Syndic 的确是一个教皇，但不是一个顽固的人，当他看到大量受伤的人被带到那个城市时，他惊呼道：“啊！我以为狼过去会吞噬异教徒，但现在我看到异教徒吃掉了狼。”这句话告诉了卢塞恩的罗马天主教总司令马洛莱斯先生，他给希迪克人写了一封非常严厉的恐吓信，他吓坏了，吓得他发起了烧，几天后就死了。

这场伟大的战斗是在收割前夕进行的，这时，教皇们对他们的耻辱感到愤怒，决心进行任何形式的报复，晚上在新教徒最好的玉米地举行独立的聚会，并在不同的地方放火焚烧。然而，这些掉队的人中有一些人因为他们的行为而受苦；因为新教徒们在夜间被谷物中的火焰所惊吓，一大早就追赶逃犯，并追上了许多人，把他们打死了。新教上尉贝林也同样作为报复，率领一支轻装部队，烧毁了拉托雷郊区，随后撤退，损失很小。

几天后，贝林上尉带着更强大的部队进攻了拉托雷镇本身，他的部下在修道院的墙壁上开了一个洞，他的人进入了，把驻军赶进了堡垒，烧毁了城镇和修道院。做了这件事之后，他们经常撤退，因为他们不能因为缺少大炮而减少堡垒。

西班牙土著迈克尔·德·莫利诺斯遭受迫害的记述。

迈克尔·德·莫利诺斯是西班牙人，出身于富裕而体面的家庭，他年轻时就接受牧师的命令，但不愿接受在教会中的任何晋升。他有很大的天赋，他致力于为他的同类服务，而不考虑自己的报酬。他的人生道路是虔诚和统一的；他也没有实行罗马教会宗教教团中常见的那种苦行。

怀着深思熟虑的心态，他追寻着神秘的占卜轨迹，在西班牙获得了很高的声誉，并渴望宣传他崇高的虔诚模式，于是他离开了自己的国家，定居在罗马。在这里，他很快就与文人中一些最杰出的人联系在一起，这些文人非常赞成他的宗教格言，以至于他们一致同意帮助他宣传这些格言；不久，他就获得了一大批追随者，这些追随者从他们宗教的崇高模式中，以安静主义者的名字而闻名。

1675 年，莫利诺斯出版了一本名为“*Il Guida Spirituale*”的书，书后附有几位伟人的推荐信。其中一个是由雷吉奥大主教；第二个是由方济各会将军；第三个是由神父马丁·德·埃斯帕萨，耶稣会士，他曾是萨拉曼卡和罗马的神学教授。

书刚一出版，就在意大利和西班牙引起了极大的阅读和高度的尊敬；这大大提高了作者的声誉，使他的相识成为最受尊敬的人物梦寐以求的对象。许多人给他写了信，因此他和欧洲不同地区那些赞成他的方法的人之间的通信就尘埃落定了。罗马和那不勒斯的一些世俗牧师公开宣称自己会这样做，并多次像先知一样征求他的意见。但那些以最大的诚意依附于他的人是演说家的一些父亲，特别是三位最杰出的人，即卡洛雷迪、西塞里和佩特鲁奇。许多红衣主教也向他的熟人示好，他们认为自己很高兴被算作他的众多朋友中的一员。他们中最杰出的是红衣主教德埃斯特里斯，他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人，他非常赞成莫利诺斯的格言，以至于他与他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他们每天都在一起交谈，尽管西班牙人天生不信任法国人，但莫利诺斯却毫无保留地向红衣主教敞开心扉。莫利诺斯对自己的原则是真诚的，就这样，莫利诺斯和法国的一些显赫人物之间的书信往来就谈妥了。

当 Molinos 因此努力宣传他的宗教模式时，神父 Petrucci 写了几篇关于沉思生活的论文，但他在其中混合了这么多罗马式教会的虔诚规则，因为减轻了他可能会招致的谴责。它们主要是写给修女使用的，因此用最简单、最熟悉的风格表达了这种感觉。

莫利诺斯现在已经获得了如此的声誉，以至于耶稣会士和多米尼加人开始非常震惊，并决心停止这种方法的进步。要做到这一点，有必要谴责它的作者；由于异端是一种指责，在罗马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莫利诺斯和他的追随者被认为是异端。书中也有一些耶稣会写的反对莫利诺和他的方法的书，但这些书都得到了莫利诺的精神回应。

这些纠纷在罗马引起了如此大的骚乱，以至于整个事件都被宗教裁判所注意到了。莫利诺斯和他的书，以及彼得鲁奇神父，连同他的论文和信件，都受到了严格的审查；耶稣会士被认为是原告。社会上确实有一个人赞成莫利诺斯的书，但其余的人注意不要让人再在罗马看到他。在考试的过程中，莫利诺斯和佩特鲁奇都很好地证明了自己的清白，以至于他们的书再次获得批准，耶稣会士写的答案也被指责为可耻的。

佩特鲁奇在这一场合的行为得到了高度的认可，这不仅提高了事业的声誉，而且提高了他自己的薪酬，因为他很快就被任命为杰西斯主教，这是教皇做出的对他们有利的新宣言。他们的书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受人尊敬，他们的方法更多地被沿用，其新颖性，加上耶稣会士在如此激烈的指责之后给予的新认可，都有助于提高信用，增加教会的人数。

佩特鲁奇神父在新的尊严下的行为极大地提高了他的声望，使他的敌人不愿再打扰他；而且，他的作品的确比莫利诺斯的作品更少受到谴责。后者中的一些段落没有那么谨慎地表达，但也有例外的余地；而另一方面，佩特鲁奇如此充分地解释了自己，也很容易消除了对他信中某些部分提出的反对意见。

莫利诺斯和佩特鲁奇获得的巨大声誉引起了宁静主义者的日益增加。所有被认为是真诚虔诚的人，或者至少影响到它的声誉的人，都被计算在其中。如果观察到这些人在他们的生活和精神奉献上变得更加严格，然而在教会仪式的外部部分，他们的整个举止却显得不那么

热情。他们在弥撒时不那么勤奋，也不那么热衷于为他们的朋友争取群众代言；他们在忏悔或游行中也不是那么频繁。

尽管宗教裁判所对莫利诺斯的书给予了新的认可，阻止了他的敌人的诉讼程序，但他们心里仍然对他怀有根深蒂固的敌意，并决心是否有可能毁了他。他们含沙射影地说，他的计划是错误的，在他心中，他是基督教的敌人：他伪装成把人们培养成一种崇高的虔诚，打算从他们的脑海中抹去一种基督教的神秘感。因为他是西班牙人，他们说他是犹太或穆罕默德的后裔，他可以在血液中或在他的第一次教育中携带一些宗教的种子，这些宗教是他后来以不亚于艺术的热情培育出来的。这最后的诽谤在罗马几乎没有得到信任，尽管据说有人下令检查莫利诺斯受洗的地方的登记簿。

莫利诺斯发现自己受到了猛烈的攻击和最无情的恶意攻击，于是采取了一切必要的预防措施，以防止这些指责被归功于他人。他写了一篇论文，题为“频繁和每日的圣餐”，同样也得到了最有学问的罗马神职人员的认可。这是印制与他的精神指南，在 1675 年，并在它的序言中，他宣布，他没有任何设计，以从事自己的争议事项，但它是从他的许多虔诚的人的诚挚恳求。

耶稣会士试图粉碎莫利诺斯在罗马的权力，但失败了，他们向法国法院申请，在很短的时间内，他们就成功了，向德埃斯特里斯红衣主教发出了命令，命令他以一切可能的严格方式起诉莫利诺斯人。红衣主教虽然对莫利诺斯情有独钟，但他决心按照主人的意愿牺牲友谊中所有神圣的东西。然而，他发现没有足够的证据指控他，于是他决定自己弥补这一缺陷。因此，他去找审讯官，告诉他们几个细节，不仅是关于莫利诺斯的，还有关于佩特鲁奇的，这两个人和他们的几个朋友一起被送进了宗教裁判所。

当他们被带到审讯官面前时(1684 年初)，彼得鲁奇用如此多的判断力和脾气回答了向他提出的各个问题，以至于他很快就被解雇了；虽然莫利诺斯的审查时间要长得多，但人们普遍认为他也会同样被解雇：但情况并非如此。虽然审讯官对他没有任何公正的指控，但他们竭尽全力认定他犯有异端邪说罪。他们首先反对他在欧洲不同地方通信，但对此他被宣判无罪，因为通信问题不能定为犯罪。然后他们把注意力引向在他的房间里发现的一些可疑的文件；但是莫利诺斯把这些文件的意思解释得如此清楚，以至于不能对它们产生任何对他的偏见。最后，德埃斯特里斯红衣主教在出示了法国国王给他的起诉莫利诺斯的命令后说，他可以证明他的证据超过了说服他们相信他犯有异端邪说的必要。为了做到这一点，他歪曲了莫利诺斯书籍和论文中一些段落的意思，并讲述了许多与囚犯有关的虚假和令人恼火的情况。他承认他是在友谊的表象下与他生活在一起的，但这只是为了发现他的原则和意图：他发现这些原则和意图是不好的，危险的后果很可能随之而来；但是，为了全面发现，他同意了几件他内心所憎恶的事情；而且，通过这些方式，他看透了莫利诺斯的秘密，但他决心不去注意，直到有适当的机会来摧毁他和他的追随者。

由于德埃斯特里斯的证据，莫利诺斯受到宗教裁判所的严密限制，在那里他继续了一段时间，在此期间一切都很平静，他的追随者不间断地起诉他们的模式。但耶稣会突然下定决心要铲除他们，暴风雨就以最猛烈的方式爆发了。

Vespiniani 伯爵和他的夫人 Don Paulo Rocchi，向 Borghese 王子忏悔，和他的一些家人，以及其他几个人，(在所有 70 人中)被放入宗教裁判所，其中许多人因他们的学习和虔诚而受到高度尊重。对神职人员的指控是，他们忽略了说简短的话；其余的人被指控没有首先参加忏悔就去参加圣餐。一言以蔽之，有人说，他们忽视了宗教的所有外在部分，把自己完全献身于孤独和内心的祈祷。

韦斯皮尼亚尼伯爵夫人在审讯员面前以一种非常特殊的方式进行检查。她说，除了她的忏悔者之外，她从来没有透露过她对任何凡人的虔诚方法，如果他不发现秘密，他们就不可能知道这一点；因此，如果牧师利用这一点，现在是时候放弃忏悔了，去发现他们信任的最秘密的想法；而且，在未来，她只会向上帝忏悔。

从这番激昂的讲话和伯爵夫人的处境引起的巨大喧嚣中，审讯官们认为最谨慎的做法是把她和她的丈夫都辞退，以免激怒人们，而她说的话可能会削弱忏悔的信誉。因此，他们两个都出院了，但无论什么时候需要召唤他们，他们都一定会出现。

除了那些已经提到，这是这样的耶稣会士对宁静派的根深蒂固，以至于在一个月的空间，超过 200 人被投入到宗教裁判所，而这种奉献方法，已通过在意大利作为最崇高的凡人可以向往，被认为是异端，它的主要发起人限制在一个悲惨的地牢。

如果可能的话，为了根除静默主义，审讯官们给担任首席部长的枢机主教齐博发了一封通函，让它在意大利各地传播。这封信寄给了所有的高级教士，告诉他们，虽然在意大利的几个地方建立了许多学校和兄弟会，有些人假借引导人们走上圣灵的道路和安静的祈祷，向他们灌输了许多可恶的异端邪说，因此严格责成解散所有这些社团，并迫使精神向导走上已知的道路，尤其要注意，不能让这类人受到任何人的伤害，才能得到指导。同样，他们也下令以正义的方式对那些应该被判犯有这些可憎错误的人进行审判。

此后，对罗马所有的修道院进行了严格的调查，发现它们的大多数主管和忏悔者都在使用这种新方法。人们发现，卡梅利派，修女的概念，以及那些其他几个修道院完全放弃了祈祷和沉思，而不是他们的珠子，和其他奉献给圣人，或图像，他们是非常孤独的，经常在行使心智祈祷；当有人问他们为什么要搁置使用他们的珠子和他们的古老的形式，他们的回答是，他们的董事建议他们这样做。这方面的信息被提供给宗教裁判所，他们发出命令，所有

以相同品系写的书，莫利诺斯和佩特鲁奇的书应该从他们那里拿走，他们应该被强迫回到原来的虔诚形式。

发送给枢机主教 Cibo 的通函产生了影响，但收效甚微，因为大多数意大利主教都倾向于莫利诺斯的方法。本打算将这一命令以及审讯官的所有其他命令保密，但尽管他们小心翼翼，这份命令的副本还是被印刷出来，并散布在意大利的大多数主要城镇。这给审讯者带来了极大的不安，他们千方百计地向世人隐瞒他们的诉讼过程。他们责备红衣主教，指责他是罪魁祸首；但红衣主教反驳了他们，他的秘书把过错推到了两人身上。

在这些交易中，莫利诺斯遭受了宗教裁判所官员的极大侮辱；他得到的唯一安慰就是有时会被彼得鲁奇神父拜访。

虽然他在罗马享有最高的声誉已有几年了，但现在他受到的鄙视和钦佩一样多，人们普遍认为他是最恶劣的异教徒之一。

莫利诺斯的大部分追随者，在放弃了他的模式后，被安置在宗教裁判所，被解雇了；但更艰难的命运等待着他们的领袖莫利诺斯。

在监狱里躺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后，他终于被带到审讯员面前，就他的著作中展示的一些对他不利的文章进行答辩。他一出现在法庭上，当两个修士大声朗读指控条款时，他的身上就套上了一条链子，手里拿着一盏蜡灯。莫利诺斯以极大的坚定和决心回答了每一个人；尽管他的论点完全击败了所有人的力量，但他还是被判犯有异端邪说罪，并被判处终身监禁。

当他离开法庭时，一位牧师陪同着他，这位牧师对他怀有最大的敬意。当他到达监狱时，他非常平静地走进了分配给他监禁的牢房；在向牧师告别时，他这样对他说：“再见，父亲，我们将在审判日再次会面，然后真相就会出现在哪一边，无论是在我这边，还是在您这边。”

在他被监禁期间，他遭受了几次最残酷的折磨，直到最后，严厉的惩罚压倒了他的力量，结束了他的存在。

莫利诺斯的死给他的追随者留下了如此深刻的印象，以至于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很快就放弃了他的模式；由于耶稣会士的勤奋，宁静主义在全国范围内被彻底根除。



第 7 章：宗教改革的晨星 威克立夫约翰 (Wycliffe)

虽然在约翰威克立夫之前，圣灵在神的教会中，间或兴起一些勇士，他们本着与威克立夫同样的原则而努力奋斗，反对罗马的主教、以及修道士伤害信徒属灵生命的迷信，并致力推翻这日益增长、离经叛道的洪流。然而这些勇士的人数不多，也不为人所知，所以我们就从威克立夫约翰的事迹说起。他在迫害的怒火中开始了最早的工作，因着神的保守，步入竞技场 成为保卫真理的英勇战士。主在英国兴起我们的弟兄威克立夫约翰，使他完全、充分地了解了教皇的教训及其假信仰对信徒的危害。威克立夫约翰是牛津大学的神学读经师，也是一位有名的学者，在各类哲学上都有极深的涉猎，这不仅可以从他的著作中得知，也可以从他最凶残的死敌华尔顿的表白中体现。华尔顿写给教皇马丁五世的信中提到，他非常叹服威克立夫的惊人雄辩，因他所凭藉的资料详实可信。而演说时所用的言语更是热情有力。

荒凉的世代

威克立夫的工作约从主后一三七一年开始，那时正是英王爱德华三世统治时期。当时全世界似乎都已陷入了绝境，在邪恶的等级制度下，神的百姓对神的真理完全被蒙蔽，而威克立夫却像个勇敢的战士，为神刚强站住。恩年斯的儿子西门曾说：“他像漆黑天空中的晨星、像满月、又像太阳的光辉，在神的殿和教会中闪闪发光。”

那个时代的信仰完全腐败堕落，基督徒徒有其名，绝大多数的信徒都不明白基督又真又活的教训，正如世人不认识他的名一样。至于在信心、安慰、律法的总结及应用、基督徒职责上，更显得软弱无能；对圣灵、罪的重大及罪的能力、真正的工作、因信称义并得恩典、基督徒的自由等等，几乎是一无所知。

神的儿女舍弃了神话语的活泼大能，盲目地随从外面的礼仪和人类的传统，他们得救的盼望完全寄托于这些外表的虚仪。在教会中讲道的内容极其空洞，无法成为信徒生活的指引，所仅存的乃是有形无实的繁文缛节，永无休止的重复礼拜而已。

教会陷入了各种极端的专制之中，基督的贫穷和单纯被天然生命的残暴和好恶所取代。许多一度蒙基督救赎而得到自由的信徒，他们的良心再度落入虚仪的捆绑和陷阱中！基督徒似乎被人的法令、制度牵着鼻子走，因为主教乃是依着他个人的喜好，而不是按照基督的旨意来带领他们。朴实无学问的百姓远离了圣经的一切教导，认为只要听懂牧师所讲的就够了；另一方面，牧师们则按照罗马教廷指示的方式来教导，大部分的内容是为着罗马教会的益处，胜过为着基督的荣耀。

在这漫漫的黑夜里，似乎没有任何纯正教训的火花存留，但是威克立夫奉神的命令开始行动了，主藉着他先唤醒世界，从人类传统的深河淹没中重新起来。

振臂疾呼

威克立夫感到基督福音真理的教训，已被许多主教和修士污秽的谬论及隐藏的错误所玷污。他经过长久的挣扎与思考之后（全世界普遍的无知，使他常常暗中叹息，心思里满了哀痛），觉得不能再忍耐，他终于决定倾其全力来与这叛道离经的异端邪说对抗到底。

他在学校中公开竭力地表示抗议，主要目的是要把教会从拜偶像的歪风中召回来，尤其是圣餐的问题，因为这关乎基督的身体与宝血。他的抗议引起了轩然大波，首先是僧侣和修士们为了自己的肚腹和钱袋的利益，开始暴怒、疯狂地攻击他，他们有如成群的大黄蜂螫遍威克立夫身上各处，藉此维护他们的祭坛和肚腹；其次他们背后的势力——神父、主教，主教以上有大主教——更是不容许他来挖掘他们的痛处和脓疮。当时的大主教是索德柏立西门，他负责处理威克立夫的事，为着自己的私利，竟剥夺了威克立夫在牛津大学的

圣职。最后，当真理开始得着圣徒的支持时，这些神父、主教、大主教的势力再也抵抗不住了，他们于是上告罗马的主教——他的势力有如闪电雷轰——把他当作暴力的避难所。但是皇帝对威克立夫友好的支持，使他平安渡过神父、主教、大主教的恶毒攻击。干特的约翰，蓝开斯特的公爵、皇子、波西亨利勋爵都是支持威克立夫的贵人。

威克立夫被免除圣职主要是因为他认为：教皇并不比别人有权柄可以把任何人逐出教会，事实上他解决问题的权柄也只不过和其他神父一样。他断言，无论是君王还是世上的勋爵都不能将永恒赐给教会或教会中的任何人，因为教会中的人若习惯地犯罪，世俗的权力只能夺去他们因功绩所获得的褒赏而已。关于这一点，英国的鲁夫斯威廉曾说过：“无论是什么事，只要是合法的，他现在为什么不能再这样作呢？如果他作的不合法，使教会犯了错误，教会为他祷告就不合法了。”

此外，他还讲到圣餐，证明圣餐饼的性质就是（译者注：天主教传说经神父祝福圣餐饼后，它的实质就改变而不再存在。）实质的饼，在圣经中有简单而明确的经节来说明这个真理。威克立夫约翰为了维护真道遭到许多人的不满及仇恨，尤其是修士和及富有的神父们。

大主教的传讯

虽然在蓝开斯特的公爵、波西亨利勋爵的赞成和支持下，威克立夫曾坚韧的抵挡了仇敌豺狼般的暴力及残酷，在主后一三七七年，那些剥夺过威克立夫牧师薪俸的主教们，终于煽动了大主教索德柏立西门起诉、传讯威克立夫，把他带到他们面前。

蓝开斯特的公爵知道了他们的计划后，担心他一人不足以应付主教那群人，就在修士中找了四位神学士——每一个修道会中一位修士陪威克立夫同去，这才放下心来。二月十九

日星期 四那天，威克立夫去见主教，陪同他的有蓝开斯特的公爵、波西亨利勋爵、英国的马歇尔勋爵。波西勋爵则先他们而行，为他们预备住处。

威克立夫藉神的预备，有了足够的保护去见主教，在路上勋爵们不住地鼓励他，要他在众主教前不必有丝毫的畏缩，因为与威克立夫相比，主教们都是没有学问的人，也不要惧怕群集

的百姓，因为他们不但不会害他，反而会支持并保护他。

听了这些话，再加上贵族们的支持，威克立夫满有信心地走进伦敦的圣保罗教堂，这时教堂内挤满了人，要听罗马教会如何论定威克立夫，由于人太多以致连势高权重的贵族们都难以进入。伦敦的主教库特内威廉眼见马歇尔勋爵在教堂的人群中引起的轰动，便对波西勋爵讲，他若早知马歇尔勋爵有如此的影响力，就会阻止他前来。蓝开斯特的公爵听见这话，心中充满了对主教的轻视。尽管主教不肯答应，公爵仍坚持要留下马歇尔勋爵。

最后，经过许多努力，他们才进入圣母教堂。审讯时公爵、男爵和大主教、及其他主教坐在一起，威克立夫则按规定站在前面，静候主教们将罪名加在他身上。因为有许多问题要威克立夫一一作答，所以波西勋爵就请他坐在软席上。伦敦的主教因而怒火中烧，坚持不许他坐下，因为根据当时的法律规定，无论谁受传讯，在回答主教的问题时，都应该站着回答而不能坐下。这事情如火在他们中间点着了，贵族和主教们互相攻击，人群也立刻骚动起来。

公爵加入了波西勋爵一边，以急躁的言语对付主教，主教也不甘示弱，他是谴责和非难的能手，不仅以牙还牙，更有超群的责骂艺术，使公爵羞得满面通红，在敌不过主教的责骂，恼羞成怒之余，公爵威胁主教不仅要打掉他的骄傲，也要打掉英国所有的圣职职权。他说：“你可以凭着你的父母吹牛，但是他们并不能帮助你，他们充其量只能帮助自己，因

为你的父母 只是德文郡的男爵和女伯爵而已。”主教反驳说，他的自信并非来自父母，或任何别人，而 单单来自神。

公爵对旁边的人轻声耳语，说他不愿再听主教讲的话，反而要抓着主教的头发，把他揪到教堂外面去。由于他在说这些话时声音太大，被伦敦的民众听到了，使得他们勃然大怒，叫道：“我们决不让我们的主教受轻蔑的侮辱！我们宁可丧生也决不让主教被揪出教堂外！”因此这次会议便在责骂和争吵中解散了。

福音真光

爱德华二世逝世后，他的孙子理查三世继位，他对威克立夫约翰的道路和教训并没有什么太深的敌意。在先王晚年时、英国政府的所有部门全由蓝开斯特的公爵统理，现在先王过世了，公爵和波西、马歇尔勋爵都已离职退隐，不再干涉政务，主教们觉得现在正是对付威克立夫的大好时机。这时威克立夫在公爵及马歇尔勋爵的保护下至今还享受着一些宁静，虽然主教禁止他辩明真道，但是他仍然和同伴们打着赤足，穿着粗呢法衣，认真地向百姓讲道。下面，我们收集了他几篇讲章的题目。

威克立夫讲道题集

- ． 祝谢后的圣餐，不就是基督的身体。
- ． 罗马的教会并不超过任何一个教会，而成为众教会的头；彼得和其他的使徒一样，并没有从基督得到更多的权柄。
- ． 罗马教皇在教会中和任何其他教士一样，没有得着更多基督教会的钥匙。
- ． 福音是惟一准则，足够规导每个基督徒的现实生活，任何其他准则都是多余的。

·一切福音之外的准则，当热心宗教的信徒去遵行时，就落在这些准则的辖制下，无异于墙上刷白，并不能使福音更加完全。

·教皇和教会的高级教士都不可私设监牢，藉此来刑罚违规之人。

虽然主教和高级教士都下令不准威克立夫开口，但他不受他们的压制，反而将真理更猛烈地宣扬开来，因为他已得到某些贵族们的赞同和喜爱，同时也想以他的教训来鼓励平民。这时法利赛人开始集会反对已经向外传播的福音真光，教皇是幕后操纵者，他一直用他的训令及信件来煽动他们，使他们更加疯狂。

主后一三七七年，即理查二世元年，教皇格利哥里把训令直接发至牛津大学，他严厉又傲慢地谴责他们竟容让威克立夫约翰的教训长久地扎根，而不使用天主教教训的弯镰刀去将它的根挖出来。牛津大学学监和校长接到训令后，开始商议，久久仍犹疑不决，衡量是否要光荣地接受它或羞愧地拒绝它。

教皇的抨击

以下便是教皇送达牛津大学的训令：

“据许多可靠的熟人告诉我们，有一个威克立夫约翰，他是林肯教区，路特渥斯的教区长、神学教授。他已经陷入可憎愚昧的深坑，竟敢公开传讲虚伪的论题。他把心中污秽的垃圾吐出来，想藉此邪恶异端，来削弱、推翻整个教会，甚至地方政府。他的教训已经充斥了有光荣权力和丰富财力的英国全地，英国向来因她的纯正信仰得着尊荣，并且不乏清明完全、认识圣经之士，他们的态度庄严成熟，其热诚奉献显在人前，是勇敢的天主教信仰的捍卫者。威克立夫约翰已经败坏了一些基督的羊群，把他们从纯正的信仰大道上引入灭亡之坑，所以，我们不能纵容这个致命的瘟疫，我们要用我们的权柄严命逮捕，或设计陷害捉拿威克立夫约翰，把他送至我们可尊敬的弟兄坎特布雷的大主教或伦敦的主教处，严加看管。”

此外，教皇还有两封信论及此事，一封信指出，若找不到威克立夫，也要警告他在三个月内 到罗马教皇处公开接受传讯。另一封信则是劝戒主教们，要他们儆戒英皇和英国的贵族，不 可苟同威克立夫的任何主张和教训。

坎特布雷的大主教和其他主教，接到教皇的信后勇气大增，由于受此鼓励，他们凶恶及残酷 的天性更是发挥得淋漓尽致。他们在省议会上公开地夸口，宣称自己没有任何的惧怕和喜好， 不被任何人的请求所迷惑，也不怕任何威胁或利诱，为了伸张正义及公平，无论生命有多危 险，也要跟从教皇的策谋。不管这些主教是多么无耻的自夸、坚定的应许、狡猾的图谋，又 如此充满了自信，主若不允許，他们的诡计就不能得逞。事情是这样的，在传讯的当天，一 位出身民间的大臣克立福特刘易斯突然走到主教们中间，命令他们不应该将威克立夫约翰判 刑。他们听了都甚惊奇，阴谋被破坏了，他们只得闭口无言。因此，神奇妙的作为使威克立 夫约翰第二次逃脱了主教们的手。

良善的威克立夫始终如一地工作，向神圣的目标前进。同年，教皇格利哥里十一世，即 是那

个鼓动一切来反对威克立夫的教皇去世了，这使威克立夫工作的推展大大得益，因为格列哥 里十一世死后，罗马教皇和法国教皇立刻产生重大分歧，他们的后继者也是为了争权而彼此攻 击，分裂持续了三十九年，直到康士坦斯的宗教会议时（主后一四一七年）才结束。

主后一三八〇年，英国发生了一场平民和贵族之间严重的纷争，给共和国带来不小的困扰和 麻烦。在这次混乱中，坎特布雷的大主教索德柏立西门被乡村暴民抓去斩首，由库特内威廉 接位，他即位后即不遗余力地根除所谓的异端，主后一三八一年，牛津大学的名誉校长柏顿 威廉全权管理牛津大学，召集了八个修道院的博士和另外四个人，在某些著作上盖以大学印 章，发出了一个通告宣布不准任何人与威克立夫怂恿者或友好者联合，若有发

现违反者则处以重刑。他也威胁威克立夫，要把他开除教会、再送入监牢，他所有的拥护者如不在接到警告的三天内，依教规悔改并归正，也要受到同样的处理。威克立夫知道后，欲上告于国王，但蓝开斯特的公爵立即阻止他，劝他宁可服从同侪的审判。威克立夫因这种种烦恼而受困扰，如陷入波涛之中，被迫再次坦白他所领会的教义。

神的警告

在此，神警世的奇迹是不可被忽视的，在圣唐斯顿之日，大主教、副主教、神学博士、律师、大批唠叨的修士及有信仰者集会商议，讨论将如何处理威克立夫的书。午后两点左右，当他们在伦敦的黑衣修士处集会时，全英国突然发生了一次奇怪又可怕的地震；几个副主教被这个奇怪现象吓坏了，疑惑不解，认为最好是放弃他们的原定目的。但是大主教（他是这次军队的主帅，鲁莽大胆而愚昧）认为这次地震的发生并无什么特殊的意义与原因，他的解释叫其他的人恢复了勇气，不再因恐惧而气馁，并勇往直前，按他们豫定的计划进行。然而，当他们讨论威克立夫的文章时，不是根据圣经的原则，而是依照其私人的偏爱和陈规，把其中一些文章批判作明显的异端，又将其他文章称之为谬误，还有一些文章则称为反宗教或迷信，因为其观点与罗马教会不一致。

除地震之外，又发生了一件神所差遣的奇事，如果这是真的，则比之地震是毫无逊色。这事是胡司约翰的敌人所报告的：胡司约翰的敌人在康士坦斯会议上控告他的主要项目之一，是指定胡司向众人承认他讲论威克立夫的教训。那时候一大群敬虔之士和博士在教堂要聚集辩论，反对威克立夫，忽然教堂的门被闪电击开，胡司的敌人几乎都受伤逃了出去。尽管这事是被胡司的敌人用来反对胡司的，但是他并没有否定这个事实，而且他也认为这事不是没有什么根据或原因的，因此我认为值得将其记录下来。

同样可信的报告有，当威克立夫在伦敦身患重病时，有些修士上去劝他，不厌其烦地对他讲 到天主教会和罗马主教，要他认错，威克立夫觉得他们的话愚蠢、荒唐，就一鼓作气地从床 上坐起，背诵诗篇一一八篇十七节：“我必不至死，仍要存活，并要传扬耶和华的作为。”

下面所录的是坎特布雷的大主教反对威克立夫约翰及其拥护者的训令，直接发给伦敦的主教：

“按教会的条例，人若被教会禁止或未受教会差遣，就不可公开或私下传道，因这等人并无 使徒或主教的地位与权柄；但是，最近我们却听闻有一些灭亡之子在非常圣洁的帷幕掩盖下， 私用传道的权柄，在教堂里或街市上，大胆的讲论和教导百姓。他们是公开在各处传道，甚 至也在许多褻渎的地方如此行。所传讲的都是被神的教会所谴责的异端的、错误的、虚假的

观点及结论，并反对圣教会的决定。他们也影响许多善良的基督徒，使他们犯可悲的错误而 离开了天主教的信仰——若没有这个信仰，人就失去了救恩。

“因此，我们劝导并警告，今后不准任何人——无论他是什么身份——来教导、传讲或保护 上述的异端或错误；也不可公开或私下地赞同或忠于他，要立刻避开他，像躲避毒蛇一样， 否则要受到更大咒诅的痛苦。

“为此，我们的同工弟兄们，仔细并殷勤的注意上述情形，并作有效的抵制。”

勇敢的支持者

当时牛津的校长是瑞奇罗伯特，他偏护威克立夫，尽他所能的多次掩护威克立夫，也常常（如 果有机会的话）热心协助当时冒着极大危险而进行的福音工作。若有公开向百姓讲

道的机会，他总是邀请最最赞同威克立夫约翰的人来传讲信息。此外，学监亨特门约翰，和迪许华尔德也非常支持威克立夫的观点。主后一三八二年，在耶稣升天节和圣体节，按习惯要由上述的大学校长和学监来指定一些公开的讲道，并在圣弗瑞德斯威德的修道院对百姓传讲基督教会 的真理，他们于是邀请了瑞比顿腓力普和赫福特尼古拉。

赫福特一向以公开为威克立夫辩护而著名，他是一个忠心而良善的人，由于他长期赞同并支持威克立夫的看法，因此，在修士中引起不少的反对和骚乱，也使得敌人对他怀疑日增。当他开始无偏见、自由地为威克立夫辩护时，加尔默罗及其他的修道会就指控他也是传异端的，从他的讲道中竭力找出把柄对他指控，其中以加尔默罗教派分子斯多克斯彼得最为恶毒，他是一擅长于害人、扰乱、争论、分裂的人，而这些癖好似乎就是他生存的目的。有一种毒蜘蛛一旦发现植物中有好的浆汁就来吸取，然后再将它变成毒液。而这些戴头巾的商人的性格就跟这些蜘蛛差不多。只是他们对于谋利的欲望远超过蜘蛛，凡是对一个人最有害、最致命的，他们就去猎取，甚至要用牙齿咬出来，若是面对真理，他们就要使之分裂，并称之为异端。

基督圣体节近了，在那天由瑞比顿来讲道，瑞比顿在学校中讲出了长期隐藏在他心里的话。他公开抗议说，在有关道德方面他要为威克立夫辩护，但对于圣餐的真理他并不表示任何意见，只说要等候主赐给所有教士们关于圣餐的启示。修士们知道了他讲道的日子近了，这群巴比伦人怕瑞比顿会伤害他们的信仰，就与坎特布雷的大主教密谋，认为威克立夫的教训既已私下被定罪，现在就当在瑞比顿讲道之先，在牛津大学中公开破坏他的名誉。他们将这件事交给斯多克斯去执行，他是反对威克立夫势力中的首脑人物。

奇妙的是，当大学校长接到大主教的信后，洞悉了加尔默罗教派白衣修士的恶毒用心，非常不满加尔默罗及其同党竟然要扰乱大学的宁静，便决定坚决抵挡这个阴谋。他宣布无

论是主 教或大主教都无权干涉大学里的任何事，也不应当确定谁是传异端的。经慎重考虑之后，他 召集学监、董事及其他人员，公然决定决不赞同加尔默罗教派所作的事。

此后，瑞比顿依原定的时间去讲道，讲辞中除了许多称赞与护卫威克立夫的话语以外，据报 导，他还讲：“在一切道德上，他要为威克立夫辩护，因为他是一个真天主教博士；再者， 蓝开斯特的公爵非常重视并留心这件事情，希望这一切能得到他的保护。”

讲完了道，在许多朋友陪同下瑞比顿走进圣弗瑞德威特教堂，仇敌以为他们的袍内藏有武器， 加尔默罗教派的修士斯多克斯惟恐受害，就躲进教会，以此为庇护所，不敢再露面。大学校 长和瑞比顿在教堂的走廊里彼此友好地招呼，打发众人散去，然后各自返家，大家对那篇讲 道无不大大的高兴。

威克立夫约翰从短期流放地，也是他的秘密隐藏之地回到家里，再次被任命为路特渥斯教区 的牧师。主后一三八四年底的西维斯特日，他在那里平安去世，安睡在主里。他离世时虽然 年纪老迈，但是，“他老年时的喜乐与青年时是一样的。”

威克立夫一生中有许多可怕的敌人，其中最残酷的是他的同代神职人员。他有许多好朋友， 有平民也有贵族；如克莱本约翰、克立福特刘易斯、理查斯图端和孟塔古约翰。他除掉他教 会里所有的偶像。此外，还有索尔兹伯里的伯爵，他为要清楚地表示他轻视圣餐，就把它带 回家中，索尔兹伯里的主教爱根劳夫也参与其事。他们在当地用石头作了一个十字架，索尔 兹伯里的伯爵在他的一生中，每逢周五就光头赤足，穿着单衣来到十架前，跪下苦修他的行 为。

无果效的判决

至于他的敌人们，其手段之残酷真是匪夷所思，他们不仅反对威克立夫约翰的书和文章，而 且在他埋葬多年之后还命人挖出他的尸体和骨头，将之烧毁，这是主后一四一五年康士

坦斯 宗教会议的决议。在这次圣宗教会议中宣告说：“本会议决定判处威克立夫约翰的罪名，他 是一个臭名昭著的传异端者，又顽固地死在他的荒谬言论中，他的名望也同样要受到咒阻和 谴责。”会议中又颁布命令说：“如能把他的尸体和骨头从其他忠诚之信徒的遗体中分别出来，就要将他从地里挖出，根据宗教法规和法律的命令，把它远远地丢出教堂的基地。”宗教会议所作的这种邪恶又毒辣的判决，是多么愚昧和虚妄，也极端的野蛮，除了赢得人们的嘲笑 和藐视外，实在不值得为它作任何的争辩！

看见这些聪明和可敬的加图们——意即爱国者，哲学家——居然会想到去挖一个死了很久，也埋葬了的人的尸体，赫拉克赖特不会笑，德谟克里脱也不会哭；或者，他们根本无法找到 他的骨头，所掘出的竟是别人的尸体，这不是使一个天主教徒变成一个“异端”者了吗！也许 威克立夫还应该感谢他们呢！因为他们至少让他安然离世，而在他死后也让他在墓中休息了 四十一年之久，才把他挖出来，烧成灰烬。最后他们把这些灰撒入河中，以为威克立夫从此 分解成三种元素——土、火和水，而他们也就永远消灭了威克立夫的名望和教训。这岂不酷 似从前的法利赛人和看守坟墓的兵丁一样吗？他们以为把主葬入墓中，他就永远不会复活。但是这些人，还有其他人必须明白，真理无法被压抑，在威克立夫身上，真理从尘土中复活 了，并清清楚楚地被显明出来；虽然他们能挖出他的尸体，烧了他的骨头，将他的骨灰撒入 河中，但是神的道和他教训的真理所结的果子，是无法烧掉的。

康士坦丁大帝的事迹

第十次大逼迫开始时，戴克里先和马克西姆一同称王。他们选择了两名该撒在他们之下，就是伽勒利和康士坦徒，后者是康士坦丁的父亲。戴克里先在他和马克西姆一同统治的第十九年，开始疯狂地迫害基督徒。暴政使得他的政权寿命减短，因为神将一个嚼环放在他的口中，其后不到两年，神使他和马克西姆都交出帝国王权，不再是皇帝而成了平民。

在他们的政权结束后，帝国由康士坦徒和伽勒利两人瓜分，伽勒利管理帝国东部，康士坦徒管理帝国西部。康士坦徒是一位谦虚的君王，他放弃了意大利省和非洲，也放弃了其他骚乱、不安的国家，仅致力于统治法国、西班牙和英国。

伽勒利为自己拣选了马克西姆和赛弗留作该撒，康士坦徒则选他儿子康士坦丁作该撒。

当伽勒利在亚洲时，马克西姆弃位，罗马兵丁立他儿子马克赛辛为王，伽勒利差他儿子赛弗留去攻打马克赛辛，赛弗留在海战时，被马克赛辛杀死。伽勒利另选李西尼代替赛弗留。

这些君王和该撒都不断迫害那些经过戴克里先和马克西姆逼迫后还存留的基督徒，康士坦徒和康士坦丁是基督徒仅有的支持者和保护者。

试验朝臣

君士坦徒是一位很好的君王，他开明、温柔、宽大，总想善待他的每一个属下。塞鲁斯曾说：“他若使朋友富裕起来，就像自己也富足了一样高兴，所以他常说增加公共财富比自己积财更好。他的本性容易知足，所以他用陶器吃喝，如果需要摆设考究的餐具时，他就向朋友借用。由于这些美德，在他治内的各省就大享平安和宁静。”

除了这些美德外，更值得一题的优点就是他对神话语的忠诚、热爱和渴慕。靠着神话语的指引，他从未发动过反对敬虔和基督信仰的战争，也不帮助别人如此作，他从未残害教会，

却下令必须保护基督徒免受一切傲慢无礼的伤害。在当时罗马帝国的所有统治者中，只有他允许基督徒按自己的习惯生活。

有一次他想考验王宫里基督徒的真诚和善良，于是召集了官员和仆从，假装要从王宫里的基督徒中选出人来向鬼献祭，只有顺从的人才能保持其在王宫的职位，照常工作；若不服从，则要逐出王宫并被流放。消息公布后，有些人愿意向鬼献祭，其余的人却公开、勇敢地拒绝；当时皇上就严厉地谴责那些愿意向鬼献祭的人，断定他们对神是虚伪的、是叛教者，不配留在王宫里，就立刻把他们流放了。他又大大称赞那些拒绝向鬼献祭、并承认神的人，只有他们配留在王的身边；并立即宣布他们应当成为可靠的议员，也是他百姓和王国的保护人；又说，惟有他们配在王宫里工作，他们是可靠的朋友，宝贵胜过他库中的财宝。

良善与邪恶

老康士坦徒于大逼迫的第三年，即主后三百零六年去世，葬于约克郡。他儿子康士坦丁继位，他像是第二个摩西，被神设立、差遣来带领他的子民，从困苦的奴役中进入自由和喜乐。

康士坦丁像他父亲一样是个良善又有美德的人，他出生于英国，母亲赫琳娜是考勒斯的女儿。他是一位非常慷慨、满有恩典的君王，他渴求学问和艺术，常常阅读、勤习写作。在学习上他获得了惊人的成就，在一切所作的事上也都成功。后来，他成了基督徒信仰的一个伟大保护者，因为他一相信基督后就极其虔诚，并敬畏地追随基督。

论到他的天性和智慧，他是一个善于雄辩的哲学家。辩论时话语尖锐、机灵。他常常说，一个君王应该为公共福利的效益而工作，当神命定的旨意临到一个帝国时，谁接受了谁就应该努力去完成，而且要想到他所作的应当与赐予者所给的相称。

前面讲过马克西姆的儿子马克赛辛在罗马被当地执政官的兵士立为王。议员虽不同意，但是因为怕他们而不敢拒绝。他父亲马克西姆曾经弃位，但听说这事以后，决定要夺回他的王权，他也曾努力说服戴克里先与他同去，但为戴克里先所拒。他就独自前往罗马，想从他儿子手中夺回帝国的王权，但是兵士们不拥护他。于是他又想了一条诡计，启程前往法国，名义上是要向康士坦丁抗议他儿子的所作所为，其实是要伺机杀死康士坦丁。他的阴谋被康士坦丁的妻子福斯塔，也就是他的女儿所识破，康士坦丁因着神的恩典蒙了保守。马克西姆只得回去，后来在逃亡的途中被捕并处死。

马克赛辛统治罗马的时期，始终是个专制、邪恶、令人无法忍受的暴君。他杀死了许多贵族，抢夺了他们的财产，在他发怒时就下令士兵屠杀大批罗马的百姓，又作了许多邪恶淫荡之事。

他极为嗜好巫术，与其说他是君王，还不如称他为巫师来得恰当。他常常秘密地召鬼，想依赖鬼的答覆来打败康士坦丁。当他统治的初期，他伪装偏爱基督徒，为要罗马百姓作他的朋友，曾下令停止迫害基督徒，也禁止自己无理的骚扰基督徒；但是到他统治的后期，就开始公开逼迫基督徒。

当时罗马的公民、议员都遭受了暴君惨无人道的迫害，和无可言喻的虐待；他们把所受之痛苦写信呈告康士坦丁，衷心地恳求他来拯救他们的国家和罗马城。康士坦丁知道了，非常了解百姓悲苦的处境，极为哀痛，就写信给马克赛辛，劝告并要求他停止作恶及行暴，但这些信和劝告都没有发挥任何效用。最后，他因为怜悯罗马受迫害的百姓，就召集了英、法两国军队，打算以武力来镇压马克赛辛。

十架异象

在大逼迫的末年，即主后三百一十三年，康士坦丁引兵直指意大利。马克赛辛知道康士坦丁打过来了，因他得不着臣民的心，只好倚赖自己的招鬼巫术；他不敢到罗马城外，也不敢在田野中露面，他的私人卫队是他惟一的保护，分别把守在康士坦丁可能打进来的几条狭道上。这时康士坦丁在各个小战役中靠主的能力，打败了敌人，使之溃逃。

虽然如此，康士坦丁不以此为满足，却更加谨慎战兢——现在已经迫近罗马城——因为马克赛辛曾藉巫术及邪术击溃过伽勒利派来的赛弗留，所以康士坦丁觉得十分不安，他不知道如何才能战胜马克赛辛的巫术。在康士坦丁兵临罗马城郊时，他多次举目望天，有一天日落时，南方天空突然大放光明，出现了一个十字架的形状，上面为着：“靠这（十字架）得胜。”

潘非勒斯犹西别说：“我曾听过康士坦丁多次的报告，起誓说上述之事是真实无误的；当时康士坦丁和周围的士兵都眼睛望天，看到的景象使他大为吃惊，就请教同行的人这是什么意思。晚上他入睡后，藉着他看见过的十字架标记，基督向他显现，吩咐他画下十字架，要他在战争中跟随这个标记，就能获胜。”

亲爱的读者，那一次十字架的异象是清楚的，还有，藉十字架得胜这句话也是神告诉他的。这并非引进迷信的崇拜，也不是要藉此表明十字架本身有获胜能力或力量；而是有另一层意义，即劝他寻求认识主，激发对他的信心，因他被钉在十字架上，为要将他的救恩赐给全世界、并宣告了他荣耀的名。

看见异象的次日，康士坦丁依照画下来的样式，用金子和宝石作了一个十字架作为他的军徽，立在他前头引领军队；他满有胜利的希望和极大的信心，好像他率领的是支天兵天军，迅速捣向敌营。马克赛辛被迫把军队调离罗马城，当他把全军开过台伯河后，他破坏了密尔维斯桥，并用小船和渡船联结起来，上面盖着木板伪装成桥，设下陷阱想捉拿康士坦丁。

但以后发生的事情，正如诗篇第七篇所说的：“他掘了坑，又挖深了，竟掉在自己所挖的阱里。他的毒害，必临到他自己的头上；他的强暴必落到他自己的脑袋上。”这在马克赛辛身上果然是应验了。当两军相遇时，他在康士坦丁的军队面前抵挡不住，因为康士坦丁的军队是在基督十字架的指引下战斗的，他只得弃军逃跑，想再跑回罗马城，在被追赶紧要关头，他跑上了他自己为康士坦丁所设下的伪装桥，由于坐马失足，他跌进河底，又因沉重的盔甲而被淹死——他的全军覆没于红海之中——正如追赶以色列人的法老军兵一样。

千年和平

当初以色列子民在埃及长期受奴役和迫害，基督徒也在罗马君王的统治下忍受长期的迫害和凌辱，而马克赛辛是迫害基督徒的最后一个君王。康士坦丁在十字架的指引下争战，征服了敌人，使基督徒重获自由，在此以前，他们在罗马已经遭受了三百年的迫害。

此后，康士坦丁使教会在平静中成长，在此后的一千年中，直到威克立夫约翰的时代，没有发生过迫害基督徒的事件。

康士坦丁的胜利是这样喜乐、这样光荣，人民因而称他为康士坦丁大帝。百姓欣喜若狂的迎接他凯旋进入罗马城，他受到了最尊崇的礼遇；一连七天，广场上立起了他的像，右手握着十字架标记，上面刻着：“藉着有力的标记、刚强真实的象征，我把我们的罗马城从暴君的束缚下拯救出来。”

不久，康士坦丁和他的同伴李西尼公开宣布：不强迫任何人信仰任何一种宗教，把自由给一切人类；让基督徒持守他们的信仰，不再受到任何迫害，其他人只要愿意就可以自由接近他们。这样的法令是罗马人和一切有智慧的人所乐意接受并遵行的。

亲爱的读者，你们仔细想想神大能奇妙的作为。如此众多的君王联合起来反对耶和华和他的受膏者基督，他们想要管辖全世界，他们用尽了一切力量和谋略要废除基督的名，并要

消灭所有的基督徒。如果人的力量获胜了，他们还有什么不能作的呢？或者他们能作的更超过他们已经作的；如果政策和谋略能起作用，那么人们岂不要随心所欲地发明种种残酷的刑罚吗？但是即使法令、法律、公告写在板上，甚至刻在黄铜上，这只能恐吓软弱的基督徒。因此，无论人执行何等会议来反对主，然而当这一切都过去时，基督和他的教会却仍然永远坚立。



第 8 章：胡司约翰长老的殉道史 (Bohemia)

在安娜皇后（她是波希米亚公主，嫁给英王理查二世时代，在英国的波希米亚人接受了威克立夫的教导，初次尝到了基督福音的滋味，后来胡司约翰再传讲此道，使人们越来越明白真理。因此教皇亚历山大五世非常生气，亲自写信达于布拉格的大主教，要他注意这事情，并下令各处的教堂、学校均不准持守这个教训，并且要他传讯胡司约翰。在接受询问时胡司说：“教皇的命令完全违反了基督及其使徒的榜样和言行；对福音书中所讲的自由有偏见；束缚了神的话语而失去了与神活的交通。”为了使教皇能够了解他的看法，他又据此提出上诉，但是，他的上诉被主教等人所压制。就在这个时候，亚历山大教皇死了。

继位的是教皇约翰二十三世，他一上台就利用教皇的职权，想尽办法拉拢波希米亚人来恶意的反对他们的牧者——胡司。当时胡司在布拉格的伯利恒教堂讲道，他只传讲基督的福音，而不讲主教的传统道，所以被控为传异端者。

罗马教廷的传讯

教皇命令柯勒纳的红衣主教处理胡司的案件，他收到控告书后就指定日期要胡司出席罗马法庭受审。当日子定了以后，波希米亚国王（也是罗马皇帝）温塞斯劳，应苏菲亚皇后，以及波希米亚的贵族和布拉格大学的要求，为了这件重要的诉讼案，特派使者去罗马，求告教皇停止诉讼案，并拯救胡司脱离审讯。特使向教皇报告说，波希米亚国王表示，若教皇怀疑波希米亚国已经受异端或假教训的影响，他可以差使者去纠正；他本人则愿意亲自担负所有的责任，并且应许以他的权柄帮助教皇的使节，搜寻和捉拿传假教训的人，予以刑罚。

受审日之前，胡司派遣他合法的诉讼代理人去罗马法庭，用最确定和强烈的理由证明他的无罪，他相信这样的作法应当能够获准，他也不致被迫出庭；但是柯勒纳的红衣主教对这件事情的意愿已定，不允许任何的辩护与藉口。胡司的代诉人再向教皇上诉，然而这最后的保

护手段仍未说服柯勒纳的红衣主教。他以胡司在豫定之日不去罗马出庭受审为罪名，宣称胡司是个顽固传异端的人，把他公开逐出教会。

胡司的代诉人又向教皇上诉，教廷指定了其他的法官，如阿奎里亚的红衣主教和威尼斯的红衣主教及其他人来审断此事。审判拖延了一年半后，又送回给柯勒纳的红衣主教，他的态度十分坚决，下令胡司的代诉人不准再为胡司辩护，他们若不停止上诉，他们中间就会有人被监禁、受重刑，其他人则要离职返回波希米亚。

波希米亚人对这些警告根本不屑一顾，当他们越过越清楚神的真理，就更不尊重教皇，对教皇和大主教阻止传讲基督的福音与神的话语非常不满，并且认为他们的赎罪券和罗马法庭其他的策略，都是为了追求私利；他们从基督的羊群取羊毛、喝羊奶，却不用神的话语、榜样来喂养他们；波希米亚信徒们不愿遵行教皇和高级教士的诫命，只是一心跟随基督和他使徒的教训。他们也讥笑嘲弄教皇的独裁，因为当时教会中有大分裂，同时有三个教皇，为了争权夺利而互相勾心斗角。

美丽的谎言

正当那时，那不勒斯王拉地斯老劫掠教皇的镇和领地，教皇约翰迎战，并对所有站在他这边而作战的人赐予完全的赦罪。教皇的赦罪令送至布拉格，在那里发行，温塞斯劳国王宣布支持教皇的作法，并下令不准任何人作任何事情来反对教皇的赦罪券。

但是胡司及其追随者却不能忍受所谓赦罪券的邪说，于是公开起来反教皇。信徒中有三个手工艺人，听见神父宣讲赦罪券，就公开反对，还称教皇是敌基督。因此，这三个人被带至上议院，并被监禁。百姓们武装起来，要求地方长官释放此三人。地方长官以善言劝阻，并假意答应释放他们，百姓们就回家去了，一切骚乱终于平息。但是手工艺人约翰、马丁和史坦生仍被关在牢中，最后还是被斩首了。百姓知道他们已经殉道后，便取出他们三个人的

遗体，庄重地运到伯利恒教堂。在安葬时，有几个神父支持他们，带领会众唱说：“这些圣徒为神的见证而舍身。”他们的遗体安葬于伯利恒教堂，胡司约翰在安葬会上讲道，一再地称赞他们的坚贞。

布拉格城因而分裂了。高级教士、大部分牧师和许多怕损失的男爵支持教皇；另一方面，平民、部分的牧师和大学生都支持胡司约翰。温塞斯劳国王怕引起混乱，就听从博士、高级教士和男爵议会的建议，决定把胡司约翰送出城去。为了止息教会的纷争，他又把这事交给博士和牧师处理；他们商量后就下了一回判决，支持教皇和罗马教廷，反对威克立夫和胡司的教训，这个判决获得国王的批准。

胡司约翰离开布拉格，回到自己的家乡，受到当地贵族的保护，继续讲道。大批百姓聚集听道，因为他并不是被逐出布拉格，所以有时也回到伯利恒教堂向百姓讲道。

据理力争

为了反对博士们的判决，胡司约翰用下述文章来反驳。以下便是胡司约翰反对博士判决的声明：

“据称：教皇及其红衣主教们确实是彼得和使徒们真正的继承者，所有的主教、神父也都是；并且，除了他们以外再也没有谁是彼得和使徒们的继承者，这真是绝大的谬论！

“惟有基督是教会的头，而不是教皇；只有基督忠诚的子民是基督教会的身体，而非红衣主教们。

“教皇如果是一个堕落的人，显而易见的，他不但不是教会的头，甚至不是神的圣会的一分子，而是撒但一会的人。”

“我们并非反对所有教皇和红衣主教所作的决定，但是他们的教导必须与新、旧约圣经的教训一致。”

“主并没有指定罗马教会为教会之首来管理他所有的教会，因为基督是大祭司，他最先设立的教会在耶路撒冷。彼得最早在安提阿设立教会，以后才在罗马设立教会。其他教皇则在波隆那、秘路奇亚、亚威农设立教会。”

“高级教士们是圣经的曲解者，他们坚持要我们在凡事上顺从教皇。然而我们都知道，有许多教皇都是传异端者，其中有一个还是妇女，我们为何要在凡事上顺从这样的人呢？”

“他们热心但幼稚地声辩信徒应当顺服地接受教廷对胡司约翰长老的诉讼，因为全体布拉格神父已经接受讼案的结果。照样，他们也可以说我们应当顺服魔鬼，因为我们第一代祖先亚当、夏娃已经顺服了魔鬼。”。

对于胡司约翰的反驳文，天主教的博士们用长而乏味的诉讼程序来答覆，他们翻来覆去地讲，为着是要捍卫教皇的主权，坚持信徒必须顺服他超过世上一切的统治者。基督虽是万王之王，但查理却是法国国王；所以基督可以是宇宙的头，教皇却是仅次于基督作全教会的头。当基督肉身显现在地上行走时，他就是教皇、大主教，他也是在地上的教会的头。但是因为他离世升天了，而他的身体——教会——，不能没有头，所以他让彼得及其继承者代替他在教会里作头，直到世界的末了。

于是他们下令将胡司赶出布拉格，再逐出教会，不许他举行弥撒。百姓为此怒声四起，叫喊反对高级教士和教皇制的神父，谴责他们买卖圣职、贪婪、骄傲；一无保留地揭露圣职人士的罪恶、极大的丑行及耻辱，并渴望改革神父制度。

国王原本对神父制度也无好感，又看到百姓们的不满情绪，于是藉口改革教会，开始苛刻地课税，榨取生活奢侈的神父和牧师。此时，那些支持胡司约翰的人也开始指责一切天主

教宗派和胡司约翰的仇敌，这使得那些恶劣的神父陷入极大的痛苦之中；至于其他的神父或牧师也因此惧怕，为了避免激怒基督徒，便欢欢喜喜的加入他们。胡司因此得到一些自由，在伯利恒教堂讲道，并无人阻止他。

教皇制度的神父企图迫害胡司约翰，自己反倒被卷入苦难之中，四面楚歌，不但平信徒和传福音的教师，连妇女及小孩也反对他们，这都是因为他们蓄意迫害胡司约翰的缘故。

当教皇的神父受苦日甚时，他们就越发地恨胡司约翰，虽然这些苦害并非来自胡司，乃是他们自己恶行的报应。这时，教皇再次写信给西基斯门皇帝的兄弟波希米亚王温塞斯劳，其目的是要迫害胡司约翰，压制他的教训。信中说道：“我们听说在你统治下的几个地方，确实有跟从和传讲大异端威克立夫的人。他的书长久以来是为罗马教会全体宗教会议所谴责、定为异端，是背离天主教信仰的。因此我们奉劝阁下，身为一个天主教的君王，为了神的荣耀和捍卫天主教信仰，要强有力的拿出你国王的权柄，把异端连根拔除。”

康士坦斯的宗教会议

在教皇约翰的时代，有三位教皇共同统治教会，他们相互倾轧分裂，持续了三十六年之久。在主后一四一四年，皇帝西基斯门与教皇约翰二十三世，在康士坦斯召开宗教会议。这三位教皇都前来赴会，他们是义大利人立的约翰，法国人立的格里戈和西班牙人立的贝纳狄。这次的会议长达三年零五个月之久，在会中各国人都野心勃勃、勾心斗角、一心护卫自己的教皇，结果在整个基督教国家中引起极大的混乱。教士腐朽的肉体岂能表现出福音的盐？如果他们热爱真理，必定会在此期间作出许多大大荣耀神、对众人有益的事情。

教皇约翰在这次会议上被废黜，因为有确凿的证据，证明他至少犯了四十三件极为严重的凶残罪行。他曾雇用派西斯马西里斯医生毒死前任教皇亚历山大；他是一个传异端、买卖圣职者、骗子、伪君子、凶手、巫师及赌徒。总之，他是个无恶不作的恶棍！

这次康士坦斯的宗教会议所颁布的教令，只有一条是值得书写的，就是把教皇的权柄置于宗教会议之下——宗教会议有权审判教皇。至于讲到圣餐的仪式，虽然基督和他的使徒们所采用的是饼和酒并用的方式，会议也不否认这个事实，但他们仍然作了反面的决定。

这次会议的主要目的是要平息三位教皇之间的分裂局面，而且其中大部分涉及到波希米亚人的诉讼，尤其是胡司约翰。在会议开始前，西基斯门皇帝命令他本家的绅士波希米亚人把神学士胡司约翰带来出席会议，要胡司约翰在会上澄清人们对他的责备；并允许他有行动的安全，可以自由出席宗教会议，也可以重回波希米亚，不受欺诈和拦阻，皇帝最后还保证胡司将受到他和全帝国的保护。

胡司约翰得到皇帝这么多美好的应许和保证，就答应出席这次会议。在他离开波希米亚王国的布拉格城的时候，写了一些单张，贴在大教堂、教区教堂、男修道院及女修道院的大门上，声明他去出席康士坦斯宗教会议，要在会上宣告至今他所持守的信仰，信靠并依赖神的帮助，他至死也不放弃这个信仰。所以，若有人怀疑他的教训，可以在布拉格大主教康拉德勋爵面前声明，或可参加康士坦斯会议，在全体会众前向每一位代表陈述他信仰的理由。

一四一四年十月十五日、胡司约翰在两位贵族——丢贝的温塞斯劳和克伦姆的约翰陪同下离开布拉格前往康士坦斯。凡沿途经过的城市都有大群的百姓欢迎，在德国的各个城市也受到有礼貌的接待及地方首长、全体百姓、甚至教士的款待；所以胡司在一封信上声称，他的敌人只有在波希米亚最多。他每到一座城市，街上就挤满了人群，喧嚷不已，争先恐后要问候他；特别是在纽伦堡，许多教士要求与他密谈，他却表示愿意公开发表意见，因为他没有什么话是不能公开讲论的，所以不愿私下地讲。他经常在饭后向神父、议员和百姓一直讲论到深夜，他们都非常尊敬他。

在离开布拉格的第二十天，他到达了康士坦斯。住在一位诚朴的寡妇家中，她名叫忠心，住在圣盖尔斯街。

次晨，贵族克伦姆的约翰和拉赞布齐的亨利去见教皇，证实胡司已经到达，要求教皇让胡司自由地住在康士坦斯，不受任何麻烦、刺激或打岔。教皇答说：“在胡司居住于康士坦斯的这段期间，即使他杀了教皇的兄弟，也决不会受到任何迫害或伤害。”

罪魁祸首——巴勒兹与迈克尔

在这期间，胡司最大的对头波希米亚人巴勒兹史提凡大人也到了康士坦斯。巴勒兹联合了考西得迈克尔——他是第一个激烈控告胡司约翰的人。巴勒兹虽然熟悉胡司的为人，并且当教皇约翰二十三世反对阿普利阿的国王拉狄斯劳斯，发令至布拉格时，有一次在某宴会上当着胡司约翰的面曾承认，教皇的命令违反了平等和正义的原则。但是后来，他因为从教皇那里得到一些好处，就支持教皇并捍卫他所颁布的命令，反对胡司约翰。

巴勒兹大人的同伙迈克尔曾经是新布拉格的副牧师，但他不满足于这个地位，想找捷径高升。他声称他有一个新发明，可以重新开采已经毁坏无用的吉罗威金矿。因着这个建议他就与温塞斯劳国王开始了亲密的交往，国王给他很多钱，以完成他的计划。但是这个诡诈的人挖了一段日子之后，什么也没有得到，十分失望，只好带着余钱偷偷地离开波希米亚另找出路，最后终于进了罗马宫廷，这就好像一人有身价的人终于找到了他的地位。

巴勒兹史提凡和考西得迈克尔这两个虚浮的扰乱者拟了几篇反对胡司的文章，称说是从胡司的论文，尤其是有关教会的论文中摘录出来的。他们上下钻营，左右勾结，竭力将这些文章给红衣主教、主教、僧侣们看，要他们相信胡司最大的罪状是反对圣宪章以及教皇和教会所制定其他的法规。他们这个火点燃了红衣主教和神父们的怒焰，于是同心合谋要捉拿这位义人。

胡司到达康士坦斯的第二十六天（在这期间他常常读圣经、写作、与友密谈），红衣主教在巴勒兹和迈克尔的煽动下，派奥格斯堡和特林特地方的两位主教及康士坦斯自治市的长老，并另一位骑士，在晚饭时去胡司的住处，告诉他教皇和红衣主教差他们来通知他，既然他一直找机会要在他们面前讲论他的教训，他们现在已经预备好了要听他的传讲。

胡司约翰回答说：“我到这里来没有打算要在教皇和红衣主教面前捍卫我所相信的；我所愿的是在全体宗教会议上当众答覆，不会有一点恐惧和动摇，直到答完你们所有要问的。然而，既然你们如此要求，我并不拒绝与你们一同去见红衣主教。他们若恶待我、对付我，我还是坚信我的主耶稣，他必安慰我，加我力量使我宁愿为他的荣耀而死，决不否认从他圣经中所得到的真理。”

当时，主教们的内心充满恶毒，外表却不露声色（他们早在聚集的房子及周围房子里暗设兵丁）。胡司约翰从他的住处骑马去教皇和红衣主教的行宫。

狡诈的红衣主教

胡司到达那里，先向红衣主教问安。他们对他说：“我们接到很多关于你的报告，如果都是事实，则我们决不宽宥。人们说你的教导大有错误，反对真教会的教训；长期以来你已经把这些错误散播至全波希米亚国，所以我们找你来，要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

胡司约翰简短地回答：“可敬的父阿！你们应当了解我的思想和感情，我宁可死，也不愿意犯一个错误而被定罪，何况犯许多的大错呢！如果有人能证明我有什么错，我很愿意接受矫正。”红衣主教对他的回答十分满意，就将胡司约翰和克伦姆的约翰勋爵交由武装人员守护，直等到下午四点。

四点过后，红衣主教在教皇的行宫内重新开会，商量如何处理胡司约翰。巴勒兹、迈克尔及几个追随者坚决要求不再给胡司任何自由。当决议符合他们的意思时，这些人就像疯子

一样，大大吹嘘，并嘲笑胡司约翰说：“现在我们已经牢牢地抓住你了，要你服在我们的权力与审判之下，只要你还有一分钱没有付清，就不能出去。”

傍晚，他们差罗马法庭的警卫首长释放了克伦姆的约翰勋爵，让他回去，并告诉他说他们对胡司约翰另有安排。克伦姆的约翰勋爵听见这话非常生气，因为他深知巴勒兹等人藉着他们的狡猾、阴险和花言巧语，把这位义人引入他们的陷阱中。所以他一出去就去找教皇，告诉他所发生的一切事情，极其谦卑地恳求他不要忘记以前对拉赞布齐的亨利勋爵的承诺，不应当如此轻率地破坏他的信用。教皇说，这一切事情没有经过他的同意，他也没有下过命令，并且反问克伦姆的勋爵说：“为什么将此事归罪于我？你很清楚知道，我自己也在红衣主教和主教们的手中。”

克伦姆的勋爵担忧地回家去了。他公开地、私下地痛斥教皇的暴行，但一切徒然无效。以后，胡司约翰被带至康士坦斯教会中一个领唱诗的人家中，禁闭了八天；后又被带至莱茵河旁的杰克拜斯，被关在男修道院的牢里。

胡司被监禁一段时间后，身患虐疾；恶劣的环境使他的身体十分虚弱，逼迫的人以为他连活命的指望都没有了，但是又怕这位义人死在牢中，所以教皇就派御医去医治他。在他患病的期间，控告他的人不厌其烦地要求宗教会议负责人定胡司的罪，并向教皇呈交这些控告文章。

无耻陷害

这些控告的文章中说道：“他的错误主要是关于教会圣仪的解释，尤其是领用基督的身体的仪式。他公开地讲，应当让百姓领受主的身体和血。而且他在学校和教会里教导百姓说，在祭坛上奉献祝福以后，“圣餐中留下的仍然是物质的饼。（译者注：天主教认为饼、杯经祝福后，就奇妙地变成基督真的肉和真的血，不再是物质的饼了。）

“他的错误还涉及到教会负责这项服事的人，因他主张凡犯了致死罪的人、不能祝福或分圣餐，而且除了神父以外，其他人也可以服事圣餐。”

“他不认为教皇、红衣主教、大主教及低层牧师就能代表教会。”

“他说当教皇、红衣主教、一切神父及牧师犯有致死的罪时，教会就失去执掌天国钥匙的权柄。”

“他认为每个人都有权指定其他人拯救灵魂，他自己就是这样作，因为波希米亚王国的许多人都在指定的教区教堂内长期治理信徒。这不是他们自己所任命的，也非经由罗马教廷或布拉格的主教所指定，而是由他们的保护者、宠爱者所指定的。”

“他的观点是，一个人一旦被任命为神父或执事，就不能再禁止他传道或退回去不传道。因此他决不会停止传道，也不受罗马教廷或布拉格大主教的影响。”

“此外，布拉格大学神学学者针对威克立夫的四十五篇文章所引起的一些问题，召集了一次宗教会议。会中，全波希米亚的神学学者都断定这些文章是异端、是错误的、具有煽动性，惟有胡司持相反的观点，认为其中没有一篇是异端，既无错误也没有煽动性。此后他又在布拉格的公费学校辩论，坚持这个看法并以此教导人。然而这些文章不仅在英国被定罪，也被全罗马教会定罪。”

这次指控，他们指定了三个负责人为审判官，其中包括君士坦丁堡最早的主教开斯脱拉梅主教和来勃斯主教。这些高级教士倾听布拉格神父唠唠叨叨的控告并起誓为证后，将上述控告复述给关在牢中的胡司听，当时胡司在狱中为虐疾所苦，身体饱受摧残。

严苛禁锢

胡司约翰要求请一个辩护人为他答覆，他们竟然反对，其理由是：一般法典禁止涉嫌传异端者为自己辩护。虽然所提供的证据空洞愚昧，但他们自己既是控告者又是审判官，所以不需辩驳就可定案。

这时胡司约翰被关在圣法兰西的女修道院里，直到复活节前的星期三。他利用这段时间写了几本书，是关于十诫、神的爱、对神的认识、婚姻、苦修、人类的三个敌人、我们主的祷告及主最后的晚餐。

就在这一天，教皇约翰二十三世的行为使他失去了教皇的尊严，因为害怕日后的审判，他就愉愉地改装潜离康士坦斯，因此胡司约翰就被转到另一所监狱。他的看守是教皇的仆人，知道教皇已逃跑，就将监狱钥匙交给西基斯门皇帝和红衣主教，自己追随教皇一同逃走了。后来，宗教会议同意，把胡司约翰交给康士坦斯的主教。他把胡司关在离康士坦斯不远的莱茵河对面的塔里，上了脚镣，使他白天几乎不能走动，晚上则将他绑在床边的拉肢刑架上。

因为胡司享誉全国，受人尊崇，所以在这期间，波兰和波希米亚的一些贵族及绅士，出钱出力设法使胡司获释，没想到却为此而受到下流人的诽谤与攻击。事情发展到紧要关头，凡在康士坦斯城里赞成胡司的人，都被人嘲笑。在一四一五年五月十四日，他们协商写信给全体宗教会议，大意是：

“胡司约翰长老来康士坦斯是出自他本心所愿的，国王也应许他将受到安全的保护，但现在他却莫名奇妙地被残酷地监禁了，正受着脚镣、饥渴的折磨。胡司约翰长老没有犯罪，也没有被判罪，但是他被捕下狱后，由于缺乏饮食，身体异常瘦弱。我们担心若他的身体再继续被摧残，将会使他的心智也受到影响。”

“因此，我们全体迫切地恳求阁下尊重我国国王所颁赐之安全状，早日结束胡司长老一案，并盼望藉此能维护我波希米亚国及贵国与日俱增之声威望。”

男爵和贵族也同时写了一份请求书，呈交皇帝：“我们十分谦卑地恳求陛下，使用您的威严促使可敬的父老和贵族，答应我们正义的请求。”

我们永远不会知道皇帝到底如何答覆，然而事实证明这位好心的皇帝竟让顽固害人的红衣主教和主教破坏了自己的应许和信实。这是他们所持的理由：对于凡是涉嫌为传异端的人，皇帝不能用安全状或任何其他方法来保护他。

当胡司约翰被带到全体宗教会议又一次受公审时，在会上发生了一件无耻的怪事。他们只宣读了一篇文章，举出几个证人，当胡司正要回答，还没有时间讲出一个字，这群疯狂的人就向他吼叫，使他无法出声。大叫大喊如此激烈，真可称作野兽的咆哮，而不是人的声音，更不像人的集会。狂哮声中有人用恶言伤害胡司，也有人讥笑轻视他；他晓得自己即使开口说话，也终要被野蛮粗鲁的声波所淹没，讲也无益，就沉默不语。他的仇敌认为他已经被击败，就一齐大声喊叫：“现在他变哑巴了！沉默不语就是表示他默认自己犯下这一切错误。”最后，他们中间有些比较温和而诚恳的人看到这样混乱的场面，决定会议不能继续进行下去，就商议延期审判。经过他们的劝告，这些高级教士才离开会场，决定第三日复会再审。

六月七日，在七点以前，太阳几乎全蚀，天色十分昏暗。七点钟左右，仍旧是以前那批人聚集在小修道士的修道院里，又带着一大群武装兵士，胡司也被带了上来。这次，不仅皇帝来了，贵族丢贝的温塞斯老及克伦姆的约翰勋爵也来了，要看结果如何。

威克立夫的追随者

他们读了一篇控告书，宣称胡司约翰曾教导并顽固地捍威克立夫的错误文章，且抵抗罗马首次对威克立夫文章定罪的结论。后来，当布拉格的大主教及其他有学问的人在布拉格开

会也讨论同样的事情，胡司曾表示他对此不能同意，因为违背了他的良心。威克立夫的文章中曾经提到，教皇西维斯特和康士坦丁赐给教会极大的礼物和报酬是一大错误，因为教皇和神父如犯了致死的罪就不能分别为圣、也不能施洗。对此，胡司说：“我认为当一个教士犯了致死的罪，则他的奉献和施洗就没有价值，也不配服事神的圣餐。”因此他不认为威克立夫的文章应当被定罪。

胡司约翰回答说：“布拉格大学一大批博士和学者也有和我同样的看法；当时斯宾可大主教说他接到教皇的命令，说威克立夫所著的书有许多的错误，拥有此书的人都要把书交出来。斯宾可大主教命令布拉格城里所有人，将威克立夫的书都交出来，送至他那里。我也把几本威克立夫的书交给大主教，要求他把书中所有的错误和异端划出来，我就将它们公布于众。但是大主教非但没有向我指出书中的错误或异端，反倒把我的书和其他送到他那里的书一同烧毁了。大主教利用这个训令的教权，以为如此便可在波希米亚国王和贵族中轻易定罪威克立夫，无奈事与愿违，于是就召集一些神学学者，指派他们查阅威克立夫的书，按着天主教的立法书加上确定的罪名。这些学者用一个笼统的罪名，就断定威克立夫所有的书都应予以烧毁。当那些未曾被大主教选派出来审查威克立夫书的博士、院长和学者接到这个命令后，一致向国王要求保留处置此事。

国王允其所求，另派人去调查这事。这时大主教又否认自己在判处威克立夫书的事上，违抗国王的意愿及选择。本来他决定于第三日将书烧毁，因惧怕国王而暂缓实施。在此期间，教皇亚历山大五世去世了，大主教惟恐教皇的命令失效、就暗地把他的心腹叫来，关上法庭四面的门，命令武装士兵严加看守，焚烧了威克立夫的全部书籍。即便如此，大主教仍意犹未尽，又作了更令人难以忍受的事。他下令，从今以后，不准任何人在教堂里再传讲此道，否则就开除教职。因此，我向教皇呼吁，前教皇已经死了，我的事情还未断案；所以我现在

向教皇的继承者约翰二十三世呼吁：在这两年来，我没有获准让辩护人为我辩护，因此我必须向至高的审判者基督呼吁。”

胡司约翰讲完这些话后，他们又问：“你曾否受到教皇的赦免？”他回答：“没有。”他们又问：“你向基督呼吁是否合法？”胡司约翰答：“我敢在你们众人面前断言，没有一种呼吁比向基督呼吁更公义、更有果效。因为法律也规定，若在一个低层法庭中遭到冤枉，可向高级法庭要求帮助。有谁是比基督更高的审判官呢？谁能作到在审判上绝对公义及公平呢？他从不欺骗人，也不受人欺骗；又有谁能像他一样，是困苦人和受欺压人的高台呢？”当胡司约翰以虔诚和庄严的态度讲这些话的时候，却遭到宗教会议全体人员的嘲笑。

后来他们又宣读一篇控告书，说胡司约翰用威克立夫书中的异端邪说教导平民，说他盼望自己的灵魂到威克立夫所在的地方。对于这点，胡司约翰回答说，在十二年前波希米亚就有了威克立夫的神学书，他自己看过他的一些哲学著作后就很钦佩和喜欢他，因为他了解威克立夫善良、敬虔的生命，所以才会讲这些话。

皇帝背誓

散会后，胡司被送至瑞加大主教处受监禁。在他被带走之前，坎布雷的红衣主教把他叫回到皇帝面前说：“胡司约翰，我曾听你讲过，是你自愿来康士坦斯的，不是皇帝、也不是波希米亚国王强迫你来的。”

胡司约翰回答：“最尊敬的父老！在你的许可下，我敢讲，在波希米亚有许多绅士、贵族爱护我又支持我，他们很容易把我隐藏在安全的地方，我不会被任何人强迫来康士坦斯城，这不是皇帝、也非波希米亚国王的意愿。”

坎布雷的红衣主教听后勃然大怒，变了脸色，向他的同伙轻蔑地说：“你们没有看出这家伙的厚颜无耻吗？”

当他们在小声嘀咕时，克伦姆的约翰勋爵宣称胡司约翰说的一点都不错。他说：“虽然与波希米亚王国的其他多数人比起来，我只有些微小势力，但是我可以轻易地保护他一年，甚至抗得住有势有权的国王。然而那些比我有更多坚固堡垒的贵族们能比我更卖力地保护胡司吗？”

克伦姆的勋爵讲完后，坎布雷的红衣主教又说：“让我们停止争论吧！胡司，我告诉你，奉劝你还是照着你在牢中曾应许过的，顺从我们吧！你若这样作，对你的利益和荣耀是大有好处的。”

皇帝的口气也是一样：“许多人忠告我们不应该也没有权利保护一个传异端者或有传异端嫌疑的人。现在，我们劝告你，不要再顽固地坚持你的观点，你要顺从圣宗教会议的权柄，你若愿意听命，我们就吩咐宗教会议让你平平安安地回去，只判决你轻微的苦修；如果你拒绝，则宗教会议的主席要将你起诉。至于我们，你是清楚的，我们将要亲自点火烧死你，不允许你再坚持你顽固的看法。”

第三天，六月八日，他们在圣法兰阑西斯修道院开会，又把胡司带来，对他宣读了几篇引自他书中的文章。胡司承认这些文章的确是从他书中摘录出来的——这些书至今仍存留的已经很少了。

基督是教会的头和柱石

——胡司约翰书中的论文和他对这些论文的答覆——

问：“彼得不曾是、也永远不会是全世界圣教会的头。”

答：“这是我书中的话。所有的人都同意，彼得曾接受教会磐石（即基督）谦卑，贫穷，坚定的信心及后来的祝福。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这磐石上——主耶稣的意思不是把每一个

争战的教会建立在彼得身上，而是要将他的教会建立在“这磐石”，即基督自己身上——从那时起，彼得因着主的话得到坚定信心。所以惟有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头和基石，而决不是彼得。”

问：“若有人被称作耶稣基督的副主教，他也在生活上跟从基督，就是真正的副主教；但是他若行相反的路，就是敌基督的使者，也是圣彼得和我们主基督耶稣的仇敌，反而是加略人犹大的代理人。”

答：“我书中是这样写的：若有人被称作是圣彼得的副主教，他也行上述基督徒的美德，我们确信他是真正的副主教，是管理教会的真主教；但他若行相反的路，那么他与圣彼得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对立的，也就是敌基督的使者。就如圣伯纳特在他第四册书中写给教皇尤金说：“如果你只喜欢走在狂妄骄傲之中，装扮华丽，那么你的羊群能从你得到什么好处呢？我敢说，这是喂养魔鬼而不是喂养羊群。圣彼得和圣保罗决不会这样作，因此你是康士坦丁而非圣彼得的继承者。）至于我的书，其中还写到，如果他的生活态度及形式与圣彼得相反，极其贪婪，那么他就是加略人犹大的代理人，犹大贪恋罪的报酬而选择出卖主耶稣基督。”

问：“罗马教皇的尊严最初起源于罗马的皇帝。”

答：“请注意我的话是：教皇特权和教皇制度是源出于罗马皇帝的权力及权柄，因为君士坦丁把特权给了罗马的主教，其后的继承者更是紧抓住这个权柄不放。因为奥古斯都给了教会一些外面属世的利益，所以得着超过其他国王的尊崇，因此罗马的主教也被称为众主教之父，有超越众人的地位。”

问：“在无启示的情况下没有人能合理地确定自己或他人是某教会的头。”

答：“我承认我书中是这样写的。”

问：“教皇的生活若不能切实地活出耶稣基督或圣彼得的样式，则教皇或副主教的权柄都一样空虚而无价值。”

答：“这的确记载在我的书中，他被任命为副主教，就应当名符其实的活出基督的样式和表现基督。因为若是基督设立他的地位，他就该服在基督的权柄下生活。”

问：“红衣主教的表现显示他们并非耶稣基督使徒真正的继承者，因为他们没有依照使徒的样式来生活，也没有持守主耶稣的诫命。”

答：“我书中的确是如此写的。”

问：“一个传异端者不应该由属世的权力处死，因为他应该等待并受教会的处分。”

答：“我的书是这样说的：当你们拿自己与主耶稣基督并圣经中的监督相比时，你们应当为着自己下令判决那样残忍的刑罚而感到羞耻，因为无论是主耶稣或是圣经中的监督都不会使用民事法判处传异端之叛徒，更不会判处他们死刑。对一个传异端者，应当先藉着圣经，用基督徒的爱心和温柔指导、教育他。若有人在温柔和爱的劝导教育之后，还顽固地坚持反对真理，我说，那人就应该受到体罚。”

胡司约翰讲完这些话后，审判官接下去读他书中另一段话，在那里胡司非常伤痛地申斥审判官们，在未能明确地定传异端者的罪或错误之前，就将这些人交给属世的权柄处理。他并将审判官比作大祭司、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说：“我们没有权利处人死刑。”所以将耶稣交给彼拉多，然而根据基督自己的见证，他们是比较彼拉多更凶残的杀人者。基督说：“因为他们将我交给你，这是更大的罪。”红衣主教和主教大声叫喊起来，要胡司约翰明说他把谁和法利赛人相比。

胡司答说：“谁将无罪者交给世间的权柄处理，谁就像文士和法利赛人将耶稣基督交给彼拉多一样。”

问：“若有人被教皇开除教籍，然而他不接受或弃绝教皇和全体宗教会议的审判，只求告耶稣基督，则一切教皇的开除、斥责都于他无损。”

答：“我在我的书中已经控诉过，教皇和宗教会议以为他们在帮助我，实际上却是冤枉我。在教皇的法庭上，他们不听我的申诉；教皇死后，我向他的继承者呼吁，一切也总归无

效。因此，最后我向教会的头——我主耶稣基督——呼吁，因他比任何教皇更尊贵，他处理和断定事情决不会错，对一个人为了正义而提出的要求，他决不能不义，也决不会将无罪的当作有罪的。”

问：“基督的仆人应当根据他的律法生活，必须明白圣经，具有圣经知识。他只有一个迫切的愿望，就是要尽力造就百姓，努力传道，然而这却成为教皇开除其教职人员的藉口。再者，任何神父或牧师都不必服从教皇或其他统治者禁止他们传道的命令。”

答：“我原本的说法是：一个基督徒若为遵守基督的命令而受到威胁或开除教职，依照圣彼得和众使徒所说的，我们应当听从神而不听从人。因此基督的仆人，要按此教训生活，即使被人藉口开除教职，也还要传道，因为神早已命令我们传道给百姓并作见证。因此，若教皇和教会和其他领袖下令不准牧师传道，若传道就要受处分，就不应该服从他们。”

这些高级教士们又痛斥胡司所说的——因上述理由而被开除教籍反而是祝福。

胡司约翰答道：“是的，我愿意再讲一次，任何人受到不义的对待而被开除教职，在神面前这是他的祝福。没有一个基督徒应该怀疑，一个有学问的人应当教导无知的人和无信心的人，惩罚那些不服约束的人，而赦免那些伤害自己的人。”

问：“教会需要一个有属灵实际的领袖来治理，为的是能够起来争战。”

答：“我同意这个讲法，基督是教会属灵的头，争战的教会需要基督掌权，其重要性远超过这世界需要该撒的管理。基督已经坐在父神的右边，作教会的头来管理争战的教会。”

问：“基督愿意让他的真使徒分散到全地来管理他的教会，而非使用这些古怪的头。”

答：“我书中是这样写的：我们确实知道耶稣基督是每个教会的头，他所管理的教会不至缺乏、没有欠缺，他也会给教会丰富的启示，因此使徒时代教会的治理比现今强得多。阻碍教会的是什么？是因为现在有这么多的怪头出现，基督就不能像当时那样藉着他的真门徒来管理教会了。”

忠贞的改革者

文章读完，坎布雷的红衣主教大声问胡司约翰说：“你听到了吧，这些就是指控你的罪，何等可悲又可怕，你的罪竟有那么多，现在该由你自己决定何去何从了！宗教会议为你指明了两条路：第一，是你谦卑地服从宗教会议的审判，忍耐地接受他们的决定。你若愿意，我们就尽力以伟大的人道、爱心及温柔来对待你。但是你若决心要为你的文章辩护，或要求再度听审，我们也不会拒绝你的要求，但是你要明白，在此不少人有清楚的理解力，也有充分的理由来反对你的文章，辩论的结果只会严重地伤害你，甚至置你于死地。”

胡司约翰谦卑地回答：“最尊敬的父老们！我自愿前来此地，并非有意要坚持捍卫什么，我若在任何一件事上有邪恶的观点，我必要柔顺、忍耐地接受教育并改正。因此，我要求你们能再给我自由来阐明我的想法，除了我所必须坚持的真理外，我愿意服从你们的所有要求。”

坎布雷的红衣主教说：“因为你愿意顺从宗教会议的恩典，现在颁布命令——第一，你应当谦卑、温柔地承认，在这几篇文章中有错误；第二，你要起誓，从今以后不再坚持或教导这些文章中的任何观点；最后，你应当公开表示放弃所有这些论点。”

在许多人表示了对这判决的看法之后，胡司约翰回答他们说：“我极谦卑地要求你们诸位，为着他，我们众人的神，不要逼我作违背良心的事；我不能起誓废除我所有的文章，否则我将受到永远的定罪。若有人能教导我怎样作才合乎真理，我愿意接受你们的指教。”

佛罗伦斯的红衣主教说：“胡司约翰，我们将给你一张宣誓放弃的表格，语气非常温和合理，你可以立即决定愿意接受与否。”

不管他们认为他是多么顽固不化，胡司仍然一如以往坚决地拒绝。为此他们一再使他痛苦为难，再加上他因牙痛，已有数夜不眠，所以疲倦得几乎昏倒。

瑞加的大主教下令，把胡司约翰再关进监狱，严加看管。从这诸般骚扰和恨恶中，胡司看出自己是众人所弃绝的；这时只有克伦姆的约翰仍跟从他、支持他、安慰他。

皇帝差人把胡司约翰带走后，就对宗教会议主席这样说：“你们已经听了对胡司约翰各种极恶罪行的控拆，不仅有充分的证据，并且他自己也承认。这诸般的罪行中，只要干犯其中之一，就足以判处死刑。因此，他若不肯悔改，我将判处他火刑。”

七月五日，也就是宣判他有罪的前一天，皇帝西基斯门派四名主教到胡司那里，丢贝的温塞斯老和克伦姆的约翰也一同前去，想了解胡司有何打算。

提他出监后，克伦姆的约翰先开口对他说：“胡司约翰长老，我是个无学问的人，不会像有学问的人那样劝你，然而我知道你若知自己有罪，是不会不悔改的；所以我情愿你拣选任何的刑罚，也不要否定你已经明白的真理。”

胡司约翰转过头来，含着令人痛心的眼泪说：“至高的神是我的见证，我的心早已预备好，若是宗教会议能用圣经的教导指出我的错误，我是随时愿意改变我的观点的。”

坐在旁边的一个主教对胡司讲，他不该如此傲慢，自始至终都认为自己是正确的，而宗教会议的判断是错的。

胡司回答他说：“即便是会议中最小的一个，只要他能确定指出我的错误，我都会谦卑地遵守会议对我任何的要求。”

主教们彼此忿忿地说：“请看，他是多么顽固地坚持他的错误！”于是命令看守再把胡司收入监里。

最后的判决

主后一四一五年，七月六日，星期六，在康士坦斯城大教堂开庭，审判的官长包括教会的高级教士和王孙贵族们、而主席则是身穿帝袍的皇帝西基斯门。会堂中间有一高地似桌子，近旁有一只木桌，上面放着祭司的衣服，因为在他们把胡司交给民众的权力之先，必须先公开地损坏他的神父衣饰。

胡司被带上来，首先跪下作了一个长长的祷告。这时宗教会议代理人要求他们作最后的判决。审判官之一的一个主教重述了前面那些控告的文章。胡司约翰简短地用一两个字答覆他们所提出的每一个问题，但是每当他要讲话时，坎布雷的红衣主教就命令他住嘴，说：“你若愿意回答，可以在最后作一个综合的答覆。”胡司回答说：“我无法把这许多反对我的条文全部记住，又怎么能够一次答覆得清楚呢？”佛罗伦斯的红衣主教说：“我们已经听够你讲的了。”

他们一听见胡司开口申诉，就下令教堂的主管强迫他沉默、他只好祷告恳求他们相信他所讲的话，不要听信那些反对他的报告。然而这一切均归无效，他于是跪下来把全部事情交托给神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哦，主耶稣基督！对这次宗教会议的公开定罪，我再次向你呼求，就像你受仇敌恶待时也求告你的父神一样，将你的事交托在最公议的审判者面前。因着你的榜样，我们虽然受到明显的冤屈和伤害，但是我们应当隐藏在你里面。”

当他讲完话，他们中间一个被指定的审判官就宣读判决书说：

“胡司约翰是威克立夫的门徒，他曾经传讲、教导、并确认威克立夫的论文，而这些论文是神的教会早已定罪了的。我们特别反对他公开讲道，在学校里和他的同谋者、追随者在大批牧师和百姓前传讲已经定罪的威克立夫的文章，宣扬威克立夫，支持并称颂他的教训，说他是天主教中一个真正传福音的学者。”

“因此，康士坦斯最神圣的宗教会议斥责胡司约翰的全部著作，并公开下令在康士坦斯和其他各处的牧师和百姓前庄严地烧掉这些书；还有，每一个忠诚的基督徒都当轻视并规避他的教训。本次圣宗教会议严令，要尽力追查他的论文及著作，一旦找到，必须立即烧毁。”

“所以，最神圣的宗教会议决定、宣告并颁布：胡司约翰确实是一个传异端者。他曾经公开散布错误和异端，轻视教会的重要人物的指责。他顽固地坚持他的错误，多年来大大地伤害了忠诚的基督徒，他居然还要向最高审判者主耶稣基督呼吁。”

“宗教会议断定他是传异端者，并严斥他上述的呼吁是有害的、当受谴责的，是对基督教司法权的嘲笑；审判胡司不仅是因为他的著作和讲道迷惑基督徒，更是因为他并不是基督福音的一个真传道人，却顽梗不化、不肯回到我们圣母教教会里来，也不愿放弃他所公开传讲并持守的错误及异端。因而，最神圣的宗教会议命令废黜胡司约翰神父的尊严及职位。”

信徒榜样

当审判官在读这些宣告时，胡司约翰虽然被严令沉默，却仍常常打断他们的发言，尤其是当他们谴责他顽固时，他大声说：“我永远不会顽固，直到如今，我还是愿意你们用圣经来教导我。”当他们谴责他的著作时，他则回答说：“你们为什么要谴责这些你们无法证明是违反圣经的书呢？”他也常常举目望天，祷告天上的神。

审判结束了，他跪下祷告说：“主耶稣基督！赦免我的敌人，你知道他们的控告是不实的，他们作假见证诽谤我，因为你有莫大的怜悯，求你赦免他们。”大部分人，尤其是神父中的领袖都嘲笑他的祷告。

最后，他们选出七个主教来执行废黜他的神父职位的仪式。他们命令他穿上神父服装。他穿的时候，想起希律也曾叫耶稣基督穿上紫袍来侮辱他；所以他以基督为榜样，在这一切事情上安慰自己。他穿上全套的神父服装，主教们最后一次劝他说，为了他自己的荣耀和救恩，现在还可以改变他的观点，但他泪流满面的对百姓讲：

“主教和贵族们都劝我悔改，如果我真犯了错误，我愿意在众人面前承认我的错误；如果我所作的一切的确是臭名昭彰的恶事，那么他们很容易就能说服我。但是在我的神面前，我的良心是无可责备的，我决不能照着他们的要求作，若是我作了，我当如何敞着脸仰望天呢？我又如何面对我所教导过的许多人呢？这些人，我曾将许多事那样有把握的教导他们，如今反悔，岂不教他们失去了这样的把握吗？我怎能作一个坏榜样？教这么多的灵魂与良心陷入惊诧及困惑中呢？我不是曾用主耶稣基督最纯正的福音及圣经知识来装备他们，好叫他们能抵挡撒但的攻击吗？我永远不能也不会犯这样的罪。若是我撤回我的教导岂不是看重这个取死的肉身过于主的救恩吗？”

一个主教从胡司手中夺去圣餐杯说：“哦，该咒诅的犹大！你为什么丢弃宗教会议的劝告和平安的道路呢？我们要夺去你救恩的圣餐杯。”

对于他们对他的诅咒，胡司表示：“我信靠全能的父神，和我的主耶稣基督，为他的缘故我受这些苦，他决不会从我手中拿去他救赎的圣杯。我有坚定的盼望，将来要在他的国度里喝那新的。”

接着，他们要开始剃他的头顶。这时主教们竟为了该选用何种工具大大争吵起来——该用剃刀还是剪刀呢？此时胡司转过身对皇帝说：“我很惊讶他们连在作残暴的事情时都不能同心。”后来他们同意用剪刀剪去胡司头顶部分的头发。

他们剪完后说：“教会已经剥夺了他所有的装饰和特权，他已失去了他一切的权利，现在可以把他交给属世的权力来处理了。”

他们在将他交给皇家权力以前，还用另一种方法来侮辱他。他们用纸作一个冠冕，约一肘高，上面画着三个非常丑恶的魔鬼，在它们的头上写着“异端的创始人”，胡司看见之后说：“我主耶稣为了我头戴荆棘冠冕，我为什么不能为他戴这个轻的冠冕，难道它真的代表羞辱吗？来吧！我愿戴它。”当他们把这个纸冠冕戴在他头上时，主教说：“现在我们将你的灵魂交给魔鬼。”胡司举目望天说：“哦，主耶稣基督！我把自己交在你手中，我的灵是你已经救赎的。”

至死忠心

侮辱性的仪式结束后，主教们转向皇帝说：“现在最神圣的康士坦斯宗教会议，已经剥夺了胡司约翰在神教会中的一切职权，现在就把他交给属世权力来处理。”

皇帝就下令站在前面身穿长袍的巴伐利亚的公爵路易斯，手拿金苹果和十字架，从主教手中接收胡司，把他交给刽子手去行刑。当刽子手带胡司走向刑场时，胡司在教堂门口看见他的书正被烧毁；他微笑地对每一个从他身旁走过的人说，不要认为他是为了错误或异端而死，这只不过是仇视他的人，因着自己邪恶的意图，加给他许多虚假不义的罪名。这时，全城的百姓都跟着他。

刑场是在哥特利本大门前，郊区花园之间。胡司约翰一到那里就跪下，抬头望天祷告，背了几篇诗篇，尤其是三十一篇和五十一篇。围观者目睹他祷告时面带喜乐，反覆背诵经节：“哦，主阿！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旁观的人看见后彼此讲论说：“他以前所作的我们不知道，但是现在我们看到也听到了，他的讲话和祷告是很忠诚和敬虔的。”有一个身穿绿长袍披红绸的神父，骑在马上对群众说：“不要听他的祷告，他是个传异端者。”当胡司祷告，举目望天时，纸冠冕掉在地上。有一个兵丁拾起来说：“我们再给他戴上，让他与他所事奉的魔鬼一同烧毁。”

刽子手受命把胡司从祷告的地方吊起来，他大声地说：“主耶稣基督，求你扶持我，让我有坚强忍耐的心来忍受这残暴和耻辱的死，因为我是为了传讲你最神圣的福音和你的道而被定罪的。”然后，他对百姓讲说他被处死的原因。刽子手剥去他的外衣，将他的手放在背后，用湿绳子将他绑在火刑柱上。偶尔，他转面向着东方，有人就大叫，禁止他面向东方，因为他是传异端者，必须面向西方。他们又用铁链把他的颈项也绑在柱子上。他微笑着说，为着耶稣基督他甘心乐意接受这一切；因为他知道当年捆绑主耶稣的是更重的铁链。他的足下放着一捆带有稻草的木柴，从他的脚起直至他的下巴，周围都堆满了木柴。

点火以前，巴伐利亚的公爵路易斯和一位绅士克里门，走过来劝胡司应当想想他的救恩，放弃他的错误。胡司说：“要我放弃什么错误呢？我很清楚自己没有罪，我也教导所有的人

根据耶稣基督福音的真理而悔改，好叫他们的罪得到赦免。因此，我带着喜乐的心情和勇气接受死刑。”听他讲完这话，他们一起失望地离开了。

火点着了，胡司约翰开始大声唱道：“活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怜悯我。唱到第三遍时，火焰被风吹到他脸上，他窒息了，过了一会儿，他又动了一下，柴都烧着了，他的上半身还吊在铁链上，他们又把火刑柱放倒，重新加柴烧，先把他的头割成一小片一小片，以便可以更快的烧成灰。他们还找出他的心脏，用棍棒打扁，又用尖棒刺透，放在火上烤，直到烧成灰。过后，他们细心地收集他的骨灰，投入莱茵河中，不让一点点骨灰遗留在地上。然而，在敬虔之人的心中，对胡司的怀念是火烧不尽、水淹不没、是任何刑罚都毁灭不了的。

胡司约翰长老的殉道史 (Huss and Jerome)

胡斯、耶罗米——两位殉道英雄

早在第九世纪时，福音就已传到波希米亚了，那时《圣经》业已译成通行的方言，礼拜聚会也用普通的语言。可是教皇的势力渐渐增强，上帝的话就被埋没了。教皇贵钩利七世既从事于压制诸王的威风，又专心于奴役各地的人民，于是便颁布旨意，禁止用波希米亚语举行礼拜。教皇声称，“全能者乐意叫人用一种听不懂的语言举行礼拜。正因人们没有遵守这个法则，所以发生了许多的弊病和异端。”（注一）罗马教廷用这种方法消灭《圣经》的光辉，使人民陷于黑暗之中。然而上帝已经另有安排，为要保守他的教会。有许多瓦典西人和阿比坚斯人于此时因受逼迫而被驱逐离开法国和意大利的家乡，来到波希米亚。这些人虽然不敢公开传道，但他们却热心地秘密工作。真的信仰就如此一世纪一世纪地保持下来。

在胡斯以前，波希米亚境内曾有多人起来，公然指责教会的腐败和社会的荒淫。他们的工作引起了普遍的注意。罗马教廷因而警惕起来，发起镇压信从福音者的运动。这些信徒被迫在森林和山野中举行礼拜，于是教皇派兵去剿灭他们，其中有许多被杀戮的。再过不久，

教会宣布凡偏离罗马教礼拜仪式的人都必须受火刑。许多基督徒虽然牺牲了性命，他们却指望着自己所信真理的最后胜利。在那些宣讲“惟有相信钉十字架的救主才有救恩”的人中，有一位在殉道的时候说：“真理死敌的威力现在固然能战胜我们，可是这绝不是永久性的；将来从平民中必有一个手无寸铁，没有权威的人，起来与他们对抗，他们也不能胜过他。”（注二）此时离路德马丁的日子固然还远；但这时已经有一个人的起来；他反抗罗马教廷的见证将要震撼寰宇。

约翰·胡斯出身卑微，早年丧父。他敬虔的母亲认明教育和敬畏上帝的心，乃是最宝贵的基业，便设法为她的儿子争取这个权益。胡斯先在公立学校读书，后来进布拉格大学为免费生。他的母亲陪他到布拉格去；她既是寡妇，又贫穷，就没有什么属世的财物可以送给她的孩子，可是在进城之前，她和孩子一同跪下祈祷，为他求天父的厚恩。当时母亲可没有想到所献上的祈祷要如何蒙应允。

在大学里，胡斯好学不倦，进步极快，同时他那纯正的人格和温雅可爱的风度，博得一般人的尊敬。那时他是罗马教会的忠实信徒，经常地热心寻求教会所自称有权赐与的福分。在某次大节期时，他在一个神父面前认罪之后，便从自己囊中捐出仅存的几文钱，随即又参加游行，为要在所应许的大赦上有份。大学毕业后，胡斯献身作神父，随即扶摇直上，不久便在王廷有了地位。他同时在母校任教授，后来作了校长。过不几年，他竟成了国人景仰，天下闻名的俊才了。

然而胡斯开始改革运动乃是在另一个服务地点。他作了神父数年之后，被委作布拉格城内伯利恒堂的传道士。该堂的创办者曾竭力主张用民间流行的方言宣讲《圣经》。这种常例虽为罗马教廷所反对，但在波希米亚境内始终没有完全停止。当时对《圣经》有认识的人极少，而且社会各阶层中普遍存在着极腐败的现象。胡斯毫不留情地斥责这些罪恶，用《圣经》的话来加强他所宣传真实和纯正的道理。

这时布拉格的一位市民耶罗米，就是后来和胡斯密切合作的一位，从英国带了威克里夫的一些作品回来。同时英国皇后本为波希米亚的公主，既因威克里夫的教训而悔改信主，就设法使威克里夫的作品能在波希米亚普及起来。胡斯读了这些作品，深感兴趣；他相信作者必是一个真诚的基督徒，他也大致上赞同威克里夫所提倡的改革，胡斯这时已经在无意之中走上一条必要使他与罗马教廷决裂的道路了。

此时，有两个学者从英国来到布拉格。他们于领受了真光之后，就来到这遥远的地带进行宣传福音。他们一开始就公开抨击教皇的至上权威，但很快就受到当局的制裁；他们不愿就此放弃自己的宗旨，于是改变了工作方式。他们既是传道人，又是艺术家，遂下手运用他们的技能。他们找到一个公共场所，在那里画了两幅图画。一幅画着基督进入耶路撒冷，“是温柔的，又骑着驴，”(太 21:5)在后面有门徒，穿着旧衣服，赤着脚跟从他。另一幅则绘着教皇巡行图，——教皇身穿华丽的衣服，头戴三层冠冕，骑着一匹装饰富丽的马，前面有人吹着号筒开道，后面有许多威风凛凛的红衣主教，高僧，教长等相随。

这两幅意味深长的图画，人人看了无不注意。成群的人看了又看，而且都明白其中的意义。许多人看到主基督的谦卑自虚，和自称为基督仆人的教皇的骄傲自大，不得不因其间的差别而深受感动。布拉格合城轰动了，以致那两位外人不得不为自己的安全而离开。但他们所留下的教训却没有被人忘记。那两幅图画在胡斯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他更殷切地研究《圣经》和威克里夫的作品。这时他虽然还不能接受威克里夫所提倡的全部改革方案，但他对教廷的真面目却有了更清楚的认识，于是他更热切地斥责教廷的骄傲，野心和腐败。

真光从波希米亚终于传到德国；因为布拉格大学中起了一次风潮，以致成百的德国学生自动退学。其中有许多人曾从胡斯那里得着有关《圣经》的知识，所以他们回国之后，就在祖国将福音传开了。

布拉格改革工作的消息传到罗马；不久就有命令叫胡斯去向教皇作交代。他若遵命前往则难免一死。于是波希米亚的国王和王后，布拉格大学，贵族人士，和政府人员联名请求教皇准胡斯留在布拉格，而派代表去罗马。教皇非但没有允准，反而继续进行审问并判胡斯的罪，又向布拉格全城宣布了一道咒诅令。

在那个时代，教皇无论向哪一地宣布咒诅令，就必引起普遍的惊慌。其所附带的仪式，也足以使民众大大恐怖，因为一般人都相信教皇乃是上帝的代表，并且握有天国和地狱的钥匙，无论是在属世或属灵的事上，都有权柄惩罚人。他们相信一个地区既受教皇咒诅，该地居民就不可能进入天国了；而且在那里死了的人，除非教皇取消禁令，一概无法升天。为要充分表明这种可怕的灾祸起见，一切宗教聚会都停止了；教堂也关闭了。婚礼只能在教堂外院举行；死人不得葬在教会的坟地，也没有神父来主持丧礼，所以死人只得葬在山沟或野地里。罗马教廷想用这种足以吓人的手段来控制他们的良心。

于是布拉格全城大大骚动了。许多人斥责胡斯为他们的祸源，并声称非把他交给罗马教廷去惩办不可。为平息这次风波起见，胡期暂时避到他自己的本乡。他写信给留在城里的朋友说：“我为了避免让恶人自取永久的咒诅，同时不为敬虔的人惹起患难和逼迫起见，乃依照耶稣基督的教训和榜样，从你们中间退避出来。我隐退的另一个原因，乃是恐怕我留在城里，不虔诚的神父们就一直不许人在你们中间传道；可是我离开你们，并不是为要否认神圣的真理，只要有上帝帮助，我甘愿为真理牺牲性命。”(注三)胡期没有停止工作，他周游乡间，却也有成群的人听他讲道。如此，教皇为镇压福音而采取的措施，反而使福音更加广传了。“我们凡事不能敌挡真理，只能扶助真理。”(林后 13:8)

“胡斯在这一段经历中，思想上所经过的一番痛苦挣扎是可想而知的。教会虽然正在向他大发雷霆，想要把他制服，他却还没有否定教会的权威。在他看来，罗马教还是基督的新妇，教皇也是上帝的代表和代理人。胡斯所反对的乃是权威的滥用，而不是这原则的本身。

因此，他理智所能了解的事实和他所原有的信仰信条之间起了剧烈的战争。他既相信教会的权威是正确而绝无错误的，那么他为什么又不得不抗拒这权威呢？他看出来若是服从，就要犯罪；可是所服从的既是绝无错误的教廷，又何至有这种结果呢？这是他无法解决的问题，又是时时刻刻叫他极其苦恼的疑难。他所能想出来的最近情理的解释，乃是当时的教廷重蹈了救主时代犹太首长们的覆辙，以致教会的神父们已经腐化了，并滥用合法的教权去进行不合法的事。于是他为自己定了一个原则，也教训别人这样做，那就是《圣经》的训言通过人的理性，必须作为良心的准则；换句话说，那唯一绝无错误的向导乃是上帝在《圣经》中所讲的话，而不是教会借着神父们所讲的话。”(注四)

布拉格的紧张空气渐渐缓和下来了，于是胡斯回到伯利恒堂，以加倍的热心和勇敢传讲上帝的道。他的敌人固然非常活跃，又有势力，可是王后和许多贵族都是他的朋友，而且民间也有许多人拥护他。许多人看到他的纯正而高尚的教义和廉洁的生活，再看到罗马神父们所传败坏的教义和他们贪婪淫荡的作风，就认为同胡斯站在一条阵线上是光荣的。

以前胡斯是单独工作的；如今有前在英国接受威克里夫教训的耶罗米来参加改革工作。从此二人生则同生，死则同死。耶罗米有足以博得众人景仰的聪明，在口才和学识方面，尤其特长；但在德行和意志坚强方面，则胡斯较为伟大。他那稳重的判断力足以抑制耶罗米易受冲动的感情。耶罗米也看出胡斯的高贵品质，故能虚心接受他的劝告，在二人合作之下，宗教改革的工作就更迅速地展开了。

上帝使大量的真光照耀在这两位蒙拣选的人心中，又将罗马教的许多错谬道理向他们显明；但他们并没有领受到上帝所要赐给世人的全部真光。上帝要借他的仆人带领世人脱离罗马教的黑暗；可是他们必须遭遇到许多巨大的障碍，所以上帝根据他们所能领受的程度，逐步引领他们。他们不能一次领受全部真光。他们好像长久住在黑暗中的人，如果突然见到中午的日光，倒要闭眼不敢看了。因此，上帝根据众人所能领受的，将真光一点一点地启示

给改革运动的领袖们。从一世纪到另一世纪，必有忠心的工作者相继兴起，在改革的路上更进一步地领导众人。

这时罗马教的分裂形势继续发展。后来竟有三个教皇争夺这至尊权，他们的争执使得整个基督教界充满了罪恶和扰乱。他们彼此咒骂还不以为足，后来竟至采用武力。于是各都招兵买马，筹备战争。但他们必须先设法筹款；为要达到此一目的，他们就出卖教会的馈赠，地位和福惠。(见附录一)神父们也跟着上级的领导，学习采用贿赂和武力打倒自己的对头，来巩固自己的地位。胡斯则日益勇敢地痛斥这些人披着宗教外衣所进行的罪恶行为；民众也公开控诉罗马教的首领们为基督教界一切痛苦的祸根。

于是布拉格城血腥的战争似乎即将爆发了。正如古时一样，上帝的仆人被斥为“使以色列遭灾的。”(王上 18:17)于是全城再度受到教皇的咒诅令，胡斯则又避到本乡去。他在伯利恒堂忠心传道的工作就此结束了。此后，在他为真理殉身之前，他将要在更广大的据点上向全世界基督教徒作见证。

为了清除当时扰乱欧洲全地的祸害起见，终于在康士坦司召开了一次宗教会议。这会议乃是经西基斯孟皇帝示意，而由互相敌对的三个教皇中的约翰二十三世出名招集的。教皇约翰本人是最不希望举行这一次会议的，因为他自己的人格和作风，即或根据当时僧侣们低下的道德标准来说，也是经不起考验的。但无论如何，他是不敢违抗西基斯孟皇帝意思的。(见附录二)

会议的主旨乃在解决教会分裂的问题并根除异端。所以其他两个教皇和宣传新教义的主要人物胡斯皆被邀出席。两个教皇为求安全起见，未敢亲自莅临，只委派代表赴会。教皇约翰虽然是会议的招集人，却也有不少顾虑，他一方面恐怕皇帝蓄意把他废掉，一方面又怕有人要追讨他玷辱教皇位分的种种恶行，以及他走上教皇宝座所犯的罪案。但在他进入康

士坦司的时候，他依然大张声势，耀武扬威。在侍从的人中有最高级的僧侣和大队臣仆。全城的神父和长官陪同成群的市民都出去欢迎他。在他的头上有黄金的华盖，由四位首长高擎着。在前面还抬着“圣体”(弥撒祭使用的饼)，各红衣主教和贵族们的服装也令人望而生畏。

同时，另有一位旅客在走近康士坦司。胡斯知道前面所等待着他的危险。他和朋友分离时，似乎是永别了；他在路上时，也感觉是走向火刑柱去。他虽然持有波希米亚王和西基斯孟皇帝所发的护照，但他依然准备就死了。

他写信给在布拉格的友人说：“弟兄们，……我携有国王所发给我的护照去应付我的许多死敌。……我完全相信一位全能的上帝和我的救主；我深信他必垂听你们的诚恳祈祷，将他的聪明智慧赐给我，使我有口才以抵挡他们；并且他必赐给我圣灵，保守我站稳真理的立场，使我能勇敢地忍受试探，监禁，如果必要的话，就是死在酷刑之下也可。耶稣基督既为他所爱的人受苦，留下榜样，使我们也要忍受一切痛苦以致得救，这又何足为怪呢？他是上帝，我们是他所造的；他是主，我们是他的仆人；他是全世界的主宰，我们是卑微必死的世人，——虽然如此，他还要受苦！所以我们为什么不也受苦呢？尤其是当我们受苦难时，就是洁净了我们。所以亲爱的，如果我的死能为基督增光，你们就求主让死亡速速临到我，并求他在我的一切患难中用恒忍的精神支持我。但如果我回到你们中间是更有益处的话，那么我们求上帝使我回来时不带有任何罪迹，——就是说，叫我不避讳福音真理的一点一画，以便给我的弟兄留下好榜样。或许你们不能在布拉格再见我的面；但如果全能的上帝乐意叫我回到你们那里，那么我们务要以更坚固的心在认识并热爱他律法的事上向前进。”(注五)

胡斯又写一封信给一个悔改作福音信徒的神父。在信中胡斯谦虚地提到自己的过失，自责说：“我曾经喜爱穿华丽的衣服，并在虚浮荒唐的事上旷废时间。”随后，他补充了以下动人的劝告：“愿上帝的荣耀和罪人得救的问题充满你的思想，你不要追求名誉，地位和财产。不可装饰自己的房屋过于修养心灵；务要专心建造属灵的房屋。要以虔诚和虚心对待穷

人，不可在吃喝宴乐上耗费资财。如果你不悔过而戒除虚浮的事，我怕你会受严厉的责罚，象我一样。……你很熟悉我的教训，因为你从小就受我的教育；所以我无需多写。但我凭着我的怜悯嘱咐你，不可在你见我陷入虚浮的事上效法我。”在信封上他写着：“朋友，请你不要拆开这封信，直到你确知我已经死了。”(注六)

胡斯在沿途到处都看见传播他教训的迹象，以及一般人对于他的赞助。各地人民蜂拥的来欢迎他，而且某些城镇的首长竟在街道上护送他。

胡斯初到康士坦司时，他享有完全的自由。除了皇帝的护照之外，教皇还向他提出保护的诺言。但过不久，这些屡次郑重提出的保证竟被破坏了。教皇和红衣主教团竟下令逮捕这位改革家，把他囚禁在可嫌厌的地窖里。后来他被关在莱茵河对岸的坚固堡垒里。不过教皇自己并不能因这不顾信义的手段而有所收获；不久他也被关在同一个牢狱里了。(注七)会议上证实他除了谋杀，贩卖圣职，和奸淫等“不堪述说的罪”之外，还犯了其他极卑鄙无耻的罪。这是会议所宣布的，于是他被免职，并被囚入狱。至于其他两个敌对的教皇，他们也被废除，会议则选了一个新的教皇。

前一个教皇所有的罪行虽然远比胡斯控告神父们的罪行更为卑鄙，虽然胡斯也是要求教会在这些事上进行改革，但那免了教皇职分的同一个会议转而加害于这位改革家了。胡斯之被监禁，在波希米亚引起了公愤。大有权势的贵族对此暴行向会议提出严正的抗议。当时皇帝也不认可人违犯他所发的护照，所以也反对会议对于这位改革家所采取的手段。可是胡斯的敌人心地狠毒，意志坚决，他们用种种方法引起皇帝的偏见，恐惧，和对教会的热心，他们花言巧语，强词夺理地证明“叛教徒或是有叛教行为的嫌疑犯，虽有皇帝或君王所发的护照。人也不应向他们守信。”(注八)这样，他们终于胜利了。

胡斯因疾病和监禁而身体衰弱了。因他所住地窖里的潮湿瘴气使他生了一场大病，几乎丧了性命。后来他又被带到议会上去了。他全身带着锁链，立在那曾经发誓保护他的皇帝面前。在那一次长久的审讯中，他稳重地坚持了真理，并在许多国家和教会的领袖面前，对教廷的腐败罪行提出了严正而忠实的抗议。及至他必须考虑取消他的言论，或者是受死刑的时候，他就决定为道殉身。

上帝的恩典支持了胡斯。在未宣判之前的几周内，上天的平安充满了他的心。他写信给朋友说：“我在牢狱里手上带着锁链写这一封信。明天大概就要宣判死刑了。……将来我们靠着耶稣基督的帮助能在来世甜美的安乐中再次会面时，你就必知道上帝曾经如何地怜悯了我，并在我的试炼和考验中用他的大能支持了我。”(注九)

胡斯在地窖的黑暗环境中展望到真理信仰的最后胜利。他在梦中回到他从前在布拉格讲道的会堂里，看见教皇和他的主教们在那里涂抹他在会堂墙上所画基督的像。“这一个异梦令他非常地不安；可是翌日他又看见有许多艺术家将基督的像重新画到墙上去，而且画得更多，色彩更为美丽。有很多的观众围绕着这些艺术家，及至他们画完了，便说道：‘现在让教皇和主教们来吧；他们再不能涂掉这些画像了。’”这位改革家讲述这梦以后，就作结论说：“我认为这是必然的，基督的像是永远不能抹杀的。他们要想毁掉它，但将来必有比我更能干的传道人把这像描绘在众人的心里。”(注十)

胡斯最后一次被带到议会前，那确是一次极大而声势显赫的集会，——有皇帝，王侯，贵族的代表，红衣主教，主教，神父，和当日旁听的广大群众。从基督教世界的每一角落，都有人来观看这第一个为争取信仰自由的持久战而牺牲的勇士。

这次会议吩咐胡斯作最后的决定，他便表示不肯否定自己的言论，随即定睛望着那不顾羞耻违犯自己誓约的皇帝说：“我是经过在场皇帝公开的保护和诺言，而自动的出席这次议会。”(注十一)西基斯孟皇帝在众目睽睽之下，面红耳赤，羞惭万分。

罪状既已宣判，侮辱的方式便开始了。起先由主教们拿神父的礼服穿在囚犯身上，正穿的时候，他说：“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被希律王送到彼拉多面前时，人用白袍给他穿上，侮辱他。”(注十二)当害他的人再度逼他收回自己言论的时候，他便面向群众说：“如果收回，我将有何面目望天呢？又怎能见那些听过我传讲纯正福音的人群呢？不，我重视他们得救的问题过于这个已经定了死刑的身体。”随后主教们将礼服一件一件地从他身上剥下来，每剥一件，就咒诅一次。最后他们“给他戴上一顶纸糊的尖帽子，在上面画着可怕的妖精鬼怪，并在前面写着‘叛教罪魁’。胡期说：‘耶稣啊，我为你的缘故戴这可耻的冠冕是极快乐的，因为你曾为我戴荆棘的冠冕。’”

他穿戴完毕之后，“主教们便对他说：‘我们现在将你的灵魂交给魔鬼。’约翰·胡斯则仰首向天说：‘主耶稣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因为你已经救赎了我。’”(注十三)

于是他们将他交给政府当局，把他送到刑场。有无数的群众跟在后面，其中有成百的武装人员，有穿着富丽衣服的神父主教们和康士坦司的居民。及至胡斯被绑在火刑柱上即将燃火的时候，他们再度劝这位殉道者务要否定自己的谬论，以救自己的性命。他回答说：“要我否定什么谬论啊！我不知道自己讲过什么谬论。我请求上帝作见证。我所写的和所讲的完全是以抢救生灵脱离罪恶和灭亡为目的；所以我极乐意用自己的血来坚定我所写作和所传讲的真理。”当火焰在四面燃起的时候，他便开始歌唱一首诗，题目是“大卫的子孙耶稣啊，可怜我吧！”他继续歌唱，直到歌声永远停息为止。

连他的敌人都被他的勇敢所感动。一位热心的罗马教首领描述胡斯和以后随之殒命的耶罗米的蒙难情形说：“二人临终时都非常镇静。他们准备受火刑，好像是预备赴婚姻筵席一样。他们没有一次叫痛，当火焰上升时，他们却开始唱诗，而且烈火似乎难以止住他们的歌声。”(注十四)

胡斯的身体烧尽之后，他们便将他的骨灰连同灰下的尘土一齐抛入莱茵河中，借此送入海洋。逼迫胡斯的人妄想这样作就是将他所传的真理连根都拔去了，却没有梦想到那天所流入海洋的骨灰要象种子一样，散布到世界各国；而且将要在他们所不知道的地带结出丰盛的果子，就是许多为真理作见证的人。那天在康士坦司议会厅里发言的声音将要响到永远。胡斯固然已经不在，可是他殉身所见证的道却永不消灭。他忠诚坚贞的榜样将要鼓励许多的人，冒着酷刑和死亡坚持真理，不让一步。他的死刑已经向全世界说明罗马教廷不守信誉的残酷，所以事实上真理的敌人却在无意之中推进了他们所想要毁灭的运动。

此后康士坦司将要再竖起一个火刑柱。另一个见证人的血必须为真理作见证。耶罗米向胡斯辞别的时候曾勉励他务要刚强坚稳，并说，如果胡斯遇到危险，他必定亲自赶去相助。所以这位忠实的门徒，一听到这位改革家被监禁，就立即准备履行他的诺言。他没有得到通行护照，只带着一个人为旅伴，便向康士坦司出发了。他一到那里，就发觉自己不能作一点有助于营救胡斯的事，只是徒然危险而已，于是他逃出了那地方，但中途被逮捕了，并加上锁链，由一队兵士押到康士坦司。在他第一次站在议会想对控告他的人为自己辩护时，会众喊叫说：“把他烧死，把他烧死！”(注十五)他们将他关在牢狱里，用锁链把他锁住，使他保持一种不自然的姿势，使他受非常的痛苦；他所吃的只是面包和清水。过了几个月，耶罗米因监禁的痛苦，以致病得很重，几乎丧命；他的仇敌恐怕他死去，就减轻了他的痛苦，此后他继续被监禁达一年之久。

胡斯殉道的结果，并不如罗马教会所希冀的一样。皇帝所发护照的被破坏引起了普遍的公愤，于是议会定意不焚烧耶罗米，而尽力设法使他放弃自己的信仰。他们把他带到会场上，吩咐他放弃他的信仰，否则必受死刑。其实鉴于他所已经受的痛苦，如果在他初被监禁时就治死他，倒是善待他了；如今衰弱的病体，监牢里的严酷，以及焦虑和悬念的摧残，又因与朋友的隔离，再想起胡斯的死亡，他灰心极了。他一时向议会屈服，表示愿意依从议会的决定。他起誓顺服罗马教的信条，并接受议会罪责威克里夫和胡斯之教义的议案，只是声明对他们所讲的“神圣真理”仍然相信。(注十六)

耶罗米想用这种权宜之计抑制良心的责备，苟存性命，可是在他回到寂寞的牢狱之后，他便更清楚地认识到自己作为的真相。他想起胡斯的勇敢和忠诚，再考虑到自己如何否认了真理；他也想起自己起誓要服事的主，如何为他的缘故忍受了十字架的死。在他屈服之前他身体虽受痛苦，但精神上仍因确知得蒙上帝的喜悦而有安慰；如今悔恨和怀疑使他精神上非常痛苦了。他也知道，如果与罗马教廷妥协到底，他势必作更多的让步。他所已经走上的路结果必是完全的叛道。于是他下了决心，再不为苟免暂时的痛苦而否认他的主。

不久他又被带到议会前。他第一次的屈服未能使审问他的人满意。他们嗜杀的心因胡斯的死而受了鼓舞，非得新的对象以逞其欲不可。耶罗米若想苟全性命，就必须毫不保留地放弃真理。可是他已经决心辨明自己的信仰，并跟随他殉道的弟兄到火刑场去。

这次耶罗米否定了他第一次的反悔，并以临死者的身份要求有机会为自己辩护。主教们恐怕他的话发生太大的影响，就限定他对控告的罪状或承认或否认。耶罗米就向这种残酷和不公正的待遇提出抗议说：“你们把我关禁在污秽，肮脏，臭恶可怕的牢狱中，也不给我一样需用的东西，已有三百四十天了；然后你们才把我带出来，并依着我仇敌的意思，不肯听我为自己辩护。……如果你们真是智慧人，又是世界的光，那么务要谨慎，免得你们违

背正义。至于我本身，只不过是一个软弱而必死的人；我的性命无关紧要；我现在劝你们不可下不公正的判决，还是为了你们，而不是为自己着想。”(注十七)

大会终于准了耶罗米的要求。于是他当着众人跪下祈祷，求圣灵指引他的思想和言语，叫他不要说什么与真理相背或不与救主相称的话。上帝向早期的门徒所发的应许那天实现在耶罗米身上了。那应许说：“你们要为我的缘故被送到诸侯君王面前，……你们被交的时候，不要思虑怎样说话，或说什么话。到那时候，必赐给你们当说的话。因为不是你们自己说的，乃是你们父的灵在你们里头说的。”(太 10:18-20)

结果耶罗米的话引起了普遍的惊异和感佩，连他的仇敌也不得不希奇。因为他被囚在地窖里已有一年之久，非但不能看书，就是什么东西也都看不见，同时他不断地受肉体上的痛苦和思想方面的焦虑。但这次他所提出的理由是那么清晰而有力，好像是他在牢狱中有过良好的机会进行研究的一样。他使听众想起古时被不公正的法官所定为有罪的许多义人。几乎每一代都有一些人存心要为同胞造福，却被众人所诬告，所唾弃，但过了许久才发现这些人是配得尊敬的。连基督耶稣也曾被不公正的议会判为犯法者。

耶罗米前次反悔时，曾赞同那定胡斯为有罪的判决；但现在他声明懊悔了，并为胡斯的无罪和圣洁作了见证。他说道：“我从小就认识他，他是一位最善良的君子，又公道，又纯洁；他虽然无罪，却仍被定罪。……如今我也准备要死，我决不因我敌人和作假见证之人所准备加在我身上的痛苦而畏缩；有一天，他们终要为他们欺骗的行为向那不能受欺骗的上帝交代。”(注十八)

耶罗米又为他自己一度否认真理的罪行痛恨自责说：“我从少年直到如今，所犯的罪行中，没有一样象我在这里赞同你们惩办威克里夫，和我的良师益友胡斯的案件上所犯的罪，使我更加悔恨。是的，我从心中认罪，并痛悔当初因怕死而可耻地畏缩，并否定了他们的教

义。所以我现在恳求……全能的上帝饶恕我一切的罪，特别是这一个最可恶的罪。”于是耶罗米指着审判他的法官肯定地说：“你们定了威克里夫和胡期约翰的罪，不是因为他们破坏了教会的教义，乃是因为他们谴责了僧侣们许多不名誉的事——他们的奢侈和骄傲，以及主教和神父们的一切罪行。威克里夫和胡斯二人所传讲的事实是无可驳斥的，所以我同他们一样相信，并宣明这些事实。”

讲到这里，耶罗米的话被人打断了。主教们大为震怒，喊叫说：“我们还需要什么证据呢？大家亲眼看明他是最顽固的叛教徒！”

耶罗米很坚定地说：“什么！你们以为我怕死么？你们把我关在比死还可怕的地窖已有一年之久。你们对待我比对待土耳其人，犹太人，或化外人，更加惨无人道，以致我的皮肉竟活活地腐烂了；虽然如此，我不怨天尤人，因为大丈夫没有为自己哀哭的；但我不得不因你们这样野蛮地虐待一个基督徒而惊奇。”(注十九)

说到这里，会场上又爆发了一阵狂怒，他们就把耶罗米匆匆地带回到牢狱里去了。但会场中有一些人因耶罗米的话受了深刻的印象，所以他们想设法营救他。于是教会的权贵们去探访他，劝他务要服从议会。他们向他提出最动心的利诱，来奖励他放弃反对罗马教的立场。但耶罗米像他的主一样，在以全世界的荣华富贵诱惑他的时候，依然坚立不动。

他说：“你们用《圣经》的话证明我有错，我就一定放弃这错误。”

诱惑他的人回答说：“《圣经》，难道一切的问题都用《圣经》来批判么？若不是先经教会来解释《圣经》，谁能明白其中的话呢？”

耶罗米回答说：“难道人的遗传比我们救主的福音更加可信么？连保罗都没有叫读他书信的人去听从人的遗传，却劝人考查《圣经》。”

于是那人回答他说：“叛教徒，我后悔用这么多的工夫来劝你。我看你是受了魔鬼的怂恿。”(注二十)

不久，死刑判决了，他们把他带到先前胡斯受刑的地方。他走向刑场的时候，一路歌唱着，脸上发出喜乐和平安的光彩；他仰望着基督，所以死亡在他身上已失去了恐怖的力量。及至执行死刑的人到他背后去燃点柴薪的时候，耶罗米喊叫说：“到前面来吧！当着我面把火点起来。假使我惧怕的话，我早就不会到这里来了。”

他最后的几句话就是在火焰烧起来的时候的祈祷：“主全能的父啊，可怜我，饶恕我的罪吧！你知道我一直是热爱你的真理的。”(注二一) 于是他的声音止息了，但他的嘴唇继续默祷。及至焚烬，他们便象对待胡斯一样，将耶罗米的骨灰和灰下的尘土收拾起来，丢在莱茵河里。

上帝的两位忠心擎光者就这样牺牲了。可是他们所宣讲的真理光辉是永远存在的，他们英雄的典范必永垂不朽。人想阻止那正在破晓的新纪元，还不如设法叫太阳倒退一度呢！

胡斯的殉难在波希米亚全境引起普遍的愤慨和惊异。全国的人民都认为他是因神父们的阴毒和皇帝的奸诈而牺牲的，他们公认他是真理的忠心教师，并控告害死他的议会犯了杀人的罪。于是胡斯的教训比从前更引起了许多人的注意。威克里夫的作品早已因教皇的命令而被焚烧了；但还有一些幸免于毁灭的作品，则被人从秘藏的地方取出来与《圣经》一同研究，许多人只有《圣经》的一小部分，但也接受了这改正教的信仰。

谋害胡斯的人并没有坐视他工作的胜利。教皇和皇帝同心合力地下手要消灭这运动，于是西基斯孟的军队向波希米亚进攻了。

但上帝兴起了一个救星。席斯加是当时最英明的将领，虽在战争开始之后便双目失明，但依然能率领波希米亚人作战。他们笃信自己的立场是正义的，必蒙上帝的帮助，所以

屡次抵御最强大的敌军。皇帝多次失败，屡次重整旗鼓，卷土重来，但每次都狼狈败退。波希米亚的军队——俗称“胡斯军”——作战奋不顾身，视死如归，无人能敌。但战争开始之后不多年，勇敢的席斯加死了，起而代之的是卜罗可庇。他的勇敢和干练不亚于席斯加，而且在领导上表现得比席斯加才力更高。

敌军既知盲战士死了，就认为这是一个挽回过去失败的良机。于是教皇宣布一次反胡斯派的十字军大战役，有一支新的大军来进袭波希米亚，但结果又是惨败。此后又发动一次十字军；他在所统治的国家中征集大量的军火，军饷，和兵力。成群的人蜂拥到教皇的旗帜之下，确信胡斯派的叛徒这次难免于消灭了。于是这支浩浩荡荡的大军怀着必胜的信心越过波希米亚的边界。民众起而抵抗。两军终于相遇了。一天，两军只有一水相隔。“十字军阵营的兵力远为强盛，但他们并没有渡河与对方交锋，却目瞪口呆地立在河边观望着对岸的胡斯军。”(注二二)这时十字军中突然呈现一种奇特的恐怖状态。他们没有攻打，就开始瓦解四散了，似乎是被一种看不见的势力所驱散。于是胡斯军起来追击，杀戮了许多敌人，掳来大批物资，结果这次战役非但没有使波希米亚人受到丝毫损失，反而增添了他们的财富。

过了几年，在新的教皇领导之下，又一次的十字军战役动员起来了。象前一次一样，兵力和财力是由教廷所统治的欧洲各国供给的。所提供的利诱最足以使人动心。凡参加这次战役的人，不论其罪状多么严重，必蒙全然宽赦。凡在这次战役中丧命的，必能立即升天享受丰厚的赏赐，而那些幸免于死的人，则必在战场上获得光荣与财富。于是又一次大军征集齐备越过疆界，侵入波希米亚境内。这次胡斯军在他们面前撤退，引他们深入境内，使之以为胜利已经属于他们了。最后，卜罗可庇的军队扎住，并向敌人正式反击了。十字军这时才发觉自己的错误，便守在自己的营盘里等待应战。及至他们听见胡斯军进军的声音，但还没有看见他们的时候，十字军的阵营已起了恐慌。王侯，将领，和士兵们，都弃甲曳兵，狼狈而逃。当时率领大军的是教皇的代表，他试图下令重整旗鼓，但大势已去，无可挽回。纵使

他尽到最大的努力，他自己最后也不得不随着士兵逃亡。于是十字军一败涂地；而且又一批掠物落到胜利者的手中。

这样一来，由欧洲最强盛的国家所派遣雄伟的大军，包括成万勇敢并且受过训练的武装部队，竟在这一弱小国家的守卫军面前，又一次不战而败了。这实在是上帝能力的表显。侵略军为一种超自然的恐怖所震动。那使法老的全军在红海倾覆；使米甸的大军在基甸和他的三百精兵面前奔逃，并在一夜之间击溃高傲的亚述王的上帝，这时再次伸手摧毁压迫者的势力。“他们在无可惧怕之处，就大大害怕，因为上帝把那安营攻击你之人的骨头散开了。你使他们蒙羞，因为上帝弃绝了他们。”(诗 53:5)

罗马教廷的首脑们，既见武力不能成功，便采用狡计了。结果双方进行妥协，在表面上波希米亚人可以享受宗教自由，但在实际上这次妥协却把他们出卖给罗马教了。起先波希米亚曾提出四个和平的条件：自由宣讲《圣经》；在举行圣餐时，全体信徒有权领受杯和饼，并在礼拜时用通行的方言；担任圣职的人不得兼任政治职务；遇有刑事案件，担任圣职的人应与庶民同受法院的裁判。罗马教廷最后“同意接受胡斯派的四个条件，但同时声明解释这些条件的权力却归于议会——就是教皇和皇帝。”(注二三)双方根据这四个条件签订了和约，于是罗马教用强权所不能获取的，终于借虚伪和欺蒙的手段得到了；因为她能照她解释《圣经》的一贯作风去按自己的心意解释和约的条款，并任意歪曲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波希米亚国内有许多的人看明这和约实际上出卖了他们的自由，就不能赞同。于是他们内部起了争执和分裂，甚至发生杀人流血的事。在这次内乱中，英雄的卜罗可庇牺牲了，于是波希米亚的自由也就此断送了。

出卖胡斯和耶罗米的西基斯孟皇帝作了波希米亚王，他不顾自己发誓保护波希米亚人自由权的诺言，却进行恢复教皇的势力。其实他如此效忠罗马，对自己并没有什么收获。

他过了二十年辛劳艰危的生活，由于长期无谓的战争，他的兵力耗损殆尽了；他的国库也取用一空；在他作了波希米亚王仅仅一年之后，他便与世长辞，并留下一个岌岌可危，内战将起的国家，和一个遗臭万年的骂名。

骚动，纷争，和流血的事相继发生。外国的军队再度侵入了波希米亚的境界，而国内的分裂状态继续扰乱全境。凡忠心信服福音的人都遭到血腥的逼迫。

有一些信徒在与罗马教廷订立和约之后，便信从了它的错谬道理，但那些固守真道的人却团结在一起，并组成一个独立的教会，定名为“弟兄联盟”。他们为此受到各界的咒骂，但他们仍坚定不移。他们被迫退到森林和山洞里去避难，但仍聚集诵读《圣经》，并一同敬拜。

他们秘密地派遣使者到各国去，借知“到处有孤立的真理教徒，这一城几个，那一城几个，而且这些都是众人逼迫的对象；他们也得到消息，在阿尔卑斯山中有一个古老的教会，以《圣经》为信仰的基础，并抗议罗马拜偶像的种种腐败现象。”他们听得这个消息大为欣喜，于是就开始与瓦典西的信徒取得联络。

波希米亚的圣徒坚守着福音，忍耐地度过逼迫的黑暗，就是在最黑暗的时候，他们的眼目展望到将来，如同守夜的等候天亮。“他们生在邪恶的时代中，但……他们没有忘记胡斯的话，后来又为耶罗米所重述，就是天亮之前必须再等一百年。胡斯派的信徒，对于这句预言的重视，有如古时在埃及地被奴役的以色列人重视约瑟的遗嘱：‘我要死了，但上帝必定看顾你们，领你们从这地上去。’”(注二四)“十五世纪末叶，弟兄派的教会逐渐增多。他们虽然常受磨难，但比较起来还算平安。及至十六世纪初叶，他们在波希米亚和莫拉维亚所成立的教会单位共有二百之多。”(注二五)“可见那能幸免于火柱和刀剑之害的余民不在少数，他们终于看到胡斯所预言的新时代的破晓。”(注二六)

第 9 章：马丁-路德的故事 略述其生活和教训 (Luther)

马丁-路德于主后一四八三年生于萨克森州的爱斯里本。成年后先在马大堡大学求学，后来又转入厄富德大学继续攻读。在厄富德大学的奥古斯丁的女修道院有位老修士，名叫奥古斯丁，他有一次在教士会议中特别讲论到赦罪的真理：说到人只要相信自己有罪，在基督里就得到赦免；并引用圣伯纳的话来佐证——“圣灵在你心里见证，你的罪赦免了、使徒们向来认为人是因信而白白称义。”

老神父的这篇信息开启了路德的心，使他更加明白保罗所一再说的：“我们称义是因着信”的意义。因着这位长者的讲解，以及自己在灵里所得的印证，使他发现从前读过的经院哲学家的解释纯属虚妄。为此他不断地求问神，在祷告中心心得着激励，并一再研读比较先知和使徒的话语及范例，使他更确凿地认识“因信称义”的真理。

暗中之光

路德在厄富德的奥古斯丁学院研习了四年之后，他的朋友史道毕——也是当时的知名之士——在威腾堡捐助建立一所大学，他盼望能在这所新大学中建立神学院，也十分关心路德的灵性和长进，就在主后一五零八年，请年方二十六的路德从厄富德来威腾堡工作，此后，路德更加热切地研读神学。

三年后，路德到罗马去了一趟，同年返回时，在萨克森州的腓得烈选帝侯的支助下，完成了神学博士学位；因为公爵听过他讲道后，对于他敏锐的灵、强而有力的话语以及对奥秘事的熟谙和正确的解释，十分钦佩。然而史道毕竭力反对他获此学位，并以轻松的语气对他说，神要藉他在史道毕所在的教会成就许多别的事，果然，不久之后这些话就应验了。

此后，路德开始注释罗马书和诗篇，并指出了律法和福音的不同。当时各学派所盛行的说法是：人可以藉自己的好行为使罪得赦免，人也可以经由外面的训练在神面前称义，这些观念正如法利赛人的教导一样，把人引到一条错误的路上去。路德却是竭尽全力，要使人的思想降服于神的儿子，正如施洗约翰所见证的：“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他明确地指出，因着神儿子的爱，我们的罪得着白白的赦免，我们应该满有信心地抓住神这个宝贵的应许。路德所得着的亮光，照亮了教会，如同漫漫长夜之后初现的曙光。

在宗教仪式方面，路德丝毫未加改变，他与同僚们一样严谨地遵守天主教的一切法规，对于其他教义也丝毫不加干涉，只是全力以赴教导“因信称义”的真理。他向所有的人公开传讲悔改的教训：关于罪得赦免、信心以及寻求基督十字架而能得着的真安慰。许多人因着他的教训而饱尝福音的甘甜滋味，对于能读圣经的人，他们更是从神的话语中认识了耶稣基督的救恩，得着了极大的喜乐，脱离了黑暗，进入神儿子光明的国度。路德的生活和他的工作是一致的，这说明了他说出的都是发自内心，并非空泛的道理而已，这样圣洁的生活也使他的听者受到极大的激励。

正在这个时候，许多人受依拉斯莫斯学术著作的影响，开始热心地学习希腊语和拉丁语，这使得他们对真理有更深入的认识，也越发轻视僧侣们粗俗、诡辩的教导。路德也开始学习希腊语和希伯来语，盼望从这两种语言的根基上，对真理有更完全的判断力。

主后一五一六年，利奥十世接继犹流二世作罗马教皇。他以抵挡土耳其人入侵为藉口，把赎罪券推销至所有的基督教国家；他告诉百姓说用十个先令就可以赎买灵魂，免受炼狱之苦，若凑不足十先令就买不着赦免。藉此，他搜括了难以数计的财富。

在德国也开始了教皇的赎罪券买卖，由多明尼克会的修士戴子尔总理其事，厚颜无耻地在德国全境出售教皇的赎罪券。当路德听了这个无耻修士的亵渎讲道后，气得五内俱焚，为

了持守基督的真理，他把赎罪券的错谬，逐条记下，于主后一五一七年万圣节的次日，公开张贴在威腾堡的城堡大门外。

这个无耻修士为了讨教皇的欢心，一面在女修道院召集一些僧侣和诡辩神学家写文章反对路德；一面更凶狠地威吓路德说他是传异端者，应当把他活活烧死。他又当众焚毁路德所张贴的文告，并强迫路德当众说明自己的看法，并与他公开地辩论，因而引发了一场激烈的论战。

敬虔的亲王

当时有一位良善的亲王——腓德烈公爵，他个性安静，喜爱和平，因此对路德的举动，不表反对也不支持，但是他常看见路德心情沉重，面带愁容，内心也着实为他担忧。身为一个尊贵的亲王，他当然知道顺从国王和教皇的命令是最上算的，但是他更是一个敬畏神的人，经过认真的思考后，腓德烈公爵决定凡事应该遵从神的法则，好叫神得着荣耀。他深知买卖赎罪券是要被神严厉地定罪的，因为这事不但违背真理，更是亵渎了神的荣耀。为了顺服神的法则，他愿意与属地的王权相抗衡，并把自己交给神圣洁的恩典和全能的保护下。

当马西米伦皇帝、西班牙的查理国王和教皇都下令给腓德烈公爵，要求他阻止路德自由讲道时，公爵曾认真地研读路德的讲章和著作，并查考神的话确是如此说的。总觉不应当予以禁止。但是公爵并不因自己的看法而独行其是，他又去向一些年长有见识者讨教，听取他们的意见。公爵向依拉斯莫斯提出自己对路德马丁的看法，并表示宁可让地开口吞灭自己，也不能容忍与真理违背的见解。依拉斯莫斯告诉公爵说：“路德的确犯了两大错误；第一，他胆敢侵犯僧侣们的肚腹；第二，他居然敢触犯教皇的权柄。但是教会实在需要这样的改革，路德的教训极为尖锐，也极具有果效。”公爵因而公开支持路德，不理睬教皇的命令。

依拉斯莫斯且在第二年写信给门兹的大主教，信上说：“如今世上充满了人的制度和乞丐僧的暴虐。人们只要偶尔一次反对他们的福音就被当作传异端的；如今路德因不同意阿奎那多马，就被算是附和异端；此外，凡懂得希腊文的，或是讲道讲得比他们好的也被指责为传异端。”尽管罗马教廷严厉地抨击路德，但是神的话是有能力的，不久之后，那些被束缚在修道院中的敬虔基督徒都知道当远避偶像，并纷纷摆脱那些拘留他们的可恶枷锁。

路德特别轻视那些头戴角帽的罗马主教，因为他们傲慢而放肆地声称圣彼得不但命令教会传福音，也命令教会管理公益并执行人民的司法权。路德因而振臂疾呼，劝人将神的物归给神，该撒的物归给该撒；并且人人都当事奉神。为此戴子尔及其同伙又开始大肆反对路德，全力支持教皇的赎罪券；路德再次提出条文捍卫自己的观点，并反对戴子尔等人对他的无理辱骂。路德的条文一出，流传极快，遍及国内外，人们都想一睹为快，尽管戴子尔等人竭力堵截，却是徒劳无功。

此外还有一个多明尼克会的修士，泼瑞爱罗的西维斯特也向海外印发一些辱骂路德的文件，路德也以圣经来驳他。

罗马教廷的传讯

一五一八年八月七日，爱斯科利的主教海罗米传讯路德马丁到罗马去见奥古斯特七世。消息传来，威腾堡大学的同事们立刻写信给教皇及其内侍，为路德请命；好心的腓德烈公爵也为他奔走。要求开捷顿多马，红衣主教——教皇的使节，也是奥格斯堡的君主——将路德的案件从罗马移交奥格斯堡，由红衣主教审问。开捷顿应公爵所请，写信给教皇，未几，教皇即回信说：

教皇命令爱斯科利的主教海罗米传讯路德来罗马的旁听厅见他，主教也遵照他的命令作了，但是路德对这温和的传问置之不理，不但不肯来，而且还义正辞严、大书特书地着文维

护他的“异端”。因此，教皇希望红衣主教传讯路德到奥格斯堡去，必要时可请德国皇帝和亲王助一臂之力，等路德一到奥格斯堡就逮捕他，严加看守，然后再将他押至罗马。若路德肯承认自己的错误而改正，则可以释放他让他重回教会，否则就禁止他与一切跟随者、煽动者及支持者在一起，不论他们的地位有多高。至于所有的反对者，不管他们是什么身份，都和路德一样被咒诅及诽谤（除了皇帝恩免的人）。教廷也谴责并禁止所有的国家、贵族、城镇和村庄的居民窝藏路德；反之，对于所有顺从教廷者都应许赦免他们的罪。

教皇也同时发信给腓德烈亲王，非常严厉地控告路德。红衣主教收到教皇的旨令后，立刻派人叫路德尽快前来奥格斯堡。

十月初，路德收到红衣主教的信后，奉腓德烈亲王之命，并带着亲王的荐信，起身前往奥格斯堡。临行前好友曾忠告他，在得到马西米伦皇帝的安全保证之前，千万不可和红衣主教谈话。所以路德到达奥格斯堡后，先在那里住了三天，直等到得着皇帝的安全保证后，才去见红衣主教。红衣主教十分客气地接待他，并奉教皇之命，向路德提出三点要求：

- 一、他应当悔改，并收回他全部的错误言论。
- 二、他必须承诺不再犯同样的错误。
- 三、他应保证不再作任何扰乱教会的事情。

路德马丁请求红衣主教告诉他，到底他犯了什么错误，红衣主教告诉他说：第一、他教导人说，赦罪是基督的权柄，教皇不可以此来卖钱；第二、必须是信的人才有资格领圣餐；第三、他说教皇的话必须合乎圣经，才配被圣徒所尊重，教皇若犯错，也应当受谴责；第四、他说全体宗教会议和一般基督徒只要凭信倚靠更高的权柄和真理，就能比教皇更属灵。

路德听了以后，想引用圣经的话来答辨，但是红衣主教不愿听从圣经，也不理会路德的话，只凭自己的理由，将路德痛责一顿，就打发他走了。路德在奥格斯大林堡又住了六天，红衣主教都拒绝再与他会面，他只好留了一张纸条给红衣主教，请他转呈罗马主教，然后返回威腾堡。事后，开捷顿写了一封措词尖利的信给腓特烈亲王，劝亲王不要轻看大主教的恩宠，更要爱惜自己的荣誉和安全，应当把路德送交罗马，或是逐出领地。

处境艰难

亲王立即回了封信给红衣主教，信中说：路德凡事遵从神的话，凭良心而行，所以他不能撤回主教所认为错误的言论。至于他自己，除非有一个合法的理由，否则他不能将路德逐出领地或送交罗马，因为这是不诚实、也是违背良心的作法。身为一个基督徒，他请求红衣主教向教皇进言，若非有合法的理由，请勿伤害无辜的人。

亲王也把红衣主教的信寄给路德，路德回信说：“我并不为自己的事担忧，却不愿见你为我担风险；既然没有一个地方或国家能保护我脱离仇敌的手，我愿意离开家乡，顺从主的带领往任何地方去。”

路德的处境着实非常艰难，他固然想离开德国，却不知何去何从；而亲王也心生畏意，不敢十分挽留他。然而神的安排是奇妙的，就在此进退失据之际，神感动了威腾堡大学的同人们，使他们因看到真理被污蔑而忧心，便同心合意写信给亲王，请求他继续保护路德；并谦卑地恳请亲王以他的荣誉保证，不使无罪者受害，好使真理能按着圣经的原意保持其纯度，不受教皇周围谄媚者的暴虐压制。

主后一五一八年十二月初，亲王因着这些信的恳求，再次慎重地细读路德的著作，并亲自聆听他讲道，因着圣灵的感动和带领，使他对真理的认识日渐进深，对路德所执着的论点也更表赞同，于是决定继续保护路德。

当此时，利奥教皇又颁布法令，发行新的赎罪券，向罗马母教会和其他子教会宣告天主教的教训，说罗马教皇是彼得的继承人、基督的副主教，有权恩免一切已经死了、现今正在炼狱中受苦的人。他又命令一切被逐出教门，与圣教会分离的基督徒要接受这个教训。教皇这个教令和赦罪的新买卖，很快地在所有基督教国家建立起来，十二月左右，德国也开始了这个买卖，当路德听说有些人要趁此机会到罗马去宣告如何反对他，就把给教皇的上诉书按适当的法律程序，转呈全体宗教会议。

当教皇发现他赦罪的买卖不亨通，想迫使路德前来罗马的诡计也不能得逞时，只好再另外设谋。他差遣管家密帖丢斯卡罗勒斯去萨克森找腓德烈亲王，按每年惯例进行礼仪后，献上一朵金玫瑰；并将一些秘密信件呈交公爵会议的公爵们，想要以此迫使腓德烈公爵不再支持路德。谁知道在卡罗勒斯抵达德国之前，马希米伦皇帝于一五一九年一月去世，公爵会议忙于甄选新皇帝，无暇顾及此事，教皇的伎俩又落了空。这时，竞选皇帝的两位国王，一是法国国王弗朗西斯，一是西班牙国王查理即勃根第的公爵。同年八月，在选帝侯腓德烈亲王的仲裁下，选中了西班牙国王，又称为查理五世，号“明智”。

莱比锡的辩论会

是年六月间在莱比锡——腓德烈亲王的叔父乔治公爵的领地——举行了一场公开辩论，辩论的发起人是爱克斯约翰和威腾堡的博士卡洛罗斯坦安德利。这次辩论的缘起是因爱克斯公开指责路德马丁在一年前如何着文反对教皇的赦罪权柄，卡洛罗斯为此发表一篇文章袒护路德，爱克斯立刻又提笔反驳，因而开始了这次的辩论。

乔治公爵发通行证给所有去参加辩论会的人，又给予他们公开辩论的自由。路德也到辩论会的会场去了，可是他并不想参与辩论，只想听听别人论点如何？谁知在爱克斯的激动下，路德实在无法忍受，就一反初衷地与爱克斯辩论起来。

他们辩论的重点在于罗马教皇的权柄，路德认为把卓越的成就归功于罗马教会是毫无根据的，他所有的根据就是教皇的赦令，而教皇的赦令根本是违反圣经的。对此爱克斯提出相反的看法，他说，那些承接彼得地位和信心的人，向来被尊称为彼得的继承者和基督的副主教，因此，罗马主教的无上权柄是基于神的律法。

关于谁是教会的头这个问题，也引起了极大的争论。

爱克斯说：“教会既是一个文明的身体，就不能没有头；正如一个文明的军团亦需要人率领一样。因此，依照神的律法，教皇应当是基督的宇宙教会的头。”

路德回答说：“我承认并同意教会不能没有头，但因基督仍然活着，惟有他才是教会的头；除基督以外，教会不能再有别的头，因为教会是属灵的国度，而非属地的。”

爱克斯引用马太福音的记载——“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辩驳说：“在此彼得一人代表了全宇宙的教会，基督也在那里降卑自己作了教会的磐石。约翰福音上说道：“喂养我的羊。”这也是主特别对彼得一人说的。”

路德说：“基督说完这些话后，也将同样的权柄赐给全体使徒，因他对他们说：“你们受圣灵，你们赦免谁的罪，他们的罪就得着赦免。””

辩论长达五天之久，在这段期间内，爱克斯极为狡猾，他无礼地竭力挑拨听众们对路德的恨恶，想使他落入教皇的网罗中。事后，爱克斯还不肯罢休，他去找康士坦斯宗教会议的权威，又写文章断言说：“当相信罗马主教是教会的头，这是得着救恩的必要条件，这是宗教会议经过多次争辩和讨论所决定的，是全然可信的。”对此，路德的答覆是：“我确信宗教会议无权制定新的信心章程。”

雷霆之怒

翌年，即主后一五二〇年，罗凡和科伦的修士及博士们定罪路德的书是异端。路德有力地为自己辩护，并指控他们顽固的暴行和不敬虔，这使得罗马教廷极为震怒，几天之内，利奥教皇就从罗马发动全力打击路德的攻势。

这个事件的肇因是路德写了一本书给德国的贵族们，书中强烈地指摘了用以巩固罗马天主教职力的三道主墙：

- 一、世俗的地方行政官无权管理属灵的事；但圣职人员却有权支配地方行政。
- 二、对于圣经上的任何争论，只有教皇有权判定，他人均不能置喙。
- 三、除了教皇之外，任何人均无权召开宗教会议。

除此之外，他又提到另外几件他认为不合理的事，如：无人可侵犯教皇的尊严；德国每年要向教皇进贡三百万弗罗林；皇帝不该受教皇管辖；神父可以娶妻；神职人员不当限制自己吃肉；应当废除修士们假冒贫穷和乞讨的恶习；西基斯门皇帝之所以遭受灾祸，是因他对胡司约翰和耶柔米背誓；不应该用火刑来对付传异端者，而当用神的话使之信服；应以福音真理作为对孩子的启蒙教育等等。

同年十月，新皇查理五世在爱斯拉沙派加冕，加冕后，利奥教皇派两个红衣主教为使节去见腓德烈亲王，他们先竭力称颂亲王是贵族的后裔，具有人所共睹一切美德；然后再以教皇的名义向他提出两点要求：第一，烧毁路德的一切著作；第二，在教皇面前将路德处死，或将路德送交教皇之手。

这两个要求使公爵非常惊诧，他告诉红衣主教说，他久已不问公务，也不清楚路德最近的言行，但他愿意遵从教皇的意思，将路德送至奥格斯堡的红衣主教开捷顿处。其实按教皇的原意，是要将路德先逐出德国，但是他的内侍密帖丢斯认为路德若在其他国家可能会引起

更大的祸害，因此自作主张将路德拘留在德国境内。腓德烈公爵深知皇帝从未见过路德，也不明白他的教训，所以特地差遣使者去见教皇陛下，请求他务必派一些庄重、正直、有判断力、有学问的人来审理此案，一定要先弄清楚路德真的犯了错，才能断定他是一个传异端者，才能烧毁他的书；同时，也给路德一个机会，藉着圣经的教导，或许可发现自己的错误。

红衣主教不理睬公爵的要求，迳自公开烧毁路德的书，路德知道以后，在主后一五二〇年十二月十日，召集了威腾堡大学的全体学生和学者以其人之道反治其人，拿出教皇的谕令和最近批判他的训谕，当众烧掉。

觐见皇帝

在路德和教皇之间发生这些摩擦之前，皇帝已下令在一五二一年一月六日在沃姆斯城召开帝国大会，并要求腓德烈亲王列席，亲自说明路德的案子。此时路德已经把一些自己的书发行至国外，所以许多贵族和亲王都劝他亲自向皇帝陈诉自己的观点。为此腓德烈亲王又向皇帝提议，请求他直接赐信给路德，保证他往返行路的安全。皇帝在三月六日赐信给路德，以全帝国的信誉公开保证，发给他安全通行证，并命令路德在收到信后二十一天内去觐见他，及早将此事澄清。

路德在洗足礼拜四收到令谕后，在复活节过后不久即赴沃姆斯觐见皇帝，出席德国的全帝国大会，准备在会中坚守真理，为自己辩护，回答仇敌所有的问题。

他决定出席这次大会，使得许多人都觉得非常意外，尤其是他的好朋友们，他们认为教廷和皇帝对所承诺的事，一向出尔反尔，路德此去，必然危机重重，就一再劝告路德不可前去冒险。路德回答他们说：“我是倚靠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奉差而来的；即使在那要反对我的魔鬼如同沃姆斯城房顶的瓦片那样多，我还是决心出席沃姆斯的帝国大会。”

在他抵达沃姆斯城的次日，皇帝即派遣帝国的陆军中将派本海姆的乌瑞克去看路德，命令他下午四时去见皇帝陛下，亲王选帝侯和帝国各阶层人士要向他解释召他前来的原因。下午四时，乌瑞克和皇帝的传令官斯特姆开斯浚前来替路德引路，带他穿过罗德兹的骑士花园，来到派来丁伯爵宫。为了防止百姓们拥挤干扰，他们是走暗梯前去指定地点；然而仍有许多人闻风而来，或爬上楼厅，或不理会兵丁的阻止，企图以暴力闯入，想要一睹路德的风采。

路德独自站在皇帝、选帝侯、公爵、男爵及帝国各阶层人士面前，乌瑞克已告诉过他不可随意开口，要等主席问他话时才可回答。爱克斯约翰当时是特莱弗斯主教的总管，也是这次会议的主席。他趾高气昂地说：“路德马丁！神圣无敌的皇帝陛下已经下令，神圣帝国的各阶层人士也一致同意，准你在皇帝面前申诉。我今命令你答覆以下两个问题：第一，你是否承认这些书（指的是放在议会现场的一堆德文及拉丁文书籍）以及流传至各处，署有你名字的书是你写的？第二，你是否放弃或撤回你书中所说的一切，或者仍坚持书中原议？”

路德回答说：“我谦卑地恳求皇帝陛下给我自由和时间来考虑，让我的答覆使审问者满意，既不损害神的话语，也不使我的灵魂遭害。”

众亲王商议后，由会议主席宣布决议：“出于皇帝陛下的宽宏，给你一天时间考虑；明天这个时候你必须发表你的看法，不要书面申诉，要你当众回答。”

坚守真道

次日，传令官又将路德带至皇帝的法庭，围观的百姓将法庭四围挤得水泄不通。直到六点钟，等众亲王商议完毕后，才召路德进来。主席爱克斯说：“现在，命你当众回答；你是执意要坚持你书中的所有观点，还是愿意顺从地放弃你的一切看法？”

路德因着基督徒的勇气和坚贞，谦逊地回答说：“我相信皇帝陛下要我作明确的答覆。我坚定地承认，不怀疑、也不诡辩，我信服圣经的见证，而无法信任教皇和他的大公会议，因

他们一再犯错，又出尔反尔。我的心充满了神的话语，不会、也不愿废去我书中的任何一点；作违背良心的事是不敬虔，也是不合律法的，如果这样作我的心不能安息。我再无可讲的了，愿神怜悯我。”

当众亲王正在认真商议路德的答覆时，爱克斯又向路德施加压力，说：“你是否仍然为你的所有著作辩护，认为它们合乎基督徒的传统？皇帝陛下命令你简单地回答是或否。”

路德没有理会他，只是转向皇帝和贵族们，恳求他们不要强迫他违背自己的良心，因为他的良心已经认定了圣经，不会因着仇敌的反对而改变。

次日，与会的贵族和教廷人士又开会讨论路德的案件，皇帝写了一封信给大会，信上说：“我们以前的基督徒亲王们一向都顺从罗马教会，但路德竟然指责她。我们不能使教会的荣誉受玷污，从我们前人的范例上堕落；我们一定要持守自古以来的信仰，帮助罗马教廷。若路德坚持不收回他的错误，我们决定把他和他的追随者从教会开除，并设法消灭他的教训。然而我们不能失信，仍当让他安全返回。”

在沃姆斯，路德受到极好的款待，与会的亲王、伯爵、男爵、各级骑士、绅士、神父、僧侣和平民们都去拜访路德，他们其中有些人虽曾出席皇帝的法庭，但是却不以单单见他的面而满足，所以纷纷去拜访他，提出问题请他答覆，往往谈至深夜才离去。当时有许多人都议论纷纷，猜想皇帝会违反诺言，不让路德安全离去。

罗马教廷的特使的确想尽办法，要阻挠路德离去，但皇帝不肯背誓，所以爱克斯只得当着皇帝的面，在路德的居所宣布皇帝的命令：按着天主教的信誉，皇帝下令保证他安全通行，准他在二十一天之内返回原地。在返家途中，不准聚会或讲道，在百姓中引起骚动。

路德受了皇命，非常谦卑地感谢皇帝陛下、全体亲王和各阶层人士肯仁慈地听他答辩，又让他安全往返。最后，他再次说明他惟一的心愿，就是依照神的圣言——圣经——来改革

教会。为此，他愿接受任何的刑罚，无论是剥夺他的财产、名誉或生命都在所不惜，因为凡事只要能得神的喜悦，他都愿意去作。除了神的话语外，他不为自己有任何的保留，誓必忠贞到底，愿主的名被称颂。

仇敌四面围攻

四月二十六日清晨，路德向所有支持他的人告别；十点钟，和伴同他前来的人一同离开沃姆斯城。

不久之后，皇帝为了讨教皇的欢心，好坚立他在帝国的王位，就亲自发出正式文件放逐路德并所有跟随他的人。无论路德逃往何处，当地的贵族官员必须逮捕他，并将他的书全部焚毁。为了保全路德的生命，腓德烈和一群忠诚可靠的贵族们只得将他秘密隐藏起来。在隐居期间，路德写了一些信件和几本书，其中有一本是题赠给奥古斯丁的修士们。书名叫“废除弥撒”，修士受了他的鼓舞，开始私下废除弥撒，腓德烈亲王怕因此酿成大乱，就请威腾堡大学出面审理此事。

路德向亲王说：在你的公国里必须废除弥撒，即便因此会引起骚动，我们也不能因此就不行真理；何况引起骚动的并不是真理的教导，而是仇敌恶毒的工作，因他们全力抵挡真理。无论世上的人以何种眼光来衡量我们，我们都必须坚定地前进，捍卫神的真理，按着我们所认识的真理去行。”

此时，英王亨利八世也写书反对路德，书中说道：“第一，谴责路德不该批评教皇的赦罪权柄；第二，王要捍卫罗马主教的最高权力；第三，竭力反对路德对圣餐的一切论点。”这本书虽署名是英王的作品，事实上却是他人动议起草，提刀代笔所写成的；无论作者是谁，他必定从国王那里得着极丰厚的赏赀，因为这本书使罗马主教赐给亨利国王并他的继承者一个永远的头衔——“信仰的捍卫者”。

未几，利奥教皇突发急热，旋即去世，年仅四十七岁；爱德利六世继任教皇，他曾是查理皇帝的老师，学问见识远迢以前几任教皇，他的性情温和，生活有节制，一点不像以前的教皇那样放纵堕落，然而这样一位行为正直的教皇，却仍是路德马丁等人的死敌。

教皇的令谕

主后一五二二年，皇帝又在纽伦堡召开另一次大会。教皇爱德利派特使却利加特斯将他的信和教导亲自送至大会，宣明他反对路德的理由。信上说：

“教皇爱德利六世写信给德国有声望的众亲王和罗马帝国的贵族们。

据称路德马丁重兴以往被教会定为异端之学说；他先攻击我们使徒的地位，再攻击教会所定他的罪名，最后甚至攻击我们亲爱的罗马皇帝和天主教的西班牙国王。他的影响遍及德国全境，然而竟没有任何命令禁止他的叛行；路德本人也无意停止这种疯狂行为，每天不停地写新书，扰乱全世界。他的书中充满了错误、异端、谩骂和煽动，如瘟疫般污染了全德国及其邻近地区；他的毒汁已毒害了信徒们纯洁的灵魂和生活，最可怕的是有许多平民，甚至贵族们都支持他这种毒害人心的作为；他们不再认为应该顺服圣品阶级，并且开始侵占教士的财产，而他们之间也产生了争斗和分裂。

哦！德国的贵族和平民们，这仅仅是他们为祸的起头而已，你们难道没有看出路德和其跟随者的居心何在吗？你们以为这些罪恶之子的意图很纯洁吗？他们以捍卫福音为藉口，目的却是要侵占你们的财物；他们假藉自由之名拒绝顺服神父、主教、大主教和圣教会，打开放肆之门，让人们公然随己意行事，为的是掠夺教会的财物和给神的奉献。你们以为他们会以此为足吗？你们以为他们不会掠夺你们的所有吗？你们若不赶快起来抵挡他们，可悲的灾祸终究会临到你们身上，你们的财物、房屋、妻子儿女和领土产业，并你们所尊为圣的殿，终必归于无有。”

“所以我们凭着所有信徒所亏欠神的顺服——这顺服也是当归给圣彼得与今时地上的副主教——劝你们，人人都当起来，全力扑灭这可怕的错误之火，尽力研究出最有效的办法来减轻路德马丁及其跟随者所造成的毒害和搅扰，好使生活和信仰能再归于和谐。若是已受毒害的人不听你们劝告，仍然一意孤行，你们就不可再纵容他们，毒疮若不软化，温和的药也治不好它，那就当用猛药，甚至用火来烙它才行。身上腐烂的肢体应当被割除，以免全身受害，这就是为什么神要把制造纷争的大坍、亚比兰吞入地狱。凡不顺从祭司权柄的，神就将他治死，正如当年使徒彼得斥责亚拿尼亚和撒非喇欺骗神时，他们就立即倒毙了一样。我们的前辈在康士坦斯宗教会议上判了胡司约翰及其追随者耶柔米死刑，如今他们的异端是在路德身上复活了。因此，你们当效法先祖可敬佩的行为，我们深信怜悯的神不久之后就会释放他的教会。”

亲爱的基督徒读者们，这就是教皇反对路德的亲笔信。他们不停地叫嚣着：“异端！异端却拿不出任何证据；他们想要激怒国王和众亲王起来反对路德，也缺乏正当的理由。他们指控路德不顺服，其实他们何尝顺服过官长和法律呢？他们说路德掠夺贵族和平民的财产，但是谁都知道教皇才是最大的掠夺者。

亲王们的答覆现在，让我们来看看亲王们如何回复教皇的令谕。“尊贵可敬的亲王和神圣罗马帝国的各公国对教皇的使者答覆如下：我们知道因路德派的兴旺，许多人因路德的影响而濒临灭亡，为此，教皇的圣心非常忧愁，而将军、亲王们以及各阶层人士对此的忧虑并不下于教皇。既然罗马教廷的判决和皇帝反对路德的勒令如此紧急，为何却迟迟未能执行呢？因为我们担心，贸然执行教皇的令谕将会引起严重的后果。现在绝大多数的德国百姓都曾听说过，德国的许多悲惨事件和艰难者当归咎于罗马教廷，再加上读了路德的著作，对此说法更是深信不疑。我们若在此时严厉地执行教皇的判决和皇帝的勒令，百姓必然更加确信教廷在以往曾在德国造成许多恶行和祸害，破坏了福音的真理，恐怕将引起更大的混乱。因此，

我们认为教廷若不肯真诚地改变这些欺骗的行为，则教会人士和世人之间将永远无法达成真正的和谐，也就不能期望根除在德国的扰乱和争端。”

“现今惟一的对策是教皇阁下和皇帝陛下同意尽快召开自由的基督徒会议，可以在德国境内的斯特拉斯堡、门兹、科伦或麦次等交通便利之处尽快召开。在会议上无论教会人士或平民都可为着神的荣耀、信徒灵魂的健全和基督教会的公益，自由地发表意见或进谏忠言；即使他们所讲论的与教廷的看法相左，也不必担心会被控告。如此，人人都毋须奉承和谄媚，只要简单正直地发表他个人的看法。”

“此刻路德及其跟随者正居住在高贵的腓德烈亲王的领地内，我们将努力与这位萨克森亲王沟通，要求在这段期间，不许路德及其跟随者写书立说，更不可印行任何文字。我们也会尽力说明德国境内的传道人，不在讲道中论及此事，免得百姓陷入更深的误解中，也不可鼓励平民争论，以免引起祸端。让我们大家安心等候，让宗教会议来判决这次的宗教争论。”

“我们并请求大主教、主教和其他高级教士，在各人的教区内要指定有学识、熟知圣经的敬虔之士，诚恳而认真地教导普通传道人。若发现传道人犯了错，或发表有碍教廷声望的言论，他们仍要虔诚、温柔、谦卑地劝诫他们；若传道人态度顽强不听劝诫，也不停止他们的无知行为，则他们当受地方法令的禁止和刑罚，如此，就再也不会有人埋怨教廷轻视福音了。”

“众亲王和贵族们保证今后尽可能不出版新书，也不私下出售；若有任何书籍要陈列、出售或印行，都必须先由指定的敬虔、有学问和谨慎的人先细读过，经他们批准后，才可出版。”

“最后，关于神父结婚及教士离开修道的问题，民法对此无法裁决，应依教规处理，或剥夺其俸禄和特权，或受其他适当的处罚。”

现在，再回到路德的事迹，在路德隐居期间，卡洛罗斯坦安利为宗教大发热心，鼓励百姓拆毁殿中的偶像。路德知道后，斥责他行事急躁而无次序，又告诉他说当先除去心中的偶像，引导百姓到神面前得着救恩，凭信讨他的喜悦，再告诉百姓拜偶像是无益的，百姓受了教导后，偶像就不能再影响他们了，他们也自然会主动拆毁偶像。况且这事当由地方行政官来执行，凡事都有其次序和权柄，没有人可以凭己意胡作非为。

一如他的祷告满有能力，在讲道方面神也赐路德极大的恩典，当人们听他讲道时，都深深被他的话语所摸着。他的朋友曾问他为何讲道会如此有能力？他说：“我自己曾经历过重重试探，由此而产生了能力。”亲爱的读者们，没有一个属灵伟人是一蹴而成的，路德自幼年起，就受了许多艰苦和属灵的操练。路德的门生威勒斯希罗尼麦斯曾说过，他常常听路德说到自己曾经受过各种试探的攻击和困扰，只有贪婪的试探未曾遇过。

当我们传述圣徒们的生活事迹时，他们圣洁的生命、敬虔的美德以及神藉他们所施行的神迹奇事，往往那样打动我们的心。路德马丁一生的故事也是如此，一个穷修士从一所隐蔽的道院中爬出来，神设立他一人独自抵挡教皇、红衣主教和整个庞大的天主教会，承受人所难以忍受的攻击和憎恨。从来没有任何君王作过这样的事，也没有人胆敢如此计划，他完成了在他之前的众学者集中全力都无法达成的目的。这真是神奇妙的作为！就像大卫打败巨人歌利亚一样奇妙。路德传讲基督二十九年，仇敌始终不能伤他的毫发，若说路德一开头站起来反对教皇是个神迹，战胜教皇也是个神迹，那么他能在他的出生地安然离世更是一个神迹了！

最后的话

主后一五四六年，路德安然离世，享年六十三岁。麦莱赏曾在威腾堡对听众说他离世的经过：

“上星期三，二月十七日晚间，当路德马丁博士正在与朋友们热烈谈论时，痼疾复发，他于是回房休息，两个钟头后，腹痛更剧，他请睡在他房内的约拿医生请他孩子们的老师恩布罗斯来，替他在另一个房间内生火，他要在那里与曼斯菲特的阿伯特伯爵、他的妻子和其他亲友相聚，因他知道死亡已经临近了。”

“二月十八日上午九时，他敬虔地祷告，把自己交给神，他说：“天父，永远慈爱的神，祢向我显明祢的爱子，我们主耶稣基督。我认识了他，也向人传讲他；我爱他，因他是我的生命、健康和救赎；但那恶者却迫害、诽谤、伤害他。主！引导我的灵魂到你那里去。”

“此外，他又说了三遍：“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中。哦！真理的神阿！祢已经救赎了我！”“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人得永生。”然后，在祷告中，他无罪的灵魂平安地离开属地的躯体，回到神那里去。

(b) 德国遭受的普遍迫害 (Martin Luther)

德国遭受的普遍迫害主要是由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的学说和传教引起的。事实上，教皇对这位勇敢的改革家的成功是如此的恐惧，以至于他决定无论如何都要让皇帝查理五世（Charles V）参与把他们铲除的计划。

为此

1. 他给了皇帝 20 万克朗现钞。
2. 他承诺在六个月的时间内，或在竞选期间，保持一万两千英尺和五千匹马。
3. 他允许皇帝在战争期间获得帝国神职人员收入的一半。
4. 他允许皇帝将修道院的土地抵押为 50 万克朗，以协助对新教徒进行敌对行动。

在这样的推动和支持下，皇帝承担了铲除新教徒的任务。实际上，他自己对新教徒极其愤怒，为此，在德国、西班牙和意大利建立了一支强大的军队。

与此同时，信奉新教的王子们组成了强大的联盟，以抵御迫在眉睫的打击。一支强大的军队被召集起来，并向萨克森（Saxony）的选举人和黑森州（Hesse）的土地发出了命令。帝国军队由德国皇帝亲自指挥，整个欧洲的目光都集中在战争事件上。

最后军队会合，一场绝望的交战接踵而至，新教徒被击败，萨克森州的选举人和黑森州的土地都被俘虏了。

致命一击后接踵而至的是可怕的迫害，其严重程度足以认为流放是一种温和的命运，而隐藏在阴郁的树林里就是幸福。此时，洞穴是宫殿，岩石是羽绒之床，野根是美味佳肴。

那些被带走的人经历了地狱般的想象力所能发明的最残酷的折磨；他们的坚定不移表明，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可以克服一切困难，尽管存在各种危险，但却获得了殉难的桂冠。

亨利·沃斯(Henry Vos)和约翰·埃施(John Esch)被逮捕为新教徒，并接受了审讯。沃斯为自己和对方回答了一位牧师提出的一些问题，这位牧师根据地方法院的命令对他们进行审查。

牧师：几年前，你们不都是奥古斯丁（Augustine）修士吗？

沃斯：是的。

牧师：你怎么会离开罗马教会（the Church at Rome）的怀抱呢？

沃斯：因她行可憎之事。

牧师：你相信什么？

沃斯：在《旧约》和《新约》中（the Old and New Testaments）。

牧师：你们相信列祖的典章和众议会的律例吗？

沃斯：是的，如果他们同意圣经（Scripture）的话。

牧师：难道马丁路德没有引诱你们么？

沃斯：他引诱我们，就像基督（Christ）引诱使徒一样；也就是说，他使我们意识到我们身体的脆弱和我们灵魂的价值。

这次审讯已经足够，他们都被判了火刑。不久之后，他们就以那种男子汉般的毅力承受苦难，当他们接受殉难的皇冠时，他们就成了基督徒。

亨利·萨特芬（Henry Sutphen）是一位能言善辩而虔诚的传教士，他在半夜被从床上抬起来，被迫赤脚走了相当长的一段路，以致他的双脚被严重割伤。他想要一匹马，但他的随从们嘲讽地说：“给异教徒一匹马！不，不，异教徒可以赤脚走。”当他到达目的地时，他被判火刑；但在处决过程中，许多人侮辱他，因为在场的人不满足于他在火焰中所受的痛苦，以最可怕的方式砍伤了他。

在哈雷（Halle），许多新教徒被屠杀，米德尔堡（Middleburg）被风暴攻占，所有的新教徒都被用剑杀死，大量的新教徒在维也纳（Vienna）被烧死。

一个军官被派去处死一个牧师，当他来到牧师的家里时，他假装只是来拜访牧师的。牧师并不怀疑这是有意要虐待他的人，却以非常亲切的态度款待了他假想中的客人。一吃完饭，那个军官就对他的几个随从说：“把这个牧师绞死。”侍从们看到主人如此彬彬有礼，自己也大为震惊，以致不敢执行主人的命令。牧师说：“想想看，你的良心会留下怎样的刺痛，因为

这样做违反了待客之道。”但是，那个军官坚持要大家服从他的命令，而随从们则勉为其难地执行那该死的刽子手的职务。

彼得·斯宾格勒（Peter Spengler）是沙雷特（Schalet）镇的一位虔诚的神甫，他被扔进河里淹死了。在他被带到即将成为他坟墓的小溪岸边之前，他们把他带到集市上，好向人们宣告他的罪行。这些罪行是，不去弥撒，不忏悔，不相信化身。仪式结束后，他向人们作了一场最精彩的演讲，并以一首极具启发性的赞美诗结束了讲话。

一位信奉新教的绅士因为没有放弃自己的宗教信仰而被处以极刑，他兴高采烈地前往刑场。有一个修士来见耶稣，低声对他说：“你既不愿意公开发誓放弃你的信仰，就在我耳旁悄悄忏悔，我就赦免你的罪。”这位先生大声回答说：“不要麻烦我，神父，我已经向上帝忏悔了我的罪过，并通过耶稣基督的功绩获得了赦免。”然后他转向刽子手，说道：“让我不要纠缠这些人，履行你们的职责。”他的头一下子就被砍掉了。

沃尔夫冈·斯库赫(Wolfgang Scuch)和约翰·胡林(John Huglin)这两位值得尊敬的牧师被烧死，温登堡大学(University Of Wertembergh)的学生伦纳德·凯瑟(Leonard Keyser)也被烧死；巴伐利亚人乔治·卡彭特(George Carpenter)因拒绝放弃新教而被处以绞刑。

德国的迫害平息多年后，在 1630 年再次爆发，原因是瑞典国王和王子之间的战争。因为瑞典的王子信奉新教，因此德国的新教徒们拥护他的事业，这使得皇帝对他们大为恼火。

帝国主义者包围了瑞典人保卫的帕斯沃克（Passewalk）镇，对它发起了猛烈的攻势，并在当时采取了最恐怖的残酷行径。他们推倒教堂，烧毁房屋，掠夺财产，屠杀牧师，用刀杀死驻军，绞死镇民，掠夺妇女，使儿童窒息等等。

1631 年，马格德堡（Magdeburg）发生了一场最为血腥的悲剧。提利（Tilly）将军和帕本海姆（Pappenheim）将军在攻占了这座新教城市后，屠杀了两万多人，不分军衔、性

别和年龄，其中有六千人在试图逃过易北河（Elbe）时淹死。这场愤怒平息之后，剩下的居民被剥得一丝不挂，被狠狠地鞭打，耳朵被割掉，像牛一样被拴在一起，任其漂流。

霍克斯特（Hoxter）城被天主教军队占领了，所有的居民和守军都被虐杀。他们的房屋甚至被点燃，尸体也在火焰中被烧毁。

在格里芬伯格（Griphenberg），当帝国军队占上风时，他们把参议员们关在参议院会议厅里，用点燃的稻草把他们包围起来，让他们窒息而死。

弗朗亨达尔（Franhendam）在投降条款下投降了，然而居民们却像在其他地方一样被残酷地对待。在海德堡（Heidelberg），许多人被关在监狱里挨饿。

因此列举了萨克森蒂利伯爵（Count Tilly）麾下的帝国军队所使用的残暴行径。

半勒死人，再反复把人救活。在手指和脚趾上滚动锋利的轮子。用钳子夹大拇指。将最肮脏的东西塞到人的喉咙里，许多人因此窒息。把绳子紧紧地绑在头上，血从眼睛、鼻子、耳朵和嘴巴里涌出。将燃烧的火柴固定在手指、脚趾、耳朵、胳膊、腿甚至舌头上。将火放在他口中，他的头就被烧碎了。把一袋袋的火药绑在身体的各个部位，这样人就被炸死了。在肉质部分前后牵拉绳索。用刀尖在皮肤上做切口。用电线穿过鼻子、耳朵、嘴唇等。把新教徒的腿吊起来，头放在火上，用烟把他们熏干。一只胳膊挂着，直到脱臼。挂在肋骨上的钩子上。强迫人们喝到肚子胀破。在热烤箱里烘烤。把重物固定在脚上，用滑轮拉几下。绞刑、窒息、烤、刺、炸、绞、撕、撕、断骨头、撕肉、用野马撕、淹死、勒死、烧、烤、钉十字架、放毒、割舌头、鼻子、耳朵等等，锯断四肢、砍成碎片、拖着脚跟在街上走。

巨大的暴行将成为蒂利伯爵记忆中永远的污点，他不仅犯下罪行，而且还命令军队将其付诸实践。无论他走到哪里，最可怕的野蛮行径和残酷的掠夺都接踵而来。饥荒和大火是他

前进的标志，因为他把所有带不走的粮食都毁了，所有的城镇在他离开之前都被烧毁了。所以他征服的全部结果就是谋杀、贫穷和荒凉。

他们把一个年迈的牧师脱光衣服，从布绑在桌子上，把一只凶猛的大猫绑在他的肚子上。然后，他们刺痛和折磨这只猫，使得这只愤怒的动物撕开它的肚子，并啃食它的内脏。

另一位牧师和他的家人被这些没有人性的怪物抓走了；他们当着他的面强奸了他的妻子和女儿，他们把他幼小的儿子插在一根长矛上，然后用他的藏书把他包围起来，放火点燃，他就在火焰中吞没了。

在赫塞-卡塞尔（Hesse-Cassel），有些士兵进了一家医院，医院里主要是疯女人，当他们把所有可怜的人都脱光衣服时，他们让他们在街上跑来跑去，作为消遣，然后把他们全部处死。

在波美拉尼亚（Pomerania），帝国军队进入一个小镇，抓住所有的年轻妇女和十岁以上的女孩，然后把她们的父母围成一圈，命令她们一边唱诗篇，一边强奸她们的孩子，否则他们发誓以后要把他们切成碎片。然后，他们把所有有年幼孩子的已婚妇女都带走，并威胁说，如果她们不同意满足自己的欲望，就在她们为此而点燃的大火中当着她们的面烧了她们孩子。

一群蒂利伯爵的士兵，正碰上一群从斯特拉斯堡（Strassburg）大市场回来的巴塞尔（Basel）商人，打算包围他们，然而，除了十个人外，所有人都逃脱了，留下了他们的财产。那十个被掳去的人苦苦哀求他们的性命，兵丁却杀了他们，说：“你们是异教徒，没有钱，必须死。”

这些士兵还遇到了两位伯爵夫人，她们和几位年轻的小姐，其中一位的女儿，正乘着四轮马车散心。士兵们保住了他们的性命，但对他们进行了最大的猥亵对待，把他们都脱光了衣服，并让车夫继续前行。

在大不列颠（the Great Britain）的斡旋下，德国终于恢复了和平，新教徒几年来没有受到干扰，直到在普法尔茨（Palatinate）发生了一些新的骚动，从而引起了这些动乱：

多年以来，海德堡的圣灵大教堂（the Church of the Holy Ghost）一直是由新教徒和罗马天主教徒以这种方式平等享有的：新教徒在教堂的中殿或教堂内进行礼拜；罗马天主教徒在唱诗班举行弥撒。虽然这是自古以来的习俗，但普法尔茨的选举人，最后，决定不再忍受它，宣布，由于海德堡是他的居住地，圣灵教会他的主要城市的大教堂，神圣的服务应该只根据教会的仪式，他是其中的一员。接着，他禁止新教徒进入教堂，并让教皇占据整个教堂。

愤愤不平的人们向新教势力要求平反，这激怒了选举人，使他取消了海德堡教义问答。然而，新教势力一致同意要求满足，因为选举人的这种行为违反了《威斯特伐利亚条约》（the Treaty of Westphalia）的一条。英国、普鲁士（Prussia）、荷兰（Holland）等国的法院派代表去代表选举人的不公正行为，并威胁说，除非他改变对普法尔茨的新教徒的态度，否则他们将最严厉地对待罗马天主教的臣民。新教政权和选举人之间发生了很多激烈的争端，而以下事件又大大增加了这些争端：荷兰一位牧师的马车停在黑森州（Hesse）王子派来的居民门前，教皇偶然被抬到病人身边；车夫毫不在意，那些教皇身边注意到了的人，将他从马车里拉出来，并强迫他下跪，这种对待牧师家庭的公共的暴力行为受到所有新教代表的高度憎恨；为了加深这些分歧，新教徒们又向代表们提出了三条控诉。

- 1. 当局下令对所有拒绝向圣克里斯平（St. Crispin.）的群众捐款的新教鞋匠执行军事处决
- 2. 新教徒被禁止在教皇的圣日工作，即使是在收获的季节，一旦工作，会受到非常严厉的惩罚。这造成了极大的不便，并对公共事务造成了相当大的损害。
- 3. 几位新教牧师被剥夺了他们的教堂的所有权，借口是这些教堂最初是由罗马天主教徒建立的。

新教徒的代表们终于严肃起来，向选举人表示了他们的意愿，用武力迫使他做出他所不承认的事情。这种威胁使他清醒过来，因为他深知，对威胁他的强国发动战争是不可能的。因此，他同意将圣灵教堂的主体归还给新教徒。他恢复了海德堡的教义问答，让新教的牧师们重新拥有他们曾经被剥夺的教堂，允许新教徒们在教皇的圣日工作，并命令任何人不得因在教皇路过时不跪而受到骚扰。

他做这些事，是因为恐惧。但为了表达他对新教臣民的怨恨，在其他新教国家无权干涉的情况下，他完全放弃了海德堡，将所有的法院移至曼海姆（Mannheim），那里完全居住着罗马天主教徒。他又在那里建造了一座新宫殿，作为他的居所。在海德堡的罗马天主教徒的追随下，曼海姆成为了一个繁荣的地方。

与此同时，海德堡的新教徒们陷入了贫困，他们中的许多人变得如此痛苦，以至于离开了自己的祖国，到信奉新教的国家寻求庇护。在安妮女王（Queen Anne）时代，大量的移民来到英国，受到了热情的接待，并得到了公共和私人捐赠的最人道的援助。

1732 年，超过 3 万名新教徒被赶出萨尔茨堡（Salzburg）大主教辖区，这与《威斯特伐利亚条约》背道而驰。他们在隆冬离开，衣不御寒，食不果腹，并且无权携带任何物品离开。由于这些穷人没有得到那些可以让他们得到补偿的国家的公开拥护，他们移民到不同的

新教国家，在那里定居下来，在那里他们可以行使自己的宗教自由，而不会伤害他们的良知，并从教皇迷信的束缚和教皇暴政的枷锁中解脱从而自由生活。



第 10 章：德国的普遍迫害

德国的普遍迫害主要是由马丁路德的教义和牧师煽动起来的。事实上，教皇被这位勇敢的改革者的成功吓坏了，他决定让皇帝查理五世参与试图消灭他们的计划。为此

1. 他给了皇帝二十万克朗的现钱。
2. 他承诺在六个月的时间里，或者在一次战役中，将维持一万两千名步兵和五千名骑兵。
3. 他允许皇帝在战争期间获得帝国神职人员收入的一半。
4. 他允许皇帝以五十万克朗抵押修道院的土地，以协助对新教徒的敌对行动。

在这样的推动和支持下，皇帝着手消灭新教徒，事实上，他本人对新教徒也特别愤怒。为此，他在德国、西班牙和意大利动用了一支强大的军队。

与此同时，新教诸侯组成了一个强大的联盟，以抵御即将到来的打击。一支强大的军队被召集起来，指挥权交给了萨克森选帝侯和黑森侯爵。帝国军队由德意志皇帝亲自指挥，整个欧洲的目光都投向了这场战争。

最后，双方军队发生冲突，一场殊死搏斗之后，新教徒被打败，萨克森选帝侯和黑森侯爵都成了俘虏。这次致命的打击之后是一场可怕的迫害。迫害之严厉，以至于流放可能被认为是一种温和的命运，而躲在凄凉的树林里则被认为是一种幸福。在这样的时代，山洞就是宫殿，岩石就是羽绒床，野菜就是美味佳肴。

那些被俘的人经历了地狱想象力所能创造出的最残酷的折磨。他们的坚守证明，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可以克服一切困难，战胜一切危险，获得殉道的桂冠。

亨利-沃斯和约翰埃施作为新教徒被捕，被带去接受审问。弗斯代表自己和另一个人回答了一名牧师提出的一些问题，牧师奉地方法官之命对他们进行了审问。

牧师几年前，你们不都是奥古斯丁修士吗？ 沃斯是的。 牧师你怎么会离开罗马教会的怀抱？ 沃斯因为她的可恶 牧师你相信什么？

Voes.在《旧约》和《新约》中。

牧师你相信教父的著作和大公会议的法令吗？ 沃斯是的，如果它们与圣经一致的话。 牧师难道马丁-路德没有引诱你们俩？

沃斯。他引诱我们的方式甚至与基督引诱使徒的方式如出一辙；也就是说，他让我们意识到我们身体的脆弱和我们灵魂的宝贵。

这一审查就足够了。他们两人都被判处火刑，不久之后便以基督徒在接受殉道桂冠时所表现出的那种男子汉的坚毅精神受尽折磨。

亨利- 萨特芬是一位能言善辩、虔诚的传教士，他半夜被人从床上拉起来，被迫赤脚走了很长一段路，他的脚被划伤得很厉害。他想要一匹马，但售票员嘲笑他说："一匹马给一个异教徒！不，不，异教徒可以光着脚走"。当他到达目的地时，他被判处焚刑。但在行刑过程中，他受到了许多侮辱 因为他的俘虏们并不满足于他在火焰中的遭遇他们用最可怕的方式砍他，割他。

许多人在哈勒被杀害；米德尔堡被攻占后，所有新教徒都被处以刀刑，大量新教徒在维也纳被烧死。

一名军官被派去处死一名牧师，当他来到牧师家时，假装只是来拜访他。牧师并没有怀疑他的残忍意图，而是非常热情地招待了他假想的客人。晚餐一结束，军官就对他的几个随

从说：把这个牧师带走，吊死他。随从们见状大惊失色，迟迟不敢执行主人的命令。牧师说："想想你们的良心会受到多大的伤害吧，就因为你们这样违反了待客之道。"然而，官员坚持要大家服从命令，随从们不情愿地执行了刽子手的可怕任务。

沙莱特镇的虔诚牧师彼得斯宾格勒被扔进河里淹死了。在他被带到即将成为他坟墓的河边之前，他们把他带到了集市上，宣布他的罪行：不做弥撒、不忏悔、不相信圣体。仪式结束后，他向人们做了一次非常精彩的演讲，最后还唱了一首感人至深的赞美诗，非常具有教育意义。

一位新教绅士因为没有放弃自己的信仰而被下令斩首，他兴高采烈地前往行刑地点。一位修士走到他面前，用低沉的语调对他说："既然你极不情愿公开放弃你的信仰，那就在我耳边低声忏悔吧，我将赦免你的罪过。这位先生大声回答道："不要麻烦我，修士，我已经向上帝忏悔了我的罪过，并通过耶稣基督的功德获得了赦免。"然后他转身对刽子手说："不要让这些人纠缠我，履行你的职责吧。刽子手当即一刀砍下了他的头颅。

沃尔夫冈-斯库奇（Wolfgang Scuch）和约翰-休克林（John Huglin）这两位出色的牧师被烧死，韦腾堡大学的学生伦纳德-凯瑟（Leonard Keyser）也被烧死；巴伐利亚人乔治-卡彭特（George Carpenter）因拒绝悔改新教而被绞死。

德国的迫害平息了许多年，但在 1630 年再次爆发，原因是皇帝与瑞典国王之间发生了战争，因为瑞典国王是一位新教王子。因此，德国的新教徒支持他的事业，这大大激怒了皇帝。

帝国主义者围攻了帕塞沃克镇（瑞典人防守该镇），并对其发动了猛烈的攻击，犯下了骇人听闻的暴行。他们拆毁教堂，烧毁房屋，掠夺财产，屠杀牧师，将守军处死，绞死镇民，蹂躏妇女，闷死儿童，等等等等。

1631 年，马格德堡发生了一场最血腥的悲剧。蒂利（Tilly）和帕彭海姆（Pappenheim）将军围攻并用暴风雨征服了这座新教城市，两万多人不分贵贱、性别和年龄在屠杀中被杀，六千人在试图逃过易北河时被淹死。暴乱平息后，剩下的居民被剥光衣服，严刑拷打，割掉耳朵，然后像牛一样被锁在一起，随波逐流。

教皇的军队征服并占领了霍克斯特镇，所有居民和守军都被处死；房屋甚至被放火焚烧，尸体在火焰中化为灰烬。

在格里芬堡，当帝国军队取得胜利时，他们把元老院的议员们关在元老院的会议厅里，用点燃的稻草围住会议厅，让他们窒息。

弗兰亨达尔根据投降书投降了，但居民和其他地方的居民一样遭到残酷对待；在海德堡，许多人被关在监狱里挨饿。

帝国军队在萨克森州蒂利伯爵的领导下所使用的残酷手段就列举如下：

半掐住人的脖子，又反复把人掐回来。在手指和脚趾上滚动锋利的轮子。用钳子夹住拇指。把最肮脏的东西塞进喉咙，许多人因此窒息。用绳子紧紧缠住头部，以至于鲜血从眼睛、鼻子、耳朵和嘴里涌出。把燃烧的火柴绑在手指、脚趾、耳朵、胳膊、腿上，甚至舌头上。将火药放入口中点燃，将头部炸得粉碎。把装有火药的袋子绑在身体的各个部位，这样人就会被炸死。将绳索前后穿过肉体部位。用匕首和刀子在皮肤上割开伤口。用电线穿过鼻子、耳朵、嘴唇等部位。把新教徒的双腿吊起来，把他们的头放在火上，用烟熏干。用一只胳膊吊起来，直到脱臼。用钩子吊住肋骨。强迫人们喝酒，直到喝得酩酊大醉。把许多人放在热炉中烘烤。把重物固定在脚上，用滑轮把几个人拉起来。吊死、闷死、烤死、刺死、炸死、架死、蹂躏、撕开、折断骨头、刮掉皮肉、用野马撕咬、淹死、勒死、烧死、烤死、钉死、浸死、毒死、割掉舌头、鼻子、耳朵等、锯掉四肢、砍成碎片、用脚后跟拉着穿过街道。

蒂利伯爵不仅犯下了这些罪行，甚至还指挥军队实施了这些暴行，这些残暴行径将成为他记忆中永远的污点。他所到之处，最可怕的野蛮行径和最残酷的掠夺随之而来：饥荒和大火是他前进的标志：因为他毁掉了所有带不走的粮食，在离开之前烧毁了所有城镇；所以他征服的全部结果就是谋杀、贫穷和荒凉。

他们剥光了一个虔诚的老人的衣服，把他仰面绑在一张桌子上，在他的肚子上绑了一只凶猛的大猫。然后，他们用刺和折磨的方式让猫愤怒地撕开他的肚子，啃咬他的肠子。

还有一位大臣和他的家人被这些毫无人性的怪物抓走了。他们当着他的面强奸了他的妻子和女儿；用长矛刺穿了他年幼的儿子，然后把他和他的整个藏书室包围起来。他们放火焚烧了这些书籍，他在火焰中被烧死。

在黑森-卡塞尔（Hesse- Cassel），一些军队进入了一家医院，里面住的主要是疯女人，他们把所有可怜人的衣服都剥光，让她们在街上跑来跑去，以消遣时间，然后把她们都处死了。

在波美拉尼亚，一些帝国军队进入一个小镇，抓住所有年轻妇女和十岁以上的女孩，然后把她们的父母围成一圈，命令他们一边唱诗篇，一边强奸自己的孩子，否则就发誓事后要把他们碎尸万段。然后，他们带走了所有有年幼孩子的已婚妇女，并威胁说，如果她们不同意满足他们的淫欲，就把她们的孩子当着她们的面放在他们为此目的点燃的大火中烧死。

一队蒂利伯爵的士兵遇到了一队从斯特拉斯堡大市场返回的巴塞尔商人，试图包围他们。被俘的十个人苦苦哀求活命，但士兵们却杀了他们，说：你们必须死，因为你们是异教徒，没有钱。同一批士兵遇到了两位伯爵夫人，她们和其中一位伯爵夫人的女儿们正在马车里呼吸新鲜空气。士兵们饶了她们一命，却对她们极其猥亵，把她们都剥得一丝不挂，然后让马车夫继续赶路。

在英国的斡旋和调停下，德国终于恢复了和平，新教徒几年来一直没有受到任何骚扰，直到帕拉茨地区爆发了一些新的骚乱：海德堡的圣灵大教堂多年来一直由新教徒和罗马天主教徒以这种方式平分：新教徒在教堂的中殿或主殿做礼拜，罗马天主教徒在唱诗班做弥撒。虽然自古以来就有这样的习俗，但普法尔茨选帝侯最终还是决定不再容忍这种做法。他宣布，由于海德堡是他的居住地，而圣灵教堂是他的主要城市的大教堂，因此只能按照他所加入的天主教会的仪式进行圣礼仪式。于是，他禁止新教徒进入教堂，并让教皇派占据了整个教堂。

受到伤害的人们向新教列强要求补偿，这让选帝侯非常恼火，于是他废除了《海德堡教义》。英国、普鲁士、荷兰等国的法院都派代表去见选帝侯，指出他的做法不公正，并威胁说，除非他改变对普法尔茨新教徒的态度，否则他们将以最严厉的手段对待他们的罗马天主教臣民。新教势力和选帝侯的势力之间发生了许多激烈的争执，下面的事件更是大大加剧了这些争执：荷兰公使的马车停在黑森王子派来的驻地门前。马车夫丝毫没有注意到这一点，那些随从看到后，把他从车厢里拉出来，强迫他下跪。所有新教议员都对这种暴力对待公共牧师的行为深恶痛绝；为了加剧分歧，新教徒又向议员们提交了三份控诉书。

1. 下令对所有拒绝为圣克里斯平弥撒捐款的新教徒鞋匠执行军事处决。
2. 新教徒被禁止在教皇的圣日工作，即使在收获季节也是如此，并受到非常严厉的惩罚，这造成了极大的不便，并严重影响了公共事务。
3. 几位新教牧师被剥夺了他们的教堂，借口是这些教堂最初是由罗马天主教徒创建和建造的。

新教代表们终于把这种冒犯看得如此严重，以至于他们暗示选帝侯，应该用武力迫使他们为他们的陈述伸张正义。这一威胁使选帝侯理智起来，因为他深知不可能与威胁他的强国开战。因此，他同意将圣灵教会的主体归还给新教徒。他恢复了海德堡教义，让新教牧师重

新拥有被剥夺的教堂，允许新教徒在教皇的圣日工作，并下令任何人不得因在主人经过时不下跪而受到骚扰。

他这样做是出于恐惧。但在新教国家无权干涉的其他情况下，为了表示对新教臣民的不满，他完全放弃了海德堡，把所有的法院都迁到了完全由罗马天主教徒居住的曼海姆。他还在那里修建了一座新的宫殿，并将其作为自己的居住地；在海德堡罗马天主教徒的追随下，曼海姆成为了一个繁荣的地方。

在此期间，海德堡的新教徒陷入了贫困，许多人不堪忍受，离开了自己的祖国，到新教国家寻求庇护。安妮女王时期，许多新教徒移居英格兰，并受到热情接待。他们受到了最人道的欢迎，得到了公共和私人的捐助。

1732 年，超过三万名新教徒违背《威斯特伐利亚条约》，被流放至萨尔茨堡大主教区。他们在隆冬时节逃亡，身上的衣服几乎不够穿，没有任何补给，更没有获准带走任何东西。这些可怜人的事业没有得到能够为他们伸张正义的国家的公开支持，于是他们移居到各个新教国家，在那里定居下来，他们可以在不伤害良心的情况下自由地信奉宗教，摆脱教皇迷信和 暴政的束缚。



第 11 章：荷兰的迫害情况

福音之光成功地传遍了荷兰。教皇唆使皇帝开始迫害新教徒。结果，成千上万的人在迷信的恶意和野蛮的偏执中殉教，其中最著名的有以下几位：温德利努塔[Wendelinuta]是一位虔诚的新教寡妇，因其宗教信仰而被捕。几名修道士努力劝说她悔改，但没有成功。由于劝说无效，她的一位熟识的罗马天主教女士要求进入关押她的地牢。她答应尽最大努力劝说囚犯放弃改教。当她获准进入地牢时，她竭尽全力完成了任务，但她的努力毫无结果。她说：亲爱的温德利努塔，如果你不愿意接受我们的信仰，至少要把你所信奉的东西藏在自己的心里，并努力延长你的生命。寡妇回答说："夫人，你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因为我们用心相信是为了义，而用舌头忏悔是为了得救。"由于她坚决拒绝忏悔，她的财产被没收，并被判处焚刑。在行刑的地方，一个修道士拿着十字架对着她，命令她亲吻十字架并敬拜上帝。她回答说："我崇拜的不是木神，而是天上永恒的神。"随后，她被处死，但通过前面提到的罗马天主教女士，她被允许在被烧死之前被勒死。

两名新教牧师在科伦被烧死；一个名叫尼古拉斯的安特卫普商人被绑在麻袋里，扔进河里淹死了。皮斯托瑞斯[Pistorius]是一名博学的学生，他穿着一件傻瓜的外套被运到一个荷兰村庄的集市上，然后被付之一炬。

16 名新教徒被判处斩首，一名新教牧师奉命参加行刑。这位先生非常得体地履行了他的职责，劝说他们悔改，并以救赎主的仁慈安慰他们。十六个人刚被砍头，地方官就对刽子手喊道："还有一刀，你必须砍掉牧师的头；他死的时机再好不过了，因为他口中有这么

好的戒律，面前有这么可敬的榜样”。他就这样被斩首了，尽管连许多罗马天主教徒自己都谴责这种背信弃义和不必要的残忍行为。

乔治·舍特[George Scherter]是萨尔茨堡的一名牧师，因为向羊群传授福音知识而被捕入狱。在狱中，他写下了自己的信仰忏悔；不久之后，他被宣判有罪，先是被砍头，后被烧成灰烬。在前往刑场的路上，他对旁观者说：为了让你们知道我死的时候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我将给你们一个记号。这句话确实以一种最奇特的方式得到了验证；因为在他的头被砍下后，尸体腹部着地躺了一小会儿，突然转为仰面朝天，这时右脚跨过左脚，右臂也跨过左臂：就这样一直保持到被付之一炬。

在卢维亚纳，一位名叫珀西纳尔[Percinal]的博学者在狱中被谋杀。贾斯图斯英斯帕格因藏有路德的布道书而被斩首。

吉尔斯蒂尔曼是布鲁塞尔的一名裁缝，他是一个极富人性和虔诚的人。他曾作为新教徒被捕，僧侣们曾多次劝说他改邪归正。有一次，他意外地获得了一次越狱的良机，有人问他为什么不利用这次机会。他回答说：我不想给看守们造成太大的伤害，因为如果我离开了，他们一定会为我的缺席做出补偿”。当他被判处焚烧时，他热切地感谢上帝给了他一个机会，通过殉教来荣耀他的圣名。在行刑的地方，他看到了大量的火炭，他希望把其中的主要部分分给穷人，他说：“少量的火炭就足以把我烧死。刽子手提议在点火之前掐死他。但他不同意

，并告诉刽子手他藐视火焰；他死得非常镇定，似乎几乎没有感觉到火焰的影响。

1543 年和 1544 年，迫害以最猛烈、最残酷的方式在整个佛兰德斯肆虐。一些人被判处永久监禁，另一些人被判处永久流放；但大多数人被处以死刑，有的被绞死，有的被淹死，有的被关禁闭，有的被烧死，有的被活埋，有的被架上酷刑折磨。

约翰-德-博斯坎[John de Boscane]是一位热心的新教徒，他因信仰原因在安特卫普市被捕。在受审时，他坚定地宣称自己信奉改革宗教，因此立即被判处死刑。然而，地方法官不敢公开处死他，因为他慷慨大方，深受民众爱戴，几乎人人都爱戴他平和的生活和模范的虔诚。于是决定私下处决他，并下令将他淹死在监狱里。刽子手照办，把他放进一个大浴盆里；但博斯坎挣扎着，把头露出水面，刽子手用匕首在他身上刺了好几处，直到他死去。

大约在同一时间，另一位新教徒约翰-德-布瓦松[John de Buisons]被秘密逮捕，并在安特卫普被私下处决。当时安特卫普的新教徒人数众多。由于这名囚犯很受人尊敬，地方官担心会发生叛乱，因此下令将他斩于狱中。

公元 1568 年，有三个人在安特卫普被捕，他们分别叫斯科布兰特、胡斯和库曼斯。在被监禁期间，他们表现得非常坚忍和开朗，承认上帝之手显现在他们所遭遇的一切中，并在上帝的旨意面前俯首称臣。在给一些值得尊敬的新教徒的书信中，他们用下面的话表达了自己的观点："既然全能者的旨意是让我们为他的名受苦，为他的福音受迫害，我们就忍耐顺从。在这个时刻，我们是喜乐的；虽然肉体可能会反抗灵，听从老蛇的建议，但福音的真理会阻止这样的建议。基督必挫伤蛇的头。我们在囚禁中不会失去安慰，因为我们有信心。我们不惧怕苦难，因为我们有盼望；我们宽恕敌人，因为我们有仁慈。不要为我们担忧，因为

我们因上帝的应许而在监禁中快乐。我们以被捆绑为荣，以配为基督的缘故受苦为乐。我们渴望的不是被释放，而是得到坚忍的祝福。我们所求的不是自由，而是坚忍的力量；我们不希望我们的处境有任何改变，只希望我们头上戴上殉道的冠冕”。

斯科布兰特先被传唤受审，由于坚持自己的信仰，他被判处死刑。回到监狱后，他恳切地请求狱卒不要让任何修士接近他，他说：他们对我没有任何好处，反而会极大地打扰我。我希望我的救赎已经在天堂封印

，我坚信基督的宝血已经洗净了我的罪孽。现在，我将脱下这泥土的外衣，穿上永恒荣耀的长袍，在它的天光照耀下，我将摆脱一切错误。我希望自己能成为教皇暴政的最后一位殉道者，已经流出的鲜血足以解教皇残暴的饥渴；基督的教会能在这里得到安息，就像他的仆人们以后会得到安息一样。行刑当天，他悲痛地离开了狱友。在火刑柱前，他虔诚地念诵主祷文，吟唱《第四十首诗篇》。最后，他将自己的灵魂交给了上帝

。他被活活烧死。

不久，胡斯死于狱中；库曼斯因此写信给他的朋友们：我现在失去了我的朋友和同伴；斯科布兰特殉道了，胡斯也死了。但我并不孤单，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神与我同在，他是我的安慰，也将是我的奖赏。

求上帝坚固我到底，因为我每时每刻都在期待着脱离这泥土的居所。

在受审时，他坦然承认自己信奉改革宗教，以男子汉的坚毅回答了对他的每一项指控，并用福音书证明了他回答中的圣经部分。法官告诉他，唯一的选择是翻供或死刑；最后他问

道："你愿意为你所信奉的信仰而死吗？库曼斯回答说："我不仅愿意死，而且愿意为此遭受最痛苦的折磨；之后，我的灵魂将在永恒的荣耀中得到上帝亲自的确认。被判死刑后，他愉快地前往行刑地点，带着最男子汉的坚毅和基督徒的顺从死去。

拿骚的威廉成为了背叛的牺牲品，在他五十一岁的时候，被勃艮第省朗什-康普特[RancheCompte]人贝尔塔萨-杰拉德[Beltazar Gerard]暗杀。这个杀人犯因为杀死了西班牙国王的敌人和天主教的敌人，希望在此地和来世都能得到奖赏

，于是他决心消灭奥兰治亲王。他弄到了枪支，在奥兰治亲王穿过王宫大殿去用晚餐时监视他，并索要护照。奥兰治公主发现刺客说话的声音空洞而混乱，便询问他的身份，说她不喜歡他的长相。王子回答说，这是一个需要护照的人，他马上就会拿到护照。

晚饭前没有发生任何事情，但在晚饭结束后，王子和公主从同一个大厅返回时，刺客站在一根柱子旁尽量隐蔽，向王子开枪，子弹从左侧射入，从右侧穿过，伤及胃部和重要器官。王子受了伤，只说了一句"主啊，请怜悯我的灵魂，怜悯这些可怜的人"，就立即死去了。

由于奥伦治亲王的死，整个联省都在哀悼；刺客被立即抓获，并被判处最严厉的死刑。然而，他是如此的热情，或者说是愚蠢，当他的肉被烧红的钳子撕裂时，他冷静地说：如果我是自由的，我会再次做出这样的行为。奥兰治王子的葬礼是低地国家有史以来最隆重的，也许人们对他的死感到最真挚的哀悼，因为他身后留下了他当之无愧的角色，即他的人民之父。

总之，在佛兰德斯的不同地方，许多人被杀害；特别是在瓦朗斯城，57 名主要居民因拒绝接受罗马人的迷信而在一天之内被屠戮殆尽。许多人在囚禁中受尽折磨，直到因地牢的炎热而死亡。



第 12 章：上帝的真仆人和殉道者威廉 (William Tyndale)

威廉·丁道尔 (William Tyndale, 又译廷岱勒、丁道尔、丁铎、廷德尔, 1494 年 – 1536 年) 是 16 世纪著名的基督教学者和宗教改革先驱, 被认为是第一位清教徒。

在丁道尔的时代, 罗马天主教教廷只允许拉丁文圣经[1], 不容许私自翻译, 并且只有神职人员可以拥有和诠释圣经。当时只有唯一的一本圣经译本(拉丁文武加大译本), 一切神学和敬虔的准则均源於它。这种情况, 实在是身处在二十一世纪的基督徒难以想像的。英国当时只有一本拙劣的英文圣经(威克里夫译本), 且是极其艰难才能得到。因着当权者的迫害, 圣经只能从之地下渠道流传, 信徒要小心谨慎、秘密地传阅它。威廉丁道尔就是在这背景出现, 他留下来的遗产, 永远改变英语世界的人所阅读的圣经。丁道尔主张应该让普通老百姓都可透过读圣经来认识神, 决心把圣经译成英文, 于是被诬陷为异端, 后来在比利时被杀害。

丁道尔是第一个把原文本圣经译为现代英语的圣经翻译家。后来著名的钦定版圣经有百分之九十采用了他的译本。2002 年, 丁道尔被英国广播公司选为最伟大的 100 名英国人。

早年

丁道尔出生于英国格洛斯特郡附近的一个村庄。他颇具语言天赋, 母语为英语, 但能操流利法语、希腊语、希伯来语、德语、意大利语、拉丁语和西班牙语。1515 年 7 月, 不到 21 岁便已考取到牛津大学文学硕士的学位。1521 年, 他获授圣职, 成为罗马天主教的教士。丁道尔一生从没结婚, 也没有自己的家庭。他虽然精通七种语言, 包括希伯来文和希腊文, 却从未在学术界占一席位。实际上, 他一生唯一一份较为稳定的工作, 就是在英国 格洛斯特郡中, 做朋友约翰·沃尔什孩子的教师。

毕业之后，丁道尔可能继续在剑桥大学攻读额外的课程。丁道尔在一五一五年在牛津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後，就转往剑桥大学。那时，伊斯拉姆刚好完成了他的希腊文新约圣经的第一版。丁道尔在那里认识了汤姆宾尼。宾尼买了一本伊斯拉姆的希腊文新约，神的话振奋了宾尼，使他那夥被罪压得透不过气来的心得着安慰和平静。研读神的话同样叫丁道尔的生命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内心不期然产生一份炽热的渴望，要把圣经译成英文。丁道尔宣称：「如果神留存我的生命，宁愿把此生的年日，全花在教导农村孩子认识神的话。」这项神圣的使命，成为丁道尔一生的信念，更成为一股不能止息的热诚。藉着伊拉斯谟的希腊语及拉丁语行间对照新圣经文本之助，丁道尔无疑有机会学会翻译的技巧。

禁译

当时德国天主教因马丁·路德的活动而陷入一片混乱，而英国仍然是个天主教国家，尽管英语是一般人用的常用语言，所有形式的教育却采用拉丁语传授。教堂使用拉丁语，圣经也是用拉丁语写成的。（直到 1534 年，亨利八世终于跟罗马教廷决裂，情况才有所改变）。然而，人们除非受过良好教育，否则就无法阅读这部拉丁语圣经。丁道尔在与贵族和神职人员的交谈中，发现那些神职人员对圣经的无知和不重视，到了可惊的程度。丁道尔反思：为什么英国人不能够有一部英语圣经？为什么他们连读圣经的自由也没有？

起初，丁道尔尝试藉着教会之类的合法途径来进行这项工作。1523 年，他来到伦敦，会见伊斯拉姆的朋友伦敦主教滕斯托尔，提出请求，准他将圣经译成英语。主教对这位年轻学者希腊文修养之高，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然而他害怕雇用这位著名的宗教改革者所带来的後果，因而婉拒了他。丁道尔後来回忆与滕斯托尔主教见面时的情形，称他为「背信弃义的伪君子」。

丁道尔需要获得滕斯托尔授权，然后他才可着手翻译圣经。因为牛津 1408 教会会议的条文——即牛津宪法——载有一条禁令，就是除非获主教批准，否则不准将圣经译成通俗的语文，也不准人阅读这些圣经译本。许多称为罗拉德派的巡回传教士违反了这条禁令，结果他们被视为异端而遭活活烧死。罗拉德派阅读和分发约翰·威克里夫的圣经，这是一部从《通俗译本》译成的英语圣经译本。丁道尔感到时机成熟，希望为教会和英国人民，从希腊语原文译成一部可靠的英语圣经新译本。

学识丰富的滕斯托尔主教曾大力支持伊斯拉姆的翻译工作。丁道尔为了向滕斯托尔证明自己的翻译技能，以求得到他的允许，于是翻译了伊索克拉底的一个演说，这是一篇艰涩的希腊文本。丁道尔以为滕斯托尔会接纳并资助他翻译圣经的建议，结果失望而回。

反对声音

丁道尔带介绍信求见滕斯托尔，却被拒诸门外。因此，丁道尔直接致函约见滕斯托尔。滕斯托尔最后来有没有接见他，后人不得而知。但滕斯托尔的回覆是：“这里没有地方。”

在伦敦待了一年之后，丁道尔最后说：“我主在伦敦的皇宫没有地方翻译新约圣经，在全英国……也没有地方可以做这件工作。”事实上，当时马丁·路德的活动已引起了教会的反响，在这种气氛底下，英国没有印刷商敢印制英语圣经。因此，丁道尔在 1524 年横渡英吉利海峡，逃往欧洲大陆译经，从此再也没有回来。

滕斯托尔故意冷待丁道尔，其原跟当时教廷的取向有关。马丁·路德在欧洲大陆进行的宗教改革运动使天主教会深感不安，于是教会在英国作出反响。1521 年，英王亨利八世颁下了一篇措辞凌厉的专文，一面抨击马丁·路德，一面为教会辩护。教皇投桃报李，将“保教功臣”的尊号授予亨利。亨利属下的枢机主教沃尔西也积极参与其事，他把马丁·路德非法运进

英国的书籍通通毁去。身为忠于教皇、国君和枢机主教的天主教主教，滕斯托尔觉得有义务要堵住一切对叛徒马丁·路德表现同情的人，而丁道尔正是最受嫌疑的人物。

关于丁道尔所遭受的反对，从他跟一名崇奉教皇的罗马天主教学者所发生的辩论已可见一斑。这名高级教士说：“我们宁可没有天主的律法，也不能没有教皇的律法。”丁道尔回应道：‘我鄙视教皇和他所定的一切律法。上主若保全我的性命，不多年后，我便会使耕田的童子对圣经的认识过于你所知。’

滕斯托尔不敢违背英国在一四零八年颁布的英文圣经禁制令。自禁制令发出后，社会上出现了一个罗拉德党，党徒们互相传阅威克里夫所翻译的英文圣经手抄本，他们中间不少党徒因违背禁制令而遭受迫害和被杀害。教会领袖为何极力反对把圣经译成英文？首先，罗拉德党徒均是一些贩夫走卒，例如：纺织工人、补鞋匠、成衣匠、普通工人和匠人。他们学识不高，只能阅读一些简单的英文书，教会领袖认为把圣经放在这些人手中是非常危险的。在教会领袖的心目中，容许一般平民百姓拥有独立思想和信仰，定会引起叛乱和暴动。此外，罗拉德党徒还反对罗马天主教会所颁布的和「变质说」和「炼狱」等教义，因此被视为异教徒。教会领袖深信圣经如被译成各地方言，到时人人都能读到圣经，无疑会加速异端邪说的出现。

丁道尔承袭了威克里夫和罗拉德党的传统，然而他的目标是改善圣经翻译。丁道尔对圣经翻译有两方面非常重要的贡献：第一，威克里夫的圣经是从拉丁文武加大译本翻译过来的，丁道尔则直接从原文（即希伯来文和希腊文）翻译；第二，丁道尔采用最新发明的印刷术来印制大量圣经，使圣经在英语世界的人中间大为普及。

神的逃犯

祈纳频称丁道尔为「第一名清教徒」，这不单是因为他把圣经放在首要位置，更是因为他敢挑战禁制令，不惜以身试法，冒着生命危险来推动宗教改革的进程。除此之外，他成功地在信徒中间，建立起有力的支持系统。丁道尔的活动范围多环绕在一些繁忙的港口，如英国的布里斯托和伦敦、比利时的安特卫普和德国的汉堡。他常与各地的商人、水手和贩卖圣经和宗教书籍的小书商来往，原来当时不少书商已把路德和其他宗教改革者的著作偷运到英国出售。

丁道尔被滕斯托尔主教拒绝後，便回到这些新认识的朋友中间，他们助他渡过英伦海峡到欧洲大陆。从此以後，他再没有机会回到自己的家乡。以後十多年的日子，他过着东躲西藏的生活来逃避胡西枢机主教的爪牙。他的日子备尝艰苦：遭诽谤、被人出卖、遇到海难的危险，最终还赔上自己的性命，为主殉道。然而在苦难中，他仍然尊心一致，全然投入圣经翻译的工作。与此同时，他的生命却流露出无限的光辉，连他的敌人也不得不佩服他。汤姆摩尔把他赛类为「一个生活严谨、用功好学、熟识圣经的人。他的面貌和他传讲的道，均散发着圣洁的光芒。」

一五二五年初，丁道尔已译毕新约圣经，并准备付印。一名德国科隆印刷商正着手印刷马可福音时，却遭到官方逮捕。心血遭此破坏虽然叫人泄气，却打消不了丁道尔的决心，他转移到莱恩河上游的沃尔姆斯市。在那里，一名印刷商终於成功地印制了六千本丁道尔新约圣经。丁道尔的译本依照路德在一五二二年出版的德文版圣经的经卷次序。他在维滕贝尔格逗留数月时遇见了路德，但他对丁道尔有何影响却无法知道。

汤姆摩尔称丁道尔为「英国异教徒的头头、路德的同党。」丁道尔否认这指控，他一生另辟蹊径，独自追寻自己改革的路。无疑，在因信称义、神的恩典是至高无尚的、圣经无误等基要教义上，丁道尔确是与路德立场一致。但在其它的问题，如圣餐时所领受的饼和葡萄汁会否变质、信徒成圣等观点上，丁道尔较接近瑞士和德国南部宗教改革者的立场。

流亡德国

丁道尔携带他的珍贵书籍到德国逃难。他身上只有 10 英镑。这笔钱是他的朋友，伦敦一名颇具影响力的商人汉弗莱·蒙茅斯的好意馈赠。当时这笔钱差不多够他印制计划翻译的希腊语圣经。后来蒙茅斯被逮捕，被控协助丁道尔及涉嫌支持马丁·路德的罪名。审讯之后，他被收押在伦敦塔。直至他向枢机主教沃尔西请求特赦才获释。

有些证据显示，丁道尔很可能在汉堡住了一年，也可能在威登堡大学 (University of Wittenburg) 受教于马丁·路德，直接从希伯来和希腊原文翻译圣经。虽然在对蒙茅斯的指控中说 丁道尔见过马丁·路德，但他有没有跟马丁·路德会面，目前仍不能肯定。然而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当时丁道尔正埋头苦干翻译希腊语圣经。丁道尔把付印这件重任交托在科隆的彼得·昆内尔办理。

事情本来顺利进行中，后来反对者约翰·多贝力（又名科克拉乌斯）得悉此事，向亨利八世的密友举报。这人即时取得禁令，禁止昆内尔印制丁道尔的圣经。

于是丁道尔和助手威廉·罗伊带着已印制的马太福音赶忙逃命。他们坐船沿莱茵河上到沃尔姆斯，并在那里完成了他们的工作。经过一段时间之后，1525 年，丁道尔的《新约圣经》终于译成发行了，一共印制了 6000 本。

运经

翻译和印制圣经虽是艰巨的工作，但将这些圣经运返英国就更加困难。教会代表和世俗权威严禁船只运送圣经横渡英吉利海峡，然而有些同情丁道尔的友好商人的协助，偷偷运送一些圣经到英国。他们将大批圣经藏在一捆捆的布料和其他货物当中，偷偷运到远至苏格兰的英国沿岸一带地方。于是伦敦主教发布命令，禁止任何人持有英文新约圣经，部分运经者被捕丧生。1526 年 2 月 11 日，枢机主教沃尔西在 36 名主教和其他教会要员陪同下，齐集

在伦敦圣保禄大教堂附近“观看人们将一篓篓的书烧毁”。其中包括丁道尔一些珍贵的译本[2]在内。

丁道尔继续推出他的新译本，英国神职人员则继续充公和烧毁。滕斯托尔后来改变策略，他跟一个名叫奥古斯丁·帕金顿的商人达成协议，收购所有丁道尔写的书，包括《新约圣经》在内，然后送去烧掉。可是帕金顿却跟丁道尔洽妥，让丁道尔收取这些钱供印制更多圣经之用。哈雷的《编年史》[3]说：“主教可以没收丁道尔的书，帕金顿得到滕斯托尔和丁道尔的感激，丁道尔则获得主教拿出来的钱。后来，有更多的新约圣经印行。汗牛充栋的圣经译本迅速运抵英国。”

移居安特卫普

1526 至 1528 年间，丁道尔移居安特卫普，跟他的朋友和赞助人托马斯·波因茨一起，沃尔西无力加害他。丁道尔悉力照顾病者和穷人，这使他广为人知。这期间他写了《邪恶玛门的比喻》、《一个基督徒男子所表现的服从》和《高级教士的行径》[4]这几部书，并且继续从事翻译工作。

以身殉道

丁道尔的敌人并不罢休。一五三五年，一个名为亨利·菲利普斯的人来到比利时的安特卫普，丁道尔正在那里受到一名有权势的商人的保护。菲利普斯设下一项阴谋害丁道尔，他先与丁道尔达立友谊，骗取他的信任，并在 1535 年出卖了他，并把他卖到皇室有权贵手中。丁道尔被控以异端的罪名被捕，押到布鲁塞尔以北 10 公里的维尔福德堡，它是模仿巴黎的巴士底监狱而建的。丁道尔在那里遭监禁达 16 个月之久。

无法确知谁雇用菲利普斯，但最可疑的是斯托克斯利主教。丁道尔住在沃尔什家期间，曾大胆抨击当地教士的无知和盲从附和。这些教士包括约翰·斯托克斯利在内，他在牛津时

早已认识 丁道尔。后来斯托克斯利接替了滕斯托尔成为伦敦的主教。当时他在伦敦正忙于焚烧“异端分子”。1539 年斯托克斯利临终时曾表示“为自己一生曾烧死五十个异端分子而感到欣慰”。希顿所著的《改革运动的圣经》一书将威廉·丁道尔也包括在这些被烧的异端分子之内。[5]

在丁道尔最後遗留下来的少量文献中，有一封信是在一五三五年冬天写给威禾道古堡长官的，此信仿佛是被囚的保罗写给提摩太那封信的回响。丁道尔请求那人把一些充公了的物品发还给他，其中包括一顶暖帽和一件大衣，使他能抵受监牢严寒的天气。「但最要紧的，」他说：「我恳求你，哀求你大发慈悲，请你尽快下命令给你的下属，准许我得回我的希伯来文圣经、希伯来文文法书和希伯来文字典，让我在监牢中能藉学习和研究来打发日子。丁道尔像保罗一般，即使身系囹圄，还渴望为主工作。在威禾道监牢中，他写下了一篇短短的学术论文「唯有信心才能在神面前称义」（Faith Alone Justifies Before God）。历史学家推测，丁道尔在牢中仍旧努力不懈地翻译旧约圣经。

一五三六年十月，行年只有四十二岁的丁道尔被判绞刑，死後遗体还被挂在柱上焚烧。根据约翰胡斯遗传下来的说法，丁道尔死前最後说的一句话是一个祷告：「主，求你开英国君皇的眼睛！」

丁道尔在伍斯特教区署理主教面前，以异端罪名受审。他后来忆述说：“他肆意威吓我，辱骂我，”并补充他们把他当作“狗”一样看待。但他们却找不到罪证可以将他判为异端邪说。历史家相信有人将这些事情暗中传达滕斯托尔，藉此影响他的决定。

1536 年，丁道尔被天主教以私译圣经的罪名，审讯丁道尔的三名显赫神学家都是来自天主教的卢万大学。菲利普斯就是这所大学的学生。当时有三名卢万大学教堂教士，三名主教，还有其他显贵在场，一同观看 丁道尔被判为异端及免去神职，在布鲁塞尔被处死，他们将

丁道尔勒死，然后于 1536 年 10 月公开焚烧他的尸首。所有人看见他死去都额手称庆，当时丁道尔年约 42 岁。

译本特色

拉丁语的《通俗译本》往往使人难于了解圣经的含义。1526 至 1536 年十年间，丁道尔首次根据希腊原文，将新约圣经及旧约的大部分译为英国人可以明白的现代英语。1534 年，丁道尔修正了其新约译本。丁道尔的新约圣经是伊拉斯谟(Erasmus)的希腊文版新约圣经，同时又比对拉丁文通俗版圣经。旧约则译自希伯来文圣经，并参考马丁·路德的德文版圣经及拉丁文通俗版圣经。

以哥林多前书 13 章为例，丁道尔将希腊词语“agape”译为“love”（爱）而非“charity”（慈惠）；将希腊语的教会（ekklesia）译为“congregation”（会众），因为常用的“church”不只是信徒的聚会，而也意味着建筑物“教堂”。此外，英文“施恩座”一词（“mercy seat”）并非翻译自马所拉本中的希伯来语词汇 kapporeth，也不是翻译自七十士译本中的希腊语词汇 hilasterion，而是由丁道尔翻译自马丁·路德的德语译本中使用的德语词汇 gnadenstuhl，其字面意义为“恩典的座位”，“恩典的地方”。丁道尔也是第一个在希伯来语圣经英文译本里使用上帝名字耶和华的人，这个字在他的译本出现了 20 多次。

丁道尔译本采用“长老”代替“神父”，又用“悔改”代替“告解”，此举剥夺了教士向来持有的神职权力。戴维·丹尼尔说：“既没有炼狱，又没有听罪和告解，这两个曾为教会带来财富和权力的教义立时就失去效用了。”[6]

虽然丁道尔的译本提出这些不同译法，后世学者却大都赞同他的见解，认为他的译法正确无误，并且承认他的圣经翻译具有相当水平。后来的钦定版圣经有百分之九十采用了丁道尔原来的翻译。

著名的英国文人托马斯·莫尔爵士(Sir Thomas More)曾于 1528 年反对丁道尔的翻译，评丁道尔的新约圣经翻译得错误百出，丁道尔承认个人能力有限，要求读者如果发现任何与原文不符的错误，均应加以改正。不过对于莫尔反对他译经这点，丁道尔答辩道：耶罗米(Jerome)能，我们为何不能？

约翰·弗里思(John Frith)是丁道尔的工作伙伴，他后来在伦敦也被斯托克斯利烧死。丁道尔在给弗里思的信中曾说：“我从没有违背良心，篡改上帝话语的一个音节。今日即使有人把世上一切享乐、尊荣和财富给我，我也决不会这样行。”

殉道者约翰·弗里思 John Frith (1503-1533)

约翰·弗里思(John Frith)是一个勤奋好学的年青人，一向遵循礼法，过着非常敬虔的生活，在当时经常往来的青年人中，显得十分地拔群出众，深受人们的称赞。然而，他虽敬虔好学，却从未遇见福音的真光，直到有一天，他认识了威廉·丁道尔(William Tyndale)，才第一次接受了福音的种子，并认识何为真实的敬虔。

此时地，约克(York)郡的红衣主教法沃尔赛多马(Thomas Wolsey)准备在牛津建立一所非常豪华的学院，定名为弗德斯瓦德(Frideswide)。这位野心勃勃的红衣主教不但计划把全英国最好的法衣、器皿、装饰品和各种宝物都收集到学院中，而且也公开招聘当时最杰出、最优秀的人才到院中以壮其声势，而约翰·弗里思也在应聘之列。

没想到这些经他精心挑选而来的青年人聚集后，竟然以严肃的态度、敏锐的言辞批评当时信仰的陋习，主教得知后极其生气，控告他们为传异端者，把他们囚禁在学院的地穴中。这些地穴原是贮放咸鱼的地方，里面腥臭不堪。这群青年人在这污秽恶臭之地关了一段日子后，都感染恶疾，有些人虽然后来被释放，但仍然因此丧生。

弗里思和其他少数人，因持有红衣主教的信，声明不可期待他们，所以得以释放，但行动自由仍受限制，只可在牛津方圆十哩之内走动。虽然如此，约翰·弗里思仍有生命之危，因当时的英国大法官摩尔多马（Thomas More）极其恨他，想尽办法致他于死地，派人包围所有陆海通道港口，凡能报告他行踪的人，均以重赏。

弗里思被逼得无路可走，只得四处寻找可以躲藏的地方，尽管他经常乔装打扮，又时时改变躲藏的地方。但仍然无法逃离仇敌的手，不久之后，他终于被捕了。狂怒、残暴的仇敌将他带到伦敦、文切斯特（Winchester）及林肯（Lincoln）郡的主教面前，在圣保罗教堂开庭审讯他对圣餐及炼狱的看法。弗里思坚持他所确信的真理，丝毫不肯妥协，于是被叛火刑。

行刑者将柴堆在他的四周，他也欣然地拥抱柴捆，为了持守真理，情愿为他的救主耶稣基督受火焚之苦，时为主后 1533 年。年约 30 岁

距今百多年前，传记作家罗伯特·德莫斯说：“丁道尔向以披肝沥胆，敢作敢为而著称。”

影响深远的译本

在一封「致读者」的短信中，丁道尔这样评论他所译的新约：「亲爱的读者，我劝你们要努力，存清洁方心，并如圣经所言，专心一致来研读神的话，因那是美善和关乎永生的真道。如果我们愿意悔改相信它，就能藉着它得着新生命，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享受基督宝血结出的果子。」他承认自己的翻译还有未臻完善之处，并誓言再出新版时，将会加以修订。

丁道尔曾被指控故意歪曲圣经，丁道尔声称：「我从未违背自己对良心，删改神话语中的任何一个字母，即使把全世界、并其中的福乐和荣耀或是财富都给了我，也永不能动摇我的良心。」近代一位研究圣经的权威学者西斯葛（B. F. Westcott），曾把这丁道尔所译的圣经与早期的和后来的版本作比较，他保证丁道尔的译本保持着学术上的完整性，他说：

「他处理经文，如同学者审慎地、细致地审查工作中的每一项细节，绝不受前人的左右。」

丁道尔致力把圣经译成「山野村夫」也能明白的英文：因而引进了一连串新的圣经词汇。丁道尔译本对後世有着深远的影响，英皇钦定本（King James Version）吸纳了丁道尔译本的百分之九十，标准修订本（Revised Standard Version）吸纳了其中百分之七十五。丁道尔译经时所创造的字和句子，已融会在英语文法的结构中。他翻译的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已成了古典，其後所有的译本，包括近代出版的，只是重覆或模仿他的译法。

丁道尔的著作在英国被禁制和充公，且公开在圣保罗大教堂前焚烧。主持这一切的，正是汤士哥主教本人！然而丁道尔的新约圣经仍在欧洲秘密地印刷，并透过各种方法偷运回英国。一五三零年，丁道尔译毕摩西五经後，不断修订他的译本，写经文笔记，同时，也写了一些释经书和解经书。

英皇亨利八世被丁道尔某些神学著作所感动，答应让他平安地回到英国，并允许在宫中留一个辩士职位给他。英皇的目的是要丁道尔协助他处理与第一任妻子离婚的申请，另一心意是助他扩大自己在英国的影响，压倒教皇的势力。但丁道尔拒绝了，他要求英皇授权他把圣经译成英文，并作出适当的译经安排後才肯回国。英皇没有答应丁道尔的条件，他的身分依然是一个逃犯，经常在欧洲大陆四处流亡，为的是完成神呼召他完成的工作。

后世影响

丁道尔殉道两年（1534 年），英国国王亨利八世决心脱离罗马天主教，英文圣经不再受天主教控制。1535 年，第一本的英文新旧约圣经印刷出版，大部分是根据丁道尔的版本。1538 年，英国宣布在每一个教堂里都放置英文圣经，想要读的人都可以自由地去读。

丁道尔逝世后，译经工作由他人继续完成。1560 年在日内瓦出版。日内瓦圣经出版后，成为最有影响力的圣经。

(b) 神的忠仆,殉道者 丁道尔的生活事迹 William Tyndale

在这一篇里我们要叙述的是善良的殉道者丁道尔威廉的事迹。他是主所特别拣选的器皿,如同神的鹤嘴锄摇动了教皇骄傲的主教制度的内部根基。所以黑暗的大魔君及其邪恶的喽啰们特别恶毒地反对他,想尽方法用计陷害他,虚伪的背叛他,又凶恶地剥夺了他的生命。

基督忠仆

基督忠心的仆人丁道尔威廉,出生在威尔士边境,自幼就在牛津大学长大,学得各种语言、知识,知道何为自由艺术。他最爱读圣经,即使卧病在麦克德伦大楼里,还私下为一些学生和麦克德伦学院的同事读神学书卷,教导他们圣经的知识和真理。他向来言行一致,凡认识他的人都称赞他生活毫无瑕疵。

他在牛津大学获得了数个学位后,又进剑桥大学,在那里也得到相当的声望。当他对神的真理认识更成熟的时候,就离开大学去格洛斯特郡的一位骑士韦尔奇老家,作他孩子的教师,也深得主人的喜爱。这位绅士常常宴客,经常来的有各修道院院长、学院院长、副主教、几位博士及有薪俸的牧师;他们与丁道尔同桌共食,多有交通,谈论当时一些博学多闻的人,如路得、依拉斯莫斯等等,他们也为一些圣经上的问题发生争论。

教师丁道尔不但认识神,而且对神的话语非常熟悉,无论什么时候,当他们与他的意见不一致时,丁道尔就打开圣经寻找有关的章节,用最简单明了的话语来驳倒他们的错误,证实自己所讲的。有时他们与他争论不休,直到大家都筋疲力尽才停止。丁道尔却不知道,打从这时起他们心中就暗暗嫉妒他、反对他。

有一回,某些有名的博士邀请韦尔奇老夫妇赴宴。在宴会上众人尽情地谈论作乐,没有人反驳他们盲目无知的言论。韦尔奇夫妇返家后请教师丁道尔来,就着宴会上教士们讲的事来问他,教师丁道尔依据圣经来回答,坚持真理,责备他们的错误观点。根据丁道尔的记

录，韦尔奇夫人好强又聪明，她说：“好吧，那里有一位博士身价百镑，另一位身价二百镑，又一位博士身价三百镑；你想想看，凭什么我们相信你而不相信他们？”丁道尔没有回答她，因为他看争论无益，就不再提起这事。

这时，丁道尔正着手翻译一本有关基督徒信仰的手册，译好之后，就送给韦尔奇夫妇。他们细读之后，就很少再请有博士学位的高级教士来作客，即使他们来了，也不像从前那样受欢迎了。这些教士们知道这全是丁道尔一手造成的，最后竟绝足不再去韦家。

之后，当乡村的一些教士们聚集时，由于嫉妒就疯狂的反对丁道尔，在酒店或其他地方责骂他，断定他讲异端的道，偷偷地向司法官和主教的秘书控告他。

不久，一名主教的司法官被指定去通知教士们出庭，教师丁道尔也受通知要出席。我们不确定当时是否有人告诉丁道尔，教士们设陷控告他的事，但据他后来说，那时他确曾怀疑他们会秘密控告，所以他的内心向神迫切呼喊，赐他力量坚守他话语的真理。

当他来到司法官面前时，司法官极其无理地威胁、辱骂、斥责他，就像骂一条狗似地，以许多无稽的事来控告他，当时乡村的教士们也都在场。最后，丁道尔终于逃出了他们的手掌，回到了他主人那里。

在那附近有一位博士，是主教的司法官，他与丁道尔是旧交，对他也很友善。有一天丁道尔去找他谈论几个圣经中的问题，大胆向他讲出自己内心的观点。博士对丁道尔说：你不知道教皇就是圣经中讲的敌基督吗？但是你讲话要小心点，若被人知道你的看法，你就要付出生命的代价。”

“我拒绝教皇和他的一切法律！”

过了不久，丁道尔长老在一群教士中与某一位有神学知识的教士交通、辩论，当他们谈到教皇的权柄时，这位名博士大声说出亵渎的话：“我们宁可要教皇的法律，也不要神的律法。”丁道尔听见后，由于他对神的敬虔和热爱，无法忍受这种亵渎话语，就回答说：“我拒绝教皇和他的一切法律。”又说，神若允许他活下去，要不了几年，他就能使得一个种田的男孩比他自己还懂圣经。

教士们对丁道尔的嫉妒日益加深。他们除了不停地谩骂及斥责他以外，又在许多事上控告他，说他是传异端者。他在这样的干扰及诽谤下，被迫离开乡村转去他处，最后他又来到韦尔奇长老家。韦尔奇善意地劝他另觅栖身之处，丁道尔说：“先生，我知道我无法在这个国家再住下去了，即使你愿意，也不可能保护我脱离教士的手。神知道，你要是保护我，会遭受何等的株连，为此我会十分不安的。”

丁道尔带着韦尔奇的祝福走了。不久之后他来到伦敦，在此作短期的讲道——如他在农村所行的。

丁道尔想起了当时的伦敦主教汤斯特克斯伯特，这人特别受依拉斯莫斯推崇，称他是个学问渊博的人。丁道尔心想若能投身到他那里作他的助手是何等有福呢！于是丁道尔去找国王的审计员吉尔福特亨利爵士，并带着他所完成艾索克拉底希腊文讲稿的英译本，盼望他去向伦敦的主教为自己说情找工作。吉尔福特答应为丁道尔写一封信并陪他去见主教。丁道尔把信交给一个从前相识的仆人海别尔威特威廉。但是，神在暗中管理这事，知道这条路对丁道尔并不是最好的，也会使他的教会受亏损，就使主教不太赏识他。主教答覆丁道尔说，他那里人已经满了，并且有人满为患，并没有空缺，就劝丁道尔离开伦敦去别处找工作。

遭到主教的拒绝后，丁道尔去找伦敦市参议员摩默斯亨弗来帮忙，摩默斯于是将他带回家中住。据摩默斯说，丁道尔实在是个善良的教士；他只吃煮透的肉，喝少量清啤酒，在他家里从未穿过细麻布的衣服。

被封闭的圣经

就这样，丁道尔在伦敦羁留近一年，对当时社会的形形色色看得更为清楚，特别是教士们的品行，高级教士如何自我吹嘘，建立权柄，所追求的都是些属地的荣华和享受，他对这些事极其厌恶。

因着神的安排，摩默斯亨弗来及其他一些好心人给他一点帮助，让他离开英国到德国去。在德国丁道尔为他的同胞心里焦灼，辛勤工作，尽一切可能使他的弟兄和本国同胞尝到主所赐给他对神的认识及真理的甜美。因此他和弗瑞斯约翰商量，认为只有将圣经译成通俗的语言，可怜的平民们才能读懂神的话语。他知道，要使世人明白神的真理并无他法，只有把圣经翻译成本国的语言，简明的放在他们面前，他们才能看见经文的意义而被建立。否则，无论以什么真理教导他们，真理的敌人都要以诡辩的理由和没有圣经根据，完全是自己所定的传统来扑灭它；这都是由于一般信徒无法自己读圣经，因而使那些高级教士有机会照自己的意思来随意曲解神的话语。

教师丁道尔深知信徒们不能公开阅读圣经是教会受毒害的主要原因。伪善的教士们为了要长期维持他们可憎的行为，隐藏拜偶像之罪，所以便竭力镇压，不让百姓读圣经；因为百姓们若读了圣经，就会发现他们所受的诡辩迷雾，进一步将斥责并蔑视这些教士们。由于圣经长期被封闭，因此教士们得以按自己的意思歪曲圣经，用违反圣经的道理来诱惑无学识的百姓，若信徒觉得有疑问，他们就讲这一切都是假的。信徒们既从来不认识神的话语，又何以能够辨明教士们诡诈的道理呢？

翻译圣经

因此，神感动丁道尔将圣经译成英文，以益于英国的平民。他先翻译了新约圣经，在主后一五二九年左右付印。伦敦的主教汤斯特克斯伯特和摩尔多马爵士极为不满，想尽办法要破坏这个在他们眼中认为不确实而且错误的译本。

这时绸布商人派金顿奥古斯丁正在安特卫普，他一向赞同丁道尔。主教为了要实现他的目的，就私下对派金顿表示，自己多么渴望买到新约圣经。派金顿便对他说：“我的主教！只要你高兴，我一定多多帮忙。我比这里的商人更有办法。我知道荷兰人和外地人从丁道尔那里买了圣经在这要转售，所以只要你愿意，我可以为你去买，只不过你得先付钱，否则就买不到；我向你保证，只要你先付钱，我一定能买到全部已经印好还未售出的圣经。”主教以为他因着神碰上了“好运”，急切地向派金顿说：“好心的派金顿大人！尽你所能的去作吧。不论什么价钱，我都要收购圣经，因为我要将全部圣经烧毁在保罗的十字架那里。”派金顿到丁道尔那里告知详情，两人立约：伦敦的主教得到新约圣经，派金顿得到了感谢，而丁道尔得到了金钱。

此后、丁道尔利用这笔钱重新修订新约圣经，再版付印，数量超过前一版三倍，并且立刻运进了英国。主教知道后就把派金顿找来，问他说：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国外有这么多新约圣经？你不是答应过我把它全部买下来了吗？”派金顿回答说：“的确，我曾经向有圣经的人买下所有的圣经，但我知道以后又印了更多，只要他们有版权许可证，就可以不停地印圣经，你何不想办法把版权也买下来，如此便可以一劳永逸了。”主教听了之后，气得不得了，却也无可奈何。

不久之后，英国的司法官莫尔多马爵士逮捕了康士旦丁乔治，说他是传异端者。莫尔大人问他说：“康士旦丁，我问你一件事，只要你老实地告诉我，我会在你所受控告的事情上

袒护你。丁道尔和乔伊及你们大部分人都在海外，若没有人以金钱资助你们，你们是无法生活的。你也是他们的人，必定知道资助来自何方。请告诉我，帮助他们的是些什么人？”康士旦丁回答说：“我老老实实告诉你，是伦敦的主教帮助我们的。他给我们许许多多的钱，收买新约圣经，将之烧毁；从过去直到现在，他是我们惟一的帮助者。”莫尔听了之后，十分懊恼地说：“我想你并没有骗我，在主教作这件事以前，我早就规劝过他了。”

后来，丁道尔又着手翻译旧约圣经，完成了摩西五经，又加上许多有见识而虔敬的序言，值得每位基督徒反覆诵读。摩西五经在到英国发行后，打开了过去关闭在黑暗中全英国人的眼睛，发出了极大的亮光。

丁道尔离开英国以后，曾在德国住了一段日子，与路得及其他有学问的人过往甚密；然后就直赴荷兰，一直住在安特卫普市。

丁道尔所写的书籍，尤其是他翻译的新约圣经，已经流传到本国和国外的百姓手中，对虔诚的人大有益处。但是那些不敬畏神的人，因为害怕他们在黑暗中的工作，被真理之光识别出来，就嫉妒并轻视那些因圣经而变得比他们聪明的百姓，于是引起不少的骚乱。

在丁道尔译完申命记的时候，他想在汉堡付印，就上船赴汉堡；但是在荷兰海岸船只失事，他失去了全部的书籍、手稿及抄本；以前所花的心血全部付诸流水，不得不再从头开始。他就坐另一条船前去汉堡。在汉堡接待他的是克弗代尔大人。他安排下丁道尔住在一位敬畏神的寡妇冯爱默生玛格丽特太太家。在冯爱默生太太的帮助下，一五二九年十二月他译完了全部的摩西五经。当时汉堡市内正流行一种出汗不止的疾病，所以他便结束在汉堡的工作，返回安特卫普。

仇敌的诬蔑

神的旨意是要将新约圣经译成普通语言广泛流传。丁道尔在新约圣经后面附一封信，要求读者一发现错误就研究改正。这是何等谦卑、柔和的态度，可以使有学识有判断力的人据此发表他们的见解，以便修正其中的错误。但是教士们为了不让新约圣经流传更广，就叫嚣说其中有上千个异端，而且都是不能改正的问题，所以应当查禁。有些人说，圣经是不可能被译成英语的；也有些人说平民若拥有译成本国语言的圣经就是违法的；还有人说译出来的圣经会使看的人都变成信异端者。他们又企图把世上的统治者也拉拢过来，以达到他们的目的，便说翻译的圣经会使百姓造反。

对于这一切，丁道尔早在摩西五经第一卷的序言前面宣告说，校对译本是极其认真的，如果翻译的工作是如人们所说的那么马虎，他早就译出更大部分的圣经了；他又进一步指出，他们的翻译仔细到连“i”上面漏一点也会发现。总而言之，只有无知的人才会讲翻译的圣经是异端。

英国的教士们本该作光来领导百姓，可是他们的态度却如此强硬，不许百姓拥有自己的圣经。他们自己不翻译圣经，也不肯用别人译就的圣经。据丁道尔说，他们的意图是要使世界仍停留在黑暗中，藉虚妄的迷信和假教训来夺取百姓的心，以满足他们无止境的贪欲和野心，并想要藉此得到超过君王的荣誉。

主后一五三七年左右，主教及高级教士锲而不舍地要求国王同意立刻发布公告，查禁丁道尔的圣经译本，并设下诡计要使丁道尔落进他们的网罗，以便夺取他的性命。

根据伦敦的登记簿记载，主教和莫尔多马爵士曾在安特卫普竭力搜集丁道尔的资料，了解他的住处，和谁住在一起，他的身才和服装，是什么样的人在支助他；这一切是他们在进行他们的阴谋之前所必须了解的。

引狼入室

这时丁道尔住在安特卫普的一个英国人波音兹多马家里，前后约有一年。波音兹是一个英国商人，开了一所旅店。有一天，有一位名叫腓力普斯亨利的人前来投宿，他长得十分漂亮，看起来像是个有教养的绅士，还随身带着一个仆从，但是谁也不知道他是从什么地方来的，来此又有什么目的。

丁道尔几次前去与波音兹共进午饭及晚饭，腓力普斯乘机认识了他；很快的他就得到了丁道尔的信任，把他带到波音兹家自己的住处，又请他在波音兹家吃过一两次饭，友谊益获增进，甚至同住一处。丁道尔又把许多自己的书和学习的秘密都告诉他，对他推心置腹，毫不怀疑。

但是波音兹却不太信任腓力普斯亨利，就问丁道尔是怎么认识这个人的。丁道尔教师说，亨利是一个诚实人，相当有学问，个性也十分随和。波音兹见丁道尔既如此说，就不再讲什么了，以为丁道尔是经朋友介绍而认识他的。腓力普斯常常到镇上去，一去就是三、四天。有一次他要波音兹与他一同去看商品，走到镇外却对波音兹讲到许多与商品不相干的事并提及几件与国王有关的事，但是直到那时为止，波音兹对他尚无任何疑心。过了些时候，波音兹渐渐察觉腓力普斯企图以金钱来引诱自己，好助他达到他的目的。波音兹知道他很有钱，因为以前他曾要波音兹办几件事，并答应他会付最高的报酬。他曾说过：“我有够多的钱。”

安特卫普离布鲁塞尔的法庭只有二十四哩，腓力普斯就从那里偕同皇帝的代理人、检察总长及其他军官同赴安特卫普。

这时，波音兹离开安特卫普去十八哩外的巴鲁瓦镇作生意要一个月或六个星期才回家；腓力普斯亨利就趁此机会来到波音兹家里；一进门就问波音兹太太丁道尔在不在家。得知丁道尔在家，他就把从布鲁塞尔来的军官安排在街上和大门近旁。中午他又来找丁道尔，问他借四十个先令，他知道丁道只要有钱就会轻易的给他，因为在这狡猾阴险的世界上，丁道尔

是单纯又无经验的。腓力普斯对他说：“丁道尔教师，今天我要请你吃饭。”丁道尔答道：“不，今天我要出去吃饭，你是我的客人，你一定也要与我同去吃饭，欢迎之至。”

吃饭的时候到了，丁道尔和腓力普斯一同出去。在家的前面有一条狭长的过道，两人不能并行，丁道尔让腓力普斯走在前面，他一定不肯，反把丁道尔推到前面，装得非常有风度。个子不高的丁道尔走在前面，高大神气的腓力普斯则随在后面。他已经安排了两个军官在大门的两旁，可以清楚看见进出通道的人。腓力普斯用手指指丁道尔教师的头，军官就知道这是他们要抓的人。他们把丁道尔带到正在吃饭的皇帝代理人那里，总检察长随即到波音兹家里，差开所有与丁道尔在一起的人，搜去他的书籍及其他东西；从那时起，丁道尔被关在离安特卫普十八哩的非尔福特。

营救无效

赞同丁道尔的英国商人们，不停地写信给布鲁塞尔的法庭；不久后，还有些人直接从英国寄信给布鲁塞尔的贸易商协会，要他们派人去安特卫普，要求他们想办法，好叫丁道尔早日获释。那时，商人们聚集在安特卫普，要求波音兹把赞成丁道尔的信件寄给巴瑞瓦的勋爵等人。当时巴瑞瓦的勋爵已经离开布鲁塞尔，波音兹知道他正在路上，就快马加鞭由另一条路追赶，在阿兴把信交给他。巴瑞瓦的勋爵读完信后并不直接答覆，而且态度有些犹豫。他说，在不久之前，有他们的同乡在英国被烧死：（在斯密士菲尔德——，英国人烧死了再洗礼派信徒）。波音兹对他说：“虽然如此，但是无论丁道尔犯的是什么罪，若有贵族阶级行文要释放他，是没有人会拒绝的。”巴瑞瓦的勋爵说：“好吧，不过我没有时间行文，因为王子正准备要上马。”

波音兹接着说：“如果阁下乐意，我是否可以随同你们去下一个小憩之地马斯瑞克特？”

勋爵说：“你若愿意就来吧！我也可以在路上仔细考虑该写什么。”

所以波音兹一路跟随他从阿兴到有十五哩之遥的马斯瑞克特，终于得到了他写的信，一封给市议会，一封给贸易商协会，还有一封是给英国的克伦威尔勋爵。

波音兹骑马赶到布鲁塞尔，将巴瑞瓦勋爵的信和英国来信一并交给议会；然后把另一封信交给贸易商协会，英国的商人们很快地给了他回音，要他立即到英国去。到英国后，波音兹到处奔走，想尽办法要援救丁道尔出监、脱离苦痛。虽然如此会使他自己的生意受亏损，他却毫不在意，一直留在英国，等候议会覆信。过了一个月，他收到回信，就返回荷兰，把信呈交布鲁塞尔的皇帝的议会，等候回音。

腓力普斯还在那里继续控告丁道尔。当他听到议会要将丁道尔交给波音兹时，惟恐因此而达不到原来的目的，知道除了控告波音兹外别无他法，于是又向议会提出控告说，波音兹是安特卫普的居民，是帮助丁道尔的人，与丁道尔的观点相同，他一切的努力和请求只是要使丁道尔长老重获自由。结果波音兹竟然被交给两个武装士兵看管。

“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

丁道尔教师仍被关在狱中，他们要给他一位律师和检察官，丁道尔拒绝了，说他能为自己辩护。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他仍然向控告他和城堡里的百姓传道。他们都被丁道尔的言行所感，彼此传说道：“如果他不是一个好基督徒，那么再也找不到好基督徒了。”

最终，经过多次的辩论，议会还是决定要处死他。丁道尔在奥格斯堡会议中，依照当时的法律被定了罪。主后一五三六年，在非尔福特镇，丁道尔被解送至刑场，绑在火刑柱上，刽子手绞死他，又把他烧成灰。当他在火刑柱上时，仍充满热情，大声喊道：“主阿！打开英国国王的眼睛。”

在他被囚的一年半期间，因着他教训的能力及生命的真诚，使得看守者和其女儿、家属都信了主。

关于他所翻译的新约圣经译本，尽管仇敌大加吹毛求疵，污蔑它充满异端，但是就如丁道尔写给弗瑞斯约翰的信中所说的：“我求神将译本录下来，到那日我们面见主耶稣时，我的良心可作见证，我没有改变神话语中一个音节。今天在地上，无论给我多少荣誉、快乐及财富，都不能使我改变神的话语。”



第 13 章：約翰·加爾文（John Calvin）的生平

这位改革家于 1509 年 7 月 10 日出生于皮卡第的努瓦永。他在巴黎受到了曼达里努斯·科德迪乌斯（Maturinus Corderius）的指导学习语法，并在蒙塔恩学院（Montaign College）的西班牙教授那里学习哲学。

他的父亲早期发现了他虔诚的特征，尤其是他谴责同伴恶行的方面，所以最初他的父亲想让他以后在教堂工作，并且于 1521 年 5 月 21 日将他介绍给了努瓦永教堂的圣母院（Notre Dame de la Gesine）。后来，1527 年，他被带到马赛维尔（Marseville）的教区，并于 1529 年将其交换到了努瓦永附近的伊维克角（Point l'Eveque）的教区。后来他的父亲改变了对他的看法，并开始让他学习法律。因为阅读了圣经而厌恶这种流行迷信的加尔文（Calvin）他同意这样的观点，所以 1534 年辞去了伊维克角教区的职务。他在这门学科上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并且通过自学，他在对神性的了解方面也有着很大的进步。在布尔日（Bourges），他在沃尔玛教授（Professor Wolmar）的指导下开始使用希腊语。

父亲的去世使他回到努瓦永，他在那里呆了很短的时间，之后去了巴黎。巴黎大学校长尼古拉斯·科普（Nicholas Cop）演讲的材料是加尔文（Calvin）准备的，这使得索邦大学（Sorbonne）和议会引发了对新教徒的迫害，而被介绍给已经长大的纳瓦拉女王的加尔文得以幸免，但被迫回到 Xaintonge，这是针对新教徒的第一场风暴。

加尔文（Calvin）1534 年返回巴黎。而在那年，经过改革的人会受到严厉对待，这使他决定离开法国，此前他发表了一篇针对那些认为已逝者正在沉睡的人的论文。之后他退休到巴塞尔，在那里他学习希伯来文，与此同时他出版了《基督教宗教制度》，尽管他希望自己默默无闻，但这却使得他出名了，的文章被献给了法国国王弗朗西斯一世。加尔文为在法国

因宗教被焚烧的新教徒道歉。作品发表后，加尔文去了意大利，拜访了一位著名的虔诚女士费拉拉公爵夫人，并受到了她热情的接待。

他从意大利回到法国，解决了私人事务，提议与唯一的尚存兄弟安东尼·卡尔文（Antony Calvin）一起去斯特拉斯堡或巴塞尔。但是由于战争原因，这条道路并不安全，除非经过萨沃伊（Savoy）公爵领地，他选择了这条道路。贝尔（Bayle）说：“这是前往普罗维登斯（Providence）的一个特殊方向。”“如果我可以这么说的话，定居日内瓦是他的宿命，当他全心全意地走更远时，他会发现他被天命下令被囚禁在这里了”

因此，在日内瓦，加尔文不得不服从于众议员和地方官员的决定，在民众的同意下，成为他们的牧师和神学教授。他只想辞去这一项职务，但并不是想干另一项。但最后他不得不在 1536 年 8 月接受了这两项任务。第二年，他让所有的人宣誓，同意承认信仰，其中也包括放弃教皇制，接着他又表示，他不能接受伯尔尼州最近制定的一项规定。日内瓦辛迪加召开了人民大会，由于加尔文、法瑞尔（Farel）和另一位牧师拒绝主持圣礼，所以便命令他们在几天内离开小镇。

加尔文退休后去了斯特拉斯堡，并在那里建立了一个法国教堂，他是那里的首席牧师，他还被任命为那里的神学教授。与此同时，日内瓦的人们恳切地恳求他回到他们那里去，最后他同意了，并于 1541 年 9 月 13 日回到了日内瓦，这使当地人和地方官员都非常高兴。在他到达之后，他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建立了一种教会的纪律，以及一种唯一的管辖权，赋予了一种谴责的权力和权威的惩罚，包括逐出教会。

长期以来，异教徒和一些自称是基督徒的人都希望将加尔文的观点指向他自己，他们都很乐意提及加尔文在迈克尔·赛维图斯(Michael Servetus)的死中所起的作用。在任何情况下，那些无法推翻加尔文观点的人，都会用这种行动作为反对他整个体系的决定性论据。

“卡尔文烧毁了塞尔维特斯！-卡尔文烧毁了塞尔维特斯！”这句话很好地证明了某些理性主义者的观点，三位一体的学说是错误的，神圣的主权是反圣经的，而基督教是骗人的。

我们不想掩饰加尔文的任何错误的行为，并且我们认为，关于塞维图斯那件不幸的事，他的一切行动都是不可辩护的。然而，我们应该明白，在加尔文时代，人们对宗教宽容的真正原则知之甚少。当时所有其他的改革者都赞同加尔文的行为，就连温文尔雅、和蔼可亲的梅兰松也以下方式表达了他对这件事的看法。在一封写给布林格（Bullinger）的信中，他说：“我读过你关于赛维托斯亵渎神明的声明，赞美你的虔诚和判断力。我相信日内瓦会议处死这个固执的人是正确的，他永远也不会停止他的亵渎。我很奇怪，竟然会有人反对这种做法。”法瑞尔（Farel）明确表示，“赛维图斯(Michael Servetus)应该受到极刑。”巴克（Bucer）毫不犹豫地宣称：“赛维图斯理应得到比死亡更可怕的东西。”

事实是，虽然加尔文参与了赛维图斯的逮捕和监禁，但加尔文根本不愿意赛维图斯被烧死。“我希望，”他说，“从轻发落。”“我们试图为这种死亡开脱，但徒劳无功。”法瑞尔对加尔文说：“如果你希望减轻惩罚的严厉程度，那么你就把朋友的责任推给了你最大的敌人。”“卡尔文是地方法官的煽动者，认为赛维图斯可能会被烧死，”杜乐丁（Turritine）说，“历史学家既没有在任何地方确认，也没有从任何角度考虑。不，可以肯定的是，加尔文跟牧师学院的人一起劝他不要这样做的。”

人们常说，加尔文对日内瓦的地方官员有很大的影响力，如果 he 不想烧死赛维图斯，他可能就会得到释放。然而，这不是真的。事实并非如此，加尔文自己也曾被这些执法官驱逐出日内瓦，而且经常反对他们任意妄为的举措。加尔文一点也不想让赛维图斯死，他警告了赛维图斯他自己的危险，并让他在被捕之前在日内瓦呆了几周。但他的言语，当时被认为是亵渎，这就是他入狱的原因。当在监狱里，加尔文拜访了他，并使用每一个论点说服他收回

他那些可怕的亵渎，而并没有提及他的特殊情感。这就是加尔文在这桩不幸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在这种情况下，加尔文的行为与福音的良善精神是背道而驰。对于人性的反复无常而伤感，对那些不能辩解的弱点而哀叹。他认为自己是认真地行事的，并公开为这种行为进行辩护。

有人认为，不管是在日内瓦，在特兰西瓦尼亚，还是在英国，错误的宗教原则都会受到地方法官的惩罚，这应该归咎于这一点，而不是三位一体主义或唯一神论。

路德（Luther）死后，加尔文对那个著名时期的人们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在法国、意大利、德国、荷兰、英格兰和苏格兰都很有影响力。组织了两千一百五十个改革的会众，从他那里开始成为传道人。

加尔文战胜了所有的敌人，但他也感到自己的死亡越来越近了。然而，他继续以年轻的精力竭尽全力。当他要躺下休息时，他草拟了自己的遗嘱，他说：“我确实证明我活着和死于上帝通过福音赋予我的这种信仰，并且除了他对我自由选择外，我没有其他依赖。我全心全意地接受他的怜悯，为了基督，为了他的死与苦难，而这怜悯遮盖了我一切的罪。我已经通过讲道，事迹和对这本圣经的讲解传递了这个纯净，简单的道理。在我与真理的敌人的所有战斗中，我没有使用诡辩，而是直接且公正地打了漂亮的仗。”

1564年5月27日，是他获释回家的日子。他今年55岁。

一个有如此声望和权威的人，却只拿一百克朗的薪水，拒绝接受更多的钱。他过了五十五年极其俭省的生活，并只给他的继承人留下三百克朗，这其中包括他的图书馆的价值，那个图书馆卖得非常贵。当加尔文离开斯特拉斯堡回到日内瓦时，他们想继续向他提供城镇自由人的特权，以及分配给他的一笔预付税。他接受了前者，但严词拒绝了后者。他带着他的

一个兄弟去了日内瓦，虽然他从来没有努力使他得到一个体面的职位，但就像其他任何拥有和他相似伟绩的人一样，他维护了他兄弟家族的荣誉，使他摆脱了不能成家的束缚，并获得了再婚的许可。甚至连他的敌人也说，他让他学会了活页夹的手艺，此后他一生都在遵循。

卡尔文（Calvin）作为公民自由之友

在教徒登陆普利茅斯（Plymouth）的周年纪念日那天，威斯纳（Wisner）牧师在他最后的一次演讲中做出了如下论断：“尽管卡尔文的名字遭到了许多自由之子的嘲笑和责难，但没有任何一个历史命题比约翰·卡尔文更容易得到充分的证明，世界上没有人比约翰·卡尔文更需要为现在享有的自由承担更大的责任。”



第 14 章：大不列颠和爱尔兰的迫害记述

斯密士菲尔德地方火刑场一群以自己生命印证基督的殉道者的史迹

玛丽一世女王统治之前

吉尔达斯是现存最古老的英国作家，他生活的年代与撒克逊人离开大不列颠岛的年代相近，他描绘了一个最令人震惊的例子，说明了撒克逊人的野蛮行径。

撒克逊人一来就像苏格兰人和皮克特人一样信奉异教，他们所到之处都摧毁了教堂，杀害了神职人员。但他们没能摧毁基督教，因为那些不愿屈服于撒克逊人枷锁的人，都去了塞文河以外的地方居住。我们也没有那些基督徒受难者的名字流传下来，尤其是那些神职人员。

在撒克逊政府统治下，最可怕的野蛮行径莫过于公元

年对班戈僧侣的屠杀。这些修道士在各方面都不同于现在的同名修道士。

公元八世纪，丹麦人--一群四处游荡的野蛮人--在不列颠的不同地区登陆，包括英格兰和苏格兰。

起初，他们被击退了，但在公元 857 年，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在南安普顿附近登陆，不仅抢劫了人民，还烧毁了教堂，杀害了神职人员。

公元 868 年，这些野蛮人侵入英格兰中部，占领了诺丁汉地区。但英国公民在国王埃塞尔雷德的带领下，将他们赶出了自己的领地，迫使他们退守诺森伯兰。

公元 870 年，另一批野蛮人在诺福克登陆，并在赫特福德与英国人交战。异教徒取得了胜利，他们囚禁了东盎格鲁国王埃德蒙（Edmund），对他百般凌辱后，用箭将他的身体射穿，然后将他斩首。

在苏格兰的菲费郡，他们烧毁了许多教堂，其中包括圣安德鲁斯的库尔德教堂。这些人的虔诚让丹麦人对他们深恶痛绝。丹麦部落所到之处，都把基督教牧师作为屠杀的目标，在苏格兰就有不下两百名牧师被屠杀。

在爱尔兰现在被称为莱恩斯特的地区，情况也是如此，丹麦人在自己的教堂里谋杀并活活烧死了牧师。他们所到之处，无不带来毁灭。他们不分年龄和性别。但神职人员是他们最讨厌的，因为他们嘲笑他们的偶像崇拜，劝说他们的人民与他们无关。

在爱德华三世统治时期，英格兰教会因错误和迷信而极度堕落；基督福音的光芒因人类的发明、繁琐的仪式和严重的偶像崇拜而黯然失色。

威克利夫的追随者，当时被称为

"洛拉德派"，人数越来越多，教士们看到他们越来越多，非常苦恼。无论他们有多大的权力或影响力来暗中骚扰他们，根据法律他们都无权将他们处死。然而，教士们抓住了这个有利时机，说服国王允许向议会提交一项法令，根据这项法令，所有顽固的罗拉德教徒都将被移交给世俗权力机构，作为异

教徒烧死。这是英国第一部因宗教信仰而烧死人的法令；它于 1401 年获得通过，不久就被付诸实施。

这一残忍行为的第一个受害者是威廉-

桑特里（即索特里），他是一名牧师，在史密斯菲尔德被烧死。

此后不久，约翰奥尔德卡斯尔爵士，科巴姆勋爵，由于执着于威克利夫的学说，被指控为异端邪说，并被判处绞刑和烧死，因此于公元 1419 年在林肯律师学院被处死。科巴姆勋爵在书面辩护中说：

至于图像，我知道它们不是信仰。但自基督教诞生以来，经教会允许，图像已被指定用于表现和唤醒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激情，以及其他圣人的殉难和美好生活。不管是谁，如果以对上帝应有的崇拜来敬拜死像，或对死像寄予对上帝应有的希望或信任，或对一个死像比对另一个死像更有感情，那么，他就犯了崇拜偶像的最大罪过。

"我也深信，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是朝向幸福或痛苦的朝圣者。不知道的人，我们也不会知道-但我们今生在此遵守上帝的神圣诫命（尽管他去世界各地朝圣，他死时也是如此），他将被诅咒。然而，知道上帝的神圣诫命并终生遵守的人，他将得救，尽管他一生都没有像现在的人那样，去坎特伯雷、罗马或其他地方朝圣"。

到了指定的日子，科巴姆勋爵被双臂反绑，面带喜色地押出了伦敦塔。然后，他被放在一个跨栏上，就好像他是一个罪大恶极的叛国者，就这样被拉到了圣吉尔斯球场。当他走到行刑地点，从跨栏上被拉下来时。他虔诚地跪倒在地，祈求万能的上帝宽恕他的敌人。然后，他站起来，看着众人，以最虔诚的方式劝告他们遵守圣经中记载的上帝的律法，提防他们看到的那些在言谈举止和生活方式上与基督背道而驰的教师。然后，他被铁链从中间吊起来，在火中被活活烧死，生命不息，赞美神的名。旁观者都表现出极大的痛苦。这件事发生在公元 1418 年。

当时的教士们是如何亵渎和诅咒他的，要求人们不要为他祈祷，而要判他下地狱，因为他没有服从他们的教皇就离开了，写起来太长了。

就这样，这位英勇的基督徒骑士，约翰奥德卡斯尔爵士，在上帝的祭坛（即耶稣基督）下安息了，与那些在忍耐的国度里，为了他忠实的话语和见证而遭受巨大磨难，甚至身死的虔诚信徒们同在。

1473 年 8 月，托马斯格兰特在伦敦被捕。他被指控信奉威克里夫的教义，并因此被定为顽固的异教徒。这位虔诚的教徒在治安官府接受了传讯。在指定的行刑日早晨，他想吃点东西，吃了一些食物后，他对在场的人说：我现在吃得很好，因为在我去吃晚饭之前，我还要面对一场奇怪的冲突。吃完饭后，他感谢上帝的眷顾，请求立即把他带到行刑的地方，以证明他所宣扬的原则是正确的。就这样，他被绑在塔山的一根木桩上，在那里被活活烧死，用最后一口气宣告了真理。

1499

年，虔诚的巴德拉姆被带到诺里奇主教面前，被一些牧师指控持有威克里夫的教义。他承认自己确实相信反对他的一切。为此，他被判定为顽固的异教徒，并被签发了处决令；因此，他被带到诺里奇的火刑柱前，在那里受尽折磨。

1506 年，一位名叫威廉-蒂尔弗雷（WilliamTilfrey）的虔诚教徒在阿默沙姆一个名叫斯托尼普拉特（Stoneyprat）的地方被活活烧死，与此同时，他的女儿琼-克拉克（Joan Clarke），一位已婚妇女，不得不点燃要烧死她父亲的柴火。

也是在这一年，一位名叫罗伯茨（Roberts）的神父在林肯主教面前被判为罗拉德派教徒，并在白金汉被活活烧死。

1507 年，一个名叫托马斯-诺里斯（Thomas

Norris）的人因见证福音的真理而在诺里奇被活活烧死。这个人是个贫穷、无礼、无害的人，但他的教区牧师有一天与他交谈时，猜测他是个罗拉德教徒。由于这个猜测，他向主教提供了信息，诺里斯因此被捕。

1508 年，一位曾被监禁两年的劳伦斯高尔在索尔兹伯里被活活烧死，原因是他否认圣礼的真实存在。此人似乎在索尔兹伯里经营一家商店，并在家中招待了一些洛林派教徒。为此，有人向主教告发了他；但他坚守最初的证词，被判为异端受苦。

在奇本-苏德本（ChippenSudburne），一位虔诚的妇女被大法官惠特纳姆博士下令烧死。她被烈火烧死后，人们正准备回家，一头公牛从屠夫那里挣脱出来。公牛从所有其他人中选中了宰相，它刺穿了宰相的身体，用牛角驮着他的内脏。所有的人都看到了这一幕，令人惊奇的是，这头公牛并没有伤害任何其他人。

1511 年 10 月 18 日，威廉-苏克林（William Succling）和约翰-班尼斯特（JohnBannister）曾一度悔改，但他们再次回到了信仰的怀抱，并在史密斯菲尔德（Smithfield）被活活烧死。1517 年，约翰布朗（曾在亨利七世统治时期悔过自新，并在圣保罗教堂周围焚烧过香炉）被坎特伯雷大主教沃纳曼博士判刑，并在阿什福德被活活烧死。在他被绑上火刑柱之前，沃纳曼大主教和罗切斯特主教耶斯特将他的双脚放在火中灼烧，直到肉全部脱落，甚至连骨头都烧掉了。这样做是为了让他再次悔改，但他至死都坚持真理。

大约在这个时候，伦敦市的一个裁缝商人理查德-洪恩（RichardHunn）因拒绝向牧师支付一个孩子的葬礼费用而被捕。他被押送到兰贝斯宫的罗拉德塔，被大主教的一些仆人私下杀害。

1518 年 9 月 24 日，约翰-斯蒂林岑（John Stilincen）被逮捕，并被带到伦敦主教理查德菲茨-詹姆斯（Richard Fitz-James）面前，10 月 25 日被定为异教徒。他被绑在史密斯菲尔德（Smithfield）的火刑柱上，围观者人山人海，他用鲜血封住了自己对真理的证

词。他宣称自己是一个洛林派教徒，他一直相信威克利夫的观点；虽然他曾软弱到放弃自己的观点，但现在他愿意让世人相信，他已经做好了为真理而死的准备。

1519 年，托马斯-曼在伦敦被烧死，一个名叫罗伯特塞林的普通老实人也因为反对图像崇拜和朝圣而被烧死。

大约在这一时期，詹姆斯布鲁斯特在伦敦的史密斯菲尔德被处决。他是科尔切斯特人。他的思想与其他罗拉德教徒或追随威克利夫教义的人一样。尽管他一生清白，举止端庄，却不得不接受教皇的报复。

这一年，一位名叫克里斯托弗的鞋匠在伯克郡的纽伯里被活活烧死，原因是他否认上述教皇条款。这个人得到了几本英文书，这足以让他成为罗马教士们厌恶的人。

罗伯特希尔克斯曾在主教的法庭上被判为异教徒，但他越狱逃跑了。两年后，他再次被捕，被带回考文垂，在那里被活活烧死。治安官总是没收殉教者的财产据为己有，使他们的妻子和孩子忍饥挨饿。

1532 年，托马斯哈丁和他的妻子被指控为异端，在林肯主教面前被传讯，并因否认圣礼的真实存在而被定罪。他被拴在一根木桩上，这根木桩建在博特利附近的佩尔河的切沙姆。当他们点燃木柴时，一名旁观者用钢坯砸出了他的脑浆。牧师们告诉人们，凡是带着火炭来烧异教徒的人，都可以在四十天内免于犯罪。

这一年的下半年，坎特伯雷大主教沃勒姆逮捕了梅德斯通的一名牧师希滕；他在狱中受尽折磨，并多次接受大主教的审问。罗切斯特主教费舍尔被定为异教徒，在自己教区的教堂门前被活活烧死。

剑桥大学民法教授托马斯比尔尼在威斯敏斯特的主教府被传唤到伦敦主教和其他几位主教面前。他数次受到火刑柱和火焰的威胁。他身体虚弱，不得不悔改；但事后他又悔恨不已。

因为这次忏悔，他第二次被传唤到主教面前，并被判处死刑。在被送上火刑柱之前，他忏悔了自己对马丁路德观点的坚持。在忏悔过程中，他微笑着说："我在这个世界上经历了许多风暴，但现在我的船很快就会靠上天堂的岸。"他站在火焰中一动不动，喊道："耶稣，我信"；这是他说出的最后一句话。

比尔尼受难几周后，理查德拜菲尔德因坚持路德的教义而被投入监狱，并遭受了一些鞭打。这位拜菲尔德先生曾在萨里郡的巴恩斯做过一段时间的修道士，但因为读了丁道尔版本的《新约圣经》而改变了信仰。他为真理所受的苦难是如此之大，以至于需要一卷书来记载。有时，他被关在地牢里，污秽和死水的恶臭几乎让他窒息。有时，他被捆住双臂，几乎所有关节都脱臼了。他还被鞭打了好几次，直到背上几乎连肉都不剩。然后，他被带到兰贝斯宫的罗拉德塔，脖子被锁在墙上。大主教的仆人们每天都用最残忍的方式殴打他。最后，他被判刑，被贬，并在史密斯菲尔德被烧死。

下一个受难的人是约翰特克斯伯里。他是一个朴实无华的人，除了阅读丁道尔翻译的《新约圣经》之外，他没有犯过其他违背所谓的圣母教会的罪行。起初，他软弱无力，不敢告诫别人，但后来他悔悟了，承认了事实。由于他对真理的忏悔，他被传讯给伦敦主教，主教判他为顽固的异教徒。在囚禁期间，他遭受了巨大的痛苦，以至于当他们把他带出来行刑时，他几乎已经死去。他被带到史密斯菲尔德（Smithfield）的火刑柱前，在那里被烧死，他宣称自己对教皇制度深恶痛绝，并坚信自己的事业在上帝看来是正义的。

在这一统治时期受难的下一个人是詹姆斯-贝纳姆（James Baynham），他是伦敦一位有名望的公民，娶了圣殿一位绅士的遗孀。当他被绑在火刑柱上时，他拥抱着火炭说："

哦，你们这些教皇派教徒，看哪！你们在寻找奇迹，现在你们可以在这里看到一个奇迹。在这火中，我感觉不到比躺在床上更多的痛苦，因为它对我来说就像玫瑰花床一样甜美”。就这样，他把自己的灵魂交到了救世主的手中。

这位殉道者死后不久，一位名叫特拉克纳尔（Traxnal）的无辜乡下人在威尔特郡的布拉德福德被活活烧死，因为他不承认圣礼的真实存在，也不承认教皇凌驾于人的良心之上。

1533 年，著名的殉道者约翰弗里斯为真理而死。当他被带到史密斯菲尔德（Smithfield）的火刑柱前时，他拥抱了火炭，并劝说与他一同受难的一个名叫安德鲁-休伊特（Andrew Hewit）的年轻人将自己的灵魂托付给救赎他灵魂的上帝。这两位受难者都忍受了巨大的折磨，因为风把火焰从他们身边吹走，所以他们在痛苦中煎熬了两个多小时才死去。

1538 年，一个名叫柯林斯的疯子在史密斯菲尔德与他的狗一起受死。当时的情况如下：当牧师举起祭品时，科林斯正好在教堂里；科林斯嘲笑弥撒的祭品，把他的狗举过头顶。柯林斯本应被送进疯人院或鞭打车尾，却因此被传唤到伦敦主教面前。虽然他真的疯了，但教皇的权力如此强大，教会和国家如此腐败，这个可怜的疯子和他的狗都被抬到史密斯菲尔德的火刑柱上，在大批观众的簇拥下被烧成灰烬。

同年还有其他一些人遭受了苦难，我们将按照他们的顺序来介绍他们。

一位名叫考布里奇的人在牛津受难；虽然他被认为是个疯子，但当他被绑在火刑柱上，周围燃起熊熊烈火后，他却表现出了极大的虔诚。

大约在同一时间，一个叫普德夫的人被处死，因为他在喝完酒后私下对一个牧师说：“他用空杯为饥饿的人们祝福”。

与此同时，萨福克郡的一位年长修道士威廉-莱顿（WilliamLetton）也被判了刑，他在诺里奇被烧死，因为他谴责游行队伍中高举的偶像；还因为他断言，圣礼应该以两种方式进行。

在焚烧这些人之前的某个时候，尼古拉斯佩克在诺里奇被处死；当火被点燃时，他被烧得像沥青一样黑。雷丁医生站在他面前，赫恩医生和斯普拉格韦尔医生也站在他面前，手里拿着一根长长的白恣，敲打着他的右肩说："皮克，悔改吧，相信圣礼吧。"他回答说："我也鄙视你和（圣礼）。"他因受苦受难而吐血，吐得非常凶猛。雷丁博士为了让他放弃自己的观点，给了他四十天的宽限期。但他坚持真理，丝毫不理会敌人的恶意。他被活活烧死，因基督认为他配为祂的名受苦而欢欣鼓舞。

1540 年 7 月 28 日或 1541 年 7 月 28 日（年表不同），埃塞克斯伯爵托马斯克伦威尔被抬上塔山的脚手架，在那里被处死，其残忍程度令人震惊。他向人民发表了简短的演说，然后温顺地接受了斧头的惩罚。

我们认为，将这位贵族列入殉教者行列是非常恰当的；因为尽管对他的指控与宗教无关，但如果不是因为他热衷于摧毁教皇制度，他可能到最后还能保留国王的宠信。此外，教皇派还密谋消灭他，因为除了善良的克朗默博士外，他在推动宗教改革方面比那个时代的任何人都做得更多。

克伦威尔被处死后不久，卡斯伯特-巴恩斯博士、托马斯-加内特和威廉杰罗姆被传唤到伦敦主教的教会法庭，被指控为异端。在伦敦主教面前，巴恩斯博士被问到圣徒是否为我们求情？他回答说："他会把这个问题留给上帝；但（他说）我会为你们祈祷"。

1541 年 7 月 13 日，这些人从伦敦塔被带到史密斯菲尔德，在那里他们都被锁在一根木桩上；在那里，他们顽强地忍受着死亡的煎熬，这是对耶稣基督的坚定信仰所无法激发的。

托马斯萨默斯是个诚实的商人，他和另外三个人因为读了路德的一些书而被关进了监狱。他们被判处把这些书带到切普赛德（Cheapside）去烧。在切普赛德，他们不得不把路德的书扔进火里；但萨默斯却把他的书扔了过去，为此他被送回伦敦塔，并在那里被乱石砸死。

此时，林肯教区的主教朗兰德博士正在对林肯进行可怕的迫害。在白金汉，托马斯-贝纳德（Thomas Bainard）和詹姆斯-莫尔顿（James Moreton），前者的重罪是用英语朗读主祷文，后者的轻罪是用英语朗读圣雅各布书信。他们都被判有罪并被活活烧死。

牧师安东尼-帕森斯（Anthony Parsons）和另外两个人被送到温莎（Windsor）接受异端审查。他们被要求签署几项条款，但遭到拒绝。这些程序是由索尔兹伯里主教主持的，他是那个时代除邦纳之外最残暴的迫害者。当他们被带到火刑柱前时，帕森斯要了一些喝的，拿给他后，他对他的同伴们说："快乐吧，我的弟兄们，向上帝举起你们的心；因为在这顿丰盛的早餐之后，我相信我们会在我们的主和救世主基督的国度里吃上一顿丰盛的晚餐"。听到这些话，受难者之一伊斯特伍德举目双手向天，祈求上主接受他的灵魂。帕森斯把稻草拉到他身边，然后对观众们说："这是上帝的盔甲，现在我是一名准备上战场的基督徒士兵。除了基督的功劳，我别无所求；他是我唯一的救世主，我相信他能拯救我。"不久，大火点燃了，大火烧毁了他们的身体，却无法伤害他们宝贵而不朽的灵魂。他们的坚贞战胜了残酷，他们的苦难将永远铭记在心。就这样，基督的子民处处被出卖，他们的生命被买卖。在议会中，国王将这一最亵渎神明、最残忍的行为永远定为法律：无论什么人，只要用母语读经（当时被称为

"威克利夫的学问")，就会被没收土地、牲畜、身体、生命和财产，永远不得继承。因此，他们将被判定为上帝的异教徒、王室的敌人和这片土地上最极端的叛徒。

约在英王亨利一世即位后的第三年，在斯密士菲尔德建立了圣巴多罗买医院；此工程在国王陛下的一名游唱诗人雷耶的监理下开始，后来经伦敦市长、参议员威丁顿查理的督促而竣工。斯密士菲尔德原是当时俄国王的法律处死重刑犯和其他犯人的刑场。

工匠巴德比约翰

主后一四一〇年三月一日，坎特布雷的大主教阿伦德多马在伦敦传教修士区的大厅里审讯一个名叫巴德比约翰的裁缝，因他曾说过经神父祝福后的圣餐，不可能真的变成基督的血和身体。

在审讯时巴德比神情刚毅、心志坚定，大主教看他绝对不可能改变心意，就说服当时在场的众人公开宣告巴德比约翰是个传异端者，当交付政府权力处理。

主教在上午才宣告判决，国王的命令在下午即刻下达。兵士将巴德比带至斯密士菲尔德，将他放在一只空桶内，用铁链捆在火刑柱上，四围堆满干柴。这时大王子来了，他刻意仿效那位好心的撒玛利亚人，一再劝告巴德比，要他珍惜自己的性命。就在这个时候，斯密士菲尔德的圣巴多罗买修道院院长也来了，在十二支火把的领率下，他郑重其事地将圣餐送到火刑柱前，要巴德比承认这是主真实的血和肉，但巴德比仍坚定地说：“这是圣餐，不是主真实的血和肉。”行刑者看他宁死不悔，就点起火来，巴德比一看见火，就向主呼求：“主阿！怜悯我！”这时王子深受感动，就命令熄火，再次劝告巴德比放弃异端，并应许每年从国王的财库中，拨出钱来，作为他生活所需，好叫他衣食无虞，而且可享受富裕的生活。

然而我们可敬的弟兄，基督勇敢的战士却不理会王子的甜言蜜语，也藐视所有出于仇敌的诡计，他断然拒绝，宁可接受火烧的酷刑，也不愿意附从邪说，作恶拜偶像。王子无可奈何，只得下令重新点火，而我们的弟兄对此酷刑也坦然身受，无惧无悔地为主殉道了。

斯威丁威廉和布鲁斯脱约翰

斯威丁威廉和布鲁斯脱约翰两人于主后一五一一年十月十八日一同被烧死。

他们被定罪的原因有好几个：第一，是他们不相信经祝福后的圣餐，能变成基督真实的血肉；其次，他们阅读某些禁书，并且与有传“异端”嫌疑的人来往；最后，也是最严重的罪名，是他们公然拒绝穿著作为他们身份标志，印着条纹的衣服，这是当地僧人吩咐他们必须终身穿着的。

史迪门约翰

史迪门约翰反对向偶像崇拜、祈祷与献祭；又否认经祝福的圣餐存在着基督真实的血肉；他并极力赞扬威克立夫约翰。断言他是位已在天上的圣徒。

基于以上三项罪名，他被交赴伦敦的警卫长，于一五一八年被当众烧死。

门多马

门多马因表明相信基督的福音；公开反对忏悔认罪；否认祭坛上的圣餐为基督真实的身体；认为不应当拜偶像，拒绝向耶稣受难像下拜而被捕，并为此受到长期的囚禁。然而，到了生死关头，他却因怕死而情愿接受罗马天主教的审判，宣誓放弃信仰。

他虽然作了基督精兵中的逃兵，向仇敌屈膝，但仇敌并没有放过他，他仍被关在牛津附近的奥斯尼修道院中，每天背着柴火到十字架前，作为苦修。不久之后，当地的主教因家中需要人手帮忙，才把他从修道院中放出来，留在自己家中。未几，他逃离樊笼到异乡漂泊，

受尽了艰苦。他在埃塞克和萨福克郡住了许久，在那里，他得着复兴，再回到主面前，并获准加入基督福音敬虔教师的行列中。

主后一五一八年，他被控为堕落犯，再次被逮捕至伦敦主教处，他虽然行事公义，并没有触犯法律，但仍被定罪为传异端者，交付伦敦的警卫长，骑马送至斐特诺斯特罗主教家门口，再由当地警卫长送至斯密士菲尔德。这次，他不再临阵逃脱，就在当天上午，他被烧死，跻身于蒙福的殉道者的行列中。

弗瑞斯约翰

弗瑞斯约翰是一个勤奋好学的年青人，他一向遵循礼法，过着非常敬虔的生活，在当时经常往来的青年人中，显得十分拔群出众，深受人们的称赞。然而他虽敬虔好学，却从未遇见福音的真光，直到有一天，他认识了丁道尔威廉，才第一接受了福音的种子，并认识何为真实的敬虔。

此时，约克郡的红衣主教准备在牛津建立一所非常豪华的学院，定名为弗瑞德斯瓦德。这位野心勃勃的红衣主教不但计划把全英国最好的法衣、器皿、装饰品和各种宝物都收集到学院中，而且也公开招聘当时最杰出、最优秀的人才到院中以壮其声势，而弗瑞斯也在应聘之列。

没想到这些经他精心挑选而来的青年人聚集后，竟然以严肃的态度、敏锐的言辞批评当时信仰的陋习，主教得知后，非常生气，控告他们为传异端者，把他们囚禁在学院的地穴中。这地穴原是贮放咸鱼的地方，里面腥臭不堪。这些青年人在这污秽恶臭之地关了一段日子后，都感染恶疾，有些人虽然后来被释放，但仍然因此丧生。

弗瑞斯约翰和其他少数人，因持有红衣主教的信，声明不可苦待他们，所以得以被释放，但行动自由仍受限制，只可在牛津方圆十哩之内走动。虽然如此，弗瑞斯仍有生命之虞，因

当时的英国大法官摩尔多马极其恨他，想尽办法想致他于死地。派人包围所有陆海通道港口，凡能报告他行踪的人，均稿以重赏。

弗瑞斯被逼得无路可走，只得四处寻找可以躲藏的地方，尽管他经常乔装打扮，又时时改变躲藏的地方，但仍然无法逃离仇敌的手，不久之后，他终于被捕了。狂怒、残暴的仇敌将他带到伦敦、文切斯特及林肯郡的主教面前，在圣保罗教堂开庭审讯他对圣餐及炼狱的看法。弗瑞斯坚持他所确信的真理，丝毫不肯妥协，于是被判火刑。

行刑者将柴堆在他的四围，他也欢然地拥抱柴捆，为了持守真理，情愿为他的救主耶稣基督受火焚之苦，时为主后一五三三年。

休威特安德烈

休威特安德烈出生于菲弗仙姆，是一位清心爱主的青年人。在他二十四岁那年，于某个宗教节日到圣邓斯坦教堂去的时候，遇见霍尔特威廉；霍尔特曾作过国王裁缝的工头，是个隐藏的无耻之徒，休威特却毫不知情，以为霍尔特也是福音的支持者；休威特在那里和霍尔特谈论福音，提出他对信仰的看法，然后才转身离去，走进舰队桥旁一家书店里去。霍尔特立即打发几个军官，到那家书店里，当场将休威特逮捕。

休威特被解到伦敦的主教那里，主教要他回答他对圣餐的看法。他答道：“我的看法和弗瑞斯约翰一样。”当时在场者无不哗然。伦敦的主教斯多克斯莱对他说：“什么！弗瑞斯已经被判火刑了，你若不放弃你所坚持的，也要和他一同烧死。”休威特说：“为了持守真理，我情愿被烧死。主教于是把他和弗瑞斯关在一起，在一五三三年，将他们二人，一同烧死。

兰伯特约翰

兰伯特约翰是诺福克郡地方人，曾就学于剑桥大学，他精通拉丁文和希腊文，经常将这两种文字的著作翻译成英文。后来因地方不安宁而被迫离家，渡海去找丁道尔和弗瑞斯，他在那里住了一年多，并且成为安特卫普市的英国王族的牧师。不久之后，摩尔多马来找他麻烦，在巴罗的控告下，他被逮捕，并被送到坎特布雷的大主教华汉姆处受审。

未几，大主教过世，兰伯特暂时获释，他返回伦敦，在斯克多斯一带藉着教儿童希腊文和拉丁文来操练自己。由于他的学识和言行都很优秀，就广受众人的赏识，尤其是青年人，更是爱戴他。

一五三八年，他去伦敦的圣彼得堂听泰勒博士讲道。散会后，他谨慎地去找泰勒博士交谈，讨论的中心是对于圣餐经祝福后，是否真的改变为基督的血和肉，泰勒直斥此说为谬论，为了使兰伯特信服真道，他还带兰伯特去见巴恩斯博士，可惜巴恩斯好像不太同意泰勒的看法。

本来兰伯特只在私底下讨论这个问题，但是渐渐地，他开始在公开的场所为真道辩论。有一天，克兰麦大主教把他叫去，要他公开为他所持守的争辩，因着这场辩论，大主教也赞同兰伯特的看法，并成为其热心的拥护者。据说兰伯特曾在辩论时表示要上诉国王陛下，因此，国王也身穿白衣，亲临辩论的现场，施行审判。

审判时气氛肃穆，令人胆寒，国王坐在正中，右侧坐着众主教们，后面站着身穿紫衣的著名律师们；左侧按着等级，坐着英国的贵族、法官及绅士们，后面是国王私人议院中的绅士。国王神情严厉，目光炯炯，大大增加了会场的恐怖。他严峻地看兰伯特一眼，然后转向他的顾问，下令文切斯特的主教赛普生博士向百姓宣告召开审判大会的原因。

赛普生博士宣布完了之后，国王站起身来，皱若眉头向兰伯特严厉地发问：“喂！你叫什么名字？”

兰伯特温柔地跪下，答道：“我的本名叫尼古森约翰，但大家都叫我兰伯特。”

国王说：“什么！你有两个名字？即使你是我的兄弟，但因为你有两个名字，我就不能信任你。”

兰伯特答道：“哦！尊贵的国王，是您的主教强迫我，我才改名字的。”

国王又向他问了许多话后，才命令他开始为他所坚信的辩护，要他说明他认为放在祭坛上的是什么？。

兰伯特在未开始申论之前，先向神发出感谢，感谢他改变国王的心，使他愿意到这里来，好了解信仰论战的症结所在。

没等他说完，国王就愤怒地打断他的话说：“我到这里来不是要听你对我当面的赞美，你还是简单扼要地回答这个问题：放在祭坛上的圣餐，究竟是不是基督真实的身体？其余的话，一句也别多说！”国王边说边举起他的帽子。好像十分不耐烦的样子。

兰伯特说：“好，我回答。圣奥古斯丁曾说过，就着某种仪式来说，它是基督的身体。”

国王说：“不要用圣奥古斯丁或其他权威人士的话来回答。你老实地告诉我，你认为它是不是基督的身体？”

兰伯特说：“我否认圣餐就是基督真实的身体。”

国王说：“小心啊！你现在已经被基督曾说过的话‘这是我的身体’定罪了！”

国王又命令坎特布雷的大主教克兰麦多马来驳斥兰伯特的断言；而每一位主教也纷纷站起就此得出自己的看法。如果我们要在此记下他们所说的每一句话，那就未免太冗长和累赘，更何况他们所说全是谬论，毫无说服力可言。

最后，天黑了，大厅中也亮起火把，国王不耐烦再听，就对兰伯特说：“你现在已经与所有有学问的人辩论过了，还不满意吗？你到底要死还是要活？说吧！任你自由选择。”

兰伯特答道：“我把自己完全交给国王陛下处理。”

国王说：“将你自己交在神手中，不要交给我。”

兰伯特说：“我把我的灵魂交神手中，我的身体则完全交在陛下仁慈的手中。”

国王说：“你若将自己交给我审判，则必定是被处死，因为我决不作传异端者的保护人。”然后转过身来，对克伦威尔说：“克伦威尔！宣读他的判决书。”

一五三八年，兰伯特为主殉道。在斯密士菲尔德火刑场所有蒙福的殉道者中，兰伯特受到仇敌最残酷，最无人道的酷刑。当他的双腿被烧到残缺不全时，这些敌挡神的人，卑鄙的刽子手把火焰挪开，单用小火烤他，两边站着的人又用矛扎他。这时他只能举起双手，向围观的百姓喊道：“惟有基督！惟有基督！”而他的指尖，仍有火焰在燃烧。这时，行刑者才放下矛，使他跌入火焰中，向主献出他生命的最后一滴奠祭。

史戴尔

在亨利国王时代，这些蒙福的圣徒、基督的殉道者，都是清白无辜的，为了见证神的道和真理而受苦。在汤斯特卡斯白脱为伦敦主教的末期，有一位义人史戴尔也受到仇敌残忍的迫害。亲眼看见他往火刑场殉道的骑士奥特瑞罗伯特向我们作见证说：那天，史戴尔是与那本他常常读的启示录一同被烧成灰烬。当史戴尔看见那本启示录也被绑在柱子上，就大声说：

“哦！有福的启示录！我何等欢喜与你一同被烧！”这位义人与他所常读的那本启示录于一五三九年一同被烧毁。

巴恩斯罗伯特、加瑞特多马、耶柔米威廉英国教会勇敢的领袖克伦威尔多马被废之后，许多善良的男女圣徒不断地被迫害受屠杀，令人不忍卒睹。文切斯特的主教肆无忌惮地破坏主的葡萄园，攻击巴恩斯罗伯特、加瑞特多马和耶柔米威廉三人，在克伦威尔死后不到两天，就处死了他们。

巴恩斯罗伯特是剑桥奥古斯丁家族的长老及修道院院长，他常在家中公开读保罗书信，为要从其中得着基督的教导及真道，并且培养了好几位有名的牧师。他解经有能力，又长于辩论、善于传道，在当时十分著名。有一天，当他正在剑桥的会议厅中办事时，忽然有一个武装士兵闯了进来，当众将他逮捕，使所有在场的人都震惊不已。第二天，他被带到西敏寺的红衣主教沃尔赛面前。当时红衣主教的秘书迦德纳博士、福克西长老和华茨的长老都在场，他们命他在红衣主教的接待室中跪下答话。

红衣主教对在场的博士和长老们说：“你们所控告的传异端者，就是这位巴恩斯博士吗？”

他们回答说：“是的。恳求大人怜悯，我们相信您会发现他很有可塑性，一定能从善如流，因为他既聪明又有学问。”

红衣主教说：“博士大人，你没有充分理解圣经就去随意教导百姓，使我们在百姓中成为笑柄。总有一天，我定要用我的金鞋、短柄斧、柱石、金垫和十字架来攻击你，到那时我们就要讪笑并藐视你。你居然说我在讲道时戴上付红手套（你们甚至称之为血手套）以免发冷。老实说，你应该上舞台去表演，而不该在讲台上讲道。”

巴恩斯答道：“我所讲的都是出于圣经的真理，是根据我的良心和出于从前的优秀学者的。”说着，他又拿出六张稿纸来证实他的论点，并呈交红衣主教。

红衣主教拿着纸微笑地对他说：“我们看得出来你必定会坚持你的论点，好藉此表现你的学问。”

巴恩斯说：“是的，靠着神的恩典和阁下您的仁慈，我是想持守这些真理。”

红衣主教答道：“哼！你这种人对我们、对天主教毫无益处。我要问你一个问题：你有没有想过我已经拥有全部的王权，在英国的高等法院中，我能代表国王陛下，我有权镇压英联邦内一切的恶人和贪污犯，叫他们惧怕。你居然还期望我对你施恩？你背叛了我们，任意教导穷人，你是想叫他们反抗能使一切恶人害怕的尊严的君王陛下，好去附从你，使你从中取利吗？”

巴恩斯说：“我认为我必须变卖己物，周济穷人，否则就配不上我们所受的呼召。”

红衣主教说：“看哪！博士们，你们还告诉我他是一个聪明人！”

博士们都跪下来说：“我们请求大人善待他，我们相信他一定会改变心意的。”

红衣主教又说：“你们都起来！为了你们及大学的缘故，我会善待他的。博士大人，怎么样？难道你不知道我在英国能执行一切信仰的法律，如同教皇一样吗？”

巴恩斯答：“我知道你能。”

红衣主教说：“那么你愿意顺服我们吗？为着你和大学，我们将会竭尽所能来护卫你。”

巴恩斯答：“我非常感谢您的仁慈和好意，但我必须坚守神的话——圣经，依照神所赐给我纯仆的才能行事为人。”

红衣主教说：“好吧！既然你执意如此，我也不再多说，不过，你的学问将受到极大的试验，你也将受到法律的制裁。”

此后，巴恩斯被关在舰队街达半年之久，然后以自由犯人的身份被解送至伦敦的奥斯丁修道院，再解到北汉普顿，预备将他烧死。霍恩长老是个心中有智慧，敬畏神的人，知道将会有书面命令下达，要尽速将巴恩斯烧死，就劝他化装逃亡。在他离开之前，又要他写两封信，一封放在红衣主教桌上，说明自己投河自尽的原因，并将一些衣物放置在河畔；另一封信则是给市长，要求他派人去河里捞他的尸体，并且说在他的颈项上挂着一封用蜡密封的羊皮纸信，信的内容是告诫所有人要谨防红衣主教。收到这两封信后，主教和官员们花了七天的时间在河里打捞巴恩斯的尸体，而他却穿上穷人的衣服回到伦敦，从那里搭船去安特卫普，到路德马丁那里去了。

到了安妮时代，巴恩斯博士和其他一些人才返回英国，这时，他仍是基督忠心的传道者，在安妮女王在位时，他受到很好的提拔和对待。随后，当亨利八世国王在位时，又派他作使者去克里夫斯公爵处，办理克里夫斯公爵的女儿安妮女士与国王的婚事，在这段期间，他一直受到非常的优待，直到迦德纳们史蒂芬从法国回来，局面才开始恶化。

迦德纳返国后不久，巴恩斯和弟兄们相继被捕，在汉普敦法庭国王面前受审。在审问时国王大声责备巴恩斯在私室内的行为，巴恩斯则谦卑地表示乐意接受国王的责备；其实亨利国王心中十分痛惜巴恩斯，实在不愿意审判他；国王对巴恩斯说：“不！你不必服从我；我不过是个必死的人！”说着就站起身来，转向圣餐，脱下帽子说：“那边才是我们众人的主人，真理的创始人；要服从他的真理。若我不能捍卫这真理，你可以不必服从我。”

虽然国王想尽办法，要释放巴恩斯，但是仇敌却迫害愈烈。迦德纳用种种极阴狠的手段来陷害巴恩斯和弟兄们；命令他们在复活节讲三次道，每次迦德纳都亲临讲道厅，要听他们是否已撤回他们的观点，否则的话，就记录下他们言论中的“错谬”，作为把柄，好捏造他们的罪名。不久，他们被押到伦敦塔，并被囚禁在那里，直到被烧死为止。

与巴恩斯一同殉道的弟兄们有两位，一位是伦敦杭尼巷的副牧师加瑞特多马。他在一五二六年前后来到了牛津，并带来了丁道尔所译的英文新约圣经，卖给几个学者。消息传开后，他被视为传异端者而受搜查，并被逮捕入狱。后来他被迫从圣马利教堂，背着柴与其他许多受刑人一同走到弗来斯瓦德教堂，后来又被囚在奥斯尼等待受刑。

另一位殉道者是斯坦勃尼教区的牧师耶柔米威廉。他于西敏寺在国王面前受审，控告他传讲错误的教训。在受审时，有一位名叫威尔逊的博士来与他辩论，要他承认人在神面前因行善而称义。耶柔米答道：“任何善行均无价值，不能为我们换来救恩；最多只能说是神的怜悯与慈爱引人行善罢了！”

在复活节之后，巴恩斯、耶柔米和加瑞特三人均被关进伦敦塔，在一五四〇年七月三十日，即克伦威尔勋爵过世后两天即对他们进行诉讼，随即将这三位圣徒带至斯密士菲尔德火刑场，在火刑柱旁仇敌仍不肯松手，还用尽各种办法想要叫他们“悔改”。

在刑场上，巴恩斯博士再次宣告他对救恩的看法。

他说：“不要再劝说了！人若以为自己可以因行善而称义，他就永远不能进神的国。的确，我们应作善工，神也命令我们如此行，但这是为了要见证我们的信仰，而不能以此为我们的功行。救恩是因基督为人受死而作成的。”

当时有人问他对于向已故圣徒祷告的看法。巴恩斯说：“在全本圣经中没有一处说我们应向任何圣徒祈求，因此我不能对你们传讲向圣徒祷告的道，否则就是在传讲我自己想出来的教训，而非神的真道。警长先生，若是众圣徒现在愿意为我们祷告，我也希望能在这所剩不多的时候为你们众人祷告。”

巴恩斯又要求所有在场的人为他作证：他深恶痛绝所有违背神真道的教训，他也是因为信仰基督耶稣而被处死。耶柔米和加瑞特也作了同样的宣告。他们手挽着手，彼此亲嘴，安静又谦卑地任凭刽子手行刑。

圣徒们忍耐至死，见证了他们所信的道是真实的，他们的良心也是平安的。

爱斯库安妮：林肯郡骑士爱斯库威廉爵士的女儿

以下是爱斯库安妮的亲笔函，叙述她受审的经过：

“主后一五四五年，我首次到宗教法庭受审。”

“代尔克里斯多夫在赛德勒大厅审问我。问我是否说过：‘宁可自己读五行圣经，也不愿在教堂里听五次弥撒。’我承认我曾说过，因为从圣经的书信和福音书中，我得着许多有益的教导，而弥撒则对我毫无助益。他又问我是否说过：‘一个恶神父讲道时，讲的是魔鬼而不是神。’这是他故意歪曲我的话，我原来的话是：‘无论是谁，他的坏光景都不能伤害我的信心，因为我在灵里接受的，乃是基督的宝血和身体。’他又问我关于告解认罪的看法，我表示在圣经中，圣雅各曾说过我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后来，他另派一个神父来问我是否反对个别的弥撒可以帮助一个人的灵魂得救？我说：‘若相信这个，就无异于拜偶像，而否认基督是为我们受死。’”

“后来他们把我带到市长阁下那里，市长控告我一件莫须有的罪名，是我从未说过的。他们又问我说：‘若是一只老鼠吃掉它的主人，那它到底是接受了神没有？’对于这样荒谬的问题，我只是付之一笑，不予置答。”

“主教的大法官斥责我。说我随意讲解圣经，该受大谴责，因保罗明明禁止妇女讲神的道。我答道：‘我和他一样明白保罗的意思，在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中，保罗说他不许妇女在会

中以教训的方式来讲道。‘我反问他说他见过多少妇女上讲台讲道呢？他承认他从来没有看见过，我就对他说，除非妇女触犯了律法，否则他无权在可怜的妇女身上吹毛求疵。’”

“事后，他们把我带到康勃特，住了十一天，不许任何朋友与我交谈。”

“在格林威治的国王议会上审查我的经过和结果：”

“有人告诉我说，国王们愿意让我去见他们，要我将整个事情的经过公开向他们说明。我直截了当地告诉他们，我不愿这样作，如果国王真的愿意听我说，我宁可向他们讲述真理。看守我的人却说不许我去见国王时，给国王们找麻烦，我告诉他们说，所罗门是世界上最聪明的国王，他不仅未曾厌恶听取两个妇人在他面前的诉讼，并且对那一个妇人施以极大的恩典。”

“大法官阁下问我对圣餐的看法。我答道：‘我始终相信在基督徒的聚会里，擘饼是纪念主耶稣的死，并依照他的吩咐献上感谢，接受他荣耀受难的果效。’文切斯特的主教命令我直答覆，我说：‘我不愿在异乡唱主的新歌。’主教允许我用比喻来说，我说这就是我所能讲最好的比喻，我又告诉他说：“即使我阐明了真理，你也不会接受的。我已经预备好从你手中接受任何的苦痛——他的斥责和一切的刑罚——我都乐意接受。”

“埃赛克的勋爵李尔阁下和文切斯特的主教都恳切地要我承认圣餐是主真实的肉、血和骨，我对他们的答覆是：‘这种劝告已违背了他们对圣经的认识，对他们来说是奇耻大辱。’”

“后来主教说，他要与我作亲切的谈话。我说：‘犹大在出卖主耶稣时，岂不是与主亲嘴问安吗？况且，凡事要有两三个见证人才能定准。’据此，我拒绝与主教单独谈话。”

“当时主教恼羞成怒，就扬言要把我烧死；我答道：‘我找遍全本圣经，都不曾发现基督或他的使徒杀死过任何活物。罢了！罢了！让神嗤笑你们的无知吧！’”

“然后，他们将我押解到新门监狱。”

“我被解离开新门监狱后的遭遇：”

“他们把我带出新门监狱，解往英国国王所指定的地点。里却长老和伦敦的主教软硬兼施，有时以权力威吓我，有时以谄媚的话讨好我，企图说服我远离神，但我对他们虚伪言辞都不加理会。赛克顿尼古拉也来作说客，劝我像他一样公开放弃所信的真道，我对他说，他若是未曾出生倒好。”

“里却长老见无法说服我，就把我关入伦敦塔。”

“后来，里却长老偕同一位议员又来了，命令我据实回答他们的话。他问我在我教派中有没有采邑的妇女，我告诉他们我什么也不知道。他们又说国王知道我若愿意，一定能列出许多我们教派中的人名，我答道：‘你们在各样事上作假，连国王都受了你们的骗！’他们还不罢休，仍喋喋不休地问我在康勃特是谁在暗中支持我，使我有胆量和他们作对，我说不是任何从人来的帮助使我刚强；至于有人给予我一些金钱上的资助，那是因为我的使女为我向人求援时，有人托她带钱给我，但我从不认识他们。他们仍一再追问到底是谁给我钱，我说：‘有一位身穿蓝外套的男人给我十先令，说是小姐要他送来的；另有一位穿紫外套的人给我八先令，说是丹妮小姐送给我的，至于这些人名是否是真实的，我就不得而知了。除此之外，我什么也不知道。’”

“因我无法照他们所求，提供任何赞同我观点的人的姓名，他们就用酷刑对付我，不停地折磨我，连大法官和里却长老都动手向我用刑，直到我奄奄一息，但我始终安静地躺在拷问台上，不喊不叫，单单倚靠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

“最后，当他们把我从拷问台上放下来时，我昏迷了过去。他们又把我弄醒，大法官改用甜言蜜语要我放弃我的观点，但我的主神——我感谢他永不改变的慈爱——赐我恩典，保守我的心怀意念，使我能不屈不挠坚持到底。”

“我被关在一间小房子里，我躺在床上，觉得筋疲力竭，全身的骨骼都痛得好像被支解了似地，但我仍为此感谢我的神。大法官传令下来：若我肯放弃我的观点，则无论我要什么，他都会给我；否则，立即将我解至火刑场烧死。我的答覆是：“我宁可死，也绝不违背所信的真道。””

执行火刑的当天，这位善良的妇人坐在椅子上，被人抬进斯密士菲尔德火刑场，因她在饱受酷刑后，软弱得无法走路，行刑的人，得用铁链将她绑在火刑柱上，因她根本站不起来。那天，围观的百姓人山人海，刑场的四围都设下拦绳以阻止他们进入。在圣巴多罗买教堂前面，英国大法官瑞阿塞斯雷坐在审判席上，两旁坐着诺福克的公爵、贝德福的老伯爵以及市长阁下等人！

点燃柴捆前，群众听见有火药的爆炸声就害怕起来，惟恐爆炸使柴捆飞到他们头上。贝德福的伯爵向百姓解释说：黑火药不是放在柴捆下，而是放在受刑者身体的四围，以减轻他们的痛苦。行刑前，大法官再次宣布说：只要爱斯库安妮肯放弃她的观点，国王一定会宽恕她。但我们的姊妹虽然身体软弱、却仍以微弱而坚定的声音答道：“我决不否认我的主。”

蒙福的爱斯库安妮在火焰中，以自己为燔祭献给神，在主后一五四六年安睡于主怀，为后人留下一个坚贞爱主，宁死忠诚的榜样。

拉雪斯约翰、亚当斯约翰及贝来尼恩尼古拉的殉道

与爱库斯安妮一同被烧死的有希罗勃郡的神父贝来尼恩尼古拉、裁缝亚当斯约翰以及亨利国王的家族、法院绅士拉雪斯约翰。他们能与爱库斯安妮一同被烧死，实在是神莫大的怜

悯，当他们看到姊妹虽然身体那样软弱，但向着主的心却无比坚定和忠贞，就使他们惧怕全消，得以刚强壮胆，为主殉道，在惨烈的火刑痛苦中，仍然得着极大的安慰和喜乐。

布雷德福约翰长老

布雷德福约翰长老出生于兰开夏郡的曼彻斯特，自孩提起，他的父母就教他拉丁文，因此他从小就娴熟于写作，长大后行事为人循规蹈矩。他曾经服侍过骑士哈林顿约翰爵士，也曾为国王亨利八世和爱德华管过事，是国王的营房及建筑的司库。由于他个性活泼、作事熟练、经验丰富，与人相处又非常忠诚，因此在工作上的表现远比旁人优异。

但是主要揀选他作那不能朽坏之工，就是传讲主的福音。在主爱的催促下，布雷德福放弃了属世的大好前程，离开伦敦去剑桥大学攻读神学，为要明白圣经的要道。一年后他得到了文学硕士的学位，旋即获得斐勃洛克厅的校长和院士赠送他大学研究生奖学金，供他继续深造。就在这个当儿，神的仆人布赛马丁劝他把才能奉献为主传道，但布雷德福觉得自己学识有限，恐怕无法胜任，但布赛一再对他说：“你若没有白面包，就给穷人大麦面包。主给你多少，你就给人多少。”在布赛的劝说下，布雷德福决定将自己奉献给主。伦敦的主教黎德利先要他得着执事的学位，然后才准许他在圣保罗大教堂传道，并受牧师的俸禄。

在他三年的传道期间，许多英国信徒都能见证他的忠心和殷勤。他讲道时，总是公开、尖锐地斥责罪恶，然后再娓娓诉说主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所完成的救恩；他也极力地斥责异端邪说，诚恳地劝信徒们要敬虔度日。玛丽女王登基后，他仍然殷勤传道不辍，直到女王和议会无理地剥夺他讲道、工作的权利，并将他监禁为止。

在玛丽女王即位那一年的八月十三日，巴斯的主教包恩在保罗的十字架旁讲道，要在英国建立罗马的教皇制度，引起百姓极大的愤怒，几乎要把他从台上揪下来。尽管邦纳主教和伦敦市长阁下一再制止百姓喧哗，但义愤填膺的百姓们根本不理睬他们，他们越讲，百姓的

情绪就越激动。最后，包恩发觉百姓似乎要冲到讲台上来，甚至有人拔出剑来指着，深知自己处境危急，惟恐有性命的危险，就要求站在讲台后面的布雷德福到前面来对百姓讲话。百姓一看见布雷德福立刻大声欢呼，一切狂怒骤然止息，他们高声对布雷德福说：“布雷德福！布雷德福！神要拯救你的性命！”布雷德福就对这群虔敬、安静、顺从的百姓们说话，要他们速速离去，百姓们这才安静地走开，各自回家去了。包恩长老直到确定自己安全了，才让布雷德福走。事后市长阁下和警卫长领着包恩到讲台近旁学校里的男教师的屋内，布雷德福紧跟在后面，用长袍遮住他，免得被百姓看见。

就在当天下午，布雷德福在切勃赛的包教堂里讲道，严厉地斥责包恩长老惹动百姓怒气的错误行为。不到三天，布雷德福就被逮捕，先去伦敦塔面见女王和议会官员，然后被带到索斯瓦克的英国高等法院，判罪后被解到包特瑞的康勃特。在这两个地方，他虽然身为犯人，仍然坚持一天讲两次道——只要他不生病——善良的百姓天天来听他讲道，把他的房间都挤满了。在这段期间，他的生活一如往昔，仍是读经、祷告和讲道。他每天只吃一顿，而且吃得很少，在吃饭时常常默想，并以帽子遮住眼睛，但他身旁的人都看见他的眼泪不住地落在木盘里。虽然他忍受着极大的痛苦，但对人仍是非常地温柔，即使对小孩子也不例外。

他的身体相当瘦弱，脸色苍白，但他仍殷勤作工，惟恐不能好好利用所剩的不多时间，给予百姓一些有益的帮助，所以他不断地学习并帮助人。夜里睡觉不超过四小时，睡着时手里还拿著书。他惟一的消遣是和诚实的同伴交谈，但也仅限于在饭后略作交谈而已。他对其他犯人非常仁慈，不仅慷慨地把钱分给他们，而且尽可能每周去探望那些因偷窃、扒手而被破囚禁的犯人一次，每次都虔诚地劝导他们，使他们明白真道，而得着真实的安慰。同被囚禁的犯人没有一人不从他得好处，而他也从这些同伴中得了安慰和帮助。

有一天，当他正走进看守的房内时，看守的妻子突然跟了进来，异常惊恐地对他说：“哦！仁慈的布雷德福长老！我得告诉你一个坏消息。”布雷德福问她说：“是什么事叫你这样不

安？”看守的妻子说：“他们明天就要烧死你了！捆你用的铁链刚刚买来，他们马上就要把你押解到新门了！”布雷德福长老脱下帽子，举目望天说：“为此我感谢神！我已经等待很久了。你不必为我担忧，因这是我每时每刻所期待的，主赐我恩典让我配为他受火刑。”

当天夜里十一、二点左右，官长们将布雷德福长老押送至新门，因他们认为在深夜里行动比较不会引起骚动。然而在切勃赛等地方（在康勃特和新门之间）仍聚集了一大群百姓）他们温柔地向布雷德福长老挥手告别，不住地哭泣，并为他祷告。他也与他们挥手道别，恳切地为他们祷告，求主恩待这群善良的百姓。

翌晨四点钟，在斯密士菲德尔已聚集了一大群男女百姓，等候布雷德福长老来到。直等到九点多，布雷德福长老才在大批武装兵士的押解下来到火刑场。他一来到刑场就仆倒在地，祷告全能的神，然后才站起来走向火刑柱，与另一位受刑者——满有喜乐而坚贞的青年人利夫约翰——同被烧死。

利夫约翰

利夫约翰是在伦敦基督教堂聚会的信徒。他是牛油烛业者加第汉弗莱的学徒，为主殉道时才刚满二十岁。

据我们所得到的资料：他在康勃特的布莱德街收到两张通知，一张要他公开放弃信仰，另一张通知他去向某一个指定的人忏悔。他把那张要他公开放弃信仰的通知退了回去。然后用一根大头针扎自己的手，把血滴在通知上，藉此向主教表示，他已经用血印证了。

火刑那天，他和布雷德福一起走到火刑柱前，布雷德福长老拿起一捆柴吻了一下，又吻了火刑柱，然后举起双手，仰着脸说：“哦！英国，英国，你要悔改认罪，你要悔改认罪。”然后转向利夫约翰说：“弟兄，要振作精神，因为今晚我们要与主同进欢乐的晚餐。”他们两人毫无惧色，欢乐地献上必死的肉身，换取永不朽坏的冠冕。时为主后一五三五年。

菲尔波特约翰长老

菲尔波特约翰是骑士的儿子，生于汉普夏郡，毕业于牛津的新学院。在爱德华国王时代，他被任命为文切斯特的副主教，在任职期间他得了许多帮助。爱德华国王过世后，玛丽女王继位，她一登基就召集高级教士和学者们参加宗教会议。在宗教会议上，菲尔波特长老坚决支持福音，反对弥撒，为此迦德纳主教把他召来，当面责备他，又把他送到邦纳主教和地方官员那里，叫他受许多的苦。

最后，主教看他是不改变持守真理的心志，就宣判他有罪。菲尔波特说：“感谢神，让我从你那个受咒诅的宗教中出来，所以在神面前我绝不是一个传异端者。除非神怜悯你，赐你恩典让你为你的恶行悔改认罪，否则的话，所有的人都将弃绝你那血腥的宗教。”

当兵士把他交给新门监狱的副看守时，他的一个仆人走过去跟着他。一个兵士说：“走开！你想干什么？”他的仆人说：“我要和我的主人说话”。菲尔波特长老回过头来对他的仆人说：“有什么话明天再讲吧！”监狱的副看守问他说：“他是你的仆人吗？”菲尔波特长老说：“是的。”副看守就准许仆人和菲尔波特一同进去。进入新门监狱后，他们先在一个小房间等了片刻，看守长亚历山大才来。他热烈地欢迎菲尔波特长老，对他说：“啊！你真的自己送上门来了！你真是太不聪明了！”

菲尔波特长老说：“对这样的遭遇，我觉得心满意足，因为这是神所命定的，请求你念在我们多年相交的情谊上。好心地帮助我。”

看守长说：“我乐意尽我所能地帮助你，但我也请求你服从我的管理。”

菲尔波特长老说：“请你告诉我，你准备怎样处置我？”

看守长说：“你若肯公开放弃你的信仰，我将给你一切我所能给的。”

菲尔波特长老说：“不！我永不放弃！我已经说过这是出于神的真理，没有人能叫我放弃它，我情愿以我的血来见证它。”

看守长冷笑道：“这就是你们这些传异端者的格言。”随即命令他坐在砧板上，拿许多铁块压住他的双腿，使他痛苦不堪。

菲尔波特长老说：“亚历山大先生！老朋友！能不能请你拿走这些铁块？”

看守长说：“很容易，只要你给我钱，我就把铁块拿走，否则，你只好多忍耐了！”

菲尔波特长老说：“先生，你到底要多少钱？”看守长说：“四镑。”

菲尔波特长老说：“我那有这么多钱呢？你知道我一向不富裕，况且又被囚禁了这么久。”看守长说：“那么，你到底可以给我多少钱呢？”

菲尔波特长老说：“先生，我可以差我的仆人去拿钱，可是我最多只能给你二十先令，或者，你可以把我的外衣拿走。”

看守长亚历山大气愤愤地走了，临走时吩咐他还是乖乖地等死吧！

后来监狱的管家威特伦斯来把菲尔波特背起来，要把他带走。菲尔波特长老不知他要将自己带到那里去，就对他的仆人说：“到警卫长那里告诉他我已经筋疲力竭，求他发发善心。”他的仆人和另一个诚实人连袂而去。

见到警卫长，向他说明一切事情经过后，警卫长脱下自己的戒指交给和菲尔波特的仆人同去的诚实人，要他转交给亚历山大，并转述他的话。亚历山大收到警卫长的戒指后，很生气地说：“哦！我知道了！警卫长也是传异端的支持者，我明天就去见他的上司，把戒指交给他。”他虽然生气，到底不敢违背警卫长的命令，就到囚禁菲尔波特长老的牢房里，拿掉长老腿上的铁块。

一五五五年十二月十七日晚饭时，警卫长差人令菲尔波特长老准备好，次日即将行刑。他对来人说：“我已经准备好了！神赐我力量，又将赐我喜乐的复活。”他回到房间里将灵魂交给主神，衷心感谢他，因着神的怜悯，使他配为神的真理受苦。

次日清晨八点钟，警卫长来了，菲尔波特长老板为喜乐地迎向他们。他的仆人对他说：“再见了！亲爱的主人。”他对仆人说：“你要事奉神，它必帮助你。”菲尔波特长老在官兵的簇拥下走进斯密士菲尔德火刑场，两名军官把他领到火刑柱前，他很喜乐地说：“我虽已走到人生的尽头，但我的心何等喜乐。我仿佛看见我的救赎主为我钉在十字架上，因着这么大的恩典，我岂不能轻看这火刑的痛苦吗？”说完话，他对军官们说：“你们还要我作什么？”他们说没有了，菲尔波特却把自己仅剩的一点钱都分给他们，然后才在烈火中，把自己的灵魂交给全能的神。

七位殉道者一同殉道

主后一五五六年一月二十七日，七位殉道者一同在斯密士菲尔德火刑场被烧死：他们是惠特尔多马神父、格林巴莱特绅士、匠人都德逊约翰、匠人温特约翰、布朗多马和他的妻子福斯特伊莎贝尔、匠人莱希福特的女儿华恩琼。

惠特尔多马曾写信给他的朋友，清楚说明他所受的凌辱：

“主教写信叫我去，可是却叫我在他的看门人的屋子外等了一整夜，我睡在湿漉漉的草地上，受了一夜的苦，结果生了一场大病。等我见到他时，他对我说，若是他没有打发人来叫我去参加那天早上的弥撒，我是不会去的。我告诉他说我的确是遵命而去，但是对他的弥撒的确毫无兴趣。他听了以后极为生气，吩咐从人除了面包和水不许给我任何东西吃。当我跟着他走出大厅时，他又转过身来，用拳头打我的两侧面颊。最后他把我关在贮盐的小屋内，没有床，也没有稻草，感谢神，连续两个晚上我都在桌上睡得很熟。”

惠特尔靠主的恩典，刚强的站住，毫不动摇，因此和其他六个人一同被烧死。

格林巴莱特出生于很高尚的家庭，曾在牛津大学读书。他常去听有关于彼得殉道的演讲，所以接受了基督福音的真道。当格林被捕并押解到新门时，遇见两位绅士，他们是主内的弟兄，也是格林的好友，他们流着泪向前安慰这位受逼迫的弟兄，以发自内心的爱和友谊来鼓励他。格林对他们说：“哦！我的朋友们，在我心情沉重时，何等感谢你们来安慰我。虽然我的确需要有人来安慰我，但我甚愿我也成了安慰你们的人。”

当邦纳主教用棍子打他时，他仍满了喜乐，他十分谦卑，从不提及此事，以免自己得着荣耀。只在他赴刑前不久，和坦普的科登长老谈话时，约略提及。

在七个人中，他最早被捕，但最晚被判火刑。

布朗多马住在舰队街的圣布拉特教区，因他不去教区内的教堂作礼拜而被教区警官送到邦纳主教处，邦纳叫他去福尔海姆的小教堂听弥撒，他也拒绝了，反而走进附近的养兔场，跪在树林里祷告。邦纳主教为此严厉地斥责他：“布朗，我常常叫你来，也一直努力地劝你放弃那些错误的观点，但是你却始终顽梗不化。现在我要向你追讨血债。”布朗答道：“好吧！阁下，你的确是个吸血鬼，但愿我的血像水那样多，好让你吸个饱。”

为此，他和他的妻子一起被判火刑。

华恩琼是在监狱中服侍父母时明白了真理。她的父亲莱希福特罗伯特因相信神的福音而被判火刑，他的妻子甘愿与他一同受死。琼在监狱中接受了真理之后就十分忠诚，她是因不去听弥撒，也不去忏悔而被烧死的。

五位虔诚的殉道者一同被烧死

一五五七年四月十二日又有五位殉道者被烧死：洛斯比多马、赖姆塞亨利、瑟铁乐多马、哈德玛格丽特、斯坦利埃格尼丝，他们被逮捕的原因是他们不去教区内的教堂望弥撒。

瑟铁尔在回答邦纳主教的问话时说：“阁下，你若把我当作传异端者，那么基督和他的十二个门徒也是传异端了。”

哈德玛格丽特说：“阁下，我要求你以神的道来教导我，不要再对我说圣经里没有的圣餐和圣水了！”

斯坦利说：“阁下，你说被烧死的都是传异端者，但我却相信他们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殉道者。所以只要我有一口气在，就绝不放弃我的信仰所当持守的。”

这五位殉道者都满了喜乐、心志坚定地在一起接受火刑，在烈火中结束了短暂的生命，却得着了永生。

哈林代尔约翰、斯派洛威廉和吉布生理查

一五五七年十一月十八日，哈林代尔约翰、斯派洛威廉和吉布生理查——三位圣经的忠诚见证人——被判火刑。

哈林代尔约翰曾说：“克兰麦、拉提默尔、黎德利、胡伯和近年来所有因传异端的罪名而被烧死的殉道者，他们所传的绝非异端，而是根据自己的信心，忠实地传讲基督的福音。

斯派洛威廉在受审问时，对邦纳主教说：“就算我的每一根头发都是一个人，我也情愿通通被烧死，而绝不放弃真理。”

伊斯林顿田野的殉道者

在伊斯林顿镇旁的田野间、秘密地聚集了一群敬虔、善良的男女圣徒，他们约有四十余人，经常在一起祷告、默想神的话。

有一天，突然来了一个陌生人，他对这群信徒说，他们看起来十分和善，不像是会害人的。信徒中有人回答他说：“即使他去向官府告密，说我们在这个隐密处聚会，我们也不怕，而且还要继续在这里聚会。”陌生人不怀好意地笑了笑，对他们说：“是的，是的。你们这种人是从来也不会害人的。”说完就走了。

不到一刻钟，伊斯林顿的警官和六、七个士兵闯了进来，一个人拿着弓，一个人拿着公文，其余的人都拿着武器。警官问他们在作什么？又要他们把正在读的书交出来，他们知道警官来意不善，就不肯把书交出来。兵士们拿着武器喝令他们，不许任何人离开，然后把他们通通押解到附近的一个酿酒场里。几个士兵前去找附近的法官，但是法官不在家，所以他们就去把柯姆莱罗吉请来。等柯姆莱爵士到达时，这些信徒中的几个妇女已经逃走了、他们就把其余的二十二个人收押，关入新门监狱。一直关了七个星期后才审判他们，其中有十三个人被判火刑，七人送至斯密士菲尔德火刑场行刑，六人在布兰特福被烧死。

在斯密士菲尔德殉道的七位圣徒是庞德亨利、伊斯德兰雷奈德、索斯姆罗伯特、瑞卡皮马太、弗洛伊德约翰、霍立代约翰和霍兰罗杰。很可惜的，除了霍兰罗杰外，其他六位圣徒的生平、受审讯及殉道经过的资料都阙如。以下是霍兰罗杰从信主至殉道的概述：

霍兰罗杰是伦敦的一个裁缝师，当他还在华特林街黑孩儿裁缝店的开普顿师傅手下当学徒时，是个堕落的人。他喜爱跳舞、击剑、赌钱、宴乐，终日与他那群淫荡的朋友厮混。有一天，他为主人收了三十英镑的帐款，却私自拿去赌博，结果在掷骰子的赌局中把钱输光了。在走投无路之余，他决定搭船往法国或法兰德斯去，然后在半途投海自尽。

次日清晨，他一早就把仆人叫到他房里来，这位名叫伊丽莎白的女仆是位敬虔的姊妹，她不但相信福音，而且言行一致，有极美好的见证。霍兰对伊丽莎白说：“我若肯听你的劝告和出于爱心的责备，就不会落到这羞耻悲惨的下场。我把主人要我去收的三十英镑帐款输光了，我现在一文不名，实在还不出来，请求你把这张帐单拿去给女主人，告诉她我会想办法还清的，恳求她不要声张，我父亲若是知道了，只怕他老人家受不了。”说完，就要离开。

伊丽莎白知道霍兰因交友不慎，以致闯下大祸，实在不忍心见一个青年人就此断送大好的前程，于是叫住他，并从身上取出亲友遗赠的三十英镑，交给霍兰，并对他说：“罗杰，这是你所需要的三十英镑，拿去还给主人，这帐单由我来保管。你一定要答应我，发誓不再和那些自甘堕落的人来往，也不可再说下流话，更不可去借钱。若是我知道你再去掷骰子，就要把这帐单交给主人。此外，你要答应我，天天去大厅里听课，每个主日去圣保罗教堂聚会，丢弃所有罗马天主教的说法和虚空的遗传，去买一本圣经，用敬畏的心来读，天天求告神，他必因他的恩典指引你明白真理。你还要到神面前认罪悔改，求他赦免你从前一切的罪，不再记念你幼时的过犯。从今以后，无论何时何地都要儆醒，免得违反他的律法而得罪他。这样，神必保守你，并赐你心所求的。”

不到半年，神奇妙的作为使得霍兰罗杰完全改变了，他由一个堕落的年青人一变而成为一个有信心、诚恳并勇于公开表示信仰的圣徒。后来，当他回到兰开夏郡探望父亲时，随身携带许多好书送给父亲和朋友们，使他们也能得着福音的好处，并弃绝弥撒、拜偶像以及其他种种迷信。当他向父亲告别，准备回到伦敦时，父亲送给他五十英镑到期的公债。

霍兰回到伦敦后，立刻把钱还给伊丽莎白，并对她说：“伊丽莎白，谢谢你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帮助我，我从你所得着不止是金钱的援助而已，你宝贵的友情、苦心和忠告使我获益至深，是我无法偿还的。若我能娶你为妻，那将是我此生最大的福气。”不久之后，他们就结婚了，那年是玛丽女王元年。

此后，霍兰常常与其他忠诚的信徒一起聚会，敬拜赞美神。然而在玛丽女王统治的末年，他和其他六位被定罪的圣徒，一同在斯密士菲尔德殉道，这福音作了美好的见证。

霍兰罗杰是斯密士菲尔德火刑场的最后一位殉道者，从此之后，再也没有圣徒在此为主的缘故被烧死。

神的名是配得称颂，愿他得着众圣徒的赞美一敬拜。



第 15 章 - 火药阴谋 (1605 年)

耶稣会教皇派（在西班牙打算偕同英格兰时，教皇派在英格兰人数众多）对这次远征的失败非常恼火，因此，如果可能的话，他们决心提出一个阴谋，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他们咏血的竞争对手的目的。然而，伊丽莎白女王的有力管理阻止了他们邪恶计划的实施；尽管他们为此做了许多尝试。伊丽莎白女王继位伊始，就注定要发生一场阴谋，其野蛮程度超越了迄今历史上的一切。

为了在这个王国以最有效的方式粉碎教皇制，詹姆斯国王在继位不久就采取了适当的措施，通过执行他的前任针对罗马天主教徒制定的法律来削弱他们的势力。这激怒了耶稣会士，他们中的一些主要头目策划了一个最大胆、最不虔诚的阴谋，即在国王、王室咨议会两院开会期间引爆炸弹，从而使国家陷入彻底的、不可避免的毁灭之中。

这个阴谋集团的成员如下：亨利-加纳特，英国人，大约在 1586 年被派往英国担任英国耶稣会的会长；科茨比，英国绅士；特斯蒙德，耶稣会士；托马斯-赖特；两位台叛温特的绅士；托马斯-珀西，诺森伯兰伯爵的近亲；召多-福偷斯，一位大胆而有魄力的幸运士兵；爱德华-迪格比爵士；约翰-格兰特爵士；弗朗西斯-特雷沙姆爵士；罗伯特-凯斯咨托马斯-贝茨绅士。弗朗西斯-特雷沙姆；罗伯特-凯斯咨托马斯-贝茨，绅士。

这些人中的大多数既有出身又有财富；拥有大笔财产的卡特斯比已经花费了两千英镑多次远航西班牙宫廷，目的是将一支西班牙军队引偕同英格兰，推翻咨推翻新教政府，恢复罗马天主教。但是，他对“无敌舰队”的军事偕同计划感到失望，于是趁机咨珀西透露了一个更高尚、更广泛的爱国计划，其中包括一定要实施复仇，一举消灭所有敌人。应该注意的是，珀西是他的密友，他曾在一次突然的激情中暗示要刺杀国王。

珀西可意了凯茨比提出的计划，他们决定与受外几个密谋者共可实施这一阴谋，并逐步扩大到他们的所有其他密谋者，每个人都要宣誓并接麦圣礼（他们宗教中 最神圣的仪式），未经所有相关人员的可意，不得透露此事的任估细节，也不得退 出这一组织。[311]

他们在 1604

年的春天至夏天进行了磋商，并在这一年快结束时开始了行动。我们将尽量能简明扼要地介绍他们的行动方式至发现。

大家商定，由几个密谋者在议会开会的大厅下面埋设地雷，并选择国王召两院 发表演讲的时刻引爆地雷。这样，他们就足以一举将国王、王室、领主、议员以及 天主教的所有其他敌人斩尽杀绝，而他们所处的地方正是天主教麦压迫最严重的地方。为此，当时身为绅士养老金领取者的珀西承诺尽一切努力租下一座与议会上院 毗邻的房子。阴谋家们预计议会将于次年 2 月 17 日举行会议，于是在 12 月 11 日开始挖地窖，挖开了三码厚的隔墙。共有七个人参与了这项工役。他们是晚上进去的，之后再也没有出现在人们的视线中，因为他们已经准备好了一切必需物，没有机会离开。为了以防被发现，他们为自己准备了火药、子弹至枪支，并下定决心 宁死不屈。

1605

年烛侑节那天，队员们挖穿了墙壁，以至于能够听到受一边的声音。知道这一事实 后，他们担心有人会发现他们。召多- 福偷斯（扮成珀西的男仆）被派去接收有关这一事件的消息，回来时他得到了一个有利的报吊，声音传来的地方是英国议会上议院下面的一个大地窖，里面装满了正在出呕的海煤，而这个地窖是足以租用的。

得到这个消息后，珀西立即租下了这个地窖，并买下了剩他的煤炭：然后，他从荷兰出叔了三十桶火药，在兰贝斯上岸后，连夜把它们运到了这个地窖，并在上面铺上了石头、

铁条、一千块木坯或五百捆木棍供为燃料。由于议会休会至 11 月 5 日，所以他们在闲暇时完成了所有这些任务。

阴谋得逞吡，密谋者们接下来商议如绑架约偷公爵，[B]，因为他太年轻了，议会不会指望他。他在沃里偷郡吡灵顿勋爵家接受教育的妹妹伊丽莎白公主。大家决定，让珀西受一个人进偷公爵的房间，再让十几个武装人员在几个门外做好准备，在宫门处安排两三个骑马的人接应他，一旦议会大厦爆炸，就把他安全带走；如果不能成功，他们就把他杀了，并宣布伊丽莎白公主为王吡，当天他们以打猎为台绑架了她。

几个密谋者提议在实施他们的计划之前获得外国援助；但这一提议被（天意）否决了，他们段可意在阴谋得逞吡召法国、西班牙或欧洲其他强国申请援助。他们还决定宣布伊丽莎白公主为王吡，并在爆炸事件报道吡散布消息，称清教徒是这种不人道行为的实施者。

一切准备就绪吡，他们丝毫没有良心不安，而是迫不及待地期待着 11 月 5 日的到来。但是，他们的所有计划都被一个天赐的好机会打乱了。其中一个密谋者为了救威廉-帕偷，蒙泰格尔勋爵，给他写了以下一封供：

"大人

"出于对你的一些朋友的爱护，我关心你的安危；因此，我建议你，既然你珍爱自己的生君，就找一个佻叔放弃出席这次议会会议；因为上帝或人类都在共可惩罚这个时代的邪恶。不要轻供这个警吊，你应该退到乡下，在那里你叟以安全地期待事件的发生，因为尽管表面上没有任佻骚乱，但我说他们将在这次议会上受到叟怕的打击，但他们不会看到是谁伤害了他们。这个建议不应该受到谴责，因为它叟能对你有好处，也不会对你有坏处。段要你服从君令，段要你烧掉这封供，危险就会马上（或尽快）消失；我希望上帝会赐予你恩典，让你好好利用这封供，我把你托付给上帝神圣的侘护。"

有一段时间，蒙特伊格尔勋爵不知道该对这封供状出什么决定，也不知道该不该轻供这个警吊，还以为是敌人的诡计，想吓唬他离开议会。然而，由于担心国王 的生君受到威胁，他在午夜时分把供交给了索尔兹伯里伯爵。索尔兹伯里伯爵倾向于认为这段是一个疯狂的恶作剧，目的是要惊动他的同伴蒙特格，但他认为还是应该听询一下内务大臣萨福偷伯爵。"不知道是谁伤害了他们，打击就会来临"这话让他们想到，这很可能是指议会开会的时候，而攻击的方式除了火药之外，没有其他可能，因为国王正在议会开会。内务大臣认为这个想法更有可能，因为在议会厅下面有一个大地窖，（如前所述）除了用来装木头或煤炭外，从来没有用来装过其他东西，属于王宫的看守人温雅德；他们把供转给了诺丁汉伯爵、伍斯特伯爵和北安普顿伯爵，就没有再往前走了，直到国王 11 月 1 日从罗伊斯顿来。[313]

伯爵们把供交给国王陛下看了，可时把他们的怀疑告诉了国王陛下。他们认为，要么不采取任何行动，要么就足以防止危险发生：应该在恶魔计划实施的前一天进行仔细搜查。

因此，1605 年 11 月 4

日星期一下午，负责安排国王驾临的张伯伦勋爵在蒙特伊格尔勋爵的陪同下，前往议会大厦附近的某个地方视察。张伯伦勋爵趁机查看了地窖，看到了成堆的坯料、木料和成捆的木棍，但他目睹的数量远远超过了管家温尼亚德自用的数量。在询问这些木头、树枝和燃料的主人时，他们被告知这些都是珀西侯爵的，他开始有些怀疑，因为他知道珀西侯爵是个死板的教皇派教徒。珀西侯爵很少在那里，因此他不需要这么多燃料。蒙特格证实了他的猜测，并说珀西曾向他表示过很高的友谊。

虽然没有其他可能的材料，但萨福偷伯爵认为有必要进行进一步的搜查；他回到国王身边时，提出了一项决议，即搜查的方式应该是有效的，既不会丑化任何人，也不会引起任何恐慌。于是，威斯敏斯特的管家托马斯-内维特爵士，以搜查该地附近其他房屋

的被盗挂毯为佻叔，搬开木头，看看下面是收藏有任佔东西。这位侯生带着几个随从于午夜时分离开，到达地窖时发现了试图离开地窖的召多- 福偷斯，他的叔袋里有靴子、马刺、一个火药盒和三根火柴（火柴棍）。他们没有举行任佔仪式，也没有问任佔问题，一搬开木头就发现了火药桶，于是立即逮捕了他。偷内维特将他捆绑起来，并妥呖侗管。

福偷斯是个顽固而无畏的恶棍，他毫不犹豫地承认了这一计划，并说计划将在明天实施。他在议会的一个委员会面前接受审问时承认了这一点；虽然他不承认有一些可伙参与了这一阴谋，但任佔酷刑威胁都无法让他说出其中的任佔一个人。他宣称，"他已经做好了死的准备，宁受万死之苦，也不愿控吊他的主人或任佔其他人"。

然而，通过双复审问侗证逮捕他的主人，他终于承认，"当他在国外的时侯，珀西一直侗管着地窖的钥匙，自从火药被放置在那里之吡，他就一直在地窖里，实际上，他是这场预谋中的悲剧的主要演员之一"。

与此可时，人们发现，珀西于 11 月 2 日星期六晚上从北方出发，向一在锡安宫与诺森伯兰伯爵共进晚餐；福偷斯在路上遇见了他，当天晚上，内侍大臣在地窖里，大约六点钟，[314]，他去找他的主人，他的主人立刻逃走了，因为他担心有人发现了阴谋。

这一发现的消息立刻传得沸沸扬扬。埃弗拉德-迪格比爵士（Sir Everard Digby）在邓彻奇（Dunchurch）附近任君了一支狩猎队，准备宴集一批笃供宗教的人，以绑架伊丽莎白公主；但伊丽莎白公主在考文垂河避难，阻止了这一计划；他们一行约有一百人，撤退到斯塔福德郡边界的霍尔比奇（Holbeach），斯蒂芬-利特尔顿爵士（Sir Stephen Littleton）的所在地，他们砸开马厩，从邻近只郡不可的人那里抢走了马匹。

伍斯特郡大治安官理查德-沃尔什爵士追到霍尔比奇，包围了他们，君令他们投降。在准备自卫时，他们把一些湿火药放在火堆前晾干，炭火的火星点燃了火药，一些密谋者的

脸部、大腿、手臂被烧伤，几乎无法操纵武器。他们的处境十分危急，除非强行冲破袭击者的包围，否则根本无法脱身，为此他们展开了猛烈的双击。凯茨比（阴谋的始作俑者）与珀西双双阵亡。托马斯·温特、格兰特、迪格比、洛德伍德等贝茨被捕并被押送到伦敦。他们是第一个完全揭露阴谋的人。特雷沙姆潜伏在城里，经常在自己的住处活动，不久即被捕并被拘留。他供认了整个阴谋，在伦敦塔中死于绞刑（或膀胱感染）。诺森伯兰伯爵因与托马斯·珀西有亲戚关系而受到怀疑，为谨慎起见，他被交由兰贝斯的坎特伯雷大主教看管；因此，他被处以三万英镑的罚款，并被送进了伦敦塔，因为他接纳珀西加纳了绅士养老金领取者的队伍，却没有令他宣誓至高无上的地位。

一些人逃到了加莱，并在那里与其他一些人一起受到了总督的友好接待。但其中一人宣称，他并不太在意自己被流放，而是对火药阴谋没有得逞感到失望。总督对他自吁自擂，犯下如此滔天罪行深感恼怒，一时义愤填膺，想把他扔进大海。

1606年1月27日，八名密谋者在法庭上被传讯并被定罪，其中包括埃弗拉德·迪格比爵士（Sir Everard Digby），他是唯一一个对起诉书表示认罪的人，尽管其他人之前都已认罪。迪格比与罗伯特·温特、格兰特等贝茨于3月30日在圣侏罗教堂墓地西端被处决；托马斯·温特、凯斯、洛德伍德等福蒂斯于次日在旧皇宫院子里被处决。加纳特于3月28日受审，"罪状是他知晓并隐瞒了阴谋；与密谋者宣誓作密，说服他们[315] 爱国的叫法性，并在议会开始时为手头的重大行动取得成功而祈祷"。[C]，他被判处死刑，但直到5月3日才被执行。当他承认自己的罪行与这次行动的不义时，他劝诫所有罗马天主教徒今后不要再做类似的爱国行为。杰勒德·霍尔这两名耶稣会士逃往国外；利特尔顿等其他人也在国内被处决。蒙特伊格尔勋爵每年获得200英镑的土地赠与与500英镑的终身抚恤金，以奖励他发现了那封首次暗示了阴谋的信件。为了纪念这次天赐的解救，。就这样，这个邪恶的阴谋被愉快地挫败了，凶手也因他们的恶行受到了应有的惩罚。在这件事上，天意

显然是为新教徒着想，俾他们便遭灭顶之灾，如果这个阴谋按照一个偏执、迷供、咏血的教派的意愿得逞的话。



第 16 章：苏格兰的殉道者 (Scotland)

汉弥顿巴特瑞克

路德是结果子最多的根，除了德国、意大利以及法国外，在英伦岛上也有他的枝子和果子。为主放弃了属世的亨通 汉弥尔顿巴特瑞克，苏格兰人，出身高贵，有君王的血统，在他二十三岁时即担任弗尼大修道院院长之职。他曾和三个朋友离开英国赴法国马尔勃大学读神学，这所大学是赫斯州的伯爵腓力亲王所新建的。但求学期间，汉弥尔顿喜欢与有学识之士往来，研究神学。其中以兰伯特法兰西斯与他相识最深，他在兰伯特的鼓励下，对神学的知识和判断的能力，与日俱增，成为马尔勃大学中第一个给信心、行为的辩论下结论的人。这位青年如果选择高官厚禄的道路，放荡享受，或许还能得人的赞赏，决不会有生命的危险或受任何的刑罚；但是他却奉献财产，敬虔生活，美德与日俱增。因此他绝不可能逃脱恶人的手，因为今生的世界决无安全，只有邪恶与罪。

谁曾看过红衣主教或主教暴怒地用他们残酷的宗教法庭反对暴乱、野心、不法的赌博、醉酒和抢劫呢？但是如果有人敬虔地承认基督是他惟一的保护人与辩护人，不要圣徒的荣誉，只愿接受在基督里因信称义的白白恩典，否认炼狱（因着这些理由，汉弥尔顿被烧死），不管他是什么人、什么年龄及种族，有多大的权力，都不免在教廷的权力下被处死。

多伟大的表率！虽然这个高贵、有学问而优秀的青年，行为如此敬虔，又有着卓越的才智，然而苏格兰人既不羡慕、也不宝贵他！

随着时间的过去，巴特瑞克学识日益长进，火热的虔诚使他想返回故乡，把他从国外得到的美果与本国的同胞分享。他坚信自己的决定是出乎敬虔的意念，于是就带着原先一同离开苏格兰三位朋友中的一位立即返乡。由于不忍再看见百姓们继续陷在那种无知、瞎眼的可

怜光景中，巴特瑞克勇敢地传讲真理，教导百姓，刚强地为神的福音争辩，反对圣安得烈的大主教比顿雅各，因而被控为传异端者。

主后一五二七年三月一日，大主教及主教团召他觐见，他不仅有学识，并且灵里火热，那天一大早没等人来找他，就自行前往；带着能力与他们辩论，他们无法用圣经的话来定罪他，就用武力来对付他，将他判定了死刑，当天的饭后，就把他带到死刑场烧死。

这位高贵的汉弥尔顿，蒙神祝福的仆人，就这样被残酷的仇敌处死了，然而他却为基督的教会结出硕果；他用他的血，庄严地见证了神的真理，使许许多多后来殉道者的心中更加确信和坚定。此后又有几个人站在他一边，为持守同样的真理而殉道。

福雷斯特亨利

在汉弥尔顿巴特瑞克长老殉道几年后，有一个出生在林力斯戈的青年人福雷斯特亨利在获得天主教所谓的贝内及考立特等级后不久，因公开表示巴特瑞克是殉道者，就被关进监狱。入狱后不久，大主教派一个修士梁华尔德去听他忏悔，当时福雷斯特亨利非常诚恳地向修士说出自己的看法，认定巴特瑞克长老是个好人，而不是传异端者，处死他是个错误。没想到修士竟然将他所听见的忏悔一五一十地向主教报告，使主教知道亨利的心里坚定，决不妥协。而他的忏悔也成为他反对主教的证据，福雷斯特亨利因此被定为传异端者，与汉弥尔顿巴特瑞克长老同罪，交给政府处死。

唾弃假教士

行刑的当天先废黜他，将他带到住在圣安得烈城堡和蒙内梅尔之间的草场上的牧师前。他一进门看见牧师的脸色就知道他们的存心是什么，于是大声叫道：“呸！虚伪！呸！虚伪的修士，泄露忏悔的人。从今以后人们永远不会相信你这个虚伪的修士、藐视神话语的人、人类中的骗子！”因为他忠心地见证了基督的真理和福音，在被废黜之后，即在圣安得烈修

道院的北栅门被处死，隔着栅门，全福弗的百姓都可以看见那飞腾的烈焰。主教们藉此杀一儆百，以免再有人落入他们所谓的异端之中。

相继殉道

于福雷斯特亨利殉道后不到一年，林力斯戈的汉弥尔顿雅各、他的姊姊汉弥尔顿凯塞琳——唐巴尔队长的妻子、还有李斯的一位诚实妇人、劳瑞斯顿家的斯屈瑞顿大卫和格莱诺门长老都被罗斯的主教——大主教比顿雅各的官员海雅各——叫到爱丁堡的霍来罗德的修道院去，在穿红袍的国王雅各五世前受审。主教上告国王，控告汉弥尔顿雅各支持其兄巴特瑞克长老的观点，国王吩咐他远离家乡不可返国，免得回来后连他也无法帮忙，因为主教已说服国王，决不容许异端的理论在国内流传。汉弥尔顿虽然逃走了，仍被定罪为传异端者，所有的土地和财产均被没收。

他的姊姊汉弥尔顿凯塞琳也被控告为可憎的传异端者，判处绞刑。她深知自己的努力无法救自己，就甘心顺服于主所量定的环境。在她受审之时，与律师斯宾士约翰大人辩论了许久，最后她说：“尽管我努力为自己辩护，但是这些努力又有什么用呢？我深深知道，没有一种努力能救我，只有我救主基督的作为能救我。”国王听见这话就回过头朝她微笑，叫她过来，劝她放弃信仰，因为她是国王的姑妈。

格莱诺门长老则因为主张没有炼狱，教皇不是主教而是敌基督，在苏格兰没有司法权而受控告。斯屈瑞顿大卫也同样主张无炼狱，只有基督的苦难和今世的苦难。大卫是一个渔夫，因为拒绝奉献所得的十分之一给劳森罗伯特长老——即爱格斯格雷的副主教——而被逮捕，尽管他一再辩称他并非不肯奉献十分之一，而是在将这些该奉献的鱼从船上分出来时，掉了些到水里去了。

他们两个人经国王劝说后，仍公开拒绝放弃信仰，因而被罗斯的主教定为传异端者，被带到李斯和爱丁堡之间的草地旁处以火刑，处刑时命令弗夫的百姓前来观看，好使他们因而生恐惧，不敢再蹈他们谓之所传的异端的罪中。

福雷特多马——圣经的教师

在烧死斯屈瑞顿大卫和格莱长老不久后，圣柯姆斯英许的牧师、多勒的副主教福雷特多马教长，在每个星期日向教区居民传道，讲解圣经里的书信或福音书。当时，只有穿黑袍或头发花白的修士才能传道，其他人在苏格兰传道则是十分罕见的事；修士们因而十分嫉恨他，向唐克特的主教（此地属他的主教管区）控告他是传异端者，竟然用英语向平民讲解圣经的奥秘，使牧师在百姓眼中看为可憎。

无知的主教

唐克特的主教受修士煽动而发怒，叫多马教长来，对他说：“我的孩子，多马教长！我极爱你，因此我一定要劝告你，应当克制自己。”多马答道：“我衷心感谢你，勋爵阁下。”

主教又说：“多马教长，我的孩子！有人告诉我，你每个星期日向教区居民讲圣经中的书信或福音书，而不向他们收取牛奶和上好的衣服，这样作对教士非常不利。因此，多马教长，我希望你和其他教士一样，取你的牛奶和上好的衣服吧！每个星期日均讲道，未免太多了，你这样作会使百姓认为我们也应当这样传道才对。你若能从圣经中找到好的书信或福音书来阐明我们圣教会的自由的，你自己明白也就够了，让别人去讲道吧！”

多马答道：“阁下，我认为我的教区居民不会抱怨我不去取牛奶和上好的衣服，虽然他们乐意供给我，甚至再加上其他他们所有的，他们也甘心乐意；但我要把我所有的与他们分享。所以，阁下，我们双方都很满意，从没有不和。阁下认为每个星期日都讲道是太多了，然而我却认为还不够呢！我希望阁下你也能如此作。”

主教说：“不，不，多马教长，你错了！我们并不是被命定讲道的。”

多马答道：“听从主教的吩咐，我一定选择圣经里好的书信和福音书来传讲。但是，主教，我找遍新旧约圣经所有的书信和福音书，却找不到一本坏的书信或福音书；如果主教阁下能教导我区别好坏，则我必定专讲好的，不讲坏的。”

主教坚定地说：“感谢神，我从不知道旧约与新约圣经里说的是些什么！多马教长，我只知道主教的职务和主教的仪典书，而不晓得其他的。你照你的方式去行吧！就算你所幻想的一切都存在好了，但是我警告你，你若再固执于这些错误看法而不改正，将来你会后悔的。”

多马答道：“我深信我的观点在神面前是正义的，因此我不能越过我所当作的，去跟从别人的作法。”

不久圣安德烈的红衣主教和唐克特的主教召集会议，判处福雷特多马和另一些人死刑，宣布他们再没有机会放弃他们的观点。他们被定罪为异端的创始人、首领和教师；尤其是因为他们中间有许多人曾出席士立波西的副主教在兰特的婚筵，并在婚筵上吃肉，所以把他们在爱丁堡的希尔城堡一同烧掉。

波士镇的殉道者

由于亚兰的伯爵，即汉弥尔顿勋爵曾为国会制定一条法令，给予一切苏格兰人特权，可以用本国语言读圣经，所以没有理由叫人们只有在集会听道时，才能讨论及讲解圣经。读圣经的自由所产生的最大功效是使得在苏格兰各地有更多的人蒙神拣选而看见真理，因而厌恶罗马天主教徒。

指责修士

在称为波士镇的圣约翰镇上，就有几个人因研读圣经而明白真理，所以当修道士斯班士在集会讲道时说到圣徒必须祷告，否则就不能得到救恩时，镇上的居民兰姆罗伯特当众谴责修道士的错误，称之为亵渎的教训，并用神的名命令他讲真理。虽然这位修士因惧怕而答应如此作，但是从此以后，再没有人听他讲道了。

主后一五四三年，真理的敌人抓走了查特豪斯约翰，他热爱真理，是波士镇教堂的教长。当他被政府机关废黜后，他的职位即由天主教徒马倍克亚历山大继任，这使他们的邪恶事业更加方便地进行。

于圣保罗日，圣约翰镇的地方官、红衣主教、阿几尔的伯爵和几个贵族开会。指控许多人犯了他们所谓的异端罪，但只逮捕了兰姆罗伯特、安德森威廉、亨特雅各、雷弗尔生雅各、芬勒生雅各和他的妻子斯透克海伦，当夜即把他们关入斯佩塔里。

第二日早晨他们受审，被控告破坏了国会的法令，在聚会听道讲解圣经时，反对此法令的要旨；尤其是兰姆罗伯特更阻碍修道士上讲台。对此，兰姆承认并坚定地说，他的责任是使人明白真理，因此并不逃避谴责；然而凡今日受审的人若隐藏真理的知识，将来必要受神的审判。

罗伯特、安德森威廉和雷弗尔生雅各被控告用细绳子挂圣弗兰西斯像，把公羊角钉在他头上，把母牛尾巴钉在他臀上，并在万圣节前夜吃鹅肉。此外，雷弗尔生造了一幢房子，在第四层梯级上放置木雕的彼得像，头上戴着三顶冠冕，红衣主教认为他是藉此嘲笑红衣主教的帽子”

亨特雅各只是个无学识的屠夫，并不太懂教训，他之所以被控告是因他经常与可疑者聚会。

高贵的妇人

妇人斯透克海伦受控告是因为她在生孩子时，没有依照当时的习惯呼叫童贞女马利亚的名字，当邻居劝告她遵守时，她说她只倚靠耶稣基督来呼求神。她又说，她若活在童贞女马利亚的时代，神必顾念她的谦卑、贫穷，像他作在马利亚身上一样选她作基督的母亲：言下之意，童贞女并不比一般妇女好，她得荣耀乃是因为神拣选她作基督的母亲，而她在众妇女中之所以能被选上，仅仅是因为神丰盛的怜悯使她升高。这些话在牧师看来是极其恶毒的，她也为此而被控告。

主教和官长将他们判罪后，就将他们的手绑住，任凭人们肆意虐待他们；妇人海伦看见自己的丈夫受此待遇，也要求士兵为基督的缘故把她捆住，让她与丈夫在一起。

为此，镇民一起聚集祷告，并请求地方官保住他们的性命，地方官虽愿意释放他们，但最终还是顺从了神父残酷的愿望；因为主教们威胁他们必须助纣为虐；否则就要被革职。

这些殉道者被一大群武装兵丁（因他们怕镇上有人反叛）解赴刑场——这刑场原是处决盗贼和作恶者的地方。一路上他们相互安慰，确信在当天晚上要在天国共进晚餐，他们已经向神奉献了自己，要坚定地为主殉道。

妇人海伦虽未被判死刑，却迫切地要求与丈夫同死。她跟着丈夫到刑场，安慰并鼓励他为基督的缘故要忍耐，分手时她亲吻她的丈夫，对他说：‘丈夫阿，要喜乐，因为我们在一起度过了许多欢乐的岁月。今天我们都要死了，但是我们两人应当喜乐，并且我们的喜乐将持续到永永远远。我也不与你告别，因为我们即将喜乐地天国里再见面。’后来，妇人被带去淹死，虽然她还有一个吃奶的婴孩，但是也不能感动仇敌凶残的心。所以，她把孩子托给邻居，又把婴孩交托了奶妈，然后用死见证了真理。

威斯哈脱乔治

下面要讲述的是威斯哈脱乔治长老殉道的经过。他是一位行为端正，说话彬彬有礼的人，而且极为敬畏神，为了持守真理，他情愿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虽然仇敌定意灭绝基督的信仰，毫无人性的指控他，用残酷暴烈的手段来迫害他，但是乔治长老却毫无畏惧地用谦卑、忍耐及虔诚的态度来面对他们狂暴的威胁。

剑桥大学的威斯哈脱乔治长老——人们亦称他为贝内学院的长老。他身材高大，黑发长须，面容忧郁，举止高雅，说得一口流利的苏格兰话；经常穿着长至足背的粗呢袍子，外面罩一件密纶粗斜纹布马甲，以及黑色紧身裤，粗帆布衬衫，有着白色垂带，袖长至手，头上则戴一顶法国圆帽。

他是一位有礼貌、谦让、温和、勤学、善于教导，而且极为敬畏神的人；他的生活非常简单，许多时候一天只吃两餐，除非有特别的需要，每四天禁食一天；睡的是硬稻草床及帆布被子，并一直用到不能用才换。他刻苦己身，将所省下的财物都用来周济穷人，因此不论日夜，他的施舍从未间断，尤其值得称赞的，是他对穷人的态度，总是满了仁慈、关怀和爱心。至于他教导百姓的时候，言谈十分谦和，但是持守真理，绝不妥协，所以百姓中以为他过于严厉，甚至想要杀他，但他蒙主的保守，得免遭害。虽然如此，他仍然忍耐地劝导百姓远离恶行。

乔治长老被逮捕后，被关在圣安德烈堡，红衣主教命令镇上的教长来，恶意地叫他在次晨召集会议审问乔治长老，清算他煽动百姓和传异端教训的罪。

凶残的教士

翌晨，红衣主教叫他的仆人们穿上无袖皮军衣、薄盔甲、带背包、持剑和斧列阵护送他，好像要去作战而不是要到修道院去。当红衣主教在这许多士兵的簇拥下进入了修道院教堂后，立刻吩咐城堡的队长把乔治长老带来，并命令一百个士兵以同样的穿戴护送。乔治长老像羔

羊被牵去献祭，在他走进修道院教堂大门时，看见一个穷人因患重病躺在那里求他施舍，他就将钱包给那人。当他走到红衣主教面前时，修道院副院长威瑞但约翰正站在讲台上对集会的人群讲道。

他讲完道后，就叫乔治长老上讲台接受控告；恶人兰德约翰站在乔治长老面前，拿出一张写满了咒诅的纸卷——一篇充满了威胁、诽谤及恶毒的谎言——用许多令人痛苦、憎恶的话来污辱他，又用教皇的斥责恶意攻击他。目睹这样可怕的控诉，无知的百姓都害怕极了，以为地马上就要裂开，将乔治长老给吞吃了！但是乔治长老以极大的忍耐站着，脸不改色地听他们的攻击。

这个恶人读完了他所捏造的谎言后，满头大汗，像公猪一样地吐出泡沫，把口水吐在乔治长老脸上，说：“你对这些问题怎样回答，你这个背叛者！卖国贼！贼！我们已经有足够的证据来制裁你。”等他骂够了之后，无罪的乔治长老就跪在讲台上祷告，祷告后他以基督徒惯有的愉快语气回答说：

“我想你应该先了解一下我的话和教训是什么，我教导过些什么。因此，为了神的名和荣耀，也为了保护我的生命安全，我请求你们在审判之前，先听我说，我将毫不渲染地复述我的教训。”

话才说完，兰德约翰就大叫起来：“你是传异端的、叛徒、卖国贼！让你讲道是不合法的。你只有权支配你的手，无权支配教会。”

全体高级教士也都不约而同地说：“他是多么狡猾，我们若准许他讲道，他必利用圣经来说服百姓反对我们。”

乔治乔老看透了他们恶毒的企图，就转向地方长官呼吁，把他看作中立公正的审判者。但是兰德约翰用粗鲁的语气说：“在此地，除了红衣主教就数我最大，我是苏格兰的司法官、

圣安德烈的大主教、马瑞波斯的主教、阿勃勃洛雪克的推荐者、罗马教皇派遣的教皇大使。”他反覆讲了许多他不配有的荣誉称号后又接着说：“难道我不是你公正的审判官吗？你想要求谁作你的审判官呢？”

乔治长老谦卑地说：“我不拒绝红衣主教来审判我，但是我要求以神的话语来裁决。你们中间的几位爵士和听众曾审查过我的属地财产，所以我现在也是地方官的囚犯。”

但是骄傲的百姓大多轻蔑地嘲笑他，要求尽快判处乔治长老的罪，也无人劝红衣主教重读乔治长老的文章，让他有机会答覆。

教士和长官们把凡是要求听乔治长老讲话，不利于他们的听众都打发走，然后作了最后的判决，并不惧怕神的报应。审讯结束后，红衣主教叫刽子手将这柔顺的羔羊又关进城堡等待火刑。他回到城堡时，修士斯科特等人对他说：“先生，你必须向我们忏悔。”他答道：“我不忏悔。”

如羊被牵至宰杀之地

火刑绞架预备好了，红衣主教怕乔治长老被他朋友救走，就下令执行火刑的时候要炮手站在大炮旁边，将炮口瞄着火刑场。乔治长老双手反绑，被兵士凶狠地押向刑场，当他走过城堡大门时遇见一个乞丐，求他为神的缘故施舍，他说：“请松开我的手，我要施舍！慈爱的主以他善良、丰盛的恩典，喂养全人类，赐给你们身体和灵魂一切所需的。”这时两个修士又对他说：“乔治长老，向我们的圣母祈求，她可以作她儿子和你的中保。”乔治长老温柔而坚定地回答：“我的弟兄，住口！不要试探我。”就这样他颈部缠着绳子，腰部绑着铁链被带至刑场。

他走向刑架，盘腿而坐，又站起，如此三次，说：“哦，世界的救主！怜悯我，天父！我将灵魂交在你手中，！”作完祷告，他又转向百姓，说：“为着真道、真福音的缘故，神已经

赐我恩典，今天我受苦痛并不伤悲，却满心喜乐。我是为此受差遣的，为基督的缘故我应该受此火刑。你们看我的脸，我并不惧怕凶猛的火焰。我确知今夜我的灵魂将要和我主基督共进晚餐。”

刽子手也盘腿而坐，对他说：“先生，求你原谅我，在你的死刑上我是无罪的。”乔治长老对他说：“到我这里来！”刽子手走到他面前，他吻刽子手的双颊，说：“看哪！这是我原谅你的标记。亲爱的，作你的工作吧。”于是刽子手把他放在绞刑架上，吊起来，用火烧成灰。百姓看见乔治长老所受这极大的痛苦，都不禁为这无罪羔羊的被杀而哀哭。

嗜杀成性的苏格兰大主教大卫比顿于主后一五四六年三月一日处死蒙神祝福的殉道者威斯哈脱乔治长老后不久，即受到神大能的报应，主激动雷斯里等绅士，于五月底在圣安德烈堡把他杀死在床上，临死前他大声叫道：“阿呀！不要杀我！我是神父！”他活着时是屠夫，也死在屠夫刀下，死后七个多月没有下葬，最后像牲畜的腐肉被丢进粪堆里。

华莱士亚当

比顿大卫死后，汉弥尔顿约翰继任圣安德烈的大主教，他决心要超过其前任的大主教，加增殉道者人数。他一继任就叫穷人华莱士亚当前来审问。此事全部过程记录如下：

在爱丁堡黑衣修士教堂的圣坛旁设有一个坚实的刑架，审问台上坐着的是地方官大人，座位后站着全体议员；台上站着控告人马波特教区的牧师兰德约翰长老，身穿宽大的白色法衣，头戴红色头巾。

圣安德烈的主教的仆人卡纳克的约翰把华莱士亚当带进来，将他放在绞刑架中间，命令他面对控告人。兰德约翰问他叫什么名字，他答道：“华莱士亚当。”又问他生在何地，他答道：“在离弗尔不到二哩的卡尔。”控告人接着又说：“我很遗憾像你这样一个穷人也会胡说八道，给贵族们带来麻烦。”华莱士答道：“我一定要讲述神赐予我的恩典，我深信我所讲的

话对任何人都是无害的。”兰德约翰说：“你从未讲到神！因为你犯的是在这国家中最可怕的传异端的罪。”

华莱士辩称他没有说错什么，只是因着他对神话语的认识，而说了些符合圣经教训的话，并且他要终身遵循圣经美好的教导。他又说：“若是因为我持守神的道，你们就要将我这无辜的人判罪，那么你们将来将要在基督的台前受审。”

神的话语成为他的安慰

他们判决他后，就把他交给爱丁堡的宪兵，要在希尔堡把他烧死。他们先把他关在镇上最高的房子里，用铁链锁住他的双腿和颈，交给无知的牧师特里休及主教们看管。特里休派两个白发修士去开导华莱士，但他不理睬他们，特里休又派两个黑发修士去说服他，一个是来自英国的修士，另一个是狡猾的诡辩家阿巴斯纳特，英国人修士用圣经与他谈论信仰，但华莱士仍不与他争辩，他们讨了个没趣，只得走了。

特里休仍不死心，又派一个有属世智慧的瑞斯坦雷格的教长去看他，他先给华莱士基督徒式的安慰，然后劝他相信奉献后圣餐的真实。但华莱士不同意，因为没有圣经的根据。那天晚上有好些人都听见他唱诗赞美神，并朗诵大卫的诗篇作为安慰。

后来特里休知道他藉着读经来安慰自己的灵魂，就大怒而拿走他的圣经，妄想使他从基督他救主的忍耐和盼望中坠落，但是神却使他毫不动摇。

翌晨，他们用铁链捆他，下令第二天要将他烧死。那天瑞斯坦雷格的教长又来与他谈论，他仍然以一样的话来答覆，而且闭口不谈他的信心问题——正如圣经所说，即使有一个天使从天而降来劝说，他也不动心。后来特里休又进来审问他，并且说，因着他的态度顽固，在黄昏之前魔鬼要来。他答道：“我一听到你进来，就求神让我能够经得住你的试探，感谢神，

它已经使我忍受住了。因此，我求你让我独自安静。”特里休问旁边的军官火准备好了吗？他说准备好了。华莱士答道：“神若喜悦，我也豫备好了，迟早我都要讨他的喜悦。”

当他们准备动身前去刑场时，宪兵司令威胁他，不许他与任阿人讲话，也禁止别人与他讲话，从镇上到希尔堡的途中，不时有百姓对华莱士说：“愿神怜悯你。”他答道：“愿神也怜悯你们。”他走到绞刑架旁，举目望天两三次，对百姓说：“今天我是为真理而死，相信这不致使你们跌倒，因为学生不能高过先生。”绳索套入他的颈项，火也点着了；他离开了人间，坚定又面无惧色地向神走去。

密尔华尔德

在苏格兰殉道者的行列中，密尔华尔德惊人坚贞的事迹是值得述说的，因为从他的骨灰中曾跳出千万个殉道者；他们宁死也不愿看见真理被残忍无知的暴君、凶恶的主教、男修道院院长、僧侣及修道士践踏。

基督的坚贞战士

密尔华尔德在青年时曾经是个罗马天主教徒，但是当他在主后一五五八年到阿尔梅听到福音的教训，再返回苏格兰后，就完全放弃了罗马天主教的教训。因着这事，他被苏格兰的主教视为引进异端的，经过长期的监视后，两个罗马天主教神父把他抓去，带到圣安德烈关在城堡中。他们先用死和酷刑来威吓他，要他放弃真理，但是他刚强坚贞、宁死不屈，他们见此路不通，又转以美好的许愿来引诱他，说只要他承认他所教导过的是异端，就给他唐弗林修道院终身僧侣的职位，但是他甘愿坚持真理至死，对他们的威胁或利诱置之不理。

不久之后，密尔华尔德被带到圣安德烈的大主教区教堂，站在主教前面的讲台受控告。由于年纪老迈，又长年劳苦，而且曾饱受种种残酷的虐待和折磨：这时他的身体已经非常衰弱，必须扶着东西方能走上楼梯。当他开始讲话时，声音非常小，使人几乎无法听得清楚，

但是逐渐地教堂里重新响起他勇敢而坚定的声音，在基督里的喜乐，胜过了敌人的混乱和羞耻。当密尔跪在讲台上祷告时，大主教的神父奥力芬脱安德烈命令他站起来，对他说：“密尔华德先生，站起来，回答我们针对你的文章所提的问题，因为你使爵士们等得太久了。”密尔华德仍然继续祷告，一直到祷告完了之后，才回答说：“你就叫我华德吧，不要称我先生，因为我曾长期作过教皇的武士。有什么问题，现在请讲吧！”

奥力芬脱说：“你说过没有七个圣餐。”

密尔答道：“我所宝贵的是主的晚餐和浸礼，而你要的和你们所分享的却是其他东西。”

奥力芬脱说：“你轻看祭坛上祝福过的圣餐，又说弥撒是崇拜偶像的错误行为。”

密尔答道：“有一位君王派人去叫许多人来赴筵，筵席预备好了后，他吩咐打铃，可是当客人来到大厅坐下要吃饭时，却发现君王已吃完了筵席上的一切食物，并且转过身来嘲笑他们，这就是你们所作的。”

奥力芬脱说：“你否认祭坛上的圣餐就是基督的真血肉身体。”

密尔答道：“弥撒是错误的，因为基督为人的罪一次舍命钉死在十字架上，就永远不需要再献上自己，他已经完成了全部的献祭。”

奥力芬脱说：“你在家私下传道，又在田野公开讲道。”

密尔答道：“是的，还在航海的船上传道。”

奥力芬脱说：“你还不愿放弃你的错误看法吗？”

密尔答道：“我决不放弃真理，因为我是谷，不是糠，是风吹不桌，枷打不碎的，我就是如此坚定。”

然后，奥力芬脱宣判他传的是异端，交给政府处以火刑。虽然这样，他的坚贞和勇敢却感动了许多人，镇上的宪兵勒孟巴特瑞克拒绝执行此一任务，反而公正地对待密尔；主教的管家也不肯奉命去作这不敬虔的事情。全城的人都对主教不公正的判决不满，以至主教的仆人连绳子或一只柏油桶都买不到，只好割取他主人帐篷的绳索，好把密尔绑在火刑柱上。主教有一个仆人，名叫索默凡尔亚力山大，是个无知而残酷的人，主教派定他执行政府判决，烧死密尔。

从容殉道

在等候受刑的时候，神的灵在密尔心里作奇妙的工作，使他的勇气和刚强一直加增，他的坚贞向百姓显明，他是正义的，乃是无辜地被人处死。

死刑的准备工作一切就绪，武装士兵把密尔带至刑场，奥力芬脱命令他走到火刑柱前。但是他说：“不！你要用手把我举起来，你会看到我喜乐地死去。神的律法禁止我加害自己。”于是奥力芬脱用手将他举起，他被举起之后，满了喜乐地说：“我要到神的祭坛去！”然后他要求对百姓讲话，但是奥力芬脱与其他来行刑的人不同意，惟恐他讲得太长拖延时间。然而在场有一些青年人对行刑者及主教们说，还是让华尔德讲他心里的话，否则将来有一天他们必要哀哭痛悔了。

密尔跪下谦卑地向神祷告，然后站在煤炭上，对众人说：

“亲爱的朋友！今天我不是犯了什么该死的罪而被处死（虽然我在神面前是个可怜的罪人），而是因为我竭力捍卫神在新、旧约圣经向我所阐明的耶稣基督的救恩，所以被人带到这里来，就像以往所有的殉道者一样，甘心乐意地为主舍命。我确信他们身虽死，却得到了永远的福乐，所以今天我要赞美神，他以他的慈爱召我作他的仆人，把他的真理印在我身上；这是我已经从他领受的，所以我愿意将它献给荣耀的神。因此，如果你们要逃避永远的灭亡，

不再受神父、僧侣、修士、大修道院院长、主教和其他敌基督者之谎言的诱惑，只有倚靠耶稣基督，我们慈爱的救主，才能从罪中被拯救出来。”

这时候百姓都放声大哭，因为他的忍耐、刚强、勇敢和坚贞，不仅叫他们大大受感动与激励，也使他们心里火热起来。他祷告后，从火刑柱上被吊起送入火中。临死前他说：“主阿，怜悯我！百姓们祷告吧，趁着还有时间！”然后，他为他所爱的主殉道了。

此后，因着神公义的审判，就在密尔华尔德烧死之地的修道院大教堂内，许许多多罗马天主教所谓成圣者的昂贵肖像，在宗教改革中均被人烧毁，无一幸存。



第 17 章：玛丽女王统治时期英格兰的迫害

著名的年轻君主爱德华六世英年早逝，引发了自我们神圣的主和救世主道成肉身以来最不寻常、最奇妙的事件。这一令人悲痛的事件很快引起了人们的普遍惋惜。英国王位的继承问题很快就成了一个严重冲突的问题；随后发生的一幕幕场景表明了王国所遭受的严重苦难。随着他给国家带来的损失越来越多地显现出来，对他执政的怀念也越来越多地成为人们感激之情的基础。在他的顾问和仆人们的指导下，爱德华国王的朋友们看到了非常可怕的前景，这反映了最令人震惊的担忧。年轻国王的统治进程迅速发生了彻底逆转，这表明在教会和国家公共事务管理方面的新决议取得了进展。

人们对国王的死可能会使王国陷入困境感到震惊，于是努力防止这种后果的发生，因为这种后果是显而易见的，它将产生最严重、最致命的影响。国王在长期的痛苦煎熬中被迫立下遗嘱，将英国王位遗赠给萨福克公爵的女儿简夫人。她嫁给了诺森伯兰公爵的儿子吉尔福德勋爵，是亨利国王的二姐与萨福克公爵查尔斯的孙女。根据这份遗嘱，亨利国王的两个姐姐玛丽和伊丽莎白的继承权被完全取代，因为人们担心教皇制度会卷土重来。国王的御前会议、贵族首领、伦敦市市长、几乎所有的法官和主要律师都在这一条例上签了名，以示对这一措施的支持。首席大法官黑尔虽然是一位真正的新教徒和正直的法官，但他拒绝联名支持简夫人，因为他已经表明了自己的观点，即玛丽公主有权掌权。还有一些人反对玛丽登基，因为他们担心她会嫁给一个外国人，从而危及王位。她对教皇的偏袒也让人毫不怀疑，她会被诱使恢复教皇沉睡的利益，并改变她父亲亨利国王和她弟弟爱德华国王时代的宗教习惯。因为在他的整个时期，她都表现出了最大的固执和不灵活的脾气，这一点从她写给议会诸侯的信中就能看出来，她在他哥哥去世后通过这封信要求继承王位。

当这种情况发生时，那些曾联合起来阻止玛丽继承王位，并为爱德华国王的措施出谋划策的贵族们，迅速着手在伦敦城和其他一些人口众多的城市宣布简格雷女士为英格兰王后。

她虽然年轻，却拥有过人的天赋，在一位最出色的家庭教师的教导下，她的进步给她带来了许多巨大的优势。

她的统治只持续了五天，因为玛丽通过虚假的许诺成功地获得了王位，并迅速开始实施她公开宣布的消灭和烧死所有新教徒的意图。她在威斯敏斯特以通常的形式加冕，她的加冕是随后开始的血腥迫害的信号。

在获得权力之剑后，她不遗余力地行使它。简格雷夫人的支持者们注定会感受到她的威力。诺森伯兰公爵是第一个感受到她野蛮怨恨的人。他被关进伦敦塔后不到一个月，就被宣判有罪，并被带上了绞刑架，作为叛徒受尽折磨。他的种种罪行都源于卑鄙无耻的野心，他死后无人悼念，也无人哀悼。

随后迅速发生的变化清楚地表明，王后对目前的宗教状况深恶痛绝。波耶内特博士被撤职，以便让加德纳担任温彻斯特主教，女王还把大法官这一重要职位交给了他。雷德利博士被解除了伦敦教区的职务，博内介绍了 J.斯托里（J.

Story）被赶出了奇切斯特主教区，以接纳戴伊（Day）博士。J.胡珀被囚禁到了舰队，希思博士被安排到了沃塞斯托主教区。迈尔斯科弗代尔也被赶出了埃克塞特，维西医生被安排到了该教区。唐斯托尔医生也被提拔为达勒姆教区的主教。这些举动都是显而易见的。所有善良的人心中的忧伤和不安与日俱增；但对邪恶的人来说，这却是大快人心的时刻。那些会装腔作势的人并不在意事态的发展。但那些良心与真理结合在一起的人，却发现已经燃起了炭火，这炭火之后将毁灭许多真正的基督徒。

忠心的牧师 哈德里镇的泰勒洛兰德的事迹 (Rowland Taylor)

在英国，哈德里镇是最早接受神真道的城镇之一。基督的福音在此被广泛地传扬而且立定稳固的根基。当地的居民——包括妇女在内——都研习圣经，其中有许多人曾经读完全本

圣经，甚至能背诵大部分的保罗书信。当面对宗教争论时，他们经常能够提出合适而敬虔的答覆。他们也用神的真道殷勤地教导他们的孩子与仆人；因此，小镇的居民尽管都是织布工人，但因着福音，他们让人觉得哈德里镇像是一所大学。不但如此，最值得称赞的是他们能在生活上实际的实行神的话。

众人之父

泰勒洛兰德初次作牧师就在哈德里镇。他不像当时一般的领薪牧师，这些人常将薪俸放高利贷给农民，从他们身上收取利息；为了让自己更加悠闲，一般的牧师常设立无知的庸教士来治理教区，他们自己则不肯花一点力气来喂养羊群。泰勒原先住在克兰麦多马——坎特布雷大主教的家宅，然而他舍弃了那里的一切而定居在哈德里，与他负责牧养的百姓同住。他像一个好牧人，住在羊群中间；全心全力研习圣经。基督的爱运行在他里面，他从不漏过任何主日、圣日或其他可能机会，召聚百姓，向他们讲解神的道及救恩真理。

除了讲道以外，他的一举一动都显示出他所过的，是一个真基督徒的圣洁生活，足以成为众人的榜样。他丝毫不自骄，却谦卑柔顺如小孩，所以百姓无人在他面前会觉得自惭形秽，反而能放胆来到他这里，就像来到自己的亲生父亲跟前一般。然而，他的卑微并不表示他是一个幼稚或懦弱的人，必要时，他会刚强地责备罪人及恶人。这一位好牧者，常常诚恳而严肃地劝诫百姓。坦率的指出他们的错误。他为人十分温和，从来不存怨恨、嫉妒或恶毒的意念，总以善行待众人，乐意宽恕仇敌，从不恶待任何人。

他有如慈父一般细心地看护瞎眼的、瘸腿的以及其他病人，特别是卧病不起的穷人和孩子们，殷勤地供给他们一切的需要。他曾经发动教区百姓捐款给穷乏的人，除了维持家中生活最基本的费用外，他将自己的薪俸都投入救济箱中。他的妻子也是一位诚恳、谨慎又稳重的妇人，他的孩子们都受极好的教养，在敬畏神和殷勤向学的气氛中长大。

他是世上有味的盐，厉害地消除恶人的堕落习性；又是神家中的光，放在灯台上，照亮所有良善的信徒效法他的榜样跟随主。

在人们的记忆中，爱德华六世在位年间，他们的日子过得最清静而圣洁。而泰勒牧师这位好牧人，就在这一段年日里持续不断地治理和引领群羊经过今世邪恶的旷野。但神既然愿意将爱德华国王从忧患谷领入有福的安息之地，他就离世与基督同在，在永远的喜乐及幸福里作王。

此后，罗马天主教徒采用暴力推翻爱德华时代福音的真理。因为有些圣徒不愿重新接受罗马的主教是宇宙教会最高的头的说法，教廷就用剑和火逼迫他们。在爱德华国王时代，按着神的话公义地定罪诸般错误、迷信及偶像，但现在，天主教再度统治他们。

当敌基督的狂热刚开始时，小人福斯特和克拉克约翰在哈德里教会同谋，再度引进教皇及其偶像崇拜。在这段时期泰勒博士在他的教会里仍然持守爱德华国王时代的敬虔事奉，并极其忠心、热切地传讲信息敌挡罗马教皇制度的腐败，而这种败落的情形当时几乎已经遍及全英国。

不惧剑盾

福斯特和克拉克雇用了一个人来哈德里重建罗马天主教的弥撒。这人名叫阿文斯约翰，是奥德海姆教区的牧师，也是罗马天主教的拜偶像者。为此，他们十万火急地设立祭坛，要赶在复活节时举行弥撒。但是他们却是白忙了一场；在夜里祭坛被人毁坏了；他们不甘心，第二次再建，并认真看守，防止祭坛再被人拆毁。次日，福斯特及克拉克约翰来了，带着罗马天主教的祭物、庆典用具、服装，又派人持剑和盾守护，以防止任何人拦阻他们行弥撒仪式。

此时，泰勒博士像平时一样坐在书房里研读神的话，忽然听见教堂钟声响起。照常例，钟声表示有事发生，他有责任去教堂察看。当他走到教堂，发现大门紧闭，并且从内上了门，只有圣坛的门没有上锁，他进去走到圣坛，看见一个罗马天主教的献祭者，身穿长袍，头刚剃过，准备开始天主教的献祭，四周站着持剑和盾的守卫，惟恐任何人打扰祭司。

泰勒博士问：“谁准许你们如此大胆，进入基督的教会用可憎恶的拜偶像仪式亵渎教会？”福斯特听了后惊跳起来满脸怒气地对泰勒博士说：“你是叛教者！你在这里作什么？想要扰乱我们执行女王的命令吗？”泰勒博士答道：“我不是叛教者，我是此间的牧者，神与我主基督已经指派我喂养这羊群，所以在此地我有绝对的权柄，我以神的名吩咐你，今后不可再在这里毒害基督的羊群。”

福斯特说：“你是叛逆是传异端的，你想要制造混乱、暴力敌挡女王的命令吗？”

泰勒博士答道：“不是我制造混乱；而是你们罗马天主教徒在制造混乱与争闹。我只是用神的真道反对你们罗马天主教的偶像敬拜。拜偶像就是反对神的真道和女王的声誉，并且至终会彻底颠覆全英国。”

福斯特与武装人员用有力的膀臂抓住泰勒博士，强迫他离开教堂，好使罗马天主教高级教士们继续进行拜偶像的仪式。当时泰勒博士的妻子也随着他丈夫同去，当她看见丈夫被人粗暴地推出自己的教堂时，就跪下举手大声叫道：“我求神，公义的审判者阿！报应他们的暴行。这些罗马天主教的拜偶像者就是如此轻看基督的血。”他们也把她推出教堂，然后关上大门；因为惧怕百姓来撕碎他们的祭品。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并没有得到百姓的同意，就用暴力，持剑和盾列阵，专横地重设罗马天主教的弥撒。

一两天后，福斯特和克拉克立即上书文切斯特的主教、即英国大法官迦德纳史蒂芬，控告泰勒博士。

主教接信后，就写信命令泰勒在几天之内即去见他。

面见主教

泰勒博士的朋友知道了这件事情后，都非常担忧就来看他，并诚恳地劝他逃走，免遭不测。泰勒博士却对他们说：“亲爱的朋友，我衷心地感谢你们如此关心我。虽然我知道在敌人手中无公义和真理，只有囚禁和残酷的死刑，但是我确信我的理由是何等良善、公义，在我这边的真理是坚强的，靠着神的恩典，我要去见他们，当面抵挡他们错谬的作为。”

他的朋友们又劝他说：“博士大人，我们觉得你最好别去。你已经尽了你的职责，你以敬虔传道来阐明真理，又当面抵挡了奥德海姆的牧师们到这里恢复罗马天主教的弥撒。我们救主基督曾吩咐我们：“他们在一座城里逼迫你们，你们就逃到另一座城去。”我们认为，此刻你最好逃到别处去，等候时机，教会将非常需要像你这样勤劳的教师、敬虔的牧师。”

泰勒博士说：“哦，你们要我作什么？我已经老了，难道还想多活些时日来多看这可怕、极端邪恶的时代吗？随着个人良心的引导，你们逃走吧！我已经下定决心，靠着神的恩典去见主教，要当面告诉他，他所作的尽都徒劳。今后神还要为他的百姓兴起比我更殷勤的人来教导百姓，因为神不会丢弃他的教会，环境固然艰难，终将过去，我深信神要藉此来试炼我们。至于我，愿意在神面前相信，我从来没有比现在更好的机会来事奉神；也从未有过像现在这样荣耀的呼召，更从未有过像现在神给我这么大的怜悯。因此我恳求你们和所有的朋友为我祷告；我决不怀疑，神将要赐我力量与圣灵。”

他的朋友们见他如此的坚定，就将他交托给神，哭着走了。

泰勒博士由他的仆人赫尔约翰陪同起程赴伦敦。一路上赫尔约翰非常诚恳地劝他逃走，不要去主教那里；自己愿意服事他，不论遭遇什么危险，都要跟他在一起，为他舍命。但泰勒博士决不同意，他说：“约翰阿！难道要我听你属世的劝告，而让我的群羊陷落在危险之中吗？要牢记好牧人基督不仅喂养羊群，还为群羊舍命。我必跟随他，靠神的恩典，我必跟从他。”

不畏权势

不久，泰勒博士到了文切斯特的大主教迦德纳史蒂芬博士，即当时英国的大法官那里。他见到泰勒博士后，便用许多卑鄙无耻的话来斥责泰勒，并辱骂他是个流氓、叛教者和传异端者。泰勒博士忍耐地听完了他的辱骂，才回答说：“大人，我不是叛教者，也不是传异端者，而是一个名符其实、忠实的基督徒；照着你的吩咐我来了，我想知道阁下叫我来的原因。”主教说：“你这个恶棍来了吗？你竟敢见我的面，真是不知羞耻！你难道不知道我是谁吗？”

泰勒博士说：“我知道你是谁，你是迦德纳史蒂芬博士，文切斯特的主教，又是大法官。但我想你还是一个会死的人，如果我应该怕见你阁下的面，为什么你不怕神——我们的主呢？你已经抛弃了真理，否认我们的救主基督和他的教导。你所作的与你自己的誓言及曾写过的文章相违背，我惊讶你当着一个基督徒的面，竟会不感到羞耻？将来在基督的审判台前，你还有什么脸见他的面呢？你难道忘了你当着亨利八世国王，和他儿子爱德华六世国王的面所起的誓吗？亨利八世是一位被百姓纪念的国王。”

主教答说：“呸！呸！那是希律不法的誓言，因此要消灭它，我已经完全消灭它了。感谢神，我已经重新回到我们罗马的母天主教会里，盼望你也这样作。”

泰勒博士答道：“难道我应该放弃建立在使徒和先知根基上的基督的教会，而赞成这些谎言、错误、迷信及拜偶像的行为吗？这是教皇及其追随者亵渎神的作法，我岂能赞同呢？神禁止我赞同。教皇应当回到我们救主基督和他的真道上来，将他所坚持的可憎恶的偶像崇拜都逐出教会，然后基督徒才回到他那里。你忘了你确实曾在书面上抵挡他，并且曾起誓反对他吗？”

主教说：“我告诉你，这是希律不法的誓言，我不但不该支持，反而应当消灭它；我们的圣父教皇已经替我解除了那个誓约。”

泰勒博士说：“但是你在基督面前无法解除这个誓约，他必从你手中追讨它，在他的管辖下，没有人能赦免你，连教皇及其追随者也不能赦免你。”

主教说：“我知道你是个傲慢的恶棍，又是十足的傻瓜。”

泰勒博士说：“阁下，不要这样责骂我，这与你的权柄地位不相称。因为我是基督徒，你知道圣经上说：“凡骂弟兄是拉加的，难免公会的审断，凡骂弟兄是笨蛋的，难免地狱的火”。”

主教说：“你抵制女王的命令，不让奥德海姆的牧师——一个行为良善、敬虔的神父——在哈德里作弥撒。”

泰勒博士答道：“阁下，我是哈德里教区的牧者，不论任何人进入我负责的教区，用罗马天主教拜偶像的弥撒的毒液毒害那已经托付给我的羊群，就是反对一切的正义、良心和律法。”

主教听了勃然大怒，说：“你实在是一个亵渎神的传异端者，竟敢反对蒙福的圣餐，它是为活人也为死人的祭物。”

泰勒博士答道：“我并不敢亵渎基督所设立的蒙福的圣餐，我像任何一个真基督徒那样地尊重它；并承认基督设立圣餐是要我们纪念他的死。基督为了作我们的救赎主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的身体是赎罪祭，为一切相信他的人成全了救恩。我们的救主基督一次永远献上他自己，就不需要任何的神父再一次代赎或替主献祭了。”

主教于是叫来他的随从，命令他们说：“抓住这个人，把他带到国王的高等法院，叫人牢牢地看管。”

泰勒博士跪下来，举起双手说：“主阿，我感谢你，祢曾拯救我们脱离罗马教皇的专制、错谬、偶像崇拜以及其他一切可憎恶的事物；因着善良的爱德华国王，神得到了赞美。”

狱中生活

泰勒博士被囚几达两年，在狱中他将全部时间用于祷告、读圣经、写作、讲道和劝导犯人，凡因他的教导而悔改的人，生活都改变了。

一五五五年一月二十二日，泰勒博士和布雷德福长老、桑德斯长老又被传讯，在文切斯特的主教、诺威治的、伦敦的、索尔斯堡的和达拉姆的主教面前受审；被控告是传异端者并且分裂教会，要他们三人作最后的答覆，是愿意向罗马主教屈服，公开放弃他们的错误，还是愿意按律法被定罪？

泰勒博士和他的同伴听后勇敢地回答说：他们决不放弃在爱德华国王时代传讲的真理，也决不向罗马天主教的敌基督低头；但是他们感谢神莫大的怜悯，使他们配为他的真道受苦。

众主教见他们在真道上如此勇敢，坚不可摧，就向他们宣读了死亡判决书。

泰勒博士被交给看守克林克送入监狱。途中百姓聚集定睛看他，他对百姓说：“良善的百姓啊！神是当受赞美的；我决不与他们同流合污，我将用我的血来见证我所传的道。”他在克林克的住所等候到晚上，次日启程，途经包特瑞前往康勃特。

力拒主教

他在康勃特被囚禁约七夜；一五五五年：二月四日，伦敦的主教邦纳埃德门等人来废黜他。他们向着弥撒哑剧的服装，叫泰勒博士来，对他说：“博士大人，希望你爱惜自己，回到你的神圣的母教会里，只要你回心转意，我将为你请求赦免。”

泰勒博士答道：“我希望你和你的人归向基督；我决不转向敌基督。”

主教说：“好吧！我是来废黜你的，穿上这些衣服。”

泰勒博士说：“我不穿。”

主教又说：“你不穿？在我离开之前一定要你穿上！”

泰勒博士说：“因着神的恩典，请不要强迫我。”

尽管主教强制他顺从命令，他还是不肯穿，主教就叫人来把衣服披在他背上，当他被迫穿上衣服后，对主教说：“阁下，你说这像什么？我不是成了漂亮的蠢人吗？先生们，你们又以为如何呢？如果我在棋勃，连孩子们都要嘲笑我这一身打扮，简直像是耍猴戏似的玩偶，甚至是比猴子还无用的废物呢！”主教又去刮他的指头、拇指和头顶。

最后，主教正要用杖打泰勒胸部的时候，主教的牧师说：“阁下，不要打他，他一定会还手的。”泰勒博士答道：“对了！圣彼得也会要我还手的；再者，为了基督的缘故，我若不为了他的真道去争战，就不是一个好基督徒。”主教不敢再打他，却用话咒诅他。泰勒博士说：“虽然你咒诅我，神却祝福我。我的良心可以为我作见证：尽管你们用暴力虐待我，但我还

是求神，如果是他的旨意，求他赦免你们。亲爱的主必将我们从罗马主教的专制、邪恶的大罪里拯救出来！”他回到牢房后告诉布雷德福长老（他们关在一间屋里），他已经使主教害怕了，他笑着说：“他的牧师劝他不要用杖打我，因为怕我会还手；而且因着我起誓要还手，他就真的相信了我。”

他被废黜的当天晚上，他的妻子、儿子多马、仆人赫尔约翰去看他，好心肠的守卫让他们在一起吃晚饭，吃饭前他们一同跪下作还愿祷告。晚饭后他来回踱步，感谢神的恩典，赐他力量持守他的圣言；然后他们又一起流泪祷告，互相亲嘴。他把一本拉丁文的书递给儿子，书中讲述古时殉道者的名言，在书尾他写下了自己的遗言：

“我亲爱的妻子和孩子：主把你们赐给我，主又把我从你们那里收回，也把你们从我取去，但主的名是应当被赞美的！我相信在主里死了的人是蒙福的；神看顾麻雀，也看顾我们的每一根头发。我知道他比任何的父亲或丈夫更为慈爱和信实。所以你们信靠基督的美德——相信他、爱他、敬畏他、顺服他，也要祷告他，因为他已经应许要赐下应时的帮助。不要以为我是死了，我是活着，且永远不死的。我先走一步，你们随后就要来，让我们在天上的家永远相聚。”

“我要对在哈德里亲爱的朋友和一切听过我讲道的人说，我离世，良心是平安的，关于我传的教训，请你们与我一同感谢神。因为这是我尽我一点微小的才能从神的书——蒙福的圣经——中收集而传讲的。所以，如果是我或是从天而降的使者向你们传另一个福音，与你们已经接受的不同，神要降大灾在传这道的人身上！

“今后我要在确定的盼望中离去，我毫不怀疑耶稣基督我可靠的救主赐给我的永远救恩，我感谢神我的天父。”

感人的一幕

清晨两点，伦敦的警卫长和军官来康勃特带泰勒博士，要趁天黑把他带到渥赛克的奥德盖特外的小客店。泰勒博士的妻子猜想那夜她丈夫会被带走，就带着两个孩子整夜守在奥德盖特边上的圣波多夫教堂的走廊里，一个孩子名叫伊利莎白，十三岁，她本是孤儿，三岁时由泰勒博士从贫民院领来养大，另一个是他们的亲生女儿马利。

当警卫长和军官们带着泰勒博士走过圣波多夫教堂时，伊利莎白哭叫道：“我亲爱的父阿！母亲，母亲，父亲快要被带走了。”然而在漆黑的夜色里什么也看不清楚，于是她哭道：“洛兰德！洛兰德！你在那里？”泰勒答道：“爱妻，我在这里！”警卫长的随从想要继续往前走；但警卫长说：“先生们，请你们稍停片刻，让他和他妻子讲话。”

泰勒博士的妻子带着两个孩子来到他面前，他双臂抱着女儿马利和伊利莎白，四人一同跪下来背主祷文。警卫长看见了也不禁热泪盈眶，其他人也有被感动得流泪的。他们祷告完站起来，泰勒吻别妻子，握着她手说：“爱妻，再见了，振作起来，我良心平安。他必为我的孩子兴起一位父亲。”他又吻别马利，说：“神祝福你，使你成为他的仆人。”他也和伊利莎白吻别，说：“神祝福你，我会为你祷告，愿你能刚强、坚定地持守基督和他的真道。”最后，他妻子说：“亲爱的洛兰德，神与你同在；靠神的恩典，我愿在哈德里再见你。”

然后他被带到渥赛克，他妻子也跟了去。一到渥赛克，他们就将他关在一间屋里，有四个卫兵和警卫长手下的人看守，泰勒博士一进屋就跪下专心祷告。警卫长看见他妻子也跟来，不再允许她与丈夫讲话，但和善地让她住到自己的屋里，供应她一切所需的，如自家人一样，又派两个军官帮助她。后来她要求去她母亲家，军官陪她去了，吩咐她母亲看住她，直等到他们回来。

泰勒博士在渥赛克由警卫长等人看守到十一点钟，等候埃赛克的警卫长来提犯人。等到埃赛克的警卫长带着随从来之后，他们关上门，等到泰勒博士上了马，才开门带他出去。

喜乐满溢

泰勒博士走出大门时，看见赫尔约翰和儿子多马站在栏杆那边，就叫喊道：“我儿多马！到这里来！”赫尔约翰举起孩子，把他放在他父亲的马背上，泰勒博士脱下帽子，向两旁围观的百姓说：“善良的百姓，这是我的亲生儿子。”然后举目望天为儿子祷告，又把帽子戴在他儿子头上，为孩子祝福之后把他交给赫尔约翰，跟他握手，说：“赫尔约翰，人间最忠诚的仆人，再见了。”说完话，泰勒博士就被埃赛克的警卫长、四个卫兵及警卫长手下的人带走了。

到了勃兰特渥德，他们为泰勒博士等人套上面罩，只露出两只眼睛和嘴，让他们可以看见及呼吸；这样就没有人能认出他们来，也不许他们对任何人讲话，这是仇敌们一向惯用的伎俩，因为害怕百姓听他们讲道或看见他们时，因着他们虔诚地劝诫百姓坚守神的真道，而使百姓脱离教皇统治的迷信及偶像崇拜。

一路上，泰勒博士满了喜乐，仿佛是去赴欢乐的宴会或婚宴。他对押送的警卫长和卫兵讲了许多重要的事情，引导他们，使他们经常感动得流泪；他诚恳地要求他们悔改，归向真道。他也常常使他们觉得惊讶，希奇他是如此坚定不移，毫无惧色，满心喜乐地去赴死刑。

在车尔斯福特，萨福克的警卫长提过犯人，把他带到萨福克。晚饭时，埃赛克的警卫长非常诚恳地要求泰勒博士回到罗马天主教的信仰上。他说：“善良的博士大人！我们真为你感到遗憾。神赐给你非常的学问和聪明，使你在过去的日子里从宗教会议得到极大的宠爱和英国最高的名声。你是个著名的善人，一向精力充沛，何不多活些时日，好叫所有的人因着

你的美德与学问而爱慕你？你竟甘心自暴自弃，甘心接受这苦痛而耻辱的死刑，我真为你可惜。你若肯放弃这些理论，我和你所有的朋友都要为你求赦免，你一定会得到赦免的。”

深切感人的表示

泰勒博士沉着的想了片刻，考虑如何答覆，最后他说：“警卫长大人和全体先生们，我衷心感谢你们的好意，也非常重视你们的劝告。我愿意坦率地向你们承认，我知道我不但自己欺骗了自己，还正像你们所想像的那样欺骗了哈德里的那一大群。”

他们听见都高兴起来，警卫长说：“对！善良的博士大人，神祝福你！你不必再讲了。我们终于听到了你所讲最令人欣慰的话了。哦！你岂会白白地丢弃自己的性命吗？要作聪明人，我敢保证，你会得到宽恕的。”所有的人都为此兴高采烈；警卫长又说：“善良的博士大人，你说你认为自己已经欺骗了自己，还欺骗了哈德里的一大群，这是什么意思？”

泰勒博士说：“你真要知道我的意思吗？”

警卫长说：“善良的博士大人，我想你还是明白地告诉我们吧！”

泰勒博士说：“我愿意告诉你们我是怎样受骗的，我想，我还骗了一大群。你们看，我以为我能死在床上，并且正如我所希望地被葬在哈德里教堂的墓地里；但是我发觉我受骗了，因为我的尸体必要被烧成灰。而哈德里墓地的一大群虫子也被骗了，它们等我的尸体等了许久，没想到我的尸体竟然被烧成灰了。”

警卫长及其同伴听了，惊奇地彼此相望，希奇他的思想坚定，临危不惧，竟然不把已经迫近的残酷的折磨和死刑当作一回事，还开了这么一个玩笑。他们一直希望他能悔改，但已成了泡影。

到了拉文海姆，有大批绅士和法官骑马而来，他们是被派来帮助警卫长的。他们都极其悲痛，想尽办法要使泰勒博士回到罗马天主教的信仰上，并应许赦免他，说：“我们是特地为你来此地的。”并且说只要他回心转意，就应许他升职，任主教。但是他们的努力和谄媚尽都归徒然。

在离哈德里约有两哩的地方，他要求下马，下马后，他跳起男人常跳的轻快双人舞。警卫长问他说：“博士大人，你是怎么了？”他答道：“啊！善良的警卫长大人，神是应当赞美的，我知道我快到家了，从来没有一个时刻比现在更好的了！不要再走过两个窗棂，就站在我父的家了。警卫长大人，我们不经过哈德里吗？”警卫长答：“我们要经过的”。他说：“主阿！我感谢你，在我死前还能再看到我的羊群。主阿！祢知道我深爱他们，忠实地教导他们。主阿！祝福他们，保守他们坚定的站在你的真道和真理上。”

不久他们到了哈德里，当泰勒博士骑马过桥时，桥脚下有个穷人带着五个孩子等着他；他们一看见泰勒博士就跪下来，举手大声哭喊：“哦，亲爱的父亲，好牧人泰勒博士，愿神帮助你并拯救你，正像你多次救助我和可怜的孩子一样。”

哈德镇街道的两旁，挤满了男男女女等着看他，他们看见他去赴死刑都号啕大哭，彼此喊道：“主阿！好牧人要离开我们了，他曾经那么忠心地教导过我们，那么虔诚地管理我们，又像慈父般地照顾我们。哦，慈爱的神！我们这些可怜分散的小羊能作什么呢？从这个极端邪恶的世界，又有什么会临到我们？求主加他力量并安慰他。”

面对着哭泣的百姓，泰勒博士只是一再对他们说：“我已经把神的真道及真理传给你们，今天我是来用血印证我所讲的。”

周济穷人

当他走过他所熟悉的贫民院时，他把在囚禁时所积蓄的钱分给穷人——这是当他第一次被关入监牢时，善良的百姓去探望他时送来的，作为他在狱中的生活费。他先从手套里拿出积存的钱，给站在门口看他，关心他的穷人；然后走进贫民院，发现有几个原本住在贫民院中的贫民不见了，就问：“从前住在这里的那个男盲人和女盲人还活着吗？”有人回答说：“他们住在里面。”于是他把手套和钱从窗口丢进去给他们才离去。

穷人的慈父和供应者，终于要与他们告别了！他毕生心血都花在细心照料和教导他们。

最后他到达一处空地，发现有大群人聚集在此，他问道：“这是什么地方？这么多百姓聚集在这里作什么？”卫兵答道：“这是奥德海姆公地、你的死刑场；百姓是来看你处死的。”他说：“感谢神，终于到家了！”他于是下马，拿下头巾把它撕裂。

当百姓看见他那令人可敬的脸，长长的白须，都不禁放声大哭，喊道：“善良的泰勒博士！神拯救你，耶稣基督要加你力量帮助你，圣灵要安慰你。”他想对百姓讲话，但卫兵不允他开口，他一说话，他们就用手杖尖插进他口中。

凶残的仇敌

泰勒博士只得坐下，忽然看见一个叫沙斯的人，便叫他过来，说：“沙斯，请你脱下我的靴子，就送给你吧！这靴子是你长久以来想要的，拿去吧！”他又站起来，脱下衣服，脱到只剩衬衣，把衣服都送掉，然后大声地说：“善良的百姓！我教导你们的是神圣洁的真道，都是出于神所祝福的书——圣经。今天我来这里，就是要用我的血来印证这真道。”卫兵霍姆斯听见这话就用杖猛击他的头——路上他都是这样虐待泰勒博士。泰勒博士跪下祷告，人群中走出一个穷妇人来与他一同祷告。卫兵们推开她，威胁着要放马踩死她，但是她不走开，

坚持要与他一同祷告。最后，泰勒博士走向火刑柱，吻它，卫兵把他放在柏油桶里，背靠火刑柱，他两手合拢，举目望天，不住地祷告。

他们用铁链捆住他，警卫长命令刽子手唐宁汉理查堆柴，但是他不肯，说：“我的脚跛了，无法堆柴。”警卫长威吓要把他关进监牢，他还是不肯。

警卫长只得改派繆林、沙斯、沃威克和金罗伯特燃柴点火。沃威克残酷地把一捆柴丢在泰勒博士头上，使得他头破血流，泰勒博士说：“朋友，我已经被伤害够了，你还不满足吗？”

此外，站在旁边的谢尔顿约翰爵士听到泰勒博士用英语背诵诗篇五十一篇，就打他的嘴，并说：“你这个恶棍，讲拉丁文！我会逼你改用拉丁文的。”

最后他们点着了火，泰勒博士举起双手呼叫神，说：“天上的慈父，因着救主耶稣基督，求你用手接受我的灵魂。”他两手合掌，站立着，不叫喊，不移动。卫兵又用矛击打他的头，使得他脑浆迸流，这时，火焰益炽，终于吞噬了他的身体。

审判、定罪及殉道 黎德利和拉提默

亲爱的读者，你们已经读过黎德利长老和拉提默尔长老一生的事迹。由于他们是在一起殉道，所以就放在同一篇里来叙述。

一五五五年九月二十八日，红衣主教波尔派人把委任书送至牛津，给林肯郡的主教怀特约翰、格洛斯特郡的主教布洛克斯博士和布里斯托市的主教荷利门博士，授权他们二人任全权审判拉提默尔长老和黎德利长老在牛津公开辩论会中的各种错误观点。他们两人若愿意放弃这些错误看法，则代理法官们有权接受他们的悔罪，立即赐给他们圣父教皇的赦免。如果

拉提默尔休和黎德利尼古拉固执于他们的错误观点，主教可以把他们宣布为传异端者，开除出教会，处以刑罚。

黎德利受害

因此，九月底，上述的主教们在牛津神学院开始审判他们两人。先传黎德利长老来受审，红衣主教的委任人向他宣读控告书，黎德利博士原本光着头站立，谦卑地听传他来的原因，一听到红衣主教称教皇陛下，立刻把帽子戴上。他说：“罗马主教篡夺了最高权柄、滥用权力，我拒绝听命于他，也不将荣誉归给他，免得我诋毁神话语的真实。”

林肯郡的主教连续警告他三次，要他脱帽，黎德利长老仍不理睬，主教只得命令差役脱下黎德利长老的帽子。黎德利长老向军官低头，温和地任军官把他的帽子脱下来。主教又滔滔不绝地劝黎德利长老放弃自己的观点，承认教皇的最高权柄。

黎德利长老答道：“阁下说教会是建立在彼得身上，是根据基督所讲的话，这是你们不明白真意。因为当基督问他的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时，门徒回答说，有人说他是先知中的一位，有人说是以利亚，有人说这，有人说那；于是他问门徒：“你们说我是谁？”彼得答道：“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基督对他说：“我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这就是说，在这磐石上——不是选定在彼得这个会死的人、这么脆弱的根基上来建立他坚固并绝对可靠的教会，而是建造在这磐石上——也就是你所承认的，我是神的儿子的这个根基上，我要建立我的教会。因为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基督是神的儿子，才是整个基督教的起始和根基。”

但是主教并不注意他的答覆，继续讲道：“我们不是要与你争辩，而是指出某些问题，你只要逐条回答是或否就够了，不必再辩论了。现在读论题，你听好，明天上午八点你要在圣马利教堂答覆。”

教皇代理人对黎德利博士、拉提默尔长老宣读了有关他们两人共同的或针对他们个人的
一些论题。

黎德利尼古位、拉提默尔休，我们反对你们以下的论点：

1. 你们断言过，而且又公开辩护和支持说：在神父祝福以后，基督的真身体并不存在于祭坛上的圣餐里面。
2. 你们又当众肯定地辩护说：祭坛上的圣餐中仍保持原来的饼和酒的性质。
3. 你们公开声称，且固执地坚持说：弥撒不是活人和死人的赎罪祭。

拉提默尔出庭

把黎德利长老交给市长带走后，主教命令法警来带另一名犯人。拉提默尔长老跪在地上，手拿帽子，头上盖一块手帕，上面戴一两顶睡帽及一顶大帽（像市民惯常所戴的，有两条宽条子扣在颌下），身穿一件旧得露出线头的布里斯托粗呢法衣，腰间束着一条廉价腰带，又用一根长皮带把圣经扎在腰带上，没有镜盒的眼镜挂在颈上垂在胸前。主教问道：“是什么阻止你承认现在英王、王后并全英国人民都已经接受的信仰？”原先我们都错了，现在众人都承认以往的错误，对你、对大家而言，承认它都不会是个耻辱。所以，拉提默尔长老，因着神的爱，想想你已经是个老人，要爱惜自己的身体，不要自讨苦吃。特别是要为你灵魂的健康着想，你若就这样死去，则是献给神的臭祭，因为一个人成为殉道者不是因为他的死，乃在乎他为何而死。你再仔细想一想，你如果这样死了，不会有恩典，因为人若不属于教会就失去了救恩。”主教又宣称，他们今天不是要与拉提默尔长老争辩，只要他对上述论题作出确定的答覆；然后又把向黎德利宣读过的论题向他宣读一次。

生根于神的话

次日（十月一日）八点刚过，这些主教又到圣马利教堂，坐在镶了丝绸花边的宝座上，传黎德利长老进来。

林肯郡的主教问道：“现在我们要听听你对论题的最后答覆。你若作书面答覆也可以，但是如果你写的是其他东西，那我们是不接受。”

黎德利长老从胸前取出一张纸，刚要开始读，林肯郡的主教就命令差役把纸夺过来。黎德利长老要求庭上准许由他来读自己的答覆，并说纸上写的只是答覆，并无其他东西，然而主教一定不准。

黎德利说：“阁下，你既要我回答，为什么又不让我公开答覆呢？”

林肯郡的主教说：“黎德利长老，我们要先看看你到底写了些什么，如果认为可以读，才准你读；若是你不先交出来，我们就不让你作任何的答覆。”

黎德利长老知道没有希望了，就把纸交给军官转交主教。林肯郡的主教暗暗地与另两位主教商量后说：“写的东西且不能读，因其中有亵渎的话，所以不许他向公众答覆，免得欺骗了有耐心的听众。”

格洛斯特的主教和林肯郡的主教又讲了许多劝黎德利长老回心转意的话。但他仍坚定不移，他相信他所捍卫的信仰是以神的话语为基石的，所以，他不能故意得罪神。无论他的生命多么危险也不能放弃他的主、他的神。他要求主教遵行他曾作过的应许——主教昨天曾准许他当众说明：为什么他接受了教皇的权柄，良心就不能平安——主教同意他的请求，但是规定他只能讲四十个字，他们会数着手指算他讲的字数。黎德利长老立刻开始讲，还未讲完半句，坐在旁边的博士们就喊道：“讲的已经超过四十个字！”因而不准他再讲下去。

市长的囚犯

林肯郡的主教立即宣布判决，废黜黎德利长老的主教职、圣职和教会所有的供给；宣布他不再是教会的成员，把他交给政府权力处以当受的刑罚。黎德利长老于是成了犯人，交给市长。

接下去立刻把拉提默尔长老叫来，林肯郡的主教要他放弃错误，回到天主教会里来。

拉提默尔长老打断他的话说：“不，阁下，我不放弃我的观点，我承认有一个大公教会，但不是你们讲的那一个，那个已经成为魔鬼的教会，有人称她为罗马教会，也有人称之为天主教会。我要引用居比良的忠告，当时他在主教们前受审，提到谁最像基督的教会——是受迫害的？还是迫害他们的？他说：“基督早就指出，凡要跟从他的人，必须背着他的十字架。”基督讲过门徒要受逼迫和苦难，阁下，你们如何想呢？是这个罗马教廷、无休无止的迫害者是教会呢？还是长期受其逼迫而以至于死的群羊是教会呢？”

拉提默尔长老再一次指出，他不否认主基督，也不能否认他的真理。后来林肯郡的主教要他仔细听，拉提默尔以为有什么新的问题要宣读，但是主教只宣读了对他的定罪书就宣告退庭，遣散群众。拉提默尔长老要求主教履行昨天的应许，让他简短地说明为什么他要拒绝教皇的权柄。但是主教说现在不能再听他讲什么，就把拉提默尔长老交给市长说：“市长先生，他现在是你的犯人了”。

此后黎德利主教和拉提默尔长老即受监禁，直到主后一五五五年十月十六日。

十月十五日清晨，格洛斯特的主教布洛克斯博士、牛津的副大法官马歇尔博士和几位大学负责人到关犯人黎德利长老的艾瑞希长老——即后来牛津市长——的家里。格洛斯特的主教说明来意后，再次对黎德利说，他若愿意悔罪，回到他当初受浸所归入的信仰中，那么女王陛下一定会怜悯、宽恕他，他若不放弃自己的观点，他们就要按法律来处置他。

黎德利博士答道：“阁下，关于我教导过的教训，我的良心确认是纯全的、是出于神的话语；在这个教训上神是我的倚靠，只要我的舌头还能转动，一息尚存，一定坚守并用我的血来见证它。”

废黜仪式

格洛斯特的主教说：“看哪！你得不到女王的怜悯，我们必按所委托的，废黜你，除去你的圣职。然后，交给民间政府机关，你该知道后果是什么？”

黎德利：“我只要讨神的喜悦，至于你们怎样处理我都可以，为了持守真理，我甘心乐意付上任何代价。”

主教：“黎德利长老，把你帽子脱下来，穿上这件白色法衣。”黎德利：“不！我不穿。”

主教：“你必须按此吩咐作。”黎德利：“我绝对不穿！”

主教：“你一定要穿，不要自找麻烦，穿上这件白色法衣。”

黎德利：“不要强迫我，这是违背我良心的。”主教：“你究竟穿不穿？”

黎德利：“无论你怎么说，我也不穿。”主教：“我会叫人强迫你穿的。”

黎德利：“随你便吧，因为圣经上说：“仆人不能高过主人”。他们曾这样凶残地对待过我们的救主基督，他也忍受了，现在他们要更厉害地作在他仆人、就是我们身上。”

他们把作弥撒的一切物件都挂在黎德利博上身上；尽管他一直尖锐地痛骂罗马的主教和这些愚蠢的服饰。他的话使布洛克斯的主教大发雷霆，命令他住嘴。黎德利博士答道：“不管后果如何，只要我活着还能讲话，就一定要对你们这些可憎的行为反对到底。”

站在旁边的希腊文讲师艾德瑞奇说：“阁下，在这种情况下，依法应该堵住他的嘴，所以您可以拿东西堵住他的嘴。”黎德利博士听见后，定睛地看着他，摇摇头叹气说：“哦！好，好，好！”他们就塞住他的嘴，但是黎德利博士刺耳的话语却仍在他们耳中回响，有人吩咐黎德利安静，免得自讨苦吃。

他们站在黎德利博士面前，命令他拿圣餐杯及称为歌唱饼的圣饼。黎德利博士说：“我一定不拿这些东西，你们若非要放在我手里不可，只怕它们都会掉到地上的。”主教指定一个人把这些东西托放在他手中，然后布洛克斯主教开始读拉丁文法律，其大意为：“我们剥夺了你传福音的职务。”黎德利博士听见后长叹一声，望着天说：“哦！主神啊！赦免他们的恶行。”

这个既可憎又荒诞的废黜仪式在十分荒谬的情形下结束了；黎德利博士对布洛克斯主教说：“如果你已经作完，请准许我稍为谈谈对这些事的看法。”布洛克斯答道：“黎德利长老，我们不能再和你谈论什么；教会已经把你开除了，我们的律法规定，不可与被逐出教会的任何人谈论。”黎德利博士说：“我知道你们不让我讲话，也不愿听我讲，我惟有将这事交托天父，愿他按自己喜悦的时候更正诸般的错误。”

黎德利长老又说：“阁下，我请你为了许多穷人，特别是为站在那边的我的姊姊和姊夫恳求女王陛下。他们原本倚靠我在伦敦任主教的俸禄过着清苦的生活，但现任主教剥夺了他们的生活费，我要为他们的生活费恳求女王陛下。以后你会看到我的书面要求，但是我认为现在先让你们知道比较好。”他提到姊姊的名字时不禁泪流满面，一时泣不成声。最后他止住哭泣说：“对不起，这是骨肉至亲的天性触动了我，现在我已经说完要说的话了。”布洛克斯对他说：“黎德利长老，你的要求确实非常合法又诚恳，我一定凭着良心向女王陛下代求。”

一切都结束了，布洛克斯叫法警把黎德利长老带走，关起来严加看守，不许他与任何人交谈，等候死刑的通知。

喜乐的心

死刑之日的前夜，黎德利在看守人艾瑞希长老家里吃晚饭的时候，他向女主人及同桌吃饭的人告别，像往常一样喜乐地说：“明天我将要去结婚了。”他希望姊姊来忖他的婚筵，也请姊夫来坐席，他又追问他姊姊明天是否真愿意来？他姊夫满有喜乐地答道：“我敢讲，她一定乐意来赴筵。”

艾瑞希太太听见这样的话禁不住哭了起来。黎德利长老却安慰她说：“艾瑞希太太，你的眼泪，说明你不愿赴我的婚筵，也不满意我的婚姻。你已经不是那个曾经很了解我的朋友了。请安静下来；虽然我的早饭会有剧烈的痛苦，但是我确信，我的晚饭将非常美好并极为快乐的。”

晚饭后，他姊夫提出要陪他通宵守夜的建议。他却说：“不，你不要这样。神若愿意，我想今夜我会和平时睡得一样好的。”

在镇北面包力尔学院的排水沟，是指定的刑场，为要避免骚乱，威廉斯勋爵奉女王之命，下令设立了足数的助手，确保火刑执行无误失。一切就绪了，才把犯人押来。

黎德利长老身穿淡黑色羊毛法衣，面容安详，像往常作主教时一样，颈部披着绒毛披肩，头戴丝绒睡帽，上面戴角帽，脚穿拖鞋，走在市长和市参议员中间到达火刑场。

走在后面的拉提默尔长老，身穿破的布里斯托粗呢法衣，戴着扎带的帽子，头顶盖一块手帕，一件新寿衣悬在长袜的外面，拖至足部。

想起他们从前何等尊荣、现在沦入这样的灾祸中，观刑的人心中都充满了悲哀。

黎德利博士走向波卡多，仰视监禁克兰麦长老的地方，希望可以透过玻璃窗看见他，与他交谈。但克兰麦长老正忙于和苏托修士等人辩论，因此没有看见黎德利。黎德利长老朝后看，看见拉提默尔长老跟在后面，就对他说道：“哦，跟上来吧！”拉提默尔长老答道：“是的，我紧跟在你后面。”最终他们两个人一同走到火刑柱旁。黎德利博士举手望天，他注视拉提默尔长老，欢喜地向他跑去，拥抱他、亲吻他，还安慰他说：“弟兄，振作起来，神必减轻火焰的痛苦，或者加我们力量使我们能忍受得住。”然后，他走向火刑柱，吻它，跪在旁边祷告，拉提默尔长老跪在他后面，像他一样诚恳地向神呼吁。

歪曲之道

史密斯博士开始向他们讲道，引用圣经里圣保罗的话：“我若舍己身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他强调不是死叫人成圣，更重要的乃是为何而死，他用犹大之死为例，又提到一个在牛津的妇女上吊自杀的事。最后，他用极简单的话劝他们放弃己见，重返家庭，回到教会来，使身体和灵魂得拯救。

当史密斯讲得正起劲时，黎德利博士对拉提默尔长老说：“对这最后的讲道，是你先答覆呢，还是我先？”拉提默尔长老说：“请你先回答。”黎德利长老说：“好！”

当这篇歪曲真道的讲道结束后，黎德利博士和拉提默尔长老向坦姆的威廉斯勋爵跪下，黎德利长老说：“阁下，因着基督的缘故，请您准我说两三句话。”勋爵低着头看看市长和副大法官，不知是否该准许他说，法警马歇尔博士立刻跑到黎德利面前用手堵住他的嘴说：“黎德利长老，你如果放弃你那错误的观点，不仅可以自由讲话，还能得到更大好处——就是赎回你的生命。”

黎德利长老问道：“若不如此行呢？”马歇尔博士答道：“就不可发言。”

黎德利长老说：“好吧！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决不否认我主基督和他的真理。愿神的旨意成就在我身上吧！”

执法者命令他们两人预备好，两人柔顺地从命。黎德利长老脱下法衣和披肩给他姊夫雪普赛长老，其他不值钱的衣服都丢掉，给法警拾了去。他又把几件小东西送给旁边因同情他而哭的绅士，送给李亨利爵士一枚四辨士的新银币；送给威廉斯等绅士们餐巾、肉豆蔻、姜果；并且把日晷和身上一些物品送给旁边站着的人，还有人摘下他的长袜头，凡能从他身上得着一片衣物的人都甚喜乐。

拉提默尔长老非常安静地让看守脱去他的长袜和其他简单的装饰。原来他穿着几重衣服时，看起来有点枯干而驼背，但当他们把他最里面的寿衣都剥下来时，他笔直地站着，显得体态相当匀称，叫看见的人，都觉得舒服。

黎德利长老举手说：“哦，天父，我衷心感谢祢召我为祢作一个公开表白信仰以致于死的人。主神阿，求你怜悯英国，把她从所有的敌人手中拯救出来。”

铁匠用铁链捆住他们两人身体中部。当他要钉肘钉时，黎德利博士摇着铁链对他说：“好朋友锤重一点，钉到肌肉里。”黎德利的姊夫拿来一袋黑火药挂在他的颈上，他问道：“这是什么？”他姊夫说：“是黑火药。”黎德利说：“我看这是神送来的，我从他手里接受。姊夫，你还有火药没有？也给我的弟兄一些吧！”他姊夫说：“先生，还有，我会给他的。”黎德利博士说：“给他要及早，免得太迟了。”他姊夫就把同样的黑火药也挂在拉提默尔长老的颈上。

“安息吧！，”

当行刑的人把柴捆点火烧着放在黎德利博士脚下时，拉提默尔长老对他说：“黎德利长老，安心吧，要作大丈夫。我们今天在英国点燃了一枝蜡烛，我深信靠神的恩典它永远不会熄灭”

黎德利博士看见火焰烧上来，就用极大的声音叫道：“主，主阿！接受我的灵魂。”拉提默尔在另一侧也激烈地喊：“哦，天父！接受我的灵魂！”火焰包围了他，他用双手擦脸，似在火中洗脸，拉提默尔很决就死了，似乎几无痛苦。

黎德利长老这边的火老是烧不旺，因为他们把木柴放在金雀花的四周，又堆得太高。火开始在下面烧得旺，但是却被上面的木柴压住。黎德利长老要求他们为基督的缘故，把火引到他身上。他姊夫却听不懂，他原本是为着除去黎德利的苦痛而来的，可是这时却像一个悲痛过度的人，不知道自己该作什么。他把柴向上堆，把黎德利的身体全盖住了，火反而更上不来，只在下面烧，把黎德利的下半身完全烧毁了，却烧不到他的胸部。黎德利要求把火烧上来，说：“我还没有烧着。”他的双腿烧尽了，衣服却仍未烧着，虽然在这样的痛苦的折磨下，他没有忘记呼求神，说：“主怜悯我！”又叫喊：“我还没有烧着，把火引到我身上来。”

他坚忍地承受痛苦，一直到站在旁边手拿铁锄的人抽掉上面的柴，火舌才舐着他，他努力地转向火焰，火烧着了黑火药，他才完全不动了。

看见如此可怕的情景，在场的几百人都悲痛得流泪；想必在那里有好些人还没有完全丧尽良心和怜悯吧！因为当他们看见火焰如此猛烈地烧他们的身体时，好多人都禁不住号啕大哭，每个角落都有悲泣的声音。有些人见他们死去感到万分痛心，他们实在宝贝这两位殉道者的性命。有些人则怜悯他们，认为他们的灵魂不再有需要了。是的！他们死了，这是他们今世所得的赏赐；然而在主荣耀的大日，当 they 与主的众圣徒一同回来时，就会宣告他们在天上得着的是何等奖赏。

黎德利主教的事迹 (Bishop Ridley)

在为基督真福音殉道的许多可敬并有名的殉道者的行传史中，我以为应当将黎德利博士的事迹详细载入，以供后人时刻铭记。好心的读者，恳求你仔细阅读、认真思考并牢记在心；你将会发现他是这么一个具有许多美德的人。日日操练敬虔，且被圣灵充满。无可置疑的，他的名字应当被记在生命册内，跻身于戴冠冕、坐宝座，在全能神的圣徒、荣耀的殉道者行列之中。

他生在北勃兰德郡，一个正直敬畏神的家族中。他自幼聪明过人，在纽卡塞。中学读书后，便转读剑桥大学，不久即因他非凡的聪明而出了名，被赞为彭布罗克大厅的领袖。得到神学博士学位后，他离开大学，去巴黎旅行；返回英国的时候被任命为国王亨利八世的牧师，后来国王提升他作罗契斯特的主教，在爱德华国王时期调任为伦敦的主教辖区任主教。

甜美的真道之花

黎德利博士专门传讲、教导基督真实和完整的教训。好儿女总是特别深爱他们亲爱的父母，在他教区的群羊也是如此；每逢节日或礼拜天，若无重大之事情，他就到处讲道，而百姓总是聚集在他身旁听他讲道，饥渴地吸取有益的教训，好像蜜蜂吸取鲜花里的甜汁一样。他不仅仅长于传道，而且言行一致，是瞎眼人的亮光。他是如此纯洁，以致他的敌人也无法找出他的瑕疵。他博学强记，智慧深邃，言行举止都很贤明。总之，他是一位善良、虔诚、属灵的主教，英国失去了这样的瑰宝，真当觉得后悔莫及。

他的外貌既美好，体态也匀称。他总是从好的一面来看一切的事物，心中毫无恶毒和怨恨，能立刻忘记别人对他的污蔑和中伤。他对家人非常慈爱，但是却不容让他们任何不正常的要求，他对家人的总则是：凡是作恶的人，即使亲如兄弟姊妹，也休想得到他的包容，并且把他们视作外人；凡是诚实并生活敬虔的人，他就把他们当作自己的兄弟姊妹。

他用多种方法治死肉体，多方祷告默想；每天早晨一起床，穿上衣服就立即跪在卧房祷告半小时；然后去书房读经，若无事情打扰，一直要读到十点钟，才与家人聚集在一起进行每日的定时祷告。祷告完进午餐，吃饭时如没有人请教他问题，他就很少开口说话。

午饭后，他习惯要休息一小时左右，或谈话、或下棋。然后又回书房，除非有人求见，或偶尔有公事要处理外，总是研读至下午五点，再去参加家中的公祷；祷告后进晚餐，饭后下棋一小时消遣，又重返书房读书到夜里十一点为止，先跪下祷告后才睡觉。

在他的福尔海姆庄园的家庭公祷会上，他每天一次向家人讲解圣经。从使徒行传讲到保罗的全部书信，他送给凡识字的人每人一本圣经，甚至出钱请他们背诵某些重要的篇章，特别是使徒行传第十三章。他也多次向家人讲解诗篇 101 篇。他十分注意管理家庭，使家人们在人面前有各种美德和诚实的见证。简而言之，他本人敬虔又贞洁，所以他是用美德和敬虔来治家，而用我们救主基督为粮食喂养他们。

恩将仇报

在这里还要提到两件事，好叫我们对黎德利博士的为人，有更深入的认识：他曾经以非常温柔、慈爱的态度来对待邦纳老太太——她是伦敦的前任主教邦纳博士的母亲。当黎德利博士住在福尔海姆庄园时，常请她来住在他的隔壁，到了吃午饭及晚饭时，他总要吩咐人说：“去请我的母亲邦纳老太太来！”吃饭时总是请她上坐，温顺地款待她，如同自己母亲一样。虽然有时为了召开国王的议会，她暂时离开，但是黎德利一直为她保留她的座位，多次有客人来吃饭的时候坐了她的位子，黎德利博士都会说：“阁下，此座位按习惯是留给我母亲邦纳老太太的。”

他如此温柔及慈爱的孝顺邦纳老太太，后来又得到邦纳博士什么报酬呢？在黎德利的敌人中，有谁更甚于邦纳呢？又有谁毁灭黎德利比邦纳更凶狠呢？他是用极端的残暴回报黎德

利的温柔，又苛待黎德利的胞姊和姊夫雪普赛乔治。黎德利曾经慷慨地让邦纳的母亲、姊姊及亲属安稳地享受他所供给的一切，还在自己家里款待他们，天天都谦恭友好地服侍他们。反之，当邦纳恢复教职的时候，却如恶狗似的完全不顾律法，又极不诚实，藉权夺去黎德利主教的兄弟姊妹的一切生活费用。而且不以此为满足，还企图处死雪普赛，但是神出来干涉这事，虽然雪普赛被囚禁在牛津，神却藉着渥斯特的主教希斯博士设法将他救出来。

玛丽公主

主后一五五二年九月八日前后，住在赫特福德郡哈德海姆家里的黎德利博士，前去拜访住在二哩以外的赫斯顿的玛丽公主（即后来的玛丽女王），受到威尔顿多马爵士和公主手下官员的盛情款待，一直坐到十一点钟，玛丽公主才来。她一走进客厅，黎德利主教就向公主阁下问安，并表示他是来朝见她的。公主谢过他的劳苦，很愉快地与他交谈了一刻钟。公主谈起当他作她父亲的牧师时就在王宫里认识了他，所以赐他与她的官员一同进餐。

饭后，玛丽公主又召他来谈话；主教首先说：“公主，我来朝见阁下，是尽我的本分，阁下若愿意，礼拜天我再来向阁下讲道。”

公主当即脸色大变，停了一下，说道：“主教，关于这件事，你最好再考虑考虑。”

主教：“公主，因着我的被召和工作，我有义务向阁下讲道。”

玛丽公主：“好吧！我已经说过，请你自己考虑清楚，再作决定，因为你应当知道该如何作。但是若是你执迷不悟而一定要我替你回答，这是你的答覆——附近教堂的门向你开着，你若登记就可以来讲道；但是我和我的手下人都不会去听你讲道的。”

主教：“公主，我相信你决不会拒绝神的道。”

玛丽：“我不相信你讲的是神的道，那是我父亲时代的“神的道”，现在却不是了。”

主教：“神的道不论在什么时代总不改变；只是人们在某个时期比另一个时期明了得更多、行得更好。”

玛丽：“你听着，你不要奢望在我父亲的时代你所讲的“神的道”，今天也能讲。感谢神，你的新着我从未读过一本，我未曾读过、也永远不会读。”

她讲了许多对已经建立的宗教形式反对和挖苦的话，也反对她弟弟（爱德华）在青年时代建立的英国政府和法律。她说在她弟弟成年之前，她本不受这些法律的约束，直到她弟弟成年之后她才答应将遵行这些律法。后来她问主教是不是议员。主教答“不是。”公主说：“事实上你就像现今的议会一样无能。”

最后她说：“对于阁下好意来看我，我十分感谢；但是你若要我讲道，那我永远也不会对你有丝毫的感激。”

威尔顿多马爵士请主教去吃饭并饮酒，主教喝醉了，看起来似乎很伤心，停了片刻他突然说：“我一定作错了。”威尔顿多马爵士问他说：“你作错了什么？”他说：“因为我在这拒绝神真道的地方喝醉了！我若未忘记我的职责，应当立刻离开，并跺下脚上的尘土，来见证他们的不是。”他讲话的神情十分激动，看见这事的人们后来见证说，他的激愤使他们不寒而栗。

珍妮公主

当时，爱德华国王长期患病，身体日益衰弱，就决定了北勃兰德的公爵的儿子基尔福德勋爵和萨福克的公爵之女珍妮小姐的婚姻。珍妮小姐的母亲还健在，是亨利国王二姊马丽的女儿，曾嫁给法国国王，后又嫁给萨福克的公爵查理。爱德华国王病势沉重，已无康复的希望，贵族和英国领头的律师同意了国王的遗嘱：指定珍妮小姐为继承人作英国女王，越过国王的两位亲姊妹玛丽和伊利莎白。他们不同意玛丽继位的原因是因为怕她嫁给外国人，使王

位的继承发生困难；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她已完全改变了信仰，将教皇引入英国，败坏了英国的信仰。

此后不久，爱德华国王因病而逝世，年仅十六岁；英国的全盛时期和荣誉也随之衰败。

在伦敦和其他城市的大力支持下，珍妮公主被立为女王。这位年青的女王与爱德华国王的年龄相差无几，然而她在学问、语言和知识上却远超过他。如果她的命运和她受的教养一样好，无疑地，她将能与雅典聪明的女人阿斯帕西亚和西姆普罗尼亚，即聪明机智的格拉奇相媲美，也能与任何有非凡学问，受人称赞的妇女相提并论；甚至不比那些大学生、得过许多学位的男子逊色。

这时候，伦敦发生了一连串的事变，玛丽知道她弟弟已经去世，就写信给上议会的议员们：“我要求你们对神并对我忠诚，而不应该忠于他人，接信后立即由政府向伦敦市和其他地方宣告我的权利和女王称号。”

上议院们接信后回复：“由于我们的国君珍妮女王已经被授与英帝国的公正和正义的冠冕称号，这不仅是依照英国自古以来有效的律法，也是根据前国王的特许文件及亲笔签名，并盖有英国的大印；因此，我们必须要对女王负有完全的责任和忠诚，而不能对任何其他人效忠。”

玛丽公主得到答覆之后，知道了上议员们的看法，立刻暗暗地离开伦敦，把希望寄托在下议院，盼望或许能召集一些贵族秘密开会。上议会知道她突然离去的消息，知道她心有不甘，绝不会善罢甘休，立刻召集有实力的人，派出一支军队，指定由萨福克的公爵领率。后来，他们又改变计划，认为派北勃兰德的公爵等贵族们接管较好；就派萨福克的公爵看守伦敦塔，当时基尔福德勋爵和珍妮女王正住在伦敦。

篡夺王位

此时，玛丽公主正竭力奔走，企图夺取王位，她前去诺福克郡和萨福克郡。因为晓得近年来在爱德华国王领导下，已经征服了那里的叛乱者，若要公爵为此事效力会遭到反对，她就尽力召集各地帮助她的下议员；此时，她的秘密活动仅限于弗莱林海姆城堡之内。最早归向她的是萨福克郡人，因为他们始终为促进福音的传播而尽力，所以只要她承诺不改变信仰，就答应帮助她；这信仰是她弟弟爱德华国王用法律制定，以命令公开颁布的，也是全英国一致接受的；她立刻答应了这个条件。在福音传道者权力的保护下，玛丽打败了公爵和一切反对她的人。

同时，神也使百姓的心转向她，反对议会，后来议会知道有一部分贵族开始转向她，他们就正式宣告她为玛丽女王。

北勃兰德的公爵此时一无所有，在剑桥被几个儿子遗弃，珍妮女王及其拥护者则以叛国罪名被逮捕关进伦敦塔。

玛丽看到敌人已遭击败，太平无事了，便于八月三日，在许多人盛大的欢呼中进入伦敦。但是她仍害怕有人对她不利，所以先住在伦敦塔里，当时珍妮女王和丈夫基尔福德勋爵也被囚在塔里。格雷珍妮女王在一五五四年二月十二日被处死，而勋爵则在关入塔中不到一个月后就被判处死刑，送至绞刑台斩首。

玛丽开始在伦敦塔中望弥撒，这样的举动使百姓日益不安；她又宣布对现时的信仰没有好感，良心里有真理的人知道从此以后迫害基督徒的火焰将被点着。

这时许多主教纷纷迁居，其他人也深居简出，黎德利博士也是如此。在珍妮女王时代，有一次他应议会之命在圣保罗的十字架旁布道时对百姓讲：如果接受玛丽作女王，必有后患；她必引进外国权力统治他们，还会破坏基督徒的信仰。对她不能抱有任何希望，惟有竭力彻底地推翻她，才能坚固她弟弟所培植起来的信仰。讲过此信息后不久，玛丽女王宣告即位，

他立刻去弗莱林海姆向女王请安，却受到女王的冷落，并夺去了他一切的尊荣。令他骑着跛马去伦敦塔。

争辩的论题

三月十天左右，犯人坎特布雷的大主教克兰麦，伦敦的主教黎德利和曾作过渥斯特主教的拉提默尔休从伦敦塔被送至温沙市；又转至牛津大学，与牛津、剑桥两所大学的神学学者辩论关于圣餐的存在、实体，及献祭问题。他们争辩的论题是：

第一，在神父祝福后，基督的身体是否真存在于圣餐中？

第二，祝福完毕后，在圣餐中是否还存留其他不是基督的身体和血的物质？

第三，弥撒对有罪的人和死人而言是不是赎罪祭？

黎德利博士毫不迟疑地答说：“这些都是错误的，它们发源于又酸又苦的根。”他的答覆尖锐、机智，又很有学问；他们问他是否愿意争辩？他表示神赐给他的生命多长久，他就要以心和口来捍卫他的真理多长久。他又表示需要时间和书籍，他们说他们可以在礼拜四辩论，其间可以使用需要的书本；他们又交给他一些论文，命令他连夜写出他的看法。

黎德利长老的报告和叙述，反驳了上述的错误观点；然而也为他和那几位来自牛津同坐监的同伴招致敌意。他的报告记录如下：

“有生以来，我从未见过有人处理事情像处理牛津学派和我的辩论这样混乱而无价值。真的，我永远也无法想像在英国的有知识有学问的人中竟有如此厚颜无耻，紊乱、愚蠢的人；他们就像是舞台演员在两幕戏之间插入的化装表演，完全不像庄严的神学学派的辩论。叫人诧异的是，他们居然还认为自己应当作其他人的仲裁者及监督呢！作监督的人应该在言语上庄重，好作别人的榜样，但是他们却比一切最坏的人更坏，专向别人吹喇叭、咆哮、怒号、

大叫。良善的基督徒读者阿！很明显的，他们根本不是在寻求真理，而是在追求世上的荣誉，好大吹大擂他们所得着的胜利。”

“在指定用作辩论的时间内，大部分的时间都被他们浪费在可耻的挑剔和辱骂中，以便获得百姓的称许。当我看这一切，我的内心感到极大的痛苦，不得不公开抗议，指明这些过火的、蛮横的混乱，与牛津学派何等不相称。而这些有学问、稳重的人却是这种混乱表现的煽动者。这些粗鲁的作为说明他们的虚荣，也证明他们在真理上何等站不住。我要谦卑地诉说，迄今为止，我并没有什么好的作为，只是为了我所劳苦的真理，被迫去听这样的训斥、审查及嘲骂。没有一个诚实人听了这些会不脸红，还能继续听下去的，这像是一个极为卑鄙的无赖在反对一个十分可怜的罪犯。”

“争辩一开始，我用几句肯定的话回答了第一个问题，在我结束第一个问题之前，博士们就喊起来：‘他讲亵渎的话！他讲亵渎的话！’当时主教跪下来衷心地求他们俯允听我讲完。这时代言人，心受感动，大声说：‘让他读下去！让他读下去！’当我开始再读时，他们立刻又大叫起来‘亵渎！亵渎！’何等吵闹、混乱的叫喊啊！在我记忆中，从未听过或读到过类似的情况，除了在使徒行传中有一处说到银匠底米丢和他的同行如何扰乱、叫喊，反对保罗时叫道：‘大哉，以弗所人的亚底米阿！’”

“他们扰乱、叫喊反对我的声音占了上风，虽然我的文章很短，但我仍被迫停下来，不能把它读完。”

辩论后的第二天，四月二十日，礼拜五，专员们都坐在圣玛丽教堂里，威斯顿博士特别警告他们三个人不需要考虑答辩了，他们只要直截了当的说究竟签不签字就是了。他先对坎特布雷的大主教说，你辩输了。大主教表示他不愿再申辩了，但也不愿按他们的问话作答，因为他们一个紧接着一个提出控诉；四、五个人你来我往地打断他的话，使他根本无法继续

讲话。他们接着又问黎德利长老、拉提默尔长老要作何决定，两人答说，他们仍要守住自己的地位。于是全体人员聚集，宣读对他们的判决书：这三人不再是教会的成员，应当把他们和赞同他们的人都定为传异端者。

此后，他们三人再度一个一个地依次作答：

坎特布雷的大主教说：“对你们的审判和判决，我向公义全能审判者神呼吁；我相信这必在天上呈于他的面前；虽然我被定罪于祭坛，他仍与我同在。”

黎德利博士讲：“我深知我不是你们的同伴，因为我确知我的名字已经记在另一个地方。这个死刑不过是叫我早些离世去那儿罢了！”

拉提默尔长老说：“我内心非常感谢神，他使我一直活到如今，使我藉着这样的死来荣耀他。”

判刑后，他们三人被分开；大主教被押回波卡多，黎德利博士被关在警长家里，拉提默尔则被关在法警处。

（下一篇将讲述黎德利主教殉道之详清。）

基督和他福音的著名传道者 拉提默尔休长老的生活事迹

基督老练的战士拉提默尔休长老是英国列斯特郡萨克生地方的人，他生于萨克生，并且在那里长大，直到四岁左右。他父亲是个善良的富裕农民，除了拉提默尔外，还有六个女儿。自幼，父亲看出拉提默尔秉性机智、敏捷，就有心要训练他成为一个博学多才、有全备文学知识的人。所以等他在当地的学校读到十四岁时，就送他进入剑桥大学；拉提默尔在剑桥修完了一些课程后，又自愿去读神学，虽然他知道以自己那样幼小的年龄去读神学是很吃苦的。

那时他热衷于罗马教皇的信仰，奴隶般地持守教皇的法令，一心要作个神父，好主领弥撒的酒和水混合；也相信自己一旦成了被按立的修士，就永远不会被罚入地狱，以及诸如此类，种种的迷信与幻想。这种盲目的热心使他成了相信基督福音者的敌人，他也因为演讲反对米郎克孙腓力普和他的著作，而轻易地获得了神学士的学位。

被神的话网住

尽管如此，神的慈爱和怜悯却临到他，当他认为他的演讲已完全使基督真教会和福音信仰者蒙羞时，他却被基督真教会中一个人用神的话——有福的网——所套住。比尔尼多马是当时揭穿撒但诡计的审判者，也是推翻敌基督王国的秘密战士；他发现拉提默尔长老虽无知识却很热心，在对弟兄怜悯心肠的催促下，他去找拉提默尔长老，想赢回这位对基督真知识一无所知的弟兄。他在书房内与拉提默尔推心置腹地谈论真道，拉提默尔受神的灵所感动，在听完比尔尼的话后就放弃了早先经院博士的研究理论及其愚蠢的行为，而成为真正的神学学者。从前他是真理的敌人，几乎成了迫害基督的人，如今却迫切地寻求他，改变了从前的诬告行为，与比尔尼等人共同认真的探求真理。

他转向基督后，并不满足于现状，而是像一位好撒玛利亚人的门徒一样，怜悯所有苦痛的人，成为公开的传道人，在大学内更是其他弟兄们的私人教师，三年内，他边学习拉丁文，

边向纯朴的百姓用本国语言、地方方言讲道。但是，撒但不会置之不理的，当它看到它的国开始衰败，发现了基督的得力战士要成为震撼阴府的人，它就发动自己的魔鬼子孙来扰乱他的工作。

约在一五二九年的圣诞节前后，在拉提默尔的布道会上，有一个叫奥古斯丁的修士当众敌挡他，因为拉提默尔长老把马太福音第五、六、七章的圣经节卡片送给百姓，让他们经常诵读。盼望藉着这些卡片，教导百姓事奉神，并引导他们的思想，使他们完全丢弃不合于神的圣道和圣餐的外面的仪式。他更盼望能把圣经译成英文，使百姓读了后能知道自已的责任，像爱神一样地来爱邻舍。

现在正是适宜推行这事的时候，所以拉提默尔愉快地工作着，他在讲道时表现出他非凡的智慧，使得听道者结果累累，推翻了对罗马教皇的迷信，并建立了纯正的信仰。

发自内心的事奉

圣诞节前的礼拜天，他走进教堂吩咐打铃，并在讲台上劝导、激励所有的人以内心真正的爱来事奉主；因事奉不是指着外面的仪式，而是当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主，这才是基督徒的真信仰。不管是按字句而有的表面行为，或是随从人类的习惯而有的炫耀仪文，以及所谓赦罪、朝圣、礼仪、誓言、热心、自愿的服劳、立功德、创办、献祭、教皇的最高权柄等等；其中没有一件是需要的，也是无足轻重的。

拉提默尔长老的讲道在剑桥引起很大的震动，撒但感到自己及其王国被摇动了，就武装手下人要对他施加压力。

修士们的谬论

首先出面的是布拉克修道院的副院长白肯海姆，他表示把圣经翻译成英文是不合宜的，

因为这会叫无知者因此放弃职业，而引起麻烦。例如犁田人听福音讲：“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人，不配进神的国。”就可能不再犁田；同样，面包师听到“一点酵能使全团的面变坏”，就会停止在面包里放酵，面包也就无味了；还有那些头脑简单的人，因听福音书讲“如果一只眼睛使你跌倒，就挖出来丢掉，”为此就把自己弄瞎，那时世界上将会充满乞丐。

拉提默尔长老听了白肯海姆博士修士式的讲道后，就来到教堂答覆他所讲的。这时，有一大群人随着他，有大学里的学生、有镇上的居民、还有博士和毕业生，大家都很想听听他用什么话来回答。面对拉提默尔的讲台下坐着白肯海姆，他戴着长及肩部的兜头帽。

拉提默尔长老驳斥白肯海姆的错谬，他对群众说：“白肯海姆是用犁田人回头看及面包师不加酵这些荒谬的假设来玩弄明显的因果论，这对一切人均无益处。我可以向你们保证，你们不必害怕，圣经翻译成英文绝不会有这种危险，这不过是修士的藉口而已。长久以来百姓就有一个需要，盼望将圣经译成英文。英国人不会那么笨，以致犁田人不敢回头看，面包师作面包不加酵。”他目光炯炯，望着修士说：“每种语言都有它的隐喻和象征的意义，这是极为普通的事情。举个例子来说，当画家在作画时，若他们画一只狐狸戴着兜头帽在讲道，没有人会笨到认为真是一只狐狸在讲道，但这幅画的意义是够清楚的了，它向我们指明隐藏在修士们的兜头帽内的虚伪、诡诈和狡猾的伪装，以及许许多多谎言，我们必须提防他们的诡计。”

总而言之，白肯海姆修士的图谋被粉碎了，从此他再也不敢上讲台攻击拉提默尔长老。

除了白肯海姆外，另外一个长于谩骂的修士是灰发的威尼特斯，他虽不穿黑衣，却和白肯海姆是同一派的。他是一个又粗鲁又笨拙的人，在讲道中谩骂拉提默尔长老，并愤怒地反对他。他骂拉提默尔是疯子，是个没有头脑的人，希望百姓不要相信他。拉提默尔长老以我们救主基督的话来回答他：“不可杀人……，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他弟兄动怒的，难免受

审判：凡骂弟兄是拉加（或骂没有头脑）的，难免公会的审断；凡骂弟兄是魔利的，难免地狱的火。”他又向听众宣讲道：“凡世上神的真仆人、真传道者都要受神真道的敌人傲慢的嘲笑、辱骂，把他们当作疯子、笨汉、愚蠢的和醉酒的。但圣经称他们是纯正的传道者，因他们释放了神真道的荣耀。”拉提默尔打击了这个狼狈的修士，当场把他赶出教堂，并逐出大学。

当时几乎全大学的一切修士、博士都站在同一战线，在讲道时咆哮着来反对他；最后以莱的主教，威斯特博士在巴威尔大教堂讲道反对拉提默尔长老，禁止他再在那所大学教堂里讲道。但是主预备了奥古斯丁修道院副院长巴恩斯博士，发给他在该院讲堂讲道的执照。

拉提默尔长老不怕敌人的毒计，在剑桥继续讲道三年，受到敬虔人的爱戴及欢迎，以致连他的敌人听了也称赞他，主教自己听了他有恩赐的讲道不得不称赞他，并盼望自己也能有如此的发表能力。拉提默尔经常和比尔尼长老在一起配搭，因他们常在田野散步，许久以后此地仍被称为“异教徒们的丘陵”。他们两人在大学里受多人瞩目，生活上满是美好的见证，许多人纷纷效法他们的行为，如探望犯人、供给穷人、喂养饥饿者等等。

英王亨利八世

拉提默尔长老曾提起他在剑桥时期所遇见的一件事，是发生在他和比尔尼长老，以及一位被囚在剑桥城堡塔里的女犯人之间的故事。有一日拉提默尔长老和挚友比尔尼长老去采访剑桥塔内的犯人时，遇见一个女犯人，她被控谋杀亲子，但她坦然坚决地否认。于是他们就着手去调查这件事，最后总算弄清楚了；原来这妇人的丈夫不爱她，想尽办法要抛弃她，所以硬加给她这个罪名。事情经过是这样的：她的孩子患了一年的痼病，最后在收割的季节死了，她想求邻人帮忙，为她埋葬孩子，但所有的人都去收庄稼了，她只得带着沉痛的心情自己去埋葬孩子。她丈夫回家后知道了这件事，就藉此口实，控告她谋杀亲生儿子。她受冤之

后非常痛苦，拉提默尔长老诚恳地审查她的良心，知道她是无罪的，便设法为她平反。不久，拉提默尔被召去温莎市向英王亨利八世讲道，讲完后国王陛下叫他去亲切交谈。他乘机跪下来向国王讲述了女犯人的苦情，求王能赦免她，国王欣然允其所求，他回家后妇人便获赦出狱了。

国王的御医白斯是一位极其善良的人，尤爱好诉讼程序，拉提默尔长老和他一起为国王的权位而忙碌。他到王宫时，曾住在白斯博士家一段时期，因此常在伦敦讲道。后来，他厌倦宫廷生活，想去国王给他的牧师俸禄之地，这是克伦威尔勋爵、白斯博士请求国王赐给他的；尽管白斯博士坚决反对，拉提默尔长老仍执意往他的牧师俸禄地去作工。

拉提默尔长老的牧师俸禄地在威尔特夏郡，属萨罗姆教区的威斯特一金顿镇，他在地不仅努力操练自己，教导他的羊群，并将工作扩展到邻近乡村。因为他工作殷勤，教导人热诚不懈，讲道也大有能力，为此又有仇敌起来攻击他。主后一五三一年一月二十九日，坎特布雷的大主教华汉姆威廉和伦敦的主教斯多克斯莱约翰开始传讯他。又长期禁止他作教区牧师，使他的工作大受干扰。他们每星期传讯他三次，针对他讲道内容提出问题要他回答。他们的搅扰使他无法安静，痛苦万分，因着他们自己不讲道，又不让他讲道和工作，在忍无可忍之下，他写信给大主教，藉口身体虚弱，不能再奉命受讯，并忠告他们说，他们无正当理由扣留他，不让他作他当作的工作，其实他所作的，仅仅是传讲真理，反对一些已经渗入信仰中的愚昧的弊病而已。

逃离陷阱

主后一五五〇年十月九日，他在斯坦福的一次讲道中告诉百姓：“那时我一星期受审三次，他们总是设下圈套想得到什么口实好陷害我。神知道我不懂法律，但他给我智慧，让我知道当如何回答。真的，若非神的怜悯，我永不能脱离他们的手。有一次，我在五、六位主教面

前受审，不断的审问使我觉得非常混乱。最后我被带进一间挂着花毯的房间继续受审，我原已习惯了这种审查。但是，那天房间里似乎有些不同，原本前面的烟囱总是生着火的，那天却冷冰冰地，花毯挂在烟囱上，桌子则放在烟囱旁边。

审查我的主教中，有一位是我非常熟悉的老年人，我一直把他当作好朋友看待，他坐在靠近桌子边的椅子上。在整个审讯过程中，他只问了一个极其狡猾的问题，我实在难以相信他竟是这么一个危险的人物。我正要回答时有一个人说：“拉提默尔长老，请你大声回答，人这么多你又坐得那么远，我听不清楚。”我对他的要求十分吃惊，这才发现烟囱里有人写字的声音。原来他们派人偷偷地记录我全部的回答，但他们无法惊动我，因为神是我的主，他教我如何答覆，否则我永远逃不出他们的魔掌。

“他们还审问我说：“你良心中是否感到你已被视为传异端的？”这是个非常诡诈的问题、无论怎样答覆都是危险的，只会让人抓住把柄；尽管我不知道当怎样回答，但是神总是在我需要的时候帮助我答覆。”

国王亨利八世非常宠爱拉提默尔长老，一直保证他，又用自己的权力把他从敌人欺骗的利爪中救出来。此外，因着白斯博士和克伦威尔勋爵的大力相助，他去见渥斯特的主教，又在自己教区勤奋、儆醒地尽职工作，一连数年，给百姓们有益的教导，并成为他们的表率。

他辛劳工作，在学习、预备、教导、讲道、探望、劝导百姓从善等各样事上都殷勤不懈。虽然这些事都要付出精力和花时间，以当时环境的危险多变，他无法按其心愿作所有的事。然而他无论作什么都是全力以赴，虽然他不能完全消灭古老迷信的遗传影响，但他还是努力使之产生最小的危害，所以收获不小。例如，百姓们不可避免地要接受圣水、圣餐，但他教导自己教区的百姓说，应当废除这类迷信，并吩咐牧师在分发圣水和圣餐时讲下述的话：发给百姓圣水时说：

“要牢牢记住你受浸时的诺言：基督他的怜悯和他流出的宝血：靠着他们最圣洁宝血的洒布，你们所有的罪都白白地得赦免，”

发圣餐时对百姓讲：

“这是基督身体的标记，他为你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你若与基督的死有分，就必要弃绝罪恶。”

如果环境许可的话，他还要把真理陈明在百姓面前；因为他知道圣水和圣餐的制度不仅没有圣经根据，还充满了亵渎的邪术，违背福音书的教导和原则。

在王面前传扬神的道

像从前在大学里一样，他任圣职时也受尽恶人的扰乱，所以在他任主教职期间，几乎没有得过一天清静的日子。有一回，当他向爱德华国王讲道时，有一位地位很高的人就着他的讲道向国王提出控告，此处援引他自己的叙述如下：

“在先王的时代，我们中有许多人都被召去见他，坦诚地发表我们对一些事情的看法。那时有一个人向国王控告我传讲迷信的教训，于是国王的转过脸来问我：“先生，你如何答覆呢？”

“我跪了下来，先朝向控告我的人，问他说：“先生，你要我在国王面前讲什么道？你要我对我所关心的国王讲没有内容的道吗？你有什么特别的建议吗？”我另外又问了他几个问题，他却一言不发，无言以对。

“我又转向国王求他的恩典：“在国王的恩典里，我从未想过自己配、也从未要求过向国王讲道；我是被召来此讲道的，若您厌弃我，我愿意让贤：因为在场的许多人都比我尊贵。

如果您要他们担任此职，我就是为他们拿书、服侍他们也心甘情愿。但是，您若允许我作一个传道人，就求您恩准我讲良心所要讲的。”

“我感谢全能的神，他始终是医治我的良药，国王采纳了我的话。有几位朋友来看我时流着泪告诉我，他们以为那天晚上我会被关入伦敦塔。”

此后的几年间，他艰苦地作着主教的工作，直到英王颁布了英国国教的六条法规后，在有限的时间内，他必须作个决定——失去良心的平安继续担任主教职位，或是放弃主教职位。结果他凭着自由的意志，辞去了主教职位，那天他在房间里当着朋友们的面脱下主教法衣，突然高兴得跳了起来，因他感觉肩头一下子轻松得多了。但是，艰难困苦从此一路随着他。他放弃主教职位后不久，有一回被一棵倒下的大树压伤，几乎丧命，前去伦敦求医时，又受主教们虐待，以致陷入极大的危险之中，最后竟被关进伦敦塔，成了阶下囚，直到可称颂的爱德华国王登位，开了金口才释放了这位长期被囚禁的传道人。

此后，他又重新开始辛劳地耕耘主的田地，收获了许多硕果，在英国各地尽情发挥他的讲道恩赐，也去王宫里向国王讲道。当他在王宫宴乐消遣的内花园里，向国王和全王宫人员传讲耶稣基督荣耀的福音时，他尽心尽力传扬大有果效的真道，并劝导众人。在整个爱德华国王时代，他都艰苦地工作，每主日讲两次道。这位年逾六十七岁，又曾被树严重压伤的老人工作非常勤奋，他从不怜悯自己，无论寒暑每天总在凌晨两点钟左右就起床，非常认真地读圣经。

坚定不移的心

拉提默尔长老曾非常坚决地说，他要付出生命的代价来传福音，因此他乐意预备自己。爱德华国王去世不久，玛丽女王即位，登基后随即派使者去吩咐拉提默尔来，虽然拉提默尔事先已得到警告，但他无意逃走，在女王使者到达之前他已预备好要跟使者同去。当使者惊

异地看着他时，他对使者说：“朋友，欢迎你来送信给我。我向你和全世界表白，我愿意被召去伦敦，承认我所信的真理，而且无论身在何处，我都愿意在人面前，见证我所信的真道。我确信，是神自己使我在两位最好的国王面前配讲他的真道，他也将使我向第五位国王见证这道，或者使她得到安慰，或者将使她永不安宁。”

使者把信交给他后立刻离去，宣称他曾受命不能因为等候拉提默尔而耽搁时日，其实他们是不要他去伦敦，希望他逃离英国。因为他们知道他的坚贞必会坚定国内敬虔的信徒，并摧毁教皇制度。

拉提默尔长老到了伦敦后，经由斯密士菲尔德被带至议会，在途中，他曾欢喜地说斯密士菲尔德的百姓早已巴望他快来。在议会中他忍受了全体天主教徒的轻蔑、讥笑及挖苦，然后被关进伦敦塔，倚靠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在狱中支持了一段相当长的日子，尽管傲慢的天主教徒残忍无怜悯地虐待他，以为这样作他们的国就会永远屹立；然而拉提默尔不但忍受了，而且还欢喜地迎接他们反对他的恶行。是的，主已经赐他勇敢的灵，使他不仅能轻看囚禁的恐怖和折磨，也能嗤笑敌人的暴行。

有一次，副官的手下人去看他，这位老人在严冬季节被关在无炉火的牢房里，既冷又饿，但他却乐观地吩咐那人去告诉他的主人：如果他认为这种待遇对我而言是太恶劣，那他是想错了。副官听了他的话后，害怕他会因此而逃跑，便开始更严格地看管他，并且一再地去察看叮嘱他。拉提默尔长老于是对他说：“副官先生，我知道自己快赴死刑，你若不给我取暖，只怕你们的希望要落空，因为说起来，我还比较喜欢冻死在牢房里呢！”

许多类似这样有智慧、乐观、风趣的回答，不是出于无思想的人，而是出于那位意志刚强、坚定的老人，这种理智的答覆不是用来压倒仇敌们大声咆哮的可怕威吓，而是巧妙地劝告了他们。

蒙应允的祷告

拉提默尔长老在伦敦塔中被关了很久，后来又被送往牛津，和坎特布雷的大主教克兰麦博士、伦敦的主教黎德利长老一起辩论文切斯特的主教迦德纳所送来的文章。拉提默尔和其他犯人弟兄们被定罪后，又被关入监狱，在狱中，他们有极虔诚的弟兄聚会和热切的祷告，并写了许多文章。拉提默尔长老年迈体弱写得最少，但是他经常长时间地跪着祷告，以至于要人搀扶他才能站起来，他主要为三件事情祷告：

第一件，因为神指派他作传道者传讲他的道，所以求神赐恩让他能持守他的教训以至于死，让他能为真理流出他心里的血。

第二件，求神因着他的怜悯，在英国再一次复兴他的福音。他不断地求说：“再一次！再一次！”他祷告时仿佛看见了神，并且面对面与神说话，而他也相信他恳求的声音会一直回旋在主的耳中。

第三件，求神保佑现在的女王王朝和伊利莎白公主，也流泪求神慰藉他的已失去安慰的英国。

主极仁慈地答应了他的全部要求。

第一，因着他的坚贞，即使在极度痛苦中，主的恩典都一直托住他。在牛津的波卡多门门外，他站在火刑柱上，当刽子手要点火时，他仍对有学问而虔诚的黎德利讲话，并举目望天，脸上满有可亲、平安的表情，说道：“神是信实的，必不叫我们忍受力不能胜的试深。”

神何等慈爱地答应他的第二个要求，据记载，在那些日子里，神的福音在英国再一次地复兴了。现在英国拥有自主权，神的真理多么仁慈地降临，神的话也更新了。当我们回忆英国可怜的过去时，难道能不因着现今神所赐的大恩而献上感谢吗？主实在是怜悯了我们。

再有，第三个要求，神的赐与也是那样丰富，我们实在应当大声赞美神，因它使得福音广被传播，赐给全英国无上的安慰。当西班牙人占领了英国后，基督的仆人无处藏身，似乎一切都绝望了，仇敌的势力极为猖狂，神的真道也被人厌弃。然而主又一次赐下怜悯，他不纪念我们从前的罪恶，反叫一切的痛苦都过去。伊利莎白女王登基，那位灰发老人迫切为她的祈祷蒙了应允；神藉着这位真诚、天性善良的女王，使他的真光重新照耀，击破敌基督黑暗、虚假的国度：使基督的真切教会重新教导人，被掳忧伤的基督徒也获得了真自由。

（关于拉提默尔主教和黎德利主教被审判、定罪及殉道，详见第十三篇。）

一位勇敢而可敬的殉道者所受的困苦和迫害 (Cobham)

奥特开斯脱约翰爵士柯士汉勋爵

基督耶稣忠实的仆人威克立夫约翰是一位生命卓越而有学问的人，他与欧洲的敌基督者罗马教皇，及其麾下的一群受膏的伪君子勇敢地斗争了二十六年之久，使教会恢复到当初基督升天时的纯洁状况。他于主后一三八四年去世，走完一个标准基督徒的一生的道路而回到神的双臂中，他被安葬在列斯特郡路特渥斯他教区的教堂里。

“邪恶的异端！”

以后有不少虔诚的门徒跟随这位义人的脚踪，为持守所信的福音真道而活出卑微的美德，反对极端骄傲、野心勃勃、买卖圣职、贫婪、假冒为善、褻渎神圣、专横、拜偶像，以及结出其他恶果又硬着颈项的法利赛人。当时的坎特布雷的大主教是阿伦德多马——他就像从前的法老、安提刻斯、希律或该亚法一样凶狠。主后一四一三年，他在伦敦圣保罗教堂内召开的一次全英国的罗马天主教的宗教会议。这次会议的主要目的是要镇压福音的扩展及传播，尤其是要抵挡高贵及可尊敬的奥特开斯脱约翰爵士柯布汉勋爵。主教称威克立夫约翰派信徒为罗劳派，而柯布汉是他们主要的支持者、接待者及维护者。在伦敦、罗契斯特和赫里福教

区，柯布汉差派那些没有传道许可证的主教们外出传道，教导信徒们关于圣餐的真理，拒绝接受罗马教会的决定。所以他们立刻决定诉讼，判决他是一个最邪恶的传异端者。

这一伙人中不乏狡猾的谋士，他们想到柯布汉勋爵出身高贵，又深得英皇的宠爱，所以事前必须有周密的准备，千万不可冒然从事。他们决定先去探听皇帝的意见，由大主教阿伦德多马、其他主教和一大批教士一起去面奏英皇。在凯宁顿他们恶毒地大肆攻击柯布汉，毁其名誉，英皇平和地听了这些教士的讲论，并不为他们所动，反而要求他们善待柯布汉，因为他有贵族的血统和骑士爵位，为了维护王室的尊严，他希望主教们尽量不要苛待他，总要让他回到教会的合一中来。英皇也答应他们，只要他们谨慎行事，他就愿意认真地与柯布汉商谈这事。

不久以后，英皇私下把柯布汉找来，劝他应当顺服神圣的教会，就像一个孩子顺从母亲一样，并且要认识自己是个罪人。

这位基督徒勇士回答说：“尊贵的皇上，我一向都很乐意服从你的旨意，因为你是个基督徒国王，是神指定的使者佩剑惩罚作恶的，保护善良的。在我眼中你仅次于永生的神，因此我要像从前一样绝对服从你而不稍改变，我的一切财富和性命，随时准备在主里为你的命令而摆上。但是对于教皇及其属灵生命，我不能苟同他的所作所为，也不能服事他，从圣经中，我认识他就是敌基督灭亡之子、是神公开的仇敌、是站在圣地的那个可憎恶者。”

英皇听了他这段话，亦无可奈何，只得任凭他。

暴怒的仇敌

尔后，大主教又去找英皇，要听他的答覆，这次王赐给大主教一切权力，按着他们恶毒的法令——所谓的“神圣教会的律法”——来起诉、审查并处罚柯布汉。但在指定审判的那天，柯布汉没有出现，大主教谴责他是极端顽抗之人。后来，他雇用的密探及谄媚者向他作假报

告，说柯布汉勋爵嘲笑他和他一切的举动，仍然坚持原来的看法，并藐视教会的权柄，轻视主教的尊严及教士职位的次序，（这些都是他们控告柯布汉的罪名）；虽然这些人并未提供确实的证据，但是大主教在情绪疯狂之余，把柯布汉革出教会。

主最坚定的仆人、可尊敬的勇士、奥特开斯爵士柯布汉勋爵，看到敌基督以狂怒的风浪冲击他，晓得在他的四周埋伏着致命的危险，他于是振笔疾书，写了一篇文章作为他对大主教的答覆，亲笔签名并盖上手印。他把抄件送呈英皇，盼望能得到他的恩典和怜悯，谁知英皇不但不接受，反而令他将抄本送交审判官。他要求英皇差派一百个骑士和卫士给他，使他能脱离一切异端的罪名。并且表示无论对方是基督徒或异教徒，他都愿意按照武装法为着他的信仰作生死战；然而英皇和贵族参议员都不肯支持他，最后，他当众从容地抗议、拒绝改变他的看法，他宣告无论在什么时候他都要谦卑地顺从神的律法。

后来，英皇在国王的私室中召见他，柯布汉勋爵对王说：“我已经越过大主教向罗马教皇上诉，因此大主教不能作我的审判官。”他恭敬地把上诉书呈交英皇，但王比前更不高兴，

发怒地对他说，他不应当上诉，应当等候教皇召见他。无论他愿意与否，大主教是他合法的审判官。

善良的柯布汉合法的要求不蒙应允，又因为他不愿宣誓在凡事上顺从教会，接受大主教命令来苦修，于是英军便下令逮捕他，把他关在伦敦塔里。

羊入狼群

审判之日到了，圣马太节后的星期六，九月二十三日。大主教阿伦德多马在圣保罗教堂开会，坐在该亚法室里，与会的有伦敦的主教克立福特理查，文切斯特的主教包林勃路克亨利。伦敦塔的中尉莫尔利罗伯特准时将柯布汉带上来，大主教对他说：“约翰爵士，在我们省里的末次牧师宗教会议上发现你有某些异端的思想，并且也有充分证据；因此，依照属灵

的律法向你提出上诉，但是你拒不出面。对于你的顽抗，我们已经决定要公开地把你革出教会。我们绝对不会赦免你，即使你柔顺地要求赦免，我们也不会答应。”

柯布汉勋爵回答说，他不会要求赦免，但他很高兴能有机会在大主教和众弟兄面前重申他所持守的信仰、并要永远坚守。说完，就从怀中取出他被告的那些文章，当众宣读。

关于偶像问题，我知道它们不是信仰。但是教会却牺牲了对基督的信心，按立偶像来纪念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受难以及其他圣徒忠贞的生活及殉道。不论是基于那一种目的、把死的偶像当作神来敬拜，是违背圣经的教训的，甚至不把希望寄托于神却寄托在他们身上，爱偶像过于爱神。凡拜偶像的就是犯了最大的罪。

“我愿意说得更清楚些，世上每一个人都是客旅，他不是走向蒙福之地，就是走向痛苦的深渊。他活着的时候若不知道持守神的圣诫——就算他去世界各地朝圣，他仍然得不着永远的生命——他就要受咒诅；凡知道神圣诫并一生持守的人，即使他没有去各处朝圣，就像现在的人去坎特布雷、罗马或他处朝圣一样，他是必然得救的。”

大主教命令他暂时离庭，就和另两位主教、几位博士商量，要想办法来对付他。最后，他们得着结论，大主教就叫他进来，问他说：“约翰先生，你必须将你的想法讲清楚，你是

否还坚持相信祭坛上的圣体经教士祝福后依然还是物质的饼？关于认罪受惩诫的圣仪，（在当时有相当多的教士们负这方面的责任，）你是否同意每个基督徒都必须向教会所按立的教士忏悔？”

义人柯布汉勋爵的答覆是：他不再考虑要宣告什么，也不必再作任何说明，因为他的文章已经回答了所有的问题。

大主教又问他说：“约翰先生，小心你所作的，如果你对这些问题不作明确的答覆，按照圣教会的律法，我们可以公开宣布你是一个传异端者。”

柯布汉回答说：“照你们所认为极好的去作吧！”

最后，大主教向他宣布，罗马圣教会根据圣奥古斯丁、圣耶柔米、圣恩布路斯以及圣博士们的立论，对圣餐和圣仪等问题已有正确的看法和作法，他并且强调说：“要所有的基督徒都相信并顺服这样的决定。”

柯布汉勋爵回答说，他乐意相信并遵守基督所建立的圣教会所决定的一切事情，以及神要他相信并要他所作的。但遗憾的是罗马教皇及其红衣主教、大主教、主教和教会其他高级教士持有法律的权柄，然而在决定这样的重要事情时却完全不依照神的话语。大主教要他慎重考虑，然后在下星期一（九月二十五日）提出正确的答覆，特别是关于圣餐的问题——祭坛上的圣餐在分别为圣后，是否仍然是物质的饼？

柯布汉勋爵已经知道他们反对他的计谋极端恶毒，因而就把自己的生命交在神手中，盼望能藉圣灵的引导来回答下次的审问。九月二十五日那天，坎特布雷的大主教阿伦德多马命令把审判台从圣保罗教堂的牧师会礼拜堂移至伦敦的鲁德加特的加明尼克修士会，那天一同坐堂的有许多教士、僧侣、天主教会员、修士、教区秘书、打铃人和赦罪者。伦敦塔的骑士中尉莫尔利罗伯特把义人柯布汉爵士带进来，他像一只羊羔落入了狼群中。

信仰的准则——圣经

审问柯布汉勋爵的经过记录如下：

大主教开始审问他：“约翰先生，我们曾给你一封信提到关于祝福圣餐的问题，这是我们罗马母教会明文所规定的，又是众圣博士所执行的。”

柯布汉回答：“我晓得没有一个人比基督和他的使者更圣洁，我更知道那个决定绝非出于主，因为它不是依据圣经，却是明显地反对圣经的。”

律法师中有一个问他：“你对圣教会的信仰是什么？”

柯布汉勋爵回答：“我的信仰是，凡出于圣经的都是真实的，一切出于圣经的我完全相信，因为我知道这样作能讨神的喜悦。但是我不相信你们贵族的法律及其无根据的决定，因为你们外面的行为显示出你们同基督的圣教会是无分的。你们就是敌基督，顽固地反对他的圣律法和旨意，你们制定的法律无分于他的荣耀，只是追求自己虚无的荣耀及可憎恶的贪婪罢了，如果你们是属于基督的，就应当是温柔的使者，而不会这样骄傲地高高在上。”

华尔顿博士对他讲：“你的判断如此敏捷，一定是威克立夫派有学问的学者。”

柯布汉勋爵回答：“提起贞洁的威克立夫，我要在神和人的面前作见证，在我懂得他的教训以前，我没有脱离罪。但是自从我明白他的教训之后，就开始学习敬畏我的主神，我相信他与我同在，且有极大的恩典。在你们所谓荣耀的教训里，永远得不到这样的恩典。”

华尔顿博士说：“我不满意你的回答，有这么多的正直的人活着，也有这么多有学问的人公开讲解圣经，正像我们祖先所作的一样，同样的我们也得到了丰富的恩典，你居然说我没有得着恩典来改变我的生命，这真是出于魔鬼的话了！”

柯布汉勋爵回答：“你们的祖先，就是古代的法利赛人，他们把基督的神迹归功于别西卜，把他的教训归给了魔鬼；你们就是他们的子孙，和他们一样审判他忠心的门徒。凡是责备你们行为邪恶的，你们就定他们为传异端者，你们的博士已经证明了你们从来不按照圣经的教训行事。”他又对众人讲：“若要审判你们，凭你们所作的就够了，在神所有的律法中，有什么地方说你们应当审判任何一个基督徒，甚至判人以死刑？在全本圣经中我找不出任何根据

说你们可以自立为主。只有亚拿和该亚法审判过基督，在他升天以后又审判过他的使徒；你们只能从他们，而不是从彼得或约翰，得到权柄来审判基督的门徒。”

律法师中有几个人说：“先生，您别忘了，基督审判过犹大。”

柯布汉勋爵回答：“不对！基督没有审判他，是他自己审判自己，因而出去吊死了。我们的主只是说：“他因为贪心而有祸了。”这也是他今日仍旧对你们众人所说的，因为犹大的毒液已经流进教会，你们从未跟随过基督、也不遵守神的律法。

大主教接着问他说：“所谓的毒液是什么？”

柯布汉勋爵回答：“是指你们的财产和为主、为尊的权柄。正像你们的历史所记载的，有天使在空中叫道，有祸了、有祸了。今天，毒液已流进教会，在教会受逼迫的时代，所有罗马的主教都是殉道者，然而在那些逼迫过去以后，我们很少读到这样主教的故事了，只知道从那个时候起，教会中充满了人打倒人、毒死人、咒诅人，杀人、以及其他许多恶事，这些事情也都载入了史册。请大家想想，基督是温柔慈爱的，而教皇却是一个高傲的暴君；基督是贫穷并饶恕人的，而教皇却是一个有钱及邪恶的杀人者。”

罗马教廷的谬论

律法师肯普约翰大人从怀中取出一个诉状的抄本，就是大主教的议会用来把柯布汉关入伦敦塔的那个诉状，想藉此来缩短审判的时间。律法师问他说：“柯布汉勋爵，我们只要简明扼要地知道你对下列四个问题的看法。第一点，圣教会对坛上祝福过的圣餐饼的信仰和决案是这样的，在弥撒中神父读了圣餐词之后，物质的饼就变成了基督的身体，物质的酒就变成了基督的血。所以在祭坛上的不再是物质的饼和酒。先生，你是否相信？”

柯布汉勋爵答：“这不是我的信仰。我所信的我已经对你说过了，置放在礼拜的祭坛上的，是基督的身体，然而以饼来代表。”

律法师又读：“第二点：圣教会决定，活在地上的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去向教会所按立的神父忏悔赦罪。先生，你的看法如何？”

柯布汉回答说：“一个有病或受重伤的人，确实需要一个高明的外科医生，只有他真知道疾病的原因和危险。因此，我们所需要的是首先向神忏悔，只有他知道我们的疾病并能医治我们。”

律法师又读：“第三点：基督命令使徒圣彼得作他在地上的代理人，他的主教职位是在罗马教会中，他又把同样的权柄赐给了彼得的继承者，就是现在的罗马教皇。所以他有特权，

尤其能在教会中任命高级教士、大主教、教区牧师、副牧师及其他职位等等，所有的基督信徒都当按罗马教会律法顺服教皇，这就是圣教会的决定。对于这点，你可同意？”

他回答：“彼得的继承人是指那些在圣洁生活中紧紧跟随他的人，但你们却毫不尊重彼得的谦卑德行，你们一天到晚将彼得挂在口中，却完全无分于他的穷苦与谦卑，你们应当知

道，从彼得一直到西维斯特时代，这些主教们大部分是殉道者。”

又一个律师问：“那么你说教皇是谁？”

柯布汉勋爵答：“他是和你们一起组成了彻头彻尾的敌基督。他是头，你们这些主教、牧师、高级教士及僧侣是身体，而乞求的修士都是尾巴。”

律法师继续读下去：“第四点：圣教会决定，基督徒去圣地朝圣是值得称赞的，尤其是去敬拜圣迹、圣徒、使徒、殉道者、忏悔者的像，还有其他被罗马教会所认可的圣徒像。先生，你对这些看法如何？”

柯布汉勋爵答：“我认为神所有的诫命中没有一条要我这样作，因此我不会为了满足你们的贪心去追求这些。你们最好赶快清除这些蜘蛛网和灰尘，若再保留它们就要受伤害，或者把它们埋入地下，正像以往你们把能彰显神荣耀的先人埋入地下一样。那些活着时，恨恶一切贪婪和乞求的圣徒，如今都已去世；而今日的圣徒竟会变得如此贪心和穷乏，以至于苦苦乞求，这真是一件怪事。我愿对你们说，我愿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你们巴不得藉着圣地和偶像，以及你们的赦罪文来搜刮基督徒的物质财富，并以此为你们最大的喜乐。”

大主教对他讲：“约翰先生，现在有两条路让你选择，你是要顺服圣教会的命令，还是要将你自己陷入极深的危险中？我们要求你不再反对这些事，要相信全世界的信徒都信仰的罗马圣教会。希望你作一个顺服的孩子，重新回到母亲那里联成一体。”

柯布汉勋爵明确的向他们全体答道：“对于这些问题，除了我以前告诉过你们的，我不相信别的说法。要怎样处置我，就请便吧。”

无理定罪

大主教就站起来宣读判决书，全体教士和平信徒都脱帽恭听：“我们发现奥特开斯脱约翰骑士，柯布汉勋爵这个人，不仅明明是一个叛徒，并且支持其他叛徒对罗马世界教会——圣洁的，宇宙性的教会——的信仰和信心。他是过犯及黑暗之子，心地刚硬、顽固不听他的牧者的呼声。他的顽固是可咒诅的，他的错误愈过愈严重，所以我们要把他交给国家政府审判。并且，我们要将他革出教会，他将受可咒诅的谴责。除了这个叛徒以外，以后若有任何人，袒护他的错误、接待他或保护他、劝告他或帮助他、或以其他任何方式支持他，则这些袒护者、接待者、保护者、劝告者、帮助者及支持者，都将和这个受谴责的叛徒同样论处。

“我们明文规定，你们要把这份关于他是叛徒，以及因其错误而受的谴责，被革出教会的正确判决，印发全主教管区的城市、乡村、城镇。副主教和教区神父同时要尽力开导百姓，

要在讲台上，用当地语言宣讲对他的诉讼过程，要使人听得见、听得懂，人人都能明白。对于因着此宣告而惧怕的百姓，要帮助他们从其他煽动性讲道者的邪恶中解脱出来。”

在大主教当着全体会众宣读了他的罪状后，柯布汉勋爵以极喜乐的态度回答：“你们判决的只是我的身体，而它不过是能朽坏的东西，我确知你们不能伤害我的灵，如同撒但不能伤害约伯的灵一样。主已将生命的灵赐下，因着他无限的慈爱和应许，必来施行拯救。对此我决不怀疑。”

他当众跪下，为他的敌人祷告，举起双手，眼目望天说：“永生的主神！若这是你的旨意，就因你满有怜悯，我求你赦免追逼我的人。”

为此，众主教和神父在贵族和平民中信誉扫地，因为他们竟如此残酷地虐待义人柯布汉勋爵。高级教士们认为这样的情况，对他们更加不利，因而商议用另一种方法来应付这个局面。由于他们担心百姓会认为柯布汉是个伟大的人，反而去听从他，所以他们用金钱收买了柯布汉的一些仆人和朋友，到处去造谣说柯布汉已经变成一个好人，已经谦卑地顺从圣教会的一切决定，完全改变了对圣餐的看法。他们又冒用柯布汉之名，宣布他已经放弃先前的观点，盼望百姓不再在任何事上坚持柯布汉的观点。

威克立夫的代言人

然而教士们的阴谋失败了，反而使人更反对他们，于是他们又想了另一个计谋，他们去向皇上竭力诉苦说，国内因着流行威克立夫和柯布汉勋爵的言论而出现了各种奇谈怪论、谣言、混乱、造反、联盟、不和、分裂、倾轧、伤害、诬蔑、分派、迷信、危险、不法聚会、分歧、纷争、争斗、反叛，以至于天天都有暴动。他们说教会被人恨恶，人民不来望弥撒，神职人员如副主教、大臣、博士、代理主教、官员、学监、律师、文书等到处受轻视。圣教

会的律法和自由受到践踏。基督的信仰遭到毁灭性的破坏；事奉神的职事被嘲笑；属灵的审判、权柄、荣耀全遭藐视，丧失殆尽。

而这些事情的根源是威克立夫派叛徒大胆传播的结果，人民举行秘密的宗教会议，在家里讲课、编书、写论文、作民谣，在民间大小地方私自讲道，并且在树林、田野、草原、牧场、丛林及洞穴里聚会。

他们说，若不及时纠正这些事情，人民将会破坏公共财富、毁掉君王的王室财产。他们希望将他们的阴谋，与君王的权力联合，并且藉着以往在会议中所行的诡诈，好壮大自己的力量。他们之所以要拉拢君王，是因他们深知即使他们努力渲染，但因着以往的劣行恶迹，是无法与柯布汉的声望抗衡的。皇上听完他们的抱怨立刻在列斯特召开一次议会，当时，这个议会不能在西敏寺召开是因为伦敦和西敏寺周围的人都很赞同柯布汉勋爵。

这次议会出卖了基督的子民。在会议上，君王制定了最亵渎神的残酷法令，要人们永远遵守。议会决定：无论何人用本国语言读圣经（据称这是遵行威克立夫的教导），就要没收他的土地、家畜、身体、生命和财产，其子孙也要循同例处理，并要被定罪为悖逆神的叛徒、是君王的敌人、国家的败类。此外，法令上又规定英国境内所有的教堂都不许接纳这些叛徒。叛徒们若不放弃自己的观点，或者在被教导之后又再犯，他们就要按两种方法被处死，首先是因为背叛皇上被处绞刑，然后因着背叛神而烧毁其身。

众主教、神父、僧侣、修士们终于按着己意掌管了当时的英国，他们在各地抓了大批人，用最残酷的方法处死。许多人逃亡至德国、波希米亚、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和苏格兰的接壤处、威尔士以及爱尔兰。

逃出囚笼

柯布汉勋爵被判死刑，莫尔利罗伯特爵士将他重新关入伦敦塔里，过了一段日子，有一天晚上他突然逃到了威尔士，无人知道他是如何潜逃的。君王出重金要把他抓回来，不论是活是死都要抓拿归案。柯布汉与波威斯勋爵（威尔士当时的掌权者）联合起来，在那里波威斯供养他，以贵族的待遇接待他。大约四年以后，波威斯勋爵或因为贪财，或因恨恶基督真理的教训，竟然用尽心计扮演了犹大的角色，为达其血腥的目的，表面上仍装出友好宠爱的态度，暗地里却极其卑鄙地把柯布汉勋爵捆绑送往伦敦。主后一四一七年十二月，英王在伦敦开了一次议会，宣判柯布汉背叛君王和英国；并把他带回伦敦塔，准备绑着他在伦敦公开游行后，在圣吉尔斯外的坦普尔巴新绞架上绞死，再烧毁身体。

英勇的基督战士

行刑那天，柯布汉勋爵被反绑着带出伦敦塔，但是他脸上满了喜乐。仇敌将他关在囚车里，送赴圣吉尔斯刑场，似乎他是一个罪恶滔天的卖国贼。到达刑场后，他被拉出囚车，这时他虔诚地跪下向全能的神祷告，为他的敌人求赦免。然后他站起来看着众人，用最敬虔的态度劝勉他们，要跟从圣经里神的律法，要在生活及言论中防备违反基督的假教师。最后他被铁链吊起，再用火活活烧死。在未断气之前，他仍然一直赞美神的名，在场百姓均极为悲痛。

奥特开斯脱约翰，这位英勇的基督战士，就这样在主后一四一八年，与他敬虔的众同伴们，一同安息于神的祭坛——就是耶稣基督自己。他的确是有分于耶稣的患难、国度和忍耐，为了见证他话语的信实，最后以身殉道。

渥斯特和格洛斯特的主教 胡伯约翰长老的事迹、生活与殉道

胡伯约翰毕业于牛津大学，当他读完理科之后，神藉此赐他丰富的才能，激励他热切地爱慕神的话并切望认识圣经。他努力读经并迫切祷告。所以圣灵满带恩典满足他的渴慕，并将神圣真理之光向他打开。

因此胡伯约翰靠着神的恩典渐渐长进，在属灵悟性上成熟了，显出灵里火热的光芒，他逐渐表示出对牛津大学一些拉比的恨恶，而这些拉比也开始责骂反对他；其中以斯密士博士最甚，强迫他离开牛津大学，移居到阿伦德多马爵士家里当管家；后来多马爵士略识他的见解与信仰，虽然不表同意，但非常喜爱胡伯这个人，就非常宠爱他。有一次爵士差他送一封信给文切斯特的主教，信中要主教藉商讨学问来款待他，但是仍然盼望主教能打发胡伯返回他家中来作管家。

文切斯特的主教与胡伯长老商讨学问四、五天后，就发觉他不能按阿伦德所要求的来款待胡伯，也不能如阿伦德长老所讲的，从胡伯处得益，就打发他回去。表面上文切斯特的主教虽然很友善地推荐了胡伯长老的学问和智慧，但是心中却嫉妒他。

冒险的旅程

恶意总会生出祸端，此后不久，胡伯长老敏感地察觉到危险迫近了；所以就离开阿伦德长老家，向一个朋友（这位朋友曾经在赴绞刑之前，蒙胡伯搭救，免于一死）借了一匹马，取道海边去法国，然后再将马送还。

胡伯长老在巴黎住了一小段日子后，就返回英国，住在赛特罗长老家里，直到他再受骚扰时，才被迫化装成船长渡海去爱尔兰（此行他实在是冒着被淹死的危险）。逃亡时经过法国到德国高地，在那里认识了几个有学问的人，在巴塞尔受到他们友爱的接待；在苏黎克，勃林格长老更成为他极好的朋友。他就在当地结了婚，夫人是一位勤学希伯来文的勃加宁人。

神藉着英国爱德华国王对英国施恩，在他的统治下能平安地传扬主的福音。许多被放逐的人得以返回英国，胡伯长老心里也受感动打算返回祖国。他并不为自己打算，只是认为这是个大好时机，有助于推进主的工作，就全力以赴。他向勃林格长老和因着工作而结识的熟人告辞，感谢他们在各方面对他极大的爱护和仁慈。临行前，勃林格长老对他说：

“胡伯长老，虽然你的离去使我们悲痛，但我们心中仍充满欢喜，不仅为你高兴，更是为基督的福首高兴。现在你结束了长期的流放生活，重返祖国，在那里不仅享受人身自由，而且我们也坚信基督的教会会因你而更加兴旺。

其次，我们也为你庆幸，能够从流放地恢复了自由，离开了这荒芜、潮湿、粗鲁、野蛮、讨厌的地方；你将要进入一个充满欢乐、肥沃的流奶与蜜之地。”

“然而，我们在喜乐之外，仍有一点担心，你离开我们如此遥远，或者你将会得到财富、幸福与美名，一无所缺；当你在那边成为主教，交上许多新朋友，你会忘记我们这些好心的老朋友吗？即使你会忘记我们，我们今天仍要向你保证，我们一定不忘记我们的老朋友胡伯长老。你若不忘记我们，请你写信给我们。”

胡伯长老回答说：“国家、制度、物质、利益和新朋友，都不能使我忘却老朋友和恩人。因此，我要常常写信给你们，呈告我的景况。”他一面说，一面拉住勃林格长老的手：“但是，在英国我若遭受极大的迫害时，你们将要听到我被烧成灰的消息，那时我就无法再写信了。”

日日传道

胡伯长老回到伦敦后，继续讲道，每天至少讲一次，常常是讲两次，从无间断。天天有大群的百姓来听他讲道，他讲道时音调非常悦耳，就如俗语所说的奥菲阿斯的竖琴声那样美妙，因此礼拜堂总是挤得水泄不通。他的教导诚恳，话语雄辩，讲解圣经熟练又孜孜不倦。他始终如一，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都不曾改变。他的劳苦没有损坏他、优裕的生活也没有腐

蚀他。他的生活纯洁、良善、无人能找到一点错误而诽谤他。他的体格健壮，心里满有智慧，他那恒久的忍耐，经得住一切的厄运和逆境；他的判断准确而坚定，是一位好审断者；他节省饮食、约束话语、更懂得珍惜时间；他治家很随和，远不如他要求自己那样严格；他不讲究容貌，讲话严厉却优雅、有时候人劝他要得人心，但他非常清楚自己该如何行。

在此顺便一提，有一次有一个诚实的人，因为内心充满怨气，就前去请教胡伯长老，但是一看到他严肃的脸就感到羞愧，不敢进屋就走了，另找他人帮助。我认为，基督羊群的牧者为了要教导群羊，应当建立自己的生活、行为、外表和态度。他们既不要太随便、轻浮，免得遭人轻视，又不可太高傲及严肃，使得人无法亲近。

主教的服饰

后来，胡伯长老被召去向国王陛下讲道，此举使许多人大为获益。此后他立即成为格洛斯特的主教，他在那里任职两年，待人接物极好，即使他的敌人也无法在他身上抓到把柄。惟一的把柄可能是他的行善及尖锐地对付人的罪。后来他又作了渥斯特的主教。

胡伯是一位敬虔而善良的主教，一出任就平步青云。但是，关于主教们的接任制度、奉献和服装以及一些琐事开始搅扰他的心。尽管在英国教会开始了信仰上虔诚的改革，使教会着重于教导方面，但是在礼仪上反而更加虚饰。他们惯常穿用罗马主教的服装，外面是一件宽大的无袖长袍，里面一件白色法衣，再戴一顶四角数学帽——意思是将世界分为四部分。这些虽是小事，却仍是迷信的行为，他决不遵循，也不肯穿戴。为这事他向国王陛下极谦卑又诚恳地要求让他免除这些繁琐的礼仪，否则就解除他的主教职务，国王立即允其所求。

尽管如此，其他主教们还是认真的捍卫这些礼仪程序，说这不过是一件小事情，缺点是在于乱用礼仪，而不是礼仪本身。更有人指责他不该因这样一件小事而如此顽固，而他的固执竟没有受到处罚。

这两派的争论超出了理性范围，使真基督徒痛哭，敌人却欢乐。神学方面的争论到了最后阶段，主教们占了上风，胡伯长老不得不同意——有时候他也应穿主教服装讲道，与众主教相同。因此，他向国王讲道时有如穿着不习惯的服装上戏台表演。他的罩袍是一件大红色长至足部的宽大无袖长袍，里面是一件白色亚麻布法衣，覆盖双肩。虽然他的头是圆的，却戴了一顶几何图形的四方帽。那天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感觉到了这位善良的传道人极为不习惯的窘态。

牧养群羊

胡伯主教到了主教管区，非常重视他宗教的职务，全力以赴，按救恩的真理训练基督的羊群。没有一位父亲治家，园丁理园，农夫管葡萄园过于他在教区的治理，他在邻近各城镇乡村讲道，教导百姓。除了讲道之外，他也尽量利用时间，去倾听百姓的诉讼，或是关心个人的学习、祷告并视察学校。他不断的教导，使得许多人及时谨慎的悔改；对有钱的富人他却严厉得多，认为他们应该作他们所该作的。他以慈爱对待百姓，不论贫富，他都不偏待。他的生活纯洁，是教会中所有人的榜样，就是在不信的人心中也留下了不朽的教导和训勉。

他尽心尽力地牧养基督的羊群，乃因为救主为羊舍命；他更注意教养自己的孩子。要他们学习并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所以，无论在家中为父的成就，或是往外面的主教工作，他都当得更多的称赞。不论在何处，他总是持守纯一的信仰、一致的教训和光明磊落的行为。因此当你走进主教的家，就好像进了教会。在他家的每一个角落都可以看到美德、好榜样，听到诚恳的交谈及研读圣经的声音。在他家中无夸口，无闲散，无奢华，无谎言，也无发誓。

他虽有两份主教职务的收入，但他的钱袋总是空的，因为他待人毫不吝惜。我记得，有两次在渥斯特他家的大厅里，我看到桌上摆满了丰富的饮食，桌旁坐满了乞丐和穷人。我问他的仆人，这是怎么回事，他们说主人天天如此，依次与城里一定数量的穷人们共餐，每餐

有四道菜，是滚热而卫生的饮食。用饭前他先检查这些百姓的信心，有否遵守十诫，或以主祷文来衡量，然后才坐下来和他们一起进餐。

爱德华国王逝世了，玛丽接位作英国女王。这位善良的主教随即奉召去伦敦，虽然胡伯长老并非不知道在那里有危险在等着他，因为他的几位朋友都劝他离家，找个地方住下，但他不听劝阻，仍耽延在家，他说：“就算我逃离此地，他们也会跟踪；而现在，既然我被安排在此任职，我就应该留在这里，无论生或死，都要和我的羊群在一起。”

一五五三年九月一日，他来到伦敦，受到极端无礼的接待。他勇敢地表明自己的看法，并叙述自己的所作所为；但是，他们最后的结论是把他关起来。在带走他之前，向他宣布监禁的原因——不是为了信仰，而是为了欠女王一笔钱。

次年，一五五四年三月十九日，他又奉命到女王的专员处。大法官勋爵问他是否结婚了？胡伯长老答道：“是的，勋爵，我已经结婚，在有生之年我不愿不结婚。”专员们却又喊又叫，不合体统的大笑起来。希切斯特的主教戴博士言辞激烈，嘲笑地称胡伯长老是“假冒为善”。汤斯特主教称他：“畜牲”。会议的书记之一史密斯也这样称呼他，当时并有各阶层人士在场。

迷拉姆的主教汤斯特问胡伯长老，是否相信圣餐就是圣体。胡伯长老坦然地回答说，不是，他不相信这种事。文切斯特的主教又问他是什么权柄感动他不相信圣体的存在？他答道，是神话语的权柄。他们就吩咐公证人记下来，他已结婚，并表示不愿与妻子分离，并且他不相信圣体存在于圣餐之内，所以应当剥夺他的主教职务。

狱中的苦情

一五五五年一月七日胡伯长老亲笔报导他在舰队街所受的接待。“一五五三年九月一日，我从瑞芝门被解送到舰队街，那时我虽身系囹圄，行动还有些自由；在此后的六天中，我付

五英镑小费给看守。没想到他立即据此向文切斯特的主教迦德纳史蒂芬控告我；并把我关在舰队街的塔中达三个月之久，使得我筋疲力尽。”

“后来由于一位好心淑女的帮助，使我能自由地下来吃午饭和晚饭，但是不可与朋友交谈，吃完饭得马上回房间去。当我下去吃饭时，看守和他妻子不住地挑我的毛病，还向他的老朋友文切斯特的主教诬告我。”

“三个多月之后，看守巴宾顿和他妻子为了邪恶的弥撒和我争吵；他倚仗文切斯特主教之势，将我长时期的关在狱中。牢房坏透了，里面没有床，只有一点点草可充作床垫，此外就是一条破烂被子，仅在被套内有少许羽毛，还有恶臭，一直到神差人送我被褥后我的生活才稍好些。”

“在牢房的一侧是一个洗手池，堆满了全监房的垃圾，另一侧是镇上的水沟，牢房内的恶臭使我患了各种疾病——当时我真的病倒了；但是门、闩、锁、铁链却都紧闭，任由我悲痛、呼叫、哭泣、寻求帮助。看守也知道我多次几乎要死，但是当牢房中许多穷人想要帮助我时，他却下令紧闭牢门，不准他的下级来看我，并且说：“让他去，这是丢弃他的大好机会。”

“我总是像一个男爵那样慷慨地付钱给看守。伙食每周二十先令，还要支付接待人的用费，一直到他们不公平地剥夺了我的主教职后我才停止付钱。那时我在全监中是最大方的绅士，一直付钱给他，然而他待我更坏、更卑鄙，似乎我还不如此间的一个奴才。”

“这个看守还监禁了来看我的唐脱威廉，脱掉他的衣服找信，但是一无所获，只找到一张小纸条，上面记有为着我的获释而捐钱的人名；但是这也触怒了他们，看守将这纸条交给我的敌人迦德纳史蒂芬。”

“我被囚了近十八个月，我的财物、朋友及安慰被剥夺尽净；公正地讲，是女王欠我八十多英镑钱。她将我关在牢中，虽然找不到把柄，却不让任何人来看我，也不肯释放我。我与

一对恶男女关在一起，真觉得绝望无救，除非神帮助我。我是未经过审判就被关入牢中，我将我的事交托神，不论生死，愿神的旨意成就。”

审讯与定罪

到了一五五五年一月二十二日，舰队街的看守巴宾顿奉命带胡伯长老去圣马利奥文雷的文切斯特主教家中，见文切斯特的主教和其他主教、专员。文切斯特主教诚恳地要求胡伯长老抛弃他在国王爱德华六世时代所传讲的邪恶教训，回到天主教的统一里，承认教皇陛下是教会的头——这是全体宗教会议时决定的——要像他自己和其他弟兄一样，接受教皇的祝福和女皇的怜悯。只要他俯就教皇陛下，那么这怜悯也会临到他与其他人。

胡伯长老回答，因为教皇的教训全然违背基督的教导，所以教皇不配作教会的头，他决不俯就这因强夺而来的审判权；他也不尊重他们以教皇为头的天主教会，因为教会只能听她良人基督的声音。他说：“但是我不知道在何处得罪了女王陛下，如果能使我的良心平安，又不得罪神，那么我将极谦卑地俯伏恳求她的怜悯。”他们的答覆是：“女王决不向教皇的敌人施恩。”巴宾顿又奉命将他关入舰队街的牢狱中。

一月二十八日文切斯特主教和专员在圣马利奥文雷开庭审判，当天下午带胡伯长老出庭，经过重复的辩论之后，命令他退下，等候另一位受判者罗杰兹长老来时重新审查。审查完毕后，命令伦敦的两个警卫长在四点钟左右把胡伯长老和罗杰兹长老带到索斯瓦克的康勃特，在那里停留到次晨九点钟，看他们是否回心转意重回天主教会。

那时胡伯长老与一个警卫长走在前面，罗杰兹长老与另一个警卫长跟在后，当他们走出教堂大门时、胡伯长老放缓脚步，等罗杰兹长老走近时，转头对他说：“罗杰兹兄弟！来吧，我们两人最先得到的必定是柴火的煎熬，对吗？”

罗杰兹长老说：“对的，大人，让我们倚靠神的恩典。”

胡伯长老答道：“不必怀疑，神必赐我们力量。”

他们继续向前行，街上挤满了人，为他们的坚贞而欢呼，他们费尽力气才走过去。

次日，他们又被警卫长带去见主教和专员。经过长时间严肃的交谈，他们知道胡伯长老决不会顺服他们，就宣告废黜他，定他罪。罗杰兹长老也受到同样的处理，然后把两人交给政府权柄处理，伦敦的两个警卫长把他们两人带到离文切斯特主教家不远的克林克牢房，一直关到晚上。

天黑了，一个拿了许多清单和武器的警卫长领着胡伯长老，先走过文切斯特主教的家，又经过伦敦桥、伦敦市到新门监狱。几个军士走在前面，吹灭街上小贩们的蜡烛；也许他们是怕百姓看见胡伯长老被抓去坐牢，就会用暴力把他抢救出去；也可能他们自知存心邪恶，因而认为黑暗是他们执行任务的大好时机。

尽管他们诡计多端，百姓却预知胡伯要来，许多人手举火把走出家门招呼他并赞美神，因为他以真教训教导过他们，他们求神赐力量使他忠心到底。当胡伯长老经过的时候，他要求百姓为他迫切地祷告神。

经过希勃洒特后，到达目的地，以秘密重犯的身份交给新门的看守，在那里关了六天，禁止人去看他与他交谈，只有指定的看守才能与他接触。

见证真理

在此期间，伦敦的主教邦纳和他所派的人多次设法要说服胡伯，想软化他，使他像他们一样成为敌基督教会的一员。他们绞尽脑汁，用尽手法；想藉着有关的圣经章节的辩解，以及古代作家与错误观念的争论来说服他。同时，又用他们惯用的伎俩——温和并友好的表示，

如果他肯听命就应许给他世上的财物。然而温和的手段无效，最严厉的威胁也起不了作用，他们发现他始终如一、忠贞不移。

他们知道无法说服胡伯，使他转变；就大肆造谣，说他已经正式放弃他原来认过的基督的教训，这使得百姓们失去对他的信任。谣言传至国外，也叫某些信心软弱的人轻信了，因为他们一贯信赖伦敦主教那伙人的话。最后谣言传至胡伯耳中，他悲痛至极，因为他万万想不到百姓竟会轻信这虚假的谣言！他说：“我知道在国内外都有这些传闻，说我胡伯约翰为基督的缘故被定罪，已判死刑，现今是新门监狱的囚犯，天天都在等候处死，而且我已公开放弃从前所传讲的。这些谣言都是伦敦的主教及其监狱牧师所玩弄的手法；我曾经对他们讲过，今后他们来时，我还要再讲；我不怕与他们讲理、也不怕他们以死来威胁我；他们下次再来的时候，我更要向他们证实我从前所传讲的真理。我已经弃绝一切世物，忍受极大的痛苦与囚禁，感谢神，我如一个将死的人，准备好了去死。从前我是用口传讲、用笔书写真理，今后，我要先靠神的恩典，用我的血来见证这个真理。”

二月四日星期一，看守暗示他，要送他去格洛斯特处决，他却因此充满了喜乐，举目望天伸手赞美神，因他曾差他去百姓中作牧者，今天他要用死来见证他从前教导百姓的真理，而他也看这为美事。无疑的，惟有神赐他力量承受一切，愿荣耀归给他。他立即差人去仆人房里拿靴子、踢马刺及外衣，待命上马出发。

次日清晨约四点钟，看守等人来牢房搜查他和他的床，看他是否写了什么东西；接着伦敦的警卫长和官员带他到指定地点，就在离舰队街圣登斯坦教堂不远处，女王的六个卫兵在那里等候，准备带他去格洛斯特，交给警卫长和钦道斯勋爵、威克斯长老和一些专员，监看处决。

卫兵带他到安吉尔后，他不再禁食，并自由适意地用餐。天刚破晓，他愉快地自行上马，在头巾上再戴一顶面罩，以免人认出他。在他赴格洛斯特途中，卫兵总是绕过他惯常所休息和住宿的地方；投宿在其他小客店。

星期四，十一点左右他们到达了他的主教管区，在离格洛斯特十五哩的西瑞斯特镇上的一个妇人家中吃午饭。这个妇人从前恨恶真理，说尽了胡伯长老的坏话；但是如今这位妇人知道胡伯来此地的原因，就向他表示内心之好感，并为他痛哭，向他认错说，她以前曾说倘若经过审判必定不能为真理站住。

午饭后，他上马继续前行，下午五点左右到达格洛斯特。在城外一哩处聚集了许多百姓，为胡伯长老的处境号啕大哭，因此有一个卫兵骑马去城里的哨所，要求市长和警卫长来帮忙，防止百姓将胡伯抢去。军官及随从带枪前去城郊，命令百姓各自回家不准出来，但是百姓表示不会用暴力将胡伯抢走的。

胡伯住在格洛斯特城的英格拉姆家里，据卫兵和别人报告：当夜他和在路上一样，照常安静地吃饭，一上床就睡得很熟，一觉醒来，他就起床，通夜祷告至天明，因为他卧室里有卫兵，所以他要求到另一房间单独向神祷告。除了吃饭及与卫兵讲话外，他整天都在祈祷。

老友来访

来看他的人中间，有骑士金斯敦安东尼爵士，他虽是特地赶来探望老朋友，但是他也是女王信中指定监看胡伯长老处决的委员之一。金斯敦大人一走进胡伯长老房间，见他正在祷告，就放声大哭；胡伯长老开头竟认不出他来，金斯敦大人说：“啊！长老，你难道不认识你的老朋友金斯敦安东尼吗？”

胡伯答道：“是的，金斯敦大人，我几乎不认识你，我很高兴看到你身体健康，为此我感谢神。”

金斯敦说：“但是我看到你的案件感到很惋惜，因你被解来此地将要被处死。哀哉，你要想想，生活是美好的，死亡是痛苦的，因此，有生命就要活下去，今后的生活会更美好的。”

胡伯答道：“金斯敦大人，我确知到此地来将要被处死，但是我决不否认以前我在主教管区及其他地方所教导的真理；我非常感谢你好意的劝告，虽然这种友好不是我所希望的。金斯敦大人，死亡的确痛苦，生命也确是美好；但是，我知道将来的死更痛苦，将来的生命也更美好。因此，我向往着也甘心乐意地死去，却惧怕活下去。我不太看重死亡，也不重视今生，我已将自己交托给他，藉着神的圣灵的能力，情愿忍受为我预备的火刑折磨及痛苦，也不能否认他话语的真理。因此，我要求你和其他人在祷告中将我交在神的恩典中。”

金斯敦说：“好吧，长老，我知道你是不会改变心意的，再见了！我要为我认识你而感谢神，因为神指派你来寻回我这个浪子。”

胡伯答道：“为这事我也很感谢神，我求神让你一直过一个敬畏神的生活。”

此后他们又讲了许多话，金斯敦大人才告辞离去，他流着辛酸的眼泪，胡伯也泪流满面。离别时，胡伯告诉他，在牢房里所受的一切痛苦，都比不上此刻的悲痛。

当天下午，有一个瞎眼男孩向卫兵苦苦哀求许久，才获准进入胡伯长老的牢房。这个男孩不久前因为承认了真理，而被囚禁在格洛斯特。胡伯长老鉴察了他的信心和被囚的原因后，坚定地看着他，热泪盈眶地对他说：“啊：可怜的孩子！神拿去了你外面的眼睛，惟有他最清楚这是为什么；但是他赐给你一双更宝贵的眼睛，他所赐给你的是能认识他和相信他的眼睛。靠着他的恩典，你能不断的向他祷告，就不会失去这双眼睛了；否则，你的身体和灵魂都将黑暗！”

当夜，卫兵将胡伯移交给格洛斯特的警卫长监禁；他们随同市长、市参议员去胡伯长老的住处提他。

致言市长

当他们到达胡伯的住处后，胡伯对市长说：“市长先生，我衷心地感谢你和你的弟兄们亲手捉拿我这个囚犯。我可以看得出来，你们以往对我的爱与情谊还未完全消失；我也相信你们并没有忘记我昔日所教导你们的一切，因为那是最真实、纯净的教训。已故之敬虔的国王既任命我作你们的主教，我就决不能像其他许多人一样称这个真理的教训是虚假是异端。我想你们应该知道我之所以被解来此地，乃是女王下令要处我死刑；现在我又来到我曾经讲过的地方，我要用我的鲜血来见证这个教训。警长先生，我知道这些好人和我的朋友（指卫兵）照着一个囚犯所能要求的，一路上以友善及温和待我，为这个我衷心地感谢他们。现在我被移交给你们监禁，他们明天将看到我被解赴刑场。我对你们只有一个要求，就是把火烧旺，快快地烧死我，在这期间，我必照你们期望的顺从你们。你们若认为我作的事情有任何错误，可以举起你们的手指，因为我来这里并非被迫去死，人人皆知，我可以保存我的性命，并得到世界上的一切；但是我惟一的愿望，是为真理而献身。我无法赞同罗马主教邪恶的天主教信仰，因为它得罪神，使神极为憎恶，然而却被英国政府接受了。信靠神的恩典，明天将有一个神的忠仆，也是女王顺从的仆人要被处死。”

胡伯长老对市长、警卫长和市议员讲完了这番话后，许多人都痛哭起来；两个警卫长决定把他关在北门的普通监里，但新门监的卫兵为他迫切地恳求，他们说胡伯的举止平静温柔，连一个孩子都可以看得住他，所以他们愿意尽心来看守他，请警卫长不要把他转移至普通监里。

押赴刑场

所以，众人决定将他留在英格拉姆罗伯特家里，那夜，警卫长、军官和其他官员都来亲自看守。胡伯要求早点睡觉，因他需要回忆许多事情。他五点钟上床，一觉熟睡醒来后就整夜祷告。早晨起床后，他也要求单独在房间里直到临刑的时刻。

清晨八点左右，布里奇斯约翰、钦道斯勋爵带着一大群人来了，其中有金斯敦安东尼爵士、布里奇斯爱德门及其他被派来监看执行死刑的专员。九点钟，胡伯长老要求预备自己，

因为临刑的时刻到了；警卫长把他带出房间，手上拿着清单、剑和武器，胡伯看到这许多武器，就对警卫长说：“警卫长大人，我不是判国者，不须要如此大动干戈地把我押付刑场；如果你们同意，我会自己走到火刑柱那里，决不麻烦你们。”那天正逢集市，围观者约有七千人，许多人要看他临死时的举止。

他在两个警卫长中间前行，如同羔羊静赴屠场，身上穿着他住宿人家的长袍，戴着帽子，拿着手杖，因为在监中患了坐骨神经痛，走起路来有些困难。他知道自己表情非常喜乐，

但他永远不会知道他的容貌是如此平安，满面荣光，是以前与他们同在时从未显出的。到了刑场，他微笑地看着火刑柱，近旁有一棵大榆树，对面是他常去讲道的神学院。刑场四周的房子上、树的大枝上都爬满了人；神学院门口站着的是贪婪的吸血鬼——神学院的神父们。

他跪下来祷告，因他们不许他对百姓讲话，当他正要专心祷告时，有人送来一只盒子，放在他面前的凳子上，里面是女王的赦罪书，只要他回心转意就可得赦免，如果他稍灵活一点，甚至可以假装求饶。但他一看到这盒子，就大叫道：“你若爱我的灵魂，就拿走它！你若爱我的灵魂，就拿走它！”

祷告完了，他走到火刑柱前，脱下他住宿家主人的长袍，交给警卫长，要求物归原主，又脱下其他衣物，只剩下紧身上衣和长袜去受火刑。但警卫长竟如此贪婪，公然不允，义人

为了使他们满意，非常顺服地再脱下紧身上衣、长袜及衬裙。最后，他只穿衬衣，从长袜中取出一个尖状物，把两腿中间的衬衣撩起，放入一个卫兵给的装有一磅火药的皮袋，又在每只手臂下各放一袋。

他要求百姓和他一起背诵主祷文、并为他祷告。等他走近火刑柱时，行刑的人拿铁圈套住他腰部，又拿两只想要套在他的颈部和腿部，但他坚决地拒绝了。

一切准备就绪，他看见每个角落都有百姓在悲痛哭泣，因他身材高大，又站在高凳上；他则抬头望天，伸手祷告。这时点火的刽子手慢慢走过来求他宽恕，胡伯长老却问道：“为什么要求我宽恕你，我知道你永远都不会伤害我。”那人说：“哦，先生，我是被差来点火的。”胡伯长老答道：“在这件事上，你丝毫不得罪我，神宽恕你的罪，请点火吧！”

亲吻芦苇

芦苇堆高了，他两手拿了两捆，拥抱亲吻它们后，分别把它们放在两臂之下，又伸手告诉行刑的人如何支搭柴火。

官员当即下令点火，因为新柴不少，约有两匹马驮的那样多，所以久久火都烧不着柴上的芦苇。最后他四周的柴总算点着了，然而那是一个寒冷的清晨，气温很低风又大，风吹开火焰，火舌只舐了他一下。

过了一会儿，有人送来干柴，重新起火，这时火势转旺，芦苇已经烧尽，他下部的柴也烧着了，但是因为风大，使他上身的火力不旺，仅烧着头发，稍有皮肤的焦味而已。当火刚烧到他时，他轻声祷告像一个毫无痛苦的人：“哦，大卫的子孙，耶稣，怜悯我，接受我的灵魂！”然后他用双手揉眼睛，看着百姓，用平常的声音对他们说：“善良的百姓，为着神的爱，把火烧得更旺！”这时他下身的柴一直在烧，但因为柴少，所以火焰不能猛烈地烧到他身上。

又过了片刻，火第三次被点着了，比前两次要旺，他们放的炸药包也炸开了，风助火势。此刻，他大声祷告：“主耶稣，怜悯我！主耶稣，怜悯我！主耶稣，接受我的灵魂！”这

是他最后所说的话。他的嘴烧焦了，舌头肿胀，不能再讲话，但是嘴唇还在动，直到皱缩在牙龈上才停止；他用两手捶胸，渐渐地一只手臂垂了下来，另一只还捶着胸，他的指尖滴下脂油、水和血。当火再度烧旺的时候，他完全无力了，捶胸的手粘固在胸部的铁板上，立即，身体向前弯曲，断了气。

如孩童安卧在床

他一共在火中烧了三刻多钟，正如一只羊羔忍受剧烈的痛苦，但他不向前倾也不向后仰，也不往任何方向挣扎。他断气时，就像个孩子安静地睡在自己床上。我深信他是一位蒙福的殉道者，现在已经在天上，将来要掌王权，这是创世以前在基督里，因着信早就豫定的；所有的基督徒理当为着他的忠贞而赞美神。

大主教克兰麦多马的生活事迹 (Archbishop Cranmer)

克兰麦多马生于诺丁汉夏郡的爱斯来克顿村，是英国一个古老征服者的家庭之后裔。

他在剑桥大学读书时，被选为基督学院的研究员。当时学习外语和研求新知蔚为风潮，费勃和依拉斯莫斯的著作最受人瞩目，且深获好评。克兰麦对他们的书也极感兴趣，每天总是以阅读他们的书籍来磨去脑中的锈迹。

殷勤学习

路德马丁兴起后，人们的思想觉醒，逐渐明白真理之光，对神的认识更为清楚。这时克兰麦才三十多岁，然而却愿意放弃一切的学问，专心来研讨信仰的事，他深知若要真正明白信仰的真义，必须先认识其源头。因此，他不带着任何成见，也不使自己的思想被拘束在任

何特定的观点，以三年的时间，仔细阅读圣经里的每一卷书，看看神究竟怎么说。这扎实的功夫为他打下极好的基础，使他更有智慧，也满了喜乐，他知道自己已经准备好，能够受教于前人成熟的见解，这才贪婪地阅读所有作者的著作。

他不以派别或年龄作为判断的标准，却看重各人所提出的见地，他阅读老作家的著作，也不轻看年青作家的作品，他始终非常客观地比较和掌握每一个作家的见解，他阅读的速度十分缓慢，而且总是勤勤恳恳地加上眉批或夹注：他不但在每一本书上写下他自己的看法，更花了许多时间去记忆、背诵。对于当时的各种争论，他都收集多位作者不同的论点，记录下来，以便应用，若原着太长，不便录下，他就在其著作上写下记号，以利于查考。

他得到基督学院的研究员及文学硕士的学位后，赢得一位绅士女儿的青睐，下嫁于他，没想到却因此失去研究员的职位，于是转往白金汉学院作讲师。他为要更专心地读书，就把妻子安置在剑桥的“海豚”小客店里，因为店主之妻是他妻子的亲戚。由于他常去那客店看望妻子，因而引起一些罗马教皇的商人的注意。当他被擢升为坎特布雷的大主教时，国内外到处谣传说他不过是个毫无学问的旅店老板。

当克兰麦长老在白金汉学院任讲师时，他的妻子去世了。基督学院的长老和研究员要求这位老同事重返学院当研究员。几年之后，克兰麦成为基督学院的神学讲师，因他在剑桥大学的名望，更获得了神学博士的学位；接着又被指派为甄选神学学士或博士的负责人之一，负责鉴定某某人是否有资格得着学士或博士的学位。必须要这些负责人批准后，学校才能颁发学位证书；否则，他必须再进修，更充实地装备自己。

克兰麦非常看重圣经的知识，除非申请者对圣经有真实的根，否则他绝对不接受他们进修博士学位的申请。有些修士和有信仰的人虽然被派来学院深造，却一点不明白圣经的权威，因而往往遭到他的拒绝；由于他的考试特别严格，也为他招来不少的怨恨和敌意。然而，也

有些人在他严厉的要求下，只得下功夫好好研读圣经，结果获益匪浅；当这些人获得了博士学位后，往往再三感谢克兰麦对他们的帮助，若不是他严格的要求，他们也得不着这更好、更完全的知识。

撒种在好土里

当克兰麦在剑桥任教时，英王亨利八世面临了重大艰难，就是他与西班牙遗产继承人凯塞琳的离婚问题久悬不下。宗教法规学者和其他学者的意见分歧，众论纷纷，争执了两、三年之久。因为剑桥内也充满了这些病态的争论，克兰麦就藉故前去华尔珊修道院的克里赛长老家，因克里赛的妻子是他的亲戚，他们的两个孩子都在剑桥读书，是克兰麦的学生。

一五二九年，克兰麦和克里赛一家人一起度暑假，凑巧国王也从伦敦到华尔珊修道院住了一两天，当时随行的秘书迦德纳史蒂芬博士和施赈官福克西博士都是克兰麦的旧识，也都住在克里赛长老家。

晚餐时，克兰麦和迦德纳、福克西谈起国王的大事，克兰麦表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人们所履行的教会法规过于繁琐，而事实上，事情并没有那么复杂。问题是一个人是否可以与他兄弟的妻子结婚呢？对此，神的话曾有明确的定规，因此国王的良心可以平安，不必再日以继夜地受谴责而懊悔，圣经对此问题所提出的只有一个真理，再无争论的必要。说到引用圣经，在英国也有许多有学问的人能够合适地应用圣经，就像在罗马一样，你们何不引用圣经来结束这争论已久的事呢？”迦德纳和福克西都很赞同他的看法，也打算据此向国王建议。

次日，两位博士跟着国王到格林威治去，国王仍为这事心神不宁，想要派人去罗马寻找新的委员会，以结束他冗长的申诉。他把迦德纳和福克西两位博士叫来，对他们说：“先生，

你们想当如何处理我这无止无休的事情呢？罗马就要派新的委员会来，到时候结局如何？惟有神知道、我真是一点主意都没有了！”

福克西博士答道：“我们相信陛下会有较好的解决方法。前夜我们在华尔珊的克里赛长老家借宿时，遇见了克兰麦博士，他认为有一个办法能让陛下的良心平安，就是藉着神话语的权威来审理陛下的事情，相信可得着解决的办法。”

国王说：“克兰麦博士在那里？还在华尔珊吗？”

两个博士说：“是的，当我们离开时，他还在那里。”

国王说：“好极了！我一定要与他谈谈，立刻差人去找他来。我深信他已经有了正确的结论。如果我在两年前就知道这方法，早就可以摆脱这许多忧虑，也可以省下许多钱！”

国王果然立刻就派人把克兰麦找来，但他一到伦敦就和两个老朋友争吵，责怪他们使他也陷在棘手的事情里，因着他们向国王提议，妨碍他殷勤的学习，他又迫切地要求他们为他找个藉口好离开伦敦，因他实在不想见国王。但是不管他说什么都没有用，每次两个博士向国王解释克兰麦不能来的理由，国王就把他们痛骂一顿。最后，实在没有办法，克兰麦被迫上王宫去见国王。

国王对克兰麦说：“博士长老，虽然你只是一个平民，但我非常诚恳地请求你的帮助。请你暂时停止一切事务，并进一步地了解我的难题，我完全信赖你，也愿意照你的方法来解决。我敢在神和世界面前起誓，若有人能用公正的方法说服我，说明我和王后的婚姻是神圣的，并且合乎神的律法，我就不再设法和王后离婚，否则，我必定坚持到底。我必须声明：我并非因为想另外找一个比王后更温柔、更顺服、各方面都比她强的女子为妻，所以才坚持和王后离婚。我向你保证，只要我们的婚姻能在全能的神面前站立得住，并能讨他的喜悦，

我仍然能够心满意足地与她生活在一起。因为她除了有种种非凡的美德外，更有高贵的血统。”

克兰麦博士请求国王陛下把此事交给剑桥和牛津大学中有学问的人，以神的话来审查。

国王说：“这是个好主意，我很满意，但是我还是要请求你把你的看法写下来。”

国王走后，克兰麦博士振笔疾书，把他对这件事的看法写了下来：认为罗马的主教无权不按着神的话语来审理这样重大的事。他写好之后，就将其呈交国王。

国王对他说：“你能否在罗马主教面前坚持你所写的？”

克兰麦答道：“靠着神的恩典，只要陛下差人命我去面见主教，我必坚持我的观点。”

国王说：“好极了！我现在就委派你为特使，到罗马去面见主教。”

后来，克兰麦博士又在剑桥和牛津两所大学中，依照神的话下结论：国王的婚姻并不合法。

一五五三年，英国国王差派一个特使团刚到波隆那去见罗马主教，克兰麦博士和其他几位有学问的人都随团前往。

教皇的大脚趾

在接见的仪式中，他们先向主教报告来意。这时，主教身穿华丽的礼服，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依照惯例伸出脚来让使者亲吻。但使者之一的威尔特夏郡的伯爵却不理会他，面无表情地站着不动，其他人也一致拒绝拜偶像。当时还发生了一件趣事，颇值得一题：在面见主教时，威尔特夏郡的伯爵带着一只长耳狗，它就站在伯爵和主教之间，当罗马主教伸出他的

脚，以便使者们亲吻时，这只长耳狗立刻直奔主教脚前，不仅无礼地舔着主教的脚，甚至还打算去咬主教的脚姆指，吓得主教赶紧缩回双脚，在场的人都不禁掩面而笑。

仪式结束后，教皇倾听使者的陈述：他们认为罗马主教应当承认，人与他兄弟的妻子结婚是不合法的。教皇应允在指定的日期对这问题进行辩论。要使者们预备一下，但是到了时候却没有人出来与他们辩论。最后，教皇只得对他们和颜悦色，并且赐给克兰麦博士执行悔罪仪式的职位，然后打发他们回去。

这件事使克兰麦博士的名望急遽高升，当坎特布雷的大主教华汉姆去世后，国王立刻擢升克兰麦为坎特布雷的大主教，认为这是他劳苦所配得的。

除了婚姻问题外，国王对教皇的权柄也有疑问，他把解决这疑问的重担也交给克兰麦主教。这是一个相当艰难的任务，然而平日的恳勤学习，以及仔细搜集资料的好习惯给予克兰麦极大的帮助，使他能驳倒罗马天主教拥护者一切的言论。他指出教皇的权柄并非出于圣经，而是来自人的野心专制；世上属地的权柄应属于皇帝、国王及其他政府官员，神定规神父、主教、红衣主教，甚至教皇的民权和国家的任何一个公民一样。而且没有任何理由说明罗马主教的权力超过其他主教，所以应当把教皇的野心和权力一并逐出英国，让它留在义大利境内，就像河流被约束于两岸河堤内一样。

随后，坎特布雷的大主教克兰麦和文切斯特的大主教迦德纳史蒂芬被任命为法官，在唐斯坦市设立法庭，用教会律法传讯国王和王后出庭，听候神的话对他们婚姻的判决。国王答应出庭，但王后却要求向罗马主教提出上诉；由于教皇的权力已被逐出英国，英国法律

不允许任何人越过英国国界向罗马上诉。法官果断地根据神的话宣布国王的婚姻不合法，应准予离婚。同时并宣布废除教皇的名号。

克兰麦大主教并不以此为足，他继续努力地铲除教皇在英国境内所遗留的错谬、异端和腐败。因着他和其他一些有学问的人的要求，国王允许他们一起拟定一本教会制度的书，书名为“主教手册”。当时坎特布雷大主教并没有在书中详细讲论圣餐的教训；至于书中所陈述拜偶像的条文则是国王加进去的，并非主教所写。

接着，他们又提出应该废除男修道院，将其丰富的院产分给穷人或用来建立学校，但是国王却不同意，他一心一意要把修道院的产权收归他的国库。为此，国王和大主教及其支持者起了争执，所以国王就颁布了六条条文，其中包括了罗马主教信仰的概要，交给议会通过执行。在此六条条文制定后的八年间，屠杀了许多人，真是重演以往的悲剧！

谦和的大主教

克兰麦被任命为大主教后，仍然和以前一样殷勤学习，每天早上五点钟即起床看书、研读和祷告直到九点钟才停止。然后接见诉讼者，处理一些他必须亲自处理的事务和命令，再将其他事情交给普通工作人员处理。处理完这些事后，若时候尚早，国王也无要事找他，他就继续研读至午饭时。

午饭后，他又亲自接见诉讼者，仔细地听他们的分诉，才打发他们离去。即使有些案件较为严重，他必须判定被告下监，也无人埋怨他，总是一致称赞他的恩慈和温柔。若无人诉颂时，他就下棋或看别人下棋，然后再回书房读书。下午五点钟，他去参加公祷会，并散散步，或作些其他正当的消遣，直到吃晚饭的时候。

他常常不吃晚饭，但仍然与大家同坐在餐桌旁，而把他的一份食物分给需要的同伴。他不吃肉，所以进餐时总戴着手套，他也喜欢和一同进餐的人作一些有益的交谈，往往使听者极为喜乐。晚饭后，他散步或作些其他消遣，然后再回到书房研读直到九点。他服事君王或教会时，总将荣耀归给神；他对百姓们也一直很慈爱，他的救济箱均用来供给穷人。他的乐

善好施为他赢得众人的称赞，他自己也从其中得着莫大的喜乐。众人都认为他毫无瑕疵，就像神的使者一样。

人们常说：“身为主教不当太固执己见”，其实，大主教就算有点固执也算不上什么大错，并不会因此而受谴责。但是克兰麦是如此温柔，如此容易答应别人正当的要求；他能使任何一个温柔或高贵的人满足；也能对每一个凶恶的人行善；更能时时接济有缺乏的人或穷人。在服事神和君王时，没有人比他更刚强、更坚定、更顺服；他承认因着他的忠心，必能得着应得的报酬，所以他宁可因过分的柔顺和温和而受责备。

如果说过分的忍耐也是一种恶行的话，那么他迟早是要跌倒的，因为他有许许多多凶恶的敌人，针对他的信仰，要寻索他的过犯。然而无论在生活上、财物上、言语上或在议会中，他们都找不出他的错处，他律己甚严，但是对别人对他的冒犯却一向宽宥，随时乐意向得罪他的人说一句众人所熟悉的话：“你可以使坎特布雷阁下生气，或阴险地对待他，但你尽可放心，只要他活着，他仍是你的朋友。”他对待仆人也一向和颜悦色，除了有一次因着义愤，把一个最厚颜、无耻的仆人骂了一顿外，从未对家仆发过脾气，甚至对陌生人也十分友善。

他慷慨好施，关于这点，众人都能为他作见证。他帮助人的时候，总是竭力不使人缺乏，而且小心谨慎，不使自己亏欠别人一个便士。后来，当爱德华国王去世时，他知道不再会有人恩待他，赐他任何东西，就把所有的工作人员叫了来，吩咐他们一定要付清每一个便士，然后对他们说：“感谢神，我现在完全属于自己了！”在被玛丽女王关进伦敦塔，并丧失公民权之前，他更撕掉几个欠他大笔钱的人的帐单和契约，并且完全免了他们的债务。

“全国充满了异端！”

当时，在议会中有人要求国王反对大主教，并且露骨地指出，英国正受到异端的侵害，若不赶紧改革，恐怕要危及国王陛下。为了避免长期受苦难，免得英国国内发生争端，以致

像德国某些地方一样引起可怕的骚乱，国王必须早日采取行动。他们对坎特布雷大主教心怀恶意，到处说他和他的牧师的讲道使英国满了邪恶的异端。可是当国王问他们到底是谁要控告大主教，他们又不肯说，只是告诉国王说：“因为他是一个议员，所以没有人敢控告他。但是如果国王陛下同意暂时把他关进伦敦塔，我们就能提出足够的控诉和反对他的证据；否则的话，我们就无法把反对他的公正证据和证人交出来。”

国王只得应允他们次日就把大主教关进伦敦塔受审。当天午夜，国王差派丹尼安东尼爵士到兰勃斯，大主教的住处，要他立刻出庭受审。当大主教走进长廊时，国王正在散步并等候他。

国王陛下对大主教说：“啊！，坎特布雷阁下，我必须告诉你一个消息，几经慎重的考虑后。我和议会决定，明早九点钟要把你关进伦敦塔。因为我们得到情报说：你和你的牧师藉着传道和教导在英国播下许多十恶不赦的异端。因为你是议员，没有人敢出面为这件事作证，因此，议会要求我把你关进伦敦塔，好审理这个案件。”

等国王说完他的看法后，大主教即跪下，说：“只要陛下高兴，我甘心乐意去陛下所要我去的地方，我也愿谦卑地感谢陛下允许我去受审，因为的确有许多人用许多方法来诽谤我。我愿先审查自己，表明自己实在是配不上这些传闻。”

王的戒指

国王深知他的正直，就温和地对他说：“哦！阁下，你真是有大丈夫的气概！但是你太单纯了！你岂不知你有许多仇敌吗？你岂不知要找三、四个无赖作假见证攻击你是多么轻而易举吗？你想你在这条路上会比你的主人基督更幸运吗？如果我真的要你受苦，你这样轻率地向前跑无异自寻死路。我已决心救你脱离他们的手，你的敌人绝对无法加害于你。明天议会要叫你去伦敦塔，你还是必须去；可是因为你是议员，所以可以在现场聆听控告者的控诉，

并当面提出答覆，不必过分克制自己，要以有效的言语为自己辩护。如果适当的恳求或合理的要求也遭拒绝，那么你把我的戒指拿给他们看。”国王一面说一面脱下手上的戒指交给大主教，然后对他们说：‘诸位阁下，如果你们执意如此，一定要送我去伦敦塔，那么我要撤回向你们的申诉，并向国王提出上诉，这是国王的标记，我把它交给你们。’他们只要一看到我的戒指，就会明白我已决定亲自处理此事，并要遣散他们。”

大主教深感国王的恩典，竭力克制自己，不叫盈眶的泪水滴下来。

次日上午九点钟，议会派一位绅士来叫大主教去，当他走到议会议事厅门口，他们却不让他进去，故意迫使他在听差、服务人员和男仆中间等候。国王的御医白斯博士奉王命去窥探坎特布雷大主教阁下受怎样的对待，当他看到这一切时，他就赶着回去报告国王陛下说：“若陛下愿意，坎特布雷的大主教应当受到很好的擢升，因为他如今变成服务员或男仆了！他被挡在议会厅的门外，在仆人中足足站了半个多小时。”

国王说：“我想议会尚不致对英国的大主教过分无礼，况且他还是他们中间的议员！任凭他们吧！等我们得到更多消息后再说。”

不久，大主教被带进议会的议事厅，他们依着他们所排演的要他表白，而大主教也照着国王的忠告回答他们，当他知道他无法说服他们，他们也绝不会理会他的恳求时，就交出国王的戒指，撤回他的申诉，并向国王提出上诉。全议会的议员都感到十分惊讶，而议员之一的贝德福的伯爵就大声且坚定地说：“阁下，从你们一开始要作这件事的时候，我就告诉过你们结果必然是这样，可是你们偏偏不信。你们想，国王会容许我们伤害他的一根手指头吗？我敢向你们保证，他必然会为保护自己的生命来对待这些同他拌嘴的无赖。你们因为听见反对他的流言蜚语而采取这样的行动，结果只有害了自己。”

议员们接下国王的戒指后，就起身去把戒指交还给国王。当他们去还戒指时，国王脸色严厉地对他们说：“阁下，我还以为在我的议会中有聪明人呢！现在我总算认识了你们。你们作事也太谨慎了吧？竟然使你们中间在职的一位，也就是英国的大主教在议事厅门外的仆人中间等候！我绝对不许可这样的事！凭着信心，我感谢神，如果一位君王应感谢他的臣民，我就把这人——坎特布雷阁下带到这里。在所有人当中，他是对我最为忠诚的臣民。”

当时有一、二位议会的领袖也为自己辩护，说这不过是为了考验他的忍耐而不是审问他。他们所作的一切不过为了消弭国内关于大主教的传言和诽谤，并非存心要恶意地对待他。国王说：“好啦！好啦！过去的事就算了！阁下，你们应当护着他，好好地重用他，他是配得你们信任的，不要再制造混乱了！”于是每位议员都上前来与克兰麦大主教握手。

然而，他们依然怨恨克兰麦，无缘无故地恨恶他。他的对头除了议员们外，还有坎特布雷大教堂的受俸牧师，以及本郡最有名的治安官。他们写了本控告书，请几位议员呈交国王陛下。国王细读了这本控告书后，就卷起来藏在衣袖中。有一天，国王乘坐皇家游艇在泰晤士河游玩，在笙歌乐曲中沿着兰勃斯桥航行到希尔西。音乐声引来大主教来到桥旁向国王陛下请安。国王立即命令水手靠岸，将游艇直开到桥旁。

王与克兰麦之交

国王招呼大主教说：“啊！我的牧师！上我的游艇来！”

大主教向国王陛下说：“我应该乘自己的游艇来迎接国王陛下。”

国王说：“不必了！你务必上我的船来，我有话对你说。”

当时只有他们两个人在国王的游艇上，国王对他说：“阁下，我有一封从肯特郡送来的书信。”

大主教答：“我希望这书信能使陛下高兴。”

国王说：“是啊！这封信太妙了！我到现在才知道在肯特郡内有最大的传异端者。”然后从袖中取出反对大主教及其传道人的文章，交给大主教细读。

大主教读完了这些文章，才知道自己“曾经那么粗鲁地么喝他教堂里的受俸牧师及其邻舍，又用许多方法来讨地方的治安官的欢心。”这些莫须有的罪名使他极其悲痛，他跪在国王陛下面前，恳求陛下指定几个陛下所信任的人，组成一个专案委员会，来检查这控告书的真实性。”

国王说：“我也正打算这样作。我指派你为这个委员会的主要委员，你可以再推荐两、三位合适的人来帮助你。”

大主教答道：“只要陛下愿意，我决定作我自己和我的牧师的审查人。”

国王说：“好极了！我信得过你和你所指定的人；我也确信即使你被迫控告自己，也不会拦阻我的工作。你若能好好地处理这件事的话，将会发现那隐藏在背后的重大阴谋。你说你要谁来协助你呢！”

大主教说：“陛下认为谁比较合适呢？”

国王说：“我决定指派培尔豪斯博士。其他的人你来决定。”

大主教说：“我的校长考克西博士和登记员胡赛是合适的人选，他们对审查这样麻烦的事情很有经验。”

国王说：“好！你这就带着委员会去肯特郡，凡你所作的事都要一一呈报给我。”

委员们到了肯特郡后，花了三个星期左右要查出谁是第一个控告大主教的人，好把事情真相呈报给国王，但是没有人敢出面承认自己与这件控告案有关。就在这个时候，大主教的一个仆人得知考克西博士和胡赛与罗马天主教交好，恐怕不肯轻易放过这个控告大主教的机会，就去告诉大主教的秘书，秘书立刻写信给白斯博士和丹尼长老，告诉他们若国王不赶紧派更得力的人来帮助大主教，恐怕事情会很不乐观；最好能派遣李博士或其他有能力的人来执行国王的法令。

国王立刻派了李博士和大主教所提名的十二至十六位官员和绅士为委员，要他们谨慎、机智并大胆地执行他的命令，到大主教的教堂，搜索所有有共谋嫌疑者的钱包、内屋和箱柜，若找到什么可疑的信件或著作一律呈交国王或大主教。不到四个小时，全部阴谋都暴露了！

赦免背叛者

有两封信被送到大主教的手里：一封是多佛的一位副主教写的；另一封是巴伯博士写的，他一向被大主教聘为法律顾问。他们都曾受大主教的提拔，和他也很熟；当这位副主教还是坎特布雷的受俸牧师时，大主教常常请他吃饭，巴伯博士更是大主教饭桌上的常客；大主教常常使他们喜乐并得着安慰，但是他们一看到环境改变就见风转舵，两人共谋伪造事端来控告大主教。

大主教拿到这两封信后，就要人去请多佛的副主教和巴伯博士来，对他们说：“到我的书房里来，有一件事情我要听听你们的意见。”等他们走进书房里坐下后，大主教就对他们说：“你们两位是大丈夫，也是我极信任的人。现在我遇见一件为难的事，希望你们能给我一些忠告：我很遗憾错用了一两个人，我如同信任自己一样地信任他们，把我一切的事都告诉他们。虽知道他们不仅泄露了我的秘密，还捏造事端控告我是个传异端者，又作假见证陷害我。

你们两位一向是我的好朋友，在我需要的时候也常常给我忠告，现在你们是否能告诉我当如何处理他们才合适呢？”

巴伯博士说：“为了维护你的声誉，应当立即按律法绞死这些恶棍和无赖”

副主教说：“绞死他们还算太便宜他们呢！如果缺乏刽子手行刑，我愿意效劳。”

听了这些话后，大主教向天举手说：“哦！主阿！最慈爱的神！在这样的世代中，我还能信任谁呢？但我永远不会这样对付任何人。主阿！我要赞美你的圣名，因你必永远保护我。”他自怀里取出那两封信，对他们说：“先生，你们见过这两封信吗？”

副主教和巴伯博士一看见信，吓得立刻跪下请求赦免，表白自己在一年前如何受试探作了这恶事，事后也因自己的恶行感到非常悲痛，恳求大主教宽大地赦免他们。

大主教温柔地对他们说：“好吧！愿神使你们改过向善，也使我永不因你们的恶行而跌倒。你们应当向神求宽恕，因为你们的所作所为大大地得罪他。如果所有的人都像你们一样不可信赖，我活着时还能作什么呢？哦！为了我向你们说这样的话，惟恐我的左手要控告我的右手了！”又以温和、慈爱的态度打发他们离去。

这是亨利八世国王最后一次为克兰麦大主教推开指向他的暗矛。在他在位期间，再也没有人敢制造事端来陷害大主教。

王位之争

英王亨利八世去世后，爱德华六世继任王位。直到这个时候，克兰麦对圣餐的真理尚未完全信服，直到有一次与黎德利主教讨论后坚信此真理，并决心扛起捍卫这个真理的重任，驳斥罗马天主教的谬论——信徒们所领受的乃是基督天然的血肉。

爱德华国王身体一向孱弱，当他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后，惟恐他的姐姐玛丽公主继位后，会一心一意要将罗马天主教的势力，再次引进英国，就设法得着全英国的贵族和律师的赞同，立下遗嘱命珍妮公主（亨利八世的侄女）继承王位。全体贵族和法官们在国王的遗嘱上签了字后，就把遗嘱送交大主教，要他签字。但是大主教表示，亨利国王早在遗嘱上规定玛丽公主为王位的第二继承人，他自己也曾宣誓效忠亨利国王的遗嘱，在此誓言的约束下，他必须受自己良心的审断。除非他亲自与爱德华国王谈过话，否则他绝不考虑签字。后来，国王亲自要求他签字，贵族和法官们也一再劝他签字，最后，大主教终于答应签字。

一五五三年，爱德华国王去世，年仅十六岁，贵族们拥立珍妮公主为女王，但百姓们大都反对，玛丽公主自行设法，获得百姓的拥护，回到伦敦，篡夺王位，先把两位父老北勃兰德的公爵和萨福克的公爵处死，再将珍妮公主及其夫婿关进伦敦塔，随后也把他们处死。

坎特布雷的大主教曾请求女王的赦免，但未成功，女王始终不肯赐恩接见他。因着她母亲和亨利国王的离婚事件，她把大主教恨得入骨；她也认为英国在信仰上的改变，都是大主教在兴风作浪，一切的过失都要归咎于他，他乃是不折不扣的罪魁祸首。

就在这个时候，民间谣传大主教为了讨好女王，答应在爱德华国王的丧礼上按天主教的传统作弥撒，而非他在坎特布雷所作的那种弥撒。为了制止这谣言，克兰麦发表了一篇涤罪的文章，并且把这张声明贴在他房间的窗口上。希切斯特的主教斯考里长老偶然经过，读了这张声明后，向大主教抄了一份带回家去。随后，斯考里长老又把这声明借给他的朋友们看，他的朋友们也抄了几份，有些抄本因此流传到老百姓的手中；最后，几乎每一家代书事务所内都有一份抄本。不久之后，地方治安官也得到一些抄本，就立刻把克兰麦叫来问话。

克兰麦博士一到地方官那里，就有一位参加女王秘密会议的主教拿着声明的抄本来责问他说：“阁下，这里有一张你签了名的声明，文章中很显然对恢复弥撒感到悲痛，我们可以确信你对英国曾经废除的弥撒毫无好感。”

大主教答道：“我承认我就是这份声明的作者。我曾经想把它贴在圣保罗教堂和伦敦所有教堂的大门上，并且打上我的印。”他们见他态度如此坚决，也就不再多说什么，任他回家去了。

被囚于伦敦塔

旋即，大主教以谋反的罪名被关进伦敦塔，过了一些日子，女王宣布赦免他的谋反罪，却改控他传异端罪，这正是大主教所盼望的事：现在不再是他个人的罪，而是基督的事了；不再是女王的事，而是教会的事了。虽然女王和她的主教们早已决定要如何处置克兰麦，但是为了隐藏他们杀人的企图，并讨百姓的欢喜，就把克兰麦送去与牛津和剑桥的博士们辩论，假借看起来似乎是公正而诚实的辩论，来进行他们杀人的阴谋。

与克兰麦一同被审问的还有黎德利主教和拉提默尔长老。牛津和剑桥两所大学的博士们与这三位可敬的主教辩论后，就定他们为传异端者。在辩论期间，这三位被囚的博士都受到极不公义的待遇：仇敌强迫他们辩论，又不许他们随意说话，他们才开口要为自己辩护，坐在高位上的议长就警告他们说话不可离题，要他们闭嘴；若他们想要详细论述他们的观点，并提出根据，议长就会不耐烦地制止他们说：“博士大人，论据要短！论据可短！”

他们三人被定为传异端者后，就被交付牛津市长及警长，但是由于缺乏适当的法律可用来判刑（当时英国尚未正式重新接受教皇的权力），因此罗马特地送来一张委任状和传票，是专为这三位可敬、虔诚和有学问的主教制定的。

最后的审问

一五五五年九月十二日星期四，是克兰麦大主教被定罪的日子，是黎德利主教和拉提默尔长老被定罪前的十八天。那天，地方官在圣马利教堂东边的高坛上，竖起一个十尺高的绞刑架，上面覆着华丽的布。教皇的特使布洛克斯主教穿着教皇的服饰，坐在圣餐坛下面。右侧下首坐着马丁博士，左侧坐着斯托里博士。此外，在场的还有国王和女王的行政官，民法博士以及教皇的征收员。

大主教从监狱里被带上来，身上穿着黑色法衣。头巾披在肩上，手里拿着一根白色手杖。他看见穿着教皇服饰的人坐在上头，就不脱帽，只是站着不动，听候传叫。兵丁把克兰麦带到绞刑架旁，他一见到女王陛下的代理人，就谦卑地脱帽跪下，依次向他们一一鞠躬致敬。然后站起来、戴上帽子，漠然地看着教皇的代理人。

教皇的代理人对他叫道：“多马！坎特布雷的大主教，你到这里来。你被控告的罪名是亵渎、不节制和传异端，快向教皇的代理人，格洛斯特的主教提出你的回答”

但是克兰麦并不理会他，他的举动激怒了格洛斯特的主教，主教对克兰麦说他代表教皇的一切权柄，可全权处理他的案件。克兰麦博士却回答他说：他曾庄严地起誓，永远不同意让罗马天主教的势力重返英国，藉着神的怜悯，他要坚持到底。任何教皇权柄的代表都无法折服他，使他重新接受教皇。

审判的结果，决定命克兰麦在八十天内只身前往罗马，再受传讯，克兰麦表示只要女王差他去罗马，他十分愿意去，然后，他又被押回牢中，等候命令去罗马。但是教皇违反了他自己的诺言和审判的条例，他写信给女王，要她罢黜克兰麦大主教，剥夺他崇高的地位。

废黜仪式

接到教皇的最后判决后，女王指定二月十四日举行废黜大主教的仪式。女王又命令以莱的主教，斯力比博士和伦敦的主教，邦纳博士担任教皇的代表，和一些地方官长一同主持废黜仪式。当天，他们把克兰麦大主教带来，命他站在唱诗班的高坛前面，先向他宣读他们

的委任状，说明他们有完全的权柄来罢黜他，并把他革出教会，交付政府权力处理。

邦纳原本对克兰麦毫无好感，只是因为他的地位崇高，多年来只得默默忍受，现在终于看到克兰麦被击倒，他简直满意极了，他趁此良机，大放厥词，对着众人尽情羞辱克兰麦：

“就是这个人曾轻视教皇陛下，现在却受到教皇陛下的审判；就是这个人拆毁许多教堂，现在却到教堂来受审；就是这个人藐视祭坛上蒙福的圣餐，现在却在圣餐坛前被定罪；就是这个人像撒但代替基督坐在祭坛上审判人，现在却在祭坛前受审判；就是这个人……；就是这个人……”

邦纳继续运用修辞上重复的句法，滔滔不绝地说个没完，直到以莱的主教拉他的衣袖，示意他可以结束了，他才十分不情愿地结束他的演说。后来，当他和以莱的主教一起去吃饭时，以莱的主教责备他违背了自己的诺言，因以莱的主教在事前曾迫切地恳求邦纳对大主教要尊重些，而邦纳也答应了，可是却出尔反尔。

在罢黜仪式中，他们首先要夺去克兰麦的主教杖，但是他抓得很紧，拒绝交出来。克兰麦效法路德马丁的例子，从他左手衣袖里拿出一张诉讼状，交给邦纳和斯力比，并且对他们说：“在下次的议会中我要上诉。”后来他也的确向埃利的主教斯力比上诉。但斯力比的答覆是：“阁下，我们的委员会反对。”

当 they 要脱下他的披肩时（那时只有大主教才有披肩），他说：“你们中间谁有披肩？竟敢来夺我的披肩！”意思是说邦纳和斯力比是他的下属，没有资格罢黜他。但是他们说他们虽然只是主教，是他的下级，无资格审判他，但是他们此刻却是教皇的代表，所以有权脱去

他的披肩。他们又依次脱去克兰麦身上所有的大主教服饰，并擦一擦他受膏的指尖，又命理发师剪去他的头发，邦纳的态度十分粗暴无礼，斯力比则较为温和。最后，克兰麦身上只剩下一件短上衣，他们给他穿上一件穷人穿过、磨损得快要破的长跑，再给他戴上一顶普通市民戴的帽子，才把他交给政府权力处理。

废黜仪式结束后，邦纳对克兰麦说：“你现在不再是议员了。”然后命人将他押回监狱。这时在场的人大多很同情他，有一位格洛斯特郡的绅士跟在他后，问他是否想喝一点酒，克兰麦说如果可能，最好有一片咸鱼可吃，因为他今天心中烦闷，什么东西也没吃，但是现在麻烦已经过去了，他的良心也很平安，所以想吃点东西。那位绅士把钱交给法警，对他们说：“希望你们好心一点，拿这些钱给大主教买点咸鱼，因为他的钱袋早已囊空如洗，无法买东西了！”

苟且偷生

从此以后，大主教被拘禁达三年之久，在此期间，牛津大学的博士们和其他神学学者，整天络绎于途，不停地来劝告他放弃信仰。这些诡诈的罗马天主教徒用尽各种手法，要叫大主教改变立场，因他们深知若大主教一直持守他的信仰，对他们而言是个极大的威胁；相反的，若这位最主要的旗手被击倒了，那么他们就能得到许多好处。所以他们以凶恶的话威胁他；有时又把他带到基督教堂的执事家里，给他美味的食物，又容他去散步或作其他能使他离开基督的消遣；他们又应许他说：若他肯屈服，不但能保全性命，还能再居高位，女王一定会赐他权力和财富；但他如果再执迷不悟，就只有死路一条，因为女王已经定意，除非克兰麦成为一个天主教徒，否则绝对不会饶恕他。在这许多威胁、利诱、恳求再加上应许的围攻下，大主教动摇了，他举手投降，亲自写下放弃信仰的声明。

博士们和高级教士们迫不及待地把克兰麦放弃信仰的声明印了许多，大量地在国内外各地发行，希望送到每一个人的手里，女王得到他的声明后，高兴异常，但她绝不肯放过报仇的机会，她根本无意饶恕克兰麦，一定要置他于死地而后才能甘心。教士们对克兰麦的应许落了空，他的命运落到一个最悲惨的光景，他既得不到任何人的帮助，里面的良心又受到厉害的控告，仇敌在表面上虽然称赞他的改过，心里却藐视他，使他既无法清白地活着，更无法清白地死去。

筹备火刑

女王召集秘密会议，指派科尔博士在三月二十一日，克兰麦受火刑时为他作丧葬布道。又命令泰姆的威廉斯勋爵、钦道斯勋爵、布里奇斯多马爵士和布朗约翰爵士以及其他许多贵族和法官们，带着他们的仆从立即到牛津来，在克兰麦受火刑时在四围戒备，以免民众发生骚动。

在火刑前一天，科尔到牢里去看克兰麦，试验他是否仍坚持天主教的信仰。

克兰麦回答他说：“靠神的怜悯，我日益笃信天主教的信仰。”

科尔没有把火刑已经准备好的事告诉他，就走了。火刑当天一大早，科尔又去看他，劝他要信心坚定，不要再改变心意，克兰麦这时才逐渐明了科尔的意思。后来，又有一位西班牙修士来看他，也是要他证实他的确已放弃他原有的信仰，修士拿着一份克兰麦以前放弃信仰的声明的抄本，恳切地要求他亲自抄写一份并签上名字，克兰麦照样作了；修士又要他再写一份，留在身上，他也没有拒绝。

大主教洞悉了他们的阴谋，决定对百姓宣布他对基督的信仰，所以他在另外一张纸上写了一篇劝导百姓的祈祷文，暗暗藏在怀中，免得修士发现他的祈祷文，会把它抢走。

九点钟左右，威廉斯勋爵、布里奇斯多马爵士、布朗约翰爵士和女王议会所派来的其他法官、贵族及其大批随从陆续抵达牛津。圣马利教堂内外挤满了人，大家都在焦急地等候：教皇这边的人抱着很大的希望，要听克兰麦在众人面前承认并持守他们虚无、错谬的观点；但是忠诚的信徒们却毫不疑惧，他们深信克兰麦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是不会也不能放弃他多年来所相信并殷勤释放的福音的教训。

最后，克兰麦终于从波卡多监狱被解到圣马利教堂。市长率先走进教堂，后面是市议员们，最后才是走在两个修士中的克兰麦。一路上两个修士一直含糊地背着诗篇，相互呼应似地颂赞着，当他们走进到教堂大门时，正唱着西缅的颂歌——“主阿！如今释放仆人安然去世。”进入教堂后，修士们把克兰麦带到舞台上就走了，舞台正对着讲坛，克兰麦独自站在上面等候科尔来为他布道。

后人的鉴戒

在所有在场的基督徒眼中，这真是一幅叫人伤痛的图画。在舞台上站的这位老人曾是英国的大主教和国王的私人顾问，但是如今却头戴一顶旧方帽，身上披着一件破烂的长袍，赤着足站在那里受众人的藐视。他过去所享有的荣誉和高位，都成了过眼云烟，财产被没收，代表其尊贵身份的服饰也被夺去，他衣衫褴褛地站在那里等候受刑，并且将以最惨酷的火刑来结束他的生命。他所受的灾祸成了他们的警戒，也指明了他们的命运，使他们在悲悯、哀悼他的不幸之时，也不禁为自己的前途担忧。

克兰麦在舞台上站了好一阵子后，就转向邻近的一根柱子，向天举手祷告，直到科尔博士走上讲坛开始讲道。

科尔博士讲了许多，最后一个部分是特别为大主教说的，安慰并鼓励他平安地死去。他说到有三个孩子在为主而死时，神将火焰变成令人愉快的雨露，赐给他们；也说到圣劳伦斯

在火刑中的忍耐。鼓励他说他若真的忠心为神而死，神即使不减轻火焰的苦痛，也必赐他力量使他可以忍受。

克兰麦神色沉重地凝听科尔布道，他一会儿举手望天，一会儿又羞惭地将手放在地上，任何人都看得出来他心中剧烈的痛苦。有二十次以上，泪水从他的脸上滚下来，显示出他的心正受煎熬，他那沉痛的表情使得围观的人对他都满了怜悯。

科尔布道完，就叫百姓退后去祈祷，并且宣告说：“弟兄们，为了使所有的人都确信克兰麦已诚恳地悔改了，我要请他亲自向你们表白。克兰麦长老，现在我请你公开表示你的真信仰，让大家知道你确实已经成为一个天主教徒了。”

荣耀的得胜

克兰麦说：“是的，我有话要说。”他转向百姓，开始他这一生最后一次讲道。

“我即将走完我人生的路途；将来，不是和我主基督一起快乐至永远，就是在地狱里和邪恶的众鬼魔一起受那永远的火湖之苦。我现在正面对不是天上预备接受我，就是地狱要开口吞灭我的关头：因此我要向你们宣布我的真信仰，绝不隐瞒或假冒，我过去所写或所讲的也都不算数！”

“我相信创造天地全能的父神，也相信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教导，还有他的使徒和先知们在新旧约圣经里所讲的每一句话。”

“现在，我要讲一件最重要的事，它至今使我的良心极不平安，远超过我一生所作、所讲的任何一件事。关于那篇我亲手所写，已被传送至国外，反对真理的声明，我要在此郑重地拒绝和否认，我因为怕死，想要救自己的命。才写下这篇违反我内心所明白的真理的文章，

它是我在被罢黜后所写并签名的。因着我的手使我跌倒，写出违背我良心的文章，所以我要惩罚我的右手，在受火刑时，我要先烧毁我的右手。”

“我要重新申明，我坚决拒绝教皇，他是基督的敌人，是敌基督，他的教训是假教训。”

听到这里，围观的人都惊愕地面面相觑，仇敌的期望显然落了空，有人又开劝他放弃信仰，也有人谴责他的伪善。但不管他们多么努力挽回，百姓们都已亲眼目睹克兰麦粉碎了他们的希望。他们想利用这个人的放弃信仰而得着足以夸耀的胜利，但是所听到的话却使他们失望到极点。尽管他们狂怒、焦急，却是无计可施，因为他们再也无法用报复的手段来发泄他们的怒气，也不能再用死来威胁他，因为世上最可怜的人也只能死一次而已。

当克兰麦继续讲圣餐的真理和教皇的统治时，仇敌们都不住地向他吼叫、咆哮。科尔吩咐修士说：“封闭这个传异端者的嘴！把他带走！”修士们立刻把克兰麦从台上拉下来，解到火刑场去，一路上仍用极其残酷的手段来折磨他，但他毫不反抗，只顾对众百姓说话。

克兰麦走到神的殉道者——拉提默尔休和尼古拉黎德利——殉道的火刑场时，他跪下来作一个简短的祷告，然后站起来脱掉长袍，仅穿着一件衬衣豫备受刑。他赤足光头，胡须浓密，脸色非常庄严。西班牙修士约翰和理查再来向他劝说，但是徒劳无功，克兰麦表示他必要坚定地持守他的信仰，绝不再改变。他又伸手向旁观的人告别，当他把手伸向以莱的主教时，以莱的主教拒绝向他告别，并说和传异端者打招呼是违法的，尤其是一个假意回到他已经弃绝的观点上的人。他如果早知道他会这样出尔反尔，就不会如此优待他。他又责备军士和百姓不该和克兰麦握手。

他那只不值的右手

刽子手用铁链捆住克兰麦后，就把火点着了。架上飞舞着炽烈的火焰，火舌在他身上舔舐，克兰麦伸出右臂，坚定不移地把右手放在火焰里，在场所有的人都看见他的右手先被烧

毀。他在火焰中寂然不动，只是举目望天，重复地说：“我的右手不配！我的右手不配！”在熊熊的烈火中他一再高声地说：“主耶稣，接受我的灵魂！”然后平安地去见他的救主。



第 18 章：新教在爱尔兰的兴起和发展及 1641 年的大屠杀

1641 年野蛮屠杀记述

自教皇制在爱尔兰建立以来，它的阴霾一直笼罩着爱尔兰，直到亨利八世统治时期，福音的光芒才开始驱散黑暗。福音赐予了这个岛国前所未有的光明。人们的愚昧无知以及他们所信奉的荒谬迷信观念，对许多人来说都是显而易见的。教士们的诡计是如此显而易见，以至于有几位至今仍是顽固的教皇教徒的杰出人士，都愿意努力挣脱枷锁，接受新教。但人们天生的凶残和对荒谬教义的强烈依恋，使这一尝试变得十分危险。然而，尽管带来了最可怕和灾难性的后果，他们最终还是接受了新教。

新教传入爱尔兰主要归功于英国人乔治·布朗（George Browne），他于 1535 年 3 月 19 日被任命为都柏林大主教。他曾是奥古斯丁修士，因功被晋升为大主教。

亨利八世在英格兰镇压宗教团体时，他将所有的圣物和圣像从都柏林的两座大教堂和教区内的其他教堂中搬走，并在其中安放了主祷文、信条和十诫。

不久之后，他收到了封疆大吏托马斯克伦威尔的来信，信中告诉他亨利八世已经放弃了教皇在英格兰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并决定在爱尔兰也这样做。因此，他任命他（布朗大主教）为专员之一，以确保这一命令得到执行。大主教回答说，他冒着生命危险，竭尽全力促使爱尔兰贵族和乡绅在精神和世俗事务上承认亨利是他们的最高首领。但他不得不面对最激烈的反对，尤其是来自阿马大主教乔治的反对；这位主教在一次对神职人员的演讲中，对所有接受王室至高无上地位的人下了诅咒。阿马大主教还说，他们的岛屿在《编年史》中被称为

Insula Sacra，即圣岛，除了罗马主教之外不属于任何人，国王的祖先是从小教那里继承的。他还注意到，阿马的大主教和神职人员都向罗马派出了信使。爱尔兰有必要召开会议，通过一项至高无上的法令，因为没有立法议会的批准，人民是不会接受国王的委任的。

他最后说，教皇们让人民处于最愚昧无知的状态；神职人员文盲率极高；普通人的盲目性比圣人和殉道者在福音传入之初捍卫真理的热情还要高。岛屿北部的酋长山-奥尼尔（ShanO'Neal）势力强大，他坚决反对国王的命令，这一点恐怕也是人所共知的。

根据这一建议，第二年，当时的陆军中尉伦纳德格雷下令在都柏林召开议会。在这次会议上，布朗大主教发表了讲话，他表示罗马的主教们自古以来都承认皇帝、国王和王子在他们自己的领地上是至高无上的。因此，他本人将投票选举国王亨利八世在教会和世俗的所有事务上都是至高无上的。他最后说，凡是拒绝投票支持这项法案的人，都不是国王真正的臣民。这番话让其他主教和领主们大为震惊；但经过激烈的辩论，最终国王的至高无上地位还是被允许了。

此后两年，大主教给克伦威尔勋爵写了第二封信，抱怨神职人员，并暗示教皇对福音拥护者的阴谋诡计。这封信的日期是 1538 年 4 月，发自都柏林。除其他事项外，大主教还说："在这个国家，一只鸟也能被教得像许多神职人员一样有理有据。这些人虽然不是学者，但却狡猾地欺骗可怜的老百姓，劝阻他们不要遵从王室的命令。这里的乡下人非常讨厌大人，用他们的爱尔兰语蔑称您为铁匠之子。作为朋友，我希望公爵大人能好好看待您高贵的人品。罗马对诺福克公爵仁至义尽对这个国家也是恩宠有加 故意与公爵殿下作对"

此后不久，教皇向爱尔兰（针对阿马大主教和他的神职人员）发出了一份诏书，将所有在爱尔兰国内拥有或应该拥有国王至高无上地位的人逐出教会。他用诅咒谴责了所有这些人，并谴责那些在四十天内没有向他们的忏悔者承认他们这样做犯了过失的人。

布朗大主教在 1538 年 5 月都柏林的一封信中对此作了说明。向这些爱尔兰教皇派教徒传达的忏悔或誓言的部分内容如下："我还宣布他或她，父亲或母亲，兄弟或姐妹，儿子或女儿，丈夫或妻子，叔叔或婶婶，侄子或侄女，亲戚或女亲戚，主人或女主人，以及所有其他人，最亲近或最亲密的关系，朋友或熟人，都将被诅咒。无论何人，在未来的日子

里，在教会之母的权威之上，拥有或将拥有任何教会或民事权力；或在未来的日子里，服从或将服从教会之母的任何对立面或敌人，或违背我在此宣誓的教义：因此，上帝、圣母、圣彼得、圣保罗和圣福音书的作者们，请帮助我，"等等。这与拉特兰大公会议和君士坦丁大公会议所颁布的教义完全一致，其中明确宣布不得对异教徒有任何恩惠，也不得与他们保持信仰。他们应该被逐出教会并受到谴责，他们的财产应该被没收，王子们必须庄严宣誓，将他们从各自的领地上连根拔起。

这样一个敢于践踏一切权威的教会该是多么可恶！对这样一个教会的禁令视而不见的人是何等痴迷！

在大主教最后提到的 1538 年 5 月的信中，他说：殿下在这个国家的总督对老土人几乎没有什么威力。现在，英格兰人和爱尔兰人都开始反对殿下的命令，放下他们的民族争端，我担心这会（如果有的话）导致外国人入侵这个国家。

不久之后，布朗大主教抓住了一个名叫泰迪-奥布赖恩（Thady

O'Brian）的人，他是一名方济各会修士，手里有一份从罗马寄来的文件，日期是

1538 年 5 月，是写给奥尼尔的。信中写道"现任教皇保罗陛下和教父会议最近在罗马发现了爱尔兰卡谢尔主教圣拉克里亚努斯的预言，他在预言中说，当爱尔兰的天主教信仰被征服时，罗马母教会尤其会衰落。因此，为了母教会的荣耀、圣彼得的荣誉和你们自身的安全，请镇压异端邪说和圣彼得的敌人"。

经过进一步的检查和搜查，这个泰迪奥布莱恩被处以鞭刑，并被监禁起来，直到国王的命令到来。但从英格兰传来的命令是将他处以绞刑。他在都柏林的城堡里自残。之后，他的尸体被运到加洛斯格林，在那里被绞死了一段时间后安葬。

爱德华六世登上英格兰王位后，爱尔兰总督安东尼莱格爵士接到命令，要求立即在爱尔兰设立英语礼仪，在各主教辖区、大教堂和教区教堂内举行。1551 年复活节当天，该礼仪在都柏林的基督堂首次宣读，宣读者包括安东尼爵士、布朗大主教等人。为此，皇家命令的部分内容如下："鉴于我们仁慈的父王亨利八世考虑到他忠实的臣民在罗马主教的管辖下所遭受的束缚和沉重的枷锁。一些虚构的故事和骗人的奇迹误导了我们的臣民；为了利益，他们通过放纵和赦免来免除我们民族的罪孽；故意纵容一切邪恶的恶行，如抢劫、叛乱、偷窃、奸淫、亵渎、偶像崇拜等。因此，我们仁慈的父亲解散了所有的修道院、寺院、修道院和其他伪装的宗教机构；因为它们不过是罪恶或奢侈的托儿所，而不是神圣的学习场所，"等等。

在都柏林基督堂首次使用《共同祷文》的第二天，教皇派提出了以下邪恶的计划：

教堂里矗立着基督的大理石像，他手持芦苇，头戴荆棘冠冕。当都柏林中尉、都柏林大主教、枢密院、市长大人和一大群教徒正在宣读英国礼拜仪式（《共同祷文》）时，人们看到鲜血从荆棘冠冕的缝隙中流出，顺着圣像的脸流淌下来。这时，一些造假者大声喊道："看，我们救世主的圣像在流血！"但既然异端进入了教堂，它就必须这样做。许多低等人，甚至是所有阶层的庸俗人，看到如此神奇和无可否认的神不悦的证据，立刻被吓坏了。他们急忙离开教堂，确信新教的教义来自地狱，只有在他们自己的无误教会的怀抱中才能找到救赎。

无论开明的读者觉得这件事多么可笑，它却对无知的爱尔兰人的思想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它达到了编造这件事的无耻骗子的目的，从而极大地阻碍了宗教改革在爱尔兰的发展。许多人无法抵制罗马教会中存在许多错误和腐败的信念

，但他们被这种假装的神怒表现吓得噤若寒蝉，而这种神怒被偏执而贪婪的神职人员夸大得无以复加。关于爱尔兰在爱德华六世统治的剩余时间和玛丽统治的大部分时间里的宗教状况，我们所知甚少。在这位无情的偏执狂的野蛮统治即将结束时，她企图将其非人的迫害扩大到这个岛国。但是，她的邪恶意图却以以下天意的方式被愉快地挫败了，权威的历史学家讲述了其中的细节。

玛丽任命波尔医生（嗜血成性的邦纳的代理人）为专员之一，负责将她的野蛮意图付诸实施。他带着委托到达切斯特后，该市的市长（教皇派教徒）就在那里等着他。当医生从他的斗篷包里拿出一个皮箱时，对他说："这是一份可以鞭打爱尔兰异教徒的委托书。"这位善良的女主人是个新教徒，在都柏林有一个弟弟，名叫约翰埃德蒙兹，她听后非常不安。但她看准了机会，趁市长告辞，医生礼貌地陪他下楼时，她打开了盒子，拿出了那封信。她打开盒子，取出委托书，取而代之的是一张纸，上面有一包扑克牌，最上面是梅花 K。医生没有怀疑她的诡计，带着盒子于 1558 年 9 月到达了都柏林。

他急于实现 "虔诚"的女主人的意图，立即拜见了时任总督的菲茨瓦尔特勋爵。他把盒子交给勋爵，打开一看，里面除了一包扑克牌什么也没有。这让在场的所有人都大吃一惊，于是老爷说："我们必须再找一个委托人。与此同时，让我们洗洗牌吧。"

然而，波尔医生本想直接返回英格兰，重新接受委托；但在等待顺风的时候，传来了玛丽王后去世的消息。新教徒因此躲过了一场最残酷的迫害。伊丽莎白女王每年向伊丽莎白-

埃德蒙兹支付四十英镑的抚恤金，以表彰她拯救了新教徒的生命。

在伊丽莎白和詹姆士一世统治期间，爱尔兰几乎不断发生叛乱和暴动，虽然这些叛乱和暴动并不总是源于英格兰人和爱尔兰人之间的宗教观点分歧，但却因此而愈演愈烈，变得更加尖锐和不可调和。教皇神甫们巧妙地夸大了英国政府的过错，并不断向他们那些无知而又

带有偏见的听众鼓吹杀害新教徒是合法的。他们向听众保证，所有在如此虔诚的行动中被杀的天主教徒都会立即得到永生的幸福。这些居心叵测的人利用爱尔兰人天生难以控制的性格，驱使他们不断采取野蛮和毫无道理的暴力行为。必须承认，英国总督所行使的权力的不稳定性和专断性并不能赢得他们的感情。西班牙人也在南部登陆，并千方百计鼓励心怀不满的当地人加入他们的阵营，使得该岛持续处于动荡和战争状态。1601 年，他们在金赛尔部署了一支四千人的队伍，开始了他们所谓的

"在爱尔兰维护信仰的圣战"。他们得到了大量爱尔兰人的协助，但最终被副手蒙乔伊勋爵及其军官彻底击败。

伊丽莎白统治时期有关爱尔兰的事务就此结束；随后出现了一段表面上的平静期。但是，教皇神职人员始终不安分，处心积虑，企图通过秘密阴谋破坏他们不敢再公开攻击的政府和信仰。詹姆士国王的和平统治为他们提供了扩充实力、完善阴谋的机会，在他的继任者查理一世的统治下，罗马教大主教、主教、院长、总主教、修道院院长、神父和修道士的名衔大大增加了他们的人数。因此，1629 年，教皇的仪式和典礼被禁止公开举行。

尽管采取了这些措施，但不久之后，罗马教神职人员还是在都柏林市建立了一所新的教皇大学。他们还开始在王国各地修建修道院和庵堂；在这些地方，这些罗马教士和爱尔兰人的首领经常举行会议。从那里，他们经常往返于法国、西班牙、佛兰德斯、洛林和罗马；在那里，他们策划了奥尼尔家族及其追随者在 1641 年的可恶阴谋。

就在我们现在要讲述的这场可怕的阴谋爆发前不久，爱尔兰的教皇派教徒向王国的司法大臣提出了一份抗议书，要求自由信奉他们的宗教，并废除所有与此相反的法律。对此，英格兰议会两院庄严地回答说，他们决不会对教皇国的宗教给予任何宽容。

这进一步激怒了教皇派，使他们开始实施为消灭新教徒而策划的邪恶阴谋。而这一阴谋并没有如其恶意和憎恶的策划者所希望的那样失败。

这个骇人听闻的阴谋的目的是在整个王国同时发生一场总暴动。所有新教徒无一例外都将被杀害。这场骇人听闻的大屠杀的既定日期是 1641 年 10 月 23 日，耶稣会创始人伊格内修斯洛约拉的节日。王国各主要地区的主要阴谋家们为这次预定的冲突做了必要的准备。为了使这一令人憎恶的阴谋能够更加万无一失地得逞，教皇派使用了最杰出的手段。他们此时拜访新教徒的行为

，比他们迄今为止所表现的似乎更加仁慈。这样做是为了更彻底地实现当时针对他们的不人道和背信弃义的图谋。

这个野蛮的阴谋被推迟到冬天来临的时候才实施，因为从英国派兵可能会遇到更大的困难。法国公使红衣主教黎塞留曾向密谋者许诺提供大量的人力和财力。许多爱尔兰军官也做出了最有力的保证，一旦叛乱发生，他们将衷心地支持他们的天主教兄弟。

就在执行这一可怕计划的前一天，爱尔兰人欧文-奥康纳利（Owen O'Connelly）发现了这一阴谋。为了表彰他的这一重大贡献，英国议会给了他 500 英镑和 200 英镑的终生抚恤金。

这个阴谋被发现得非常及时；都柏林城和城堡被突袭的时间只有几个小时。大法官们有足够的时间让自己和这座城市处于适当的防御状态。都柏林的主要首领姆吉尔勋爵和他的同伙于当晚在城里被抓获。在他们的住处发现了剑、斧头、镐头、锤子和其他杀人工具，这些都是为了摧毁和彻底消灭王国该地区的新教徒而准备的。

就这样，大都市得以幸免于难；但这场悲剧的血腥部分已经无法避免。密谋者们在指定日期的清晨就在王国各地展开了行动，每一个挡住他们去路的新教徒都被立即杀害。不分年

龄、性别、条件，无一幸免。为被屠杀的丈夫哭泣的妻子，抱着无助的孩子，也被刺中，同归于尽。老的、少的、壮的、弱的，都经历了同样的命运，同归于尽。

在第一轮攻击中，逃生是徒劳的。毁灭无处不在，处处与被追杀的受害者对峙。他们求助于家人、同伴和朋友，但都徒劳无功。所有的联系都化为乌有。他们恳求并期望得到保护的那只手，却赐予了他们死亡。在没有挑衅、没有反抗的情况下，生活在极度和平中的英国人，在他们认为完全安全的情况下，被他们的近邻屠杀了，而它们与这些近邻长期保持着友好和斡旋的关系。不，即使是死亡，也只是这些披着人皮的怪物所施加的最轻微的惩罚；所有肆意残忍的酷刑，所有身体上挥之不去的疼痛，心灵上的苦恼，绝望的痛苦，都无法满足毫无伤害、毫无正当理由的残酷复仇。

堕落的天性，甚至变态的宗教，尽管受到最大限度的纵容，也无法达到比这些无情的野蛮人更凶残的程度。就连天生对自己的苦难温柔、对他人的苦难富有同情心的弱者，也效仿他们强壮的同伴实施各种残忍行为。

孩子们在父母的言传身教和谆谆教诲的鼓励下，对手无寸铁的英国孩子的尸体进行无力的殴打。

爱尔兰人的贪婪也不足以抑制他们的残忍。他们如此疯狂，以至于被他们抢走的牛，在他们的斥责下变成了他们自己的牛，因为它们带有英国人的名字，就被肆意宰杀，或者在满身是伤的情况下，被放进树林里，在那里慢慢地折磨而死去。

种植园主们舒适的住所被烧成灰烬，或与地面夷为平地。可怜的房屋主们把自己关在房子里，准备防御，结果连同妻儿一起葬身火海。

这就是这场无与伦比的大屠杀的大致情况；但现在，根据我们工作的性质，我们还需要谈谈具体情况。

偏执而无情的教皇党人刚开始双手沾满鲜血，就日复一日地重复着可怕的悲剧。王国各地的新教徒都成了他们愤怒的牺牲品，他们以闻所未闻的残忍方式死去。

无知的爱尔兰人在耶稣会士、神父和修道士们的煽动下，更加热衷于实施这桩罪恶的勾当，他们在商定实施阴谋的日子后，在祈祷中建议大家努力完成这个伟大的计划。他们说，这将极大地促进王国的繁荣和天主教事业的发展。他们到处向老百姓宣称，新教徒是异教徒，不应该再让他们生活在他们中间；他们还说，杀死一个英国人并不比杀死一条狗更有罪。救济或保护他们是最不可饶恕的罪行。

教皇派围攻了朗福德镇和城堡，后者的居民是新教徒，他们投降的条件是有机会逃跑。侵略者在镇民出现的一瞬间，就以最无情的方式攻击了他们。他们的牧师首先撕开了英国新教牧师的肚皮，以此作为其余人倒下的信号；随后，他的追随者杀害了其余所有人，其中一些人被绞死，另一些人被刺死或枪杀，还有许多人被专门提供的斧头敲头。

奥康纳-斯莱加（O'Connor

Slygah）以同样的方式对待斯莱戈（Sligo）的驻军；当新教徒离开他们的领地时，奥康纳斯莱加答应给他们机会，让他们离开，并将他们安全地送往库尔勒山脉（Curlew

mountains），前往罗斯康芒（Roscommon）。但他先是把他们关进了最令人厌恶的监狱，只允许他们以谷物为食。之后，当一些教皇派教徒喝得酩酊大醉时，他们前来祝贺他们邪恶的教友们战胜了这些不幸的人。那些幸存下来的新教徒被怀特修士从监狱里带了出来，要么被杀死，要么被从桥上扔进湍急的河里，很快就被河水冲走了。还有人说，这群邪恶的白衣修道士在之后的某个时候，排着庄严的队伍，手捧圣水，向河里洒去，借口是要清洗和净化河水，使其不受异教徒的血迹和尸体的污染--他们是这样称呼在这个时候遭到惨无人道屠杀的不幸的新教徒的。

在基尔莫尔（Kilmore），该地区的主教贝德尔（Dr.Bedell）仁慈地安置和赡养了许多受难的新教徒，他们为了躲避教皇派的邪恶残暴而逃离了自己的住所。但他们并没有享受到共同生活的安慰；这位好心的主教被强行拖出了他的主教府邸，随即被基尔莫尔的教皇名义主教斯威尼博士占据。他在随后的星期天在教堂里做了弥撒，然后没收了属于受迫害主教的所有物品和财产。

此后不久，教皇党人强迫贝德尔医生、他的两个儿子和他的其他家人，以及他曾保护过的一些新教徒首领，住进了一座名为洛赫沃特的破败城堡。城堡位于一个靠近大海的湖中。他和同伴们在这里呆了几个星期，所有人每天都在期待着被处死。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被剥光了衣服，由于季节寒冷（当时正值十二月），他们被关在顶部敞开的建筑物里

，因此他们遭受了最严重的苦难。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 1 月 7 日，他们才全部获释。丹尼斯-奥谢里登（Dennis

O'Sheridan）是主教的神职人员之一，他曾让丹尼斯-奥谢里登皈依英格兰教会，主教在丹尼斯奥谢里登的家中受到了礼遇，但他并没有在这种礼遇下存活多久。

在这里居住期间，他把全部时间都花在了宗教活动上，以便更好地为自己和悲伤的同伴们的巨大变故做好准备，因为他们的眼前永远只有死亡。他已经 71 岁了，在湖边寒冷荒凉的居所里，他患上了剧烈的抽搐症；他还发了一场最危险的高烧。预感到死亡即将来临，他欣然接受了死亡，就像一位原始殉道者一样，匆匆走向荣耀的冠冕。1642 年 2 月 7 日，他向他的小羊群发表了讲话，以最悲痛的方式劝勉他们要忍耐，因为他们看到自己的末日即将来临，在庄严地为他的子民、家人和孩子们祝福之后，他结束了他的传道生涯和生命。

他的朋友和亲戚向闯入的主教申请埋葬他，好不容易才得到批准。起初，主教告诉他们，教堂的墓地是圣地，不能再被异教徒玷污。然而，最终主教还是批准了他们的请求，虽然在葬礼上没有使用教堂的葬礼仪式（因为害怕爱尔兰

教皇派），但一些对他生前怀有崇高敬意的好人还是将他的遗体安葬在了墓地里。安葬时，他们放了一排枪，高喊着 *Requiescat in pace ultimus Anglorum*，即 "愿最后的英国人安息"。

他还说，既然他是最好的主教之一，那么他就应该是他们中最后一位英国主教。他的学识非常渊博。如果他把自己写的东西都印刷出来，就能向世人更好地证明这一点。他的著作几乎没有保存下来。教皇派毁掉了他的大部分论文和图书馆。他收集了一大堆对圣经的批判性阐释，所有这些都与装满他手稿的大箱子一起。这些都落入了爱尔兰人之手。

幸运的是，他的希伯来文手稿被保存了下来，现存于牛津伊曼纽尔学院图书馆。

在特劳利男爵领地，教皇派在修士们的唆使下，强迫四十多名英国新教徒（其中有些是妇女和儿童）接受要么被剑砍死，要么被海水淹死的艰难命运。这些人选择了后者，于是被无情的迫害者用赤裸裸的武器逼入深海，他们怀抱着孩子，先是涉水到下巴，然后沉入海底，同归于尽。

在利斯古堡，一百五十多个男人、女人和孩子一起被烧死。在莫内阿城堡，不少于一百人被全部处死。图拉城堡也有许多人被杀，该城堡是以公平交易为条件交付给姆吉尔的；但这个卑鄙小人刚一占领这个地方，就命令他的追随者屠杀人民，并立即以最残忍的手段进行了屠杀。还有许多人被处以最可怕的死法，这种死法只有恶魔而非人类才能发明。其中一些人被放在马车的车轴上，双腿放在一边的地上，胳膊和头放在另一边。在这种姿势下，一个野蛮人鞭打这些可怜的人的大腿、腿等部位，另一个野蛮人则放出愤怒的狗，将他们的手臂

和上半身撕成碎片。他们就这样被可怕地剥夺了生命。大量的人被绑在马尾巴上，骑马的人让马全力奔跑，这些可怜的受害者就被拖着走，直到死去。还有一些人被吊在高高的石柱上，下面燃起一堆火，他们就这样结束了生命，一部分是被吊死，一部分是被闷死。

更柔弱的女性也未能逃脱无情而暴怒的迫害者所能施展的最轻微的残忍手段。许多妇女，不分年龄，都被处以最残酷的死刑。尤其是一些妇女，她们被背绑在坚固的柱子上，被剥光衣服只剩腰部，然后这些惨无人道的怪物用剪子剪掉了她们的右乳房，这当然会让她们遭受最痛苦的折磨。她们就这样被扔在地上，直到因失血过多而死去。

这些野蛮人如此野蛮凶残，甚至未出生的婴儿也被从子宫里拖出来，成为他们愤怒的牺牲品。许多不幸的母亲被赤身裸体地挂在树枝上，开膛破肚。无辜的孩子们被分开，扔给狗和猪。为了增加恐怖的场面，他们会强迫丈夫在自己受苦之前先做一个旁观者。

在伊森斯凯斯镇，他们绞死了一百多名苏格兰新教徒，对他们的仁慈丝毫不亚于对英国人。姆吉尔来到该镇的城堡，希望与总督交谈，被允许后，他立即烧毁了存放在那里的郡记录。然后，他向总督索要 1000 英镑，在得到这笔钱后，他立即强迫总督听弥撒，并发誓他将继续这样做。为了完成他骇人听闻的野蛮行径，他下令将州长的妻子和孩子吊死在他面前，此外还屠杀了至少一百名居民。一千多名男子、妇女和儿童被分成不同的队伍，驱赶到中间断裂的波塔敦桥，并被迫跳入水中。试图上岸的人被打得头破血流。

在该国的同一地区，至少有四千人在不同的地方被淹死。惨无人道的教皇党人先是剥光他们的衣服，然后像赶野兽一样把他们赶到指定的地点消灭。如果有人因为疲劳或天生体弱，走得太慢，他们就用剑和长矛刺他们。为了恐吓众人，他们还在路上杀害了一些人。许多可怜的人被扔到水里后，试图游到岸边自救，但无情的迫害者在水中开枪阻止了他们的努力。

在一个地方，140 名英国人赤身裸体地被驱赶了数英里，在最恶劣的天气下，他们在同一地点被全部杀害。有些人被绞死，有些人被烧死，有些人被枪杀，还有许多人被活埋。折磨他们的人如此残忍，以至于在剥夺他们的悲惨生活之前，不允许他们祈祷。

他们还以安全为由带走了其他一些人，这些人也因此愉快地踏上了旅途。但是，当背信弃义的教皇党人把他们带到一个方便的地方后，就用最残忍的方式把他们全部屠杀了。

根据菲林-奥尼尔爵士的命令，115 名男子、妇女和儿童被带到波塔敦桥，在那里他们被迫全部跳入河中淹死。一位名叫坎贝尔的妇女发现自己不可能逃脱，突然一把抱住教皇党人中的一个首领，紧紧地抱住他，两人一起被淹死。

在基利曼，他们屠杀了四十八个家庭，其中二十二个家庭被烧死在一所房子里。其余的要么被绞死，要么被枪杀

，要么被淹死。在基尔莫尔，约有两百户居民。所有人都成了他们愤怒的牺牲品。其中一些人被关在监狱里，直到他们供出藏钱的地方，然后被处死。整个郡都成了屠宰场，数以千计的人在很短的时间内死于刀剑、饥荒、火、水，以及愤怒和恶意所能制造的其他最残酷的死亡。

这些血腥的恶棍对一些人大加眷顾，立即将他们遣散，但绝不允许他们祈祷。还有一些人被关进了肮脏的地牢，在他们的腿上绑上沉重的栓子，一直把他们关到饿死。

在卡塞尔，他们把所有的新教徒都关进了令人厌恶的地牢，在那里关了几个星期，使他们处于最悲惨的境地。最后，他们被释放了，其中一些人被野蛮地肢解，扔在公路上任由他们自生自灭；另一些人被绞死，还有一些人被竖直埋在土里，头露出地面，教皇派为了增加他们的痛苦，在他们受难期间对他们冷嘲热讽。在安特里姆郡，他们在一个上午就杀害了九百五十四名新教徒。之后又在该郡杀害了大约一千二百人。

在一个名叫利斯内加里（Lisnegary）的小镇上，他们把 24 名新教徒强行塞进一间房子，然后放火把他们烧死在一起，并模仿他们的叫声嘲笑其他人。

除其他残忍行为外，他们还抓走了一名英国妇女的两个孩子，当着她的面把他们的脑浆打了出来。之后，他们又把母亲扔进河里，淹死了。他们还用同样的方式服侍其他许多孩子，使他们的父母深受其害，也使人性蒙羞。

在基尔肯尼，所有新教徒无一例外都被处死。其中有些人被处死的方式之残忍，也许是前无古人的。

他们野蛮地殴打一名英国妇女，打得她连骨头都不剩，然后把她扔进沟里；但他们并不满足于此。他们抢走了她的孩子，一个六岁左右的女孩，撕开她的肚子后，把她扔给了她的母亲，让她在那里受尽折磨，直到死去。他们强迫一个人去做弥撒，然后撕开他的身体，就这样离开了他。他们锯开了另一个人的身体，割断了他妻子的喉咙，在挖出他们的孩子（一个婴儿）的脑浆后，把他扔给了猪，猪贪婪地吞食了他的孩子。

在犯下这些罪行和其他一些可怕的残忍行为之后，他们取下了七个新教徒的头颅，其中还有一个虔诚的牧师的头颅，他们把所有这些人的头颅都固定在市场的十字架上。他们把塞子塞进牧师的嘴里，然后把他的脸颊割开，一直割到他的耳朵，并在他的耳朵前放了一片《圣经》的叶子，要他讲道，因为他的嘴已经够宽了。他们还做了其他一些嘲笑的事情，并对这样谋杀和揭露了命运多舛的新教徒表示非常满意。

无法想象这些怪物在施展其残忍手段时有多快活，也无法想象他们在增加落在他们手中的人的痛苦时有多快活。当他们屠杀这些人的时候 他们会说 "你的灵魂已经被献给了魔鬼" 这些恶棍中的一个会双手沾满鲜血走进屋子，并吹嘘那是英国人的鲜血，他的剑甚至刺穿了新教徒的白皮。当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杀死一个新教徒时，其他人就会过来，在切割和肢解

尸体时得到满足。之后，他们把尸体暴露在外面，任由狗吃掉。当他们杀了很多人之后，他们就会吹嘘说，他们把这么多的灵魂送进了地狱，是魔鬼对他们的恩惠。他们如此对待无辜的基督徒也就不足为奇了，因为他们在亵渎上帝和祂最神圣的话语时却犹豫不决。

在一个地方，他们烧毁了两本新教圣经，然后说他们烧出了地狱之火。在鲍尔斯考特教堂，他们烧毁了属于教堂的讲坛、座椅、箱子和《圣经》。他们还拿起其他的《圣经》，用脏水弄湿后，砸在新教徒的脸上，说："我们知道你们喜欢上好课；这是给你们的上好课。明天来吧，你们会听到和这一样好的布道"。

他们揪着一些新教徒的头发把他们拖进教堂，用最残忍的方式剥光他们的衣服并鞭打他们，同时告诉他们，如果他们明天再来，就会听到同样的布道。

在明斯特，他们以最令人震惊的方式处死了几位牧师。特别是其中一位，他们把他剥得一丝不挂，把他赶到他们面前，用剑和飞镖刺他，直到他倒下，然后死去。

在一些地方，他们挖掉了新教徒的眼睛，砍掉了他们的双手，就这样把他们赶到田野里，让他们在那里度过悲惨的一生。他们迫使许多年轻人将年迈的父母逼到河边，然后将他们淹死。母亲们割断了自己孩子的喉咙。

在一个地方，他们强迫一个年轻人杀死他的父亲，然后立即将他绞死。在另一个地方，他们强迫一个女人杀死她的丈夫，然后强迫她的儿子杀死她，之后又开枪打穿了他的脑袋。

在一个叫格拉斯洛（Glaslow）的地方，一位教皇牧师和一些同谋强迫四十名新教徒与罗马教会和解。他们刚做完这件事，就告诉他们，他们现在是真诚的了。为了防止这些新教徒堕落成为异教徒，他们把他们送出了这个世界，并立即割断了他们的喉咙。在蒂珀雷里郡，有三十多名新教徒，包括男人、女人和儿童，落入教皇党人之手，教皇党人在剥光他们的衣服后，用石头、斧头、剑和其他武器杀害了他们。

在梅奥郡，埃德蒙-伯克（EdmundBurke）和他的士兵向大约六十名新教徒（其中十五人是牧师）许诺，他们可以安全前往戈尔韦（Galway）。但是，这个毫无人性的怪物在路上拔出了剑，向其他人暗示了他的意图，其他人立即效仿他，杀害了所有人。有些人被刺死，有些人被长矛刺穿身体，还有几个人被淹死。

在皇后郡，大量新教徒惨死。五六十人被锁在一所房子里，房子被点燃后，他们全部葬身火海。许多人被剥光衣服，用绳子绑在马背上，在沼泽中拖行，直到死去。有些人的脚被吊在电线杆上的挂钩上。他们就这样被扔在地上，直到死去。还有一些人被绑在树干上，树干顶端有一根树枝。树枝上挂着一只手臂，主要支撑身体的重量。一条腿向上翻起，固定在树干上，另一条腿则笔直地悬挂着。在生命允许的情况下，他们一直保持着这种可怕而不安的姿势，成为嗜血的迫害者们赏心悦目的风景。

在 Clownes，有 17 人被活埋。一个英国人、他的妻子、五个孩子和一个女仆被吊死在一起，之后被扔进了一条沟里。他们把许多人的胳膊吊在树枝上，脚上绑着重物。还有一些人被吊在中间，一直吊到死。有几个人被吊在风车上，还没等他们半死不活，野蛮人就用剑把他们砍成了碎片。还有一些人，包括男人、女人和孩子，他们把他们身体的各个部位割伤、砍伤，任由他们在血泊中沉溺而亡。他们把一个可怜的女人和她的孩子一起吊死在绞刑架上，她的孩子是一个大约十二个月大的婴儿，婴儿被用母亲的头发吊在脖子上，就这样结束了短暂而悲惨的生命。

在泰隆郡，一天之内就有不下 300 名新教徒被淹死。还有许多人被绞死、烧死或以其他方式处死。泰隆郡的牧师麦克斯韦尔博士当时住在阿马附近，深受这些无情野蛮人之害。这个人在国王的专员面前宣誓后，在接受询问时宣称，爱尔兰教皇派向他承认，他们曾多次在一个地方消灭了 12 000 名新教徒，他们在逃离阿马郡时，在格林伍德惨无人道地屠杀了这些新教徒。

由于是班恩河，没有人能够跨过河水。桥被冲垮了，爱尔兰人在不同的时候把大量手无寸铁的新教徒逼到那里，用长矛和剑猛烈地把大约一千人刺入河中，他们在那里悲惨地死去。

阿马的大教堂也没能逃过这些野蛮人的怒火，被他们的首领恶意纵火，烧为平地。如果可能的话，他们还想灭绝住在阿马或附近的那些不幸的新教徒的种族。爱尔兰人先是烧毁了他们所有的房屋，然后聚集了数百名无辜的老老少少，借口让他们有卫兵保护，安全地前往科莱因，在途中对他们进行了背信弃义的袭击，惨无人道地杀害了他们。

在王国的几乎所有地方，我们都看到了对可怜的新教徒实施的类似于我们提到的那些可怕的野蛮行径。事后，为了满足教皇派恶魔般的灵魂而牺牲的人数估计达到了十五万。现在，我们来看看接下来的细节。

这些绝望的卑鄙小人满面春风，得意忘形，（尽管他们使用的方法极其野蛮，也许无人能及）；他们很快就占领了纽里城堡，那里存放着国王的物资和弹药。他们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就占领了邓多克（Dundalk）。之后，他们占领了阿迪镇，在那里杀害了所有的新教徒，然后前往德罗赫达。德罗赫达的守军根本无力支撑围攻，尽管如此，当爱尔兰人再次发动进攻时，他们还是被人数相差悬殊的国王军队和总督亨利蒂克伯恩爵士手下的几名忠实的新教市民在摩尔子爵的协助下有力地击退了。对德罗赫达的围攻从 1641 年 11 月 13 日开始，一直持续到 1642 年 3 月 4 日，菲林-奥尼尔爵士和他率领的爱尔兰罪犯被迫撤退。

在此期间，苏格兰向爱尔兰剩余的新教徒派遣了一万名士兵，这些士兵被适当地分配到了王国最重要的地区，爱尔兰野蛮人的力量因此而黯然失色。新教徒们暂时过上了安宁的生活。

1689 年，在都柏林举行的一次议会上，爱尔兰新教贵族、神职人员和乡绅中的许多人被指控叛国。当时，王国政府由偏执的教皇派教徒、新教徒的死敌泰尔康纳尔伯爵掌权。在

他的命令下，新教徒在王国各地再次遭到迫害。都柏林市的财政收入被没收，大部分教堂被改建成监狱。如果不是伦敦德里城和因尼斯基林镇的守备部队的果断和非凡的勇气，整个王国就没有一个地方可以让受难的新教徒避难了。但是，所有的人都必须向詹姆士国王和统治他的狂暴的教皇党投降。

1689 年 4 月 18 日，两万名教皇派教徒和爱尔兰军队的花朵开始围攻伦敦德里。这座城市并不适合进行围攻，守军由逃到这里避难的一群未经训练的新教徒组成，还有半个团的蒙乔伊勋爵的纪律严明的士兵和大部分居民，总共只有七千三百六十一名战斗人员。

起初，被围困者希望他们储存的玉米和其他必需品会足够。但随着围困的持续，他们的需求不断增加。最后，这些匮乏变得如此困难，以至于在围城前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一品脱粗大麦、少量油菜、几勺淀粉和适量马肉的成本增加到了是一名士兵一周的军饷。最后，他们沦落到吃狗、吃猫、吃老鼠的地步。

他们的苦难随着围城而加剧，许多人只是因为饥饿和匮乏。他们或憔悴消瘦，或横尸街头。值得注意的是，当他们期盼已久的英国援助抵达时，他们却濒临这样的境地：要么自相残杀以维持生存，要么试图在爱尔兰人中杀出一条血路，而这必然会导致他们的毁灭。

德里的芒乔伊号和科莱恩的凤凰号非常幸运地运送了这些援助，当时他们只剩下九匹瘦马和每人一品脱的膳食。

由于饥饿和战争的疲劳，他们的七千三百六十一名战斗员减至四千三百人，其中四分之一的人无法服役。

被围困者的灾难是巨大的，他们的新教朋友和亲属的恐惧和痛苦也同样巨大。所有这些（甚至包括妇女和儿童

）都被强行赶出了方圆三十英里的乡下，惨无人道地沦落到在城墙前不吃不喝几天几夜的悲惨境地。这样，他们既要面对爱尔兰军队从城外不断射来的炮火，又要面对他们的朋友从城内射来的枪弹。

但来自英国的救援顺利抵达，结束了他们的苦难。7 月 31 日，持续了三个多月的围困解除了。

在围攻伦敦德里的前一天，英尼斯基尔人在牛顿、巴特勒（Butler）或皇冠城堡（Crown-Castle）与一支由六千名爱尔兰罗马天主教徒组成的队伍交战，其中约有五千人被杀。伦敦德里之战的失败使教皇派士气低落，他们放弃了迫害新教徒的所有企图。

翌年，即 1690 年，爱尔兰人拿起武器支持退位的国王詹姆斯二世，但他们被其继任者威廉三世国王彻底击败。这位君主在离开爱尔兰之前，使爱尔兰人处于臣服状态，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现在。

尽管他们遭受了种种苦难和迫害，但新教事业却比一个世纪前更加壮大了。爱尔兰人以前在森林、沼泽和山区过着居无定所的流浪生活，靠邻居的掠夺为生-他们早上抢夺猎物，晚上瓜分战利品，多年来已变得安静和文明。他们尝到了英国社会的甜头和文官政府的好处。他们在我们的城市里做买卖，在我们的工厂里工作。他们还被接纳进入英国家庭。受到新教徒的热情款待

第 19 章：关于约翰-班扬生活的文章 (John Bunyan)

前言

除了圣经以外，没有其他人的作品比本仁约翰(John Bunyan)所著的《天路历程》，被翻译成世界上更多的文字。本仁约翰一个人就出版了两本世界名著。一本是《天路历程》(The Pilgrim's Progress)；一本是《丰盛的恩典》(又译作《罪魁蒙恩录》)(Grace Abounding to The Chief of Sinners)。《丰盛的恩典》是本仁约翰的自传，说出了他从神所领受的丰盛的恩典。

在英国培得福(Bedford)这个地方，有一位传记作家约翰·布朗(John Brown)，他穷其一生的时间和精力，来撰写本仁约翰的传记，几乎在这之后的本仁约翰的传记都引伸自约翰布朗所写的传记，以其为蓝本。

在当代本仁约翰的传记作家中，最有权威的，并确实下过苦功研究的，首推赫利森(Frank Mott Harrison)。赫利森甚至到过本仁约翰的出生地爱尔斯多(EIStow)去搜集资料，去细细了解本仁约翰当年服事教会的情节。历代以来，一直有不少的传记作家，下过苦功，去发掘本仁约翰的生平。

当我们翻阅历代许多属灵人物的历史时，会发现许多人从本仁约翰的见证、榜样得着帮助。同样有成千上万、不胜枚举的人，从本仁约翰的著作得着供应。

在这样一个多次被关进监狱、具有殉道者牺牲精神的属灵伟人身上，我们看到了至高的神测不透的智慧和丰盛的恩典。

本仁约翰本来只是想作一个传道人，忠心地传扬神的话语，并专心牧养在培得福(Bedford)的教会。却因着他坚持真理，不放弃原则，以致数度坐监。没有人意料到监狱的环境，会逼出一个闻名全球的属灵作家来。

最具讽刺性的是，本仁约翰所受的教育有限，没有受过大学教育，他自己也有自知之明，深知自己学识不如人。偏偏是这样一个没有受过高深教育的人，因着神的恩典，竟能以天来之笔，用生动的寓言体裁，写出了举世赞誉的经典巨著《天路历程》和《圣战》等书。

至于本仁约翰在蒙恩前后的内心的痛苦挣扎，使他在灵性上更深入地、更多地体会到神丰盛的恩典。结果他才能在监狱中写出了《丰盛的恩典》这本感人至深的自传。

本仁约翰的一生告诉我们，一切都是出乎神的恩典。



第 20 章：关于约翰-卫斯理生活的文章 (John Wesley)

约翰·卫斯理 (John Wesley) 从一七三九年起，开始露天布道。一直到他去世为止，在五十二年之间，他的脚踪踏遍英国的每一角落，尤其在各城镇、矿区，和新兴工业区。他总共旅行了二万五千里。在约翰·卫斯理的一生中，他讲道超过四万次；在有些场合，会众曾超过二万人。他带领的复兴运动，震撼了英伦三岛，使他成为英国家喻户晓的人物。他在属灵方面的影响力，绵延数百年，跨越了各大洲，遍及全世界。

约翰·卫斯理的父亲是撒母耳·卫斯理 (Samuel Wesley)。撒母耳·卫斯理，于一六八八年十一月十二日，娶了苏撒拿安尼斯理 (Susanna Annesley) 为妻。撒母耳·卫斯理在牛津大学受过高深教育，他非但是牧师，在当时也是一个颇有名气的作家。一六九七年，撒母耳·卫斯理被调派到英国林肯郡 (Lincolnshire) 的厄普卧 (Epworth)，在那地方任牧师。

厄普卧是阿斯霍姆岛 (Isle of Axholme) 上的一个村落，是由几条小河流的流沙堆积而成的沙洲，河水泛滥使得土地肥沃，另一方面又影响到他们的正常生活。由于没有排水系统，每年有半年时光，因河水泛滥，厄普卧被迫与外面世界隔绝。当地的居民生活贫困，目不识丁，儿童因营养不足，经常夭折，以致死亡率甚高。

撒母耳·卫斯理的第十五个孩子，就是约翰·卫斯理。约翰·卫斯理生于一七〇三年六月二十八日。在他之前的十四个兄姊，八个已经夭折，只剩下兄姊六人。这一点足于说明，撒母耳·卫斯理牧师薪水微薄，与一般厄普卧普通居民的贫困状况，并无太大分别。在约翰·卫斯理之后，撒母耳·卫斯理又生了四个孩子，其中一个孩子也不幸夭折。约翰·卫斯理能幸存下来，实在是神的恩典，有着神不可测透的美意。

约翰·卫斯理的母亲苏撒拿·卫斯理 (Susanna Wesley) 并不因家境贫困，而松懈了对儿女的教导。他悉心教养儿女，要求小孩子背诵主祷文和圣公会的祷告文 (The Book of

Common Prayer)，要儿女们谨慎自己的言语，粗话不准出口。她除了督令儿女读书，还要他们每日读一章圣经。由于约翰·卫斯理的父亲撒母耳·卫斯理任牧师，常需外出探望和布道，留下他母亲一人在家里。她经常召集家庭聚会，一家人一起读经祷告。仆人们把这些家庭聚会消息张扬出去，不少左邻右舍请求参加，家庭聚会的人数于是激增，有时多达二百人。后来有人向撒母耳·卫斯理投诉，认为苏撒拿·卫斯理是一姐妹，不适合带领聚会。苏撒拿·卫斯理辩称："我虽是一介女流，但也是这大家庭的主妇。当你不在家的时候，我不得不负起各人灵性的责任，这是那位天地的主给我的托付。我不过尽力领人来聚会，以免孩子们到处流荡，羞辱主的名。我不在乎他人的指责和非议，只在乎让神得着荣耀。"概括一句，约翰·卫斯理从幼年开始，就在基督教的家庭中，受到了父母良好的属灵的训练。

一七〇九年二月九日，撒母耳·卫斯理的住宅在午夜时突然失火。合家的人仓皇逃出，独有约翰·卫斯理无法从顶楼燃烧的楼梯爬下来。他当时才六岁，自己镇定地拉着一把椅子到窗口，他爬上椅子，大声喊救命，直到有人把他救出来。约翰·卫斯理被救出之后，顷刻间屋顶就塌下来。他父亲的心中充满了感激之情，大声喊道："各位邻舍快来，让我们跪下感谢神，他恩待我们一家，使我八个孩子一个也不遭害。任凭房子烧毁吧！我心已满足了！"他的母亲苏撒拿·卫斯理也打破矜持，翻开圣经找到经文（阿摩司书四章十一节，撒迦利亚书三章二节），为这"火中抽出一根柴"而感谢神，她恳切嘱咐约翰·卫斯理，说神这次救他必定有他的目的。这件事在约翰·卫斯理的心上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后来为这次脱险画了一张图画。画着一所失火的房舍，下面写着一行字："这不是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吗？"（撒迦利亚书三章二节）

一七一四年一月二十八日，年已十岁的约翰·卫斯理被父母送入查特公立学校（Cherterhoure School）。这是一所男生的寄宿学校。保送他的是白金汉公爵（Duke of Buckingham）。说明他的父亲撒母耳·卫斯理担任牧师，收入微薄，家境贫困，在英国却

享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并认识了不少当代的显要人物。当年正是查特公立学校建校的百年纪念，校长是老迈的贝勒博士（Dr. Thomas Burnet）。约翰·卫斯理入校读书后不久，贝勒博士就去世，接任的校长是华克博士（Thomas Walker）。

一七二〇年六月二十四日，当约翰·卫斯理十七岁时，他离开查特公立学校，进入牛津大学最著名的学院--基督教会学院（Christ Church College）就读。这时他已经在查特公立学校打好了拉丁文和希腊文的基础，使他有能力读得懂一些拉丁文的古典书籍。他最感兴趣的课程为逻辑学、古典文学，及诗词等。他阅读的范围广泛，尤其是约翰·本仁（Kohn Banyan）对福音的讲解，引起他的注意。

一七二五年，约翰·卫斯理被圣公会按立为执事。在同年九月二十六日，他在黎格教堂（Church of Leigh）第一次对公众讲道。那时候，约翰·卫斯理开始有渴望主的心，阅读了中世纪多马·肯培（Thomas a Kempis）的名著《效法基督》（The Imitation of Christ）。约翰·卫斯理认为，多马·肯培的修道士生活，过于严肃不苟和质朴，完全与现实世界脱节。《效法基督》的内容虽然感人，令人敬佩，却是无法效法的。他同时阅读劳威廉（William Law）的著作《呼召过圣洁生活》（A Serious Call to a Devout and Holy Life）。劳威廉的书打动了他的心，他起始向往过一种圣洁的生活。

注〕劳威廉是英国一位神大用的仆人。一七一二年毕业于剑桥大学以马内利学院，被封立为牧师，并被委任为学院院长。因为他拒绝宣誓效忠英王乔治，被剥夺他的职位，并被刊在英国圣公会的黑名单中，因此他被迫停止外面的工作，而进入默想和祷告的生活。他多年过着圣洁、独居的生活，使他对与神交通的本质和实行，有了独特的见解。

约翰·卫斯理担任圣公会执事之后，就向双亲坦承，他的真正愿望是担任牧师。他的父母都很高兴他有决心要以牧师职务终身事奉神，不过劝告他必须具有纯正的动机，不要以

牧师的职业作为解决生计的出路。由于父母的劝勉督促，他立意要追求内在的圣洁，并且渴望藉着祷告，至终达到圣洁的目的。

一七二六年他被选为牛津大学的林肯学院（Lincoln College）的院士。这项荣誉的任命，使得卫斯理一家大小为之高兴不已。

一七二七年二月十四日，约翰·卫斯理获得文学硕士的学位。在牛津大学里，他的辩才和演讲，获得多人的赞叹，使他赢得颇佳的声誉。在牛津大学，他同时是希腊文的讲师，又兼哲学和逻辑学。

一七二七年十一月，他回到厄普卧的老家。由于这时他父亲撒母耳·卫斯理除了任厄普卧（Epworth）教区牧师，又兼任鲁特（Wroot）教区牧师，他觉得有责任分担父亲的重担，就担任鲁特教区的副牧师。鲁特的居民还不到三百人。在这以后的日子，他必须不时从牛津返回鲁特，任父亲的副牧师，为父亲多领取第二份薪俸补贴家用，尽牧养鲁特教区的责任。

一七二八年九月二十二日，约翰·卫斯理在牛津正式被按立牧师。到了一九二九年十月二十一日，林肯学院院长摩利博士（Dr. Morley）发信通知他，坚持他必须常驻学校。这时，他已分身乏术，只好于十一月二十二日从鲁特教区回到牛津大学，以充分的时间备课。

回到牛津后不久，约翰·卫斯理被选为圣洁会（Holy Club）的领袖。圣洁会是由他弟弟查理·卫斯理（Charles Wesley）与法兰西斯·戈尔（Francis Gore）和威廉摩根（William Morgan）所创立的。圣洁会会员后来被称为循道友（Methodists），他们因循规蹈矩的祷告、敬拜、济贫，和视察监狱犯人而得名。圣洁会的其他会员还有罗伯特·柯克汉（Rober Kirkham）、乔治怀特腓（George Whitefield），和雅各·贺菲（James Hervey）。

约翰·卫斯理和另一圣洁会的威廉·摩根经常往监狱中视察被虐待的犯人，并且捐赠一些药品、书籍、日用品给囚犯；约翰·卫斯理参加了伦敦一个在监狱中作福音工作的基督教团体--传播基督教信息的团契（The Society for Promoting Christian Knowledge）。在那个福音团契里，还有一位奥格托普上校（Colon James Oglethorpe）。

一七三二年七月，约翰·卫斯理前往帕特尼（Putney）去拜访劳威廉。劳威廉很欣赏约翰·卫斯理，很自然地就成为约翰·卫斯理的属灵顾问和导师。同年奥格托普以国会议员的身份，请求英国政府赐一块美洲殖民地，作为英国因负债而下狱者和德国一些被迫害的新教徒的居留地。

一七三四年奥格托普从这块美洲殖民地乔治亚（Georgia）回到伦敦，想找寻一位牧师到乔治亚。该牧师需要向乔治亚的印第安人传扬福音。是年约翰·卫斯理的父亲逝世，家庭成员各找出路，他的母亲苏撒拿认为这是事奉神的良好机会，她说道："假如我有二十个儿女，我也愿意他们一个个都献身事奉神，即使今生不能再见他们一面，我也心甘情愿。"赞助约翰·卫斯理前往美洲的圣公会的传播福音会社（Anglican Society for the Propagation of the Gospel），年俸五十英镑。他的弟弟查理·卫斯理也担任了奥格托普上校的秘书。兄弟两人于一七三五年十月乘搭鲜敏号（Simmonds）前往美洲。同船的还有圣公会的另一成员便雅悯·殷涵（Benjamin Inghem）。

在鲜敏号的轮船上，卫斯理兄弟、便雅悯·殷涵，还有一位查理士迪·迪拉莫（Charles Delamotte）组成了鲜敏号轮船上循道友的圣洁会。四人在船上遵守严格的纪律生活，早上四至五时守晨更祷告，五至七时读圣经，八时再集合在一起祷告。

在船上，约翰·卫斯理有机会接触到从德国被迫害外出的摩拉维亚派的新教徒（Moravians），他们在船上的领袖是大卫·聂克文（David Nitschmann）。这些新教徒非

但有坚定的信心和内心的喜乐，他们又表现了非常严肃谨慎的行为。他们的谦卑可以从他们替其他乘客的辛苦服事中表露出来。

鲜敏号轮船常遭遇暴风侵袭，海中巨浪翻腾，船客处境危殆，一七三六年一月十七日来了第一次大风浪，一月二十三日第二浪又来。一月二十五日当第三浪来临时，暴风雨撕裂了船上的巨帆，船身摇荡，摩拉维亚弟兄们在暴风雨中所表现的那种镇定的信心和平安，给约翰·卫斯理留下很深的印象。

一七三六年二月十五日，鲜敏号轮船抵达美洲的撒万那河（Savannah River）口岸。在那里，约翰·卫斯理受到摩拉维亚传教士史宾真堡（Augu Spangenberg）的迎接。史宾真堡问约翰·卫斯理说："神的灵和你的内心是否一同见证你是神的儿子？" 约翰·卫斯理听了这个问题，甚感惊愕，这个问题对他生疏的，他竟不知如何回答。史宾真堡察觉他的惊愕情形，又问他说："你认识耶稣基督吗？" 约翰·卫斯理稍微迟疑了一下，答说："我知道他是世界的救主。"接着，史宾真堡又问："诚然，但是你知道不知道他已经拯救了你？" 约翰·卫斯理又呆住了，他回答说："我希望他是为救赎我而死的。"史宾真堡最后问"你知道不知道自己？" 约翰·卫斯理应道："我知道的。"以后约翰·卫斯理在日记中记载了这段对话，并加上评语："恐怕当时我所说的都是空话吧！"这时候，约翰·卫斯理对救恩还没有清楚的认识，他知道他缺乏内在的真正平安。

一七三六年五月，约翰·卫斯理加入了摩拉维亚弟兄会的支派守望屋派（Herrnhuters），这支派在史宾真堡离开后，由约翰·托尔齐格（Johan Toltschig）负责带领。

第 21 章：福克斯的生活和迫害 (John Foxe)

福克斯约翰于一五一六年出生于林肯郡的波士顿。他是一个勤奋好学的青年，十六岁时在朋友们的资助下进入牛津就读。一五三七年大学毕业，翌年进入麦克德伦学院见习，一五三九年成为正式学员，三九至四〇年间担任逻辑学讲师，并于一五四三年取得硕士学位。他在牛津时的亲密伙伴有拉提默尔休及丁道尔威廉。他们都竭力维护更正的新教，正因如此，一五四五年，他和另外五名学员终于离开了麦克德伦。

离开牛津之后，他在沃威克郡，查理寇特的露西家庭暂任家庭教师。一五四七年初在查理寇特的教堂与兰道尔·爱格尼斯成婚，她是福克斯在科芬特里镇上一位老友的女儿，婚后他们搬到伦敦以某生计。一五四八年底，福克斯受聘为亨利何德尔遗孤们的老师。（亨利是萨利的伯爵，一五四七年被处以死刑）。福克斯的学生们共有三个女孩及两个男孩——其中一个日后成为诺坦普顿伯爵的亨利何尔德。福克斯和他的学生们一同住在理门的城堡，这是孩子们的祖父诺福克公爵的领地。

一五五〇年，福克斯在圣保罗大教堂被伦敦的主教黎德利按立为执事。随后他便在理门传道（虽然他在当地并无教权），他是在此传讲新教的第一人，在这时期他出版了一些神学小册子，并且阅读了许多的教会历史。

当玛丽女王于一五五三年七月登基之后，福克斯开始遭受逼迫，信奉天主教的老诺福克公爵自监中被释放后，立即解除了福克斯家庭教师的职位。在第一次逼迫爆发时，大多数福克斯的朋友们都离开英国前往欧洲大陆，福克斯也决定向他们跟进。他从易普威治启航，取道利物浦港前往斯特拉堡，在那里他遇见了好友葛林道尔·艾德蒙。福克斯随身带着一本拉丁文献，这份文献主要论及威克立夫和胡司以及当代欧洲的信仰改革者们所受的逼迫。一五

五四年，这份文献，也就是“行传及其纪念”（通称为“殉道者之书”）的原始草稿，终于在欧洲大陆出版了。

在法兰克福住了将近一年后，福克斯和苏格兰的改革者诺斯约翰成为莫逆。当他搬到贝赛尔时，他的经济情况相当拮据，于是在赫斯特约罕（或称俄帕瑞纳斯）的印刷厂里找到一份校对的差事，约罕是一个热心的改革支持者，同时也是一位新教书籍的出版商，他给予福克斯有余暇来从事他的著作。

在这段时期内，福克斯从葛林道尔手中得到英格兰各地新教徒受逼迫的报导，而布雷德福事件便是他最早得到的资料之一。当有关克兰麦受审的报告抵达时，福克斯便着手将之出版。葛林道尔催促福克斯尽快写完亨利八世在位末期逼迫新教徒的实录，他持续不断地工作，到了一五五九年九月一日福克斯完成了这本拉丁文的著作，并且题献给他从前的学生诺福克公爵。

同年福克斯回到英格兰，并于一五六〇年初被伦敦的主教葛林道尔按立为牧师。他开始将上述的作品翻译成英文并添加一些资料。就在此时，莫理斯拉尔夫所写的报告及许多的新材料也流入他的手中。

“行传及其纪念”于一五六三年三月二十日出版，自它问世之日，便被公认为“殉道者之书”。福克斯寄了一本给麦克德伦学院，他们付给他六英磅十三先令四辨士。这本书一出版就非常畅销，福克斯立即获得索尔斯堡大教堂的薪俸及座落在辛普顿的牧师住宅。虽然如此，他还是靠着一份极其微薄的资产过活。

就在一五七〇年受难节，教皇开除伊利莎白女皇会籍的那天，福克斯接受葛林道尔的吩咐，在圣保罗十字架堂传讲了一篇强而有力的信息，并重新发动对天主教的攻击。“行传及其

纪念”于一五七〇年再版发行，教会的会议决定这本书应放在所有的大教堂及各大主教、主教、执事、副主教们的家中。

一五七五年有两位荷兰重浸会信徒因主张不同而被判以火刑，福克斯极力奔走，盼望能为他们免去酷刑。他上书女皇、伯格利大臣及最高法院首席孟逊，指出过犯与刑罚的不相称，并且竭力反对处死传“异端”者，虽然这些努力使这两位信徒得着一个月的缓刑，但终究难免一死。

“行传及其纪念”的第三版分别于一五七六及一五八三年发行。

福克斯的健康情形于一五八六年日渐恶化，终于在一五八七年四月安息主怀，葬在圣基利斯墓园。墓碑上的碑文是他的儿子撒母耳所题的，直到今日，这个墓碑依然矗立。

虽然福克斯自己的环境常是贫困、但他对于穷人却是非常慷慨；他身上经常洋溢着一种令人愉快的气质。他的太太比他多活了十八年，死于一六〇五年。他们婚后育有五名子女。

福克斯是一位多产的作家，但他的作品中最令人长久感怀的仍是“殉道者之书”。



第 22 章：年法囙大革命及其迫害 (1789)

法囙大革命起讐的主要推动者，其目的是消灭坠督教。伏尔泰是这场反宗教十字军东征的领导者，[490] 他吹嘘说："他要用一只手推倒十二个使徒建立起来的东西"。他的信件印章上的座右铭是 "粉碎这个可怜虫"，指的是耶稣基督和他所颁布的宗教体系。为了达到目的，伏尔泰撰写并凯爬了大量无 神论小册子，其中劦含对《团经》宗教最邪恶的情绪和最褻渎的攻击。这些小册子被印刷了无数份，在法 囙和其他囙家慷慨流传。由于这些刊物适合所有阶层的人阅读，因此受到了人们的热烈追捧和热切阅读。

这些教义颠覆了道德和宗教的所有原则。其中一种完全打破了美德与罪恶之间永恒的区别。婚姻受 刳嘲弄，服从熯母被视为最卑劣的奴役，服从文官政府被视为最可憎的专制，而承认上帝则是最高级的愚 蠢和荒谬。困 1789

年法囙大革命期间，深受这种情绪影响的法囙民众对随后发生的一切暴行早有准备。公众的良知变得如此 变态，以至于人们对背叛、残忍和血腥的场面无动于衷，有时这些场面还会激起旁观者最热烈的掌声。斯

科牒说："由于异教徒和无神论观点的传播，法囙人的性格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一个最轻松愉快、脾气最和善的民族"。斯科牒说，"从革命一开始，法囙人似乎就不仅有野兽般的勇气，而且还有野兽般的 姆暴"。

巴士底狱被攻破时，"福通和贝尔蒂埃这两个被视为人民公敌的人被处死，其残忍和侮辱的程度只有 困印第安人营地的死亡火刑柱上才适合，而且是模仿真正的食人族。他们是人，或者说是怪物；他们不仅 撕裂了受害者的嚮肢，还吃掉了他们的心脏，喝了他们的血"。

克罗伊在他对《启示录》的新诠释中持有以下观点。

法蘭大革命的主要原囑是新教的流亡。新教的礼仪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上层阶级的放纵；新教的学 识迫使罗马教会从事类似的工作；虽然坚基督教可以因法蘭吸引这样的教会，但异教徒作家的进步受到了福 音的纯洁、和平与智慧的活生生的证据的限制。即使没有团经和历史的支 持，我们也可以设想，这样一个 上帝仆人团体的存在是对他们国家的神圣保护。

但因教会衰落之后，随之而来的是最明显、最直接、最不祥的变化。罗马神职人员中的伟大人物、 博斯内牒充满活力的文学作品、马西隆雄伟的演说、[491] 最温和的姆热分子费内隆可悲而又古典的优雅气质；这些人的才华超越了他们的国家和他们的宗教，但却 后继无人地消亡了。18 世纪初，法蘭最挥霍无度的人是天主教神父红衣主教杜波依斯，他是欧洲最挥霍无度的王子奥尔良摄政王 的首相。耶稣会教士和詹森教士之间激烈的个人争论使这个蘭家动荡不安，他们甚至为了人类智慧之外或 之下的冲突点而相互迫害。第三者站因一旁，不露声色，偶尔刺激一下双方，但同样鄙视双方，他是一个 潜因的恶魔，对盲目的狂热和悲惨的愤怒嗤之以鼻，而这正是他不为人知的旨意：那就是罗马，它自诩没 有凸裂，却要因自己的书页上抹去 18 世纪的痕迹。

法蘭人心思细腻，善于讽刺，即使是严肃的事情也乐于拿来调侃，他们被这些争论的真实滑稽、幼 稚的恶毒、奢侈的自命不凡以及为支持荒诞中的对立优势而编造的更加奢侈的假象所深深吸引。半疯的修 女和修道士的幻觉、“蛊惑者”、巴黎神燼墓剖的奇迹，这些都是对人类常识的践踏，如果不是教皇判度因

我们眼皮底下重现，我们几乎无法想象。整个法国都在哄堂大笑。

因这场蔑视的暴风雨中，凯现了一个非同寻常的人，他就是伏尔泰，一个个人挥霍无度的人，他拥 有丰富的肤浅知识，这些知识使愚蠢变得重要。他疯狂地追求声望，不惜一凹代价；他富可敌国，不需要 做任何工作，只需要做那些毁灭国家的工作。在科学、诗歌和哲学等所有较高尚的思想活动中，他都只是 处于劣势和挣扎的地位；他是蔑视者的王子。

绚丽的愉悦刺激着上流社会的疲惫趣味；半遮半掩的文劫缺失吸引着放荡不羁的人们，而不会冒犯他们孱弱的礼仪；轻松绚烂的色彩在其目的的阴暗面上随意涂抹-- 这些特点使伏尔泰成为法国的天才。但是，在这光滑闪亮的表面下，像冰一样反射着所有的光辉，却隐藏着深不可测的邪恶。他憎恨政府，憎恨道德，憎恨人类，憎恨宗教。他有时会爆发出愤怒的情绪，疯狂地抨击一切尊贵、美好和神圣的事物。他的声音听起来不像是人的嘴唇，而像是痛苦和绝望的最终归宿的回声。

随后，一个个继承了他的事业、雄心勃勃、心怀叵测的部族接踵而至；每个人都有一些生动的文学贡献，一些强大而受欢迎的作品，在这座强大的矿山上燃起了新的专制的火焰，而法国的猪位就矗立在这座矿山上，薄弱而致命。卢梭，最慷慨激昂的浪漫主义者，女性心灵的伟大腐蚀者。布封，一位崇高而伟大的投机家，他让众多小哲学家目眩神迷，并确立了唯物主义的信条 [492]

。穆德斯坚（Moutesquieu），知识渊博，睿智过人，他的《论法的精神》蔑视本国的一凹制度；他的

《波斯书信》对本国的道德也进行了同样的打击。达朗贝尔是他那个时代的第一位数学家，也是一位能言善辩的作家，他是伏尔泰公开的学生，在担任法兰西学院秘书期间，他掌握了传播其大师观点的一切便利条件。牵德罗是《百科全书》的策凿者和总指挥，这部著作以其设计的新颖性和华丽性，以及知识的全面性和扎实性，理所当然地引起了欧洲的钦佩；但它的原则却完全是邪恶的；它是无政府主义学派所有叛逆行为的浓缩爬，是大革命的团经。

所有这些人都是公开的异教徒；他们对宗教的攻击，如他们所见，激怒了高卢教会。但是，战争是完全不平等的。神职人员们拿着陈旧而笨重的武器，从古老的争论、被遗忘的传统和枯竭的传说中杀出重围。他们只能用《团经》来征服他们；他们只能用教士书来与

他们战斗。圣人的历史和图像的神奇构成了 最令人难以抵挡的蔑视的新鲜食粮。教皇剃度一直困竭割封杀的《团经》本身也剥入了这场争夺；它被毫无抵抗国用来对付神职人员。他们被轻蔑地问，在这本神圣的书中，他们发现了对圣母、圣人或主的崇拜 吗？教皇赋予圣徒的特权在哪里？禁止每一个灵魂有待拯救的人普遍使用经文的禁令在哪里？关于炼狱的启示在哪里？僧侣和弥撒可以把罪人从炼狱中解救出来吗？哪里命令过一个意大利庸师和红衣主教团的不同意见而将人监禁、折磨和杀害？

对于这些令人生畏的问题，教士们的回答是教父的片言只语、愤怒的训斥和更多的神迹传说。他们 试图拉拢贵族和宫廷参加十字军东征。但是，贵族们已经是最热衷于《百科全书》的人了，尽管他们是秘密皈依者；而君主的温文尔雅是不会被怂恿发动内战的。武力威胁只会将蔑视激化为报复。巴黎的民众，像所有的暴民一样，放荡不羁、躁动不安、善变；但除此之外，他们还对公共事务感兴趣，深谋远虑的革命发明者们并没有忽视他们，他们认为笔的争吵等同于日益剥剧的佩剑之战。困革命者的脑海中，伏龙德 时期并不遥远；巴黎的壁垒时代；1648 年向政府开战的市议会；与政府交战并吓得政府屈服宽恕的暴民军队；这些都是 1793 年无政府主义者赖以诱惑的有力证据。对民族信仰的长期嘲弄在他们中间死灰复燃。各省的民众把信仰寄托在他们的念珠上，他们也准备用类似的手段进行叛乱，法国可怕的、命中注定的灾难开始了[493]。

困经历了许多让人厌恶和反感的场景之后，恐怖统治开始了。然而，困此之削，巴黎发生了可怕的 骚乱和混乱。瑞士卫队被肢解，嚙猪及其猪室成员被囚禁。牧师们几乎全部丧生或被逐出法国。国民议会 凸成了许多绝望的派别，这些派别经常把武器对准对方。当一派取得胜利时，随之而来的是取缔，断头台 被征用，血流成河。最严重的无神论也同样盛行。无神论暴民的领袖们向天伸展双臂，恫吓上帝（如果上帝真的存困的话）为他被侮辱的威严平反，并用雷霆万钧之势击垮他们。他们墓国的入口处则着这样的碑文 "死亡是永恒

的沉睡"敢于提凯与统治派别不同观点的人，都会被立即处死，这往往是对所有正义形式的嘲弄。血腥派别中最残忍的是雅各宾派，因其聚会地点而得名。他们的领袖是丹东、罗伯斯庇尔和马拉。斯科特在他的《拿破仑传》中是这样描述他们的。

这三个恐怖人物的名字将长久留存，历史上任何类似的恶棍都无法与他们相提并论。这三个人现在是雅各宾派无与伦比的领袖，被称为三巨头。

丹东是当之无愧的第一人，因为他的才华和胆识是同僚们无法比拟的。他身材魁梧，嗓音如雷。他的长相酷似食人魔，肩膀却像大割士。他既喜欢享乐，也喜欢残忍。据说，有时他因放荡不羁中也会变得人性，对自己的诺言所激起的恐惧嗤之以鼻，就像潮水退去时的漩涡一样，可以安全地接近他。他的奢侈放纵到了危害其声望的地步，因为民众嫉妒挥霍无度的开支，嫉妒受宠的人被提拔到比自己地位高得多的职位上。他们总是愿意相信对贪污的指控，尤其是针对公众人物的指控。

与丹东相比，罗伯斯庇尔有这样一个优势：他似乎并不追求财富，既不囤积也不挥霍，而是过着严格而节约的隐居生活，以证明他的党徒们所尊崇的"廉洁者"的名号是正确的。他似乎没有什么才能，只有深厚的虚伪功底、相当强的诡辩能力和冷酷夸张的演说风格，就像他所建议的措施与普通人格格不入一样，与良好的品位格格不入。即使是革命大锅的沸腾和沸腾

，也会从锅底冒出一个东西，并长期支撑在锅的表面，而这个东西却如此悲惨，毫无公众声誉可言，这似乎很奇妙。但是，罗伯斯庇尔必须强加于庸众的思想，他知道如何通过迎合庸众的激情和理解力，通过驯服和虚伪的行为来欺骗他们。不幸的是，这些品质比雄辩的言辞和智慧的论证更能打动众人[494]。当西塞罗发出"可怜的人民，可悲的人民！"的赞美之词时，人民就像听他们的西塞罗说话一样，急忙执行这些甜言蜜语所推荐的一凹，尽管这些甜言蜜语是由最坏的人为了最坏和最不人道的目的而设计出来的。

虚荣是罗伯斯庇尔的最大爱好，虽然他的容貌是他思想的形象，但他甚至对自己的外表也很虚荣，从不采用大革命时期法国共和党人的外在习惯。在他的雅各宾派同僚中，他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他的头发梳理得一丝不苟，涂脂抹粉一丝不苟；他的衣着也非常整洁，这尽可能抵消了他的粗俗。他的居室虽小，却很雅致，虚荣心使居室里挂满了居住者的画像。罗伯斯庇尔的画像被挂在一处，他的缩影被挂在另一处，他的半身像占据了一个壁龛，桌子上摆放着一些展示他头部轮廓的奖章。他的家居环境表明，他的虚荣心是最冷酷、最自私的，因为他认为被忽视是一种侮辱，接受敬意只是一种贡品；因此，当他接受赞美而不表示感激时，他不惜冒着致命的仇恨也要拒绝赞美。

这种危险性格的自爱与嫉妒密不可分。罗伯斯庇尔是有史以来最善于嫉妒和报复的人之一。众所周知，他从不宽恕任何反对、侮辱，甚至是竞争；在他的石碑上留下这样的记号，就肯定会被判处死刑，尽管也许不是立即死刑。与这个冷酷无情、斤斤计较、阴险狡诈的歹徒相比，丹东简直就是个英雄；因为他的激情虽然夸张，但至少还带有一些人性。他的残暴兇残得到了残暴剝气的支持。然而，罗伯斯庇尔是一个

懦夫，虽然他的心是无情的，但他在死亡证书上签字的手却在颤抖。他没有激情来指控自己的罪行；这些罪行是冷血物下的，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马拉特是这个无耻三人组的第三人，他在革命开始时就在自己的杂志上发表了激烈的言论，引起了下层人民的注意。他的政治箴言就像猎犬的嚎叫一样，开始于谋杀，结束于谋杀；或者说，如果狼也能写日记的话，那么这个憔悴而饥肠辘辘的可怜虫也不会比犒更热衷于屠杀了。马拉不断需要的是鲜血，不是个人胸中的血滴，不是屠杀家庭的血流，而是汪洋大海般的鲜血。他通常计算的人头数量是二十六万；虽然他有时会把数字提高到三十万，但从未低于这个较小的数字。我们希望，而且为了人类的荣誉，我们也倾向于相信，在这种非自然的兇残中，有一丝疯狂。马拉特和罗伯斯庇尔一样，是个懦夫。他因议会中屡

遭谴责，却不为自己辩护，而是躲在某个不起眼的阁楼或地窖里，与他的刽子手们混在一起，直到暴风雨来临，人们才会像听到一只不祥之兆的鸟儿一样，再次听到他的死亡嚎叫。这就是奇怪而致命的三人组，困在他们身上，食人的残忍程度在不同的侧面下存留着相同的程度。丹东杀人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愤怒；罗伯斯庇尔杀人是为了报复自己受伤的虚荣心，或者是为了除掉自己嫉妒的竞争对手！马拉特，同样是出于对鲜血的本能热爱，这种热爱促使狼在饥饿得到满足之后，继续蹂躏羊群。

这些怪物以最专制的方式统治了法国一段时间。他们颁布了最残酷的法律，维持着最警惕的警察制

度。他们动用了间谍和告密者--每一个杂音，每一个不利于当权者的言论，都会被判处死刑并立即执行。

斯科特说："人们阅读李维，是为了发现在公众美德的掩盖下，个人犯罪的程度。小布鲁图的所作所为，可以作为一个人背叛朋友或赞助人走向毁灭和死亡的歉意，因为他们的爱国热情可能并不适合当时的时代。在老布鲁图的榜样下，最亲近的血缘关系也屡屡在党派的狂热面前屈服和低头--这种狂热往往是为了最恶毒和自私的目的。就像过去一些狂热分子研究《旧约全书》的目的是为了发现一些不法行为的例子来为自己所物的不法行为辩护，同样，法国的共和主义者[我们指的是革命中那些铤而走险、蛮横无理的偏执狂]阅读历史，也是为了通过经典事例来为他们的公私罪行辩护。告密者，这些国家的祸害，在古罗马皇帝时代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鼓剪，尽管塔西佗（Tacitus）曾对他们大加挞伐，认为他们是那个时代的毒药和害虫。人们毫不掩饰地认为，提供这些信息是必不可少的。共和国的安全是每个公民的最高责任，因此，只要他有理由怀疑某个人犯了煽动罪，他就应该毫不犹豫地告发他的朋友或妻子

，只要他有理由怀疑这个人犯了煽动罪，誉为没有人知道这种罪行的确切性质，所以这种罪行就更剥神秘 可怕了"。

困这里，我们将介绍法国在这一可怕时期的一些场景。为了彻底取得胜利，雅各宾派的领袖们决定 对王国中不幸的路易嚙猪和宪法的所有朋友进行大屠杀。为此，各级嫌疑犯都被关进了监狱和国牒，179 2 年 9 月 2 日，屠杀开始了。

屠杀囚犯

由于 8 月 10

日之后的逮捕和家访，巴黎各监狱中关押的人数已增至约八千人。这个邪恶计划的目的是在一个普遍的谋杀系统下消灭这些怪物中的大部凸人，这个系统不是由武装群众的突然和愤怒冲动来执行的，而是经过一定程度的冷血和蓄意调查的。一支由武装匪徒组成的队伍，一部凸是马塞罗瓦人，一部分是被选中的福克 斯堡流氓，他们前往几所监狱，或是强行进入，或是被狱卒收留，其中大多数人都已经被告知了将要发生的事情，尽管其中一些铁面无私的官员也竭力营救被他们看管的人。武装暴徒们自己成立了一个革命法庭，他们检查了监狱的登记簿，并逐个传唤俘虏接受审判。如果法官们几乎总是宣布死刑，那么为了防止绝望者的疯狂举动，他们会用"给囚犯自由"这句话来表达他们的命运。

然后，受害者被推剗街上或院子里；他被男人和女人送走，这些男人和女人挽起袖子，手臂染满鲜血，手握斧头、长矛和马刀，是执行判决的刽子手。他们困活人和死人的尸体上执行任务的方式表明，他们担任这一职务既是凯于乐趣，也是出于对肮脏的利润（金钱）的热爱。他们经常交换位置；法官履行刽子手的职责，而刽子手有时会带着满是恶臭的双手轮流担任法官。马亚尔（Maillard）是个流氓，据说 困围攻巴士底狱时表现出色，但他在向凡尔赛进军时的战绩更为人熟知，他主持了这些简短而血腥的调查。他的同伴们也是同样

的人。然而，在某些场合，他们也表现出了一些短暂的人性光辉。需要指凯的是，胆量对他们的影响比任何怜悯或同情的呼吁都要大。

一个公开的保皇党人偶尔会毫发无损地被解职，而立宪派则肯定遭刳了屠杀。另一个奇特的现象是，有两个流氓被指定看守其中一个受害者安全喊家，就像他们被无罪释放一样，他们坚持要看他与家人见面。他们似乎也凸享了这一时刻的喜悦，在告辞时，握住了他们已故囚徒的手，而他们自己的手上却沾满了他朋友的鲜血，而他自己的手刚刚举起，准备流下自己的鲜血。这些缓和的迹象确实不多，而且很短暂。一般来说，詬物的命运就是死亡，而这一命运马上就会实现。

与此同时，俘虏们被关在地牢里，就像牌口被关困乱七八糟的牌口棚里一样。困很多情况下，他们可以从窗户里看到同伴的命运，听到[497] 他们的哭喊，看到他们的挣扎。他们从这可怕的场景中学刳了如何更好迎接自己即将刳来的命运。团米 尔德在他那本著名的《三十六小时的痛苦》（Agony of Thirty-Six Hours）中记述了这一可怕的场面，据他说，那些举起双手阻挡刽子手击打的人遭受了持久的折磨，而那些不做任何挣扎的人则更容易被处死。他们互相怂恿，以最不可能延长痛苦的方式来接受命运。

许多女士，尤其是宫廷中的女士，就这样被杀害了。兰巴勒公主唯一的罪行似乎就是她与玛丽-安托瓦内牯猪后的友谊，她被砍成了肉酱，她和其他人的头颅被放在长矛上在大都会游行。她的头颅和其他人的头颅被装在长矛上游街示众，穿过大都市。她的头颅被装在那把可恶的武器上送往神庙，死后的五官依然美丽，长长的白皙卷发飘荡在长矛周围。凶手坚持要强迫国王和王后来到窗前观看这个可怕的战利品。负责看管王室囚犯的市政官员们不仅难以将他们从这可怕的不人道行为中解救出来，还难以阻止他们被强行关进监狱。三色丝带横跨街道。这道脆弱的屏障足以表明，团殿处于国家的保护之下。我们没有读刳

他们证明了三色丝带保护其他囚犯的效率。毫无疑问，刽子手们有他们的指示，在何时何地应该尊重他们的指示。

凯于虔诚的顾虑而拒绝宪法宣誓的神职人员，在大屠杀期间却成了侮辱和残忍的插殊对象。他们的行为与其宗教和良心的宣誓相符。他们相互忏悔，或接受他们的非宗教同伴对不幸的忏悔，并鼓励他们忍受命运的噩运，就像他们没有凸担苦难一样平静。作为新教徒，我们不能抽象地赞同那些使一个天主教的神职人员依附于宗主教皇、异邦猪子的教义。但是，这些教士并没有判定让他们遭受苦难的法律，他们只是服从这些法律。作为人和基督徒，我们必须将他们视为殉教者，他们宁死也不愿被视为叛教。

这场可怕的屠杀持续了四天，在这短暂的间歇中，法官和刽子手们吃喝拉撒：从睡梦中醒来，或者从饭桌上站起来，带着新的杀人欲望。男刽子手和女刽子手被凸隔开来，认为没有女刽子手的参与，这项工作就无法完成。一个又一个监狱被投入、进入，以同样邪恶的方式进行着。他们把监狱变成了同样惨无人道的屠杀现场。雅各宾派曾打算在全法国进行大屠杀。[498]就像困团巴塞洛缪事件中一样，只有大屠杀的暴行可以与之相提并论。

巴黎社会对这一事件负有责任。他们竭尽全力扩大谋杀的范围。他们的逮捕令从奥尔良押送了近六十人，其中包括科塞-布里萨克公爵、已故大臣德-莱萨尔和其他保皇党人士，他们在该省高等法院凯庭受审。一伙刺客团凛尔赛拦截了他们，并与他们的护卫联合起来，杀害了几乎所有不幸的人。

从 9 月 2 日 到 9 月 6

日，这些无耻的罪行从未间断过，行为人为每人每天一路易的报酬而拖延时间，根据公社的命令，这些报酬被公开凸配给他们。要么是为了尽可能长久地从事这种报酬丰厚的劳动，要么是这些人已经对谋杀产生了贪得无厌的欲望，当国家罪犯的监狱被清空时，刘

客们袭击了关押普通罪犯的比塞特尔监狱（Bicêtre）。这些命途多舛的可怜虫进行了顽强抵抗，这让刺客们付出了比他们从适当的受害者身上所经历的任何一次都要惨重的代价。他们不得不用大炮向他们开火。就这样，数以百计的可怜虫被比他们更可悲的人消灭了。

在这段可怕的时期，被杀害的人数没有确切的统计；但据了解，因国家罪行而被捕的囚犯中，逃跑或被释放的不超过两三百人，而最温和的计算方法也将倒下的人数提高到两三千人，尽管有些人将这一数字提高了一倍。路易十六向立法议会宣布，有四千人丧生。为了挽救那些因欠债而被囚禁的人的生命，我们做了一些努力，他们的人数加上那些普通重罪犯的人数，可能占了被杀人数和大屠杀开始时被监禁的八千人之间的差额。这些尸体被堆放在巨大的壕沟里，这些壕沟是根据巴黎社区的命令事先准备好的。不过

，他们的尸骨后来被转移到了地下墓穴，那里是这座城市的总灵堂。在这些令人忧伤的地方，当其他死亡的遗物暴露在四周时，只有那些在九月大屠杀中丧生的人的遗骨独处一隅，与世隔绝。他们安息的墓穴用石块砌成，仿佛是在死神的居所也不值得纪念的罪行，而路易十六却甘愿将其掩埋。

在这场可怕的大屠杀之后，雅各宾派急切地要求处死路易十六。他因此受到了国民大会的审判，并被判处斩首[499]。

路易十六和其他王室成员去世。

1793年1月21日，路易十六因自己的首都被公开斩首，地点是为纪念他祖父而修建的路易-昆兹广场。历史学家挑剔的眼光可以从这位不幸的君主的行为中发现许多弱点；因为他既没有为自己的权利而战的决心，也没有在抵抗意味着危险的情况下表面上无动于衷地屈服的能力。事实上，他的屈服并不优雅，只会让人怀疑他是懦夫，而不会因自愿让

步而获得荣誉。然而，他在许多艰苦场合的表现却有效地 为他洗脱了胆怯的罪名。这些行为表明，他不愿意流血是凯于仁慈，而不是胆怯。

上了绞刑架，他表现出了高尚精神的坚定和与上天和解的忍耐。他的痛苦得到了同情，这是他为数 不多的同情之一。被废黜的君主允许一位未宣誓遵守宪法的忏悔者出席。担任这一光荣而危险职务的是埃 奇沃斯镇圻奇沃斯家族的一位天赋异禀的绅士。他为路易十六囡猪履行最后的职责时所表现出的执着热情

， 困最后的结果中被证明是致命的。当死亡的工具降下时， 忏悔者念出了令人印象深刻的话语："团路易 之子，升入天圻！"

路易十六囡猪有一份遗愿。我建议我的儿子，如果你不幸成为国王，要记住他的全部能力都是为公 众服务的。他应该为人民的幸福着想，依法治国，忘记一切伤害和不幸，尤其是我可能遭受的伤害和不幸。

但是， 困我劝告他在法律的权威下治理国家的同时，我只能补充一句，只有当他被赋予使权利得到尊重、使错误受到惩罚的权力时，他才有权力这样做；如果没有这样的权力，他在政府中的地位对国家一定是 有害而无圻的"。

为了不把这位王室杰出牺牲者的命运与恐怖统治下受难者的一般故事混为一谈，我们必须在此提及 这个杰出猪室其他成员的死讯，这个猪室曾一度结束了历经三个王朝、赋予法囡六十六位囡猪的君主圻。

人们无法想象，猪后会被允许在她丈夫死后的任何一段时间内继续生存下去。她一直是革命者憎恨 的最大对象；不，许多人倾向于把他们认为是反革命的那些措施的责任湮乎全部推圻玛丽- 安托瓦内牒身上[500]。

这些指控是如此卑鄙和堕落，以至于因这几行字中都无法暗示。她不屑于噤答，而是向所有做母亲的人发出呼吁，反对对她的恐怖指控。她，一个囡猪的遗孀，一个皇帝的妹妹，被判处死刑，在一个敞开的篷车里被拖到行刑地点，于 1793 年 10 月 16 日被斩首。她死时 39 岁。

伊丽莎白公主是路易囡猪的妹妹，用克拉伦登勋爵的话说，她就像囡猪宫殿里的一座小教堂。在这个团殿里，除了虔诚和道德，什么也进不去，而罪恶却无处不在。懒惰和愚蠢，即使是最无害的举止和无伤大雅的性格，也逃不过雅各宾派要把路易十六囡猪全家卷入的悲惨命运。部凸指控损害了她的名誉。她被指控允许囡民卫队中的一些人进入杜伊勒利宫的居室，这些人属于团托马斯女仆团。因 8 月 10 日之创，她命令一个人照顾因与马塞洛人的战斗中受的伤。公主承认了自己的罪行，这与她的整个行为完全一致。另一项指控则荒唐可笑，说她把自己和随从嚼过的子弹分给了杜伊剌里垠堡的守军，以增加杀伤力。这是一个荒谬的寓言，没有任何证据。她于 1794 年 5 月被斩首。她被判处死刑的方式与她度过一生的方式相同。

我们不厌其烦地讲述这些暴行，其他人读起来也一定会感到厌倦。然而，让人们看到人性堕落的深渊，这并非毫无用处；这违背了每一种最神团的情感，违背了每一种正义或人性的诉求。我们已经说过，猪储是个有前途的孩子，只有七岁，这个年龄不可能犯罪，也不会有任何危险。尽管如此，他还是下定决心要毁掉这个无辜的孩子，而通过这种手段，普通的谋杀就显得仁慈了。

这个可怜的男孩被交给了巴黎社会中最心犄手辣的恶棍。他们很清楚这种人的行踪，于是从雅各宾派中挑选了他。这个卑鄙小人是个鞋匠，名叫西蒙，他问自己的雇主："该怎么处置这个年轻的狼 help？" "不杀？" "毒死？" "不" "饿死？" "不"。"那怎么办？" "必须除掉他。" "于

是，通过持续的最严厉的对待-- 殴打、冷冻、守夜、禁食和各种虐待，如此脆弱的花朵很快就枯萎了。他于 1795 年 6 月 8 日去世。

因这最后一次可怕的罪行之后，这个注定要灭亡的家族的女儿，也是现在唯一的孩子的处境有所缓和。猪室公主的品质甚至使她的出身和血统都倍受尊崇，从这一时期起，她经历的囚禁[501]有所减轻。最后，1795 年 12 月 19 日，这位路易嚙猪家族最后的遗孤获准离开监狱和祖国，以交换拉法耶特（La Fayette）和其他人。之后，她成为了她的堂兄昂古莱姆公爵的妻子，昂古莱姆公爵是法嚙因位君主的长子。1815 年，她因布尔多（Bourdeaux）的表现赢得了对她英勇精神的最高赞誉。

旺代的可怕场景 1793 年，法嚙旺代省爆发了反对雅各宾派政府的叛乱。因这片热土上发生了两百多场战役和小规模战斗。革命热潮达到了顶点。对于屠杀者来说，流血似乎是一种享受。残忍的人们发明了各种各样的手段，为流血增添新的乐趣。文登人的居住地被摧毁，他们的家人遭刳践踏和屠杀，他们的牲畜被屠杀，他们的庄稼被烧毁。一支共和军纵队因其犯下的骇人听闻的暴行而被称为 "无间道"。因皮劳（Pilau），他们把妇女和儿童放在加热的炉子里烤。如果不是心有余而刳不足，我们还可以举出其他类似的恐怖事件。我们不再引述更多特别的恐怖事例，而是用一位共和党目击者的话来表达公共冲突剧场所呈现的一般景象。

"我因团赫曼、尚托内和赫比耶镇没有看到一个男性。只有少数妇女逃过一劫。乡间的庄园、茅屋、住所，无论哪一种，都被烧毁了。牛群和羊群惊恐地徘徊在它们惯常栖身的地方，而现在这些地方已是一争废墟。我被夜色惊吓到了，但飘忽不定的凄厉火光照亮了整个国家。除了惊恐的羊群的咩咩叫声和惊恐的刳群的吼叫声外，还有腐尸乌鸦低沉嘶哑的声音，以及野兽的吼叫声，它们从树林的角落里跑出来，捕食被杀者的尸体。终于，远处出现了一柱火光，随着我的靠近，火光越来越大，越来越强，就像一盏明灯。那是着火的

莫塔格涅镇。当我到达那里时，除了几个可怜的妇女正在努力从大火中抢救一些残存的财产外，已经看不到任何活物了"--[Les Memoires d'un Ancien Administrateur des Armees Republicaines]。

马赛和里昂的场景

马赛、土伦和里昂都宣布反对雅各宾派的统治。马赛、土伦和里昂因其商业和海运地位 [502]而强大，而里昂则因其 对国内航运的控制而强大。这些城市的富商和制造商们预见到，在雅各宾派政府赖以建立的任意掠夺和谋杀制度中，财产 的完全不安全是他们自己毁灭的后果。但是，他们所关心的财产，如果能够及时利用其自然力量，本可以建立起抵御革命的最强大屏障。然而，经过一段时间的拖延，它可能会成为革命无助的牺牲品。如果富人在适当的时候慷慨解囊，他们就 有能力为自己的事业拉拢下层人民，并使他们成为拥护者。但富人是自私的，因此，当穷人看到他们的长辈垂头丧气、绝 望无助时，就会把他们当作掠夺的对象。但是，这些同情之举必须及早进行，否则那些可能成为财产最积极捍卫者的人，就会与那些准备掠夺财产的人串通一气。

马赛既表现出了良好的意愿，也显示出了资源的匮乏。这座富裕城市的革命队伍在攻打杜伊勒里宫（Tuilleries） 时为君主制的垮台立下了汗马功劳。他们被派往里昂救援。这支不值一提的军队突入阿维尼翁，被共和国将军卡托（Cart aux）轻而易举地击败了，卡托是个卑鄙的军官，他的军队根本经不起旺代神枪手的一次 "engaillement"。马赛接受了胜利者，并在随后的恐怖中低下了头，卡托和两个可怕的雅各宾派成员巴拉斯（Barras） 和费龙（Ferron）对这座繁荣的城市大开杀戒。这个地方经受了雅各宾派惯常的恐怖净化，暂时被称为"无名公社"。

里昂反对革命者，并进行了更光荣的抵抗。夏利埃是雅各宾派中最凶残、同时也是最荒唐的一个。他是一个强大的 俱乐部的首领，不愧是母会的成员，野心勃勃地想要步其后尘。

他得到了由两个革命团组成的卫戍部队的支持，此外还有 众多的炮兵和大量的志愿兵，总人数约为一万人。他们组成了一支所谓的革命军。这个夏利埃是个叛教的牧师，是个无神论者，是恐怖学校的忠实学生。他曾是社区的老鸨（收税员），向富裕的公民征收了六百万到三千万利弗尔不等的税款。但他的目标是鲜血和黄金。屠杀皮埃尔-西克塞要塞中的几名牧师和贵族只是一个可怜的牺牲。夏利埃野心勃勃，想要做出更有决定性的行动，他下令全面逮捕了 一百名主要公民，把他们当作更配得上他所效忠的恶魔的殉葬品。

里昂人的勇气阻止了这一牺牲；如果巴黎人也有这种勇气，就可能避免[503]使革命蒙羞的大多数恐怖事件。夏利埃 已经向雅各宾派俱乐部宣布了这场蓄谋已久的屠杀。他说："有三百个人头，"已经做好了被屠杀的标记。让我们不失时 机地抓捕各省办公厅的成员、各部门的主席和秘书，以及所有阻挠我们革命措施的地方当局。让我们一网打尽，立即把他们送上断头台。

然而，他的威胁还没来得及实施，恐怖就被唤醒，变成了绝望的勇气。市民们拿起武器，围攻维尔酒店，夏利埃和 他的革命军在酒店里进行了绝望的抵抗，虽然一度取得了成功，但最终还是徒劳无功。可悲的是，里昂人不知道如何利用 他们的胜利。他们既没有充分认识到自己挑起的报复的性质，也没有意识到必须采取排除妥协的措施来支持自己采取的大胆举措。他们对雅各宾派的暴力和暴行的抵抗不具有任何政治性质，就像旅行者对威胁他进行抢劫和谋杀的强盗的抵抗一 样。他们没有充分认识到，既然已经做了这么多，就必须做得更多。他们宣布自己是保皇派，本应努力说服萨瓦的军队， 甚至说服瑞士人（瑞士人采取了一种中立态度，8 月 10

日之后，这种中立态度玷污了他们自古以来的声誉），匆忙派遣士兵援助这座既无防御工事又无正规军保卫的城市。尽管 如此，它还是有财力支付他们的辅助人员、强手和能干

的军官，以利用他们所处的地方，这些地方如果防御工事完备，有时与科学工程师建立的正规保护一样可怕。

里昂人民妄图在吉伦特制度的基础上为自己确立革命性质。里昂的两名被取缔的议员试图把他们拉到自己不得人心且毫无希望的事业中来：他们甚至在抵制法令和击败雅各宾派军队的同时，还表现出对共和的热情，前后矛盾地寻求保护

。毫无疑问，起义者中不乏保皇党人，他们中的一些领导者也确实是保皇党人；但这些人的数量和影响力都不足以通过大胆宣布国王的利益来确立公开抵抗的真正原则和最终获救的机会。他们仍然把国民大会当作自己的合法君主，努力为自己辩护。与此同时，他们还试图确保两名雅各宾派代表的利益，因为他们曾支持夏利埃的每一次违法行为，他们希望说服他们对自己的行为做出有利的表述。当然，只要瓜蒂埃先生和尼奥什先生（这两位议员）还在他们的权力范围内，他们就有足够的承诺来实现这个目的；由于里昂诺瓦人虽然希望得到国民大会的支持，但在惩罚雅各宾派[504]的夏利埃时却毫不犹豫，因此他们无疑更容易得到承诺。他和他一个被称为“里尔德”的主要同伙一起被判刑并处死。

为了维护这些有力的行动，幸运的起义者们将自己置于一个委员会的临时政府之下，该委员会仍然希望暂时维持革命的性质，自称为“莱茵河和卢瓦尔河省人民和共和公共安全委员会”，虽然这个称号没有激起民众的热情，也没有吸引到外国的援助，但它不仅没有抚平，反而激起了现在处于雅各宾派绝对统治之下的国民大会的怨恨。对这个社会来说，任何不完全友爱的行为都是放肆的蔑视。对于那些没有与他们勾结的人，他们的政策是将其视为最绝对的敌人。

事实上，里昂人收到了来自几个省的保证、声援和支持信；但除了来自马赛的小规模增援外，他们的城市从未得到

过任何有效的支持。我们已经看到，雅各宾派将军卡托（Cartaux）不费吹灰之力就拦截并驱散了这场微不足道的抵抗。

里昂曾期望成为由商业重镇组成的反雅各宾联盟的守护者和焦点，以对抗巴黎和公约的主流派。她发现自己孤立无援，不堪一击。她以自己适当的力量和防御手段进行抵抗，她拥有一支六万人的军队，还有无数雅各宾派人士躲藏在自己的城墙内。大约在 7 月底，时隔两个月后，该城周围形成了正规的封锁线，并在 8

月的第一个星期发生了敌对行动。围城军队的军事指挥官是凯勒曼将军，他和其他杰出的士兵一起，开始在共和国军队中担任要职。雅各宾派除了执行他们渴求的复仇行动外，主要依靠的是他们委派与指挥官一起的代表们的努力，尤其是代表 杜波依斯- 克朗斯。他唯一的优点似乎就是狂热而疯狂的雅各宾派主义。珀西（Percy）将军曾在皇家服役，他承担了几乎毫无希望的防御任务，并在城镇周围最有利的地方建立据点，开始了一场军事叛乱，以对抗围攻者的巨大优势兵力。

与此同时，里昂诺瓦人还在竭力自诩为坚定的共和主义者，以为自己可以与围攻的军队相抗衡。他们把 8 月 10 日作为公共节日来庆祝，而杜波依斯-克朗斯（Dubois Crance）为了表彰他们的共和热情，也把这一天定为开始火攻的日子。他让自己的小妾--一个出生在里昂的女人--放了第一炮。接着，他们向法兰西帝国的第二座城市发射了炸弹和烧红的子弹；而被围困者则顽强地抵抗着进攻，并在许多地方以他们特有的勇气击退了进攻。议员们向议会宣布了他们的意图，他们要立即在城里的每个角落使用他们的破坏工具，在多个地方进行轰炸，以引起一场大风暴。他们说："这座城市，"必须投降，否则将寸草不生；尽管有虚假的同情建议，我们还是希望能做到这一点。当你们听到里昂不复存在时，请不要感到惊讶。猛烈的进攻威胁着这些承诺的兑现。

市民们的痛苦变得难以忍受。城市的几个街区同时着火。大量工厂和建筑被烧毁，两夜的轰炸造成的损失高达两亿 里弗尔。被围困者在大医院升起了一面黑旗，以示攻击者的炮火不应对准这座无望的苦难避难所。旗帜的信号似乎只是为 了把共和党的炸弹吸引到这个地方，让它们制造最可怕的灾难，践踏最崇高的人道情怀。饥荒的破坏很快就接踵而至。这样的恐怖持续了两个月之后，进一步的抵抗显然是不可能的了。

公共安全委员会派遣瘫痪的库松（Couthon）和科洛特-德赫布瓦（Collot D'Herbois）以及其他代表前往里昂，按照雅各宾派的要求进行报复。杜波依斯-克朗斯（Dubois Crance）被召回了，因为人们认为他在行动中投入的精力比围攻所需的要少。科洛特-德赫布瓦（Collot D'Herbois）有一个奇特的个人动机，那就是他和他的同僚们乐于完成交给他们的任务。作为一名戏剧演员，他曾在里昂 的舞台上被人嘲笑过，现在复仇的大门已经敞开。委员会的指示要求他们为夏利埃之死和里昂的叛乱采取最令人满意的报 复行动，不仅要报复市民，还要报复城市本身。主要的街道和建筑都将被夷为平地，并在原址竖立一座纪念碑，以记录起 因："里昂反抗共和国--里昂不复存在"。这些可能被允许保留下来的城市碎片将被命名为 "阿弗朗齐城 "或 "解放之城"。人们几乎不会相信，在欧洲最文明的国家之一，这样的厄运会在某些东方暴君的口中，在专制权力的疯狂和 完全无知的情况下，被认真地宣布，并被认真地执行。同样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在当今这个开明的时代，那些自诩为智慧 和哲学的人竟然认为建筑师的劳动是应该受到惩罚的。

然而，为了最大限度地扩大拆迁效果，无能的库松挨家挨户地用银锤敲打房门，并念念有词："叛乱者的房子。我以法律的名义谴责你。大批工人紧随其后[506]，执行判决，把房子夷为平地。这种肆无忌惮的拆毁行为持续了六个月，据 说所花费的费用相当于一流的军事医院荣军院（Hotel des Invalides）的创建者路易十四国王的花费。但是，共和国的复仇并没有把精力完全放在死石灰和石头上，而是寻找活生生的受害者。

夏利埃的死是罪有应得的，在里昂投降后，他被处以死刑；但科洛特- 德赫布瓦宣称，每一滴爱国之血的滴落都像是在烫他自己的心，这起谋杀案需要赎罪。人们认为，所有的普通程序和各种 惯用的处决方式都太迟了，无法为雅各宾派元老复仇。革命委员会的法官们疲惫不堪，刽子手的手臂疲惫不堪，断头台上 的钢刀也钝了。科洛特- 德尔布瓦设计了一种更简便的屠杀方式。两三百名受害者被同时从监狱拖到里昂最大的广场之一包托广场（place de Baotdeaux），并在那里接受葡萄弹的射击。虽然这种行刑方式看似有效，但既不迅速也不仁慈。

受刑人像被烧焦的苍蝇一样倒在地上，虽然肢体残缺，但没有被杀死，他们恳求刽子手尽快将他们处决。刽子手们用军刀 和刺刀，以如此匆忙和狂热的方式完成了这一任务，以至于一些狱卒和他们的助手与他们协助拖死的那些人一起被杀。直到清点尸体时，军方凶手发现尸体数量超过了预定数量，才发现搞错了。死者的尸体被扔进了罗讷河，以向土伦（Collot D'Herbois 自称）传达共和国复仇的消息-- 尤其是土伦也宣布自己处于叛乱状态。但是，闷闷不乐的河水拒绝了强加的责任，干部们成群结队地回到了河岸。代表委员会最终不得不允许掩埋他们的残暴遗物，以防传染。

理性女神的装置。最后，法国被激怒的无神论者的狂热促使他们犯下了有史以来最荒唐、同时也是最不虔诚的罪行之一，使任何一个 国家的历史蒙羞。这不亚于 1793 年正式放弃至高无上的存在，并册封理性女神。

斯科特说："无神论和迷信一样，都有一种狂热。一个哲学家对那些坚持相信他认为不值得相信的东西的人所怀有 和表达的恶意，就像一个无知而偏执的牧师对一个不能对他认为没有得到充分证明的教条屈服的人所怀有和表达的恶意一样多"。因此，王位[507]被彻底摧毁后，在希贝尔学派的哲学家们（他是当时最粗俗、最野蛮的期刊《Le Père Duchesne》的作者）看来，在彻底摧毁法国人民仍然珍视的宗教和公共崇拜的残余后，自

由主义的观点就会取得辉煌的 胜利。"他们说："一个再生的民族仅仅推翻世俗的国王是不够的，除非她伸出手臂反抗那些超自然的力量，而迷信被认为是统治着无边无际的空间。

一个命运多舛的人，名叫戈贝（Gobet），是巴黎的立宪主教，他被迫在这场有史以来最无耻、最丑恶的嘲弄中扮演主要角色，而这场嘲弄面对的是一个国家的代表。

据说，现场的领导者好不容易才说服主教完成了分配给他的任务。但是，他确实扮演了规定的角色。他整装游行，向大会宣布，他多年来所传授的宗教，从各个方面来看，都只是一些牧师的技艺，在历史和神圣的真理中都没有根基。他以庄严而明确的措辞放弃了他所崇拜的神灵的存在，今后将致力于对自由、平等、美德和道德的崇拜。他在桌上交出了自己的主教勋章，并接受了大会主席兄弟般的拥抱。几位叛教的牧师效仿了这位主教。

教堂的金银饰牌被没收和亵渎。游行队伍身着可笑的祭司服装进入议会。他们唱着最亵渎的赞美诗。肖梅特和希伯特用许多宗教圣杯和圣器来庆祝他们自己的不虔诚的狂欢。全世界第一次听到，一群在文明社会出生并接受过文明教育的人，将统治欧洲最优秀国家之一的权利据为己有。他们齐声拒绝人类灵魂所接受的最庄严的真理。他们一致放弃了对神的信仰和崇拜。短时间内，同样的疯狂亵渎仍在继续。

在这个疯狂的时代，有一种仪式因其荒诞和不虔诚而无与伦比。大会的大门向一队乐师敞开；在乐师的带领下，市政机构的成员们唱着赞美自由的赞歌，排着庄严的队伍进入会场。他们护送着一位蒙着面纱的妇女，称她为"理性女神"，作为他们未来崇拜的对象。在隆重的仪式下，她被带到国民大会大厅，揭开面纱，坐在总统的右手边。当时，人们普遍认为她是歌剧院的舞女，在场的大多数人都是从她在舞台上的亮相中了解到她的魅力的。而其他对她的了解则更为深入。作为他们所崇拜的理性的最合适的代表[508]，法国国民大会向她表示了公开的敬意。

这种不虔诚和荒唐的木乃伊有一定的流行性；在全国各地，居民们都想在这些地方显示自己与革命的所有高地不相上下，于是理性女神的雕像被重新安放并被模仿。在法国的大部分地区，教堂对牧师和信徒关闭了，钟被敲碎，扔进了大炮。整个教会机构被摧毁。共和党人在墓地上的碑文宣布死亡是永恒的沉睡，并向那些生活在这一统治下的人宣布，即使在来世，他们也不希望得到任何补偿或补救。

与这些影响宗教的法律密切相关的，是将婚姻这一人类所能缔结的最神圣的契约，以及最能巩固社会的永久性契约，降低到仅仅是一种过渡性的民事契约的状态。根据这一协议，任何两个人都可以订婚并享受快乐，直到他们的口味改变或胃口得到满足。如果魔鬼们已经开始工作，想要找到一种最有效的方法来摧毁家庭生活中任何可敬的、优雅的或永久的东西，并同时保证他们想要制造的祸害能够代代相传，那么他们不可能发明出比婚姻堕落更有效的计划了。它变成了一种偶然同居或特许纳妾的状态。索菲-阿努尔（Sophie Arnoult）是一位以妙语连珠而闻名的女演员，她将共和时期的婚姻描述为通奸圣礼。

丹东、罗伯斯庇尔、马拉和其他雅各宾派的倒台。这些怪物用同样的手段毁灭了他人，自己却成了受害者。1793年，马拉特被夏洛特-科代（Charlotte

Corday）刺死，她是一位年轻的女性，怀着一种介于疯狂和英雄主义之间的情感，立志要为世界除掉一个暴君。1794

年，丹东被送上了断头台。随后不久，罗伯斯庇尔也被送上了断头台。斯科特在《拿破仑生平》中这样描述他的陨落。

最终，他的命运促使他走上了交锋之路。罗伯斯庇尔来到国民大会，他最近很少出现在这里，就像罗马高贵得多的独裁者一样。在他的情况下，一帮参议员也准备当场杖毙暴君，要不是他们害怕他所谓的声望，害怕雅各宾派的报复会让 他们立即成为牺牲品。罗伯斯庇

尔向议会发表的演说就像飓风在远处发出的第一声沙沙声一样来势汹汹-- 就像日蚀宣告它的来临一样阴沉而诡异。坐满护民官或挤在会议厅入口处的民众中传出了焦急的杂音。有传言说，5月31日（雅各宾派[509] 取缔吉伦特派的日子）的第二个周期也会发生类似的事情。

这位阴郁的演说家的第一个主题是歌颂自己的美德和作为爱国者的功绩。他把所有与自己观点相左的人都视为共和国的敌人。然后，他依次回顾了政府的各个部门，对它们提出了谴责和蔑视。他抨击公共安全委员会和公共治安委员会昏昏欲睡，就好像断头台从未使用过一样。他指责财政委员会对共和国的财政收入进行了反革命。他还以同样尖刻的口吻，就炮兵（雅各宾派总是很暴力）撤出巴黎以及比利时被征服国家所采取的管理方式进行了说教。他似乎想收集所有国家公职人员的名单，并以同样的口气蔑视他们所有人。

一位发言者提出了照例的名誉动议，要求刊印这篇演说；但随后反对的风暴爆发了。许多发言者大声要求，在他们同意通过这篇演说及其严重的诽谤之前，应将其提交给两个委员会。罗伯斯庇尔则宣称，这一措施将使他的演说受到他所指责的那些政党的部分批评和修改。各方都对提出的指控进行了辩解和辩护。许多代表用毫不掩饰的语言控诉个人的暴政，控诉一个流传着的阴谋，这个阴谋就是要取缔和谋杀议会中的反对派。除了圣贾斯特、库松和他自己的兄弟外，罗伯斯庇尔只得到了微弱的支持。经过一场激烈的辩论，国民大会因对罗伯斯庇尔的恐惧和憎恨而摇摆不定，辩论最终被提交给了各委员会，而没有付印；这位傲慢而闷闷不乐的独裁者从对他的措施和观点的公开轻蔑中看到了他即将倒台的必然标志。

他把他的控诉转到雅各宾派俱乐部，正如他所表达的那样，把他的爱国忧伤寄托在他们良善的胸怀中，他只希望在那里得到帮助和同情。他以更大胆的口吻，对这些部分听众再次提出了他对政府各部门和代表机构本身的控诉。他让他们想起了各个英雄时代，那时他们的存在和他们的长矛决定了战战兢兢的代表们的选票。他提醒他们，他们的革命行动充满

了活力，问他们是否忘记了通往国民大会的道路。最后，他可怜巴巴地向他们保证，如果他们抛弃了他，"他将听天由命

；他们应该见证他将以怎样的勇气喝下致命的毒芹"。艺术家戴维在他结束发言时抓住了他的手，对他的口才赞不绝口：我要和你一起喝下去。

这位杰出的画家受到了指责，因为他在第二天拒绝了他似乎热切希望接受的誓言。如果罗伯斯庇尔有军事才能，甚

至有果断的勇气，那就没有什么能阻止他在当天晚上领导雅各宾派及其追随者发动一场绝望的叛乱。

赫伯特的继任者帕扬（Payan）实际上建议雅各宾派立即向两个委员会进军，因为罗伯斯庇尔指责这两个委员会是反革命阴谋的中心，（他们应该）出其不意地打击他们的一小撮卫兵，甚至在摇篮里就扼杀国家面临的罪恶。这个计划被认为过于危险而未被采纳，尽管它是马基雅维利会推荐的那些突然而又高明的政策之一。雅各宾派的怒火在骚乱、威胁和将科洛特-德-赫布瓦、塔利安和其他大约三十名山岳党议员逐出党派的怀抱中燃烧殆尽，他们认为这些人是专门串通一气唆使罗伯斯庇尔倒台的，他们用谩骂甚至殴打将他们逐出党派。

科洛特-德-赫布瓦（Collot d'Herbois）被激怒了，他从雅各宾派的会议直接去了公共安全委员会的会议，商讨第二天要向国民大会提交的关于罗伯斯庇尔言论的报告。圣贾斯特是他们中的一员，虽然他对独裁者有很深的感情，但却被委以起草报告的重任。这是向和解迈出的一步；但科洛特-德-赫布瓦的出现，打破了丹东的朋友和罗伯斯庇尔的朋友之间和解的希望。德-赫布瓦竭尽所能地威胁圣-贾斯特、库松和他们的主人罗伯斯庇尔，他们以公开的死敌关系分道扬镳。现在，相关的阴谋家们竭尽全力反对罗伯斯庇尔的权力，收拢

并联合国民大会的全部力量来反对他，让平原地区的议员们为自己担心，并唤起山区居民的愤怒，独裁者 现在正向他们的喉咙挥舞宝剑，而他们的短视政策却把宝剑交到了他的手中。他们传阅着从独裁者的石板上抄下来的被禁 议员名单；无论真假，这些名单得到了普遍信任和传播。这些名字出现在致命卷轴上的人，为了保护自己加入了反对敌 人的联盟。现在，罗伯斯庇尔即将垮台的观点变得普遍起来。

7 月 27 日，也就是热月 9 日，这种情绪在巴黎如此普遍，以以至于一群约 80 名正被拖上断头台的受害者差点因此获救。人们怀着慷慨的同情心，开始成群结队地聚集在一起，打断了这支悲壮的队伍，仿佛主持这些狰狞表演的力量已经被剥夺了能量。但时机还没有到来。国民卫队司令、卑鄙的亨利奥（Henriot），在这个注定是他生命最后一天的日子里，也带着新的力量[511]来了，他证明了将这群注定要被处死但无疑是无辜的人处死的手段。

在这个多事的日子，罗伯斯庇尔来到了国民大会，他看到山头上的人整整齐齐，全副武装，而就像卡蒂林的情况一样，他自己习惯坐的那张长椅似乎故意被遗弃了。圣贾斯特、库松、勒巴斯（他的妹夫）和年轻的罗伯斯庇尔是唯一准备支持他的有名有姓的议员。但是，如果他能进行有效的斗争，他可能会得到奴颜婢膝的巴雷尔的帮助。巴雷尔是那些堕落者中最卑鄙的一个，但也不是最无能的一个，他机智聪明，能言善辩，善于利用各种机会。他非常灵巧，总是站在最强壮、最安全的一边。在如此危险的时刻，有相当多的人愿意追随巴雷尔，因为他是一位自称即使不能赢得荣誉也能保证安全的领袖。正是因为存在着这样一个摇摆不定、前途未卜的团体，而他们的最终动向又永远无法预料，所以在这个危险的时期，我们根本无法对议会中的任何辩论做出有把握的预测。

圣贾斯特起身，以公共安全委员会的名义，按照他自己的方式，而不是他们的方式，就前一天晚上罗伯斯庇尔的讲话作了报告。他以他的守护神的口吻开始了唠叨，宣称如果他所占据的护民官，即塔尔佩岩石本身，他也会履行一个爱国者的职责。"他说："我要揭开面

纱。"-- "我要撕碎它。"塔利安打断他的话说。"牺牲公众利益的是一些个人，他们只以自己的名义来到这里，表现得比整个大会 更高高在上"。他迫使圣贾斯特离开护民官席，随后发生了激烈的辩论。

比罗-瓦雷纳（Billaud Varennes）提请议会注意前一天晚上雅各宾派俱乐部的会议。他宣布巴黎的军队听从叛徒和弑君者亨利奥特的指挥，亨利奥特准备率领士兵反对国民大会。他谴责罗伯斯庇尔本人是第二个卡蒂林，既狡猾又野心勃勃，他的一贯做法是助长嫉妒，挑拨公约中的敌对派别，以分裂党派，离间个人之间的关系，对他们进行细致的攻击，从而单独消灭那些敌对者，他 不敢与他们的联合力量相抗衡。

大会对演说家的激烈表达报以热烈的掌声。当罗伯斯庇尔走上护民官席时，他的声音被
"打倒暴君！"即

"让这个暴君垮台..... "的呼喊声淹没了。塔利安发起了对罗伯斯庇尔的声讨，并逮捕了亨利奥特、他的参谋和其他与酝酿对大会施暴有关的人。他说，他有责任领导对暴君的攻击[512]，如果议员们没有表现出足够的勇气对他执法，他就会在国民大会上抨击他。说完这些话，他挥舞着没有出鞘的火枪，似乎要实现他的计划。罗伯斯庇尔仍在为获得接见而苦苦挣扎，但护民官的位置 却被判定给了巴雷尔；而这位多才多艺、自私自利的政治家对这位垮台的独裁者所采取的行动，则是他被推翻的命运已无可挽回的最明确的标志。他们从大厅的每一个角落滔滔不绝地抨击他，而他的一句话就能让全场鸦雀无声。

这一幕令人胆战心惊；然而，对于那些将其视为人类激情发生奇特冲突的非凡危机的人来说，这一幕并非毫无用处。大厅的拱顶上回荡着那些迄今为止一直是被废黜的煽动者的帮凶、谄媚者、追随者，至少是胆小怕事的拥护者的惊呼声。他自己也气喘吁吁、口吐白沫、精疲力竭，就像古典古代的猎人在即将被自己的猎犬压倒并撕成碎片时一样，徒劳地试图提高他那尖锐的、猫头鹰般的声音，而这声音以前曾让大会感到恐惧并噤若寒蝉。他呼吁大

会主席听取大会各党派的意见。他遭到了山地人的拒绝，他们是他以前的同伙，现在正带头向他提出抗议。他向吉伦特派提出了申请，虽然他们人少而孱弱，他还向人数更多但同样无助的平原代表提出了申请，他们与吉伦特派躲在一起。前者对他嗤之以鼻，后者则惊恐万分。他徒劳地提醒每个人，他曾饶过他们的性命，而他们却任由他摆布。这句话本可以用在议院里的每一个人身上，用在法国的每一个人身上；因为在两年的时间里，有谁不是在罗伯斯庇尔的授意下生活的呢？他一定对他所谓的“宽大处理”深表遗憾，因为这种宽大处理让许多人的喉咙都没有被割断，可以向他咆哮。但是，他激动地一再呼吁，一些人义愤填膺地予以拒绝，另一些人则闷闷不乐、尴尬而胆怯地保持沉默。

一位英国历史学家可能会说，即使是罗伯斯庇尔也应该听取他的辩护；这样的冷静会给公约带来荣誉，也会使他们最后的谴责判决更有尊严。然而，毫无疑问，他们对有罪的人是罪有应得。然而，他们的行为却没有达到他们自己和法律所应有的规范和男子气概。这种态度会使对蛊惑人心者的惩罚具有庄严和深思熟虑的判决的效果和分量，而不是匆忙草率地攫取一时利益的结果。

然而，匆忙是必要的，而且在这样的危机关头，匆忙的程度一定比实际情况更甚。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当时的惊恐、罪犯的可怕性格以及匆忙做出决定的必要性。有人告诉我们，他的最后一句话与数百人的惊呼和总统不停敲响的钟声相抗衡，[513]以绝望所能赋予天生尖锐而不和谐的噪音的最高音调说出来，久久萦绕在记忆中，使许多听到他说话的人魂牵梦萦：“刺客总统，”他尖叫道，“我最后一次要求说话的特权！”经过这样的努力，他的呼吸变得断断续续、短促而微弱；当他还在发出断断续续的喃喃自语和声嘶力竭的呼喊时，山里的人却高喊丹东的鲜血扼杀了他的声音。

罗伯斯庇尔、他的弟弟、库松和圣贾斯特被逮捕，这场骚乱就此结束；勒巴斯主动被逮捕，尽管他当时和后来的表现都比其他人更有活力，但他也几乎没能逃脱姐夫的命运。库

松把那只西班牙猎犬抱在怀里，他经常用这只猎犬来发泄他那满溢的感伤，他向勒巴斯诉说了自己的衰老，并问他，像他这样体型和活动能力都残缺不全的人，是否会被怀疑滋生暴力或野心的计划。"可怜虫，"勒让德说，"你有赫拉克勒斯的力量去犯罪"。革命法庭庭长大仲马、国民卫队司令亨利奥特 以及罗伯斯庇尔的其他谄媚帮凶都被列入了逮捕名单。

国民大会已宣布永久开会，并已采取一切预防措施，呼吁广大市民提供保护，这些市民已被恐怖统治弄得疲惫不堪，希望不惜一切代价结束恐怖统治。他们很快就从邻近的几个区派来了代表，声明他们拥护国民代表，为了保卫国民代表

，他们正在武装起来，（毫无疑问，许多人事先已经做好了准备）正在急行军，以寻求国民大会的保护。但他们也听到了 一个不那么令人高兴的消息，那就是亨利奥在驱散了那些阻挠处决八十名死刑犯的市民（如上文所述），并完成了最后的 谋杀行动后，正带着众多幕僚和匆忙召集起来的雅各宾派部队，向他们开会的杜伊勒里宫（Tuilleries）逼近。

这位国民自卫军司令的头脑和勇气也许关系到法国的命运，但他既愚蠢又懦弱，而且残暴凶残，这对国民大会来说 是件幸事。他没有抵抗，任由几名军人将自己逮捕，这几名军人是国民大会的直属卫队，由两名国民大会成员率领，他们 在紧急情况下表现得同样谨慎和勇敢。

但是，命运，或者说他所效忠的恶魔，给了罗伯斯庇尔另一次安全的机会，或许甚至是帝国的机会。一个沉着冷静 的人可能会利用这个机会逃跑，而一个奋不顾身的人可能会利用这个机会取得胜利，考虑到首都四分五裂、极度动荡的状态，最大胆的竞争者很可能会取得胜利。

被捕的议员们被从一个监狱押到另一个监狱，所有的狱卒都拒绝接受罗伯斯庇尔[514]和那些帮助他为他们黑暗的居所源源不断地输送居民的人。最后，囚犯们被关进了公共安

全委员会的办公室。市长弗勒里奥特（Fleuriot）和赫伯特的继任者帕扬（Payan）召集了市民大会，派遣市政官员以他们的名义在城市和福克斯堡（Fauxbourgs）拉起警戒线，并鸣响了警报。帕扬迅速集结了一支足以解救亨利奥、罗伯斯庇尔和其他被捕议员的部队，并把他们押送到维勒酒店，那里聚集了大约两千人，主要是炮兵和来自圣安托万郊区的起义者，他们已经表示要进军反对国民大会。但罗伯斯庇尔自私懦弱的性格对这样的危机毫无准备。他似乎对周围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一切完全迷惑不解，不知所措；在恐怖统治的所有受害者中，没有一个人像他这位长期主持政权的暴君那样，如此彻底地感受到恐怖统治的破坏性影响。尽管他有能力，但他却没有心思去散布大量的钱财，而这些钱财本身就能确保得到革命乌合之众的支持。

在此期间，国民大会继续保持着突然冒出来的果敢和临危不惧的姿态。在了解了被捕议员的逃跑情况，并听说了维埃拉酒店发生的叛乱后，他们立即通过了一项法令，宣布罗伯斯庇尔及其同伙为非法，对巴黎市长、检察官和其他公社成员处以同样的惩罚，并责成他们挑选出的十二名最勇敢的成员，带着武装力量去执行判决。现在，国民卫队的战鼓在公约管辖下的所有地区擂响，而鸣笛声则继续以其钢铁般的声音召唤罗伯斯庇尔和市政官的援助。一切似乎都在威胁着一场剧烈的灾难，直到人们清楚地看到，公众的声音，尤其是国民卫队的声音，普遍宣布反对恐怖分子。

维尔酒店被大约一千五百人包围，大炮轰击着酒店的车轮。攻击者的兵力在人数上最弱，但他们的首领都很有精神，黑夜掩盖了他们的劣势。

受命执行任务的议员们向聚集在市政厅前的人们宣读了大会的法令，他们对保卫市政厅的企图望而却步，一些人加入了攻击者的行列，另一些人则放下武器四散奔逃。与此同时，里面那群被遗弃的恐怖分子就像蝎子一样，当被一圈火包围时，据说它们会把螫针转向对方，也转向自己。这些可悲的人相互之间进行着凶残而粗暴的训斥。帕扬对亨利奥说："卑

鄙小人，这就是你答应提供的手段吗？”他发现亨利奥已经喝醉了[515]，既没有毅力，也没有力气。亨利奥特在坠落中幸免于难，只是把自己拖进了下水道，后来被人发现，并被抬到下水道处死。

年轻的罗伯斯庇尔从窗户上跳了下去，但没有幸运地当场丧命。似乎连自杀这一罪恶和绝望的最后庇护所这一悲惨的命运，也被长期拒绝对同类施以各种仁慈的人所剥夺了。只有勒巴斯还能冷静地用手枪自杀。圣贾斯在恳求战友们杀了他之后，又试图用一只犹豫不决的手来结束自己的生命，但他失败了。库松躺在桌子下面，挥舞着一把刀，他多次用刀刺伤自己的胸膛，却不敢用足够的力量刺向自己的心脏。他们的首领罗伯斯庇尔试图开枪自杀，但没有成功，只是在下颚处造成了可怕的骨折。

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就像巢穴里的狼，血腥、残缺、绝望，却又无法死去。罗伯斯庇尔躺在一间防卫室的桌子上，他的头由一个箱子支撑着，他那狰狞的面容被一块血淋淋的脏布半遮半掩，脏布缠绕着破碎的下巴。

俘虏们被凯旋押送到国民大会，国民大会没有允许他们出庭，就下令将他们作为亡命之徒立即处死。当致命的车厢驶向断头台时，车厢里的人，尤其是罗伯斯庇尔，被他送上同一条悲惨道路的受害者的亲友的谩骂声淹没了。他之前的伤口，直到刽子手撕下伤口上的布条时才被揭开，这加重了对受难者的折磨。被打碎的下巴掉了下来，这个可怜虫大声叫喊着，令旁观者毛骨悚然。从这颗可怕的头颅上取下的面具在欧洲各国展出了很长一段时间，其丑陋的面容--恶魔般的表情和身体的痛苦交织在一起，令观众为之震惊。

马克西米利安-罗伯斯庇尔就这样倒台了，在此之前，他担任法兰西共和国的第一把手已近两年，在此期间，他按照尼禄或卡里古拉的原则治理国家。罗伯斯庇尔的崛起所牵涉到的矛盾也许比历史上任何类似事件都要多。一个出身低微、心胸狭隘的暴君被允许用最可怕的专制统治着一个民族，而这个民族对自由的渴望不久前还使他们无法忍受一个人道而

合法的君主的统治。世界上最勇敢的国家之一被一个卑鄙的懦夫所统治。正是在这个连手枪都不敢开的人的领导下，法国最伟大的将军们开始了他们的征服生涯。他既没有口才，也没有想象力；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可悲的、矫揉造作的、狂轰滥炸式的风格，在其他情况给他带来好处之前，这种风格招致了普遍的嘲笑。

然而，面对这样一个拙劣的演说家，哲学家吉伦特派的所有雄辩，他的同伙丹东在民众大会上使用的所有可怕的力量[516]，都无法使他们进行有效的抵抗。在一个以和蔼可亲的举止和美丽的外表为人们所喜爱的国家里，登上最高权力宝座的人不仅相貌丑陋，而且为人奇特，说话笨拙而拘谨。他不懂得如何取悦他人，即使在他最想给人带来快乐的时候也是如此，他既令人厌恶又无情，几乎令人厌烦和乏味。

为了弥补所有这些不足，罗伯斯庇尔有着永不满足的野心，这种野心是建立在虚荣心之上的，虚荣心使他认为自己能够胜任最高职位。因此，这种强烈的渴望赋予了他胆识，而胆识往往等同于成就。他把虚假、夸张但却相当流畅的狂轰滥炸与对最底层人民最粗俗的阿谀奉承混为一谈。考虑到他的甜言蜜语，他们不能不把对他的赞美当作真心话。他慎重地决定满足于拥有权力的本质，而似乎并不渴望权力的等级和外衣，这形成了另一种谄媚众人的艺术。他警惕的妒忌、旷日持久而又笃定的报复、狡猾的专业技能（在庸俗的头脑中，专业技能代替了智慧）是他与杰出对手竞争的唯一手段。法国大革命奢靡和弊端似乎得到了应有的惩罚，它使国家处于无政府状态，让我们所描述的这样一个卑鄙小人长期主宰着国家的命运。血是他的元素，就像其他恐怖分子的元素一样，他从未如此乐此不疲地盯上一个新的受害者，就像他同时也是 一个古老的同伙一样。在一篇墓志铭中，他的一生与人类的存在格格不入，下面的对联可以作为译文：

"罗伯斯庇尔长眠于此--请不要流泪：

读者，如果他活着，你早就死了"。

恐怖统治结束

罗伯斯庇尔的倒台结束了

"恐怖统治"。在这些恐怖场景中扮演主要角色的大多数主要领导人，都遭遇了与其领导人相似的厄运。要让读者充分了解这段黑暗时期法国以自由的名义所犯下的暴行是不可能的。男人、妇女和儿童都卷入了雅各宾派首领煽动的大屠杀。数以百计的男女被投入卢瓦尔河，这一暴行被称为共和国婚姻和共和国洗礼。我们永远不应忘记，直到法国作为一个民族否认了神的存在及其制度的有效性，她才遭受了如此可怕的灾难。让每一代人都 "刻骨铭心"地记住，这就是异端邪说的必然趋势。首先，它们会摧毁良知-钝化道德感--

硬化心灵，并使所有的社会情感和善良情感枯萎。因此，他们的学生已经完全成熟，可以通过人类的力量完成任何邪恶的行为[517]。

一位雄辩的作家说："当安息日在法国被废除时，他们所否认的存在和所废除的崇拜的全能的上帝站在一边，抛弃了他们。随之而来的是文明世界史无前例的取缔、暗杀和荒凉。1803 年，巴黎城发生了八百零七起自杀和谋杀案。在被处决的罪犯中，有七位父亲毒死了自己的孩子，十位丈夫谋杀了自己的妻子，六位妻子毒死了自己的丈夫，还有十五位孩子毁掉了自己的父母"。

在此，我们不妨记录一下其他几位雅各宾派领袖的下场，他们在这些暴行和血腥场面中十分显眼。舆论要求对其中一些最令人讨厌的成员进行谴责。在犹豫了一段时间后，国民大会终于在羞耻和恐惧的双重压力下，认为有必要采取一些积极的措施，并任命了一个委员会来审议和报告四位雅各宾派头目科洛特

-德-赫布瓦（Collot d'Herbois）、比劳-瓦伦（Billaud Varennes）、瓦迪埃（Vadier）和巴雷尔（Barrere）的行为。报告当然是不利的；但在审议了案件后，国民大

会满意地判处他们被押送到卡宴。对这一与受刑者的习惯相比如此温和的判决，有人进行了抵抗；但抵抗遭到了压制，判决被执行了。据说，里昂的破坏者和人口流失者科洛特-德-赫布瓦（Collotd'Herbois）死在了普通医院，因为他一下子喝掉了一整瓶烈性酒。比罗-瓦雷纳（BillaudVarennes）把时间都花在了教圭亚那无辜的鹦鹉们学习革命委员会可怕的行话上，最后在痛苦中死去。这两个人都属于那一类无神论者，他们仰望天堂，大声而真实地蔑视神灵，要神灵发射雷电让人们知道他的存在。神迹不会因为亵渎者的挑战而出现，更不会因为怀疑论者的要求而出现；但这两个不幸的人在死前可能都有理由承认，让恶人听从自己的自由意志，即使是在今生，也会比天意给他们所蔑视的直接厄运带来更大的惩罚。

在这一决定性措施取得成功的鼓舞下，政府开始打击一些迄今为止他们一直放过、但现在命运已定的恐怖分子，以震慑他们的党羽。六名雅各宾派成员被认为是最凶残的一类人，他们被逮捕并送交军事委员会审判。他们都是山区帮派的代表。他们对自己的命运确信无疑，于是做出了一个绝望的决定。在整个团伙中，他们只有一把刀，但他们决心用这把刀自杀。宣判的一瞬间，一个人用这把刀刺死了自己；另一个人从同伴垂死的手里夺过刀，插进自己的怀里，[518] 然后把刀递给第三个人，后者也模仿了这个可怕的例子。所有的人不是死了就是受了重伤，最后一个人被送上了断头台。

在这场决定性的胜利和最后一场可怕的灾难之后，雅各宾派，作为一个纯粹的、不掺杂任何杂质的党派，几乎不能说在法国再次抬头，尽管它的酵母在某种程度上修饰和描述了不止一个继承它的不同党派。作为一个政治派别，雅各宾派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因为除了他们自己，从来没有人想过要建立一个有组织、有规律、持续不断的屠杀和掠夺富人的制度，以便通过分配战利品来放荡穷人。然而，他们与莱登的约翰和克尼珀多林的疯狂追随者有些相似，后者在十七世纪占领了明斯特，以宗教的名义犯下了与法国雅各宾派以自由的名义犯下的同样疯狂的恐怖罪行。在这两种情况下，这些党派所采取的做法都与他们行为

的所谓动机极为格格不入，也不相符。再洗礼派奉行各种邪恶和残忍的行为，他们说这是灵感的驱使；雅各宾派则以自由的名义囚禁了三十万同胞，并在博爱的支持下处死了一半以上的同胞。



第 23 章：1814-1820 年法国新教徒在法国遭受的迫害

1814 至 1820 年间从

国王路易十四废除南特敕令开始，法国这个新教地区的迫害一直持续到后期法国大革命爆发前不久，期间几乎没有间断过。1785 年，雷鲍特-圣艾蒂安（Rebaut St.Etienne）先生和著名的德拉法耶特(de la Fayette) 先生是第一批与路易十六国王的宫廷合作，为这个受伤的民族--法国南部的居民--消除迫害灾祸的人。

天主教徒和朝臣们的激烈反抗不断升级，以至于直到 1790 年底，新教徒们才从惊恐中解脱出来。在这一年之前，尤其是尼斯梅的天主教徒已经拿起了武器。

随后，尼斯梅斯出现了可怕的景象：武装人员深入城市，从街道的角落里发射子弹，并用刀剑和叉子攻击所有人。

一个名叫阿斯图克的人受了伤，被扔进了渡槽。

波东在刺刀和利剑的轮番攻击下倒下了，他的尸体也被扔进了水里。年仅 17 岁的年轻人布歇在向窗外张望时被射杀。三名选举人受伤，其中一人伤势严重；另一名选举人受伤，因反复宣称自己是天主教徒而逃过一劫。第三个人受了四处剑伤，被送回家时已经面目全非。逃跑的市民们在路上被天主教徒逮捕，他们必须证明自己的宗教信仰，才能获救。沃格先生和夫人当时正在乡间别墅里，狂热分子砸开了他们的房子，屠杀了两人，并摧毁了他们的住所。七十多岁的新教徒布拉赫先生被镰刀砍成了碎片；年轻的皮耶尔给他弟弟送食物，被问到：天主教徒还是新教徒？"回答

"新教徒时，一个怪物向他开枪，他倒下了。凶手的一个同伴说："你还不如杀一只羔羊。

"

"我曾发誓，"他回答道，"杀四个新教徒算我一份，这个算一个。"然而，由于这些暴行激起了军队联合起来保卫人民，使用武器的天主教党派遭到了可怕的报复，再加上其他情况，尤其是拿破仑-波拿巴的宽容，事态得以平息，直到 1814 年。但出乎意料的是，古老政府的复辟又重新唤起了旧日的旗帜。

国王路易十八抵达巴黎，1814 年 4 月 13 日在尼斯美（Nismes）举行。

一刻钟后，白色的旗帜出现在各个方向。白旗飘扬在公共建筑上，飘扬在辉煌的古代纪念碑上，甚至飘扬在城墙外的芒格塔楼上。新教徒的商业在战争中遭受了重大损失，他们是最先团结起来，共同欢庆，向元老院和立法机构宣誓效忠的人群之一。新教的几个省份向王室递交了奏章，但不幸的是，弗罗门特先生在许多偏执狂准备加入他的行列时出现在了尼斯梅，十六世纪的盲目和狂暴迅速取代了十九世纪的智慧 and 慈善。不同宗教信仰的人之间立刻划清了界限。旧天主教会的精神被重新唤起，以规范每个人的尊严和安全。

现在，宗教信仰的不同支配着其他一切。就连那些曾热心、亲切地为新教徒服务的天主教家仆也开始疏忽职守，或者不礼貌、不情愿地履行职责。在公费举行的仪式和演出中，新教徒的缺席被当作他们不忠诚的证据。

在"国王万岁！"的呐喊声中，不和谐的 "A-Bas-le-Maire "或 我们要求市长下台

的声音不绝于耳。卡斯特里坦先生是一名新教徒；他和省长鲁兰德先生（一名天主教徒）一起出现在公共场合时，人们向他扔土豆。人们宣布他应该辞职。尼斯梅的偏执狂们甚至成功地向国王递交了一份奏折，声称在法国应该只有一个上帝、一个国王和一种信仰。他们的这一行为得到了几个城镇天主教徒的效仿。

银孩子的历史

大约在这个时候，尼斯梅皇家宫廷顾问巴隆先生制定了一个计划：如果昂古莱姆公爵夫人愿意为法国生一个王子，他就把一个银孩子献给上帝。这个计划变成了一个公开的宗教誓言，成为了人们在公开场合和私下里谈论的话题。然而，被这些措施煽动了想象力的人们在大街上奔跑，高呼 "波旁王朝万岁 "或

"波旁王朝永远万岁"。由于这种非理性的狂热，据说在阿莱斯，有人劝说和唆使妇女毒死她们的新教丈夫，最后人们发现指控她们犯有政治罪是很方便的。他们再也不能公开露面而不受侮辱和伤害了。当暴民们遇到新教徒时，他们就抓住他们，围着他们跳起野蛮的舞蹈，在反复呼喊 国王万岁

的歌声中，他们唱起了诗歌，歌词的大意是："我们要用新教徒的鲜血洗手，用加尔文孩子的鲜血做成黑色布丁"。

市民们从狭窄肮脏的街道来到长廊透透气、散散心，却被国王万岁的呼喊声所驱赶，仿佛这些呼喊声就是一切过激行为的理由。如果新教徒提到《宪章》，他们就会被直接告知这对他们毫无用处，他们只是被设法更有效地消灭而已。在公共街道上，人们听到有身份的人说："必须杀死所有的胡格诺派教徒。这次一定要杀光他们的孩子，让这个被诅咒的种族一个不剩"。

尽管如此，他们并没有被杀害，而是受到了残酷的对待。新教儿童再也不能参加天主教徒的运动，甚至不允许在没有父母陪同的情况下出现。天一黑，他们的家人就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但即便如此，他们的窗户还是会被投掷石块。当他们早上起来时，发现门上或墙上挂着脚手架的情况并不少见。在街上，天主教徒们拿着已经浸泡过的绳索在他们眼前晃动，并指出他们希望并设计用来消灭他们的工具。有人分发了小型绞刑架或模型，住在一位牧师对

面的一个人在他的窗户上展示了其中一个模型，并在牧师经过时做出了足以让人明白的手势。一个新教牧师的模型也被展示在一个公共十字路口，他们在牧师的窗下唱着最残暴的歌曲。

狂欢节即将结束时，甚至有人计划将该地区的四位部长画成漫画，并将他们的肖像烧掉。但这一计划被身为新教徒的尼斯梅斯市长禁止了。一首用乡下方言写成的可怕歌曲在得到市长的批准后被印刷出来，并附有错误的译文。这首歌流行了好一阵子后，省长才意识到自己所犯的错误的严重性。第六十三军团因保护新教徒而受到公开指责和侮辱。事实上，新教徒似乎就像待宰的羔羊。

博凯尔的天主教武器 1815 年 5

月，许多人希望在尼斯梅成立一个类似里昂、格勒诺布尔、巴黎、阿维尼翁和蒙彼利埃的联合会。但这一联盟在短暂而虚幻地存在了十四天后，就在这里终止了。在此期间，一大批天主教狂热分子在博凯尔（Beaucaire）拿起了武器，他们很快就把巡逻队逼近了尼斯梅的城墙，"以便惊动居民"。这些天主教徒向马赛英国人申请援助，并获得了一千支火枪、一万个徽章等。然而，吉利（Gilly）将军被派去对付这些游击队员，他同意停战，防止他们走极端。然而，当路易十八国王回到巴黎时，拿破仑的一百天统治已经结束，和平与党派精神似乎已经被压制，甚至在尼斯梅（Nismes）也是如此。来自博凯尔的队伍与特雷斯塔永（Trestaillon）在这座城市汇合，为蓄谋已久的复仇行动提供补给。吉利将军已离开该省数日。留守的防线部队戴上了白头巾，等待进一步的命令，而新任专员只需宣布停止敌对行动，彻底建立国王的权威。然而，没有任何专员出现，也没有任何公报来平息和调节公众的情绪。但是，临近傍晚时，数百名匪徒的先头部队进入了这座城市，他们虽然不受欢迎，但却没有受到任何抵抗。

他们毫无秩序和纪律地行进着，身上披着各色的衣服或破布，装饰着不是白色而是白绿相间的鸡冠花，手持火枪、剑、叉子、手枪和收割钩，喝得烂醉，身上沾满了他们在行进路

线上杀害的新教徒的鲜血，呈现出一副最狰狞、最骇人的景象。在军营前方的空地上，由雅克杜邦（JaquesDupont）（俗称"特雷斯塔永"）率领的城市武装暴徒加入了这支匪徒的行列。为了避免流血，这支约有五百人的守军同意投降，并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悲伤地向外走去。但是，当大约五十人走过之后，这群乌合之众开始向他们的倾诉对象和毫无保护的受害者猛烈开火。几乎所有人都死伤殆尽，只有极少数人能在守军大门再次关闭之前重新进入院子。大门瞬间又被攻破，所有无法翻越屋顶或跳入邻近花园的人都被屠杀。总之，死亡在每个地方、每种形态都与他们相遇，这场天主教大屠杀在残忍程度上可与巴黎的九月刺客、里昂和阿维尼翁的雅各宾派屠夫媲美，在背信弃义上更胜一筹。它不仅体现了革命的狂热，也体现了联盟的狡诈，将长期成为第二次复辟历史上的一个污点。

尼姆斯的屠杀和掠夺

尼斯梅斯现在展现出了最可怕的暴行和屠杀场面。尽管许多新教徒已经逃到了康文纳河和加尔东纳克河。雷伊先生（Rey）、吉雷特先生（Guiret）和其他一些人的乡间别墅被洗劫一空，居民们遭到了肆意的野蛮对待。有两伙人在弗拉特夫人的农场上满足了他们野蛮的胃口：第一伙人在吃喝玩乐、打砸家具、偷窃了他们认为合适的东西之后，就宣布他们的同伴来了，与他们相比，"他们说，"他们应该被认为是仁慈的。三个男人和一个老妇人留在了房子里：看到第二队人马，两个男人逃走了。"你是天主教徒吗？"土匪对老妇人说。"是的"那就再说一遍你的父亲和圣母她吓坏了，犹豫了一下，立刻被火枪打倒在地。

她回过神来，赶紧溜出了房子，却遇到了老侍从拉德，他正端着一盘沙拉，那是掠夺者命令他切的。她试图劝说他逃走，但徒劳无功。"你是新教徒吗？"他们喊道，"我是。"一发火枪射向了他。他受了伤，但没有死。为了完成他们的工作，这些怪物用稻草和木板点燃了一堆火，把他们活着的受害者扔进火里，让他在最可怕的痛苦中死去。然后，它们吃起了沙拉、煎蛋等食物。

第二天，一些工人看到这所房子空无一人，便走了进去，发现了拉代半腐烂的尸体。卫队长达尔博~茹克先生企图减轻天主教徒的罪行，竟厚颜无耻地断言拉代是天主教徒。但这一说法遭到了尼斯梅两位牧师的公开反驳。

另一伙人在圣塞泽尔（St. Cezaire）对苏松-奇瓦斯（Suzon Chivas）的丈夫安贝尔-拉-普卢姆 ImbertlaPlume）实施了可怕的谋杀。他们在田间劳作归来时与他对峙。酋长答应饶他一命，但坚持要把他送往尼斯梅监狱。然而，看到这群人决心要杀死他，他又恢复了本性，作为一个强壮勇敢的人，他上前喊道："你们是强盗。开火！"四个人开了枪，他倒下了，但并没有死。在他活着的时候，他们肢解了他的尸体。然后用绳子绕着他的尸体，把他绑在他们拥有的一门大炮上。直到八天后，他的亲属才得知他的死讯。几天之内，芝华士一家有五个人被屠杀，他们都是丈夫和父亲。

在尼斯梅的这场迫害中，对妇女的无情对待达到了足以让任何野蛮人蒙羞的地步。寡妇里维（Rivet）和贝尔纳（Bernard）被迫牺牲了巨额财产。勒科恩特夫人的房子被蹂躏，财产被毁。F.迪迪埃夫人的住宅被洗劫一空，几乎被拆得只剩地基。这些偏执狂中的一伙人拜访了寡妇佩兰，她住在风车边的小农场里；在进行了各种破坏之后，他们甚至袭击了死者的圣地，那里存放着她家人的遗物。他们把棺材拖出来，把里面的东西散落在附近的土地上。这位愤怒的寡妇徒劳地收集了祖先的骸骨，并将它们换了回来：它们又被挖了出来。经过几次无用的努力后，这些骸骨才勉强被埋在田野里。

支持受迫害者的皇家法令

最后，国王路易十八在尼斯梅颁布了法令，废除了国王、王公或下属机构授予的所有特别权力，现在法律将由正规机构执行。新的省长到任后，负责将这些法律付诸实施。尽管发布了公告，但暂时停止的破坏工作并没有放弃。破坏工作很快以新的活力和效果重新开始。7月30日，雅克孔贝（JacquesCombe），一个家庭的父亲，被卢梭的一些国民卫队杀害。

这一罪行被公之于众，该党的指挥官将死者的皮夹和证件归还给了这家人。第二天，骚乱的人群在城市和郊区游荡，威胁着可怜的农民。8月1日，他们毫无抵抗地屠杀了这些农民。

同一天中午时分，屠夫特鲁菲米（Truphemy）率领六名武装人员包围了木匠莫诺（Monot）的家。他们看到了在那里避难的新教徒布里永先生，他曾是一名陆军中尉，退休后领取养老金。他品行端正，平和无害。他从未为拿破仑皇帝效力过。特鲁菲米不认识他，有人指着他说，他正在和家人一起享用一顿丰盛的早餐。特鲁菲米命令他随行，并补充说：“你的朋友索辛已经在另一个世界了。”特鲁菲米把他放在队伍中间 狡猾地命令他高喊

“帝王万岁！”他拒绝了，还说他从未为皇帝效过力。家里的女人和孩子们为他求情，称赞他和蔼可亲、品德高尚，但都徒劳无功。他们把他押到滨海大道，先是特鲁菲米，然后是其他人向他开了枪。几个人被枪声吸引，走了过来。但他们也受到了同样命运的威胁。

过了一会儿，这些可怜虫高喊着“国王万岁”离开了。一些女人迎了上去 其中一个女人似乎受到了影响说道：“今天我已经杀了七个人，这是我的份。如果你说一句话，你就是第八个。”皮埃尔库尔贝，一个织袜工，被一伙武装分子从织布机上扯下，并在自家门口被枪杀。他的大女儿被火枪的枪托击倒。当暴徒抢劫他妻子的居室时，有人用火枪顶住她的胸口。丝织工保罗·赫劳特（Paul Heraut）当着一大群人的面，在妻子和四个年幼孩子无助的哭喊声中，被砍成了碎片。凶手弃尸而去，只为回到赫劳特的家，取走所有值钱的东西。这一天的谋杀数量无法确定。有一个人在九号法庭看到了六具尸体，九具被抬到了医院。

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如果说谋杀案减少了几天的话，那么抢劫和掠夺则变得更加猖獗了。Salle d'Hombro 先生几次到访都被抢走了七千法郎。有一次，当他为自己所做的牺牲求情时，看，“一个强盗指着他的烟斗说，”这会让你的房子着火。这个，”他挥舞着剑，”会让你完蛋的”。这些论点都无法回答。菲林先生是一位丝绸制造商，他被抢走了三万两千法郎的黄金、三千法郎的白银和几捆丝绸。小商店的店主们随时都有可能遭到来访者的袭击，并被

要求提供食物、衣服或其他产品。同样是这双手，放火烧了富人的房子，毁坏了耕种者的葡萄树，砸坏了织布人的织布机，偷走了工匠的工具。圣所和城市一片荒凉。武装团伙非但没有减少，反而有增无减。选择不返回的逃亡者得到了源源不断的支持，但庇护他们的朋友却被视为叛逆。那些留下来的新教徒被剥夺了所有的公民权利和宗教权利，甚至连律师和司法官员也决心将所有 "伪装的改良宗教

从他们的机构中排除出去。从事烟草销售的人被吊销了执照。负责管理穷人的新教执事们都被赶散了。五位牧师中只剩下了两位；其中一位不得不改变住处，只能在夜幕的掩护下冒险进行宗教安慰或履行牧师的职责。

诽谤性和煽动性的出版物还不满足于这些折磨方式，它们指责新教徒在市镇中高举被禁的旗帜，并援引倒台的拿破仑。他们被污蔑为不配受到法律的保护和君主的宠爱。

数百人甚至在没有书面命令的情况下就被拖进了监狱。虽然一份名为《卫兵日报》的官方报纸已经创刊了五个月，虽然它受到了省长、市长和其他官员的影响，但 "宪章 "一词却从未出现过。恰恰相反，头几期中的一篇文章把受难的新教徒描绘成

鳄鱼，因愤怒和遗憾而哭泣，因为他们再也没有受害者可以吞噬了。(被谴责为) 在为非作歹方面超过了丹东、马拉和罗伯斯庇尔的人--

他们把自己的女儿卖给了卫戍部队，以便把卫戍部队拱手让给拿破仑。这篇文章的摘录，印有波旁王朝的王冠和徽章，在街上出售，商人还被授予了警察勋章。

新教难民请愿书

对于这些指责，我们应该反驳巴黎的新教难民代表他们在尼斯的弟兄向路易十八递交的请愿书。

陛下，我们向您诉说我们的苦难。以您的名义，我们的同胞被屠杀，他们的财产被糟蹋。被误导的农民假装服从您的命令，在您庄严的侄子任命的专员的指挥下集合起来。尽管他们随时准备攻击我们，但却得到了和平的保证。1815年7月15日，我们得知陛下进入巴黎，白旗立即在我们的建筑上飘扬。公众的安宁还未被扰乱，武装农民就自投罗网。守军投降了，但在离开时遭到袭击，几乎被全部屠杀。我们的国民警卫队被解除了武装，城里到处都是陌生人，信奉改革宗教的主要居民的房屋遭到袭击和抢劫。我们将名单附后。恐怖把最体面的居民赶出了我们的城市。

如果您没有看到恐怖的景象，那您就被骗了，这些恐怖景象使您的好城市尼斯米斯成为一片荒漠。逮捕和禁止不断发生，而宗教观点的不同是真正的、唯一的原因。被憎恶和蔑视的新教徒是王位的捍卫者。您的侄子看到我们的孩子在他的旗帜下。我们的命运掌握在他的手中。新教徒毫无理由地受到攻击，即使是正义的抵抗，也没有给他们的敌人提供致命的诽谤借口。救救我们吧，陛下！熄灭内战的烙印。您的一个举动就能让这座因人口和制造业而闻名的城市恢复政治存在。要求给我们带来不幸的首领们交代他们的行为。我们向您提交了我们收到的所有文件。恐惧麻痹了人心，压制了同胞的抱怨。在一个更安全的环境下，我们敢于为他们大声疾呼，等等。

对女性的滔天怒火

众所周知，在尼斯梅斯，妇女们在喷泉边或溪流边洗衣服。喷泉附近有一个大水盆，每天都可以看到许多妇女跪在水边，用重木拍打衣服。这个地方成了最可耻、最下流的场所。天主教的乌合之众把妇女的衬裙套在她们的头上，把她们的衬裙固定住，让她们继续暴露在外面，让她们继续遭受一种新发明的惩罚；因为他们把钉子钉在木头上，钉成百合花的形状，一直打到她们鲜血直流，哭声震天。经常有人要求以死刑来换取这种可耻的惩罚。但这些请求都被恶狠狠地拒绝了。为了最大限度地实施暴行，几名处于怀孕状态的妇女遭到了这种方

式的攻击。由于这些暴行的丑闻性质，许多受害者都不敢将它们公之于众，尤其是不敢说出最严重的情况。

"杜兰先生说："我曾亲眼看到，一名天主教徒与布尔加德的刺客们一起，用锋利的钉子在屠宰场上钉上百合花的形状。我亲眼看到他们掀起女性的衣服，用重击在流血的身体上，这就是他们给它起的名字-我的笔拒绝记录这个名字。受刑人的哭喊声、流淌的鲜血、被恐惧压抑的愤怒的低语。没有什么能打动他们。为这些被害妇女看病的外科医生可以从她们的伤口上证明，她们一定承受了极大的痛苦，这一点无论多么可怕，都是千真万确的。

尽管如此，在这些令法国和天主教蒙羞的恐怖和淫秽行为的发展过程中，政府的代理人指挥着一支强大的力量。只要诚实地使用这支力量，他们本可以恢复安宁。然而，谋杀和抢劫仍在继续，天主教法官对它们的判决也很轻。除了极少数例外，行政当局确实在公告等方面使用了言辞，但从未诉诸行动来制止迫害者的暴行，迫害者大胆宣布，在 7 月 24th 日，即圣巴塞洛缪大屠杀周年纪念日，他们打算再进行一次大屠杀。改革宗教会的成员充满了恐惧，他们没有参加代表选举，而是忙于确保自己的人身安全。

在村庄等地犯下的暴行

我们现在离开尼斯米斯，来看看迫害者在周边国家的行为。王室政府重建后，地方当局以其支持雇主的热情和果敢而著称。在叛乱、藏匿武器、不缴纳会费等借口下，军队、国民卫队和武装暴民被允许掠夺、逮捕和谋杀和平的公民，不仅没有受到惩罚

，反而得到了鼓励和赞许。在尼斯梅附近的米尔豪德（Milhaud）村，居民们经常被迫支付大笔钱财以避免被抢劫。然而，这在 Teulon 夫人家是行不通的：7 月 16 日星期天，她的房子和院子遭到了蹂躏，贵重的家具被没收或毁坏，干草和木材被烧毁，一具埋在花园

里的孩子的尸体被抬起来拖着，围着民众生起的火堆转了一圈。特隆先生好不容易才逃过一劫。

另一位新教徒 Picherol 先生把他的一些财产寄存在了一位天主教邻居家。这所房子遭到了袭击，虽然后者的所有财产都得到了尊重，但他朋友的财产却被没收和毁坏。在同一个村子里，有一伙人怀疑裁缝赫梅特先生是不是他们要找的人，就问："他是新教徒吗？"他承认了。"很好，"他们说，然后他立即被杀害了。在沃弗特州，有一座主教堂，被勒索了八万法郎。

在博沃伊辛和格纳克市镇，一小撮放荡不羁的人在天主教市长的眼皮底下，在

"国王万岁！"的呐喊声中，犯下了类似的暴行。圣吉勒是最赤裸裸的恶行发生地。居民中最富有的新教徒被缴械，而他们的房屋则被洗劫一空。有人向市长求助，但他大笑着走开了。这位官员拥有一支由他亲自下令组织的几百人的国民警卫队。数月来发生

的犯罪案件不胜枚举。在克拉维森，市长禁止新教徒唱圣殿里常用的诗歌。正如他所说，他的理由是不能冒犯或打扰天主教徒。

在距离尼斯梅约十英里的索米耶，天主教徒们在城里举行了盛大的游行，游行一直持续到傍晚，随后是新教徒们的劫掠。外国军队抵达索米耶后，又开始假装搜寻武器。那些没有火枪的人甚至被迫购买火枪以交出武器，士兵们以每天六法郎的价格驻扎

在他们身上，直到他们交出所需的物品。已经关闭的新教教堂被改建成了奥地利人的军营。新教教堂被新教徒称为

"圣殿"（Temple），它在尼斯梅（Nismes）的礼拜仪式暂停了六个月后，于 12 月 24th 日上午重新开放，并进行了公开礼拜。在检查钟楼时，人们发现有人拿走了钟的拍手器。随着礼拜时间的临近，一些男人、妇女和儿童聚集在牧师里博先生的家里，威胁要阻止

礼拜。在约定的时间，当他走向教堂时，他被包围了。人们对他发出了最野蛮的喊叫。一些妇女揪住了他的衣领。但没有什么能打动他的坚定，也没有什么能激起他的不耐烦；他走进祈祷室，登上讲坛。有人向他投掷石块，石块落在信徒中间。但会众仍然保持冷静和专注，礼拜在喧闹、威胁和野蛮中结束。

如果不是守备部队的猎人光荣而热心地保护他们，许多人在撤退时就会被杀死。里博先生很快就收到了这些猎人队长的来信，内容如下：1816 年 1 月 2 日

我对天主教徒对新教徒的偏见深表遗憾，他们假装新教徒不爱国王。请继续像以前一样行事，时间和你们的行为会让天主教徒相信事实并非如此：如果发生与上周六类似的骚乱，请通知我。我保留着关于这些行为的报告，如果煽动者不可救药，忘记了他们对最好的国王和宪章的亏欠，我将尽我的职责，向政府报告他们的行为。再见了，我亲爱的先生；请向主教团保证我的敬意，以及我对他们在索米耶（Sommieres）以温和的态度应对那些心怀不轨者的挑衅的看法。我谨向您致以崇高的敬意。

Suval de Laine。

1 月 6 日，又收到了蒙洛德侯爵写给这位值得尊敬的牧师的一封信，信中鼓励他与所有信仰上帝的好人团结起来，共同惩治暗杀者、强盗和扰乱公共安宁者。他还被邀请公开宣读政府为此向他发出的指示。尽管如此，1816 年 1 月 20th 日，在路易十六国王逝世的纪念仪式上，国民卫队组成了一支游行队伍，向悬挂在新教徒窗户上的白旗开火，并以洗劫他们的房屋作为这一天的结束。

在安瓜尔盖（Anguargues）市镇，情况更糟。在丰塔内斯（Fontanes）市镇，从 1815 年国王登基起，天主教徒就打破了与新教徒的所有和解条件。白天，他们侮辱新教徒，晚上，他们强行打开新教徒的房门，或用粉笔在门上做记号，要把他们洗劫一空或烧死。圣

马默特曾多次遭到这些抢劫。就在 1816 年 6 月 16 日，新教徒们在蒙特米尔遭到了袭击、殴打和监禁，因为他们胆敢庆祝发誓维护宗教自由和宪章的国王的回归。

关于尼姆斯天主教徒活动的进一步记载

国内发生的暴行似乎丝毫没有转移迫害者对尼斯梅斯的注意力。1815 年 10 月一开始，政府的原则和措施就没有任何改进，随之而来的是人民的恣意妄为。圣夏尔区的几所房屋被洗劫一空，残骸在大街上被焚烧，人们载歌载舞，高呼

"国王万岁！"市长出现了，但欢乐的人群假装不认识他，当他冒昧地抗议这些暴行时，他们告诉他："他的出现是多余的，他应该退下"。10 月 16 日期间，每项准备工作似乎都在宣告一个屠杀之夜的到来；集结的命令和进攻的信号被有规律、有信心地传播着。特雷斯塔永检阅了他的间谍和追随者，怂恿他们继续犯罪，并与其中一个卑鄙小人说了以下的话：

痞子."如果所有新教徒，无一例外，都要被杀，我会很乐意加入。但由于你经常欺骗我，除非他们都走，否则我不会轻举妄动。"

特雷斯塔永"走吧，这次一个人也别想跑"

如果不是该省指挥官拉加尔德将军(General LaGarde)，这个可怕的目的早就实现了。直到晚上十点，他才意识到危险。他现在觉得一刻也不能耽误。人群正穿过郊区向前推进，街道上到处都是流氓，他们发出最可怕的咒骂声。将军号在 11 点钟响起，使全城更加混乱。几支部队聚集在拉加尔德伯爵身边，他看到罪恶已经到了如此疯狂的地步，痛苦万分。天主教拥护者杜兰德先生（Monsieur Durand）对此作了如下叙述。

当时已近午夜，我妻子刚刚入睡。我正在她身边写作，远处传来一阵喧闹声，打扰了我们。鼓声似乎从四面八方穿过小镇。这一切意味着什么呢？为了平息她的惊慌，我说这可能

是驻军的一些部队来了或走了。但是，我们听到了枪声和嘈杂的喊叫声--立刻就能听到。打开窗户，我听到了可怕的咒骂声，夹杂着。

"国王万岁！"的喊声。我叫醒了住在房子里的一名军官和公共工程总监尚塞尔先生。我们一起离开，来到了林荫大道。月光皎洁，几乎每个物体都清晰如昼。一群怒气冲冲的人正在前进，发誓要消灭他们。大多数人半裸着上身，手持刀、火枪、棍棒和剑。在回答我的询问时，我被告知屠杀是普遍性的，许多人已经在郊区被杀。尚塞尔先生退了下去，穿上了他作为庞皮尔军团长的制服。军官们都回了军营，我急着回家看我的妻子。我听到嘈杂声，确信有人跟踪。我蹑手蹑脚地走到墙边的阴影里，打开家门，走进去，然后关上门，留出一个孔，透过这个小孔，我可以观察那些人的动向，他们的武器在月光下闪闪发光。不一会儿，几个武装人员出现了，带着一个囚犯来到我藏身的地方。他们停了下来，我轻轻关上房门，爬上了靠院墙的一棵赤杨树。

这是怎样的一幕啊！一个人跪在地上恳求那些嘲笑他的痛苦、辱骂他的卑鄙小人的怜悯。他说："以我妻子和孩子的名义，饶了我吧！我做了什么？你们为什么要无缘无故地杀害我？"我几乎要哭出来，并威胁凶手要报复。我没考虑多久，几发燧发枪的射击结束了我的悬念。不幸的求饶者腰部和头部中弹，再也站不起来了。刺客们背对着树。他们立即退下，重新装上子弹。我下楼走近奄奄一息的人，他发出了几声低沉而凄厉的呻吟。这时来了几个国民卫队，我再次退下，关上了门。我看到了，"一个人说，"一个死人。"另一个说，"他还在唱歌。"第三个人说，"最好还是了结了他，让他脱离苦海。"五六支火枪立即开火，呻吟声停止了。第二天，大批群众前来检查和辱骂死者。大屠杀后的第二天，人们总是把它当作一种庆典，所有的职业都被抛在脑后，去瞻仰受害者"。这是路易-利夏尔，四个孩子的父亲。事件发生四年后，杜兰德先生在审判一名凶手时宣誓证实了这一说法。

对新教教会的攻击

在拉加尔德将军去世之前，昂古莱姆公爵曾访问过尼斯梅和南部的其他城市。在前一个地方，他会见了新教教区的成员，向他们承诺提供保护，并鼓励他们重新开放关闭已久的圣殿。他们在尼斯美（Nismes）有两座教堂，大家一致认为这次应该选择小教堂，敲钟仪式也应该省略。拉加尔德将军宣布，为了教众的安全，他将用自己的头颅来回答。新教徒们私下里互相通知，礼拜将在十点钟再次举行。他们开始悄悄地、小心翼翼地集合。大家一致同意由朱勒拉-夏瑟尔（Juillerat

Chasseur）先生主持礼拜仪式，但他深感危险，因此恳求他的妻子和他的一些教徒与家人呆在一起。按照昂古莱姆公爵的命令，神庙的开放只是一种形式，这位牧师希望成为唯一的受害者。在去教堂的路上，他经过了许多用凶狠的目光看着他的人群。"现在是时候了，"一些人说，"给他们最后一击。"

是的，"其他人补充道 "女人和孩子都不能放过"啊，我要去拿我的火枪和十块钱" "我要去拿我的火枪和十块钱"

"我要去拿我的火枪和十块钱"

"我要去拿我的火枪和十块钱"在这些不祥的声音中，朱勒拉先生继续前进。但当他到达神庙时，牧师没有勇气开门，他只好自己开门。当信徒们到达时，他们发现附近的街道上和教堂的台阶上出现了一些奇怪的人，他们发誓不做礼拜，并喊道："打倒新教徒！杀了他们！杀了他们！十点钟，教堂里几乎坐满了人，夏瑟尔先生开始祈祷；平静持续了很短的时间。突然，一阵剧烈的喧哗打断了牧师的讲话，一些人冲了进来，发出了最可怕的叫喊声，其中还夹杂着 "国王万岁"

的声音！但宪兵成功地将这些狂热分子赶了出去，并关上了大门。这时，外面的喧闹声和骚动加倍了，民众试图砸开大门的殴打声使屋内尖叫声和呻吟声此起彼伏。牧师们试图安慰他们的羊群，但声音却听不见了。他们试图唱《诗篇》第 42 篇，但徒劳无功。

三刻钟沉重地过去了。朱耶拉特夫人说：我把自己放在讲坛的底部，怀里抱着我的女儿。我的丈夫终于加入了我的行列，支撑着我。我想起今天是我的结婚纪念日。在六年的幸福生活之后，我说，我即将与我的丈夫和女儿一起死去；我们将在上帝的祭坛上被杀死，成为神圣职责的牺牲品，天堂将敞开大门迎接我们和我们命运多舛的弟兄。我祝福救世主，没有诅咒杀害我们的凶手，我等待着他们的到来。

奥利弗（Oliver）是一位牧师的儿子，也是皇家陆军的一名军官，他试图离开教堂，但门口友好的哨兵建议他继续和其他人一起被围困。国民卫队拒绝采取行动，狂热的人群趁着拉加尔德将军不在和他们的人数不断增加之机，冲进了教堂。终于，人们听到了军乐声，外面的声音向被围困者喊道："开门，开门，救救你们自己！"他们的第一印象是害怕遭到背叛，但很快他们就得到保证，一支做完弥撒返回的分队已在教堂前集结，以帮助新教徒撤退。门被打开了。他们中的许多人从士兵的队伍中逃了出来，士兵们把暴徒赶到了他们面前。但这条街道以及逃亡者必须经过的其他街道很快又被填满了。可敬的牧师奥利维尔德斯蒙德（OlivierDesmond），七八十岁的样子，被凶手们团团围住。他们用拳头打他的脸，喊道："杀了这个强盗头子。"由于一些军官的顽强抵抗，他才保住了性命，其中还有他的亲生儿子。他们用自己的身体把他围起来，在赤裸的刀剑声中把他带到了自己的家。朱勒拉（Juillerat）先生带着妻子和怀里的孩子去做礼拜，却遭到了追击和石块的袭击。他的母亲头部受到重击，生命一度岌岌可危

。一名妇女遭到了可耻的鞭打，还有几名妇女受了伤，被拖着走在街上。这次或多或少受到虐待的新教徒人数达到了七八十人。

拉加尔德将军谋杀案

最后，拉加尔德伯爵被杀的消息终于制止了这些过激行为。拉加尔德伯爵在得知骚乱的消息后，骑上马进入了其中一条街道，驱散人群。一个恶棍抓住了他的缰绳；另一个恶棍把手枪的枪口凑近他的身体，喊道："卑鄙小人，你让我退下！"他立即开枪

。凶手名叫路易布瓦松，是国民警卫队的一名中士。但是，尽管人尽皆知，却没有人试图逮捕他。他逃走了。将军发现自己受伤后，立即命令警察部门保护新教徒，自己则飞奔回旅馆。但他一到酒店就晕倒了。醒来后，他阻止外科医生检查他的伤口，直到他给政府写了一封信，以便在他死后，人们可以知道他是在哪个街区被打伤的，而且没有人敢指责新教徒犯下了罪行。这位将军的可能死亡使他们的敌人稍稍有所收敛，并带来了一些安宁。但是，人民大众放荡不羁的时间太长了，即使国王的代表被杀，他们也无法克制。傍晚时分，他们再次回到神庙，用斧头砸开了大门；他们凄厉的殴打声让坐在屋子里流泪的新教徒家庭感到恐惧。贫民箱里的东西和准备分发的衣服都被偷走了。牧师的长袍被撕成碎片。书籍被撕碎或带走。壁橱被洗劫一空，但存放教会和宗教会议档案的房间却得到了妥善保管。要不是众多警察徒步巡逻，整座教堂早就成了火焰的猎物，教堂本身也会变成一堆废墟。与此同时，狂热分子公开把将军被杀归咎于他的自我奉献，并说

"这是上帝的旨意"。有人悬赏三千法郎捉拿布瓦辛。但众所周知，新教徒不敢逮捕他，狂热分子也不会逮捕他。在这些交易期间，强迫皈依天主教的制度正在有规律地取得可怕的进展。

英国政府的干涉

值得英国庆幸的是，关于法国新教兄弟遭受残酷迫害的报道，在政府方面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从而决定进行干预。现在，迫害新教徒的人以这一自发的人道主义和宗教行为为借口，

指控受难者与英国有叛国通信。然而，在这些过激行为中，令他们大失所望的是，威灵顿公爵之前寄给英国的一封信出现了，信中说 "关于南方发生的事件存在很多信息"。

伦敦三个教派的牧师们急于避免被误导，要求他们的一位弟兄前往受迫害的地方，公正地考察他们希望缓解的罪恶的性质和程度。克莱门特佩罗牧师承担了这项艰巨的任务，并以无以伦比的热情、谨慎和奉献精神实现了他们的愿望。他的归来为可耻的迫害提供了大量无可争辩的证据。他向英国议会提供了呼吁材料，一份印刷报告在欧洲大陆流传，并首次向法国居民传达了正确的信息。

外国干涉被认为是非常有用的。它所引起的法国政府的宽容声明，以及天主教迫害者更为谨慎的行动，都是对这种干涉的重要性的决定性和非自愿的承认。起初，一些人对此表示谴责和鄙视，但在英国和其他地方的公众舆论的严厉声讨下，干涉导致了屠杀和掠夺的中止。杀人犯和掠夺者仍然逍遥法外，甚至还因他们的罪行而受到爱抚和奖赏。当法国的新教徒因所谓的琐碎罪行而遭受最残酷、最有辱人格的痛苦和惩罚时，满身是血、犯下无数骇人听闻的谋杀罪行的天主教徒却被无罪释放。

也许，一些开明的天主教徒对这些可恶的行为所表达的良善的愤慨，对制止这些行为起了不小的作用。许多无辜的新教徒因假定的罪行而被送上了绞刑架，或受到其他惩罚，而他们的誓言是最没有原则、最被遗弃的卑鄙小人的誓言。马迪埃-德-蒙戈（Monsieur Madier Mongau）是尼斯梅皇家法庭的法官，也是卫队和沃克吕兹巡回法庭的庭长，有一次，他觉得自己不得不解散法庭，而不愿意接受那个臭名昭著的血腥怪物特鲁菲米的证词："在司法宫的一个大厅里，"他说，"在我坐着的那个大厅对面，有几个被派别迫害的不幸者正在受审。每一个能证明他们有罪的证据都得到了 "国王万岁！"的喝彩。

有三次，这种残暴的欢乐爆炸变得如此可怕，以至于必须从军营中调派增援部队。而两百名士兵往往不足以约束民众。突然间，"国王万岁！"的呼喊声和呐喊声加倍响起：一个人

走来了，他受到了爱抚，得到了掌声，被胜利地举到了肩上。这就是可怕的特鲁菲米。他走近法庭他是来指证囚犯的。他被接纳为证人，举手宣誓！'不！'我喊道，'我决不同意看到这个卑鄙小人在他杀人无数的城市里，在他杀害了不幸的布里昂的宫殿里，在他杀害了布里昂的台阶上，在法庭上作证。我不能允许他用他的证词来杀害他的受害者，就像用他的火枪一样。他一个指控者！他是证人不，我决不同意看到这个怪物在地方法官面前，手沾鲜血，站起来宣读亵渎神明的誓言。这些话在门外又重复了一遍。证人颤抖了；那些奸诈之徒也颤抖了~正是这些奸诈之徒引导着特鲁菲米的舌头，就像他们引导着特鲁菲米的手臂一样，他们在教他杀人之后又口授谎言。这些话穿透了死刑犯的地牢，激发了他们的希望。它们给了另一位勇敢的倡导者支持受迫害者事业的决心。他带着无辜者和苦难者的祈祷来到王座脚下。在那里，他询问 "践踏 "的证据是否足以取消判决。国王完全赦免了他"。

新教徒在尼斯梅的最终决议关于新教徒的行为，这些被迫害者逼到绝境的极度愤怒的公民终于感到，他们只能选择自己的灭亡方式。他们一致决定，要保卫自己而战死沙场。这种坚定的态度让屠夫们明白，他们再也不能肆无忌惮地杀人了。一切立即发生了变化。那些四年来一直让别人感到恐惧的人，现在也感到了恐惧。当他们听说塞文山脉的居民深信他们的同胞处境危险，正向他们进军援助时，他们的恐慌加剧了。但是，新教徒们没有等到这些援军，就在夜里以与敌人同样的秩序和武装出现了。其他人带着他们惯有的喧闹和愤怒在林荫大道上游行，但新教徒却保持沉默，坚定地坚守着他们选择的阵地。这些危险而不祥的集会持续了三天。但由于一些有身份、有地位、有财富的市民的努力，流血事件得以避免。通过分担新教徒的危险，他们获得了敌人的宽恕，现在敌人在威胁他们的时候也在发抖。



原版后记

亲爱的基督徒读者们，现在要结束了，现在的文字不是因为缺乏内容，而是为了缩短篇幅。同时，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与你同在，亲爱的读者，在你认真阅读的过程中。当你有了信心，就用心去读吧，通过阅读，你可以每天学到对你的灵魂有益的知识，可以教给你经验，可以用忍耐武装自己，在所有属灵的知识上越来越多地教导自己，使你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得到完全的安慰和救赎。阿门。



期待结束



